

南京大屠杀
史料集

⑥1

张宪文 主编

南京大屠杀 史料集

⑥1 日军官兵日记与回忆(下)

王卫星 编

叶琳 李斌 等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23. 攻击南京

板根照

编者注：板根照，隶属于日军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二十联队第四中队第二小队第二分队。

攻击南京进入第二天。白天，敌人展开反击，子弹不断射向我们，可到了晚上，敌人的攻势就渐渐地减弱了。我军不失时机地利用夜幕前进。前方的路一片漆黑，右边的紫金山因敌人放火而熊熊燃烧着。敌人的子弹不断地飞来。我军越过了旱田、野战工事和高地，坚持不懈地行进着。夜渐渐深了，自攻击开始以来一直没有休息，身体稍微感到了疲劳。这时，中队下命令在附近宿营，我不由得露出喜悦的神情。

然而，已到了敌人前方 300 米处，不能疏忽大意。大家全副武装进入房屋里。枪炮声不绝于耳，我在一户人家里根本无法入睡。在片刻休息中，因为我要担任哨兵，所以爬了起来。起来一看，枪炮声仍没有停止，子弹或高或低落在我的面前和脚下。

漫长冬日，天渐渐亮了。枪弹、迫击炮弹猛烈飞来。不过，我们的士兵英勇顽强，丝毫没有畏惧之色，一边遥拜渐渐升起的朝阳，一边感谢自身平安无事。他们脸上浮现出笑容，一边摩拳擦掌，一边准备攻击前进。看一下战友，大家脸都没洗，密切注视着敌人的方向，彼此紧紧握住手，互相预祝胜利。大概在上午 11 时左右，中队长下达了前进的命令。

攻击南京的第三天。今天说不定就能看见南京城了，我一边抑制着激动的心情，一边紧随着小队长。不过，敌人也不甘示弱，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不断地进行顽强的抵抗。敌人凭借紫金山高地，让我军大伤脑筋。尽管天上有战机，地上有战车，都在猛烈地攻击，但是不顾死活的敌人看上去不像要退却的样子。然而，中队必须前进，不能因为敌人众多而退缩。退缩就不是士兵，也不是军队。敌人的迫击炮弹又向我阵地射

来。彼此的炮弹在我们前方 30 米的地方落下。注视着前方的中队长头上落满了沙土,但他还在察看敌情。此时,大家看到了闪亮的军刀,这是前进的命令。在分不清是硝烟还是尘土的情况下,部队继续前进。到前面一看,前方有一座房屋,不过,其墙壁已经无法用来隐蔽,尽是残存的立柱,即使想利用也不可能。在前方 300 米的山脊上,有重机关枪和步枪掩体的枪眼。扇形的火舌不断从枪眼里喷出。攻击的第三天,夜幕终于要降临了。这时,我军如同田间的野鼠一般,逐步攻击前进,敌人终于开始退却了。我们越过了一条小河,正要继续前进,啊,前方有带刺的铁丝网。要剪断铁丝网却没有钳子,无奈之下只好用刺刀猛砍。包括小队长在内全体人员终于都到达了山麓。依靠敌人藏身的堑壕,我们甚至占领了半山腰。我们在此歇了一会儿,接着,中队主力又向右边的西山发起了攻击,队长冲在第一线,占领了西山。

“万岁”的欢呼声响彻山野。日章旗高高地飘扬在山头上。这时,敌人的手榴弹爆炸了,我情不自禁地为中队主力祈祷平安。转瞬间,残余的敌人向我们发起了最后的反击,但是他们不敌我们正义的刺刀,终于退却了。

经过苦战之后,在被我们占领的两侧山头上,部队一边互相联络,一边枕着背包休息了一会儿。夜越来越深了,后续部队还没有到来,中队孤军奋战。敌人也许知道了我们的兵力,进行了猛烈的反击。惦记着部下的中队长终于下令中队集结。趁着夜色,我们与中队主力会合了。接着,我们一个中队固守着立于敌人阵地中的西山。夜渐渐深了,寒气袭来。小队长出于对部下的关爱,来到我们这边说:“喂!正面的敌人可是训练有素的,你们要深挖战壕!”说完就走了。啊,如今想来,这也许是上级最后的话语了。尽管夜已经很深了,可上级却满脸笑容,为部下着想。听了他的话,真是感到一阵温暖。这天夜里,我们就按照命令,在山上用小铁锹挖战壕。山上有许多小石块,很难深挖,然而当搬出了脑袋般大小的石块后,战壕便很快地挖深了。挖完战壕后我们歇了一会儿,这时从右方传来了分队长的声音,他提醒说:“敌人好像从后面转过来了,要注意,姿势要低,不能松懈!”我们回答:“是!”正当我们监视敌人的时候,左边响起了敌人袭击的声音。此时没有月光,什么也看不见,只能听到

战友的声音。只听见先前一只手拿着刺刀，一边前进，一边砍倒敌人而精神振奋的森下和衣川两人在战壕上面笑。跑到跟前一看，在平安无事的战友前面，三三两两地倒下几个敌人。数了一下，啊！竟然有七个敌人，一个叠一个地倒在那里。

东方很快就泛白了，旭日东升，我和这两位勇敢的士兵一起，遥拜着冉冉升起的朝阳。哎，攻击的第四天了，不知能否看到南京城。

[大东信祐编：《步兵第二十联队第四中队(坂队)
支那事变出征战友的手记》，靖国偕行文库藏。

检索号：202732·396·5i020·H]

(张叶玉莹 叶琳 译)

24. 南京战地生活的感想

增田义信

编者注：增田义信，隶属于日军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二十联队第四中队第三小队。

时间是1937年12月13日。就连首都南京最坚固，且敌人引以为豪的中山门也被我们大野部队占领了，南京陷落了。

作为大野部队先头的我们西崎部队，在入城后果断扫荡了城内外的残兵败将，并驻扎在白水桥附近。作为市内警备部队再次进城是在12月20日下午1时。

西崎部队都知道有这样一个人，他就是我们勇猛的中队长，即我们的坂中尉。他所率领的坂队可以说是勇将下面无弱兵，个个都英勇顽强、精明强悍。在长达数十天的激烈战斗中也没有一点疲惫不堪的样子，队伍威风凛凛地受命走在西崎部队的先头，从留有激烈战斗痕迹的中山门进入城内。就这样，从20日到26日，中队驻扎在国民大会堂附近的电话局所在地，做好了迎接下一次战斗的准备。其间，中队长迅速完成了武器和被服检查，以做好战斗准备。

入城后不久的23日，在国民大会堂供奉阵亡战友的英灵，举行了联队联合慰灵祭，全体人员都参加了，虔诚地祭奠已故战友的英灵。听着从军僧人的祈祷，悲伤的眼泪更是禁不住往下流。愿他们化作护国的梁柱！

这时，我们西崎部队接受了最为光荣的任务。包括中队长在内，大家紧张的脸上掩饰不住激动的心情，大家向神明发誓，排除万难，全力以赴，坚决完成这项重要任务。这一光荣的任务就是护卫朝香宫鸠彦王殿下。他作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亲自指挥三军。

渐渐地我们西崎部队在大野部队，不，在整个师团威名天下。大野

部队在全军中战功显赫。西崎部队的精兵是大家所公认的。我们确信，中队在全军将成为日本第一的中队。

我们中队被选为指挥全军，向全军发号施令的朝香宫殿下的直属部队，在敌国首都得以重用。有人对这一荣誉激动得落泪。12月26日正午，我们到达了军司令部，从第九师团手中交接了任务，包括中队长在内，中队担任警卫任务。

×月×日

军司令部位于市内繁华的中山北路的东侧。其建筑是一栋叫做“首都饭店”，有着别致铁灰色的西洋式公馆。西崎部队主力驻扎在军政部所在地，只有坂队单独驻扎在支那新生活运动的产物——文化住宅街。

有的房屋是陆军中将的公馆，有的房屋是国民政府某要人的官邸。我们的警卫工作每24小时就轮流交接换岗。虽然是在战场，但是一回到中队的宿舍，就感到仿佛回到了自己家里一样舒适。虽然分队全体人员都住在里面，房间就显得有些狭小，但是房间里有壁炉，有沙发，相当气派。此后不久，电灯也亮了。

没有了战斗期间那样的寒冷。做饭、吃饭时都不必像雄狮那样始终保持着警惕的耳目。可以不必去子弹横飞的河边打水了。我们这些满身战场的尘土、习惯了战场上艰难困苦的人都情不自禁地享受着这难得的喜悦。这是战胜国的一种特权。啊，战败的中国官兵果真去什么地方挖掘自己的墓穴吗？

首先，我们不停地写信，将自己已经安定下来的消息告诉在家乡焦急等待的父母。

×月×日

战地的年末也有年末的工作。站岗结束后一回来，我们就扛着铁锹，沿着中山北路去飞机场清扫战场。我们感到自己的脸上容光焕发。装载着粮秣的辎重车辆接连不断地沿着柏油马路行驶而来。系有红色行李签的是新年的用品，这都是从扬子江水运到下关后卸下来的。甚至

得到消息说市内各处都有日本商人开设的野战小卖部。再见了，多事的1937年！

1月1日

岁月更新，迎来了繁荣昌盛的1938年元旦。

中队全体人员在路上面向东方列队，在队长的号令下，远远地遥拜在九重云霄的皇宫。大家在各自的酒杯中斟上恩赐的酒，祝福皇国威武繁荣，为感谢圣恩无量而干杯。

在中队办公室庭院的正面设有一个祭坛，里面供奉的是我们队19位战友的英灵。

我们的内心充满感激之情而默哀。分队的餐桌上早就盛满了新年的佳肴。这都是从祖国寄来的山珍海味。有令人怀念的年糕，还有被打开的酒桶，对好酒的人来说今天可是完美无缺了。喜欢吃甜食的人也得到了丰富的零食。

晚上，在中队的娱乐室举行了一场大型演艺会。由各小队自报姓名的各位艺人勇士演出。有的大喊大叫，有的扮演如花似玉般美貌的年轻姑娘，全场的人都被晚会的气氛所陶醉。天亮就是新年了，真是愉快的一天。有打扑克的人，有围着棋盘下棋的人，有打麻将的人，有神情专注地弹着钢琴的人，有喝着酒低声吟诵的人。战地的新年热闹非凡。

×月×日

军司令部的警卫以军司令部为中心，在六个地方设置了岗哨加以警戒。特别警惕那些可疑的支那人。晚上为了防备敌人空袭，对灯火也严加管制。我们把二楼的一间屋子作为休息室，这间四周都是红松墙板的房间天花板被篝火烤得一片漆黑。“喂！换岗了”，这是步哨长的声音。被叫到名字准备上岗的两个人忽地一下就起来了。他们就拿着枪，黝黑的脸上只露出洁白的牙齿和眼睛，说：“这就来上岗。”说完就和步哨长一起去了外面。夜已经很深了。

南京的夜晚受扬子江的江风影响，非常寒冷。步哨长望着身穿夏季

外套站岗的部下背影，从内心表达着深深的谢意。下岗的人回来了，因为不能马上入睡，就往篝火中添了一块大木板。烟雾弥漫了整个屋子，他打开面向主干道的窗户，将被火烤热的脸颊伸到户外透透风，并俯视着外面。深夜的中山北路稀稀拉拉地行驶着军用汽车。刚换上岗的战友叫住了一辆汽车，大喊道：“喂！不是说汽车要管制前车灯吗？在这之前的第三个步哨那里就提醒你注意了，通过那里后还可以再开车灯吗？你要这么做我就不让你通过这里！”他像个一等兵，非常出色而警惕地站着岗。步哨长情不自禁地微笑了起来，从事今天这种光荣的警卫执勤工作并非易事。我有一种预感，只要占领了南京，等待我们的将是光明的前途。在不断向南京进军的战场上，想必多么期待着能有今天啊。我们历经千辛万苦换来的喜悦心情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才好。忍着感动的泪水，入城的那一天怎么也无法忘记。这是现实还是梦境？在打盹中，紫金山东方的天空开始泛白了。

一个人去河流边洗脸，站在路旁仰望着天空，天正好亮了。只见像鸟儿一样的飞行大军从长江上空席卷了整个南京的天空，并大举南下，其场面十分壮观。飞得最低的是侦察兵吧，在高空翱翔的一大群是主力吧。他们舒展着同样的翅膀，整齐画一地展翅翱翔，这不由得令人想到，神兵的冲锋也是如此吧。

据说自古以来，我日本国一旦有事，国内的鸟儿就会全部从军，奔赴各地，因此，剩下来的鸟儿就很少了。翱翔在江宁上空的鸟儿们！其中具有大和魂的鸟儿占了一大半吧，停留在远古神武天皇时代神帝大弓上的金鸢的后裔也一定在其中吧。

“看啊，那只鸟儿！”“啊，飞行得多壮观啊。”“看，最先头的一群多么强大啊！”我们尽情地目送着这些无言的朋友们。向南飞去的是鸟儿，而划破朝霞向西北方向飞去的是友军的重型轰炸机编队。飞吧，载着我们的心！

×月×日

点名的号声打破了拂晓的梦，大家猛地爬起来拖着军靴就出去点名了。负责炊事的人已经起来了，正催促支那苦力准备早饭。美美地睡了

一觉醒来,清晨的心情十分舒畅,难以形容。今天的南京又是万里无云。一整天我都没有执勤的任务。今天一天做什么来消磨时光呢?一边想着这些,一边走向点名场。

点名、遥拜结束后回来吃早饭。早饭有香喷喷的酱汤。

围着暖炉,首先扑通一声倒在沙发上,抽上一支烟,开始徐徐地吞云吐雾。这种感受实在是惬意,我祈祷着这样的日子永远不要过去。当和平的阳光射进窗户的时候,在街上,女孩子们手拉着手,一边高声说着话,一边行走。我打开门来到阳台向下一看,冬季枯萎的梧桐树在河面投下了树影。阳光一点点融化河面上的薄冰,使树影渐渐清晰起来。行走在马路上的男人、老人和孩子都手拿日章旗。《新川柳》中有这样一句:

“日本军人一入城,就出现了国旗。”

这大概就是证明自己打算在我们日本军面前投降吧。现在,对皇军开始高度信赖的他们认为,只要手拿日章旗就绝对安全,也许认为它具有驱邪的作用吧。这是多么恬静的景象啊。但是,任何人在破坏之后都会以建设为下一个目标。尚有战斗痕迹的繁华街道依旧是人们生活的主要场所。每户人家都和战前一样,生活还在继续着。这种情景应该和国内没有什么不同。在这一景象中,与和平不相称的大煞风景的防空壕,一侧还开着一个黑洞洞的出入口。在这个大都市的路旁,到处都建有防空壕,在这里的河堤上也建有防空壕,它显得非常落魄,令人产生一种悲哀之情。在这里面确实还遗弃着一两具支那兵的尸体。那发黑的临终时的面部表情,似乎在诉说着反抗和平的最终下场。忽然,肌肤感到了寒冷,我便进入了室内。

×月×日

今天要把收到的粮秣登记下来。

主食有白米和面粉等,以及酱油、酱汤、砂糖等调味料,还有鱼肉罐头类副食,这并不稀奇。最近开始收到了干蔬菜、冷冻鱼,这还是第一次看到。还有芋头、牛蒡、壬生菜、大粒红豆、葫芦干(条)、羊栖菜、海带、冻豆腐、鲷鱼、金枪鱼、鳗鱼、江米条、冰砂糖、硬豆、羊羹、牛奶糖等等。至

于酒,每个小队分到三斗^①左右。酒是用草席裹着的木桶装的,即使是许多酒鬼也喝不完。收到这么多的东西,就连自认是好吃甜食的权威人士仅仅看了羊羹,都会感到心里发堵,实在不敢当啊。

完成这么多食品的包装,并将其寄来,想必国民上下同心、团结一致的决心发挥作用了吧,而且这其中的每一样东西都凝结着他们的艰辛。这种赤诚之心怎能不打动战场上的我们的心呢?我们目睹并感受到了以下鲜明的对比。

作为敌人的支那军队又如何呢?以军队的名义,打着战争征用的旗号,随心所欲地在自己的国家掠夺,国民连饭都吃不上,大多数人都是穷光蛋,根本没有什么物资送往前线。那些受欺骗、被派往战场的支那兵必须为那点少得可怜的给养而卖命。本应该保障他们给养的政府,却以战争的名义将人民置于水深火热之中。在他们当中也有为国捐躯的人吧,但是又有谁来保障那些在故乡等待亲人归来的老人、妇女和孩子的生活呢?!说起来,这就是缺乏勇敢精神的战败国的现状吧。支那兵啊,你们在为谁卖命呢?

兵站部配给我们的粮秣物品当然应该接受。当然,我们对以完美无缺而自豪的皇军各机关心存感激之情也是人之常情。

慰问袋也分发了几次。(慰问袋里有令人高兴的便笺。)

我从陌生人那里收到了一份亲切的捐赠。慰问信是一位小学生写的。信的内容率真、朴实,每每让人露出微笑。信的结尾部分写道:“士兵叔叔,请给我写信。”于是我马上写了回信,并寄了出去,这也很有意思。收到了故乡的朋友寄来的一个小包裹,里面放了一面我非常想要的崭新的国旗。

听说祖国的某位资本家寄出了很多慰问袋,希望发到全体出征军人的手中。我们士兵后来听到这件事,在对他个人的这种行为表示感谢的同时,也对多数战友得到相同的恩惠而感到高兴,并且认为他的品格高尚。

正如歌词中说的“虽然狭窄,却是我快乐的家”那样,此时,有了地道

① 日本容量单位,1斗等于18.05公升。

的日本人做的菜肴,尽管房间狭小且人数众多,但屋内充满了欢乐。

往河流中投掷支那兵留下的手榴弹炸鱼,将鲤鱼做成了生鱼片。不知名的河鱼也很新鲜好吃。于是有的分队擀起了面条,接着每一个分队都争先恐后地擀起了面条。在战场上,只有醋一次也没有喝到,也许醋是多余的调味品吧。

×月×日

今天是军司令官朝香宫殿下视察战场遗迹的日子。所以对他所走的路线进行警戒。听说贺阳宫殿下也要驾临光华门和军官学校。

让我们负责这么尊贵的人的警备,要是在平时就不可能有这样的事的。我们为能获得这样的机会而感到幸福。中队在黎明时分就起来出发了,在市区繁华的道路上进行了部署。在某些地方,虽然已经到了预定的时间,可是他们的汽车最终没有经过那里。后来听说是改变了路线,令人大失所望。也许是心理作用吧,感觉饭盒里的饭也是冰凉的。我心想在他们返回的时候该不会改变路线吧,于是就在军官学校的正前方等候。到了预定的时间,熄灭了篝火,各就各位。又过去了很长一段时间。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候左右,驶出大门的高级轿车的前灯突然一下子照亮了道路。此前,每次传令兵都骑着自行车连呼:“出发了、出发了!”可紧接着就传来了取消刚才传令的消息。大队长和中队长都紧张地在门前徘徊。由此可见,他们承担着数十倍于我的重任。

我一边想着也许是地位太寒碜了吧,一边等待着。晚上9时许,他们的汽车静悄悄地驶出了大门。殿下边举手还礼,一边通过了这里。我们顺利地完成了重大任务,情绪高涨地向两里之外的市内行进,并唱着雄壮的国歌返回了宿舍。

×月×日

在国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了一场由军主办的大型演艺会。祖国各地的民谣舞蹈,勾起了我们缠绵的思乡之情。勇猛的武士一登上舞台,不禁使人产生疑问,这是来自什么地方的武艺呢?与此相比,由南京市民

中的志愿者表演的支那戏剧虽然场面浩大,但由于语言不通,令人感到稀里糊涂,所以不足以引起我们的兴趣。

中队也组织了大型表演参加了这个大会。

在志愿者当中既有外行,也有内行。在战场上,他们手握刺刀为国家效忠,在表演上也能令男人落泪。确实让人感到“艺术长久,人生短暂”。然而在那个国民大会堂里,也有滑稽可笑的外行表演。我们中队的第一名非艺技高超的××君莫属。

只有他才能以坂队的名义踏上南京的这个大舞台。他一定也想作为帝国出征的军人,在今天这个愉快的日子,在这光荣的舞台上充分表演。

但是由于节目的关系,他不得不退出了表演。虽然作为坂队的我们对此也感到遗憾,但是想必他更有遗憾终生之叹吧。当然这是后话。正如主持人 H 准尉所宣布的那样,这次演出一直持续到夜里 12 时。

中队长是一位比任何人都热心的观众,让人“扑通”一声坐下,到了这么晚还在应酬,最终一定是大家都觉得拗不过他了。不管怎么说,可以看得出中队长也很喜欢艺人,而且我们也很想恭听一下他有一位什么样的太太。

×月×日

现在用什么语言才能表达对已故战友的思念之情呢?虽然我们已平静下来,但有时对他们的思念却总是萦绕在脑际,挥之不去。尽管只是一些老套的话语,但是无论是痛苦还是欢乐,无论是寒冷还是温暖,思念之情总是围绕在英灵们已永远化作护国之魂的战场。在紧裹着毛毯的深夜,无论怎么睡,脑海里还是一个劲儿地浮想联翩,直到天快亮时,精神还很兴奋。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不眠之夜。

男儿的死是多么的壮丽,多么的震撼啊。我把对战友 F 君和同乡 C 君自现役以来的回忆,以及他们的奋斗史寄托在笔尖上,详细地记录下来。自从和他们永别之后就想把这一切都写下来。然而,我所完成的一篇文章无法完整地再现他们的功绩。战友啊,请原谅我这个没有文采的人。我一写这篇文章,分队的人,不,甚至全中队的人都一个个彻夜写起

了一篇篇短文。这样,坂队就完成了一部合作的文集。标题为“阵亡者战功美谈集”。坂队长把它奉献在最爱的部下灵前,热泪顺着他的脸颊流了下来。

×月×日

首都南京给我们留下了不尽的魅力和回味。但是,由于军的作战需要,我们部队调转锋芒,开始转移了。

1月23日下午1时,我们离开了已经习惯的宿舍。分队雇佣的苦力们大多是在战斗期间一直雇佣的家伙。虽然国家不同,但是为了对抗暴戾的支那国民政府军而战斗,同样是为了中华民国各民族永远的幸福。李常然是出生于丹阳的一位男子。他说今后去难民区生活,并很快将家人从丹阳叫来,在南京生活。孙钧益毕业于商业学校,现在已经是一位父亲了,只有他识字,活干得也很好。你们就健康地生活吧。

出了挹江门,在下关码头乘上政府租用的船只。第二天早晨,五千多吨的大船,划破扬子江上的晨雾,向下游驶去。这是一艘大船,士兵们都在赶造的临时木板房里。一个分队十三四个人拥挤在约四张榻榻米大小狭小的空间里,所以感觉相当不舒服。

因为寒风刺骨,所以为了能在这里忍受五六天,房间里都铺上了麻袋,并想方设法取暖。我们享用了船上提供的果子露和香烟等,感到很高兴。

我来到甲板上看了看,西岸阴沉沉的,云雾缭绕,就要下雨了。波涛汹涌的扬子江和与之相称的大平原真是壮观啊。

有的地方即使用肉眼也能看到那炮台上的巨型大炮,有的地方能看到翻倒在岸边被遗弃的带有两个长长烟筒的军舰。那是外国造的军舰,可它是支那军的、美国的,或是英国的军舰?

我们虽然正凝视着在东洋历史课上所听到的扬子江,却产生不出任何兴趣,看到的只是现今的支那那依旧荒凉的景象。具有“魔川”之称的扬子江像永远的诅咒,重演着历史,吸食着血肉,并吞噬着许许多多的生命。

右岸是一片散落着稀稀拉拉枯树的空旷的江苏大平原。左岸到处耸立着巍峨苍劲的岩石。又一天过去了。为了联络,船在上海只停了约两个小时,接着就驶向了茫茫大海。

我们向何处转进?海之神啊,再次保佑我们吧!

[大东信祐编:《步兵第二十联队第四中队(坂队)
支那事变出征战友的手记》,靖国偕行文库藏。

检索号:202732·396·5i020·H]

(张叶玉莹 叶琳 译)

25. 泥与血之中

赤尾纯藏

编者注：赤尾纯藏，1909 年出生于天津市赤尾町，1930 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军官学校。时任日军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九联队第二中队长，步兵大尉。

（献给牺牲在大陆战线日支两军的英灵）

第一章 进攻中支那

一、白茆口登陆

乘船后的第三天早晨，武田在船内突然醒来，看到大海被浓浓的晨雾笼罩，眼前所见到的海水呈黄浊色。不久，雾散了，在右舷方向，远远看到了水平线那边的陆地。

性急的武田登上甲板，观察前方，望见十几艘足有六七千吨的黑色船只和海面上航行，十几架飞机在空中飞舞。在正前方陆地的附近，军舰和像是军舰的船正朝着陆地开炮。轰、轰，看见了异样的白烟，接着就传来了炮声。

随着船只的前进，陆地在船舷两侧扩展开来。海水越来越黄，浪却越来越高。当他远远看到在左手边红色坦克状的建筑物不久，船就在大江里逆流航行。

武田竖起耳朵，隐约听到从陆地方向传来的如炒豆子般的机关枪声。

“登陆作战，到血流成河的上战场去！”

那一瞬间，他感到非常紧张。

武田他们溯扬子江而上，于 11 月 16 日下午在吴淞上游十余哩处的白茆口完成登陆。

数日前,他们所经过的满洲结满了冰,寒冷刺骨,但这附近却还是秋天。

登陆的那天刮着大风,还夹着小雨,江边的竹篓在风中摇摆。这自然风景很像日本,他们甚至感到仿佛回到故乡般的亲近。但是,这片土地却是属于同种文化的日支两个民族交战的血腥战场。

作为第二批登陆的部队,江岸上尸横累累,暴露在炮火下被残酷摧毁的民房残骸,这情景深深地映入了他们的眼帘。而且,他们最先听到的声音就是从前方传来的敌我双方作战的枪炮声。

事实上,在这登陆的一瞬间,他们中的很多人感到了对祖国无法切断的思念,并期待着早日恢复和平。但是,现在顾不了这种心情,他们自身也是被强行卷入战争中去,毫无反抗之力。

二、江南少女

在上海顽强战斗的敌军,在杭州湾登陆部队和白茆口登陆部队的夹击之下全线崩溃,并开始撤退。但是,在上海持续三个月苦战的我各部队也损失惨重,无力追击。

武田他们在北支那战场行军中锻炼出来了双腿的耐力,此刻作为新锐大部队代替战斗力减弱的上海派遣军,从扬子江南岸向南京进击,追击败敌。

战火四起的江南市街的惨状,实在让他们不忍目睹。放眼望去,通往四面八方的小河里,随处可见成群的民船,以及(江南的)人们让孩子和老人乘上船,或者小船满载着家庭财产和工具慌忙逃窜的情景。大家深感国土沦为战场,对这个国家的国民来说是多么悲惨的事。

没有船只的日本军登陆后沿着小河边的小道排成纵队向西前进。因为持续下雨,窄小的道路很滑,有不少人和马滑入河里。部队虽然来到了中支那战场,但所体验到的却是和在北支那战场一样,非常艰难。

在篱笆的影子下,小道的拐角处有一个如画一般美丽的少女,一个人寂寞地站着。她穿着红色带白花纹的旗袍,头上有一点装饰,时而望着不断经过的日本兵,一副欲哭的表情,时而流露出好奇的表情伫立着。

所有的人立刻就明白了,她可能是在得知日本军逼近的消息后双亲

逃走了,或途中和双亲失散了。如果是大人的话就会给日本军让路,趴在田里祈求饶命。但这个少女那无瑕的眼神和可爱而自然的容貌,反而打动了日本士兵的心。经过少女身旁的日本士兵,虽然拖着疲惫的双腿,但每个人都默默地远远绕着她走过去。

武田走近时,无意间看到少女的胸前贴着一张用日语写的纸条。

“禁止伤害这位可爱的少女。××部队××中队全体”。

这是之前经过的部队士兵给后续部队保护她的拜托书。开枪伤害我军的敌人固然可恨,但对于无辜的少女却没有任何憎恨。这也许是在日本士兵的心里涌起了超越民族的同情心和人性关爱的原因吧。

有的士兵看到这个少女就想起了留在国内的孩子;有的士兵一边走一边想着自己的妹妹。就连走在武田身后的五十岚上等兵也在经过少女身旁后无数次地回头望她。

这时,通信队的马从后面赶来,由于路滑,马屁股往旁边一甩,那少女一眨眼的工夫就掉进了小河里。

“啊!孩子掉到河里啦。”

一听到士兵们的惊叫声,平时话语很少的实力型的五十岚上等兵勃然变色,跳了出来。他几乎是像扔掉一般卸下了背囊,把枪交给旁边的士兵,穿着军服就跳进了河里。水一直淹到脖子,他就像抱自己孩子一样救起了那个少女。

武田大声说:

“五十岚上等兵!干得好呀。这孩子挺可怜的,跟父母失散了。”

乐于助人又容易掉眼泪的高个子冈崎准尉也说道:

“中队长,我们中队带上她吧。到下一个休息处给她找衣服换上……啊,可爱的孩子,真可怜……”说完就抱起了正在哭泣的孩子。

就这样,少女暂时受到武田中队士兵的保护。士兵和干部轮流背着少女向西前进。

连日来大雨倾盆而下,还伴有大风。大雨在空中画出无数的白线,遮住了去路。大粒的雨滴在随处可见的湖沼里激起一片白色水泡,就连水面和空中的界限都分辨不清了。敌人四处烧毁前进道路上的桥,并占据河对岸的碉堡,试图顽强抵抗。对此,日本军或冒着风雨乘民船横渡

波浪翻滚的湖水，绕到敌人的背后，或在敌人前方渡河，加速前进。

不久，武田他们接近了常熟（上海西面约二十里），敌人的抵抗更加顽强了，竟出现敌我并行向西移动的状况。另外，由于战斗的激烈和我方加紧追击，敌方阵亡士兵也越来越多。

在常熟城的入口处，突然士兵看见敌人的尸体，大家笑了起来。

武田心想到底出了什么事？一看，穿着土黄色军服的支那女兵的尸体被零零散散地丢弃在路边。其中有的尸体，不知是敌我哪一方所为，腰部以下的衣物被扒光，成了半裸状。而且那些尸体肚脐下方的部位被插着点燃的香烟烧焦了。

虽然不知道是谁干的，但战争就像这样麻痹着人的良知。

虽然在北支那战场没有见到这样的情景，在中支那战场女性也和男性一样拿起枪站在雨中的前线上，阻止日本军的入侵。可是，每当看到这些惨状，就会深深地感到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罪恶。

连日的大雨使刚刚成为中队一员的可爱少女和士兵一样全身湿透。

由于大雨和疲劳，部队中接二连三地出现了感冒患者。终于，少女也患上了感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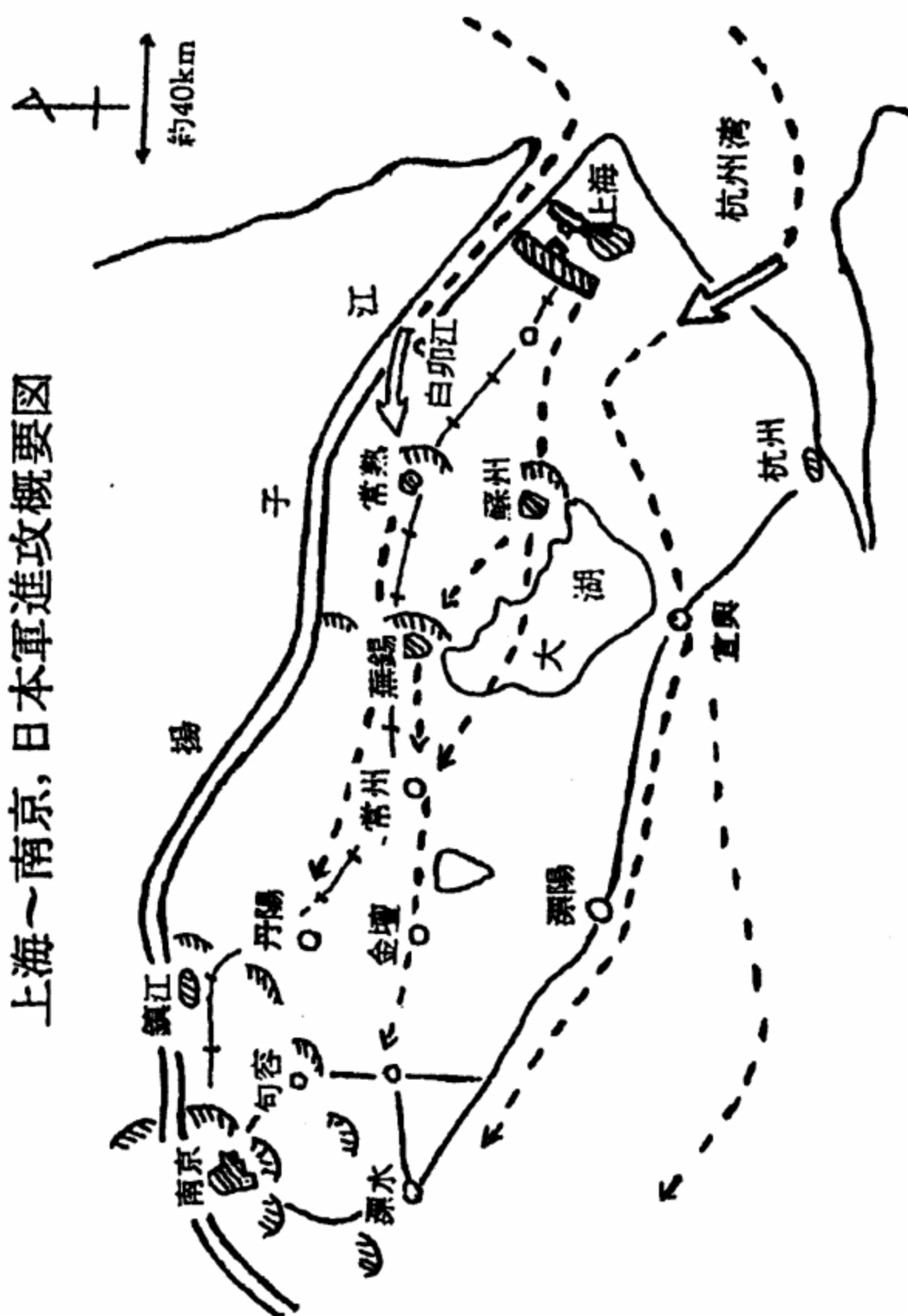
在武田的拜托下，大队的军医沿途给少女诊治，但她还发着高烧，如果不早点治疗的话可能会得肺炎。中队的官兵都很担心少女的病情。武田也像担心自己妹妹的病情一样，将自己的手帕拧干放在少女的额头上，一边走，一边为趴在五十岚背上的少女降温。

正在这时候，第五中队长一色大尉（和歌山县出生）由于高烧暂时退出前线，将被送到后方野战医院治疗，而且值班的服部一等兵（滋贺县出生）也跟随他一起去医院。

武田心想，借这个机会将少女送往后方野战医院接受治疗比较好，于是就向一色说明了缘由。一色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不久，武田中队全体士兵祈祷少女平安，目送着背在服部背上的她和一色一起离开战斗队伍，退往后方。

约两周后，复归前线的服部告诉我们，已平安地将少女从野战医院送到上海兵站医院，现在正在那里接受精心的护理。

上海—南京, 日本軍進攻概要図



上海—南京日本軍進攻概要図

三、无 锡

常熟附近的战斗结束之后,第十六师团无暇休整,一边追击败敌,一边沿着上海—南京的道路继续向西挺进。8月中旬以后,在上海反复苦战的金泽第九师团、四国第十一师团、高田第十三师团,以及在杭州湾登陆的九州精锐(第六、第十八)两个师团也与第十六师团并行,席卷太湖西侧的大片湖沼地带,向前挺进。

这时,由于中支那战场的总体战局从一进一止的阵地战转变为当时日本军擅长的运动战,暴雨也好,水乡地带的河网也好,支那军队的殊死抵抗也罢,终究不能抵挡如大江奔流一般的日本军的进攻。

这时,上海至南京的主干道上,日本军长蛇般的队伍,战车、汽车、重炮以及其他各部队争先恐后地前进着。夹杂着前线步兵密集的枪声和各处炮弹的爆炸声,战火硝烟在空中高高升起。此时无论是江南的森林还是原野,所见之处都布满了大军。支那军试图阻止以这种阵势前进的日本军,准备在无锡南北一线打一仗。

无锡大致位于上海和南京的中间,是座人口约有三四十万的工业城市,纺织工业发达,是支那屈指可数的富裕城市。武田他们一到这座城市的郊外,就发现零星分布的房屋比北支那农村的房屋大得多,能看到很多坚固的建筑物。在郊外,若是平时的话,也许能看到人们悠闲的身影,但眼下,因为这令人憎恨的战争,已不见了人们的踪影。河边树林中的房屋,有的因轰炸倒塌,有的被炮击烧毁,只剩下断壁残垣暴晒在阳光下。而且,在那墙壁上留有无数的弹痕,支那军还在墙壁上开凿了射击孔。

这天正午前后,武田他们在之前支那军可能逗留过的白色墙壁的大房子残骸旁,一边躲避敌弹,一边开始吃午饭。

虽然看不见,但不时从对面树林里射来的敌弹伴随着刺耳的声音击中残破的白墙。枪弹发出有点让人恶心的声音,士兵觉得心像被浇了冷水一样。仍然下着小雨。也许是友军和敌军正展开激烈的战斗吧,即使在广阔的平原上那远处模糊不清的地方,也能听到不间断的激烈的枪炮声。

虽说是在战争的漩涡之中,但因为这时并不在直接参加战斗,

所以武田的心里多少还有思考的余地。“每听到一声炮声，一声枪响，就会有几个人失去宝贵的生命。人类为什么非打仗不可呢？”武田想着这些，陷入了沉思。

这时，一股血腥味随风冲入武田的鼻腔。他猛然一看那边，发现那里被掘了一个约两坪^①的坑，隐约地冒着烟。

唉？武田想那是什么呢？于是压低身子，躲避着子弹向那边靠去。到跟前一看，只见坑里面的人正冒着烟。他想仔细看看是敌是友，发现那都是穿着土黄色军服、戴着有星星的帽子的地道的日本兵。二十多具我官兵的尸体堆在一起，被烧了一半。

是日本士兵！武田不由自主地伸手摸身旁的尸体找“标识牌”。这种场合它是一种标志，在离开祖国的时候，日本士兵都得带着这个东西。他仔细一看，“步兵第四十三联队第×中队……”只能隐约读出所属部队。

武田知道他们正是不久前在这附近作战，现在正冒着小雨在对面树林附近作战的四国第十一师团德岛联队的士兵。

“真可怜，这些人的家人在遥远的故乡德岛为他们的孩子，为他们的兄长武运长久而祈祷吧。另外，这些人作为一个人来说，也有着自己的憧憬和希望吧。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们变成这般悲惨的模样？”武田深深地感到人世间的无常。而且，这些人不得不参加这种战争而遭遇不幸，让武田揪心。

不知什么时候过来的山本少尉（京都市出生）和冈崎准尉在武田的旁边同样合掌祈祷。两人的眼里都含着泪水。冈崎准尉低声说道：

“中队长，我们来将他们火化，替他们收拾遗骨吧。”

“就这么办，挺可怜的。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武田和山本虔诚地念着佛。

不久，尸体上没烧完的柴禾又被浇上汽油，冈崎准尉亲手将火点燃。二十多具年轻的我军士兵的尸体发出烧肉的响声，冒着蓝色的火焰，开始燃烧起来。武田他们看着火焰，从心底为不知名的其他部队的战友

① 日本面积单位，1坪等于3.305平方米。

祈福。

为此,接到大队长下达的命令,命令冈崎准尉“暂时留在这里收拾遗骨,然后送到德岛联队去。”

冈崎按命令收拾了遗骨并将其送往德岛联队,据说德岛联队长非常感谢他们的好意。

那天傍晚,在无锡附近顽强抵抗的支那军顶不住日本军的攻势,进一步向西撤退。

武田的部队这天夜晚进入了无锡城。一进入街道,无锡让人觉得仿佛像京都市中心般的整洁。铺设得漂漂亮亮的宽敞马路,排列着很气派的商家,在屋檐头能看到的白色混凝土的灯柱,到处都是电影院,小巷里西洋风格的豪华住宅……或许在和平的日子里,作为和平的使者到来的话,一定是不愿意离去。但是,这时的无锡,除了连续不断进入的日本士兵之外,看不到一个人影。尽管如此,可能是这个城市的居民逃难刚离开不久的缘故吧,路上还残留有人的气息。

在各个商店里,大量的衣料、水果、罐头、日用杂货等堆积如山。电影院入口处装饰的新上映电影的招牌和海报上都看不到手触摸过的痕迹。大概是这个城市里的人确信日本军绝对不会放火和掠夺,一定是会把城市和房子原封不动地交还给他们的缘故吧。

日本军司令官对下属部队下达的“严肃军纪”的布告早就由宪兵公布在城市的各个要地。

尽管如此,不久天亮了起来,不知道是谁干的,城市各个角落的火势在蔓延。鲜红的火焰以冲天之势烧焦了天空。火焰一点一点吞食着城市里的房屋和财富,以破竹之势发出啪啪的声响,熊熊燃烧。“远遁郊外的人们看着自己的城市被烧,一定悲叹不已吧。”武田和冈崎看着烈火交谈着。

虽说战争和火灾是不可分离的,但没有比国土沦为战场更让人憎恨的事情吧。他们彼此都深刻地感悟到了这一点。

四、你有什么愿望

因大火而一夜未眠的武田他们,第二天一早就离开了无锡,沿着铁

道线向常州进发了。

这时,我空军对正向南京撤退的支那军队进行非常猛烈的轰炸。铁路两侧绵延的村庄与树林曾经没有沾染到一丝战争的气息。而此刻武田他们经过的铁桥、途中的各车站,连同行进中的列车都被无情地炸毁了,甚至有的地方,烧焦的人肉片掺杂着铁道的焦炭散落在周围。武田他们看着这般情景,向西前进。

大家有精神的时候相互说说话,但一累就谁都不想说话了,拖着沉重的脚步用力地踏着铁路上的枕木,低着头机械地默默走着。

不久天色渐黑了。

江南的秋天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过去,早晨和晚上明显变冷了。特别是今天,早晨还晴了一会儿,下午开始转阴了,不知何时下起了雨夹雪,更加感到寒冷了。

日落的同时,武田中队宿营在分布于铁路对面的两三户人家里。想去那边的房子,但到铁路边一看,不巧,沿着铁路有一条小河。没有桥过河,他们不得不拖着疲惫的双腿四处寻找通往那房子的路。个子高、步幅大的冈崎准尉也很累了。不久天完全黑了下来。小河岸边那些在风雨中摇晃的柳树飘落的枯叶看起来好像很凄凉。

武田突然想跟旁边的冈崎准尉说话。

“冈崎准尉!现在你的愿望是什么?”

“我的愿望吗?一碗热腾腾的清汤面,想在死之前再吃一次。”

“我也是这么想的。”

他们感觉到就在后面听着对话的士兵们也馋得口水直流。

不久,他们找到了一座独木桥,好不容易才到达了那没有人气的房子。士兵们一放下沉重的背囊,顾不上休息,就从房子周围的田里收集稻草,将其铺在房子里。由于连日的劳累,登陆中支那不久,士兵们就患了疟疾,有不少人还发着烧。其中甚至还有发热近四十度的患者。尽管如此,士兵们都默默地着手宿营的准备,有的人没进屋,而在屋外站岗,在寒冷的夜晚执行警戒任务。晚上10时许,武田在屋里找到了一张支那人的床,总算可以穿着淋湿的衣服躺下了。

在这附近,和北方的土炕不同,居民们都在房子的角落铺床睡觉。

床上必定挂着蚊帐,但武田找到的床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洗的,草垫,蚊帐都脏得漆黑。因为被子被拿走了,所以没有盖的,他哆嗦着和冈崎两人并排在床上躺下。

武田又跟冈崎说话了。

“现在你的愿望是什么?”

“哪怕一夜也好,不用冷得发抖,想好好地睡一觉……”

“我也是……”

两人这样交谈着,突然冈崎开始挠起了脖子。

“痒、痒!”

“怎么了?啊!我也痒!”

“可能有跳蚤吧……”

“跟跳蚤的痒不一样。”

“啊!抓到了、抓到了!”

“是什么?”

“好像是臭虫。”

“打开电筒吧。”

两人打着电筒,掀开草垫一看,在头的位置数百只臭虫仿佛在床板上开运动会似地排着队。两个人看着这么多的臭虫发愣,一回过神来就开始一起捉臭虫。

而在房子里铺稻草睡的士兵却没有受到臭虫的攻击。他们头上盖着稻草,睡了一屋子。两人无法加入他们当中,于是再爬上床,听天由命地睡了起来。

早晨一醒来,突然冈崎看到武田的脸笑了起来。

“中队长,您的脸歪了!”

“你的脸也成什么样了,好像怪物!”

不论是脸还是脖子,武田和冈崎的皮肤全被臭虫咬得肿了起来。因连日行军累极了的缘故,两个人即使被臭虫咬了,连痒都没感觉到,睡熟了。

五、从常州到丹阳

和前些日子一样,他们继续行军,不久的一个黄昏,到达了常州。常

州在无锡以西 15 里处，是一座人口约二十万的商业城市。空袭给这座城市带来的惨重损失，连武田他们都不忍目睹。在广阔的平原上挤满了瓦房，几乎所有房子的屋顶都被爆炸冲击波震毁，瓦片散落，只剩下了泥顶。每座房屋的柱子都倒塌了，家具零乱，顶棚的泥全部掉了下来，完全无法使用了。而且，这座城市和无锡一样，没有一个居民，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第二天即 12 月 3 日大概正午前后，第十六师团的先头部队在常州西面约五里附近行进着。这时，从南京方向一位商人打扮约 30 岁的支那人蹒跚地走了过来。武田想，很少见到支那人过来，于是叫住那个男人打探道：

“你从哪里来啊？”

“从南京来。”

“到哪里去呢？”

“正往上海去。”

刚开始这样的问答时，传来了暂时停止前进的命令，刚好，部队可以休息片刻。于是，武田从大队本部叫来了姓陈的台湾人当翻译。三个人在路边坐下开始交谈。

“去上海干嘛？”

“去采购，因为不通汽车，所以走着去。”

“从这里到南京有几里路啊？”

“180 里左右。”（注：支那的一里约合日本的六町，换算的话，约十三里。）

“南京有很多支那兵吗？”

“有很多。”

“大概有几万人？”

“听说有三四万人。”

“那么从南京来的途中呢？”

“也有很多人。”

“那些人是什么地方的啊。”

“有句容的，也有汤水镇的。”

“和支那士兵交谈过吗？”

“谈过了。”

“说了些什么啊？”

“一些和日本军打仗的事情。”

“说是胜了还是败了啊？”

“说是胜了。”

“那你觉得呢？”

“不知道。”

“支那军有很多大炮吗？”

“非常多。”

“是什么样的大炮？”

“既有大的也有小的。”

“南京城的人都做什么啊？”

“他们做生意。”

“南京的城墙高吗？”

“很高。”

“有护城河吗？”

“有。”

“有碉堡吗？”

“我不知道什么叫碉堡。”

“所谓碉堡就是用混凝土造的，是一种有四个正方形角的带枪眼的构建物。”

“哦，那有很多。”

“那你知道地雷吗？”

“不知道。”

“那是一种爆炸装置。挖开地面，在里面加入火药，然后再盖上土，人或马一踩上就会爆炸。”

“我看见支那士兵在马路上挖洞。”

“你知道的还蛮多的。我们给钱，你做不做我们的向导啊？”

“这很抱歉。”

“那还是谢谢了，请小心，走吧。”

“可以走了吗？”

“可以走了。”

就这样结束了和支那人的谈话。武田想，在不久的将来，他一定也会参加而且必须参加南京攻防战的战斗吧。

上海之战持续了三个月，双方一退一进的反复拼杀，日本士兵牺牲了五万多人。第一线部队的干部都死了，据说已经替换了五六个人了。即使与日俄战争时期的旅顺要塞攻防战相比，南京攻防战也是很激烈的战斗吧。就算自己痛快地死去，在部队进入北支那战场之后，生死与共的中队士兵中究竟能有几个人存活下来呢？

武田思考着这些事情，他往周围一看，谁都准备放弃自己的生命吗？或者对迫在眉睫战斗都不想一下其激烈程度吗？士兵们背着行囊仰卧着，望着蓝天，悠闲地休息着。在这当中的数百人在不到十天之内将要死亡，这是肯定的。正因为这是毫无疑问的事，看到这些士兵现在悠然自得的样子，武田的心更是被强烈震撼着。

眺望遥远的西方，在平坦的原野尽头，看到低低的连接南北的群山。而目的地南京就应该在越过那些山脉之后的盆地中。

刚巧那个时候，考虑着事变前景的联队长片桐大佐（鸟取县出生）来到了正在休息的武田旁边。当时武田中队作为军旗中队正与联队本部同行，所以有很多机会跟联队长谈论关于作战的各种事情。

“武田中尉，师团好像暂时驻留在这附近。”联队长对武田说道。

“为什么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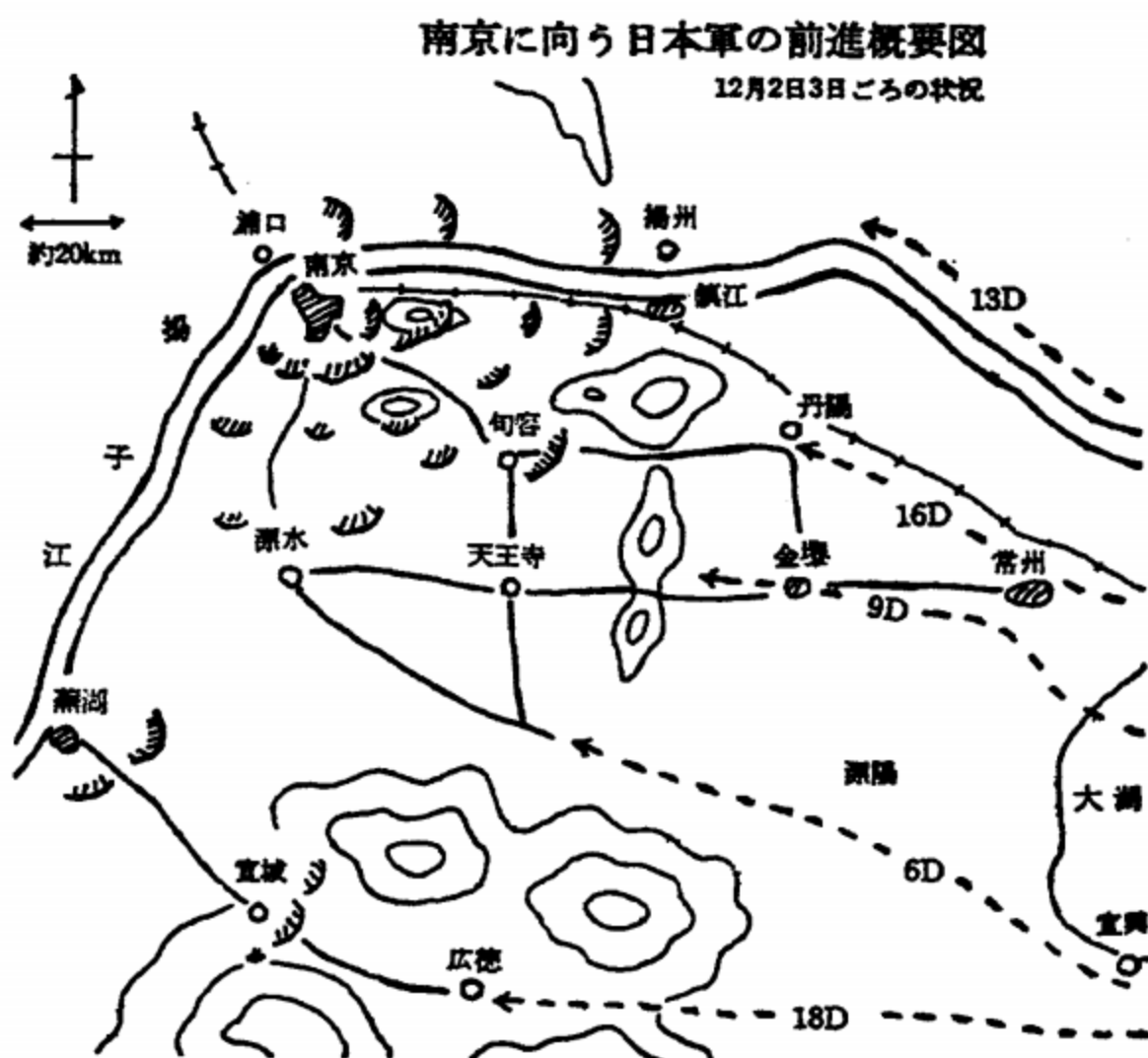
“凭借追击的余势，一气攻占南京有些勉强。要等攻城炮从后方赶上来，做好充分准备后才开始攻击。”

“是吗？现在战争整体处于怎样的状态？”

“第十三师团向扬子江北面移动，正向浦口前进。第九师团从金坛向天王寺方向前进。第六师团好像从溧阳向溧水方向持续前进，而第十八师团可能从广德向芜湖方向前进。”

“敌人会怎样做呢？”

“首先利用南京东面的山岳地带或南面的湖沼地带进行顽强抵抗，



向南京进军的日本军前进概要图(12月2日、3日)

也许会进一步盘踞在其后的汤山镇、方山、牛首山一线，企图进行决战。”联队长又压低声音说道：“虽说是不确切的情报，据说中央在进行停战交涉。”

“这又是为什么呢？”

“攻打支那的首都，让支那人对天皇效忠，从长远来看，这决不是对日本有益的事。如果和支那讲和的话，我认为现在是最好的时机，等军队开始攻击南京时就晚了，到时候双方都没什么面子可言了。”

但是，与武田他们的联队长这一真知灼见相反，想在南京攻略战中争抢头功的各师团、各部队不想给从上海向南京撤退的支那军以喘息的机会，无视国家的最高政治决策，只是遵循战略上的原则，继续急速向南

京进军。今天看来,联队长透露停战消息的这一天,也许正是停止向南京进军,日支两国缔结和平条约的最后机会。但遗憾的是,这一天,日本国家的最高决策向前线部队的战略要求屈服了。

就这样,两国和平的最后机会只在短短的半天之内就白白地错过了。从那天傍晚开始,武田他们不得不再一次向西前进。

第二天中午,径直向西前进的武田他们看到了一个有塔的古城镇。

支那古城镇有城墙围绕是很常见的,但是眼前的城镇没有像样的城墙。在稍高一点的小山丘上,从繁茂的树林间看到好几户人家,其中也能看到宏大的像宫殿一样的建筑物。

武田想,这是哪儿呢?打开地图一看才知道这是丹阳。

丹阳北面的扬子江对面是扬州,那是有名的盛产美女的地方。武田想起以前隋炀帝在丹阳建造华丽的宫殿,集中三千扬州美女,歌舞音乐、酒池肉林,过着极其奢华生活的故事。闻名的杨贵妃也一定游玩过丹阳吧。武田觉得自己似乎被这古都的什么东西所吸引,不久就到了这个城镇的入口。

也许在这个城镇能看到貌似杨贵妃那样的美女,也许还会有漂亮的宫殿,还飘着杨贵妃的香气呢。武田想着这些事情。

但是,好不容易到达了 this 古城镇,首先映入眼帘的却是荒无人烟的凄凉景象。

已经毫无城墙的踪影,有的只是崩塌了的残垣断壁。大石块从水中露出了头。宫殿的围墙早就化成一堆土块。另外,像寺庙那样的大建筑物的屋顶坍塌了一半,屋梁倾斜着。似乎只有剩下的这座城市外郭和轮廓还隐约透露出往日繁华的痕迹。

但是这里一定还有某些东西可以安慰因战争而变得无比冷漠的心。

武田一边这样想着,一边走进一座古老的寺庙。看着满是尘土的大殿,涂抹着浓郁红色和蓝色颜料的巨大阎魔王土像,以凶恶的眼睛瞪着他,这给武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六、盛村附近的战斗

他们经过丹阳后继续向西前进,先前远远望见的群山终于越来越近

了。登陆以来一直平坦的地形也逐渐变成了丘陵地带。然而当他们登上山丘眺望遥远的北方时,看到的却是扬子江北岸平坦的大平原,以及分布在大地上梳子般的树林,远远地延伸到地平线的那边。远方到处分布的湖沼上,笼罩着如薄薄的霞雾一般的雾气。

武田感到,狭小的祖国——日本仅仅是世界的一个角落。现在站在这个山丘上远远眺望江北的大平原,他觉得支那才是世界的中心。这个国家的人民将自己的国土称为中国也是非常合理的。

第二天,他们翻过低矮的山丘,来到了句容盆地。

一来到这附近,作为防御南京的前哨战,支那军开始在各地与日本军交战。但是即便支那军拥有众多兵力,也无法在这跨越数十里的战线上毫无漏洞地配置军队。于是日本军就力求在支那军布防的空隙迂回渗透,战线犬牙交错,敌我陷入混战状态。

在第十六师团的作战区域内,支那军主要固守句容及其东侧的飞机场附近。第十六师团以一部攻打该处,其他的部队则试图堵住句容东北方山地间的空隙,并迂回到敌人的后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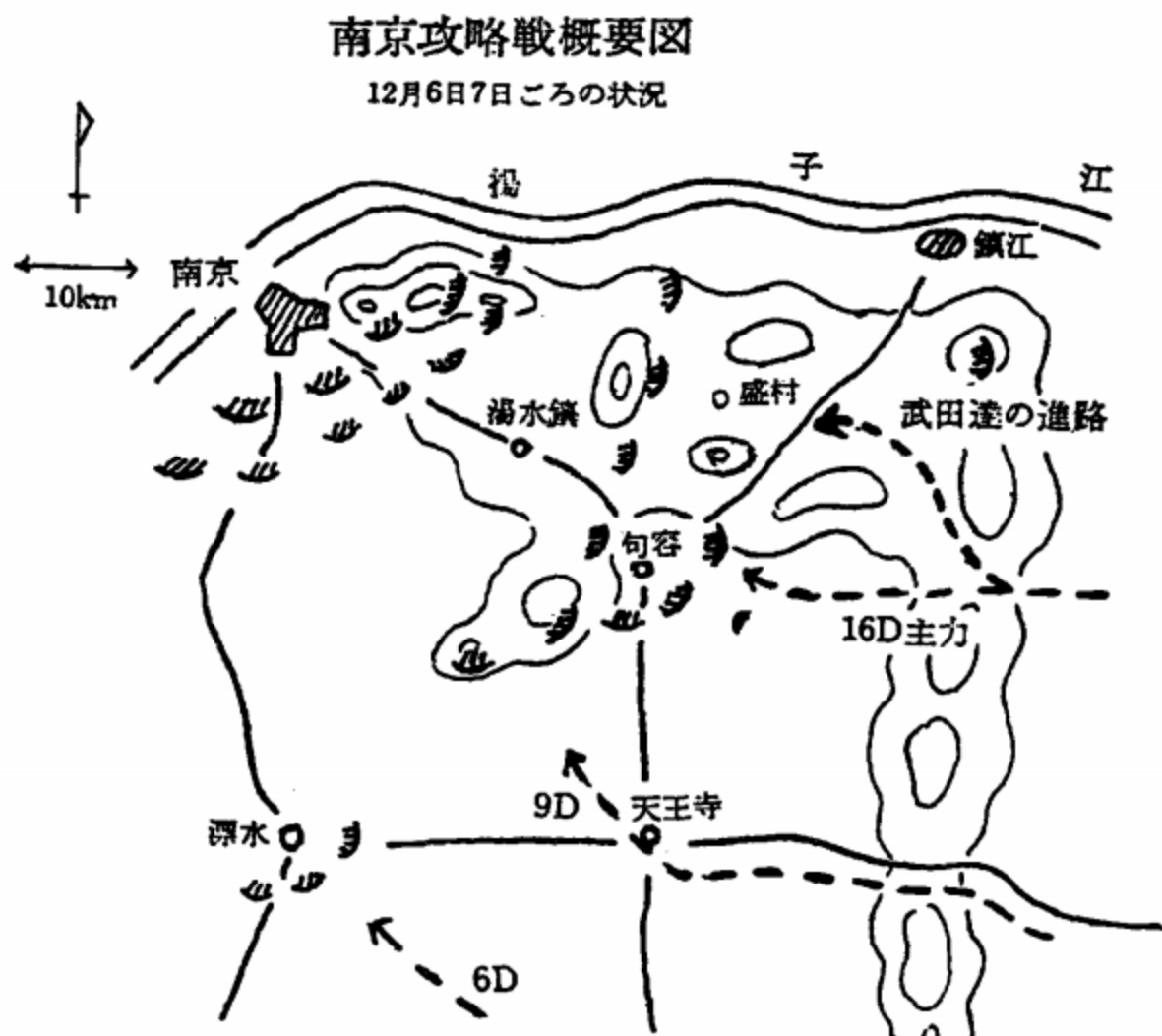
根据第十六师团这一作战方针,武田所在的联队于12月9日下午进入到位于镇江和句容中间的山谷。

这附近的山丘虽然生长着茂盛的灌木,但总的来说应该叫岩山。武田他们行军的道路两边耸立着小山丘,半山腰到处都有水泥构筑的碉堡,但看不到支那军队。大概是由于日本军的进军速度太快,支那军还来不及将士兵调配到这些好不容易才构筑完成的阵地上吧。

到了12月7日,武田他们的部队在句容北方的山谷里向西前进时,遭到了在山上设有阵地的支那军的狙击。于是,部队以一部分兵力进行反击,而主力则穿过枪弹射击不到的山谷中的死角地带继续前进。不久,在山谷里迎来这天的黑夜。

12月山谷中的夜晚,寒冷刺骨。支那军从左右两旁山顶上的射击搅得在山阴处的路旁休息的士兵们无法入睡。但是,士兵们由于连日行军的疲惫,等天完全变黑,就背着背囊,拿着枪,开始在寒冷的霜冻中睡觉。

那时,在黑夜中虽然无法看清远处。但是,从右边的山中传来了支那军猛烈的射击声。几乎在同时,也传来了日本军的壮烈的突击声。



南京攻略战概要图 12月6日—7日的状况

在这严寒的夜晚，睡意鞭打着疲惫的身躯，很多战友都经受着睡魔的考验，而另一方面，他们还在遭受敌军的射击。现在，就在这一瞬间，还有许多战友将失去他们宝贵的生命。一想到这些，武田的心中就会被日军部队夜战的声音所占据，一直无法合眼。

第二天即12月8日，从早晨开始就天气晴朗。武田的中队作为联队的第二梯队和联队本部一起，背对着朝阳，像前一天一样，沿着山谷的狭道向西前进。

不久，路的两旁出现了田地，民宅也稀稀落落地映入眼帘，西面的山也慢慢地变矮了。前方出现了平原，豁然开朗。

平地越来越近，这给大家带来了安定感，士兵们不由得加快了脚步向目标前进。突然，传来了激烈的枪炮声，好像是前方正在行军的第一

梯队和敌人发生了冲突。

武田快步跑到路旁微微高起的地方眺望前方，只见前面横向绵延着一排山脉，恰巧阻挡了我军的去路。而支那军就以此为据点迎击我军。或许是就要临近南京的缘故吧，这个阵地支那军的抵抗远比预想的要顽强。另一方面，因为我方所处的地形不利，炮兵又到得晚，不得不靠步兵单独的力量进行相当艰苦的战斗。

由于这种状况，作为联队的预备部，武田的中队和联队本部一起于前线后方约一千米的叫做“盛村”的村落里停了下来，暂时观察战况变化。

盛村是位于山谷道路北侧山腰上的一个村庄，四周围有土墙，里面约有十二三户人家。虽然每户人家都没有人影，但有两三头猪和十多只鸡来迎接我们日本兵。这时正好是中饭时间，中队的士兵们立刻抓了这些猪和鸡开始做饭。

就在这时，武田接到联队长传来的命令。

“中尉！联队长叫您。”

武田立刻向村口的本部奔去。

“联队长，武田中尉到了。”

“啊，辛苦了……正在前方战斗的第三大队由于敌人的顽强抵抗而无法前进，现命令从你中队派遣由军官指挥的一个分队，去山谷对面的小山上担任侦察哨，观察前方的状况。”

“是，我马上派侦察兵上山。”

“让通信队架设电话线，保持观望哨与联队本部的联系。”

“是！”

武田立刻回到中队，把山本少尉叫来说道：

“山本少尉，马上指挥你的一个分队上山担任侦察哨。等肉汤做好了，让吃过饭的士兵去接班，快去！”

山本少尉按照武田的命令，带领增田队长（滋贺县出生）等12人向对面大约四百米远的小山跑去。

那是座非常陡峭的岩石山，山顶上有三个低峰，山本把中间的主峰作为侦察哨位置。不久，通信队也完成了电话线的架设，侦察哨与联队

本部能很好地联系上了。山本少尉随时向联队报告前方的战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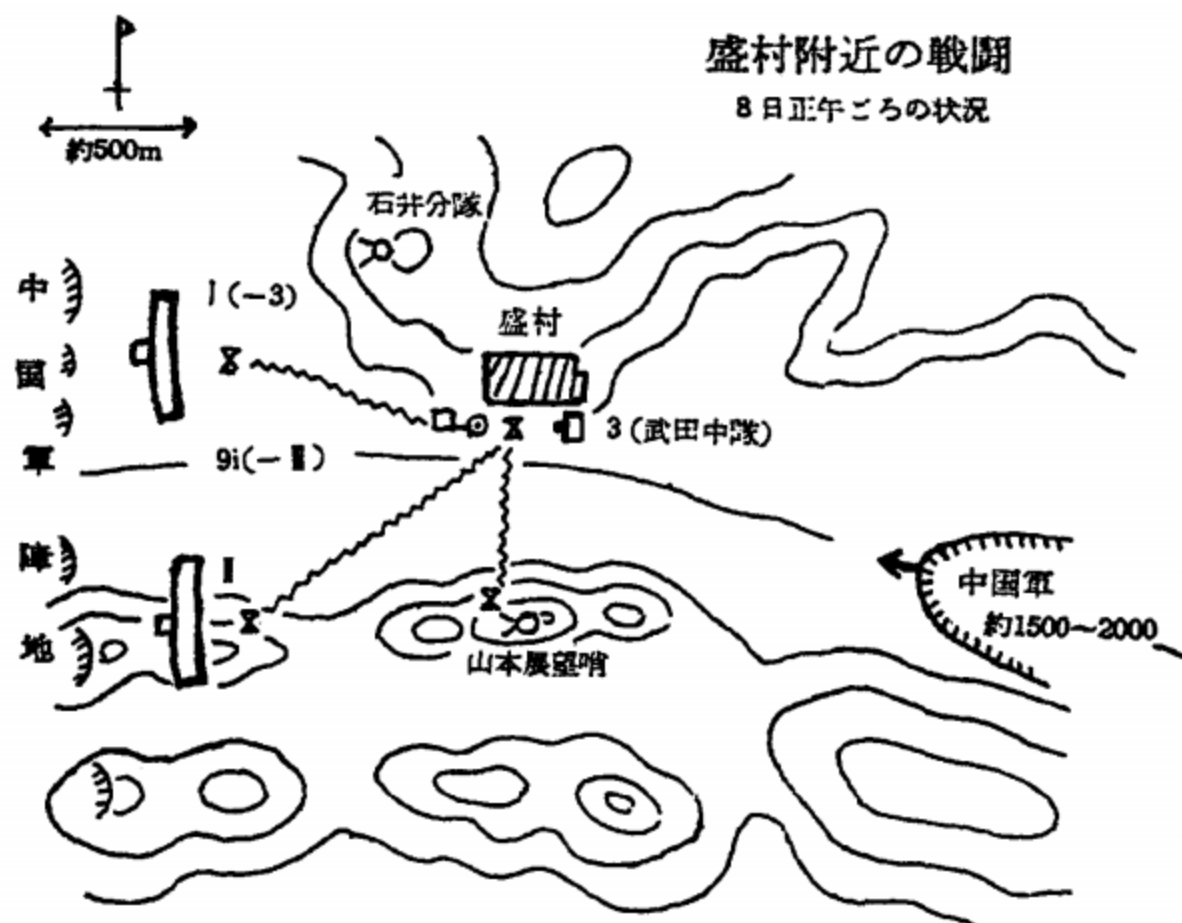
12时30分左右,前方战斗异常激烈,敌人的迫击炮弹开始频繁地落在盛村附近。

“第二大队的正前方好像出现了敌人的战车。”山本侦察哨传来了来之不易的情报。前方的战况似乎对日本军不利。

这时本部的电话铃声又在“铃、铃、铃”地响个不停。

“山本侦察哨报告,后方出现了敌人的大部队。”

“什么,后方有敌军?”联队长和联队副官完全被这意料之外的情况震惊了,急忙向屋外奔去。正好来本部的武田也同时向屋外奔去。



(註) I(-3)は第3中隊の欠けた第1大隊。9i(-II)は第3大隊の欠けた第9連隊。

盛村附近的战斗 8日正午前后的状况

联队本部休息的地方仅仅比山谷间的田地高一点,山谷里的道路经过房屋门口。屋前大约有四十坪的空地,通信队的士兵在那里吃午饭。

屋里跑出来的三个人从屋前空地边向左后方远望,看到一支支那军

团,身穿略带绿色的土黄色军服的支那士兵宛如劳动节游行队伍一般,以中央密集的队形向这边逼近,他们嘴里好像还整齐地喊着口号,气势汹汹,而且后面还紧随着密集的源源不断的支那军大部队。

事态的突然变化并没有令正在屋前吃饭的约三十名通信兵意识到可怕的敌人已经到来,反而使他们陷入了观看稀奇的游行的错觉中,这或许是因为他们还无法从通信兵以通信为任务,没有必要射击这种思维中摆脱出来的缘故吧。不管怎样,通信兵只是呆呆地眺望敌人。而此时与敌人的距离在不断缩短,200米,180米,危险正以极快的速度向我们袭来。

“啊,不好了!”武田不由地大喊。

“是敌人啊,打过来了!”

“啊!”通信兵回过神来。

他们扔掉手中的饭盒,拿出枪支,快速在屋前的空地上散开,开始射击敌人。

敌人发现有日本军,也几乎同时开始准备战斗。敌人机警地散开,某个队开始在一个位置射击,别的队则左右移动,试图占据战场上有利的立足点。

武田的中队约180名主力不知道情况突变,正在后方民家的围墙内,有的正在煮鸡肉,有的正在剥猪皮。

武田恨不得像飞过去一般向部下跑去。

“喂!敌人,敌人!”他一边跑一边拼命地喊。

皮肤白皙且有活力的第二小队长岩崎少尉(京都市出生)最先从士兵待着的屋中奔出来。第二小队的士兵有的扔下刚想要吃的午饭,有的嘴里塞满了饭就跟在岩崎后面冲了出来。

“第二小队从正面阻击敌人,主力从左边袭击敌人的侧面。”武田看到岩崎立刻简短地命令道。

岩崎那白白的圆脸上带着一丝微笑,向武田点头示意。他大声叫着:“第二小队往这边来。”而此时,通信队正赶往发生战斗的地方。

武田接着向第一、第三小队跑去。平时非常冷静的第三小队长樋口少尉(京都市出生)也在这时突然听到附近响起的枪声,说了声“不好

了!”从旁边的屋里跑出来了。

武田对他喊道：“中队主力到这里来，跟着我！”同时他朝着与岩崎小队相反方向，也就是这个村庄后面的小山丘不停地跑去。

指挥班长冈崎率领指挥班跟在武田后面。第三小队及第一小队剩下的士兵嘴里喊着“敌人，敌人！”跟在冈崎的后面。

武田风驰电掣般穿过村庄，登上小山，转身面对跟在后面的部下，两手左右张开，用手势来指示展开一线向敌人侧面射击，干部和士兵一下子明白了武田的意思。

士兵在这种状况下，立刻领会了身为这一中队的一员分别该去哪里，应该在哪里停下来射击。仅两三秒的瞬间，中队主力就完成了以小山丘为中心在两侧展开的部署。这时，敌我的距离大约已经接近 100 米了。几乎同时，敌我主力开始互相射击。

这一定是敌我双方都不希望的事。但是，双方为了保卫自身的安全不得不拿起武器，这就是战争中常有的残酷现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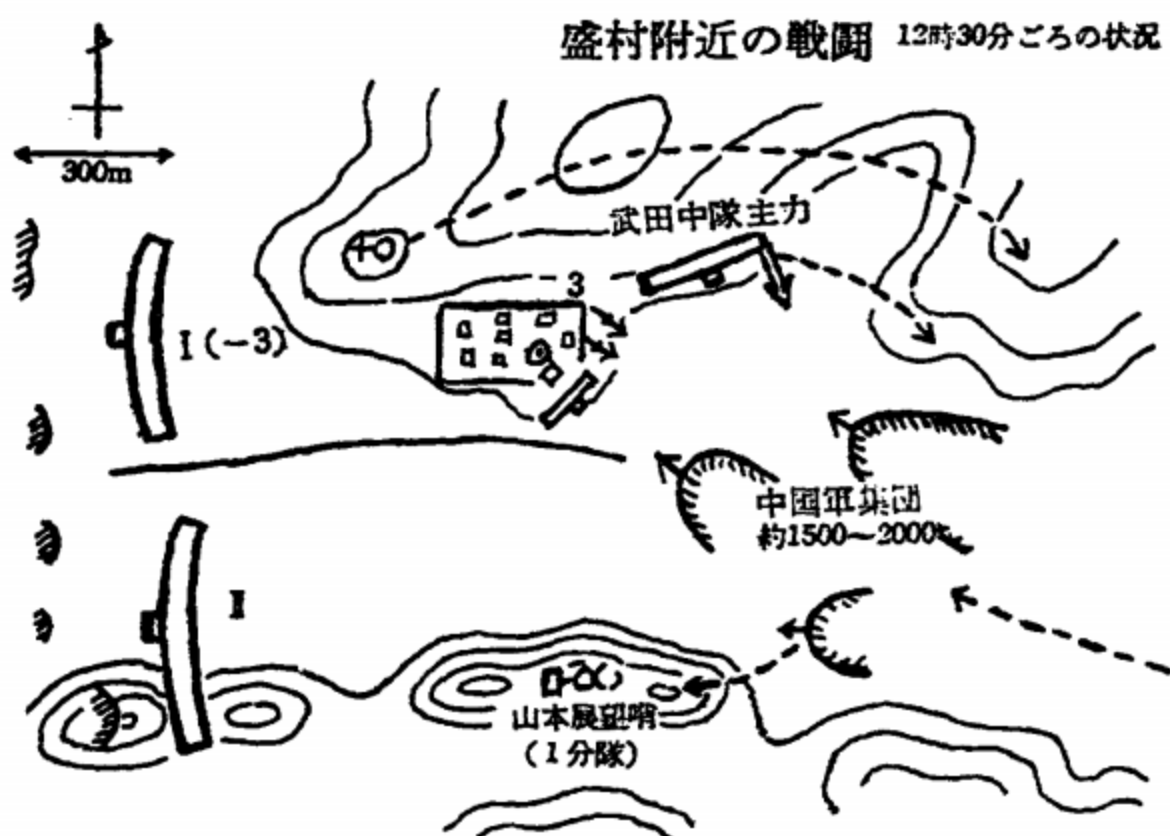
眼前的战斗首先是从双方的步枪和轻机关枪互相射击开始的。敌军发挥了兵力优势，向我们射来无数子弹，而我军则依靠地形和战术优势，对敌军进行了强有力的反击。敌军和我军的火力真是不分上下。

配属的机关枪小队在岩崎小队和中队主力中间，果敢地进入了阵地。在岛村小队长（广岛出生）发出“目标，前方敌人密集部队，急射 300 发，射击！”这个清澈响亮号令的同时，我两挺重机枪以每分钟 500 发的射速，哒哒哒……向敌军猛烈射击。

我军机关枪射出的子弹按 50 厘米间隔排列，很有规律地从右到左，从左到右，射向眼前百米处农田里的敌军，溅起阵阵尘土，以百发百中的精确度横扫敌人。我军的九挺轻机枪和百余支步枪也与重机枪同时开火，射向敌军的自动武器、敌军的干部和敌军集团的正中间。

由于距离很近，我方的位置较敌方高，而且我方展开的兵力从敌军前进方向的侧面包抄，所以战斗开始不久，形势即对我方明显有利。与我军相比，刚开始敌军有更多兵力和武器，但由于攻击分散，缺乏瞬间的集中力，所以眨眼间便被日本军的猛烈射击所压倒。

交战了五分钟，胜负大局已定。敌军为了躲避日本军的猛烈射击而



盛村附近的战斗 12时30分左右

左右逃窜。那些拼命鼓励部下，试图重振态势的敌军军官也中弹而亡。

敌军士兵将仅有的土包和仅有的地面坑洼处当作保护身体的掩体。但是，他们在前方和侧面日本军的交叉射击下不断倒下。

交战约15分钟后，敌军的射击只有刚开始的一半，20钟后更减到了1/4。而与此相反，我军的射击命中率越来越高了。

这样一来，在交战30分钟后，敌军几乎丧失了反击的能力，日本军获得了战斗的完全胜利。

战斗进展到这个地步，人的内心瞬间都被好胜心所驱使，似乎连生命的危险都完全忘记了。士兵们全都手拿着枪。

“看，又有一个倒下了。”

“我又干掉了一个……”士兵们越来越大胆地进行攻击。

但即使是这样的大好形势也有不幸发生。这个中队最年轻有为并受到大家尊敬的藤井队长（大阪天王寺出生，毕业于明治大学，每日新闻记者）被敌弹击中头部，当场阵亡。

现在,估计原本有1000人以上的敌军死了一半,剩下的也受了伤,都拖着身子开始退向后方。

“突击!进攻!”也不知道是谁吼出来的,从我军各处传出这样的呐喊声。随着呐喊声,日本兵一起从小山丘和盛村的村子里飞奔出来。军官手持指挥刀,士兵则挥舞着枪刺与敌人肉搏,刀上染满了敌人的鲜血。尤其是岩崎小队长第一个冲入敌人中间,左砍右杀,最终他的刀也断成了两截。

这时,武田无意间向在山谷对面山上的山本侦察哨望去,只见那附近出现了约四五百敌人的另一支部队,而且看样子正在向山本侦察小队展开猛烈的攻击。

武田感到大事不妙,眼看着大批敌人向侦察哨逼近,并在山上展开了敌我混杂的格斗。山上仅有的数名日本兵被数百名支那兵包围,很明显寡不敌众,阵地即将悲壮地失陷。

到处接连不断地响起“我军在山上正陷入苦战”的叫声。

一直在旁静观作战的联队长也在得知侦察哨危急后立即命令武田紧急支援。

武田朝附近中队的士兵大喊:“喂,中队要攻击山上的敌军,大家跟我上!”

他横穿山谷,拼命向侦察哨所在的山头赶去,附近的六名队员亦随之而上。冈崎准尉也紧随其后,为了去叫回在山谷中追击敌军的岩崎和樋口小队。

约15分钟后,武田好不容易抵达了位于山丘西边的一个山头。他远望山上的状况,发现刚才侦察哨所在的山头已被敌人攻占,那里集中着约四百名敌军。武田四处观察,看看有没有我方的人员在,发现山本少尉正躲在岩石后面躲避敌人的子弹。

“喂,山本少尉,怎么了?”

听到武田的喊声,山本少尉吓了一跳,答道:

“抱歉,中队长,轻机枪被敌人抢走了。”

“什么?轻机枪被抢走了?”

武器被夺,对日本军人来说是莫大的耻辱。武田听了脸色大变。

“那可不行，不管怎样必须夺回来！”

武田下定决心，刚想向敌人前进时，前方约百米处的中央山头上，敌人开始向这边一通乱射。如此一来，他连爬着前进都很困难。

我军主力还没到吗？他环顾四周，本该随着自己一同登上山的我军士兵，可能在半山腰迷路了，迟迟没有现身。

十米外的岩石后面三名通信兵正在打电话，电话铃不断地响着，他们试着与联队本部取得联络。

“电话通了吗？”

“电线似乎已被敌人切断了，打不通。”

“那联系也没用了。拿起枪，向前面的敌人射击！”

那三名通信兵扔掉电话机，开始向敌人射击。可是，三支步枪对于百米外的敌人来说根本没有效果。

敌军开始并排架起几挺轻机枪猛烈地扫射。能够看到若干敌军士兵顺着山顶狭窄的山脊正在向这边移动。不安在武田的心中掠过。再磨蹭的话，就有被敌人从山头上压下去的危险。援军就不能快点到来吗？武田一个劲地祈祷着，向山下望去。他发现中队的主力遭到山上敌军的猛烈射击，有的各自前进，有的一边匍匐着，一边向山脚爬行。

武田对身旁的山本少尉说：“再不早点叫来主力部队我们就完蛋了。少尉你立刻下山，带领到达山下的援军上山。站着比较危险，趴着一点点往山下爬。”

听到武田的话后，山本很清楚地回答道：“是！”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当他站起来的一瞬间，敌人的一颗子弹从他的腹部穿了过去。山本少尉“啊”地一声就倒了下去。

武田赶紧跑到旁边，“山本少尉，没事吧，一定要振作点”，想将他扶起来。于是山本痛苦地捂着伤口，不顾身负重伤，强打精神地说道：“中队长，我没事，不要管我，去夺回机枪吧！在前面山头被打散的部下现在一定很担心。”

前面的敌人终于爬了上来，拼命地向这里逼近。即使喊援军也不可能来了，剩下的三名通信兵和武田面对即将逼近至跟前的数百敌兵，焦急得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他想抱起山本和剩下的通信兵一起暂时撤离

此处,可是一瞬间他又改变了想法。

“在敌人面前向后逃跑,作为我们日本军人是绝对不行的。与其在战场上贪生怕死当众出丑,倒不如干脆死了好。”他想起了在陆军户山学校学习期间,一位剑道教官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本校毕业生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论是军官还是下士官,在战场上都是勇者。请各位在战场上面对敌人的时候,千万不要贪生怕死,做出侮辱我校名誉的事。”

“是啊,我可是毕业于陆军军官学校和陆军户山学校两所名校啊,就算死也决不后退。”

于是武田从腰间拔出手枪开始向敌人射击。

就在他身旁的一位通信兵头部中弹牺牲。武田立即拿起他的枪替换手枪,和剩下的两名通信兵一起拼命向敌人射击。他已经完全忘记了要去带领援军的事,不顾一切地射击敌人。

这时候,从后面传来冈崎准尉的喊声:“中队长!”

往后一看,由樋口少尉指挥的第三小队的约二十人气喘吁吁地在爬上山来。

武田不由得提高嗓门:“喂,来了,马上攻打前方的敌人。”

岩崎和樋口在岩石下面问:“中队长,敌人在哪里? 如何进行攻击呢?”

“掷弹筒分队来了吗?”

“来了。”

“很好,马上把掷弹筒放在那边平坦的地方,向前方的敌人发射。”

“在岩石那边看不见敌人啊。”

“那好,我先来射击。”

第二、第三小队将七个掷弹筒并排放在了他的旁边,武田拿起一枚榴弹,向掷弹兵指明方向并下达命令。

“榴弹,距离 120 米,连续发射。”

然后自己也亲自拉索发射。

武田发射的第一枚榴弹发出了嗖嗖的声音,在空中形成弯曲的弧线飞向了敌阵。紧接着士兵们发射了第二枚、第三枚,形成了与刚才一样

的弧线。最初发射的十几枚榴弹在大约 120 米以外敌人密集的中央部位轰、轰地爆炸。武田马上把掷弹筒交给身边的士兵，回到原来的位置，一边观察榴弹爆炸的情况，一边指挥发射。

这样一来，我军的榴弹以惊人的准确度，一连几十发不断地在敌人中间爆炸，每一次都看到几十个敌人被飞溅的弹片击中而倒下。

近距离发射八枚榴弹的威力和两个炮兵中队的威力差不多。现在山上的敌人正陷入混乱之中。一瞬间，先是几个敌人，然后是十几个敌人迅速逃跑了。

在武田眼中，那些穿着蓝色军装的敌人屁股显得特别大，他们就好像是在魔鬼岛上被打败的蓝色大魔鬼一样仓皇逃跑。

“太好了，胜利了。”他心里想着。

“啊，敌人都逃了！”冈崎准尉不禁叫了起来。

“那么……”岩崎少尉士气大振，紧接着樋口少尉高声大喊：“突击！”他右手握着军刀，轻快地沿着凹凸不平的岩石第一个冲了出去。岩崎也站了起来，士兵们紧跟其后。

集中在中央山头的三四百敌人，这时全都一溜烟地逃出去了。所有的敌人连滚带爬地向陡峭岩石对面的山谷里逃去。我军士兵迅猛追击，中弹的敌人接连不断地倒下。

我军先头部队到达中央山头，还有几名没来得及逃跑的敌人隐藏在这附近。一个貌似军官的人从岩石后面蓦地站起来，一瞬间用手枪顶住岩崎的肚子。

岩崎没法杀那个敌人，而且他的军刀已经在刚才的战斗中断成了两截。

岩崎立刻发怒大声喊叫：“混蛋！”

敌人似乎被那声音震慑住了，在那一瞬间犹豫着是否该扣动扳机，在那千钧一发之际，樋口少尉一闪，向敌人斜砍过去。

在山中央狭窄的山峰上，重叠着一具具敌人的尸体。在不远处也有我军士兵的尸体，那是山本少尉侦察哨的士兵尸体。

山本少尉原以为机枪被敌人抢走了，但发现机枪仍然紧紧握在已经变冷的士兵手里，枪口还瞄着敌人的方向，握枪的右手食指还扣在扳机

上。仔细一看,轻机枪弹壳卡在枪中,发生了“卡壳”的故障。

这名士兵瞄准成群爬上山来的敌人,一个劲地射击,枪身烫得都快烧起来了。而他四周 11 名士兵为了守护轻机枪被敌人射杀了。查看伤口,他们身中数弹,身上满是被青龙刀砍杀的累累伤痕。

村井上等兵的眼珠被挖了出来,石田一等兵的手腕被砍断了,松井上等兵的衣服被剥光了,还有一名上等兵的睾丸被割掉了,井上上等兵的耳朵和鼻子都被割掉了,其他六个人的脸、脚、手腕、身体也大致如此,被青龙刀折磨致死。

刚刚到达这个地方的我士兵看到这一惨状,连射杀敌人都忘记了,抱着已经气绝身亡的战友尸体痛哭。

“石田、松井一定很遗憾吧。井上,我们一定会为你报仇的。”士兵们异口同声地对已经冰冷的战友说。

在武田的脑海里,浮现出离开日本时与家人分别的情景。那个时候,这些死去的战友的家人对他说:“中队长,拜托了。”将他们托付给了中队长。而战友们现在这种惨状,怎样向他们的家人交代呢?他和士兵们一起呜咽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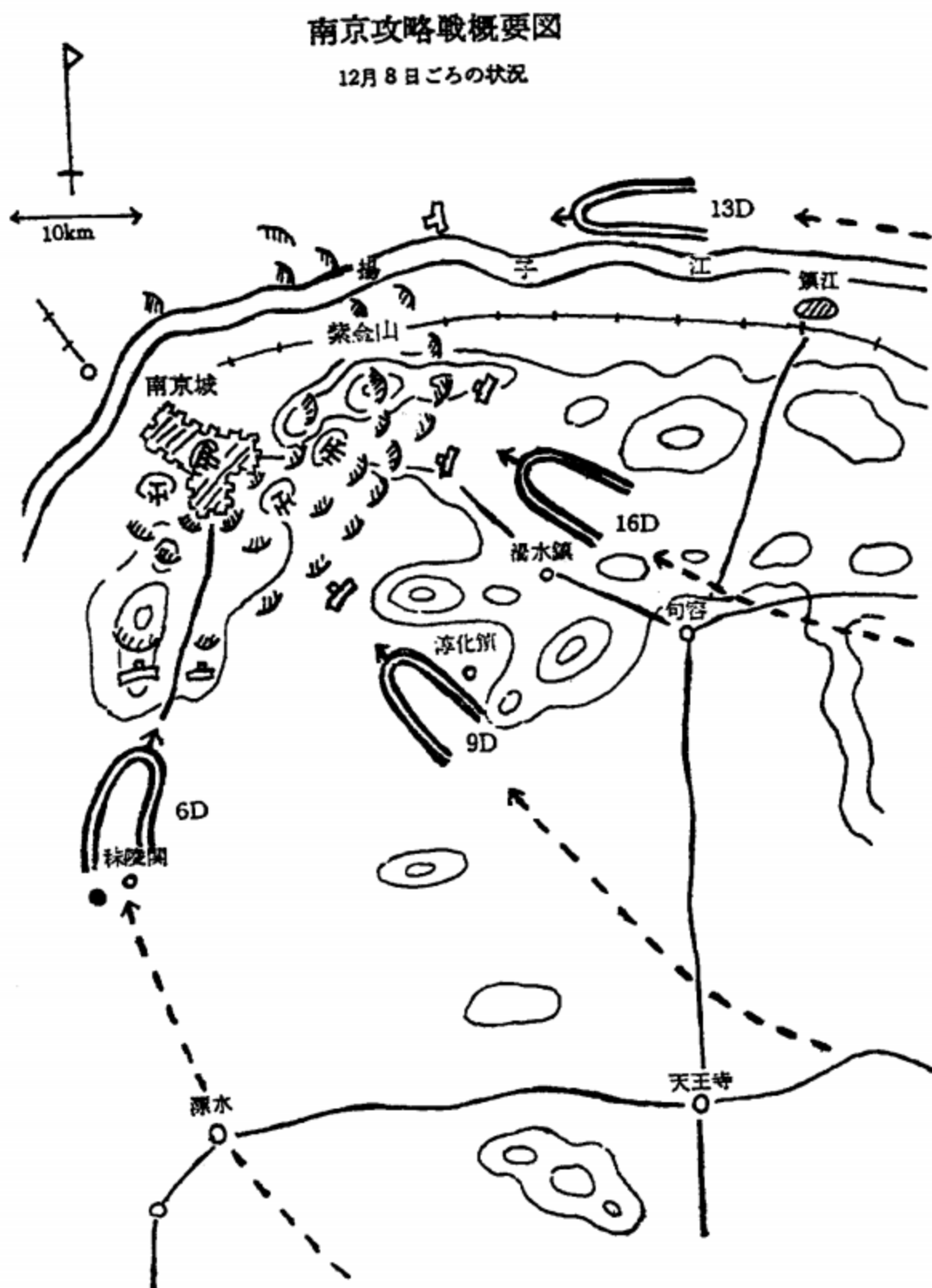
这场战斗虽然胜利了,但是对于武田来说,失去部下的悲伤远远超过胜利的喜悦。他命令停止追击,收容战友的尸体。然后,他返回了令他牵挂的山本少尉倒下的地方。

山本少尉在原来的地方接受奥村军医和卫生兵的精心护理,他那原本气色很好而且精神饱满的脸不知何时开始变得苍白,连脉搏也已经断断续续了。武田凑近他耳根用力地说:“山本少尉,振作点,轻机枪已经拿回来了,请放心。”

山本欣慰地点点头,久久地握着武田的手,从山本的口中传出了微弱却准确的话:“中队长,请把我在大连买的照相机拿去用吧。天皇陛下万岁!爸爸、妈妈,再见。中队长、岩崎、樋口,再见。”

作为独生子的山本,毕业于京都第二中学,在京都市机关工作,在洛北的父母都在祈祷他平安无事,等待他的归来。

他最后说的话是多么的可贵啊。并排坐着的战士们都咬紧牙关忍住眼泪,身体却因抽泣而颤抖。



南京攻略戦概要図 12月8日前後の状況

第二章 南京攻略战

一、继续攻击南京城

从上海沿扬子江继续前进的第十三、第十六和第九师团经过12月8日的激战,攻下了南京城外圍的各个阵地,并于12月9日抵达了龙潭、下麒麟门、淳化镇一带。同时,第十军的主力部队从杭州湾登陆后,继续沿太湖南部向西北方向前进,他们一边攻击溧水、禄口镇、秣陵关附近的敌军,一边奋力向南京城挺进,终于在9日占领了牛首山(南京以南约两里)。就这样,日本军各部队的先头,在9日下午相继占领了南京城外的阵地,进攻首都的战机渐渐成熟了。

武田中队的士兵们与数万日本军官兵一起攻至南京郊外。

即将展开多么激烈的攻防战?这么多战友中最终将有几人能生存下来?前途一片渺茫。尽管他们如此不安,但是在大部分士兵的头脑里仍旧有一个单纯的期待,期待不久之后能攻入支那首都南京城。

当东边的天空朦朦胧胧开始变亮的时候,武田突然睡意全无,左右摇晃地走了起来。就在这时,大概十米远的前方轰然一声巨响,一团火柱冲向天空,混杂着黑色的硝烟,四处飞溅的沙土和肉块落到了他的脸上。

在前面走着的第七中队的一个士兵好像踩到了敌军的地雷,并引爆了掷弹兵手中的弹药。一个小队的大部分士兵就在一瞬间灰飞烟灭了。等爆炸的硝烟散去之后,几十个日军士兵的手脚和身躯四处飞溅,手脚断了的士兵正痛苦地求助,呈现出地狱般的景象。

虽然像这样一瞬间发生的事在战场上是再寻常不过的了,但是这样的惨状实在让人惨不忍睹。刚才还精神饱满地行进着的同胞,遭遇了这样悲惨的不幸。一想到这里,武田的心里就充满了深深的悲痛。

但是,在战场这种无情的环境下,如此惨事也会很快被时间冲到很远的过去。向南京的进攻仍旧若无其事地继续着。

不久,天完全亮了,随着南京城越来越近,周围的景象好像也渐渐开始飘散出一些文化气息,整修过的道路、郊外建筑中的几栋大楼、红色或

绿色屋顶的西式住宅。眺望这一切，他们心中突然感到之前那个大煞风景的战场是多么不合时宜。特别是右前方能够清楚地看到那高耸的山峰，不论是谁，看一眼就都知道那就是著名的紫金山。

12月9日是非常晴朗暖和的一天，首都郊外的民宅庭院里到处能看到正在晒太阳的猪和鸡的影子。周围洋溢着一派和平的景象。

急速挺进的日本军现在也停了下来，似乎都能感受到春天温暖的阳光了。

武田无意地眺望前方，看到了很大的白色广告气球高高地在天空升起，上面印着黑色的字：“停止无益的抵抗，期待和平开城投降。”

此后，在正午的时候，日本军向南京的守军散发了限24小时投降的劝告书（略）。

当时蒋介石的35万^①嫡系部队在骁将唐生智的率领下以紫金山、中山陵一带以及一直延续的城墙作为南京最后的抵抗线，加强防守。

日本军一直到12月10日正午还在等待投降劝告书的回复，但是过了期限支那军也没有任何回复，反而从那天早晨开始对日军的炮击更加猛烈了。

二、开始攻击

武田中队所在联队在紫金山脚下和中山陵东侧等待支那军的投降。武田中队所在的位置就在中山陵东南方，那里刚好正在建一座像是日比谷那样的音乐堂。而透过右前方树林的间隙，就能看到中山陵的那很大的蓝色屋顶和很高的白色石墙。

日本军下定决心对南京城进行总攻击是在12月10日下午1时。从军司令官下定攻击决心到命令传到第一线中队长那里，途中要花费两个小时，也就是下午3时。

武田中队所在大队的大队长召集了各个中队长，传达了联队的作战计划、大队的攻击目标，以及各中队的任务等。

他们联队的任务是攻取中山陵一带，直击中山门，大队作为左翼第

① 当时唐生智麾下的部队约十五万人。

一线,攻击目标是通过中山陵前方,直至美龄宫所在的那个小山丘,然后就是中山门正面。

中山陵一带是紫金山南麓。这里是生长有小松树以及很多低矮山坡和山沟的山丘,支那军在这个山丘上重重布阵,面对山谷,纵横交错地布满了无数工事。

武田接到命令,静静地从自己所在的山丘望着敌人所在的山丘,那里矗立着几幢两层楼的带有文化气息的住宅,那几幢住宅的间隔距离适中,二楼的窗户上挂着粉红和绿色的窗帘,有东京郊外文化住宅般的情趣,似乎马上就要从窗户中传来美妙的钢琴旋律。

房子和房子之间有敌军挖的战壕,有时还能看到支那兵敏捷行动的身影。仔细一看,房子的边缘还有用遮盖物盖着的机关枪阵地,令人恐怖的枪口正对着我们这边,武田隐藏在松树背后,不厌其烦地观察着敌军情况。

这时,敌军的机关枪抓住了时机,朝武田周围射了过来,溅起了漫天尘土。这时,其中一颗子弹射中了武田头上的钢盔,发出“哐”的一声尖锐的声音。险些丧生的武田多亏了钢盔才免于一死。他立即像乌龟一样紧缩着头,毫不犹豫地把身子退到侧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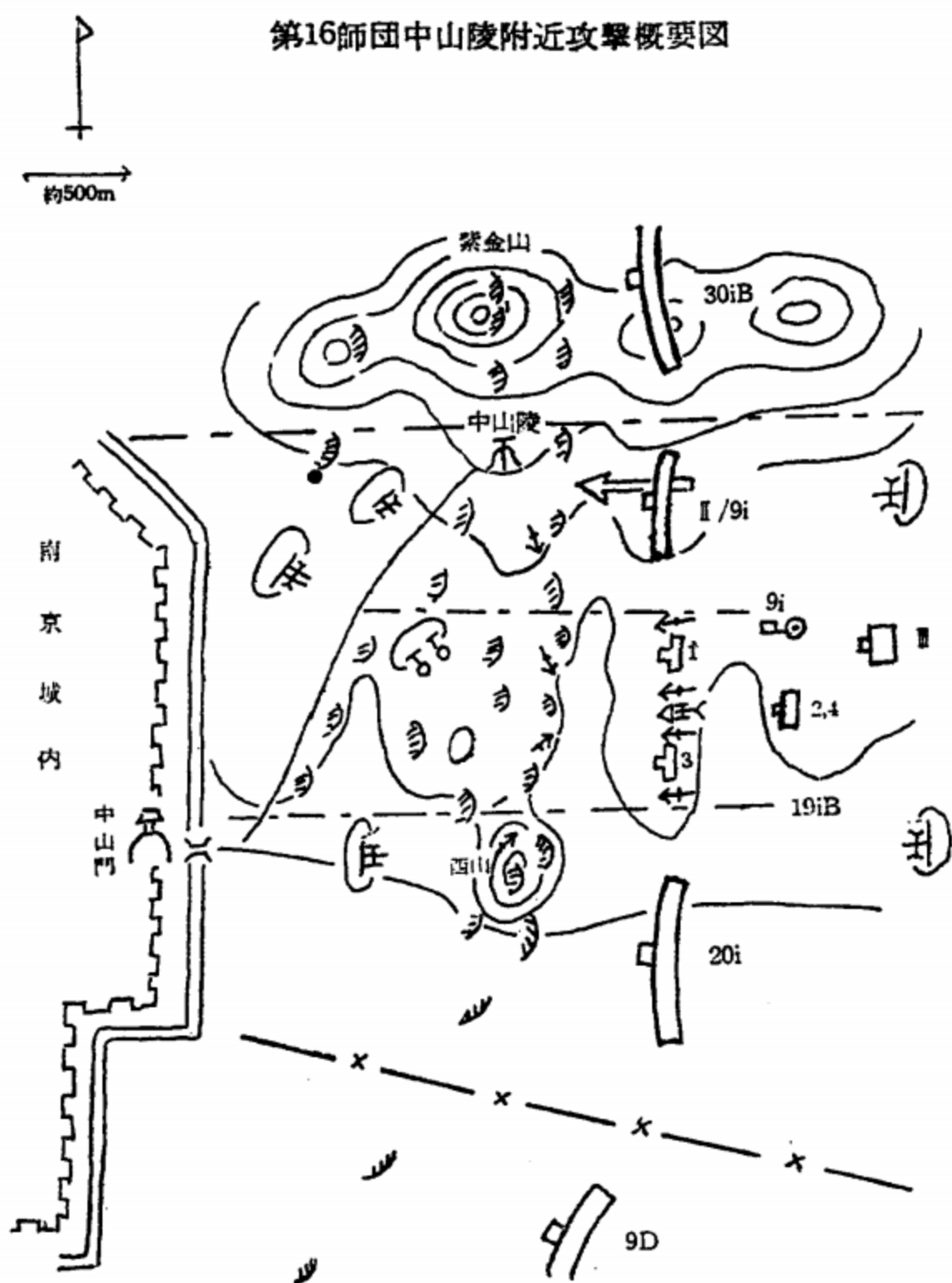
这时,武田和敌人的距离就隔着一条山沟,大约 200 米,如果就这样面对敌人越过山沟的话,恐怕必须做好牺牲半数以上官兵的心理准备。虽然现在还没有下达攻击前进的命令,但命令随时都会下达。一旦命令下来,32 岁的生命说不定就这样结束了。当他一想到这里,便觉得人在死亡面前是那么难以表达心中的凄凉。

把生命寄托在武田身上的中队 180 名士兵安静地,在山脚下待命。武田转过头向后看去,发现没有说话的人,每个人都紧闭双眼,一副沉思着什么的样子。武田突然领悟到这些人以及自己的生命可能到此就要结束。想到自己是不是在等待着死亡一步步向自己逼近的时候,他百感交集,不由得深深叹了口气。

这时,有个准尉经过他的旁边,武田随意地跟这人打了个招呼。

“你是哪个部队的?”

“福知山联队的。”



(註) 19iB は歩兵第19旅団を示し、旅団は歩兵二カ連隊より成る。
兵器の記号については巻頭の「地図の記号」参照。

第十六師団中山陵附近攻撃概要図

“你那个联队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就在刚才,从左边越过山沟,向对面那个能看到的西山进攻时,中队一大半人都战死了,现在正寻找不知去向的战友。”

“真的吗?这么严重?”武田不知自己接下来该说些什么。

在旁边待命的士兵们这时都竖起了耳朵,仔细听着他们的对话,等这个准尉一走,他们就开始窃窃私语起来。

“喂,小山田上等兵(滋贺县人),我们怎么办?”

“唉,我们中队的一大半都会死吧。”

“为什么?”

“刚才那个不知是哪个部队的准尉不是说了吗,刚刚对敌军阵地进行攻击时,他们中队死了一大半。”

“真是这样啊?但是我们中队有可能不会这样的。”

“但总是有人要牺牲的。如果我死了你活着的话,请告知我的家人,我是一直精神饱满地坚持战斗到最后的。如果我活着你死了的话,你想转告什么呢?”

“请告知我老婆,孩子就拜托给她了。”

这时,一直在旁边默默地听着他们对话的五十岚上等兵开口了。

“我这次也总感觉到我会死。我家在大阪,妻子已经去世了,剩下三个孩子在等我回家。三个孩子是托付给邻居的。如果我死了,麻烦你们写信给我的邻居说:给你们添麻烦了,孩子要继续拜托你们了。然后再转告我的孩子们:你们三个要好好相处。”说完,五十岚递给小山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收信人地址。

“好,知道了。如果我有幸能活下来的话,你的孩子我一定帮你照顾。作为交换,如果我死了,你幸存下来,我的孩子也要拜托你了。”

“好,就这么说定了。”五十岚和小山田在攻击的前一刻紧紧地握住了对方的手。

武田在思考着有没有能减少士兵伤亡并且能有效攻击敌人的方法,他坚定地认为:“不急功近利,一定要尽最大努力去指挥,以减少部下的伤亡,哪怕一个也好。在不失去战友的情况下完成任务是在日本时他们家人嘱托给我的使命。”

他首先把配属的两挺机关枪从山脊后面拿了过来，试着朝敌人开了一枪。正如谚语所说的那样，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一枪引起前面山丘敌军的机关枪从四面八方一起朝我军开火。

武田觉得这样的状况是绝对不能进攻的。于是他让战友们停止射击，把机关枪放置到安全位置，这样，敌军的位置和敌弹过来的方向就能清楚地辨别出来了。

为了不让敌军的子弹射中，要选择敌弹不能射到的地方，这样也许才有可能安全进攻。

就在他考虑这些的时候，时间已经一分一秒地过去了，熟悉的服部大尉（滋贺县人）从后面朝他走了过来。这时已经接近黄昏了。服部是联队炮（注：当时联队炮拥有四门75毫米山炮）的中队长，一个很胖很豪爽的军人。

武田详细地向服部说明了前方的敌情，并提出要继续用联队炮攻击敌军的机关枪，服部也发自内心地接受了他的托付。

两个人偷偷地从山脊背后出来，躲在松树的后面侦察前方的敌情。接着，他们就把四门山炮配置到可以直接瞄准敌军的位置。

敌军也很快发现了这一切，于是开始向我军山炮射击。就在这一瞬间，我军三名炮手受伤了。虽然他们鲜血直流，但是山炮的操作并没有因此而停顿下来。武田中队的轻重机枪为了挽救联队炮，一起朝敌军开了火。

联队炮终于开始射击了，炮弹接二连三地击中了敌军的掩体，冒出了浓烟和火柱。因为距离敌军仅200米的距离，我军的四门山炮直接瞄准敌人射击，所以简直是百发百中。十几个敌军的掩体眨眼间四处飞溅，敌人惊慌失措的样子一目了然。我军的机关枪也不甘示弱，向敌军猛烈射击。

炮击约30分钟后，原本极其坚固的敌军阵地差不多已经崩溃了，敌军的射击也停止了。这时，太阳已经下山，夜幕渐渐降临了，武田认为突击的时机到了。

得知中队要转入突击后，为了进行掩护，联队炮又向敌军发起了最后的猛轰。

以携带有铁丝钳的八人破坏班为先头,这个中队的士兵们在战友炮火的轰鸣之下,一起翻越山丘,越过沟壑,挥舞着刺刀冲入敌阵。

大部分敌军已经四处逃散了。惊慌失措、四处乱窜的敌军被我军士兵杀得一个不剩。

经过一段时间的混战之后,中队的士兵一个也没牺牲,完全回到武田的控制之中。

三、孤立于敌中

中队打算乘胜追击,后面紧跟过来的是大队和联队的战友,武田中队判断了形势之后,就在一片黑暗的小松林间翻越山丘,越过沟壑,登上了山坡,不顾一切地进军。

不久,他们来到了一个松树丛生的山丘上。他们暂且在山丘上停了下来,做好确保夜间阵地的准备,并要和主力部队的战友取得联系。

因此,长谷川中士带领着四名士兵前去联络。但是他们不久之后就退了回来,并对武田作了如下报告:

“中队长,刚才我们穿过的那个地方已经完全被敌军占领了,无法和大队取得联系。”

在报告还没结束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感觉到前方有一大群人正拨开草木,向我军阵地靠近,大家都侧着耳朵紧张地注视着事态的进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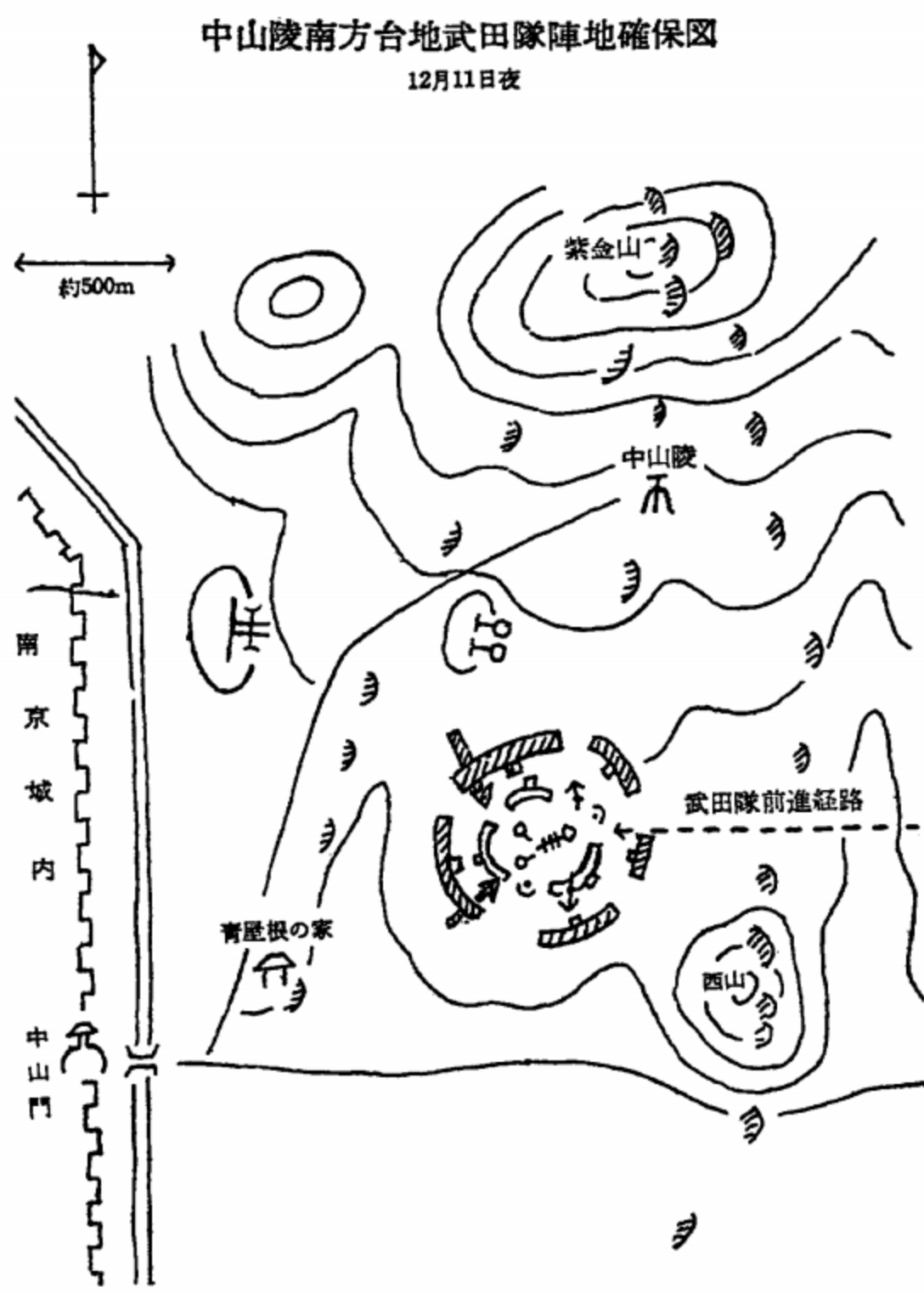
“敌军来袭!”我军哨兵高喊了一声。

这时已经是晚上8时了,因为是冬天的晚上,周围已是一片漆黑。

武田突然想到,敌军仅仅是从前方袭击吗?这时,在右边松树林的方向也响起了敌军机关枪急速射击的声音。当知道右边也是敌军时,又发现从后边也有敌军追赶长谷川中士而来。

于是,我军展开了与前、右、后三面夹击的敌人的战斗。不出武田所料,左边也有敌军,也已经开始战斗。

敌军为了完全歼灭我军这支灵活的小部队,从四面包围了我军。晚上8时30分,中队前方小部队、右方的机关枪、左方的小部队、后方的预备队都一起与敌军展开了激战。



中山陵南部高地武田隊陣地圖

大约到了9时,敌军的攻击越来越猛烈了,敌军从四面射来的子弹像雨点般从头顶掠过,但是,中队士兵英勇作战,沉着地抵挡着敌军的攻击,不让敌人前进一步。

各部队的干部都赶到最危急的地方查看战况。士兵看到他们都会叫道:

“小队长,危险!进我们挖的洞里去吧。”

“我没关系,你们在洞里不要出来。”

这样的对话在各个阵地的干部和士兵间进行着。冒着枪林弹雨,在生死的紧要关头,士兵努力保护上司,干部们努力使部下免受伤害。

受过良好训练、团结一致的军队越是在战斗激烈的时候越能表现出人格的可贵。不是在世俗人间,而是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置干部身后射过来的子弹于不顾,向来不是我们日本军的真正本质。

因为是晚上的缘故,敌军射过来的子弹大都很高,射中了松树的树枝,松针哗啦啦地往下掉。

敌军的兵力不断增加,并浩浩荡荡地进发,终于在晚上11时左右伴随着口号声向我军逼近,并开始向我军投掷手榴弹。因此,我军士兵的伤亡在不断增加,弹药也渐渐匮乏,这样下去的话,到天亮难免会全军覆没。

然而幸运的是,因为敌军的子弹射得很高,被子弹射中折断下来的松树枝成了敌军突击的障碍物。我军全体士兵都悲壮地下定决心:如果敌人越过这个障碍,我们就用刺刀刺杀他们。过了12时,敌人的攻击仍然没有减弱,中队也一直处于危急之中。但是过了凌晨1时,敌人的射击眼看着渐渐减弱了。

就在这时,突然其他部队的约十名日本兵穿过敌弹的间隙进入了中队的阵地,指挥者是个队长。

“你们是哪个部队的?”武田问这个队长。

队长回答道:“是福知山第二十联队的将校侦察队^①。因为侦察队长

^① 日军以将校(少尉以上)为领队,配备必要的士兵以侦察敌情和地形等的部队。

在途中的战斗中牺牲了，所以由我这个分队长代替指挥。”

正处在被敌人包围的困境中时，武田想把这支侦察队召集过来，自己就像能得到百万援军一样了。

“你们能暂时留在这吗？”

“我们要回到第二十联队的阵地去。第二十联队在附近的哪个方位呢？”

“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是应该就在后方，而且我觉得周围都是敌人，你们即使想回去也回不去，说不定到了明天早上全军都能抵达这附近，还是再等等吧。”

“那么就在这里一起作战吧！”

“不作战也可以，这里子弹会飞过来，很危险，所以赶紧到旁边的低洼地躲起来等待时机吧……眼下抵挡敌人的进攻，只要我们中队就够了。但是万一敌人突击上来要展开搏斗的话，你们一定要和我们一起并肩作战。”

“好，知道了。到那时候我们一定和中队长一起作战。”队长坚定地回答。

他们身为日本军的一员，初次见面就互相约定共患难。

接着，队长告诉武田说：“我去观察一下轻机枪的射击位置。”就在他说完话起身的一瞬间，不幸的是，子弹射穿了他的腹部。作为部下的一位上等兵喊了声“班长！”正要过去救自己的分队长时，不幸又被敌人的子弹射中了头部。

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人的生命简直就像一张纸那么脆弱。好不容易和战友联合起来作战，转瞬间两个人又在武田的眼前悲惨地牺牲了。

凌晨2时左右，敌人的攻击再一次猛烈起来，自动武器发射的子弹从四面射来。子弹射到我军士兵头上的钢盔时发出“铛、铛”的响声。他们听厌了战斗声音的耳朵，听起来宛如不间断的时钟声。但是，我军仍然抵挡着敌人的猛攻，一直持续战斗到深夜。

士兵们一边战斗一边挖洞穴，渐渐地他们挖的洞穴达到了能护住上半身的深度了。但是因为脚还露在外面，所以脚被击中的士兵越来越多。但是，他们无暇顾及缠绑带，任鲜血直流，仍坚守着阵地。

敌军正一步步向我军靠近,不久便开始连续向我军投掷手榴弹,企图突入我军阵地。我军士兵面对敌人,忍受着脚伤的疼痛,一直坚持沉着射击,终于击退了敌人的进攻。

仅有的不足 200 名士兵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仍然能够团结一致、统一行动,顶着数十倍于我的敌军,以永不言败的信念坚持战斗着。这也许只有我们日本军人才能够做到。仔细想想,当时的日本军是相当勇猛的。不管是士兵还是干部,每个人都是受过良好训练的精英中的精英,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想过日本军会战败。

这天晚上,不只是这一支部队,进攻南京的所有日本军都在同样甚至更艰难的情形下,与守卫南京的支那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当时九州的精锐第六师团在南京中华门外的雨花台展开了激烈的夜袭,进行着奋勇搏斗。另外,北陆的精锐第九师团紧逼光华门,占领了城墙的一角,和敌军展开了你争我夺的激烈战斗。

敌人对武田中队的攻击到凌晨 3 时 30 分仍然没有停止的趋势。

中队抓住的俘虏中有南京军官学校的学生。他们想:恐怕敌人是为了守住孙文的陵墓而保卫首都,连前途无量的学生都投入到战斗的前线了。

武田因连日的紧张、疲劳和饥饿渐渐有了困意,不知什么时候,他把敌人子弹的声音听成了儿时的催眠曲,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凌晨 4 时许,他突然醒了过来。敌人猛烈的攻击也不知什么时候停了下来,周围恢复了寂静,旁边的士兵也安稳地睡着了。这时,因战斗疲惫了的士兵们,不分敌友,在天亮前的那一刻都暂时停了战斗,就这样近距离对峙着。

这时,在武田旁边的冈崎准尉悄悄地把嘴凑过去小声说:

“中队长,现在敌人停止了攻击,我们突破包围,返回到原来的位置怎么样?”

“不,中队还是依然守住这个位置。”

“这样啊?”冈崎好像很担心部队命运似地深深叹了口气,小声说道。

第二天早上 6 时,东边的天空渐渐泛白了,他们 180 名士兵也结束了一夜的苦战。

四、最后的总攻击

天亮的同时，日本军展开了全线总攻击。

趁着黑夜完成了一切射击的准备，天一亮，炮兵就开始了猛烈的射击。飞机大编队从东面轰隆隆地飞向南京上空。敌人射出的高射炮弹也频繁在我军飞机的周围爆炸，看看就让人直冒冷汗。但是，我军飞机仍然继续着侧面、水平或俯冲轰炸。

轰炸声和各处无数的机关枪声混杂在一起，感觉紫金山都快要被我双方那轰隆隆的炮声震动了。黎明前的攻防战渐渐进入了最高潮。

上午8时，第十六师团的左翼通过了中山门外的主干道，右翼开始攻击紫金山一带。孤立于敌军之中的武田部队的后方也已经展开了激战。

与此同时，从前一天晚上就围攻武田部队的敌军再一次对中队进行了攻击。我军的炮兵为了协助第一线步兵作战，也开始了猛烈的集中射击，炮弹开始在武田的周围爆炸。在敌阵中英勇作战的中队，已身处敌人射击、战友炮击和飞机轰炸的三面夹击的险境之中。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队所有队员都觉得如果不早点向我军的炮兵和飞机发出信号，向他们说明自己是日本军的话，中队将面临巨大的危险。虽然被敌人的子弹射中本是军人的宿命，但是被战友的子弹击中，这不论对谁来说都会是一大遗憾。

“喂，大家都把国旗拿出来。”士兵们异口同声地喊着。

一边与敌人作战，一边从背囊中取出国旗的士兵们，有的透过松林的间隙向空中展开了国旗，有的一边抵挡敌人的射击，一边朝后方可以眺望到的地方匍匐移动着，然后把国旗挂到了松树枝上，努力向战友表明自己的身份。

武田双手合十祈祷着伊势大神、四面八方的大神各显神通，保佑中队士兵免受战友的炮击和轰炸。正在这时，我军战机大编队逼近了中队上空约一千米的高度，士兵们觉得被战友的战机轰炸已经是无法避免的了，于是他们中有的人抱着头保护自己，武田还在一心祈祷着神灵的帮助。

这时,不知是不是武田的诚心感动了神灵,还是这种诚心传达到了战友的战机上,最前面的一架飞机开始友好地向他们上下摆动机翼。再也没有比看到这一切更让中队 180 名士兵感动的事了,他们热泪盈眶。

继友军战机的应答之后,向友军炮兵显示的身份标识好像也传达到了后方,不久,延伸射击的我军炮弹从武田中队的上空掠过,轰鸣地飞向了敌军。

到了上午 9 时左右,紫金山一带的战况渐渐激烈起来,久违了的战友自动武器的射击声在附近响了起来。不久,从南京市内方向反攻过来的敌军大部队也出现在了武田的侧前方。

“是敌人的反击,集中中队的全部火力向侧面射击!”这样的命令一下,两挺重机枪和九挺轻机枪便一起开火了。

突然从侧面受到袭击的敌人在眼前接二连三地倒下了。由于武田等人的瞬间应对,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反击。友军正前来与这个不断粉碎敌军攻击的中队会合,不久便可到达。

经过长达 18 个小时艰苦奋战的武田中队,团结一致,共同奋斗,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在当天中午顺利地友军主力会合,避免了被全歼的命运。自前日傍晚以来的战斗,中队的死伤人数为,战死 4 人,负伤 18 人。

另一方面,在当天早晨开始的总攻击中,这个中队所属的步兵大队,有 50 名战士战死,100 余名战士负伤。在战死者中,包括两名中队长(田川、川濑两位长官),大队长以下有 14 名军官负伤,部队的骨干受到了近乎毁灭性的损失。

整夜都被敌军包围,一直坚持苦战的武田中队,与从黎明才开始进行攻击的其他中队相比,所受损失相对较少的原因在于他们在夜晚突破敌阵,在到达目的地后立即着手修工事,还有干部战士相互信任,团结战斗。

当天下午,中队与联队其他中队为准备对南京城墙进行最后的总攻击而忙碌着。

在城墙的前面可以看到隔着山谷的不太高的山丘,那里有明孝陵和被认为是宋美龄住宅的绿色屋顶的大别墅。

冬日的下午天黑得很早，不久黄昏就来临了。终于等到了既可以避开敌人的攻击，又可以安然地接近敌人的最好时机。数个中队在朦胧的夜色中一边隐蔽，一边接近这个小山丘。

绕过山谷，就在准备爬上小山丘的那一刹那，遭到敌人位于山脊用杂木覆盖的火力点的猛烈射击，但同伴们并不把这当回事，继续拨开杂树，爬上了山丘。

在气派的柏油马路上，气势被压倒的敌人虽然朝道路的另一端撤退，但还是频繁地向我军投掷手榴弹。

当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四周陷入了一片黑暗。敌人投来的手榴弹在我军四周爆炸时的闪光使周围突然明亮起来，城墙也被微光照亮。

担心部下会受伤的武田提醒大家：“喂，大家要注意危险。”在黑暗处观察部下情况的那一瞬间，眼前突然跑出一个敌人，向他扔出了手榴弹。

已拉开红色导火索的手榴弹一下子落到了准备压低身子的武田左侧，在他的旁边还有五十岚上等兵。刚看到这枚手榴弹落在离五十岚上等兵非常近的左侧的一瞬间，火柱就腾空而起，手榴弹爆炸了。

武田从左腕到背部就像被燃烧着的筷子扎刺一样，受到了又热又猛烈的冲击。

“坏了，要死了。”他下意识地摸着右手的脉搏。

“还没死，我还活着。”他不知不觉地往旁边望去，五十岚上等兵的颈部被炸开了，血从动脉喷射出来。

“喂，五十岚！”他刚要去抱起五十岚上等兵，五十岚用微弱的声音说：“中队长，我被干掉了。”仅仅说完这句话就软弱无力地倒在了他的面前。

赶过来的卫生兵扶起五十岚进行治疗。但是，全身已被无数手榴弹碎片击中的他，不久就停止了呼吸。

投向武田的手榴弹，不幸地落在了五十岚上等兵的旁边，大部分弹片都击中了五十岚。在南京城即将陷落的时候，他把失去母亲的三个孩子留在了祖国，自己化为了护国之魂。虽说他为国捐躯了，但他的灵魂却化作对孩子们剪不断的爱，至今仍在祈祷着孩子们的健康成长与幸福。

五、城市陷落

不久,正在接受治疗的武田无意中向右边的紫金山眺望,整个山都燃起了大火,可以看到山坡上像火把一样成片的火苗。然而这是什么征兆呢?开始时这边激烈的枪声也不知不觉地开始减弱了。再看看眼前的南京城,城内的各处仿佛都发生了火灾,红色的火焰快要吞噬城内的天空,黑色的城墙也被映照在红色的火焰中。

直到刚才为止,激烈异常的枪炮声中不知不觉中完全停止了,被围攻的首都南京最后的时刻来到了。

城内的火势越来越猛烈。竖起耳朵,仿佛还能隐约听到数十万市民遭到败兵的抢夺,在大火中逐渐死去的声音。如此凄惨的情景是文字难以形容的。

自从踏上支那的土地,转战四个多月,失去了无数战友,忍受了所有苦难而走到这一步的将士们,在这里看着南京城的陷落,心中充满了感慨。不久,他们便忘记了战场上的疲劳和伤痛,只是怅然若失地祈祷着,祖国日本永远不要有这一天。

第二天,日本全国的报纸不顾支那人民的苦痛和惨状,整版报道了南京陷落的消息。当时他们谁也没有想到,在八年之后会有这么一天,日本的城市因美国的轰炸而化为灰烬,日本要向包括支那在内的同盟国无条件投降。

南京沦陷后,听说我国曾打算由德国从中斡旋与支那和平相处,日本不攻打南京,上海战役一结束就停止用兵,进而规划日支两国的共同繁荣。然而,日本乘着上海战的胜利,逼近南京,接着占领南京,要求蒋介石缔结城下之盟,而一被拒绝就变得很莽撞,甚至发出了“不以蒋介石为对手”这样的声明。

如果当时日本的领导人中有贤明者能看清楚日支战争的本质是什么的话,或许就不会犯这样愚蠢的错误了吧。

日本攻陷南京后,曾试图使战争告一段落以寻求和平的机会。但是,攻陷南京深深伤害了支那人的自尊心,反过来促使了支那人民的奋起,提高了支那共产党“举国一致,共赴国难”的宣传力度,两国的纷争也

渐渐演变成无休无止的对抗。

当时，世界上因为支那事变的延续而窃喜的国家有两个，一个是苏联，另一个是英国。

在支那事变过程中，经过印度或缅甸，给毫无工业生产能力的支那提供武器，特别是提供弹药的是英国，被这些子弹射中而死的是日本人，而拿起这些武器的是支那共产党。

武田在南京陷落的第二天，与一起共患难的战友告别，被护送去了野战医院。

他所到的医院设在像学校一样的建筑物里，有无数的伤员挤在那里。他们没能进入室内，就连走廊和房门前都挤满了病人。肉被撕裂露出骨头的重伤者，有的在因伤口的疼痛而呻吟，也有的为了避开他人的目光而拼命强忍着疼痛，十分凄惨。

当夜，医院中苦痛的患者显得格外可怜。在武田的旁边，两脚及腋下数十处被炮弹的碎片炸伤的炮兵大尉正在痛苦地呻吟着。他头发很长，紧绷着发青的脸，整夜发出“啊，好痛！啊，好痛！”这样让人于心不忍的呻吟声。

第二天下午，岩崎和冈崎带着从国内空运来的报纸来医院探望武田。这份报纸上全都是南京陷落的报道。而且还刊登了为庆祝南京陷落而提灯游行的照片。三人一边看着报纸，一边紧紧地握住彼此的手，感动至极，许久无言，无法抑制的泪水湿润了脸庞。

在这之后的数天，武田从南京野战医院被护送到上海的兵站医院。途中，他第一次坐着汽车经过南京城。

他眼中所看到的南京街道在战火中荒芜，所有的建筑物或被毁坏或只剩下燃烧殆尽的残垣断壁。街上几乎看不到人影，只能看见几个巡逻的日本兵的身影。武田他们所乘坐的汽车不久就到达了下关码头。

扬子江的水像泥水一样浑浊，在水流中央停着几艘货船和医用船。

码头上有好几个仓库，从仓库到江面有五六个窄窄的栈桥。可以看到栈桥上有一群穿着蓝色支那服的支那人从仓库里出来，迈着缓慢的步子向江边走去。在栈桥的前方，有三个日本人正挥舞着军刀砍掉支那人的头颅。

这些日本人并没有穿军服,在武田看来他们好像是军队附属人员。将被砍头的支那人或许是因为已经死心了,在桥板上规规矩矩地跪下,伸出头等着被砍下的那一瞬间。一旦被砍下,头就会掉进浑浊的江水中,并发出“扑通”一声轻响。倒下去的尸体也会被踢到江里去。也有因为知道会被杀,在桥头为了躲过一死而拼命挣扎的支那人的身影。但是杀戮者强迫他们跪下,一个接一个地被砍头。

也有看上去很会游泳的支那人,他们装作驯服的样子接受砍头,但一走近栈桥前端,就立即跳入江中。但是杀戮者举起枪,连续不断地向那些潜到水里的人射击。

就这样鲜血把浑浊的江水染成了红色,人的头颅和身躯漂浮在水面上。那些在江中被射杀的人一边痛苦地挣扎,一边沉入江底。

在江上停泊的医用船的甲板上有七八个看护妇看着这一情景。她们每看到在栈桥上列队而立的支那人被杀戮者砍掉头颅的时候就会低下头发出一声惨叫。魔鬼化身般的杀戮者一听到女性的悲鸣就变本加厉地实施他们的暴行。

穿着白衣的武田一边忍着伤口的伤痛,一边眺望着这一情景。不久,他乘上了医用船,把凄惨的南京抛在了身后,顺江而下前往上海。

这是南京陷落一周后的情景,刚陷落的时候城内的情景应该更悲惨吧。

在南京支那军的抵抗停止了没多久,无法撤退的支那军无处不在地与日本军对抗。当时,双方都拿着武器杀气腾腾地对峙着。更严峻的时候,会出现只有几个人的我军分队与数百人的支那军对峙的情况。

在激战中受了惨重损失的日本军,虽然面对失去了斗志的对手,但因部队人数悬殊过大,反而陷入了既不安又危险的状态之中。而且看穿了日本军劣势的支那军,到处发动无组织的暴动,事态的发展到了越来越难以收拾的地步。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南京城内的扫荡战完全结束了。12月13日,日本军在占领了南京各个城门后,依然持续着交战状态,而且形势逐渐恶化,似乎最终导致了南京大屠杀这一大惨剧的发生。

虽说有支那军人数众多的威胁,但是将已经失去战斗意志并脱下军

装换上平民服装的支那人不分青红皂白地杀害,对这一事实是丝毫没有辩解的余地的。所有罪恶的根源都是无视人类应有的尊严。

穿着白衣顺江而下的武田,由于伤口化脓在船上发热,并且体温越来越高,快要接近40度了,不久他将失去意识。因此一到上海,他第一个被抬上担架送往兵站医院。

军医诊断的结果,他的病是由于丹毒的侵袭而引起的。他的皮肤可以说到处都被病菌感染了。

“可能不行了,已经救不了了。”主治军医已经无计可施。院长认为不管怎样去抢救的话,也许还能救活,于是派人去上海租界购买名贵药品,想尽一切办法进行治疗。

也许是这个药起了作用了吧,武田的体温虽然没有立即降下来,但病情确实有所好转。但他仍处于昏迷状态。

这个医院里是由福井日赤来的看护妇照顾伤员的。而照料武田的是名叫南部的看护妇。

武田恢复意识的时候,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帽子上有红十字标志的温柔的野战看护妇的身影,她就是南部。南部紧紧抓住他的手不停地叫着:“武田君,武田君。”南部是个圆脸的温柔看护妇,之后也经常照顾他。

另一方面,在他意识恢复的那一瞬间,在南部的旁边可以听到另一个少女的声音。少女紧握着他的另一只手叫着“大人、大人”。武田觉得这好像是他的部队从白茆口登陆后,跟随他的中队一起走的那个少女的声音。

他忽然想起来,已经把那个少女送到上海的医院了。少女也仍然记得疼爱他的武田的容貌。

在武田失去意识已濒临死亡状态被送到这个医院的时候,少女立刻就认出了他就是那个叔叔。

她由于患了肺炎,就在两个半月前,由服部上等兵陪伴与一色大尉一起被送到这个医院的。少女的身体恢复得很快。因为是很可爱又很天真的少女,所以医院里的医生、护士甚至连住院的患者都一直很喜欢她。

在这些人中,南部对她更是宠爱有加。少女告诉南部,武田是他认

识的叔叔,并且一直祈求南部尽早将武田医治好。南部也很用心地照顾武田,希望将武田治好后能让大家知道少女和武田之间的关系。去法租界给武田买药的也是这个少女和南部。

武田的病情迅速地好转。不久,恢复了精神的武田和南部一样从心底里爱上了这个少女。少女也很喜欢武田,他们度过了一段洋溢着亲情的日子。

之后过了一个月,决定将武田送回国内。

武田出发的那一天,少女和南部一起来到码头送别武田。伫立在栈桥上的少女一直挥舞着手臂,遗憾地和武田告别,直到看不见驶向日本的白色医用船为止。

第三章 师团的增设和第十三军

一旦攻占南京就违背了希望日支两国和平相处的日本的初衷,蒋介石转移到武昌后做好了进行长期抗战的准备,世界各国也开始向支那提供精神和物资上的援助,特别是迫于满^①、苏国境苏联军队的压力,以及印度和英国两国通过印度和香港给支那军队提供武器弹药的援助,这对原本希望尽早结束战争的我国来说,前途开始变得不容乐观起来。

在我国也有这样的有识之士,他们因深深地担忧国家的前途而感叹:“这场战争不是日本和蒋介石的战争,是日本和英国的战争,是日本和共产主义的战争。”

当时日本的战时总兵力为 17 个常设师团,17 个特设师团,共 34 个师团,大体的配置如下:

满洲——约四五个师团

朝鲜——两个师团

台湾——约一个联队

北支——约四五个师团

中支——约八个师团

^① 指伪满洲国。

国内——约十四个师团(但大部分都是特设师团,不能够进行动员)

然而当时苏联军队在远东的兵力是我军在满师团的六倍,达到了 30 个师,而且苏联仍在向远东增加兵力。在支那,为了对付蒋介石,战时兵力的大半已处于交战中的日本军,万一与苏联之间发生战争的话,可能会立即陷入失去满洲与朝鲜的危机之中。接着,一边处理逐渐扩大的支那事变,同时为了谋求对苏的国防安全,我国不得不增设师团,国家形势渐渐到了不得不转为战时的非常状态。

在这样的状态下,昭和 13 年夏天,我国进行了第一次师团增设,在大正 11 年被废止的四个师团中,恢复了第十五、第十七、第二十一和第二十四四个师团。

(下略)

[赤尾纯藏:《泥与血之中》,人文书院,1959 年 1 月 10 日。]

(沈俊 译 李斌 校)

26. 日支事变从军战记

河濑又治郎

编者注：河濑又治郎，1932年入伍，后退伍，1937年再度被征召，隶属于日军第十六师团第二野战医院，上等看护兵。

(前略)

第二章 日支事变

第五次下达动员令和出征

1937年8月24日早上5时30分下达了动员令。接到征召补充兵的命令书(步兵第九联队的五次中的第一次动员)。

终于来了！

村公所送来了红色的征召书和红绶带。这是自日俄战争以来时隔33年的红色征召令。根据现在国外局势，以及去年9月19日，因为为期三周的勤务演习(师团演习)已被骑兵第二十联队征召过等，对此，我思想上已经做好了随时被征召参战的准备，可一旦红纸送到手里，即便是帝国军人也无法掩饰内心的犹豫。

与现役军人不同，预备役或后备役是家中的顶梁柱。尤其像我这样的，妻子正怀着孩子，父亲因神经痛而卧床不起。刚强的母亲在日俄战争中由于父亲收到了红纸、红绶带，只好抱着两个幼小的孩子去为丈夫，即我的父亲送行，那痛苦的记忆尚存。虽然父亲最后平安地回来了，可是有多少人再也不能回到祖国，死在了异国他乡。一想到如今又要送走独生儿子，对母亲的打击一定很大吧。她突然像是失去了知觉似地倒了下去。根据医生的诊断，送她住进了天津日本红十字医院。告别了无言的母亲，我在痛苦和不幸中出征了。



进军中的辎重兵

出 发

出发的日子来临了。亲戚们从昨天起就聚集在一起，为我搭起彩门，挂上几条上面写有“祝河濑又治郎出征”字样的长幅。人们在一米见方的日章旗上面，围绕“祈武运长久”几个大字，密密麻麻地签满了名，我

拿着它奔出了家门。

自接到征召令后,妻子夜夜暗自流泪,眼睛又红又肿。但到了白天,仍手捧着为我做的祈求武运长久的千人针^①(缝着红线的白布),挨家挨户地请熟人、朋友帮忙缝一针。我将这件宝贵的千人针牢牢地扎在腰间后,被亲朋好友们簇拥着来到当地的守护神社。神社内早已挤满了为我送行的乡亲。看到我来了,大家挥舞着日章旗,高呼着“万岁、万岁”,为我加油。

和入伍服现役时不同,这是出征参战,而且还是村里第一个出征的人,因此,此时乡亲们的心情也不一样。

我虔诚地参拜了守护神,一心只想着尽忠报国……

我在乡亲们面前口若悬河地表明了决心,感谢大家的欢送,并拜托大家照料我的父母妻儿。既然我在离开前豪迈地发过誓:“我保证打了胜仗回来!”那么不立功怎么能回来呢?! 日后每次听到进军号声,眼前就会浮现潮水般的欢送旗帜。

我在送行的人们的军歌声和旗海中离开了村子。但是妻子在哪儿呢? 我没看见,多半是在人群中利用这生离死别的最后几分钟送行吧。

入 队

1937年8月30日早上7时,我被编入了步兵第九联队(位于伏见深草),同时被列入刚组建的第二野战医院。医院部队长是户田军医少佐。野战医院中卫生官兵和辎重行李(车辆)队各占一半。

完成组编后,在京都市下京区高仓路花屋町雅松小学领取了被服、武器、背包及各种装具,按分配的宿舍,住在町里门坂胜太郎家里。

9月1日

半夜12时左右,因母亲患急性脑炎正住在日本红十字医院。因此,我作为病人家属被当成传染病疑似病人,住进了位于伏见区墨染樱寺的

^① 日本一种民间习俗,在一块厚布上由1000名属虎的女人用红线每人各缝一针,赠给出征的人,缠在腰间,以祝平安。

隔离收容所。

9月4日

在部队管理人事的桥本准尉恳求下,上午9时我被解除隔离,回到宿舍。

出发及先遣

按照部队命令,决定早上7时出发。桥本准尉等四人先行去大阪筑港兵站司令部为部队设立营地,于部队到达前,在北区国分寺町济美小学分配宿舍。桥本准尉、我、高桥一等兵(桥本准尉的随从)和杉本特务兵住在奥村良一先生家里。

9月9日

上午10时,户田部队在浪速车站下车。下午2时带领辎重特务兵前往各宿舍。

那天傍晚,佐佐木清一郎兄、正三君和副田万吉(妻子的叔父)来看我,我们就在附近的咖啡馆消遣了片刻。最后的见面是非常愉快的。

9月10日

根据部队命令,决定分两批乘船。户田部队长等一半人先行出发乘船。

上午9时左右,住在大阪的河口三藏叔父来看我。几乎同时,平野町的佐佐木清一郎兄来接我了。在拜访了家住阿部野町的已之助兄后,乘私家车去清一郎兄府上吃了最后告别的午饭。

在乘船出发前,桥本准尉允许这样的见面,他同意说:“早点回来啊。”

有命令说9月11日凌晨1时出发。金光军医大尉(副官)等一半人在济美小学集合,可因为命令有误,连觉也没能睡好。上午8时,往位于大阪市港区五条路的住友仓库前的防波堤上装货物。下午2时登船完毕。

9月12日

凌晨5时,我们乘“函馆丸”号运输船(5300吨)出航了。

9月13日

船经濑户内海向西驶去,上午8时通过关门。下关、门司等地的大人小孩都挥舞着国旗来为我们送行,他们高呼着:“万岁!万岁!”我们一起登上甲板,挥着手或帽子。

这是最后的“万岁”声,一想到这是在祖国的最后时刻,不禁潸然泪下,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登陆敌国

六艘船排成一列向西驶去,已经望不到日本岛的影子了。船舱内到处是军歌声,也许是为了解闷吧。

“替天行道、忠勇无二,我军将士,在欢呼声中,送别出征。马上就要起程,离开有我父母的故乡,我从心底发誓,不打胜仗,决不活着归来。”

说是船舱,其实不过就在里面做了上下两层的木制铺位,高度是坐着刚好顶头。战友们在昏暗的船舱里齐声唱着《战友之歌》。因为每个人想尽量忘掉内心深处的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

“这儿远离祖国几千里,是遥远的满洲。在火红的夕阳下,原野的最尽头,有战友在那石板下。”

“回想起去年出航时,当望不见祖国,在玄海滩相互握手,开始自报家门。”

“自那时开始,一支香烟两人分抽,收到家信互相传看,不断述说各自身世。”

“经常相互拍着肩,念叨着毕竟会死,我死后遗骨托给你……两个约好的朋友。”

9月17日

望得见大陆的岛屿了。上午7时30分,船停在大沽洋面离岸15海

里的地方，再往前就是浅滩，因此换乘小驳船登陆。恰巧此时听说可能会有六架敌机来空袭，船上一下子紧张起来，实施了严格的灯火管制。步枪手全都到甲板上集合。我们乘坐的是一些没有武装的运输船，在敌人的地盘上大意不得。

9月18日

晚上8时，等待已久的小驳船到了，大家抓紧装运货物。大沽登陆是在19日下午1时许。大沽登陆地有座大炮台，左右两侧均有大炮。好像先头部队登陆时遇到过敌军。

出大沽港不远就是陆路交通的塘沽火车站。我们今晚的宿舍就在离车站三公里处赶建的营房里。

第一次踏上支那的土地感觉就不好。一下雨低洼处便水流成河，雨停了又变成了路。这是登陆后给我的第一印象。

第二个印象就是街道比听说的还要脏。令人惊讶的是，密密麻麻的苍蝇多得像黑芝麻。

参加子牙河战斗

登陆之后的第一夜，在塘沽赶建的营房里待到天亮。

9月21日

河濑上等兵等四人根据部队命令，自9月5日起执行伍长勤务，并向部队长及其他军官、下士官作了申报。另外，根据同一天的命令，奉命担任户田部队为全体人员检查的诊断助手，按照八木军医少尉的指示，为部队所有士兵检查了身体。

户田部队此后必须分成两部分行动。晚上，部队长等举行了盛大的告别宴会，大家作为帝国军人发誓将献身于祖国。宴会在一片“万岁、万岁”的呐喊声中结束。

9月23日

户田部队长已经率领先遣队出发了。随后出发的金光大尉率领余

下的一半人也做好了出发准备。

因前线的情况不利,决定临时待命,预定与师团辎重队本乡部队(位于濑田)一起行动。

9月24日

早上7时出发,前往天津。

在天津火车站前休息时,接过肩披大日本国防妇人会绶带的主妇们送来的热茶,大家顿时精神百倍。

经天津、总站、杨柳青向独流镇前进。因独流镇那边发大水而无法前进,有的部队回来了。但我金光部队为了完成任务要前往独流镇。当晚10时许虽然终于抵达了独流镇,但因无法继续向前进,又返回了天津。

10月4日

似乎还在激战,不断有伤员出现。根据尽快开设野战医院的命令,卫生小队(八木少尉等)通过水路运输前进。带着翻译,征用了船只和苦力,将卫生器材装上小船,各人携带着口粮出发了。

因发大水,子牙河浊水泛滥,六七个苦力站在船舷使劲撑着长竹竿来回大步走着,还有许多人在河岸边用长绳子拉着船往前走。因为要尽快赶到前线,便不停地喊着“快点、快点”,催促着苦力们。那情景迄今都无法忘记。当时船上还不能做饭,只好吃饭盒里三天前(出发时)做好的已成糊状的食物。还好,没有闹肚子。我的经验就是,只要肚子饿,吃什么都没关系。

10月9日

凌晨5时抵达王家镇。旭川联队在该地警备。村子几乎被夷为平地了,惨不忍睹。让人联想起过去几天战斗的激烈程度。

在船上无法睡觉,就决定上岸就地住一夜。马上找来水缸倒上热水洗了个难得的热水澡,泡在热水中明显感到身上有一层厚厚的污垢。这还是登陆以来第一次泡澡。

预定今天抵达姚马渡镇,于是催赶苦力沿着子牙河逆流而上。

东子牙镇立着许多墓碑，这里安眠着我阵亡的忠勇将士的英灵，令人联想到我军的奋战场面。再向前走五百多米，就看到几百具横七竖八地遗弃在荒野的支那兵尸体。这就是真真切切的战争惨景。

从姚马渡镇再往前走，途中的河面上漂着许多死马和支那兵的尸体，尸体与浑浊的河水一起顺流而下，散发着阵阵熏人的恶臭。

沿着念和桥镇—沙河桥—造家镇的道路抵达献县。该地有先遣人员(部队长等)留下的物品，由冈本主计少尉和高桥药剂少尉看守这些物品。先遣人员为了收容前线部队的伤员，从这里尽可能地轻装前进。虽在途中遭遇过袭击，所幸无人受伤。

继续前往小范镇。小范镇是第十六师团的集结地，这里来了大批运送辎重的船舶。该地是第九联队激战过的地方，第三野战医院(今村部队)收容了大量伤兵。野洲荣三郎(安治)、德田久光(须原)阵亡。

10月16日

拜访第三野战医院时，见到横田辰治郎[在野田(我家所在的村子)经营理发店]被子弹击穿肘关节正住院治疗。两人许久未见面了，见面后都很高兴。横田君向我说起了前不久的激战情况，他说步兵第九联队在前几天的激战中也有许多人受伤了。

开设野战医院

我户田部队在小范镇前方30公里处的宁晋镇开设了医院，第二批(金光部队)人员也要赶到那里。

转战命令

10月20日

根据战况，户田部队奉命再次返回天津。完成出发准备后，再次经水路沿子牙河顺流而下。

10月24日

经子牙河而下的船只很快就到了天津。在天津郊外的南开中学

宿营。

究竟去哪里执行新的任务呢？

邂逅熟人

听说在附近宿营的谷垣部队(渡河材料部队)里有熟人,便去探望老乡。是邻村(北里村)的村北幸吉、田畑俊二、石塚国松,大家见面很高兴。

11月8日

接到出发命令。

离开了天津南开中学,在天津火车站往货车上搬运各种器材。第二天凌晨4时发车了,晚上8时50分抵达山海关。经过了锦县—沟帮子站—奉天—普兰店车站(满洲国和关东州的国界)—三十里庄车站—二十里庄车站—金洲山,途中还遥拜了日露战争时期的忠魂塔。下午1时在大连港第二码头卸下各种货物器材。

与友人会面

听说朋友浦谷喜代治就在停泊于大连港码头边的船上,立刻前去找。在甲板上与令人怀念的友人没完没了地聊了好久,聊了很多故乡的事情。

在大连

和八木少尉等五人寄宿在位于大连市儿玉町八番地的武部治右卫门先生(满铁董事)的家里。

11月13日

得到外出的许可。武部先生的夫人领着我乘私家车在大连市内兜风,我们像做梦一样去了中央广场、中央公园、大连神社,还参拜了忠魂塔。又去山上俯瞰了大连市区,还驱车去旅顺星之浦的太和宾馆,夫人请我们吃了饭。

11月14日

在第三码头结束物资器材装船任务后,已经是下午2时了。15日,告别了打扰过的武部先生后,离开了再也见不到的大连,从令人怀念的大连港出发了。

我们乘坐的“亚丁丸”号军用船去哪里呢?五艘军用船排成一行纵队,在“雨雾”号驱逐舰的护卫下向南方航行。

目的地是哪里呢?极目远眺,茫茫大海,看不到一座小岛。我们登上甲板,想起那远方的祖国日本。船在波涛汹涌的海浪中摇晃着,许多士兵晕了船。

11月28日

船到了扬子江口。可以望得见两岸。正如我们所猜测的,好像要在上海登陆,地点好像是“吴淞”。

有命令说这艘船要向上海方向前进。能看见吴淞镇遭到轰炸后的残垣断壁,连一间像样的房子也没有。晚上7时左右,我们到达上海的大阪商船码头。

参加南京攻略战

12月2日

从上海出发向目的地前进。上海日本街附近的战斗痕迹景象凄惨,难以用笔墨表达。

抵达了南翔,可房屋都被破坏了,基本是在野外露营。

未能走完太仓县一支塘镇—练塘镇的路,就在唐渡镇宿营了。该地也遗弃着几百具身着正规军服的支那兵尸体,大概是战线推进得太快,未能来得及收尸吧。又向无锡前进了。前面也有支那兵尸体,好像已经习惯了,看见也不觉得奇怪。抵达了无锡,这是座大城市,但也被烧成一片废墟,连一间可作宿舍的房屋都没有。

虽然到了青阳镇,却还是一天接着一天的长途行军,几乎所有士兵的脚都磨烂了,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疲惫至极。

一天要行军 15 里的路程,因为是昼夜不停地行军,我又是负责部队医疗工作的,所以一到宿营地,就与八木军医少尉一起为磨破了脚的士兵治疗。用碘酒消毒过的长针戳破脚上的大水泡后再涂上碘酒,如果水泡磨烂了,第二天就无法穿皮靴。

传来了枪炮声,这是在攻击紫金山。从常州向中塘镇迎着山继续前进、前进。晚上 11 时抵达,露营。

沿着金坛—丹阳—全州镇道路前进,晚上 11 时抵达,露营。

虽也朝着向阳前进,却因桥梁悉数遭到破坏,难以前进。深夜 1 时许才艰难地抵达了向阳镇,露营。

12 月 12 日

根据部队命令,金光大尉、佐谷见习士官、木村准尉,以及我和七名士兵为先遣队,经下麒麟门向白水桥前进。先遣队的任务是接收被卫生队收容的伤员。战斗日益残酷,据说途中有许多敌兵袭击。我们全副武装前进,在下麒麟门宿营。

12 月 13 日

原打算向白水桥前进,但由于顽固的敌军仍在我们前进的路上顽抗,因此路上非常危险。据说骑兵、重炮兵昨天晚上就遭到了敌军夜袭,不少人受伤。有人警告我们,非战斗人员单独行动非常危险,于是只好在下麒麟门待机。

部队再次进行组编。第一批人员要迂回进入南京,第二批人前进至马群宿营。半夜仍有敌军来袭,幸好被在该地宿营的步兵队赶跑了。

南京城已在眼前,敌我双方交战的枪炮声在耳边响个不停,情况极其严峻。

12 月 14 日

昨夜 1 时许部队来了命令:金光大尉率领的第二批人员清晨进入南京开设医院。

进入南京城

12月15日

4时起床,计划6时从马群出发进入南京城。上午8时旭日东升时,威风凛凛地从中山门进入了南京。在南京中央医院开设了第二野战医院,同时升起了红十字旗和日章旗。

上午10时左右,卫生队收容的伤员不断送到了医院,忙得连吃午饭的时间都没有。重伤员痛苦地呻吟着。次日,伤员不断增多,真是忙极了。有几个重伤员已回不了家了,长眠在异国的土地上,这让人联想到紫金山的激烈战斗。

每天都有各种部队不断进入南京。下午1时,朝香宫殿下入城,举行入城式^①,我们在医院前的大路两边列队。

12月18日

昨晚非常寒冷。今晨到处都覆盖着雪,一片银装素裹。

下午,在中央医院对面的公园广场举行了我忠勇的阵亡将士慰灵祭,这是海军和陆军联合举行的非常盛大的仪式。

12月19日

每天都连续不断地送来入院的患者,我们废寝忘食地忙着护理病人。下午,方面军司令官^②朝香宫殿下来我医院慰问伤员。

12月23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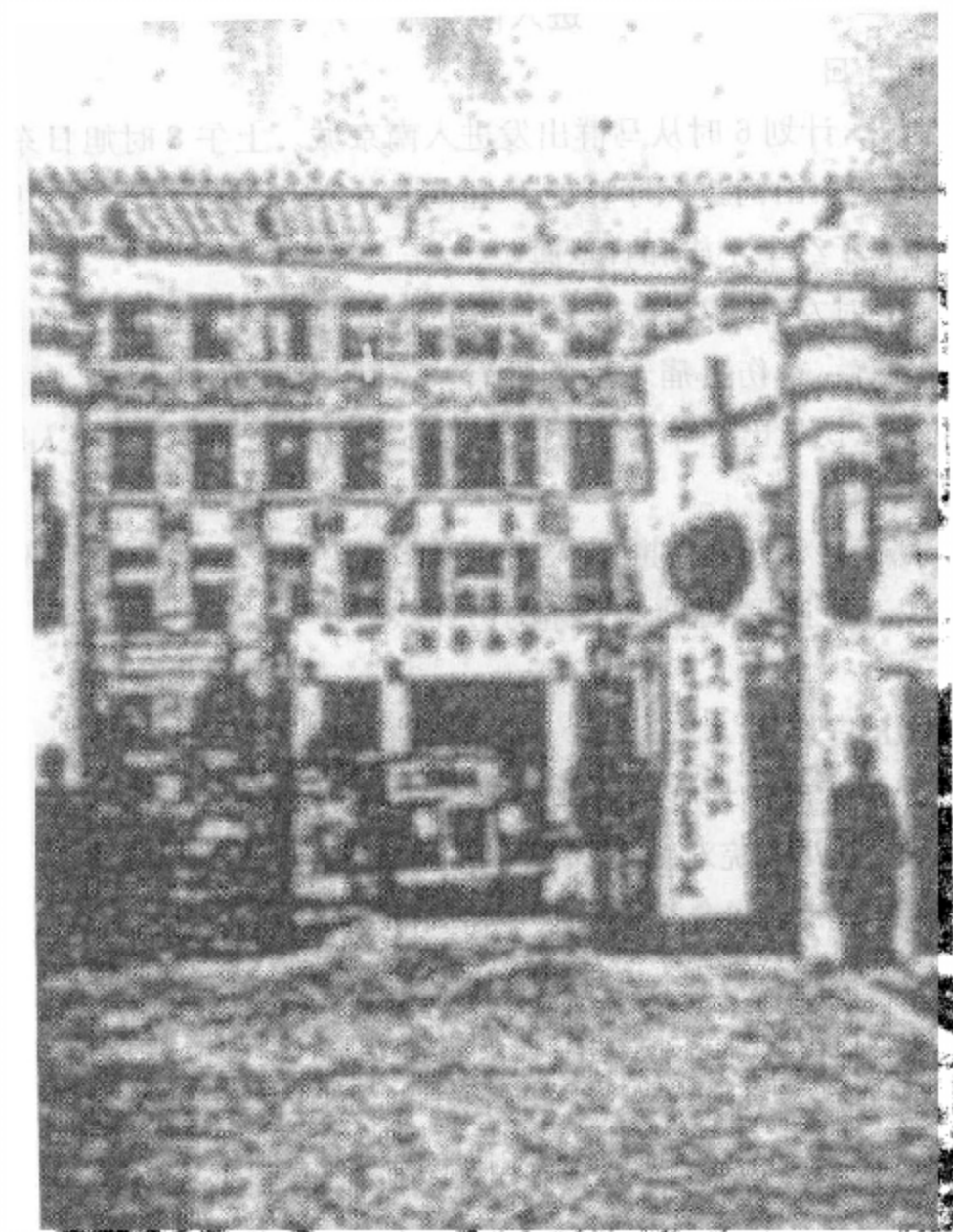
医务局局长小泉阁下前来巡视。

12月25日

被任命为陆军卫生伍长(自10月25日起),向部队长及其他军官报告。

① 原文如此。应为日军第十六师团举行的入城式,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鸠彦并未参加该师团的入城式。

② 原文如此。应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



设于中央医院的野战医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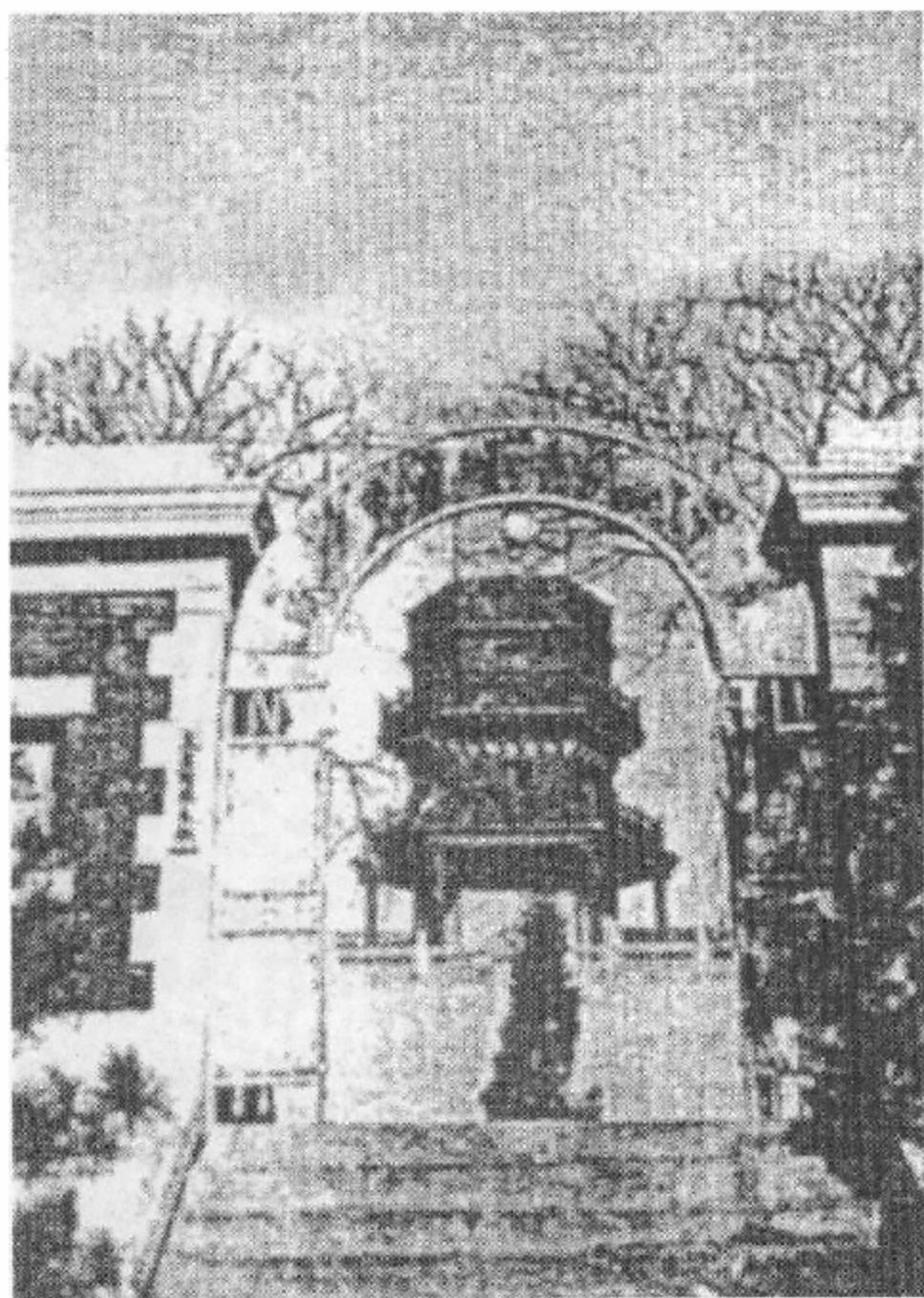
12月26日

在南京国民政府大门口,向设在国民政府内的第十六师团司令部军医部长进行上任申报。

参考:本月的俸禄为:伍长,14元40钱;年终奖,4元50钱。

12月31日

上午9时,在八木少尉、安田少尉的带领下,外出视察陷落不久的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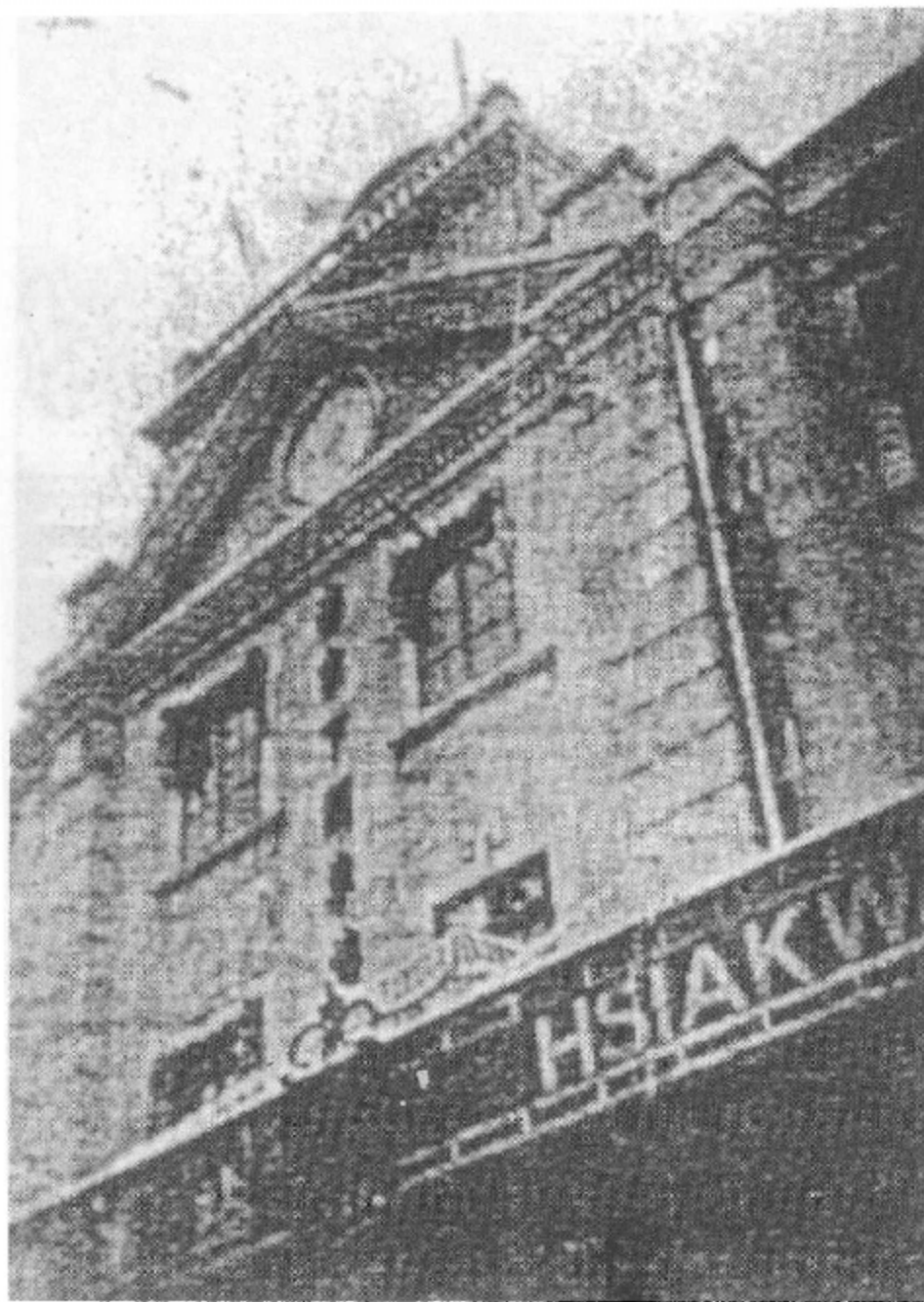


南京气象台

京市区。

下午4时起,担任卫兵司令执勤任务。在送旧迎新之际,承担了卫兵司令这一重大任务。深夜,眺望着寒冷夜空中的繁星,耳边仿佛响起故乡岁末的108响钟声。为家人健康和妻子顺产祈祷。

皇国内外,繁忙而悲惨的一年过去了,在异国他乡遥拜东方的朝阳,就好像祈祷辉煌的新年。出征以来一百二十多天,想不到自己却平平安安



南京下关火车站

安地过来了。这一切都要感谢祝愿我武运长久的后方。

登陆以来,转战于北支那、中支那,留下了各地几多的印象与回忆,如今迎来了 1938 年的新春。首都南京如今已成为荒凉的旧战场。每次看到国民政府,就不由得想起沽名钓誉的蒋介石短暂的全盛时代。

据说当政的蒋介石已退至汉口,皇军还要追击到汉口吧。

谢谢母亲的来信。我也受了伤,但不足挂齿,这点小擦伤是日本男

子汉的荣耀。

攻占敌人首都南京，争得第一，乃生为男儿之幸。妈妈，我流泪了。

摘自《南京消息》。

梦……梦……梦！

1月4日

给怀念中的妻子写了信。

因为一直担心正处于临产期的妻子，所以做梦也都与此有关。前天梦到孩子生下来了，但是个噩梦。

昨晚在梦中甚至清楚地看到妻子顺利地生下了一个长着白白嫩嫩面孔的男儿，可惜只是一个梦。

最为牵挂的就是想知道母子是否平安，于是再次提笔写信。

1月18日

难道心灵是相通的吗？尽管相隔数千里，1月4日做的那个梦是一个与事实一模一样的梦。当手中拿着家乡父亲的来信，得知1月4日下午3时左右妻子生了个健康宝宝的消息，真是如释重负，开心极了。

再次转战

去年12月3日从上海出发参加南京攻略战，我皇军势如破竹，一个激战接着一个激战，进行目标直指首都南京的长途追击。在最后的抵抗线紫金山之战中，我们乡土部队第十六师团的步兵第三十三联队（津）、步兵第三十八联队（奈良），从正面击破了两道坚固的阵地，在牺牲了众多将士后才占领了南京城。我们从光华门或中山门进城。收容和护理了大量伤员。虽已过去一个半月，但那极其惨烈的战斗和交织在一起的枪炮声还回荡在耳际。

我们又接到了转战命令。

在南京期间，屡屡收到令人怀念的家信，还收到了若干慰问袋。皇军慰问团也多次进城来慰劳我官兵，这是战地最为开心的事。

1月30日

南京城又因一场大雪而变成了银色世界。我们冒雪将各种物资器材搬上卡车,送到南京(下关)火车站,再搬上货车车厢。下午1时50分,离开了留下许多记忆的南京,离开了这银色世界的首都。

傍晚6时50分到达常州。用饭盒做了饭,在车厢里过夜。

1月31日

凌晨6时30分乘火车前往上海。在南京时雪下得那么大,无锡却没下一点雪。下午时抵达上海北站。卸下货物运到位于杨树浦的钟纺仓库。晚上7时左右,抵达作为宿营地的杨树浦钟纺仓库。

2月2日

下午1时左右,从钟纺仓库出发,去虬江码头(饭田栈桥)。在前一阶段的上海战役中,饭田部队在虬江码头实施敌前登陆,激战中部队长等诸多勇士阵亡。因为是饭田部队浴血奋战才占领了该码头,因此用饭田之名命名了饭田路、饭田桥、饭田栈桥。

名将饭田部队长的英魂将一直照耀后世。我们将货物搬到“白鹿丸”号军用船上,并开始了船上生活。

再赴大连

3月7日

上次离开大连后,我以为再也看不到大连了,然而现在再度抵达了大连。

(下略)

[河濑又治郎:《日支事变从军战记》,自印本,2000年9月。]

(罗文文 译 罗萃萃 校)

27. 踏入南京的第一步

盐见与喜藏

编者注：盐见与喜藏，隶属于日军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二十联队第四中队第二小队第三分队。

12月13日凌晨3时10分，中山门被我们大野部队占领了。12月17日下午，威风凛凛的皇军举行了南京入城式。12月21日举行了阵亡将士慰灵祭^①。在这光荣的日子里，13、14、15日连续三天对南京城内的敌兵进行了扫荡。

自××部队歼灭了在帝国领事馆内顽强抵抗的敌兵开始，到处都展开了歼灭战。南京城内到处都是枪炮声。在扫荡完毕的区域内，在各政府机关的屋顶上都高高飘扬起了日章旗。随着陆军飞机为庆祝占领而低空飞翔，总算渐渐出现了和平的景象。据说正是因为从前线撤退的蒋介石最可靠的精锐部队第七十八、第七十九两个师^②的五万大军在退却前三周驻扎在市内，所以各户人家、各学校、各教会的全部家当散乱不堪，每个房间都堆满了稻草，一片狼藉，实在令人看不下去。敌兵一看坚固的防线被攻破，就立刻脱下军装，穿上便衣装扮成市民。不论是房间里还是马路上，到处都是他们扔下的军服，散乱一地，连枪都丢在地上。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敌人军纪之涣散。

穿上便衣隐藏在市内的敌兵估计有25 000人。因此，我军努力扫荡，一发现有嫌疑的残兵败将就把他们扣留在一个地方进行调查。另一方面，对老人、妇女和儿童予以保护，并向外国人表明皇军军纪之严整。当时，全体官兵在市内不拿一物，并努力保护建筑物等。在仓库等处都

① 作者记忆有误，慰灵祭于12月18日下午举行。

② 南京卫戍军战斗序列中并无该两师。

——设有岗哨,防止仓库里的物品丢失等等……检查一下里面的东西,如果发现已经遭到支那兵掠夺,仓库空空如也,那就不必设立岗哨了。我们看到了许多这样的仓库。只要看一下作为敌兵宿舍而遭破坏的各处民房,就能看到许多这样的景象:杀鸡、宰猪,火上还烤着肉,敌人就这样惊慌失措地逃跑了。

[大东信祐编:《步兵第二十联队第四中队(坂队)

支那事变出征战友的手记》,靖国偕行文库藏。

检索号:202732·396·5i020·H]

(张叶玉莹 叶琳 译)

28. 最先登上西山高地

山田芳造

编者注：山田芳造，隶属于日军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二十联队第四中队第一小队第六分队。

后方的人们梦见前线精神振奋的官兵占领了南京。不，明天就会看到现实。12月11日傍晚6时，我联队的血达魔队^①松尾小队第六分队的八名勇士率先到达并占领了中山门东面2000米的西山84.6高地，在血达魔队长的带领下三呼“万岁”。当时，经历了十倍于我的敌人手榴弹的猛烈反击的洗礼，步枪、机关枪、捷克式机枪的子弹如雨点般飞来。连摆好射击架势的工夫都没有。我被一颗子弹击倒了，紧接着，又有两三名勇士倒下了。即使呼叫“卫生兵！卫生兵！”卫生兵也来不了。几个小时后，虽然等到卫生兵抬着担架过来用绷带简单包扎一下，可是已经被周围的敌人包围了。我们队的生与死每时每刻都近在眼前。然而，我们队拼死作战，一边杀开一条血路，一边完好地搬运伤员。敌我双方混战在一起，一对一地进行厮杀。正是我勇士的坚强，才在一对一的厮杀中，在共同的作战中无论如何都不会失利。不，即使说是世界无敌，我坚信也不为过。

就这样，在12日，尽管第二小队长阵亡了，可部下团结一致，将敌人彻底消灭了。我们一路上不断向南京城攻击前进。12日晚上8时^②，南京中山门上高高飘扬起日章旗。当时，血达魔队全体队员那激动、高兴

① 即日军步兵第二十联队第四中队，因其中队长坂清中尉在南京东郊的战斗中右腕负贯通伤，故有此别名。

② 原文如此。应为13日凌晨3时10分。

462 日军官兵日记与回忆

的劲儿难以用笔墨来形容。一切等诸位来判断。看吧,国民大声高呼我血达魔队的功绩。

[大东信祐编:《步兵第二十联队第四中队(坂队)
支那事变出征战友的手记》,靖国偕行文库藏。

检索号:202732·396·5i020·H]

(张叶玉莹 叶琳 译)

29. 攻击西山

田中实男

编者注：田中实男，隶属于日军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二十联队第四中队。

回想起来，时间是1937年11月××日。在中支那登陆完毕之后，我们忠勇的大野部队踏着泥泞，不断攻击前进。途中多次陷入敌阵，与敌激战三十余次，很多可爱的战友都倒下了。然而，敌兵战死者几十倍于我，数不胜数。在枪林弹雨中，我们的勇士在登陆时就在脑海中描绘着敌国的首都南京，甚至忘记了自己身处子弹横飞的夜色中的阵地。

来到距离南京约两里的地方，我们都具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恋战心情。炮声越来越响，越来越近，子弹就落在我们四周。敌人在拼死抵抗。侧耳细听便可知我们皇军已经精神百倍地一点点地逼近南京了，我们的空军在南京总攻击中和陆军行动一致，在南京上空不断进行猛烈、彻底的轰炸。敌人的高射炮猛烈射击，在天空中发出“轰、轰”的爆炸声。

我军乘胜追击，斗志昂扬，向拥有三座山峰的南京最后的高地要塞展开了攻击。各种火炮发出了猛烈的炮击声，这情景令人兴奋！

西山是一座小山，山下架设有两道铁丝网，并修筑有三道交通壕，还有十余个碉堡，是一个令人恐怖的阵地。一看到进抵山前的我军，敌人的捷克式机枪、迫击炮就凶猛地射击，简直让人无法睁眼。

啊，已经是凌晨1时了。大队中以勇猛著称的我们坂队，在中队长的率领下跨过了很多尸体，向西山发起了勇猛的冲锋。这时，敌人从山上投下手榴弹。我们无往而不胜，先后发起了三次冲锋，最后西山终于被我中队占领了。中队的勇士们大声高呼：“大日本帝国万岁！”“第四中队万岁！”在高高飘扬的日章旗下，欢呼声响彻云霄，大概连南京城内的敌兵都能听见吧。有谁会知道我们当时突击进行肉搏战冲锋的心情呢？

时间是12月11日凌晨5时40分。从山上望去时，大家不约而同地

喊道：“啊！看到南京城了！”听着喊声，我们激动的心情无法言表。

夺取了西山后，敌兵又利用夜色逼近到我们附近，并用机关枪向我们扫射。山上、山下敌我双方的炮弹雨点般落下，发出“轰、轰”的爆炸声。弹片击中右边的树木，折断了树枝，战斗十分惨烈。我看到一个敌人就开了枪，把他击毙了。我们度过了一个令人不快的夜晚。敌人猛烈的射击与前一天一样。山上有许多敌人的尸体，土地都被染红了。然而，似乎就在这时，将校们将望远镜对准了前方能远远望见的南京城。

12日，空中勇士继续实施了猛烈轰炸，地面上的友军也协同作战，向不断反击的敌人射击。西山已经完全被坂队占领了。或许不断顽强射击的敌人也忍受不了友军的猛烈攻击吧，或许他们已利用夜色逐渐败退了吧，我们已听不到炮声了。在西山上牺牲宝贵生命的阵亡者将永远名垂国史吧。攻入南京城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了。

[大东信祐编：《步兵第二十联队第四中队(坂队)

支那事变出征战友的手记》，靖国偕行文库藏。

检索号：202732·396·5i020·H]

(叶琳 译)

30. 从野炮兵第二十二联队到教习所

正木正明

编者注：正木正明，隶属于日军第十六师团野炮兵第二十二联队第一大队第二中队。

1937年年1月10日，我作为1936年征召的现役兵被编入了京都深草的野炮兵第二十二联队第二中队，并接受了初年兵第一期教育。接着，在第二期教育时参加了下士官候补人员的考试。师团因支那事变出征，我也随联队出发了。我们与师团通信队虽没有直接关系，但实际上，在各个方面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此也顺便简单地介绍一下自己简历。

首先，作为一种缘分，其起因之一就是坂上义显少尉，他是负责第二中队初年兵教育和下士官候补人员教育的教官。坂上义显少尉和日后成为师团通信队第三任队长的犬饲队长是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届同学。

8月24日，师团下达了动员令。于是，三国直福大佐担任野炮兵联队长，齐藤义雄少佐为第一大队长，小鹰五郎大尉为第二中队长，坂上少尉为中队观测小队长，我是第二中队第一分队的二炮手。

第一大队于9月7日从大阪港出发，10日登陆塘沽港，并参加了北支作战。

之后，师团向江南转进。联队参加了进攻常熟、无锡的战斗。接着，师团转面向常州追击敌军，并参加了南京攻略战。步兵第十九旅团作为师团的追击队，位于上海派遣军的最前面突击前进。我第一大队配属于该旅团。当时该旅团的通信班长还是时为少尉的犬饲队长，他说坂上少尉常来旅团司令部联络。

在南京攻略战中，担任追击队的第十九旅团作为师团的左翼队攻击紫金山南麓，让我第一大队协助在其左侧第一线的福知山步兵第二十联

队进攻。

我第二中队紧随着最前面的步兵第二十联队左侧第一线的第三大队，直接支援该大队（代理大队长是森王琢大尉）攻击“西山”（沟山）。

我中队刚依次配置好四门野炮，敌军阵地就集中机枪和火炮近距离地向我猛射过来。我炮手则毫不畏惧地“零距离射击”，炮击面前的敌军阵地。

通常是由观测小队将观测到的各种射击数据报告给中队长，中队长遂将其传达给炮队的各位炮手，命令他们间接瞄准发射。但敌阵地太近，射击距离不是什么几百米，而是调为零，直接瞄准射击。敌军阵地陷入沉默，敌人败退了。不过，我后续中队的一门野炮也被敌军炮火击毁了。

幸运的是，我分队打哑了敌军，自己却安然无恙。可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情形仍让人惊出一身冷汗。

攻占了南京后，师团再次向北支那转移，负责警备京汉铁路沿线。接着参加了徐州会战。在会战前期的作战中，因第十师团被敌军包围而陷入困境，作为先遣队的第十九旅团随即快速前进，加入了第十师团的右翼战线。

当时我第二中队也配属于先遣的第十九旅团。

1938年5月2日，我中队支援了步兵第二十联队第二大队攻打袁庄。中队在枣庄第十九旅团司令部接受命令时，前去接受命令的坂上中尉在司令部遇到了犬饲中尉。

不过，在中队前往前线的路上必须穿过山岳地区，作为第一分队二炮手的我是驭马手，要驾马拉炮车很是辛苦。而且刚接近前线，一到晚上敌军就不停地发射照明弹，机枪也乱射曳光弹，黑夜如同白昼，真是让人惊讶。

我一边想着这真是一场激战啊，一边安置炮位。协助进攻的炮击于5月3日拂晓开始，但很快招来敌军炮火的猛烈还击，我受了重伤。除了两条腿，眼睛也被细小的弹片击中，终于成了被人从前线护送下来的伤员。

实际上多亏这次战斗负了伤，日后我就成了师团通信队的一员了。

顺便说一句,直到南京攻略战之前,一直担任步兵第二十联队通信班长的石桥中尉,在这次战斗中作为第七中队长阵亡了。石桥中尉和日后成为通信队无线电队长的杉江中尉也是同届同学。

我先被送往野战医院,后转到青岛兵站医院接受治疗,后又因伤势过重未能恢复,于5月21日从青岛港乘医疗船被送回国内的小仓,24日住进陆军医院。而后被移送到京都陆军医院接受治疗。10月10日,我终于出院,并被编入野炮兵第二十二联队补充队第四中队。12月1日,我被晋升为炮兵伍长。

后来在1939年2月前后,我被分派到师团无线通信教习所。在学习无线通信期间,我奉命负责管理马匹。这就是与师团通信队结缘的起因。

[犬饲总一郎等编:《光荣与厄运——我们第十六师团通信队》,
私家版,1997年3月7日。]
(罗文文 译 罗萃萃 校)

31. 复归中队

铃木喜代治

编者注：铃木喜代治，隶属于日军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二十联队第四中队第一小队第三分队。

在黄龙山，我们遭到了敌人的阻击。我们将三位壮烈阵亡的勇士火化了，然后捧着他们的遗骨赶紧追赶部队。山连着山，就连阿尔卑斯山也大概如此吧，这是一座巍峨的山脉。我们越过山脉，来到南京平原，这里有一条长长的道路，这就是通往南京的主干道。起伏的丘陵中耸立着紫金山。

随着我们不断向前挺进，炮声越来越猛烈。道路上躺着支那兵和军马的尸体。也许他们换上便衣逃跑了吧，我们看到马路上丢弃的支那兵的军服和装备等。与追赶部队相比，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与负重伤的小队长松尾少尉和田中一等兵一起同行。他们两人没有喊一声痛，默默地向前走着。每当看到他们痛苦的样子，我就百感交集。必须尽快将他们交给卫生队。看到了空中两个高高悬挂的气球，那里好像是旅团司令部，很多以气球为目标前行的卡车和辎重车都在待命。向他们询问大野部队正向哪个方向前进，回答说是在紫金山一带。我们隐约看到了部队所在的位置，这时已经接近黄昏了。费尽周折，我们终于和卫生队取得了联系，卫生队拿来了担架。大家因为高兴，所以尽说些感谢的话，连声音都在颤抖。和他们负伤的两个人分别后，我们十几个人一边徘徊在黑暗的旷野，一边到处寻找部队所在地。紫金山方向的战火映红了天空，我们不断听到了迫击炮和机关枪的声音。自昨天发起的猛烈攻击，大概使紫金山炮台和富贵山炮台都化为灰烬了吧。山上的火在熊熊燃烧。我们一直寻找到晚上10时左右，可最终仍没能回到部队。当天晚上，我们就露营在某个村庄的旷野中。想到明天就能回到中队，

心里感到很高兴。凌晨5时起来,眼前一片白霜。不知道在前线阵地的战友现在情况如何。距离敌人阵地已经不远了,流弹“嗖、嗖”地发出可怕的声音掠过头顶。配属中岛部队的三岛的重炮兵摆开阵势,准备了大量弹药,正进行炮击的准备,这会吓破支那兵的胆。

炮兵阵地的前面是一片起伏的山丘。在那里,支那高官们的别墅鳞次栉比。这一带叫中山陵园,从春天到秋天都是善男信女最好的游览地。蒋介石投了巨额钱财新建的中央运动场就在眼前,甚至连孙文长眠的中山陵也近在咫尺。

充满生机的小松树不顾战乱,依旧枝繁叶茂。我们穿过松林攀登上去,那里有大队本部。大概曹长前去联络,立刻就知道了中队的位置。现在中队第二、第三小队为第一线,第一小队为预备队。大家简单地寒暄道:“哎呀,好啊!”在浒浦镇担任后方勤务的战友说,他也是昨天归队的。

战友告诉我说:“昨天晚上对方的迫击炮猛烈轰击,一枚炮弹落在宿舍前面,另一枚落在宿舍后面,还有一枚把前方50米处的别墅屋顶炸开了一个大洞。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我们很幸运,竟然没有任何损失。”接着又听他说:“后来,中队长右手腕被子弹打穿了。尽管如此,中队长还和平常一样在指挥作战呢。”对此,我又吃惊,又赞叹。空军的轰炸和炮兵的炮击声回荡在南京郊外的山野。在山岩上爆炸的炮弹溅出了火花。

今天是12日,是难得的一个好天气。有人在晒太阳,也有人在作为宿舍的车库里前仰后合地睡觉,我也沐浴在久违的阳光下,展开身躯躺在席子上。“嗖、嗖、嗖”,传来了迫击炮弹的呼啸声,我紧缩脖子注视着,有五枚迫击炮弹落在了炮兵阵地所在的洼地。十分钟后,他们的迫击炮又对前方约五十米的地方连续射击。下午2时左右,×队终于接到了攻击命令。这回为了一举突破敌人的根据地南京城,全体人员斗志昂扬地按其部署各就各位。给第四中队的命令是:占领前方的西山高地。西山将道路夹在中间,西侧有高地,是一个易守难攻的险要之地。尤其是守卫南京的敌人是唐生智指挥的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教导总队、军官学校的学生和蒋介石的卫队。我们的攻击越猛烈,敌人也就越孤注一掷地顽强抵抗。

只要占领了这个阵地,就能一鼓作气攻向中山门。我们距中山门仅六公里,大家的心在扑通、扑通地跳着。

这是将战友火化时的心情。

这是对支那军的愤怒,对敌人的憎恨。

想到此前坚持不懈地奔向前线,复归中队,上述心情就充满了胸膛。我们化作战场的魔鬼,参加了西山高地攻击战。

[大东信祐编:《步兵第二十联队第四中队(坂队)

支那事变出征战友的手记》,靖国偕行文库藏。

检索号:202732·396·5i020·H]

(张叶玉莹 叶琳 译)

32. 南京屠杀和战争

曾根一夫

编者注：曾根一夫，1915 年出生于静冈县。1937 年应征入伍，隶属日军上海派遣军，上等兵，曾参加上海战役、南京攻略战、徐州作战、信阳攻略战、襄东作战、宜昌作战等。

反省过去的战争

在太平洋战争日本战败并无条件投降时，负责处理战败事务的东久迩宫内阁曾承认战争是错误的，并使用了“一亿人的总忏悔”这样的词。国民反省了战争的错误，并认为战争中的罪恶是全体国民的责任，必须大家一起来忏悔。

战争结束后，在国民中兴起了一阵搞清战争真相的活动，这样一来，认为战争是罪恶的声音突然高涨起来。来自各种立场的人从各种角度来阐明战争，由此，战争这一怪物的真面目渐渐清晰起来。

其真面目虽然迄今为止一直被神秘的面纱所笼罩，但把面纱揭开一看，战争是很丑陋的。本来以为是为了东洋和平的圣战，其实是以侵略为目的的战争。很明显，日本之所以对中国采取了军事行动，是因为它想将势力范围从狭窄的岛国扩展到广阔的大陆，对中国的部分领土具有侵略野心。

即使是宣扬“大东亚共荣圈建设”和“八纮一字精神”的太平洋战争，也只不过是想在共荣圈中创造一个独立国家，并得到其生产的物资而已。

因为很多人从各自的立场去阐明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所以各人有各人的论调，但是在认为日本有侵略意图这点上是一致的。

作为军人参加了战争的我，试着从一名战场上士兵的立场对战争进

行了反省。

战争结束后我从自主的立场上回顾了一下,发现我们是无论如何也没有胜算的。

战争期间,我们被“打倒敌人”的口号所驱使,鲁莽地进行战斗,无暇去思考,但后来想想,这是一场欠考虑的战争。明明连中国这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战胜,却把同盟国这一世界上的强国集团作为对手而战。

日本比起英美来在经济实力上落后,军队的装备更落后。

一次大战以后,欧美的军队在战法上转变成了以先进武器为主,但日本自明治以来就没进行过大的改良。以士兵用的步枪为例,英美军队是连发式的自动步枪,而日军则是明治38年制造的旧式枪。英美军的步枪可以哒哒哒地连续射击,而我们则是单发式,一次只能装填五发子弹,每射一发子弹都要拉枪栓,在拉枪栓的时候就会被打死。

日军拿手的、以大和魂为精神支柱的肉弹突击对先进武器是不管用的。

因为进行了这样的战争,所以败北是很正常的。尽管如此,我觉得战争竟然持续了这么长时间,真不容易。

这里讲的主要是中国战场,战场上的官兵进行了以南京屠杀为代表的很多残暴的行为。

我也奔赴了中国战场,并乘势乱来,做了残忍的事情。首先是杀了人。虽然作为士兵在战斗中杀人是没办法的事,但我毫无理由地杀害了平民。我还从当地居民那里掠夺了粮食和其他物品,发现女性后作为战利品强奸了她们,还放火烧了民房。作为人来说,其中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是不应该做的。

我有时会想起曾经做过的这些残忍的事情,并想,中国人那时受到的伤痛现在已经消失了吗?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渐渐明白了。

中国人认为,“虽然会忘记仇恨,但伤痛不会消失”,在战争中遭受的伤痛由下一代人所继承,现在仍然没有消失。其表现是:虽然战争已经结束了很长时间,但他们还是很注意日本的动向,担忧文部省进行的教科书审定以及日本向军事大国发展的动态等。

有一个更明显的事例。

数年前，曾经去过中国战场的老兵们为了日中友好亲善和寻访战争遗迹而访问了中国。我是听其中的一个人说的。

访华团最初从吴淞出发，沿着战争时走过的路线参观走访了从上海到南京的各地。这是在途中发生的事情。访华团的人们在离他们当兵时曾进行过激烈战斗的地方很近的一个村庄停车并走了下来，于是当地居民就围拢了过来。

开始时他们还很高兴，以为是要欢迎他们，结果听到远远围观的人群中传来了“东洋鬼”的声音，让他们大吃一惊。

所谓“东洋鬼”，是战争时期中国人给逞淫威的日军官兵起的绰号。在四十多年后的今天，他们还是没有忘记，看到日本人就说“东洋鬼”。

访华团的人吃了一惊，仔细一看，感到围拢来的人群中有一股险恶的气氛。在一个看上去亲身经历过战争的老人的眼里，能看到怒气。

老兵们看见这种情形时感到中国人受的伤痛还没有消失，并想起了自己在战争中的所作所为，惭愧得无地自容。访华团的成员是这么说的。

我听到这些，心中的旧伤隐隐作痛。

曾经有现代日本的政治家说过：“就算战争中日军官兵做了过分的事情，40年之后也过了时效了。中国把战时的事情拿出来对日本的行动说三道四属于内政干涉。”这是错误的。

部分领土被日本军队蹂躏，很多人被屠杀，东西被掠夺，房屋被烧毁，妇女被强奸，遭受了以上种种巨大伤害的中国人民的伤痛是不容易消失的。日本人必须铭记，他们到现在还怀有怨恨。

持这种想法的不只我一个人，很多去过中国战场的人都这么认为。

在去过中国战场的人当中，大概没有一个人能够断言“我完全没做坏事”，如果有的话，那是在说谎。即使没有干屠杀、掠夺、放火、强奸等穷凶极恶的事情，应该也干过偷田里的蔬菜和家畜之类的事。

在中国战场上日军官兵的罪行就是如此之多。

在《朝日新闻》连载的主题谈话室“战争”栏目中，曾有过如下的投稿：“苦闷于所犯罪行的重大，鞭策上了年纪的自己，今天一定要说出来，但是只能哀叹自己有气无力。这就是迫不得已（毋宁说是当时男人的骄

傲)在战场上玷污了自己双手的人们近乎祈祷的人性苦恼吧。如果有人断言不是这样的话,那他就是衣冠禽兽……即使老伤疤里有污血涌出,我也要揭露可怕的恶魔的真面目,并祈祷尽早有更多的人下定不战的决心……”(摘自1987年6月20日《朝日新闻》主题谈话室“战争”栏目)

我看了这个就想,“这个人也在中国战场犯下了罪行”,并有了同病相怜的感觉。我觉得最近这样的人增多了。这些都是老年人,即使现在发生战争,和他们也没有直接关系了,但是他们却断然反对战争。这不仅是老年人的爱管闲事,而且是因为他们透彻骨髓地知道战争的全部。

我迄今为止一直把在战场上的所作所为当作秘密,并准备将其和自己的生命一起抛离这个世界,但到了晚年,觉得这种做法过意不去了。

现在日本的国民中最憎恨战争的是曾经在军队的底层经历过战斗的下级官兵,这么说也不为过。位于战场底层的下级官兵就是这么讨厌战争,他们已经受够了。

谁都可以很容易地说出“战争是罪恶,是很可怕的”这样的话,但当被进一步问到“那具体说什么是罪恶呢?什么样的事情可怕呢?”的时候,具体进行说明是很困难的。关于战争的罪恶和可怕,我在各种场合听过不同立场的人说起过。我自己也曾经长期处于战场上,亲身经历过、见证过。

说起罪恶,从宏观来讲可以论及侵略战争。去过中国战场的人会举出杀戮、掠夺、放火、强奸等事情。可怕的则是在炮击、机关枪和步枪子弹横飞的环境中战斗的恐怖感。我作为士兵在战争期间可以说罪恶的事情全都干过,也知道生命遭遇危险时的恐怖。

回到国内以后,怯于美军B-29投下的炸弹、燃烧弹的威力,有了不亚于战场的可怕体验。战争所带来的恐惧除了原子弹爆炸以外,我全部体验过。

但有比这更可怕的事情,那就是对于中国人的残忍行为。生命遭遇危险时的恐怖感随着岁月的流逝渐渐淡漠了,但罪恶感则一直留在心底。

因此,我觉得这是战争真正可怕之处。

以我为例,我奔赴战场的时候是一个23岁的单纯青年,犯法的事情

一次也没干过，性格比一般人还要胆小，杀个虫子都很难。这样的我当兵到了战场上之后，变得可以满不在乎地杀人了。干了在国内需要蹲好几年牢的坏事，却不觉得这是罪过。

这不仅是我一个人，去过战场的人都大同小异。

我意识到，比起在战场上官兵面临的危险来，战争的可怕更体现在单纯的年轻人在战争中趋于疯狂，做出残暴的事情这点上。从那以后，我就开始拿出勇气坦白自己犯下的罪行，和现代人一起反省过去的战争。

昭和20年8月15日，国民们听了天皇陛下的玉音广播，心情也许各不相同，但很多人与其说是对战败感到遗憾，不如说是因为战争结束而松了一口气吧。我那天也在沿岸防卫队听了玉音广播。也许是因为把灵敏度不高的收音机音量开得太大，所以杂音很厉害，没怎么听清楚，但当判断出是战争结束了之后，我想，“太好了，这下战争结束了”，很是高兴。

从这时开始，日本的国民即使没有人教，每个人也会自发地说：“受够战争了，不能再发生这样的事了。必须让孙子和曾孙都知道这件事。”并倡导今后不再有战争。

战争结束后，因为战争时曾强迫国民协助战争的反作用，有人特别憎恨战争，甚至对复员回来的普通士兵的态度都很冷淡。战争中被当成活神仙被崇拜的特攻队员则被称为“落魄特攻队”。

昭和21年制定了和平宪法，日本放弃了战争，不能拥有军队。当然这是因为占领政策，但对于日本国民来说，这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根据和平宪法，服兵役的义务被取消，也无法进行战争，这是值得高兴的事情。

由于发动了战争并战败，日本不仅失去了自明治以来获得的所有领土、海外权益和资产等，而且遭受了严重的人员损耗和财产破坏，但和平宪法的制定是一件大好事。然而摆脱了占领政策成为独立国家之后，过了10年20年，战败时憎恨战争的心理开始淡薄起来。

这期间还出现了颂扬战争的人。更具体地说就是，趁着岁月逐渐冲淡了战争的记忆，有人认为发动战争是日本的正当行为。企图掩盖日军

在战场上所犯下的罪行并美化战争的活动开始活跃起来。

这种动向不仅在民间,而且在执政者中也开始渐渐显现起来。比如围绕文部省对教科书叙述的审定,在侵略还是进入问题上产生了争议。

侵略和进入从单词的意思上来说是无法比较的。根据词典,侵略是进攻并夺取领土的意思,进入则是走到一个地方。要将进入和侵略进行比较,就必须指出其目的,即为什么而进入。这样的事情靠一般常识就能明白,却成了一个大问题,我觉得很奇怪。

根据宪法,日本是不能拥有战斗力的,但事实上却有了军队。要是那只是以自卫为目的的小规模军队还好,但我觉得好像在向军事大国迈进。

最近,有人认为需要《国家秘密法》这一危险的东西,并引起了争论。我认为该法对于和平宪法下的日本国民来说是不需要的。不仅不需要,而且不能存在于现在的日本。这是一部剥夺国民自由和权利、让人一想起来就会发抖的可怕的坏法律。

40年前进行战争的时候,曾经有过《国家总动员法》、《治安维持法》、《军机保护法》等束缚国民自由和权利的法律。

掌权的人凭借这些法律随心所欲地操纵国民。这些法律的力量强大得让现在的人无法想象。士兵因为有兵役法等而另当别论,对一般人来说,如果国家觉得进行战争是必要的,可以根据法律强制征发人、物资和土地、建筑物。不管国民有什么样的理由都无法拒绝,而且连申辩都不允许。这些法律剥夺了国民生存、知情、收听、说话等所有的权利。

下面举一个剥夺生存权的例子。曾经有一个捕鱼的人和船一起被征发,并被派去太平洋上进行监视活动。他乘着树叶一样的小船,来到美军潜艇乱窜的大洋上进行监视。这就等于成了舰载飞机的攻击目标,和去死没什么两样。法律可以强制一个普通的渔民去做这么危险的事情。

为了剥夺知情权和收听权,加强了对报纸、其他出版物以及广播报道的审查。这样一来,进行报道的人就失去了传达事实的自由。

不仅是报纸和出版物,甚至还可以擅自检阅私人信件。虽然是一场事关国家命运的大战,但提供协助的一般国民很多都不知道战争的目的

和意义。只是听到诸如“为了东洋和平的圣战”、“大东亚共荣圈建设”之类的漂亮话。

虽然国民中有有识之士看透了为了东洋和平的圣战是侵略中国的战争，大东亚共荣圈建设是虚妄的，但是并没有从正面进行批判。因为如果进行批判并将其说出来的话，就等于招来了杀身之祸。

在这样的法律下，诽谤政治，进行反战宣传是完全不可能的。即使不做这些事，只要是被认为在思想上左倾的人，也会被检举并关进监狱。众所周知，战争中共产党员受到镇压，许多人被检举。

当我听到围绕《国家秘密法》进行争论一事时，想起了战时的黑暗政治。于是不禁想到，“现在的日本是最和平最安全的国家，为什么需要危险的《国家秘密法》呢？国民们满足于和平和自由的生活，并希望它永远持续下去，但国家高层为什么要向着危险的方向走去呢？难道他们想再次走上危险的道路吗？”

我由衷地希望我的这些想法只不过是老头儿的杞人忧天。

15 年战争的开始 满洲事变

刚才我说到必须对战争进行反省，但战后已经过了四十多年，战争本身已经渐渐模糊，无法捕捉，变得含糊起来。

横井先生曾说过：“如果我的战争体验能成为回忆战争的资料就好了。”我虽然不是模仿他，但也决定坦白出来，虽然很羞愧。

也许我人生的运气不是很好，自从大正初期来到人世后，从少年时代到青年时代都是发生战争的危险时期。在我青年时代的初期发生了满洲事变，并进一步发展成为支那事变、大东亚战争（太平洋战争），在长约十五年的时间里都是在战争中生活的。

我在支那事变时被迫入伍，从 20 岁到 30 岁多一点这段时间都耗费在了战场上。我到了战场之后作为一线人员在最前线进行战斗。

最前线士兵的任务就是直接和敌人战斗并获胜。因为要做胜利之军必须不断积累战斗经验，所以最前线的官兵作为一线人员，专门活动在战场上。虽然作为一线人员的官兵有相应的优越感，但也有很多讨厌

的事情。

首先是杀人。因为是战场上的士兵,所以在战斗中杀人是没办法的事,但有时会杀一些无辜的平民。不仅如此,还干了掠夺、放火、强奸等作为人类来说不应该干的事情。当我回到正常的社会后,曾感叹自己居然能做出那么残忍的事情来。

我有时会想,如果我早或晚 15 年出生的话,就可以不用在战场上干残忍的事情了。虽然事到如今已经没办法了,但对我来说战场就是如此的令人讨厌。在我接下来坦白在战场上的一系列经历之前,我想先讲一下长达 15 年的大战的发端——满洲事变。

满洲事变发生在昭和 6 年(1931 年)。我在事变开始时还和军队没有关系。那时我正好从少年时代进入青年时代,快到征兵适龄期了,即将成为一个成年人。事变的起因是因为日本需要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满洲(现在中国的东北部),于是日本政府企图进行侵略并开始了军事行动。

日本自明治时期在日清战争和日俄战争中获胜后,进入了世界列强的行列。于是世界各国对日本的非难也相应增多了,日本要在政治、军事上和欧美各国进行竞争,光有日本列岛是不够的,因此策划在国土的外围构筑利益线。

由此,日本试图将琉球、台湾、南库页岛、朝鲜等地置于自己的支配之下。当这一目标达到之后,日本进一步扩大了计划,试图将整个满洲纳入日本的利益圈。

那时日本陆军部中的激进派主张“我帝国的国策是,摆脱以前的岛国环境,成为大陆国家,以期伸张国运”,并计划将势力延伸到满蒙(满洲、蒙古)。

日本政府也和军部的主张一样,提出了“满蒙与我领土接壤,和我国的国防以及国民经济生存都有极为紧密的联系。在满蒙扶植我方势力即为我国对满蒙政策的根本”这一满蒙政策。

上述主张都用了难懂的词语,很难理解,简单地解释一下就是,“因为满蒙对日本来说是必需的,所以要把日本的势力扩展到那里,让日本能够随心所欲地支配”,这对日本是有利的。

要想做到这点就需要军事力量。政府对军部提出的满蒙政策很重视,所以从宇垣裁军以来悄无声息的军国主义开始得势并急速抬头。这样一来,一方面陆军策划在满洲起事,另一方面海军则高呼“太平洋上风浪高”,并致力于海军实力的扩充。

国情一旦变得如此,青少年们单纯的心灵也被卷入了军国主义之中。

“为了让我国势力发展到大陆,埋骨满洲成其基石才是男儿本愿”、“青年啊,称霸七海是海洋国家日本的使命”。受到这些歌词的煽动,年轻人的心向着那个方向驰骋了。

我进入青年时代的时候,军国主义达到了顶峰。应该将满蒙置于日本支配之下的呼声越来越高,政府频繁举行时局演讲,对国民拼命地宣传满蒙的必要性。

所有作为演讲者的政府要人和军部的高级军官在所有的场合都会宣称:“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满蒙的土地是宝库,那里生产的物资对日本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日本现在要在满洲建立王道乐土,创造五族共和的理想国家,日本人要立于其上并成为领导者,这是赋予日本民族的使命。”

生命线有两大意义。一是满蒙的资源对日本的经济来说是必需的,二是为了让苏联和满洲的国境成为日本对苏防卫的外墙。这在当时被称为两大利益。

所谓建立王道乐土,就是把满洲从中国领土割裂开,由日本来创建独立的国家,让一个日本能够自由操纵的人来当皇帝。

所谓五族共和的理想国家,就是建立一个五族(日本人、朝鲜人、满人、蒙古人、俄罗斯人)共存共荣的理想国家,由日本人君临其上。

这净是些对日本来说有利的事情。

但是满蒙是他国的领土。就算要让满洲成为独立国家,中国也不可能默许。于是日本政府和军部策划了一些手段。

对日本有利的是,中国那时正好有张作霖、蒋介石两大势力对峙,互相争霸。双雄对立对日本把满洲割离中国领土是一个利好消息。日本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想乘机推进此事,首先计划利用大本营在北京并

想号令四百余州的张作霖，而阻止位于南京的蒋介石介入。

在日本如此打算的时候，位于南京的蒋介石准备讨伐北京的张作霖。他发动北伐，跨过长江，开始沿着津浦线北上。这时日本以保护济南—青岛地区的侨民安全为借口，派出陆军部队在部分地区发动了军事行动。这就是昭和3年(1928年)的出兵山东。

那时日本的打算不仅是阻止蒋介石介入满洲事务，而且要让张作霖尽快退出北京。但是张作霖没有答应日本的要求，计划失败了。因为计划失败，关东军开始阴谋杀害张作霖。昭和3年6月4日，他们炸毁了张作霖乘坐的列车，谋杀了张作霖。

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得知父亲是被关东军谋杀的，便与蒋介石妥协了。这样一来东三省就被蒋介石政权控制了，谋杀张作霖带来了不利的结果。

因此，日本谋划的阻止蒋介石介入满洲一事失败了。第一方案失败后，日本政府又转向了下一个方案。他们认为：“要想解决满蒙问题，日本只能占领满蒙之地。”

为了处理此事，主导权被交给了关东军。关东军在日军中也是精锐部队，一直桀骜不驯。这样满蒙问题的解决就完全靠军事力量了。为了方便那些不理解关东军性质的人，在此我想对关东军加以简单的说明。

事情要追溯到明治时期。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根据朴茨茅斯和约，日本获得了俄国从清朝租借的金州半岛的租借权、宽城子站以南至旅顺之间的东清铁路支线及其附属地、还有抚顺煤矿等好处。由此将租借地称为关东州，并设立关东都督府开展行政工作，将铁路和附属地的经营权委托给了南满洲铁道公司。

那时为了守卫满铁而成立了独立守备队，这就是关东军的开端。自那以后，它不断壮大，成为了日本陆军中公认的最强的军队。满洲事变时它的势力强大到可以左右国政。以上就是关东军的概况。

关于关东军的说明就到这里，下面回到正题。

解决满蒙问题的主导权一旦落入关东军之手，当时的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就写出了《满蒙问题之我见》，其中讲到“根据那个日韩合并的方法，向中外宣称满蒙合并就够了。用谋略制造机会，由军部来主导并强

制引导国家并不一定很困难”。

也就是说要想将满蒙弄到手,用和占领朝鲜半岛一样的办法就可以了。用谋略来制造起事的契机,由关东军使用武力来推进此事,把国策向着这个方向引导就可以了。虽然这是相当粗暴的做法,但关东军就是照此行事的。

按照“用谋略制造机会”的方针,昭和6年(1931年)9月18日晚,在奉天(现在的沈阳)附近的柳条沟破坏了南满洲铁道公司的铁路。据说进行这一爆炸作业的是奉天独立守备队的河本末守中尉指挥的一支队伍。关东军为了以此为借口发起军事行动并把爆炸的责任推给中国,收买了两名中国人,让他们穿上中国士兵的衣服并杀了他们,将尸体扔在爆炸现场。

这是名副其实的“谋略”,是一起准备充分、精心制造的爆炸事件。据说这件事情关东军早就开始策划了,那年春天开始就在柳条沟附近进行现场勘察,做好了准备。

计划当然是极其秘密进行的,但即便如此还是外泄了,当时的若槻内阁的外相币原喜重郎写的《外交五十年》中有这么一段:“柳条沟事件突发之前,我曾有预感。满洲会议所的人也来到了东京……因此连外行的侨民也感到有什么事要发生,陆军在策划着什么。”

关东军按照计划推进该事,一旦用谋略制造了发动军事行动的机会,便立即攻击了位于附近的中国军队北大营军营,并以此为契机扩大了行动范围,出动到了满铁附属地之外,北面逼近了齐齐哈尔、哈尔滨,南面逼近了山海关,进军并占领了锦州。藉此,成功制造了以“军部主导并强制引导国家”为目的的既成事实。

接下来就进入了实施“向中外宣称满蒙合并就够了”的阶段。也就是将满洲割离中国领土,使其成为独立国家。但是要想制造一个独立国家并非易事。对于日本强行在满洲闹事,世界上很多国家都站在了批判日本这一边。一旦日本想要推进满洲国独立,各国的视线就都集中到满洲。于是日本必须要在各国瞩目的情况下进行使满洲国独立的活动。

一旦世界各国的视线集中到了满洲,独立活动就变得困难起来。日本的意图被看得一清二楚。于是关东军试图让各国的视线离开满洲,又

开始策划新的谋略。那就是在比较容易引起世界各国关注的国际化都市上海闹事,将各国的注意力引向上海,并趁此机会推进独立,直至发表独立宣言。

提出该谋略的是关东军参谋部。据说为了实施该行动,板垣参谋去了上海,委托驻上海公使馆的武官副官田中隆吉少佐点燃了导火索。

所谓点燃导火索就是收买中国人,让他们袭击正在修行的上海日本山妙法寺的天崎启升等五名僧人,致其中一人死亡,一人重伤。然后日方就说这是中国方面的辱日行为,并煽动日本侨民袭击中国工厂等,把事情闹大。

本来上海就是一个抗日运动盛行的地方,一旦有了这样的事,立刻就如日本方面所愿,闹得如火如荼。当中国方面变得危险起来之后,日本就以保护侨民、维护权益为借口向上海派兵。这就是昭和7年发生的第一次上海事变。

该事变始于1月28日,3月3日发表停战声明,仅仅三十多天就结束了。这么短的时间就结束的理由是,在这期间满洲国独立的计划正稳步推进。3月1日,以溥仪为摄政的满洲国发表了独立宣言。

这样,继续在上海进行事变就没有意义了。另外还有一点,因为3月3日国联大会将要召开,所以上面事先要求日军司令官白川义则大将在开会前结束事变。以上简要地叙述了经过,日本就是这样让满洲国独立了。

正如石原参谋所说“由军部来主导并强制引导国家并不一定很困难”,国家也和关东军成了同道中人。国民当时都很激动,觉得干成了一件伟大的事,这是事实。日本之所以要让满洲国独立,是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占了便宜而膨胀的经济停滞不前了,为了打破这个局面,需要满蒙丰富的资源。军事上则涉及对苏战略问题。将满洲割离中国领土,建立一个日本可以自由操纵的国家,在本土和苏联之间设立一个缓冲地带。

现在想来,虽然这是“侵略行为”,但当时的大部分国民都没把它当成“侵略”。与其说是没当成,不如说是被政府、军部提出的“国策”所欺骗,不得不那么做。

满洲国建立后,政府就开始劝民众移民到满蒙。“新天地在召唤,去吧年轻人。满蒙的宝库将由日本人来开发。现在正是从岛国向大陆发展的好时机!”被政府如此宣传所诱惑,国民中有不少人认为“与其在狭小的国内觉得受拘束,不如此时按照国策去满洲大干一场”,从而移居到了满洲。

现在引起轰动的残留在中国的日本孤儿就是这时按照国策移民满洲的人们,在因战败返回国内时由于各种原因滞留在那里的孩子。关于这些孩子的问题在五十多年前就埋下了根源。

虽然使满洲国独立了,达到了目的,但日本采取的行动使中国方面对日的感情恶化了,结果导致中国人民开展了抗日救国运动。在国际上,不满日本行动的国家也很多,这些国家不承认满洲国是独立国家。因为国际上对日本的批判越来越强烈,昭和8年3月,日本宣布退出国联。

根据国联的规定,退出需要在两年前通告,所以虽然宣布了退出,但生效是在1935年以后。由此,国民中盛传1935年以后将要发生危机。这样日本就开始孕育下一场危机。下一次在中国闹事是在1937年,这和满洲事变是藕断丝连的。

我的军队体验 征兵检查

(中略)

我的军队体验 初年兵生活

那时征兵检查中获得甲种合格的人要在检查的次年1月10日进入指定的联队,从这天开始作为现役兵服大约两年的兵役,从这时开始就是士兵了。我对未知的世界怀着不安和担心进入了军营,军队比我想象的还要严格。

我们入营的第二天就在中队礼堂集合,中队长对我们进行了关于今后军队生活的训话。训话中说道:“日本的军队是靠上下级之间的爱和

信赖联系在一起的。上官怜部下如子，部下敬上官如父。要知道你们被编入的中队是军人的家庭，要把中队长当成父亲。班长是母亲。先入伍的二年兵是会和蔼地指导你们日常起居的兄长。”

我在入伍前曾听当过兵的人说过军队的生活，所以有点半信半疑，但还是松了一口气。然而进入军队实际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才知道中队长的话全是花言巧语。中队长因为身处高位所以和我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始终接触的内务班长和二年兵就像是可怕的魔鬼。刚入营的初年兵就像被魔鬼驱使的奴隶一样。

二年兵和初年兵虽然都是通过征兵而入伍的，身份一样，但上下的差别简直就是天壤之别。初年兵就像二年兵的仆人一样，二年兵的武器检修、衣服的洗涤和鞋子的擦拭等，这些事都由初年兵做。因为这些事情只能在日课^①以外的时间做，所以初年兵每天都很忙。

初年兵一天的生活是从起床号开始的。起床的同时要整理床铺，把毛毯叠好，然后快速跑步去清晨点名场。因为是按到达的顺序排队，所以是一场竞争。清晨点名结束后，初年兵连洗脸的时间都没有，就要去参加刺刀术的晨练。负责马匹的人则要进行马厩的清扫、整理，还有喂马吃早饭。其间负责伙食的人要做好班内的清扫和准备早饭。饭完吃后还必须进行饭后的清扫和餐具的清洗。

因为早饭前后要做这么多事，所以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就会在事情还没做完的情况下迎来日课的召集准备。一旦发出了召集准备，按规定就必须停下所有的事情，等待召集。如果那时还在手忙脚乱的话，值班的下士官会巡回过来怒吼道：“喂！不知道召集准备是什么意思吗？你这个笨蛋！”然后用木头枪敲打。

一旦进行召集，士兵的本业——军事训练就开始了。原本军队教育就很严格，我们入伍的时候正好受到满洲事变的影响，军队的教育方针是建成一支能够适应实战的军队，所以特别严格。因为上层人士的教育方针是“像敲打并锻造铁一样，士兵也要敲打并锻炼”，所以下层的军官也遵照该方针进行教育。

① 军队中白天的军事训练和授课。

直接进行士兵教育的下级军官用“与其用语言教，不如敲打进身体”这样的话来激励作为助教的下士官和作为助手的上等兵，所以初年兵很辛苦。

因为对初年兵进行实战技术辅导的助教、助手是根据上述宗旨来进行指导的，所以比起语言来暴力先行。初年兵在军训中一旦动作没做好，他们就会怒吼：“喂！不会按照我教的做吗？”同时施以拳脚。

教训过之后他们会说：“怎么样，疼吧？”因为是尽全力殴打的，所以肯定是疼的，于是老老实实地回答：“是的，疼。”然后他们就会说：“什么？这样就疼了？”又是一顿敲打。下次硬撑着说“不疼”，他们又会说：“什么？不疼？”然后就一阵脚踢。

不管我们说什么他们都会找碴打个痛快，所以除了让他们打个尽兴以外别无他法。士兵中位于最底层的初年兵只能是对方说什么都对。

在军训中被严酷地训练，筋疲力尽地结束上午的日课后，回到班内来不及歇口气就要开始准备午饭了。吃完午饭也和上午一样，饭后整理、打扫，像小白鼠一样运动着。

下午的日课召集一开始，又要去军营广场和练兵场等地进行军训。

到了傍晚，军训结束回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擦鞋，当然还必须准备晚饭。晚饭在家里的时候是最放松的，但初年兵是没有时间去品味饭菜的。在饭盒里的饭上浇上豆酱汤，然后就只是嚼。如果慢慢地咀嚼品味的话，二年兵就会瞪着你，那样子就好像要说“你这家伙，太松懈了！”

晚饭后到晚间点名这段时间必须进行班内的清扫、步枪和刺刀等兵器的检修。如果稍微浪费了点时间的话，仅仅做这些事都来不及。

衣服都是晚间点名结束后等熄灯了再洗。如果像现在这样用洗衣机洗就太简单了，那时是用手洗的。熄灯后在室外的洗衣处，在小雪纷飞的环境中洗衣服，自来水仿佛要把手冻住，很疼。

洗衣结束后一天的事情就干完了，终于可以睡到床上去了。

“五尺的床铺加草垫，这就是我们做梦的地方。”正如军歌里唱的那样，这张床对初年兵来说是无上的乐园。想念家乡和流泪也在这个时候。

以上就是初年兵在受教育期间的一天。这在一般的社会中是很难

做到的,但是在军队里如果你说做不到的话,会受到暴力惩罚。

军队中长官和上级对下级加以暴力惩罚的事到了战后,在电影和电视中被表现出来,成了众所周知的事。以军队为主题的故事片中可以说必定会出现上官用暴力虐待下级士兵的场面。

有人说这是“为了宣传旧军队的罪恶而故意捏造出来给人看的”,但绝对不是如此。虽然根据年代和时期的不同而多少有点差异,但日本军队的暴力惩罚自从明治时建军以来,一直延续不断。

有过军营生活经历的人会有很多无法忘怀的回忆。虽然回忆的事情因人而异,但不管是谁,不管是哪个年代的人,同样都受到过暴力惩罚。

有过部队经历的人中有人会说:“进入军队的第一年会毫无理由地被乱打一顿。在部队中生活过的人不管是谁肯定都经历过。即使没有打过人,也不会没被打过。如果有人说一次也没被打过,那是在说谎。”

我也可以肯定这点。日本军队中的暴力惩罚就是这么多。

暴力惩罚也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其中最多的是打脸,军队用语叫做“扇耳光”。“扇耳光”的方法有:用手掌打、用拳头打、用拖鞋皮带等皮革类制品打等等。

因为是一个年轻男子用力打的,就算是用手掌打也很疼,如果用皮革制品打的话,一击之下疼得几乎站都站不住。到了第二天早上,脸就肿成了暗紫色,样子像个妖怪。这样一来不仅是外表,嘴里也肿了,连咀嚼食物都不行,真的是脸都变形了。

虽然受到了那么残忍的暴力惩罚,但是去医务室治疗的时候却说谎道:“自己不小心摔了一跤,受伤了。”

因为如果如实地说“被打了”的话,打人者就会受到处罚,作为报复,他会进行更加严厉的惩罚。军医虽然知道这是暴力惩罚的结果,但都默不作声。军队里暴力惩罚的结果只能是被打者吃亏,然后哭着入睡。

我当然也被扇过耳光。

那时在军队里有这样的传言:“初年兵入营后的最初五天是客人,接下来的五天是寄人篱下,过了十天就要被打耳光了。”说是传言有点夸张,但这是二年兵对待初年兵的规则。用更通俗的话说就是“最初对他

们好点。过五天左右就不要给他们好脸色看。过了十天就可以严酷对待他们了。”

我挨耳光也是入伍十天左右的时候。我在入伍前就听说过，知道军队里有暴力惩罚这回事，但那时的想法还比较天真，认为“再怎么样也是军队，不会乱拳殴打没有过错的人吧”。挨了耳光之后，虽然一时间曾以为自己比较危险，但是因为没有犯需要被惩罚的错误，所以没有直接产生危机感。

那天晚上晚间点名结束后，前任上等兵宣布解散，我正想着“今天好像也平安结束了，哎呀”，然后松了口气，这时一个二年兵走过来说：“初年兵们，等等。”暂停了解散。

那个二年兵在所有二年兵中是最低劣的一种人。他很了不起似地让全体初年兵排成一横排，然后站在队列前说：“我说初年兵们，知道你们入伍多少天了吗？你们准备当客人当到什么时候啊？军队可是给你们饭吃，给你们衣服穿，还给你们发薪俸的啊。你们可不能一直这么不知好歹。我来给你们鼓鼓劲。大家都咬紧牙关！戴眼镜的把眼镜摘掉！”

要我们咬紧牙关是为了打脸颊之后不至于让口腔内部受伤，让把眼睛摘掉是为了防止镜片被打碎。这样一来就是被扇耳光的前兆了。我心想“终于要被扇耳光了”，并以直立的姿势站着，从右边开始响起了拳头打在肉上的啪啪声。那声音很刺耳，让人很难过，感觉就好像是打在自己身上。

正这么想着的时候，轮到我挨打了。在脸颊被打的啪的声音响起的同时，眼里金星乱冒。仿佛被烧灼的疼痛直冲脑门，让人头晕目眩。即便如此，我还是勉强用力站稳了没倒下。

此前我一直在想“岂能因为这点事就气馁”而努力让自己振作，但一想到“终于结束了”，热泪就突然涌了出来。那眼泪一直到就寝都没停。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流泪，后来想来，是因为毫无理由就被打的委屈。

这是我入伍后第一次挨耳光。就像这样，在军队的集体生活中，即使自己没有过错也会被打。此后也经常会有因为一名初年兵闯了祸而导致全体初年兵附上连带责任而被扇耳光的事发生。军队里把这叫做

“总耳光”。

士兵之间除了这种靠暴力进行肉体上的伤害之外,还有给初年兵带来精神上的痛苦的私刑,它是以一种对于施刑者来说嗜虐成性的方式进行的。私刑的做法根据兵种差异多少有点不同,但各个联队都大同小异。

其中最常用的是“举枪”。当时部队用的步枪上刻有十六瓣菊花的徽章,被看成是天皇陛下赐予的。所以大家都很珍惜,晚间点名结束后要对检修情况进行检查。该私刑的对象就是检查时发现的那些检修不力的人。

其做法是让在步枪的检修检查中被评为不良的人举起枪,并对着步枪道歉说:“我向三八式步枪大人道歉。陆军步兵二等兵某某因为偷懒没有做好步枪大人的检修工作,受到了二年兵大人的训斥。以后,不仅是在现役中,而且到了预备役和后备役都不会再偷懒。谨此发誓,请您原谅。”

如果这样就完了也没什么,但对于被迫举枪道歉的初年兵来说,接下来的事才叫痛苦。在对步枪说出原谅之前,无论多少小时都要举着枪,不能改变姿势。但就算是道一百万次歉,不会说话的步枪也不可能说出“原谅你了”。随着时间的流逝,步枪越来越重,举枪的手臂开始累了。举了一个小时以后,手臂就麻木得没有感觉了。即使如此也不允许把枪放下来。

光是这样肉体上就已经很痛苦了,再加上精神上的痛苦,让一个大男人觉得想哭。这样折磨之后,在放了他之前,还要扇一记几乎使脸扭曲的耳光。

对于检修步枪不力的人所处的私刑还有一种叫做“喂,哥哥”。其方法是把位于班内和中央走廊交界处的枪架当成妓院的窗格,把往来于走廊的其他班的士兵当成来来往往的客人,让检修不力的人模仿拉客的妓女边说“喂,哥哥,过来嘛”,边招徕客人。

因为往来的士兵知道这种私刑,所以不管对方怎么叫都不会有人过来。受刑者没办法只好出去拉人,这时过路人怒吼一声“开什么玩笑”,一巴掌打过来后就扬长而去。于是行刑的二年兵就会骂道“让贵客跑掉

了”。行刑的二年兵只是半开玩笑，而受刑的初年兵却是很认真的。一个大男人被迫做了这种无聊的事情，所以懊悔也好，可耻也罢，最后会泣不成声。

像性质恶劣的游戏一样的私刑另外还有几种。其中有代表性的是“赛自行车”和“黄莺渡谷”。所谓“赛自行车”，就是让受刑者来到班内并排摆放的床铺之间，用双手支撑身体，然后两脚在空中转动，做出蹬自行车的动作。

虽然所做动作不难，但却是相当耗费体力的私刑。开始不到五分钟，手臂就会因为承受体重而很累，几乎不能忍受，脚的转动也会随之减慢，然后旁观的二年兵就会骂道“不许趴下。到上坡了，喂，好好踏车！”并嘲笑之。长时间做这种动作之后，即使是在冬天的寒夜，也会汗流浹背。不管体力多好的人都会叫苦不迭。

“黄莺渡谷”和“赛自行车”一样，也是用床进行的。让受刑者趴到班内排列着的数十张床下面，每爬过一张床就抬起头来模仿黄莺的叫声。

二年兵们这时就打趣他说，“喂，叫得好看点嘛。今年的黄莺叫声很难听啊”、“再叫得好看点给我们听听嘛。难道觉得无聊做不到吗？！”

这种私刑没有肉体上的痛苦，但是精神上却都很难受。不知道这么无聊的事情是谁想出来的，还有一些其他类似的私刑。要是一一列举的话就没个完了，下面举最后一个据说在每个联队都上演过的“各班巡回”的例子。

这种私刑是用来惩罚擦鞋检查中被评为不良的人的。军队中规定，白天穿过的鞋子到了晚上必须把泥土和灰尘擦干净，再涂上保养油。擦鞋的检查在晚点名后进行，如果马虎应付的话就会不合格。对于不合格的人施以的私刑就是“各班巡回”。

其做法是把检查中被评为不良的鞋用鞋带挂在脖子上，模仿狗的样子用四肢在走廊里爬行，把中队里的各班都转一遍，在各班门口停下来先“汪、汪”地学狗叫，然后再广而告之“陆军某部二等兵某某偷懒没有好好擦鞋，受到了二年兵大人的训斥。谨此报告”。

如果只是这样的话还好，但是在所去过的各班总有坏心眼的人在等待着。那些坏心眼的家伙就像是找到了耍弄的对象，责难道：“你这家

伙,说什么没好好擦鞋?竟然还有脸来别的班。是不是饭吃多了,烟抽得烟油都快从屁眼里流来了,所以没空擦鞋啊?或者是觉得无聊,不想擦鞋吧。如果你有那种混账想法的话,我来再敲打敲打你,让你学会擦鞋。”然后打耳光打得对方摇摇晃晃。

这不仅是一个班,去哪个班都一样,所以等转完中队所有的班回来的时候,流出的鼻血把整个脸都染红了,容貌都看不清了。

以上所讲的不是特别的事情,而是军队里普遍存在的暴力惩罚。

我的军队体验 暴力惩罚

日本的军队是天皇陛下亲自统率的,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皇军,但为什么会进行野蛮的暴力惩罚呢?我想谈一下这一点。

据不知始于谁的传言说,其源头是明治初期建军的时候,军官中有很多武士出身的人,为了锻炼应征进入军队的农民兵和市民士兵而使用了暴力。听说自那以来这就成了惯例,像传达事项一样,一直延续到了昭和时期。这可能不是使用暴力的全部理由,但这里仅作为理由之一列出来。

以前的明治、大正时期我不知道,但在我当兵的时候,使用暴力被认为是培养勇猛士兵的手段。我们这些作为士兵的人不认为自己是靠暴力成为了勇猛的士兵,但高层的领导们好像觉得士兵是要靠敲打才会变坚强的。把野蛮说成性格粗野,把性格粗野作为尚武精神,当成了教育士兵的基础。为了锻炼士兵而使用暴力好像就源于此。

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我退伍后曾经有一段时间受了县知事的委托而担任了青年学校的教员。该校军事教育的成果每年要接受一次联队司令部军官的检阅。有一次作为检阅军官的少佐评价学生军训的成果时说:“青年学校的军训从表面上来看有进步,但是内在气概还不行。你们所进行的军训只不过是在模仿军队。简直就是军队游戏。要想同时掌握技术和军人精神,必须要和军队做同样的事情。”

这名少佐想说的是,不像军队那样进行彻底而严格的训练是不行的。

后来少佐和我进行了谈话，关于军队教育，他说了下面这番话：“青年学校军事教育的目的是获得军队的预备知识，所以要求他们具有军人精神是不可能的。学校教育中只要表演有进步就行了，但军队教育必须要把普通人培养成军队所期望的士兵。为此需要暴力手段。”

下面要讲的是以该少佐的话为主旨，我自己进行了加工润色的东西。所谓军队所期望的士兵，大体来讲有三个条件。

第一，因为军队本来的任务在于战斗，所以必须掌握比交战国军队更好的战斗技能。

第二，要培养不管面临什么样的艰难困苦也要克服它并一定要获胜的信念。

第三，要做绝对服从长官命令的士兵。

以上三点是军队所期望的士兵的绝对条件。第一点和第二点靠军训和演习来练就，关于第三点，主要是在内务教育期间使其牢记。

接下来我想讲一下服从问题，因为在养成服从期间使用暴力最多。

军队所要求的服从与其用服从这个词，也许不如说盲从更合适。位于军队底层的士兵严格按照长官的命令行动，被命令“向右转！”时就转向右边，听到“前进！”的号令就向前进，听到“停！”就停下来。只要这样做就行了。一味盲从长官的命令，专心做上面吩咐的事的人被看成是好兵。

“为了什么目的而前进呢？”“为什么必须停下来呢？”想要知道这些理由的人不是军队所期望的好兵。

先说点后话，当战争开始时前往战场的下级官兵不知道为什么要进行战争就参加了战斗。之所以能够像机器人那样忠实按照上司的命令“去！前进！战斗！”而行动，在看不到战争何时结束的情况下在战场上忍受了长达五六年的时间，是因为他们被培养成了军队要求的盲从的士兵。

下面回到原来的话题。要求征兵检查中获得甲种合格的人作为现役兵服役一定的时间，其目的就在于培养军队所期望的士兵。

被大家称为士兵的人因为是通过征兵检查在全体国民中征召的，所以入伍之前在地方上从事各种职业。国家和地方公务员、一般的工薪阶

层、农夫渔夫、工商业者、演艺界人士、打短工者等，职业多种多样。

根据在地方上职业和成长环境的不同，贫富差异非常大，受教育程度的差别也极大，上至读过最高学府大学的人，下至义务教育都没有修完的人。各人的差异不仅如此，性格也是各不相同。其中有极端的叛逆者、思想上的左倾者、性格极其乖僻者等不容于军队的人。

就像这样，军队集中了有教养的人、没受过教育的人、性格健康或扭曲的人、温顺和不温顺的人等等各不相同、千姿百态的人。把这些人一律培养成军队要求的士兵就是军队的工作。

要做到这点，首先第一阶段，把入伍的全体初年兵一律降到最低水准，使大家整齐划一。为此必须剥夺各人在社会上所获得的教养、人格等。与此相反，对于达不到一定水准和没有干劲的人，则采取将其拔高的做法。为此使用暴力是最有效的。

初年兵一入伍，就被分配到各内务班，在内务班长手下和二年兵一起进行日常起居活动。这个内务班就是让初年兵整齐划一地达到某一水准的车间。

内部班长和二年兵瞪大眼睛监视着初年兵的日常态度，并进行督导。对以学历为傲而摆架子的人，他们说：“士兵不需要过多的学问。你这家伙，狂什么狂！”然后使用暴力进行压制。看见叛逆者就施以暴力彻底打击之。对于那些落后的人则用暴力将其往上赶。这种暴力就是前面讲到的二年兵进行的暴力惩罚、私刑。军官们将其作为士兵间的私人惩罚，虽然表面上禁止，但暗地里是加以利用的。他们认为作为培养军队要求的士兵的一种手段，这是必要的。

入伍之后，不管是谁在第一年都会作为初年兵受到暴力惩罚，到了第二年则对下一批初年兵施加暴力惩罚。这作为每年的惯例在士兵间进行。看上去好像是单纯的报复，但在培养军队期望的士兵这点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虽然这很残酷，但进入军队组织内部后就只有服从。下层士兵不管多么懊恼，多么不满，都不能反抗。如果反抗长官和上级的话，有时会被判抗命罪而受到处罚。

如果那样的话就是一次很大的事故。士兵入伍时被很多人欢送，并

在大家面前豪言说“一心一意勤勉于军务，出色地工作”。既然说了这种话，就必须平安无事地期满退伍。为此只有成为糊涂兵。

所以大部分人在现役期间都会觉得这是没办法的事而考虑处世方法，不管遭遇了多少委屈的事，都认为最好还是忍气吞声，不露锋芒。一旦有了这种想法，士兵就和没有思想的机器人一样，在长官的操纵下行动了。在此基础上如果学会了战斗技能并具有了军人精神的话，就成长为军队所期望的士兵了。

锻炼士兵的军营就是把普通人改造成为战争武器的肉体武器制造厂。花两年时间进行制造，一般的成品定为一等品（一等兵），比一般的要好的成品定为上等品（上等兵）。

在这里我想讲一下士兵的等级。

我当兵的时候，士兵分为二等兵、一等兵、上等兵三个级别。在支那事变过程中制定了伍长这一级别，位于上等兵之上，在这里略去不谈。我们那时候一入伍就全被定为二等兵。其后从成绩好的人开始依次选拔，升为一等兵，一年之内大部分都成为了一等兵。其中成绩特别优秀的人升为上等兵。

因为上等兵是士兵的最高级别，所以士兵中只有百分之几的人能成为上等兵。不光要成绩优秀，还必须操守坚定，其日常态度也是士兵们的模范。因此，当时成为上等兵是件光荣的事。因为不管哪个士兵都想升到上等兵这个级别，所以对于领导层来说，这是一个驯服士兵的诱饵。作为士兵来说，之所以能够在初年兵期间忍受屈辱，也是因为想被选拔为上等兵的欲望。

大部分士兵都能忍受初年兵期间的痛苦，但其中也有忍受不了而开小差和自杀的人。有一个和我一起入伍并被分入同一中队的初年兵，因为无法忍受暴力惩罚的痛苦而开小差，然后知道自己是逃不掉的，最后自杀了。在此暂且称他为A。

A是当时为数不多的上过大学的知识分子。他不仅头脑聪明，而且态度认真，所以被认为是初年兵里的尖子。长官对他的印象也不错，这样下去就可以成为干部候补生，被任命为预备役少尉。虽然算不上是缺点，但因为他是知识分子，所以说话的态度和一般士兵有点不一样。一

般来说这在社会上没什么问题,但在军队中却被没学问的二年兵所厌恶。

仅仅因为这点,A就被一部分二年兵所憎恨,不管做什么都会被说成“狂妄”,挨的耳光是一般初年兵的好几倍。如果是像杂草般长大的人的话还能忍受,但是A因为成长环境比较好,所以有点懦弱,于是无法忍受而决定开小差。

即使是像A这样的知识分子,想法也太过天真。虽然在熄灯后成功逃出了军营,但在他要去的各个地方都布有宪兵和警察的网,无处可逃。

好不容易从网眼中逃了出来,来到了老家的村庄附近,但那里有一层更严密的网在等着他。于是A明白了即使逃了出来,在整个日本也没有他能够安居的地方了,然后就在海边渔夫住的小屋里上吊自杀了,以死来逃避。

在被发现后,他的尸体被运回了军营,一直到化为白骨之后才交到他家属手里。那时我看到了来接收遗骨的他父亲的身影,知道了军队的无情。A即使化为了白骨,开小差自杀的罪名也没有消失。他父亲就好像背负着那罪名一样耷拉着肩膀远去的情景,让人感到格外凄惨。

做出这种事的不止A一个人,意志薄弱的人无法忍受痛苦而深夜在厕所里上吊自杀、跳入军营内的古井自杀等,从以前开始就有传闻。和这些无法忍受军队暴力而当逃兵和自杀的懦弱者相反,有些人则是虽然受到了暴力惩罚,军队还以升为上等兵为诱饵来引导他们向着军队希望的标准靠拢,但是他们就是不听话,固执己见。

看一下这些人的名单就会发现,不仅有实力不足的落伍者,还有些人让人觉得“这么优秀的家伙怎么会这样呢?”这些人中引人注目的有:比一般人受过更高教育的人、有叛逆心理的人、思想左倾的人。

从这些人的说话态度来考虑,好像是军队和普通社会的常识相矛盾,他们觉得很傻,所以跟不上。他们主动断绝了升级的希望,想出一些巧妙逃避暴力惩罚的方法,游手好闲地度过现役期。

在我认识的人中有一个这方面很好的例子。暂且称他为B。B因为在军队呆了长达四年多时间,但还是个一等兵,所以是个相当落后的人。他自己还挺骄傲,自称君之代一等兵(意思是1000年也好8000年也好,

一直到石头上长出青苔了还是一等兵),并引以为豪。

刚入伍时在初年兵中他成绩算优秀的,但是因为品行稍微有点问题,所以管人事的准尉对他印象不好。在一期检阅后发布的上等兵候补者名单中没有他。从此他失去了干劲。他的态度转变之后,负责人事的人对他的印象越来越差。从二年兵那里受到的暴力惩罚也是一般人的两倍以上。

即使如此B也没有消沉,所以负责人事的对他也放手不管了。二年兵们不知道是觉得B的叛逆精神可怕,还是觉得没有效果而死心了,也不再对他进行暴力惩罚了。这样一来B就无所畏惧了。

虽然他是一个这样的叛逆者,但是因为本性机灵,所以没弄出什么事来。如果这样下去的话,就可以平安无事地服满现役而回到地方上,但还没期满支那事变就发生了。因此B就无法期满退伍,而被编入野战部队去了战场。从这时开始B决定进行报复。因为战场是敌我双方的子弹交错横飞的地方,所以就算报复过头而杀了对方,一般也会作为战死处理。对于实施报复的人来说这是个方便的地方。B好像很认真地考虑过报复的事情。

我本来以为他应该不会真的做出那种事,但是在大场镇附近的战斗中,B付诸行动了。那是大场镇即将陷落,我们正在等待攻击前进命令下达的时候。

B正在战壕中待命,突然在附近前进的一队人中发现了曾负责过人事的准尉。看到准尉的身影,他怒从中来,那怒气直冲脑门,最后B勃然大怒。他不顾我们正在等待前进命令,也不顾战壕外敌人的子弹不断飞来,对准尉发动了袭击。

在这种情况下,B打架比较厉害。他用扫堂腿将惊呆的准尉放倒,反剪双臂按在泥地上,趁他无法抵抗而殴打了他。这样一来他对准尉的仇恨算是消解了,但从那以后他就被所属中队的军官看成是一个危险的兵,因此升级又没戏了。

来到战场后虽然有过几次升级的机会,但B总是没被选上。B对此很生气,于是拔出刺刀闯进中队长室说:“比不上我的家伙都成了上等兵,我哪里不好,不能成为上等兵?你说一个能让我服气的理由给我听

听!”并和中队长进行了面对面的谈判。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件事,下一次机会到来时 B 也终于晋升为上等兵了,入伍四年多肩章上的星星终于变成了三个。

B 虽然是个特例,但与此类似、相近者有不少。

我为人单纯,也没有反抗当权者的勇气,所以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彻底的糊涂虫。一旦成了糊涂虫,军队的生活也就不全是坏事了。会发给足以度过寒暑的衣服,不少穿的。伙食则是每餐吃两合米麦混合物,还有副食品,营养足够。虽然金额比较少,但会发薪俸。到了第二年就不会挨耳光了。不但不挨耳光,而且还轮到自己扇别人了。成功晋升为期待已久的上等兵,每天都很快乐。

如果能够满足于这些话,作为士兵就算是个成品了。

关于支那事变

“支那事变”这一名称是现代人不太熟悉的一种叫法。除支那事变之外,还有北支事变^①、日华事变、日支事变、日中战争等若干种叫法,这些都是指的同一事变。叫做北支事变是因为北京附近发生了事件而在华北发起了军事行动,日本政府将其命名为北支事变,并在事变发生那年的7月11日公布。

其后,战火由华北蔓延到了上海,战场扩大了,华中成了主战场,所以日本政府改称支那事变,于同年9月2日公布。由此北支事变的名称就不用了,统一称支那事变。日华事变、日支事变、日中战争等都是通俗的称呼,不是日本政府公布的。

支那事变以昭和12年7月7日在卢沟桥附近发生的小事件为开端,一直持续到向英美全面开战为止。该事变从昭和12年到16年前后持续了约五年,是日本和支那(现在的中国,当时如此称呼)之间的实质性的大战。

^① 即1937年7月7日爆发的卢沟桥事变,以及其后发生于华北的一系列事件和军事冲突。

它是前面讲到的 15 年战争的一部分。可以将该战争分为几段：满洲事变是前段，支那事变是中段，对英美战争和苏联参战是后段。支那事变是日本赌上国家命运，投入全体国民力量的大战，却为何要使用事变这一名称呢？我想解答一下这点。

我在提到战争的时候说了“支那事变开始后进行了战争”，这是一种对现代人来说难以理解的说法。那么事变和战争有什么不同呢？其定义很简单。所谓事变是指没有宣战就使用武力的国与国的对抗，而战争则是宣战后再使用武力的国与国的战斗。

这样比较一下定义就可以知道，事变也好，战争也罢，在由军队行使武力这一点上是相同的。只是名称不同而已，实质上是一样的。

支那事变虽然是战争，却是以事变的名义而打仗，这是有其理由的。

第一是国际问题。一旦宣战，就成为国际法上的交战国，无法从中立国进口军用品和军需物资。日本的资源很匮乏，石油、钢铁等军需物资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外国，所以要避免宣战而使战争明确化。

虽然还有其他理由，但还有一个主要理由是没有进行战争的公然借口。

要宣战就必须要向国内外明确说明作为开战借口的理由。日本进军中国领土的理由是“膺惩暴戾支那以促使国民政府反省”。用更通俗的话来说就是“用武力打击并惩罚不讲理的支那人，让国民政府有所体会”。这不能成为开战的理由，无法让国内外信服。为了避免碰上这些障碍，就使用了事变这一名称而发动了战争。

叫做支那事变的战争的发端是卢沟桥事件。

卢沟桥事件根据史实来说的话，是昭和 12 年（1937 年）7 月 7 日晚，日本驻中国军队的一个中队在北京郊外的卢沟桥附近进行夜间演习的时候，中国方面的数名士兵向日军发射了 18 发子弹。这就是为众所周知的卢沟桥事件的开端。但是这一事件中有至今仍被认为真相不明的令人不解之事。

根据史实，最初向日军开枪的是宋哲元手下的步兵第二一九团第三营第十一连的几名士兵，原因是对日军演习中机关枪放空枪感到害怕，所以疑神疑鬼地开了枪。但是，没有确凿证据可以证明是中国方面的士

兵开的枪。

那天晚上,根据进行演习的日军中队长清水大尉的证词进行了现场交涉,日方提出了抗议,而中方回绝说“我方没有开枪”。

和中国士兵开枪说相反,还有一种说法是日本方面有预谋地开枪。这种说法的提出者是事件发生时任北京市长一职并力主停战的秦德纯,他在日本战败后进行的东京审判中出庭时作证说是日本方面开的枪。

另外,事件刚发生之后,据说日本人当中也有人认为这是日本方面的计谋。听说当时的首相近卫文麿说过:“要说是谁先动的手,好像总觉得我方比较可疑。”

除了上述两种说法之外,还有一种是中共方面的阴谋开枪说。据说这种说法起因于1935年(昭和10年)夏天苏联在莫斯科召开了共产国际大会一事。

那时苏联被东边的日本和西边的德国这两大强国夹在中间,在国防上感到了威胁。据说因此斯大林和参加大会的中共代表谈话,劝说其奋起进行抗日战争的必要性。

中共的毛泽东接受了这个意见,并命令刘少奇进行准备。接到命令的刘少奇改名胡服并潜入华北,建立了“学生救国联合会”、“民族解放先锋队”等组织,开始了地下工作。那时刘少奇把大举起事的时间定为1937年(昭和12年)的秋天,并制定了计划。这是提出中共方面阴谋开枪说的根据。

虽然有以上三种说法,但哪一种都没有确凿的证据。在50年后的今天,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解开这个谜了。只有让各人去判断哪种说法是真实的了。

看到并知晓真相的,只有刻在卢沟桥栏杆上的石狮子头上的眼睛。如果这个石狮子会说话的话,它会作证哪种说法是对的。

卢沟桥事件发生后,向国民报道事件的报纸文章、广播新闻等报道说:“突然,中国士兵向我方开枪。”在此,我想先不讨论是中国士兵开的枪,还是日本方面有预谋的开枪,或是中共方面的阴谋开枪,而想谈一下意味着突发性偶然事件的“突然”一词是否恰当。

日本人开始侮辱中国人是劣等种族是在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更准

确地说是在明治 27 年日本和清国(现中国)开战并获胜之后。这场战争就是日清战争。当时清国是亚洲最大的国家,各国都称之为“沉睡的狮子”而有所畏惧。据说世界各国在预测这场战争的胜算时认为,清国七成,日本三成。

结果日本推翻了上述预测而获胜了,因此,日本人的自信心增强了,开始侮辱中国“哪里是沉睡的狮子,简直是睡眼惺忪的猪”。自那以后开始蔑称中国人为“清国奴”,蔑视中国人的风气在日本国民间传播开来。对此,中国人民的反日情绪开始萌芽,并发展成抗日救国运动。从那时开始,日中两国的对抗就成为一种宿命。

进入昭和初期,日本侵略了中国的部分领土,使满洲国独立,因此中国人民的对日情绪越发恶化。日本成功地使满洲国独立后,无视中国人民的感情,又企图将华北割离中国领土。为此,当时的广田内阁在昭和 11 年 4 月的内阁会议上决定增加驻中国的兵力。

这里先对驻中国军队加以说明。

驻中国军队的起源是在清朝末期(1900 年左右),清国发生了义和团之乱,为了镇压义和团,日、美、英、德、法、俄、意、奥八国联合起来占领了北京、天津等地,为了保卫公使馆以及连接北京和海港的交通线,获得了驻军的权利。那时,获得驻军权利的各国进行了协商,根据有关守备地区和兵力的协定,日本的驻军兵力包含北京公使馆守备队在内约为 1 600 人。以上就是驻中国军队的情况。

广田内阁无视上述协定,在没有得到中国方面和有关各国认可的情况下,单方面说是为了保护在华日本人的需要而大量增兵。通过这次增兵,本来是以步兵两个大队为基准再加上若干山炮兵、工兵,一共 1 700 余人的队伍,变成了步兵两个联队加上炮兵、骑兵、工兵、坦克、通信等各队,一举变成了 5 700 余人。

对于这种单方面的大量增兵,中国政府当然提出了正式抗议。不仅如此,它还伤害了全体中国人民的感情,抗日、反日运动更加蓬勃发展起来了。从这一时期开始,中国的对日感情日趋恶化。

在进行了大量增兵的昭和 11 年下半年,日中间的纠纷不断发生。举几个例子,9 月 18 日发生了丰台事件。

丰台位于北京西南部,相当于天津到北京铁路的分岔点,战略上也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地方,中国军队在此设有军营,有相当数量的常驻军队。因为日本驻中国军队大量增兵,所以北京容不下了,有一部分军队就进入了丰台。这刺激了中国方面,日中双方总是在孕育着冲突的危险。丰台事件就是一个表现。

事件的起因是这样的:日军的一个中队正在街道上行进,在丰台站附近和中国军队的一个连(相当于日本的中队)交错而过的时候,位于队尾的双方士兵发生了争吵。最初只是士兵间的互相起哄,是一场不值一提的争吵,但日方的一名军官骑马进入了中国士兵的队列,中国士兵拍了那匹马的屁股,由此事情闹大了。

日军觉得中国方面不对,要求其道歉并包围了中国军队的兵营,双方彻夜对峙。事情的起因很简单,不至于酿成大问题,之所以成为了一个事件,是因为日军在中国领土上旁若无人地行事的态度和对其感到不快的中国方面的反日情绪发生了碰撞。

丰台事件虽然由于中国方面的道歉总算解决了,但其后日中间的纠纷和其他事件频频发生。11月发生了绥远事件。由于关东军的唆使,日本主张内蒙古独立并让谋略部队进攻绥远省,但是以失败告终。由此更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

12月发生了西安事变。这是共产党军队为了和国民政府结为统一战线而俘虏了蒋介石,让他保证同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然后才释放了他。

进入昭和12年,2月发生了驻张家口的日本副领事被宋哲元手下的第二十九军士兵非法调查的事件。

3月到4月,北京附近的日本军用电线被割断。

4月在德县发生了日本领事馆员和警官被中国方面监禁的事件。

5月在张家口的日本侨民受到了中国人民的暴力殴打。

到了6月,国民政府对日系的航空公司惠通公司发出了禁飞命令。

同样是6月,在天津要求拆除日本军用无线电台。

卢沟桥发生枪击事件,日中双方的军队发生武力冲突是在次月的7月7日。

如上所述,从昭和 11 年下半年到 12 年上半年,日本在中国国内的傲慢态度和中国方面的反日情绪发生碰撞,不断有纠纷发生。

卢沟桥事件是这一连串纠纷事件中的一件,并不是“突然”发生的孤立事件,也不是特别突出的重大事件。

但是进行演习的中队长清水大尉把事情看得很严重,并报告了在丰台的大队长一木少佐,请他指示。一木少佐也认为这是重大事件,在向北京的联队长牟田口大佐报告的同时,率大队的兵力急行至宛平县城东部的一字山布阵。那时又有三声枪响,并有子弹飞来。将该情况汇报给联队长后,得到了“如果敌人开枪,我们也开枪”的命令,于是开始向宛平县城、龙王庙、永定河堤防附近的中国军队发起了攻击,进入了战斗状态。

以上就是留在我记忆中的支那事变的开始。

我初次经历的战场

卢沟桥事变发生的时候,我已经作为现役兵入伍了。

得知事变发生时我们正在爱知县丰桥市外的高师原演习场进行夜间演习。那时我正在离东海道线二川站较近的岩屋观音附近露营,等待着第二天早上拂晓战的开始。

看着奔驰的夜行列车的窗口亮着灯,我想“再忍一阵子就可以退伍了。到了那时,就可以坐着那火车回家了。好想早点回到地方上,成为自由之身啊”,并感到很伤感。这时,前往中队本部进行联络的士兵回来了,并带来了卢沟桥事件的消息,他说:“据车站前面的杂货店老板说,日中两军在北京附近发生了武装冲突,现在仍在交战中。”

日中两军正在交战这一消息对士兵来说是很感兴趣的,但那时我没觉得是什么重大事件。只不过是想,“充其量不过是以清国奴为对手的小事情,没什么大不了的,过一阵子就解决了。”

不仅是我,那个时候大部分人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要去战场。我们觉得“就算战斗状态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满洲有很多关东军的精锐,所以国内的军队大概没有必要特地过去吧”,认为这是和自己无关的事情。根

据演习计划,我们跑步穿越了高师原,结束了持续数日的演习回到了兵营。这时才知道我们“国内大概不会派军队去”的预想落空了,国内正在陆续出动军队。

此后,我因公外出前往丰桥的途中,在镇子和村庄里看到上面写着“祝为国效力之君出征”几个大字的旗帜。在车站前的广场上,送别出征士兵的小日章旗像波浪一样挥动着,呼喊万岁的声音和助阵的军歌声如怒涛一般。

这样,城镇和村庄里的战时色彩日渐浓厚,但我们这些军营里的现役士兵却没有要打仗的心情。被召集去的官兵都是些需要特殊技术的部队人员,以及部队行动所需要的运输能力的补充,我们想都没想过竟然要进行以师团为单位的大动员。

但到了8月,华北的战火烧到了华中,上海方面燃起了战火。到了8月中旬,我所属的师团开始进行动员。从这时开始,战争开始接近我们现役兵,并确定要出动了。

我们所属的师团完成了紧急动员,开始向上海方面进发。即使到了这时,我们这些下层的士兵也不认为会是一场大规模战争。我们想当然地认为:“上海是海军担任警备的地区,所以主角是海军,陆军只是配角。大概也就是在海军陆战队应付不了的时候去援助一下吧。”

就算是以陆军为主角进行战斗,我们现役兵在演习中也一直是以世界强国苏联为假想敌的,所以认为“清国奴还没资格作为对手”。因为有这种自负,所以觉得要去不擅陆战的海军陆战队就能应付的战场有点不太满足。

离开国内的时候,很多士兵都天真地预计“昭和7年的上海事变三十多天就解决了,所以这次最多也就一个月左右吧。就算要多花点时间,也不会超过两个月”。但是,这种预计几天后就落空了。上海附近中国军队的戒备森严,日军遭到了预料之外的反击,陷入了苦战。

作为师团的第一批人员,比我们还要早两天从名古屋港乘海军驱逐舰急驶的部队用一昼夜就到了黄浦江岸边,在吴淞毅然登陆后遭受了近乎全军覆没的损失。

在这支友军部队的苦战后,我们紧接着作为第二批登陆了。

我本来的性格是连一只虫子都不想杀死的，在剧里看到杀人的场面心里都会很难过。但这不是因为我正义感强或者充满了同情心，而是因为我比一般人都要胆小。

就是我这样的胆小鬼在征兵检查中被评为甲等合格，入伍当了兵。

军队这一组织直截了当地说就是以杀人为目的而设立的集团。因此，给士兵的任务就是杀人。和平时期的士兵为了备战，要练习开枪杀人，要掌握用刺刀刺人的技能，要进行将上述两者综合起来的战术动作的演习，藉此掌握杀人的技术。

我也成了士兵，服现役的时候整天刻苦练习杀人，而且我的进步得到了认可，比其他士兵更出色，成了第一批被选拔的上等兵。也就是说作为士兵，我被认为比其他人更优秀。但是这只是在国内军队中进行模拟战斗时的情况，一旦面临实战，不仅不是优秀士兵，甚至连二等兵都不如，简直就是一个无能的兵。刚到战场就胆怯了。

我们部队登陆的地点和第一批部队进行敌前登陆战的地点一样，是吴淞铁路栈桥。自从第一批部队成功登陆以来，迟迟无法前进，所以与前线的距离很近。

当我们在码头进行登陆的时候，前线传来了很响的敌我互相射击的枪声。流弹不断飞来，呼啸着从上空掠过。因为是初经战场，光是这样就感到很恐怖了，其中还有子弹擦过身边打在附近的地面上冒起一阵烟。要是这个打中自己，一下子就完蛋了。每当这时我就变得很胆小，觉得“也许马上就完蛋了”，无法平静下来。

不知何处飘来一阵怪味。据士兵们说，在登陆地点附近黄浦江岸的广场上，友军的士兵正在火化阵亡者的尸体。

在其他人员登陆期间我去看了一下，与其说是火化，不如说是将整个人体进行烧烤。在国内时，一具尸体也会让我感到可怕，但那一带好几百具尸体堆成了小山，从其中拽出几具投入熊熊燃烧的火焰中，只捡了些先烧好的部分骨头，剩下的大部分则在烧焦的状态下扔进了黄浦江里。

我茫然地看着这幅骇人的场景，这时烧尸体的士兵说：“因为我们中队全军覆没了，剩下的不到十人，怎么也处理不完。这么做已经尽力

了。”在这里我知道了战场的可怕。放眼向周围看去,又发现了敌人遗弃的累累尸体。

在登陆战中和我方遭受的损失一样,敌方的死尸也很多。越看尸体越多,不知是几十、几百具地堆放着,被酷热蒸得已经半腐烂了。不知是否体内充满了气体,全身像是快要胀破了一样,看上去稍微捅一下就会破裂。眼、鼻、口等处都生了蛆,密密麻麻地在蠕动着。

那时我看到这些就觉得很可怕,但是真正可怕的还在后面。既然作为士兵来到了战场,就不是模拟战争那么简单了。战场是决定到底是杀死对手还是自己被杀死的地方。说自己天生胆小或者是懦夫之类是行不通的。我想“我也没办法逃避杀人这件事了”,就开始担心起来。

我在吴淞登陆时亲眼看见了战场的残酷,被吓破了胆。然而第二天则看见了友军士兵刺死中国人的场景。

是用刺刀刺的。那时的军队中,一般被称为士兵的人用的武器主要是三八式步枪和刺刀。步枪是用来射击并杀伤对手的,刺刀是装在枪头,在接近敌人后再刺杀对方的。士兵在受教育期间被迫练习射击和刺刀术都练得腻了。我也在现役期间接受过教育,清楚地知道要在战场上使用这两种技术,但是看到刺死人的现场,还是觉得非常残酷。

在吴淞登陆后,我所属的中队早早地行动起来,集结在同济大学校园的一角度过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我们士兵正在集合待命,突然听到附近其他部队的士兵说“抓住间谍了”,接着开始喧闹起来。

我是第一次看敌国的人,所以出于好奇去看了,被说成间谍的是一个60岁左右的老太婆。一看之下,老太婆步履蹒跚,怎么也想不到她能当间谍。她用莫名其妙的语言不停地说着什么,并低下了头,好像是在哀求说:“我没干过间谍这种无法无天的事情,是良民。放过我吧。”

看见老太婆那样,我觉得很可怜,想去救她。本来想说“我说,这样的老大妈是不可能当间谍的,放了她吧”,但是被杀气腾腾的士兵镇住了,没说出话来。士兵们围住了老太婆,开始商量杀她的事情。这时一名上等兵出现了,他说:“我来刺死她。”

上等兵看上去还年轻,大概和我差不多年纪。好像是在境遇比较好的家庭出生长大的,外表很斯文。光看外表,根本不像是杀人恶魔。因

为他说了句“我来刺死他”，我吃了一惊。他不仅说了，而且还端起刺刀对着老太婆大喊一声：“呀，嘿！”刺刀随着呐喊声刺进了心脏，连刀尖都从背部穿了出来。

老太婆“啊”地大叫了一声，然后就翻着白眼倒了下去。那白眼和旁观的我的眼睛对上了，我在老太婆的目光中感到了怨恨，于是慌忙将视线移开。

只是旁观的我都感到很难受，但是下手的上等兵却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他把奄奄一息的老太婆踢进沟里，从口袋里拿出了香烟。我当时想，“这个上等兵是什么样的人品呢？”但后来想来，这不是人品的问题。他比我先来到战场，通过战斗成为了战场上的士兵，那时我还不知道这个概念。

在一般社会生活中如果杀了人的话，会作为穷凶极恶的犯罪而受到刑法很重的处罚。不仅如此，在社会上也会被加上“杀人的恶魔”这一臭名。这是在普通社会生活的普通人的常识。与此相反，战场是人与人互相杀戮的场所。但是前往战场的士兵在成为士兵之前是普通社会中的普通人。虽说成了士兵来到了战场，要杀人也不是很容易的。

要杀人就需要经历战斗，使人的正常心理失常。士兵们将其称作“从普通人变成了战场的士兵”。

在上等兵刺杀老太婆的那天晚上，我来到前线首次参加了战斗，第二天杀了敌兵，终于成了战场上的士兵。这么说起来似乎很简单，但是从抵达最前线到杀一名敌兵这段时间里做的事，想起来都令人羞愧。那天决定要夜袭敌人的阵地，后来回想起在等待夜袭那段时间的心情，发现是难以用语言和文字来表达的复杂心境。

我试着分析了一下那种复杂的心情。突入敌军阵地后就成了白刃战，必须要杀死敌兵。有一种恐惧心理。虽然平时觉得中国兵很弱，看不起他们，但是一旦要战斗就害怕起来了。想到也许自己会被杀死，就有一种不想死的念头。虽然如此，但如果要是做出没出息的举动的话，又担心会被其他士兵嘲笑。

好像还有一些其他的想法，但记不清了。这些念头在心里错综复杂地闪来闪去，让人心神不宁。以那样的心情等待前进命令期间很是难

过。我那时想,死刑犯在被宣布行刑后等待处刑的那一刻可能就是这种心情吧。

前进的命令下达了,从同济大学校园来到广阔的田野,飞来的敌人子弹越来越密集。有枪林弹雨这样一个形容词,完全如此。

因为前线就在附近,所以有子弹从低处掠过。我们匍匐着,但是子弹还是像骤雨一般擦着头顶飞过。子弹打到不足一米高的棉枝上,棉花被弹得飞起来后落到地上,更低的子弹则打进了身旁的土里。我要是中了这么一枪,人生就完蛋了。这时的心境是:哪怕去的地方是地狱般的地方也好,一心就想着早点到达。

到了目的地,来不及松口气休息一下就对敌人阵地展开了突击。到了这个阶段,我做出了丢脸的事。虽然突入了敌军阵地,但是没有要刺死敌兵的想法。我像闹着玩一样四下里挥着刺刀小跑着。当意识到“这里是战场,现在在交战中”时,突然对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起来。为了在其他士兵面前保住面子,我要起了滑头,心想“为了体面,得先在刺刀上涂上血”。

我观察了一下四周,发现有五六具敌兵尸体。当我准备刺其中一具,用刺刀对准他并摆好刺杀的姿势时,看上去是尸体的人突然起身,并用跳跃一样的姿势跑起来。从那样子来判断,好像是没来得及逃走所以装死,当我用刺刀对准他时他吓了一跳,才开始逃跑。和敌兵一样,我也吓了一跳。当我吃惊于被认为是尸体的东西突然跑了起来而发愣的时候,敌兵逃走了,我的滑头没有耍成。

我在现役期间刺杀技术进步很快,水平在中队里屈指可数。以那样的技术,刺死一两个敌兵应该毫不困难,然而却失败了。后来想来,是因为那时我还没有成为战场上的士兵。我心中正常心理和士兵心理共存,正常心理对士兵心理想要做的事感到害怕,从而妨碍了行动。

虽然我做了丢脸的事,但突击成功了,并夺取了敌人的阵地。那天晚上我们停止了追击,在占领的敌人战壕内过了一晚。

早晨的阳光照了进来,战壕中的情况映入了眼帘。可能是因为敌兵慌忙退却,所以步枪、弹药等武器装备都被遗弃了。在到处散乱着的武器中,能看到敌方丢弃的尸体。从尸体来看,部署在这个阵地上的中国

军队不是正规兵。好像是拼凑起来的人，年龄不一，服装也是五颜六色，穿着咔叽、深蓝等颜色的衣服。

四下里看了一下尸体，里面有人看样子有两三个小孩的父亲，已经年过40了，露出的牙齿看上去很可怕，让人背部阵阵发凉。其中还有十五六岁的少年兵。看到孩子一般的脸，感到他们在天真无邪地睡觉，令人觉得可怜。

我想：“这些人大概是把妻儿、兄弟留在家乡而来到战场的吧，临死前一定也想着他们，把心留在这世上而死去的吧。”并开始起了同情死去敌兵的念头。想起昨晚放跑的敌兵，心里想“幸好放跑了他”，于是松了一口气。

用随身携带的饭盒里的饭解决了早饭后，攻击前进的命令下达了。这不是对整个部队，而是对昨晚为打扫小型的敌军阵地而留下来的我所属的中队。虽然是小小的战斗，但对我来说却是重要的战斗。

昨晚的失态因为黑暗的缘故没被人看到，这次是大白天，如果再做出丢脸的举动的话，以后会一直被别人当成笑柄。我下定决心，“这次一定要把反复练习的本领发挥出来”。

但是这么下决心只是在行动之前，突击进入敌人阵地后和昨晚一样。等我意识到的时候，敌兵已经几乎全部撤退了，战斗即将结束。我漫无目标地瞎挥着刺刀前进。

在我意识到“又失败了”，并想着“得想办法挣点面子”而四下里观察的时候，发现正好有一名敌兵连滚带爬地在逃跑。我想“这是武运之神赐予我的良机”，终于起了杀心。

“岂能让好猎物跑掉”，我这么想着并追上去做出了刺杀动作，但是又一次失败了。要是平时的话是不会失败的，但是因为焦急和用力过猛，时机没抓好，刺出的刺刀没扎到敌兵，刺空了。即便如此，如果下一刀能把对方刺死的话也行，但是我因为用力太猛而扭了腰，腰腿瘫软。在我挣扎着想要站起来的时候，敌兵逃走了。

这时又有一名敌兵跑到了我跌倒的地方。敌兵可能是因为逃跑落后了而发慌，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走近到快要踩到我的地方。我一惊之下看去，敌兵也注意到了我，用闪闪发亮的眼睛瞪着我。我被他的目

光盯着,不由得移开了视线。与此同时我想“危险”,然后就自然而然地将刺刀向前刺去。

然而,下意识刺出的刺刀有了刺中人的反应,在一声奇妙的声音响起后,我终于神智清醒了起来。定睛一看,敌兵简直就像自杀一样,扎在我刺出的刺刀上。那时虽然是下意识的动作,但后来想来,好像是在觉得“危险”的同时,保护身体的意识自然启动,并化为了行动。正好我刺出刺刀和敌兵跑过来的时机一致,所以刺中了。

在我吃了一惊而行动缓慢的当口,敌兵倒了下来,我被压在了下面。我想挣扎着推开他,但是力量不够,无法动弹。

就是那个时候。敌兵流出的鲜血洒到了我身上。我的皮肤一感触到微温的血,就有一阵来历不明的颤栗像电流一样流经了我的体内。在这种麻痹感消失的同时,似乎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涌了出来。我觉得突然变强了,踢开倒在我身上的敌兵,岿然站立,很有气势地大喊了一声“太好了”。后来回想起那时的感觉,好像有某种强大的力量移到了我身上,使得迷乱的情绪消失了。喊“太好了”的时候,和战国乱世的年轻武士高呼胜利是一样的感觉。

我在战场上经历初次杀人可以说是受伤的功劳,但是以这次杀人经历为契机,我快速成为了战场的士兵。

刚来到战场上时曾害怕过敌人的子弹,现在这种恐惧心理没有了,与此相反,涌起了一阵冒险的快乐。杀人也一样,开始觉得有一种快感了。发生这种变化之后,就从普通人变成了战场的士兵。从不好的意义上来说,就是失去了人的正常心理,成为了战争狂人。

从普通人到战场上的士兵

“干士兵这行的好处是杀了人还会被表扬”,这是在战场上的时候士兵间流传的话。虽然如此,士兵说这话的时候不是乐意的。也许不如说有点自嘲的意味。不管怎样,就像上面说的那样,前往战场的士兵的任务主要就是杀人。士兵只要去了战场,即使不直接杀人,也会以某种方式间接杀人。

但是,就像前面讲到的那样,一般被称为士兵的人是通过征兵检查被征召的。虽然名称和外表是士兵,但和普通国民一样都是人。这样的人就算穿上军装拿起武器,也不能立刻成为可以直接杀人的士兵。

可能有人会认为我刚才讲的初次杀人的经历很没出息,但并非只有我一个人如此。虽然各人情况多少有些不同,但从普通人变成战场上的士兵之前是会犹豫的。但是到了战场上,就必须尽快消除这种犹豫。

为此,在以前线战斗为专职的部队中,一旦有新兵补充进来,为了使其早点成为战场上的士兵,会以活人为靶子让其试刺刀。作为活靶子使用的主要是投降的中国士兵,有时也会抓当地居民。就这样让士兵刺活人的身体,将其作为成为战场上的士兵的捷径。对于当活靶子的人来说当然是很残忍的,对于刺人的新兵来说也是一种严峻的考验。

我们这些在吴淞登陆的士兵从登陆那天起就投入了实战,没空去试刺活人,但是上海战役结束后从国内补充来的新兵曾经用这种方式体验杀人。我在往来于战场期间,曾经见过几次新兵试刺活人的现场。我记得第一次看见这种场面是在向南京进击的路上,在从无锡前往常州的途中。

我所属的部队在上海战役中始终处于第一线,失去了半数以上的士兵,武器损耗也很大,所以在南京攻略战中是作为第二线前进的。但是,第二线也不悠闲。总是和第一线部队保持一定的距离和间隔,要能够根据需要参加到第一线中去。

早上从无锡出发,在向下一个目的地前进的途中,为了好好休整而进入了一个村庄,发现有一群先到的不知是哪支部队的士兵。

那群士兵好像很忙碌地在做着什么。一看之下,他们在广场上竖起了木桩,把十几个看样子像是当地居民的人并排绑在上面。看到这里,我就知道是要让新兵进行试刺活人了。被当成活靶子的人看上去像是没来得及逃走的村民,其中还有老人、妇女和十四五岁的小孩。看上去一点也不像是犯了需要抓起来处刑的罪人。不问也知道这是新兵试刺活靶。

在活靶旁边是一群年轻的士兵在待命。虽然外表和其他士兵一样,但仔细一看,是刚孵化出来的雏兵。怎么看都是刚当兵不久就来到前线

的补充兵。好像还没上过战场,从国内穿来的军服和新的一样。同样,心也和普通人一样。

从那样子看来,我判断这些新兵一到前线就跟着所属部队前往南京。接纳了半是士兵半是普通人的新兵的部队为了使他们早日成为战场上的士兵,正在让他们试刺活人。几分钟之后,事情如我所料地开始了。

新兵们在上等兵的指挥下上了刺刀,和被刺的人面对而立。他们虽然在国内受教育时学过刺杀术,并为了适应实战刺过稻草人,但面对真人时情况就不一样了。虽然和活靶子面对面并端好了刺刀,但没有刺下去的意思。身体因为紧张而显得僵硬。看他们的脸色,似乎比被刺的人还要苍白。

负责指挥的上等兵下令“刺!”后,没办法,鼓起精神“呀!”地叫了一声,但身体没有随着声音动起来。就像靠近一个可怕的东西一样,畏畏缩缩地跑上去,战战兢兢地伸出了刺刀尖。

这样的动作是无法直刺心脏,一击致命的。不要说致命了,仅仅只是伤到了皮肉。对于被刺的人来说,就被折磨死没什么两样。每被刺一刀都疼痛难耐而痛苦地叫唤。被刺的地方流出了鲜血,全身染成了暗红色,那样子就是个血人。

这样一来,刺人的新兵们看上去有点动摇了。他们对被刺者的叫唤声和鲜血的红色害怕起来,刺出刺刀的力量开始减弱。于是上等兵怒吼道:“喂!干什么那么软绵绵的,会被清国奴们笑话的。快点结束他们的性命!”他们没办法,只好拿出勇气,用刺刀乱刺一气。

如果要推测一下这时新兵们的心理的话,似乎他们不仅是怕被上等兵斥骂,为了逃避叫唤声和血红色,也想早点结束了活靶子。

新兵们对着活靶胡乱地瞎刺一通,看到对方的身体突然无力地垂了下去,便露出松了一口气的表情。到了这时,他们脸上才总算有了血色。

以上就是我在前往南京途中第一次看到新兵试刺人体的情景。新兵中也有以沉稳的动作按照刺杀术中学到的那样刺的,但这只是极少数,大部分人都不能成体统。但是,通过这种杀人体验,他们快速地成长为合格的士兵了。

虽然很残酷,但是因为士兵在战场上的任务就是杀人,所以才做了这种事。因此士兵一旦前往战场,首先要放在心上的就是学会杀人。能够杀人之后,其他士兵就会承认你是合格的,你就可以昂首挺胸了。

前往战场的士兵开始杀人的理由有很多,但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士兵在战斗中杀人会被当成功劳而受到赞赏,这也会影响到授勋,是一件很光荣的事。前面讲的“干士兵这行的好处”指的就是这点。

士兵就是这样成长为战场上的士兵的。刚到前线时,大部分士兵都害怕子弹的声音,都是对血红色感到恐惧的人。随着战斗次数的增多,并经历过杀人,就变得能够若无其事地杀人了。士兵们把这种情况叫做“有了战场的胆量”。

一旦有了战场的胆量,就变得对杀人感兴趣起来。这样一来,对士兵来说战场就成了一个好地方。没有人伦、道德等麻烦的东西。是国家的法律都管不到的特殊地区。即使捅死了丧失斗志而投降的人,即使用子弹打死了无辜的民众,也没有人会有意见。杀人者赚,被杀者亏,如此而已。

这就使得正常心理麻木,对杀人没有了罪恶意识,反倒引以为豪,开始吹嘘“干掉了两三个清国奴”。

在南京进行大屠杀的也是刚从普通人变成战场士兵的官兵们。我在前往南京途中遇到的新兵肯定也是通过试刺活靶而有了战场的胆量,在数日后占领南京时和老兵一样进行了屠杀。

南京屠杀是昭和12年(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时大量屠杀中国人民的事件。

那时作为士兵正在当地的我们将该事件称为“南京残暴事件”。这不是官方的名称,只是一部分士兵起的称呼。之所以起这样的名称,不仅是因为在南京进行了大屠杀,而且在从上海附近出发到抵达南京的路上,发生了抢夺当地居民财物、放火烧民房、强奸妇女等残暴行为。

关于名称就讲这么多,下面我想讲一下屠杀。前面讲到我所属的部队是作为第二线前进的,在翻越了磨盘山脉后进入第一线并加入到战斗行列,但没经历什么大的战斗南京就陷落了。然后我们就在一片混乱的南京附近徘徊,最后在南京城外的小镇上安顿了下来。因为是这样的情

况,所以我没有直接参与大屠杀,但是看到了其他部队的官兵进行屠杀的现场。

说我们所在的地方没有进行明显的屠杀,可能有人会认为只有我们是比较特别的好士兵。但绝非如此。我们也在前往南京的途中杀过百姓、抢过东西、烧过民房、强奸过妇女。从士兵们说的残暴事件的角度来讲,我们不逊色于其他部队。之所以没有在南京进行屠杀,是因为我们所到地方的居民已经被其他部队在进攻南京时全部杀死了,一个人影也没有。因为地形原因也没有残兵,即使想屠杀也没有杀的对象。

当时虽然闲得无聊而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但后来想想这是万幸。

在南京城内外进行的大屠杀即使少算点,在占领后也持续了十天以上。我所属的部队于12月20日移防江阴,到那个时候为止屠杀肯定是一直在进行的。

我到附近去走动的时候,所到之处都可以看到大规模屠杀留下的痕迹。很多尸体层层叠叠地堆在那里。有时还会碰到无数尸体像山一样堆积起来的场景。

我自从在吴淞登陆以来,因为一直在上海激战,见过很多尸体,所以50、100具尸体的话已经没什么感觉了,但是对于南京附近屠杀后的死尸感到很吃惊。没有语言可以表达,实在要说的话就是“竟然能杀这么一大批人”。屠杀的现场我也看过几次,我只想讲其中的一次。

那是我们在南京城外安顿下来后过了几天的事情。我在去下关出差后回驻地途中看到了该情景,如果说世上有地狱的话,那么“这就是地狱”。现在我已经记不清具体是在哪个地点看到的了,但还记得是在下关往东走大约四五公里的一个广场,广场的北端是流淌的扬子江。在江岸的广场上进行了大规模的集体屠杀,呈现出了这个世界上的地狱。

我不知道进行杀戮的官兵属于哪个师团和他们的部队名,但士兵的话语中带有像是东北地区^①的方言。现在我只记得这么点了。但是,只有这个世界上地狱的样子至今仍然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我没有看到开始,但是据从一开始就旁观的士兵们说,屠杀是从上

^① 指日本的东北地区。

午9时左右开始的。在广场的若干处架设了机关枪,做好射击的准备之后,不知从哪里带来了100人左右的中国人,让他们背朝扬子江排好队。中国人看上去像是士兵和像是平民的混合体,服装、年龄都各不相同。老少之间的差异也很大,从十五六岁到60岁左右的人都有。

让那些人在广场上排好后,随着指挥官的号令,待命的机关枪一起发出轰鸣进行射击。机关枪的射击声和中国人的叫唤声、哀鸣声使广场喧闹了一段时间,但仅仅五分钟不到就安静下来了。即使中国人想逃,后面是惊涛拍岸的扬子江。在没有遮挡的广场上,遭到了机关枪近距离的射击,万分之一的生还可能都没有。他们全都成了尸体,层层叠叠地倒伏着。

这一批结束后,又把差不多同样人数的中国人带了过来。这些人进入广场后,就由日本士兵指挥,让他们搬运倒下的尸体,扔到扬子江里去。这项工作结束后,又开枪把他们都杀了。就这样长时间连锁式的反复,杀了大量的中国人。

以上是一开始就旁观的士兵们的话。我看到的是已经基本结束后的场景,广场上中国人流的血像血池一样积着。看了一下扬子江的水流,可以看到不知有几千具尸体浮浮沉沉地漂流而去。

虽然我不知道在这个广场杀了多少人,但是从杀人方法和花费的时间来推测的话,我估计大概近一万人吧。除了这么大规模的杀戮外,一般认为,在以南京为中心的广大日军占领地内,以百人、千人为单位的杀戮在各处数不胜数。

我所属的部队从吴淞登陆到占领南京所用的时间是103天。在这期间我知道了战争所带来的若干种可怕之处。在战争期间对这些没怎么在意,但战后回顾自己所经历的战争时却打起了寒战。

经历过战争的人在说起战场上的可怕之处时,首先第一个举出的似乎是大炮、机关枪和步枪等互相射击的战斗。我经常听别人说,交战时看到自己身边的士兵接二连三地负伤和死亡,就会想“自己不久也会被干掉”,于是因为恐惧而感到焦躁。

这种恐惧我也很清楚。我自吴淞登陆以来到最前线进行战斗,不知道穿越了几万发、几十万发的子弹和炮弹。这让我觉得很不可思议,“竟

然没有打到我身上”。和我一起从国内出发的伙伴死了几十人。快的到达前线后仅仅两三天就战死了。

如果没有战争的话,就不会失去很多年轻的生命了。他们就可以享尽天年、寿终正寝了。因为士兵年纪轻轻就死了,所以其遗族会悲伤叹息。这当然也是战争的可怕之处。在考虑这些之前,我首先想到的是战争使正常人扭曲,并做出暴行的心理上的可怕之处。

也就是说,进入军队前是善良市民的人到了前线仅仅 100 天左右就成了杀人魔王,变得可以进行像南京屠杀这样的大规模杀戮了。在南京进行屠杀的官兵除了一部分骨干军人以外,大部分都是应召入伍的人,这些人在被征召之前都是普通市民。其中有站在法律守护者立场上的警察,有引导少年国民向正确方向前进的教育者,有宣讲佛教思想的僧侣,还有侍奉神灵的神社人员,另外还有很多在地方上起模范作用的人。

像这样在地方上本来是善良市民的人,在战场上却干出了世上最凶残的事情。首先是杀人。如果是在战斗范围内的话,因为是任务,所以没办法,但他们还集体屠杀了投降乞命的人,还掠夺居民的财物,杀死无辜的人,并烧毁他们的房屋。看到年轻女性就进行强奸,犯下了在一般社会上怎么也干不出的重大罪行。

之所以会干出这么残暴的事情,可以说是因为战争的疯狂导致的。对于受害的中国方面来说这当然是令人痛恨的事情,对于作为加害者的日军官兵来说,也是一直都留有悔恨和悲伤的事情。过了四十多年的现在仍然留有悔恨。

在不知道战争的现代人中,有人认为南京屠杀是仅此一例的特殊事件,但绝非如此。在中国战场上,在南京进行了屠杀以后,同样性质的事情多得无法一一列举,尽管它们之间有着规模大小的差异。

随着进攻逐渐深入内地,暴行越来越严重。据说在前往中国战场的部分日军部队中,进行过名为“三光”的作战。所谓“三光”,意思是杀光、抢光、烧光。在进行这种作战的时候,不光是对方军队,而且还不加区别地把百姓也全部杀死。还抢走百姓们珍爱的财物和他们储备的粮食等,最后放火把民房烧毁。日军在作战结束离开之后,原本住在作战区域内的居民都灭绝了,民房也烧完了,成了无法生活的地方。我是听有关士

兵这么说的。

另外我还听说在某些地区进行过灭绝作战。据参加过这种作战的士兵说,它和“三光”好像是一样的。百姓居住在作战区域内被看作是利敌行为,要彻底杀光。听说在日军行动过后,连老人和婴儿都被杀死了,连一只活的狗和猫都找不到。

进行这种作战的官兵即使平时是很老实的人,也能够面不改色地杀人。这和性格、有无教养是没有关系的。

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用来了解战场上的士兵。那是隶属于都城步兵第二十三联队,作为上等兵参加过南京攻略战的原宫崎县士兵写的日记(摘自1984年8月5日的《朝日新闻》):

“最近闲来无事,经常抓来无辜的支那人并将他们活埋或者推入火中或者用木棒殴打致死,并对这样的残杀感到很高兴,这连支那兵都甘拜下风。(中略)今天又推倒和殴打了无辜的二一ヤ(中国人),将其弄个半死,然后再扔入壕沟中,在其头上点火,活活折磨致死。因为大家都非常无聊,所以觉得做这种事很有趣,但这要是在国内的话就是一个很严重的案件了。简直就像杀一只狗或者猫一样。(下略)”

该日记不是捏造出来的,是原士兵将他所经历的、所见的、所想的东西写下来的,所以不是谎言。那时确实干了很残忍的事情,我也不例外。我在中国战场呆了三年多,参加了很多大小战役,其间做出了在人类社会不被允许的残忍行为。杀了人,也干过掠夺、放火、强奸。后来想想,觉得“竟然能干出那么惨无人道的事情”,不禁对自己心中潜在的恶魔心理感到很害怕。

战争的可怕之处有很多,各人都不相同,但我觉得是下面这点:单纯的年轻人到了战场上之后就不再是普通人,而成了战场上的士兵,做出了残忍的行为。

关于南京屠杀的个人意见

日军官兵在南京大量屠杀中国人是距今50年之前的事了。一般来说,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大部分事情都会变得淡薄,但是南京屠杀就像

最近发生的事情一样,现在还在日本国民之间进行着热烈的争论。

如今在日本国民之间,围绕着过去的战争罪恶有两种动向,一种是想隐匿或歪曲日本方面的罪恶,并试图从战争史上将其抹去,另外一种与此相反,以谦虚的态度回想起给对方带来的痛苦,反省罪恶并引以为戒。

关于在南京发生过屠杀一事,这两者之间也展开了激烈的交锋。就交锋来看,两者争论的关键在于日军杀死中国人的人数是多少,是事实还是虚构。日军占领南京后所杀的中国人的数量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争论,但是从事件发生时当地的情况来看,我认为可以断定不可能统计出正确的数字。

太平洋战争日本战败投降的时候,中国方面为了制裁日军官兵的战争犯罪,独自进行了南京审判。从日军战犯的证词中推算出日军杀死中国人的数量约为三十余万人。在中国方面进行南京审判的同一时期,盟国方面进行了东京审判(远东军事审判)。在该审判中,判决时提出的屠杀人数约二十万人。

战后过了一段时间,日本从占领政策中解放出来时,开始有一部分日本人对南京审判、东京审判中所讲的数字提出了异议。这些人中甚至有人说:“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像白发三千丈这样的夸大表现的习惯。同样,中国方面所说的三十余万人也是夸张的宣传。就算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最多也就是5万人左右。不可能比这个数字大。”

从占领南京时我在当地的亲身体会来看,可以肯定地说,绝对没有一个数字可以被断定为是正确的。我相信这么说也不为过。

日本大军乘着连战连胜的势头一起涌到南京时,攻方的日军和守方的中国军都很混乱,处于慌乱状态。大屠杀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因为是这样一种情况,所以日军没有精力去调查自己杀了多少人,中国方面也没有精力去调查被杀了多少人。

我不打算否认中国方面在南京审判中提出的三十余万人这一数字,但从我的亲身体会来看,多了少了暂且不论,我相信这一数字不一定是准确的。其理由是国民政府的机关在日本占领南京以前就转移到了武汉地区,日军占领时南京处于无政府状态。

这时留在南京的只有南京卫戍军的下级官兵和底层市民。因为屠杀的对象是这些官兵和市民,所以他们拼命逃跑,没有人去调查被杀的人数。就算有人调查了,在混乱中也不可能得出准确的数字。

除了慈善团体收埋的遗体外,日军官兵也独自进行了处理。有杀完后深埋在壕沟内的,有浇上汽油烧毁的,有扔进扬子江的,等等。这些处理方法在参加屠杀的军人們的日记、告白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作为第十六师团长指挥南京攻略战的中岛今朝吾中将在日记中写有下面一段话(节选自中央公论社《增刊历史和人物》南京攻略战中岛第十六师团长日记):

“要处理这七八千人需要相当大的壕沟,很难找到。于是预定了一个方案,将其进行分割,以一两百人为一队,然后再拉到适当的场所去处理……”

根据该日记,因为要处理七八千人而又找不到大的壕沟,所以分割成一两百人一队后,再带到适当的场所去屠杀掩埋。

作为伍长参加南京攻略战并经历过屠杀现场的栗原利一(住在小平市)说了下列证词(摘自1984年8月7日的《每日新闻》):

“将船放在河中央,然后离开一段距离从四面八方一起进行攻击,处置了他们。那天晚上一个接一个地刺死,一直到天亮,然后在上面浇上汽油焚烧,再用柳树枝当钩子,一个一个地拖到河里冲走……”

另外,井出纯二(住在福冈市)也作证曾将尸体扔进扬子江冲走。

井出氏隶属于航空队,是地勤的下级军官。据说在占领南京的12月13日他在北京,移防南京是在12月25日。他说他在南京目睹了屠杀,所以是特别的证词。证词来自井出氏寄给我的信。因为是珍贵的证词,这里介绍其中一部分。

“我是负责伙食的下级军官,所以经常去位于下关附近的粮食厂,从昭和12年年底到次年的1月上旬,至少五次目睹了在下关栈桥进行‘屠杀’的现场。我们把那座栈桥叫做‘血的栈桥’。我看见栈桥下面尸体累累,江面上也漂浮着一片尸体。我目睹了步兵队看上去资格很老的士兵用日本刀和钢刀一个个地斩首并将其推进扬子江中。步兵队老兵吆喝着‘这是给战友某某一等兵报仇’的场景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那

时老兵请求我们给予帮助说,‘手腕和手臂都累了,航空队的各位不要光是旁观,稍微帮一下忙吧。拜托了’,但我们还没有做好斩首的心理准备。”

栗原氏和井出氏的证词都说杀人后将尸体扔进扬子江冲走。应该还有更多其他的目击者。沉入扬子江水流中的人数有多少,就算事后进行调查也是无法知道的。另外从时间上来说,中国方面在南京审判时开始调查已经是日本投降以后。从屠杀发生那年算起已经过了八年以上。我觉得很难进行可靠的调查。

以上是我无法相信中国方面的数字准确的理由。

关于盟国方面在东京审判上提出的 20 万人,也不能认为是准确的数字。虽然我没有必要否认盟国方面提出的数字的正确性,也没有足以反驳的资料,但从日军以武力冲进南京时的情况来判断,当时处于无法进行调查的状态。

一般说来,在日军的占领下,就算欧美人站在中立的立场上,也不能随便进行调查。战后虽然有欧美人出来作证,但我绝对不相信。战后过了若干年,日本人中有一部分人认为日军杀死中国人的数量在五万人左右,这也不可靠。这个数字大概是从毫无根据的臆测中推算出来的。我觉得我这么断言也不为过。因为从南京发生屠杀时的情况来判断,那时在南京的日军官兵上至最高军司令官,下至一个小兵,没有一个人知道杀了多少万中国人。

日军从各个方向像怒涛般涌向南京,蜂拥而至聚集到南京附近时,造成了很大的混乱。基层的各队因为太过于争先恐后而无法控制,几乎在道路上酿成窝里斗。那时的基层部队无法和司令部取得联系,由队长擅自行事。关于前来投降的中国官兵的处置,他们没有等待司令部的指示,擅自杀死并处理了他们,事后也没有进行准确的报告。

聚集在南京附近的日军各队肆意擅自行动,杀了大批中国人。指挥层的高级军官知道这件事,但因为制止这种过于大规模屠杀的手段,所以就一直装作不知道。这是我当时的实际感受。从占领南京时的这种情况来看,军队的上层没有掌握属下官兵大量屠杀中国人的真实情况。过了几十年,不知道是以什么为根据测算出来的,开始有人提出五

万人的说法,这是很奇怪的事情。

一部分日本人对中国和盟国方面提出的人数提出异议并想缩小数字,以图将事件化小,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罪恶不是减少人数就会消除的。30万人是大屠杀,20万人是中屠杀,5万人是小屠杀,不是可以这么区分的简单的事情。

关于南京屠杀我虽然说了这么多,但完全不知道到底杀了多少人,也不做推测。如果说关于屠杀人数的话,只能说杀了大量的人,多得不可能数清楚。是全世界战史上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屠杀。一般所说的认为屠杀中国人的人数是30万、20万、5万,是在南京附近杀的,但从整个南京屠杀来看,不止这么点。

我认为南京屠杀是从为了进攻南京而从上海附近出发时开始的。前面讲过,士兵在当地所称的“南京屠杀事件”包括从上海附近出发一直到抵达南京的这段时间。

在向南京前进途中,官兵的暴行明显增多。在战斗范围外杀人,掠夺居民为了过冬而储存的粮食,放火烧毁民房,强奸女性。虽然把这些统称为残暴事件,但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杀的人也不少。如果把这些人数加到在南京屠杀的人数上的话,可能数字会更大。

战后南京屠杀被日本国民所知晓后,出现了下面这种说法:“南京屠杀是盟国方面为了编造日本的战争犯罪而捏造出来的。”

其理由是,当时大部分日本国民一直到盟国方面进行东京审判为止都不知道日军在占领南京时进行过大屠杀一事。在这次审判中南京屠杀被提起,屠杀时任华中方面军司令官的松井石根大将被问责并被判处了死刑。到了这时,普通国民才知道了事件的真相。

东京审判开庭是在南京发生屠杀十年之后的昭和21年(1946年)8月。在这么长的时间里日本国民一直都不知情,这对于现代人来说可能无法理解,但从那时的日本国情来看是理所当然的。这不是成为问题的理由。

在太平洋战争战败以前,日本这个国家实行的是当权者执政的黑暗政治,其程度是现在的人无法想象的。普通国民的言论自由受到限制,没有告知和知情的权利。到了战时体制实施后,根据国家总动员法控制

言论自由,进一步强化了控制。另外还有治安维持法、国防保安法、军机保护法、危险文书临时取缔法、陆军省令、外务省令等等,国民被10层20层的压力紧紧束缚着。报纸、电台的报道受到极其严格的控制,无法传达事实。

举例来说,战争末期因为美军空袭而造成了损失,但国家却不允许报道受灾地区、遇难人数和烧毁的房屋数等,因为认为这会给敌方提供判定攻击效果的资料。现在虽然可以自由地讨论战争,但那时的国民如果批判战争的话,会被指责为“反战主义者”。是政治的力量迫使人们这么做的。如果只是指责的话还好,但还会被冠以“国贼”、“非国民”的臭名,根据刑法进行处罚。

在日本以卢沟桥事件为开端向中国领土进军时,日本政府除了宣布“膺惩暴戾支那以促使国民政府反省”外,还提出“为了东洋和平的圣战”,企图美化战争。因此在向国内民众报道战场上发生的事情时,不利于军队的事情一律不让报道。

在南京大量屠杀中国人这件事对军队来说是不利的。如果国民知道了这个事实,军队的威信就会受到损害。这样就违反了圣战的本意,进而可能会给人以批判战争的借口。

国家和军队的主导者为了不让国民知道南京屠杀,采用了所有的手段。首先,为了防止报道泄露消息,加强了审查。由此,各报社派往前线的报道特派员和新闻摄影师被最大限度地剥夺了告知国民的自由。虽然有很多报道人员随军参加了南京攻略战,但没有人写出事实或将镜头对准事实。

其证据是:报纸上报道南京攻略战的文章每家报社都一样,登载的都是进攻大军的赫赫战果和皇军官兵的武功美谈。屠杀的屠字都没有出现。新闻电影也是一样。南京附近到处都堆积和散乱着屠杀后的尸体,但电影中没有这种画面。

就算将事实写成稿件,用照相机拍下来,也会在审查时被扣下来。就这样,把对军队不利的一面隐匿起来,只有占领南京的辉煌战果传达到了国民那里。国民老老实实在地接受了这个消息,为了庆祝占领南京白天举旗列队游行,晚上提着灯笼列队游行,沉醉在欢庆胜利之中。就是

知道杀了大量中国人,当时也只会觉得是战果之一。

一方面,军队为了不让国民知道前线不好的一面而强化对报道的控制;另一方面,严格禁止前线的士兵泄露消息。南京攻略战结束后,一部分老兵在归国时被堵嘴了。我也在昭和15年秋天回到了国内。当时在要离开所属部队的时候被告诫说:“即使诸位回到国内解散后返回地方上,也要维护军人的名誉和自豪感,有损皇军体面的事情绝对不能对外人说。”

这是比较难懂的说法,总之就是说“就算回到国内,离开了军队,也绝对不要说出在战场上干过的坏事”。

我在那之后就退伍回到了地方上,而且忠实地遵守着军队的禁令,一直没有对外面说不好的一面。虽然有隐约知道南京屠杀的人来问过我,但我说“我们不知道”,没有理他们。虽然看起来很卑鄙,但在当时胳膊拧不过大腿,只能服从。当时觉得与其说些无聊的事情而吃亏,不如沉默而占便宜。我觉得这样做比较聪明。

占领南京后过了四个月左右,徐州方面开始了大规模作战,国民的视线转移到了新的战场上。徐州作战结束三个月之后,发动了武汉作战。接下来是襄东作战、宜昌作战。这期间在满洲发生了诺门坎事件。每次国民都目不暇接地追逐着新战场。就这样,昭和16年(1941年)12月,日本对美、英、荷兰、中国宣战,演变成了全面战争。因为和美、英、荷兰开战,主战场转移到了南方,所以国民的视线离开了中国战场。此后,他们因为太平洋的战况而时喜时忧。

不久战局就恶化了,本土开始受到空袭。夺回马里亚纳群岛并将其作为基地的B-29轰炸机频繁地轰炸日本本土,大大小小的城市几乎都化为了灰烬,很多人被炸死和烧死。这样一来,国内也和前线一样了,国民们不能光是关心外地的事情了。

士兵也是一样,不能只考虑自己身边和眼前的事情了。在南京动手进行屠杀的人也渐渐淡忘了屠杀时的事情。不久战争以战败收场,南京屠杀由盟国在东京审判上进行了制裁,并被称为“南京暴行”,日本国民也知道了。所以有人将其当成“盟国方面为了编造日本的战争犯罪而进行的捏造”。我是这么认为的。

有一种说法是：“在南京杀了大量的中国人不是屠杀，而是在战斗范围内正当的杀人行为。对于官兵来说算得上功勋。”

日本士兵在受教育期间，为了备战，训练过如何杀死敌国的官兵而获胜。另外在上学的时候受过以下教育：敌军官兵如果消除了敌意，扔下武器而举白旗投降的话，必须作为投降者对待；作为俘虏接纳下来的人没有正当的手续是不允许处死的；平民当然是不能毫无理由地杀害的。

以这些作为标准来判定的话，正当的杀人是在战斗期间杀死有敌意的敌军官兵。所谓屠杀，是指没有经过正当的手续就杀害丧失斗志而投降的官兵和没有危害的平民等。

在南京大量杀人一事也是如此，如果和上面这种说法相符的话就可以判定了，不用想得很复杂。如果将在南京的大量杀人加以分类的话，有正当杀人和屠杀两种。向南京攻击前进途中交战时杀死的人是正当杀人。占领后在扫荡残兵时杀的人，如果对方没有投降的话，也可以看作是正当杀人。但同样是残兵，如果投降并解除了武装的话，再杀他就是屠杀了。如果连累到平民，不用说肯定是屠杀。

这样来判定的话，大家就都比较容易明白了。但是，其中也有很难判定是属于哪种类型的。在向南京攻击前进的途中，片桐部队的两名军官进行了百人斩竞赛，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下面要说的是题外话，但因为和前面所讲报道控制有关，所以在这里讲一下。

片桐部队隶属第十六师团，是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的部下。进行百人斩竞赛的军官是向井敏明少尉和野田毅少尉。我所属的师团和他们不一样，也没见过这两位少尉。本来我也不知道百人斩这回事，是听和两位少尉沿同一路线前进的随军记者说的。

所谓百人斩竞赛，就是在前往南京的途中做的一个游戏，看谁能更早地杀死100人。其结果据说是从无锡出发后开始到抵达南京附近的紫金山为止的期间里，向井少尉杀了106人，野田少尉杀了105人，数量上是向井少尉多杀了一人，但因为不清楚谁先杀了第100个人，所以最终以平局告终。

这两名少尉进行的百人斩竞赛对于正烦恼受到报道限制而没什么

题材可写的随军记者来说是一个合适的材料。该报道被当成年轻武士的英雄故事而受到广泛称赞,因此在战败后两位军官作为战争罪犯在南京审判上受到了制裁,被判处了死刑。

关于南京审判的这一判决,有人说:“百人斩是在攻击前进期间进行的,所以是战斗范围内的行为。不管杀了几百人,都不构成犯罪。作为军人这是值得敬佩的,应该作为功勋受到赞赏。把他们当成战犯是不合理的。”

我没有必要对这种说法说三道四,也不打算损害两少尉的功勋,但我想讲一下我的见解。我对这个百人斩是持有疑问的。首先第一点,两少尉是否真的杀死了100个以上的人。

以前的评书中传说被称为剑道高手的荒木又右卫门在伊贺上野杀了36人。另外据称堀部安兵卫在高田马场杀了18人。即使名留后世的剑侠也只不过如此。由此来推断,我怎么都难以相信两名新晋升的少尉能够同时完成百人斩。

根据我的记录,从无锡到紫金山这段向南京攻击前进的天数不足十天。因为两少尉所属的部队基本上走的是同样的路线,所以天数也差不多。在不到十天的短时期内杀死100个以上的人,对我来说无法想象。

假定花了十天时间,简单按日计算的话,算下来一天杀了十人以上。但是战斗是需要对手的,每天的情况都不一样,每天一定能杀十人以上是不可能的,所以作为少的日子的补偿,多的日子就必须杀二三十人之多。

再加点我的臆测来看,南京攻略战中双方都使用了重武器,在当时是依靠现代兵器进行的战斗。在这种情况下用一把军刀杀死一百多人从常识来说是很难的。电影、电视的武打片中是可以的,但实际上可以说是不可能的,我是这么认为的。

我虽然不愿意那么去想,但如果说杀了100人以上的話,那应该除了在战斗行为中杀人以外,还杀了不少投降的无抵抗的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被当成战犯也是没办法的事。

我想,两少尉的百人斩可能是在当时军国主义的环境下,进行报道

的人对事实加以夸大的报道吧。虽然这么说好像是对百人斩一事泼冷水,但我还是倾向于认为“实际上没有杀那么多人。百人斩是为了使南京攻略战显得热烈而进行的夸张的报道”。

有一种说法认为:“负责南京防卫的中国军队的官兵和居住在南京的市民的大部分在日军占领南京之前就逃走了,所以没有足以进行大规模屠杀的人数。”

是不是这样,对于位于军队底层的我来说是无法判断的,但我想讲一下我自己的观点。下面要讲的内容是以当时我作为一名士兵在当地的感受和南京攻略战前后从部队的中级军官那里听来的消息,以及我所属的部队使用的中国翻译的话为根据,再加上我的判断构成的。

南京自孙中山将其定为首都以来,蒋介石总统将国民政府的机关都设置于此,并将其作为中心。据说蒋介石曾引以为豪地说:“至今没有让外敌侵犯过。”听说在这次日军开始向南京攻击前进时他还说过,“不会让日军靠近南京。”

由此可见南京周边是坚固的要塞。正如地图上所见,扬子江自西南向东北流淌,就像包住了南京一样,而且周围有丘陵包围,形成了天然的要塞。仅仅这样对于进攻方来说就已经很难了,而且南京市区的周边还围有长达34公里、高达25米的巨大城墙。

为了守卫南京,从上海到南京的路上构筑了很多道抵抗阵地,并部署有国民政府军中最精锐的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另外,为了防止敌人由水路沿扬子江进攻,还在扬子江岸的要冲筑有炮台。

据说在日军开始发起南京攻略战时,担任南京防卫的中国官兵和住在南京附近的市民都推测说:“日军不管用多强的军队进攻,也不容易突破这么多道防线,一直攻到南京。”就算是攻击方的日军官兵,中级干部以下的官兵在听说要开始南京攻略战时也说:“这是一场艰苦的作战。要花相当长的时间。可能明年的正月才能到磨盘山脉附近。”

日军在上海附近遭到了中国军队顽强的抵抗,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在长达三个月的时间里一直被困在上海附近,知道了中国士兵是不好对付的。南京对中国来说,是比上海更具有全局重要性的地方,蒋介石为了不丢面子也会抵抗的。从南京是地理上的要塞和全体中国人民强

烈的抗日意志来看,很多士兵判断“大概不容易占领吧”。但是,开始向南京进攻后,和敌我预想不同的是,我们攻击的速度令人完全没有想到。

12月1日,大本营命令攻占南京,即日开始向南京攻击前进。12月13日南京陷落,被日军占领。从开始行动到占领,仅仅用了13天就做到了。

对中国方面来说,因为我们进攻的速度太快,令他们难以相信,一时没回过神来,这时日军像雪崩般蜂拥而至。到这时为止,南京卫戍军的下层官兵和一般民众完全不知道情况。12月7日蒋介石逃离南京这件事大部分人不知道,12月9日日军的劝降下层士兵和市民也不知道。12日南京卫戍军司令官唐生智将军逃离南京,他们这才意识到“南京危险了”。

那时位于南京防卫阵地上的士兵和一般市民无法应付,急着想逃走,但从东北到西南一线的陆路有日军攻来,无法逃脱,想要渡过扬子江前往北岸又没有船。当得知南京危险后,有钱人把船包了下来,下层官兵和一般市民弄不到船。

这样一来,卫戍军官兵们就失去了斗志,不断向日军投降。这里就涉及到卫戍军官兵的数量问题,我觉得照常理是怎么也算不出来的。

不仅是南京攻略战,处在中国战场上的人每次作战都苦于不知道中国方面的兵力。比如本来以为是一个师,冲上去一交锋才知道对方兵力有两三个师,结果成了一场苦战。那是因为一个师的正规军中加入了该师兵力两倍以上民兵。所谓民兵,就是平时不在军籍的人为了抗日救国而参战,据说这种人多得数不胜数。我第一次知道民兵是在上海战役中。那时我方士兵以为民兵是在第一线战斗的正规军,而把正规军当成了督战队。

民兵的说明暂放一边,南京卫戍军中也有民兵加入。按照常识,其数量是怎么也无法估算的。

关于卫戍军以外的市民,在日军攻击前进的期间,上层社会的人和有钱人等,有相当数量的人包船逃走了,这是肯定的。与此相反,住在日军前进道路上的城市和农村的人也有被追赶着避难到了南京的。将逃

离南京的人数和从其他地方被赶到南京的人数相抵消计算的话,结果会如何呢?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可以明确回答的问题,只是一种推测,根据推测是不能改变南京屠杀这一事件的。

有一种说法认为:“被认为是世界上的军队中军纪最严格的日本军队不可能干屠杀这种事情。就算是因为南京攻略战导致敌对心理过重,参战的官兵有稍微过火的行为,也没有进行传说中的大屠杀。”

我们这些以前当过兵的人在服役的时候被教导说:“日本军队之优秀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大家一定要引以为豪,并更加努力。”于是就真的感到很自豪了。但是在自豪的同时,也知道了它是有缺点的。

其中一点就是日本军人总体来说有很强的向上爬的心理,这一点在高级军官中尤其明显,这样到了战场上之后,就会争着立功。虽然这也有好的时候,但有时也会使各队之间失去秩序而导致坏的结果。可以说南京攻略战的时候这种坏的方面完全暴露了出来。

因为南京是蒋介石当成大本营的地方,要想占领那里,作战的规模之大是不多见的。作为指挥官参加该作战而立功是最高的荣誉,这是军人扬名的绝好机会。因此,各队的指挥官都在争抢头功,都想“第一个攻入南京的是我的部队”。

参加南京攻略战的是上海派遣军(第三、第九、第十三、第十六师团和其他部队)和第十军(第六、第十八、第一一四师团和其他部队)。因为投入了这么多的兵力,所以争头功也更激烈。向南京发起攻击前进的各部队的指挥官各自都立下以第一个攻入南京的战功为目标,这自不待言,此外,他们还在前往南京的途中展开了战果竞赛。

大的战果简而言之就是打死打伤对手。报纸、广播上也将此作为战果列举出来——某某部队的大战果,打死打伤了几千名敌人官兵,给敌人以重创并使其败退——云云,进行夸张报道。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多打死打伤敌人,所以投降的官兵就不用说了,连一般的百姓也杀。因为日后没有进行调查,所以要是事先记在战斗详报和阵中日志中就好了。杀人者赚,被杀者亏。因为有以上想法,所以进攻南京的部队的杀人超出了必要的程度。士兵将其称作南京残

暴事件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这样对照来看,我认为将这种行为看成是“因为南京攻略战导致敌对心理过重,参战的官兵稍微过火的行为”是不对的。

军司令官的命令暂且不谈,但可以肯定的是按照师团长级的命令进行的。与其在这里啰啰嗦嗦地讲,不如举一个好的例子来证明。那就是前面也引用过的中岛今朝吾中将的日记。

日记中写道:“基本上不实行俘虏政策,决定将其全部处理掉……”将这段日记浅显易懂地解释一下就是:即使中国士兵投降了,也不将其作为俘虏,让其存活下去,而是全部杀掉,这是师团的方针。担任第十六师团长一职的人自己在日记中这么写了,所以没有比这更确切的了。

与南京屠杀有直接关系的栗原利一说了如下的证词:

突然下达了“开枪”的命令。一齐射击大概持续了一个小时。能见范围内的俘虏拼命地想逃,却又不知道往哪里逃,为了避开水平射击的子弹,他们爬到了尸体堆上,形成了高达三四米的人柱。(引自1984年8月7日《每日新闻》)

在栗原氏做出上述证词的同一时期,作为上等兵参加南京攻略战的儿玉房弘(住在神户市)也给每日新闻社寄去了同样的证词。证词如下:

上面命令在扬子江附近的小山坡上架起机关枪。当我们抱着疑惑的心情在山上架好机关枪后,发现了日本士兵带到山脚下洼地里的无数中国兵俘虏。这时突然下达了“开枪”的命令,于是机关枪一阵乱射。(引自8月15日的《每日新闻》)

儿玉氏在做了上述证词之后,说了自己的感受:“为什么要杀俘虏?遗体是怎么处理的?另外还有哪支部队参加了屠杀?我们士兵什么都不知道。”

根据日记,可以认为中岛中将以师团长的身份对手下的官兵下令:“不要把他们当成俘虏并让他们继续活下去,杀死他们。”

栗原、儿玉两人的证词中都同样写有“突然下达了‘开枪’的命令”。根据长官的命令进行屠杀的官兵的样子清晰地显现了出来。两人是处于被命令立场的下层官兵。从这两人的证词也可以清楚地知道,这不是敌对心理过重导致的稍微过火的行为。

围绕南京屠杀的争论点有很多,其中有一个是:“日军占领南京时,城内难民区的安全得到保障了吗?”

当我说自己参加过南京攻略战后,不少人来问我:“占领南京的时候你进入城内了吗?如果你知道那时城内情况的话,请告诉我难民区的有关情况。”为什么想知道难民区的有关情况,理由他们没有说,但我想是因为难民区有美国的教会学校等欧美人的设施。

所谓难民区,是在日军即将向南京发起攻击前进的11月末,中国方面认为战火可能会烧到南京,作为居民可以安全避难的场所而在城内的一角设置的。其地域是中山北路、汉中路、西康路所包围的四平方公里的区域。

虽然最初是中国方面设置的,但为了使其带上国际色彩,德国人当了委员长。委员长通过外交途径要求日军保证难民区的安全,但日军没有答应。

日军无法答应的理由据说有下面几点:委员会太薄弱,缺乏中立性;区域内有很多中国高级军官的住宅,军事色彩浓厚;如果保证区域的安全的话,可能会被中国军队利用;如果残兵逃入难民区中的话,就无法讨伐了;中国士兵如果潜入难民中并扔掉武器脱下军装,就无法和一般难民区别开来,等等。

因为占领南京时我所属的部队没有入城,所以我不知道难民区怎么样。但是事后听隶属于城内扫荡部队的士兵说,就是难民区也没有受到特别对待。不要说特别对待了,反而更加倒霉。那个士兵说,负责南京防卫的部分中国官兵眼看南京就要陷落,就撤离阵地进入了难民区,潜入到一般市民中。负责城内扫荡的日军官兵每天都去难民区,从一般难民中辨别出中国士兵杀掉。

那时判断是士兵还是难民的标准是头的颜色和年龄。头的颜色是因为士兵戴过军帽,所以天灵盖的部分没有被太阳晒黑。年龄在十五六

岁到四十岁左右的男性,大部分都被当成了士兵。以此为证据,被认定为残兵的人全部被拉出来,不容分辨地杀掉。

以上是进行过城内扫荡的士兵的话。

现在日本的审判是疑者不罚,但那时的日军似乎是可疑者全部杀掉。这是我在当地从扫荡过难民区的士兵那里听来的,另外原士兵的日记中也写有同样的事情。

写该日记的原士兵属于第十六师团,参加了南京攻略战,占领后扫荡了城内。日记清楚地记录了那时的情况。这名士兵在后来的战斗中战死了,日记是从他的遗物中发现的。下面引用的日记一定是他想把无法再次体验的事情记录下来,而在阵中所写的。

[日记是原文(含错别字)。引自《朝日 Journal》]

我们进行了城内难民区的扫荡,残兵变成了便衣队,他们扔掉了很多军装、刺刀和子弹而穿上了便衣,在一个很大的房子里和1 000名左右难民在一起,我们和支那的警官一个一个地调查,挑出了大约500名像是残兵的人。其中还有连长等较高级的军官。因为一个小队杀不完这么多人,所以从第×机关枪队借来了一挺机关枪,再加上中队的六挺轻机枪和所有的步枪兵,将残兵全部集中到远处城墙附近的山脚下,用轻重机关枪一起射击,将他们全部打死了。

该日记不是为了给别人看而写的。可以说其可信度相对比较高。根据该日记来看,我觉得难民区也不是一个安全的场所。

关于南京屠杀有很多种说法,其中有一种对作为最底层士兵参战的人来说是无法接受的。该说法认为:“在南京引发了屠杀事件是因为参战的日军官兵品质恶劣。”持有该观点的是华中派遣军副参谋长武藤章中将。^①

^① 原文如此。武藤章时任日军华中方面军副参谋长,陆军大佐,后晋升为中将。

武藤中将在战后国联举行的东京审判中说：“在南京犯下残暴罪行的军队因为是紧急动员的，所以没有接受正确的军队教育。”他还说：“这证明日本人的素质、人格在逐渐下降。为了应付这件事，需要改善家庭及学校的教育。”

身处日本军队高层的人在战争时期自吹自擂“日本的士兵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一旦战败并将接受审判时，就说“军队的品质恶劣”，想把罪责转嫁到下层士兵身上。武藤中将在法庭上公然发表了上述讲话。

这一公开讲话对我们这些参加了南京攻略战的士兵来说是无法赞同的。我们无法理解他所说“没有接受正确的军队教育”的根据是什么。

当时日本的全体国民认为，军队中最优秀的是现役兵。现役兵在军营内日夜勤奋地接受军队教育，作为士兵是最充实的。从年龄上来看，也是能够适应军队的年纪。

其次优秀的被认为是预备役兵。所谓预备役兵，就是现役服满之后退伍回到地方上的人。因为接受过两年的军队教育，所以可以用作机动战斗力。之所以认为他们不如现役兵，是因为退伍之后有空白期，以及到了地方上之后经历会变得复杂，作为士兵的功能稍有下降。

再其次是后备役兵。后备役兵是过了五年零四个月预备役期限的人。因为后备期是十年，所以作为士兵有点老了。30多岁在地方上被看成是年富力强的年龄，但是作为士兵去战场打仗，在体力上和精神上就有点低下了，所以被排在第三位。

如上所述，现役兵、预备役兵和后备役兵都在军营呆过两年并接受了正确的军队教育，作为士兵是成品，是有保证的。这些是常备兵役，用来应付非常事态。补充这些常备兵役不足的是未受过教育的补充兵。

因为是这样一种构成，所以战时征兵编成军队时，现役、预备、后备和补充兵在何种程度上进行混合，决定了军队的好坏。所以，和平时期也有动员计划，以便能够应对紧急的战时组编。

参加南京攻略战的军队中，大部分进行战斗的主力部队都是以现役兵和预备役兵为主体的。我所属部队的主力是现役兵和预备役兵，后备役兵和未受教育的补充兵只有极少数。在战时动员组编的军队中是最优秀的。

参加南京攻略战的军队当初在动员组编时，其目的是用来进行上海战役的。上海是国际化都市，在各国租界附近进行战斗是困难的。从一般的常识也可以知道，将“没有接受正确军队教育”的品质恶劣的军队派往上海是不合情理的。

南京是国民政府的所在地，是首都，是蒋介石作为大本营的重要地点。在想要攻陷并占领南京的重要作战中，不可能派出日本军队中低劣的官兵。进行这种重要的作战要使用优秀的军队，这是常识。

武藤中将说“因为是紧急动员的士兵，所以没有接受正确的军队教育”是想帮自己开脱，只不过是一种托词。

下面是关于“日本人的素质、人格在逐渐下降”这句话，这我也无法接受。参加日清战争和日俄战争的明治时期的日本人也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正时期的日本人也好，参加满洲事变、支那事变和太平洋战争的昭和时期的日本人也好，都是完全一样的日本人。素质、人格并没有下降。我不认为战争时期的日本人比不上明治和大正时期的人。即使是和全世界文明国家的人相比，素质、人格也绝不逊色。在进攻南京的军队中，有各种各样的素质和人格的官兵，其中也有残暴的人和没有教养的人，另一方面，也有很有修养的人和人格高尚的人。

我身边的官兵当然也有不好的人，但大部分是很出色的人。战后过了40年的现在，这点被证明了。我每次和以前的同伴士兵见面都会有一种错觉，觉得现在的他们和当兵时的他们简直就是两个人，能感受到现在他们看上去很温厚的容貌中各自的人格。

我是这么想的：仅仅凭在南京进行了屠杀这一件事，是无法决定军队的好坏、官兵的素质和人格等等的。来到战场这一特殊场所的官兵的精神状态是一般人用一般的社会常识所无法理解的。此外再加上各种因素，最后干出了荒谬绝伦的事情。可以说进行屠杀时的官兵不是正常的人，不考虑到这点就下结论是大错特错的。

以征发为名的掠夺

在日本的势力还占上风的时候，侵犯中国领土的日军趁着连战连胜

的势头,对中国人民做了很残忍的事情。虽然这已经众所周知了,但我想从做坏事的士兵的角度说一说我所知道的事情。

日军官兵的暴行有很多,其中特别典型的是杀戮、掠夺、放火、强奸。官兵在战场上的时候把这些叫做四得。

如果在国内的话,这四种都是严重的犯罪。犯了其中任何一种,都会受到刑法的处罚。但在战场上这些却不构成犯罪,所以被看成四得。虽然还有其他行为,但归根结底,最后都包含在这四种中的某一种里。

我因为当了兵,成为日军的底层人员而去了战场,所以这四种全部都经历过。没有足以杀人的理由就取人性命,掠夺居民珍藏的粮食填饱肚子,放火烧毁民房,强奸女性发泄自己的性欲。我要讲一下这些事情,但全部混在一起讲的话比较复杂,所以先讲掠夺。

军队把掠夺称作征发。去过前线的人从军官到士兵,没有一个人不知道“征发”一词的。在当地没吃过征发的东西的人应该没有吧,可见日军在前线的大范围内进行征发到了何种程度。

所谓征发,就是在当地筹措军队作战行动时所需的粮草和其他物资。征发时,军队的表面原则是,在和居民友好协商的基础上,用与东西价值相当的钱或物品作为补偿付给对方。

但这只是表面原则,是不可能实施的。

即使想和当地居民商量,战斗部队中也几乎没有会说当地话的官兵。所以无法沟通,不能让居民同意。

通过翻译和对方商量,居民也不答应。那时中国的一般庶民阶层还不太富裕。普通居民家里存储的粮食没有多余的,勉强能够维持到来年的收割期,所以如果粮食被征发了,就会牵涉到是死是活的问题。

就算可以商量并让当地居民同意,正在进行作战行动的军队也没有用来补偿的金钱和物品。所以不管表面上怎么说要给钱,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且作战行动中的战斗部队的官兵脾气比较暴躁。

最后变成了“啊呀,不要那么麻烦了。我们是战争中获胜的军队。没必要和战败国的百姓们商量。如果我们采取求人的态度的话,他们会放肆起来的。不用商量,用武力抢过来”。不知何时开始这成了常规,最后演变成了征发即掠夺。

我知道“征发”是军队用语一事是在上海战役结束后不久，是从经历过满洲事变的我的部下那里听说的。据他说，因为讨伐土匪等要出动五天或一周时间，在所到的各个村落进行了物品征发。

那时起好像日军把重点只是放在了战斗力上，补给物资的输送能力则放在其次。支那事变开始后的征发始于上海战役告一段落后，各队在南翔—嘉定—太仓一线集结的时候。那时的征发还不是有组织的。

驻扎下来后没什么事做，于是士兵变得空闲起来。因为战斗刚结束，所以没有日课，除了值班者，大家都躺着度日。不久士兵们觉得无聊，为了看热闹和消磨时间开始到附近走动。散步走到村子一看，发现了猪、鸡、鸭、山羊等家禽，还有蔬菜等。

那时的士兵自从吴淞登陆后，已经七十多天没有吃过新鲜食品了。每天都疲于战斗，没有放松下来吃饭的空闲。在前线的战壕中交战时，很多时候都是用干面包填肚子。用小饭锅煮饭时，副食品净是些是罐头、干海草、鱼干等不新鲜的东西。豆腐也是干的，连调料都是豆酱粉、酱油粉。

因为一直不得不吃这种干的食物，所以发现新鲜食物后就非常渴望得到。

即便如此，开始时也是用手脚比划着试图进行交涉说：“稍微分点给我们吧。”但是不能如愿地沟通。我们因为打了胜仗而骄傲，正处于傲慢时期，而对方又是比较弱小的当地居民。当无法沟通时，就开始发脾气，不管三七二十一强行抢过来。我开始征发也是在那个时候。

但是我在能够强行抢东西之前，比一般的士兵多花了点时间。这可能会被理解为我比一般人正义感强或者更有良心，但决非如此。因为我比一般人胆小，所以不想去抢东西。但是不能因为我胆小就一直不去征发。要想在军队这一共同体中生活，不管好坏，都必须保持统一步调。

最初吃其他人征发来的东西我还没怎么在意，但不久之后只有我一不劳而食，于是开始于心不安起来。不征发点东西来的话觉得对不起其他人，哪怕是一个鸡蛋、一棵菜也好。因为这个缘故，我决心加入征发队伍。

虽然这么决定并去征发，但开始时像小毛贼一样，跟在大家后面战

战兢兢地行动。好不容易凭借自己的力量弄到了几只鸡后正准备撤退，往周围一看，发现居民在家里正用饱含怨恨的眼光看着我，让我觉得身如刀割。再怎么说是战场上，我也是极其讨厌从居民那里抢东西来填饱自己的肚子这种行径的。被这种想法所折磨，我看居民们的眼光也变得胆小起来。

因为是这种半吊子的征发，所以那天的收获只有几只鸡。即使如此，也是我亲手征发来的鸡首次出现在了餐桌上。开始时还觉得挺得意，但吃着吃着就想起了居民们怨恨的眼神，变得乏味起来。

即使这样，到了第二天又出去征发了。在这样的过程中，不知道是心情起了变化还是正常心理麻痹了，不知何时开始变得大胆起来。开始时像小毛贼一样战战兢兢行动的我，后来变得和强盗一样恐吓对方，强抢东西了。

当地居民在村落里放养着很多家禽。有肥猪，大的有200公斤以上，长着像野猪一样的獠牙。猪有一群，在四下活动。其他还有鸡、鸭、山羊等。这些家禽是村里人维持生计的宝贵财产。跨入居民家中，那里储藏着重大米、麦子、玉米等谷物。这些食物是住在村里的人一直到下一个收割期的食粮。如果这些宝贵的家禽和对生存来说不可缺少的谷物被抢走的话，村民们第二天就无法生活了。

我虽然知道这点，却渐渐不同情他们了。仗着自己是士兵，用枪口对着他们，让刺刀发出寒光恐吓他们，抢夺自己想要的东西。我渐渐觉得这么做不是一种罪恶了。

上面就是曾经是胆小士兵的我学会征发的过程。

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情况，大部分士兵都差不多。就这样，征发成了战场上士兵的恶习。但是在日军有组织进行的征发中，士兵个别进行的征发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日军首次进行有组织的征发是在南京攻略战的时候。南京攻略战是长途的机动作战。从作战行动开始的上海附近到南京，即使走最短路线，直线距离也有约300公里。而且因为是作战行动，所以还要迂回、曲折等。这样一来就超过400公里了，最长的路线也有长达500公里的。这么一说大家就知道，这是一条很长的补给线。所谓补给线，就是连接

发起作战的基地和最前线的联络通道。

在最前线战斗的军队不会携带很多弹药和粮草。为了使这些东西不至于缺乏而进行补给是作战时的必要条件。补给线越长,想做到这点就越困难。在南京攻略战中这一点就很困难。如果战斗进行到一半时因为运输能力不足而无法补给弹药和粮草的话,最前线的军队就没法战斗了。

就像自古以来的谚语“饿肚子无法打仗”所说的那样,一旦没有了粮食,就无法作战了。战斗最需要的弹药当然也是如此。因为南京攻略战的战场广阔,补给线很长,所以需要强大的运输能力。虽然士兵都知道这个道理,但是制定作战计划的高层却没有制定完善的补给计划。

前往攻略南京的是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上海派遣军当初的任务是击退上海外围阵地的中国军队,保护日本侨民的安全。因此部队的编成和装备都是按阵地攻击战准备的。弹药和粮草的运输也只是从江里搬到陆地上,距离很短,所以不需要很强的运输能力。从我们士兵的视野来看,有驮马拉的辎重车就足够了。

第十军在杭州湾登陆的目的是协助久攻不下上海附近阵地的上海派遣军。对第十军来说,上海附近平定之后任务就基本完成了,所以编制和装备可以看成与上海派遣军没什么大的不同。

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即使进行了某种程度的部队改编和装备的加强,力度也不大。从我所属的上海派遣军来说,击退上海附近的中国军队,在南翔、嘉定、太仓一线集结是在11月14日,向南京进击是在12月1日,其间仅仅半个月,根本没有充裕的时间将其他地方的运输部队调过来,以加强补给能力。

如上所述,南京攻略军的战斗部队和运输能力不平衡,导致前线的官兵缺乏粮食。

不仅如此。中国方面为了不让首都南京被日军占领,军民合力试图阻止日军的进击。在日军前进的道路上,为了阻止车辆的行进而挖了很深的沟,破坏了桥梁,还在路面上埋设地雷等等。

这样,因为运输能力不足和中国方面的抵抗等,先头部队的补给很困难。如此一来,战斗必需的弹药的补给就处于优先地位,粮草则放在

了其次。

我记得我所属的部队开始缺乏粮食是在苏州附近。我们虽然是作为第二线部队前进的,但是因为紧跟在第一线部队的屁股后面,所以同样粮食不足。

过了苏州之后,携带的粮食全部吃完了。官兵们因为空腹和长途攻击带来的疲劳,开始明显地憔悴起来,眼窝内陷,士兵们说“得立个告示牌说这里面有眼睛”。因为士兵没东西吃了,所以给军马吃的饲料也没有了,马匹开始互相吃鬃毛和尾巴上的毛,失去厚密的鬃毛和尾巴毛的马明显变得多了起来。人和马都饿着肚子,用来果腹的只有太湖水。按一般常识来说,应该暂时停止前进,等物资运输过来,但南京攻略军没有停下来等待。那时军方下达了“粮草在当地征发,自谋活路”的命令。

军方在发起作战时好像就考虑到了征发。“征发,自谋活路”这种说法虽然听上去好听,但无异于命令我们闯人民宅抢东西吃,就等于让我们干和强盗、土匪一样的事情。

南京残暴事件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在南京进行大屠杀的原因可以说是“始于征发”。

因为有“征发,自谋活路”的命令,所以官兵丝毫不觉得抢当地居民的东西是一种罪恶。这时开始称之为“蒋介石提供的”。这样一来日军和土匪集团就没什么区别了。官兵们失去了皇军的荣誉感,变得残暴起来。因为他们拥有可以若无其事杀人的战场胆量和武器。闯人民居后如果居民有意反抗的话,就不容辩解地杀死对方并抢夺东西。不仅如此,而且看见女性就上去强奸。

做这些事的有好几万官兵。因为是从上海附近开始分成若干条路线,以包围南京的态势前进的,所以中国方面受到的损失很大。日军经过的几乎所有街道和村落没有留下一只鸡、一个土豆。很多人被刺刀和子弹夺去了生命,幸存下来的人也没有了粮食,很多都饿死了。

因为日军的征发,惨事不断增多。中国方面难以忍受,便向在上海的各国机构申诉并求助。不幸的是,日本进行征发等行为的场所离上海很近。各国机构接受了申诉,开始派调查团到当地进行实际情况的调查。

这样一来,军方的上层人物就不能坐视不理了。如果各国掌握了事实证据的话,本来就对日本的行动感到不快的国家就会趁机进行责难。另外,如果对此事置之不理的话,中国百姓的怨言也会高涨。今后他们会一直留有怨恨,影响到占领后的治安。而且,日本国内的国民如果知道了这个事实,可能会觉得这违反了圣战的宗旨,从而成为批判战争的导火索。因此军方紧急发布了“禁止征发”的禁令,事实上撤回了征发命令。

虽然禁止了征发,但粮食的补给没有跟上。不许征发,无法补给粮食,即使这样还要继续作战,这是不合理的。如果说声“不合理”问题就能解决的话还好,但对最前线的官兵来说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于是在军队底层指挥队伍的下级军官气愤地说:“上层的那些家伙在想什么呢?!要让前线的官兵不吃饭就去打仗吗?!如果不能补给粮食的话,就继续征发!”没有服从禁令。

前线的官兵不服从禁令对上层来说是关系到他们威信的问题。这时他们试图用权力强行让大家服从。其手段是以作战指导为名派遣年轻参谋到前线,带着宪兵队去抓现行犯。

因为这样一取缔,就开始有人被当场发现正在征发而成了牺牲品。征发不是为了私欲和私利,但被发现的人却要接受军法审判,成了罪犯,然后就被免官降级,此前立下的功劳也都被取消了。

而且作为部队,出了罪犯被看成是整支部队的耻辱。取缔一旦开始,前线的部队长怕部队中出现犯人,就指示部下说“完事之后要善后”。所谓“善后”就是“杀死被抢者,以免留下证据”。

军方发出的征发命令成了恶性循环,向南京攻击前进的各部队在战斗之外的场合也杀了不少人。占领南京时进行了大屠杀不是因为敌对心理过重而突发的,而是从这时就开始了的,我是这么认为的。

我这么一说,可能有人以为只是在南京攻略战中进行了征发,但并非如此。从在中国战场上进行的所有征发来说,南京攻略战只是个序幕。此后,在徐州作战、武汉作战、襄东作战、宜昌作战等作战中,可以说每次作战都一定会进行征发。

作战行动开始后,士兵在攻击前行的途中一旦发现村落,就会互相

邀请说：“去征发点好吃的来吧。”然后就进入村子。几名士兵把征发来的猪、鸡等绑好挂在棒子上，让当地居民扛着，得意洋洋地走路的情景，在所有战场都能看到。

在中国战场上的日军以征发为名掠夺的谷物、牛、猪、山羊、鸡、鸭等的数量应该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如果用现在的价格来计算的话，应该是很大一笔钱。

我在战场上的时候曾经有一段时间代行庶务曹长的职务，负责写阵中日志。所谓阵中日志，一般是每个中队将其每天行动的路线、战斗状况、人员和马匹的情况等记录下来，每个月集中向上面提交一次。据说最高会提交到大本营。

在写阵中日志的时候，“征发”这个词是作为正式的军事术语来使用的。我写道：“某月某日，晴，某某伍长带手下多少人去征发。”如果大本营的高官看到了征发这个词，他能真正理解征发的意思吗？我是一边这么想一边写的。

我隶属于华中方面军，只在华中行动过，其他地方的情况不知道。然而我偶然在1984年6月13日的《静冈新闻》上看到电影音乐家木下忠司的经历记录《我的青春》在连载，知道了其他地方也进行了征发。《我的青春》第19回中有“无法忘记老太太的泪水”这一节。读了之后我深有感触，所以将它剪下来一直保存到了现在。下面引用其中的一部分介绍一下：

时隔三年半又回到了国内。但是在将话题转到濑户内海的船队之前，作为结束，我想再讲一下野战的事情。

12月28日，一个骑兵中队静悄悄地走过了月下的山路。

这是昭和17年的事情。听不到枪声，在令人紧张的寂静中寒冬的月亮显得格外皎洁。但是在这样的作战行动中宿营是少不了的。借农家的院子一边烧火取暖一边等待天亮。这时士兵们争先恐后地去征发粮食。村里的鸡一只不剩，土豆和鸡蛋也是，如果没有了焚烧的东西，会毫不在乎地烧贫穷农家的家具。

某个寒夜，士兵们连一个巨大的织布机都拿出来烧掉了。我无

法忘记看着火焰哭泣的老太太的样子。

我开始觉得无法阻止这种掠夺行为，用火焰取暖的自己是无比的可耻和可悲。

这样的行为在圣战这一大旗下作为家常便饭被容忍了，但军人所犯下的各种罪恶以南京的屠杀事件为最，在冲绳甚至杀害了很多同胞。

这不仅限于日军，美军在越南犯下的美莱村事件、枯叶剂作战；二战结束时苏军入侵满洲、希特勒屠杀犹太人，还有最近以色列军队制造的巴勒斯坦难民营屠杀事件。在不发生战争的情况下本应作为普通市民生活的人一旦到了战场上，就会理所当然地反复进行屠杀、施暴、破坏、杀人、掠夺、放火等罪行。

木下忠司氏是这么记述的。我在读到这里的时候，觉得和他同病相怜。好像不管去哪个战场的军队都同样以征发的名义进行了掠夺。做出残暴行为的不仅是日本军队，在战场上任何国家的军队都做了残酷的事情。

强 奸

战场上的日军官兵在征发粮食的同时，开始强奸当地的女性。最初要找的是可以当粮食的东西，但是一旦闯入民宅后发现了年轻女性，就想强奸对方。

因为士兵是20多岁到30出头的血气方刚的小伙子。来到前线后没有发泄性欲的地方，旺盛的精力不知如何发泄。如果是在一般的社会上的话，是可以靠理性来自制的，但这里是战场这一无法地带，而且是在像强盗一样为了抢东西而闯进民宅之后，顺便强奸一下女性也不认为是罪恶。

我从国内出发的时候想都没想过要强奸交战国的女性。虽然听说过日本在战国乱世的时候，城池被攻陷一方的女性被胜利一方的士兵强奸的事情，但我那时想“那是古代的事情，现代战争不会有这样的事的”。

但是我这么想是因为不了解战争。古代战争也好，现代战争也罢，胜利一方的官兵把强奸失败一方的女性当成外快，这一点是一样的。战国乱世时的野蛮人和生活在文明开化社会的现代人没有区别。

因为是战场所以强奸了女性，这种说法在正常社会是行不通的，但在战场上的官兵之间却是理所当然的。

隶属于在战场上战斗部队的下级官兵在作战行动中发现了年轻女性时，如果有人什么都不做就放走对方的话，那他一定是一个相当奇怪的人，要不就是在几万人中都不知道有没有一个的圣人君子，这么说也不为过。在说明其原因之前，首先必须讲一下处于战场这一特殊环境下官兵的战场心理。

官兵们在战场上要做的事情只是进行战斗并战胜对手。做这件事时，在地方上养成的人格、教养、品位等全都用不着。因此，官兵在往来于战场的时候不知不觉就失去了在人类社会生存所必需的东西。而且变得和野生动物一样。这样一来，在地方上曾处于领导地位的人也好，曾经捍卫法律、监视犯罪的人也好，曾经身在佛门的人也好，其他所有阶层的人也一样，都变成了弱肉强食的野兽。

战场是双方互相厮杀的地方，身处其中的人生死只隔一层纸。他们会破罐子破摔地想：“我们有今天没明天，如果不趁活着的时候为所欲为，享受一下的话就亏了。好像了不起似地说什么正义、人道等等都没用。战争中强奸是不可避免的。不用同情敌国的女人。”

这虽然不能成为可以强奸的理由，但士兵们是有了这种想法才进行强奸的。根据这种想法，强奸，再加上杀人、掠夺、放火，称为四得。

据说日军在占领南京之后，“留在南京城内的十四五岁到60岁左右的中国女性中有90%被强奸了”。我听到这个说法不觉得“这是夸张宣传”。不仅如此，我觉得“被强奸的女性不是一对一地被强奸，一定是被五人、十人轮奸”。也就是说我脑子里想到的是比强奸更残忍的轮奸。

士兵们在结束作战回到驻地后开玩笑时会说，“如果过了20年左右还在和中国打仗的话，就轮到自己的孩子们互相厮杀了”。这话的意思是，作战行动中被强奸的女性中有怀孕的，生下的孩子过了20年正好是当兵的年龄。这些孩子和国内出生的孩子在战场上相遇并互相厮杀。

那时这是当成笑话一笑了之的，现在想起来时笑就堵在了胸口。就这样，前往中国战场的日军官兵对当地女性进行了强奸，我也不例外。从国内出发时还想“现代战争不会有这种事的”，但到了前线后不到100天，我自己也实施了强奸。

我首次实施强奸是和开始征发一样，在上海战役结束后驻扎在太仓附近的时候。前面讲过，我比一般人要胆小，所以虽然在上海战役中有了战场的胆量，但提到女性就另当别论了，怎么也提不起强奸的勇气。

和我一起的士兵们可能是看不下去了，就有人对我提意见说：“虽然老实也不错，但到了前线最好适可而止，大家都去征发的话你也要一起去，大家强奸女人你也要强奸，这样才能和大家相处融洽。”即便如此，我还是拿不出行动的勇气。于是一个前辈就来邀请我：“和我一起去吧。”由于没有拒绝的借口，没办法只好跟他去了。

在为数众多的士兵中不少人有各种各样的特长和缺点。有人作为士兵完全不行，但在征发和找女人方面具有特殊的才能。可能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内乱，土匪比较多，所以百姓在藏东西上花了不少心思，但对有特殊才能的人来说，很容易就能找到。

这在找女人上也是一样。女人们为了保护自己而想尽了办法藏身，但他们很容易就能找出来。不知道是眼睛特别尖还是具有动物的嗅觉，反正拥有让人不可思议的能力。邀请我的士兵在这点上也具有无所不能的力量。

虽然他当兵比我早，但在军衔上我比他高。要在平时的话应该是我指挥他，但在这种场合下我却服从了他。他带着我进入了一个大约有30户人家的村子。

可能是居民们感到危险，早就避难去了，所以一个人影也没有。我以为没人，于是松了口气，但前辈说“不，不是没人”，然后就四下寻找，最后说“这一带比较可疑”，接着进入了一间看上去像是仓库的房子。

我也跟着进去了，前辈不愧是这方面具有特殊才能的人，果然没有看错。在屋子的尽头藏着四五十个居民。大体上看了一下，都是些男人和老人、孩子，没找到我们的目标——年轻女子。

我以为年轻女性都去避难了，于是松了口气，放心地想“太好了，不

用做残忍的事了”。但前辈的锐眼早就看透了前方。他用手指着前面说：“看那边。虽然不是姑娘，但有一个可以派上用场的女人。”我一看，发现一个蹲坐着的老太婆，怀中抱着一个婴儿。

老太婆怎么看都不像是生小孩的年纪。注意到这点之后我才意识到“生小孩的女性就藏在附近”。环顾四周，发现在一个角落里堆着很高的稻草。当我意识到“这里面可疑”的时候，前辈早就看穿了。他拔出刺刀摆好架势，怒吼道：“喂，出来！再不出来我要刺了！”以此恐吓居民。看到这样，此前一直保持沉默的居民们开始吵嚷起来，好像在对里面的人招呼说“出来，不行了。不出来会被杀死的”。

这样看来很明显里面藏着人。一分钟不到，稻草堆发出沙沙的声音开始摇晃起来。我屏住呼吸盯着，最后稻草堆塌了下来，里面爬出四个女人。

爬到我附近的一个女人一看见我就像瘫软了一样不能动了，然后她好不容易变了个方向，把头埋到稻草堆里，大屁股露在外面。

看到她的样子我觉得很可怜，没有了强奸的心情。如果只有我一个人的话，这时就回去了。但是这也不行，我呆呆站着，看着前辈的动作。

他用熟练的动作麻利地挨个检查了四个女人的脸，挑出一个年轻貌美的，然后催促我说“快点”。被这么一催促，我也终于有了那意思。

我使出所有的勇气，来到离我最近的女人旁边对她说：“喂，过来！”并抓住了她的胳膊。我觉得自己这时已经尽量装得很凶了，但声音却是嘶哑的，说到最后都没声音了，抓着女人胳膊的手也在发抖。

前辈看到我抓住了女人就说：“这种地方不宜久留，早点离开。找个合适的地方干吧。”这时的前辈和平时的劣等兵完全不一样。在带着女人离开的途中还向我说明了强奸方面的事。

“不能因为他们是老百姓就小看他们。和女人干的时候无论如何都会放松警惕，这时如果被袭击的话，就算袭击你的人是老人或小孩也不得了。不是说君子不近危吗。如果我方人多的话还好，只有两三个人的话还是退到安全的地方再干比较好。”

这么一说明，我才知道前辈忙于离开的理由。

“强奸女人时最要注意的是佩刀。士兵佩带刺刀的位置是在腰的左

侧对吧。如果佩着刺刀就趴到女人身上的话,你觉得会怎么样?女人的右手正好就在能够到刺刀的地方。如果她们有杀机的话,在男人爽的时候拔出刺刀刺中侧腹部是很容易的事。在强奸之前必须要把刺刀拔下来,放在自己的手能够到的地方。因为在舒服至极的时候下地狱可是划不来的。”

这是强奸时的注意事项。他虽然对军队的事情完全不行,但在这件事上却很博学。

沿着来时的路回头走了两三公里,可以零零星星地看到来征发的友军士兵。前辈说:“到了这附近就没关系了。”接着停下脚步说:“在这里做吧。”然后进入了一间塌了一半的房子。房子好像是农民的库房,散落着稻草屑,这对强奸来说正合适。前辈马上就开始了,趴到了仰面躺着的女人身上。

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我也有了那意思。学着前辈的样子让女人躺下,正要趴上去时,发现她睁大眼睛看着我,像是责备我一样。那目光使我变得胆小起来,突然对自己的兽欲感到很羞耻,但是已经停不下来了。我拿出决斗的勇气,对胆怯的自己说“这是战场的常事”,一口气进入了女人的身体。这是一次极其糊涂的强奸,但我也算是初尝强奸的滋味了。以这次为开端,此后每次有作战行动时我都自己一个人进行强奸了。

日军官兵认为“战争时强奸是不可避免的”而实施了强奸,但对被强奸的女性来说却是很痛苦的。单单是被不认识的男子强奸就已经不得了了,而且是被敌国的士兵用暴力强奸的。对中国女性来说,日本兵是魔鬼。

中国女性为了不被魔鬼发现,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中国的民宅里在居住的房间下面挖有地窖。目的是为了储藏谷物和芋头之类的食品。其构造是内部很大,但出入口只能勉强让一个成年人爬进去,在入口处放一块大石头。不知道的人乍一看是不会明白那是地窖的。

有的女人就藏在这种地窖里。开始时我们没注意到这点,但随着经验的积累,渐渐知道了这种手段,可以很快找到地窖的隐藏处。当地窖中藏有女人的时候,就用草席来代替石头铺在入口处,上面坐上老人和

小孩。为了不让闯进来的士兵靠近，故意将家具摆放得乱七八糟。有经验的士兵只要一看到这样的场景就能识破。

女人们在避难时为了防备被日本兵发现，会把锅灰等涂在脸上，将脸弄脏。那是为了让自己看上去很脏，以免被侵犯。虽然她们想瞒过日本兵的眼睛，却骗不了我们。只要让她们洗一下脸，脸就变干净了。这么做反而适得其反，士兵们知道了把脸弄脏的女人中美女居多。一旦知道了这点，大家就认为“涂了锅灰的女人总体上讲是漂亮的”，反而开始找起脏女人来了。

其中也有装成危重病人的，但很容易就被看穿了。开始时还有些效果，但到后来也失灵了。

中国人家里不管哪个家庭都有屋内用的马桶。平时晚上装排泄物，到了早上就倒掉并清洗干净。但当有日本兵来的危险时就会把屎尿存下来。当日本兵闯进来，女人们觉得自己危险的时候，就用马桶当头浇下，让全身沾满屎尿。这样一来不管那女人有多漂亮，也会脏得无法强奸了。

这种失败是常有的事。

日军一旦要发起大规模的作战行动，住在可能发生作战区域内的居民为了不让年轻女性被强奸，会首先让她们去日本兵看不见的地方避难。那时的避难场所是离中国军队势力范围很近，少数日本兵难以靠近的地方。让她们成群结队去那里的寺院、大的民宅等地方避难，还派男人们守护。如果少数人不小心去那种地方找女人的话，有人就会不光彩地去见了阎王。但是士兵们没有因为危险就放弃找女人。反而是冒着危险将女人弄到手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像探险弄到了宝物，在品味她们身体的时候格外愉悦。

我在得到前辈的指导之后，不知不觉变成了中国女性所害怕的“日本鬼子”。每次有作战行动的时候都实施了强奸。不过，我虽然作为士兵可以独当一面，但在那方面却很笨，经常失败。

我记得好像是在向徐州前进的途中，我和几名士兵一起去征发，发现田野里有一个在那一带算得上中等的村子。那一带是危险地区。我们一边提防着一边靠近，看到村子周围的树林中有一个男人像猴子一样

从一棵树上轻巧地滑下来，一溜烟地跑进了村里。是放哨的。我们追赶着进入村子一看，很多女人在那里成群结队地避难，正在叫嚷着跑来跑去。

那一带是中国军队和日本军队的中间地带，对我们来说是危险的，对敌方来说也同样危险。虽然敌人很少进攻过来，但在这种地方是不能进行强奸的。我们决定各自找个女人，然后退到安全的地方。

我也找到了一个女人。但是在退到我觉得安全的地方，让她脱下裤子准备开始的时候，发现她大腿内侧到脚部有脓包，已经化脓溃烂了，看上去就觉得很脏。早就听说住在偏僻地区的人中很多都有皮肤病，好像确实如此。我一看到这样，情欲就冷却了，什么都没干就把好不容易冒着危险弄到手的女人放了。

后来听其他人说，女人当中有人会想办法把树皮磨烂后涂在身上，让自己看上去很脏。我虽然不知道我看到的是不是真的脓包，但强奸是以失败告终的。

接着是在向信阳进发的途中。是在穿过了大别山来到平原之后的事情。那时我得了疟疾，但还是和部队一起行动。

我们为了休整而进入了田野中的村子，突然从屋里跑出五六个年轻女子。她们好像原本躲在村子里的某处，看到我们之后以为被我们发现了，所以才开始逃跑的。

我们被没有预料到的突发事件吓了一跳。一时间目瞪口呆地看着她们跑走。好不容易镇静了下来，叫道：“女人！喂，抓住她们！”并追了上去，这时我们和女子们之间已经拉开了50米左右的距离。她们跑到了村子外面，来到了狭窄的田埂上，前方是广阔的水田。

这是个视野开阔的地方。我一边想“笨女人，逃到田里去干嘛，又没有藏身的地方”，一边旁观着。我以为在这种地方就算逃跑了，以士兵的脚力去追的话，很容易就能追到。

但是我的预想令人失望地落空了。女人们比我要头脑灵活，她们看见士兵追来，就像蚂蚱一样跳进了田里。田里刚收割完，一大片都是水。她们在田里奔跑，跑向士兵们的手够不到的地方。从她们的脚步来看好像是泥很深的水田。

士兵们对此一筹莫展，站在田埂上，无计可施地看着她们。

对士兵来说鞋是很重要的，如果在行动途中穿着鞋就进入水田的话，皮革会变硬，从而把脚弄疼。虽然可以脱鞋进去，但淤泥很深的水田会让军衣、军裤沾满烂泥。他们在犹豫是不是这样也要追。

我呆立在田埂上正看着他们要怎么做，这时两三个精力旺盛的年轻士兵只穿着兜裆布，几乎全裸地进入水田追女人去了。我以为“这下女人们要被抓住了”，并在一旁观看。女人们为了不让裸体士兵靠近，往他们身上泼泥水、扔泥巴等进行抵抗。即便如此他们还是慢慢靠近了，于是女人们在泥田中打滚，把全身都裹上泥。这还不够，还在士兵们的目标场所里塞进泥土。简直就像用泥做成的人一样。这样一来，最后成了劳而无功。

虽然我讲的都是失败的事情，但是居住在战场区域里的女性不知道有几万、几十万人被日军官兵强奸了，数都数不清。

从在中国各地、各方面战场上战斗过的士兵们的话来看，好像各处都一样，强奸是战场上不可避免的事情。我所去的华中据说是比较多的，其中最多的据说是徐州作战。

我一个朋友从支那事变一开始就作为下级军官处于华中战场上，他说“发生大规模杀戮的是南京攻略战，强奸最多的是徐州作战”。听他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来一件事。徐州作战时，士兵处于比较容易实施强奸的状况。

这里必须要先说一下徐州作战的目的。

徐州位于津浦线和陇海线的交汇处，是交通要冲，军事上也是重要地点。蒋介石在这里花费七年时间和巨额资金，构筑了据称难以攻破的阵地。徐州集结着中国野战军的主力 50 个师。发起徐州作战的目的就是包围歼灭这 50 个师，给敌野战军以毁灭性打击。

这次作战以徐州为中心，华北方面军从北边南下，华中派遣军从南边北上，形成包围圈。在两个军团的包围圈中，不仅有 50 个师的中国军队，居民也一起被包围在了里面。随着包围圈的缩小，里面的居民就无处可逃了。因为那是日本的大军团巧妙设计的包围圈，居民们因为无法从网眼中逃脱而不知所措，四处乱窜。其中有很多年轻女性。这些女人

们被当成了绝佳的猎物。

我隶属于华中派遣军，从南京附近开始行动，沿津浦线向徐州北上。我记得我们所到之处的女性明显变多是在快到宿县的时候。到了那一带的时候天越来越热。热得天上飞的鸟都快被烤熟掉下来似的。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行动总是在晚上，白天休息。

中国军队好像也是如此，有时候敌我双方会整晚并肩前行，天亮后双方都大吃一惊，然后交战起来。

那天晚上也是整夜一直在步行。一大早到了一个数百户人家的村子。睁着睡意惺忪的眼睛，拖着疲惫的腿进入村里，发现有一群士兵比我们先到，是没见过的一队士兵。他们应该也是夜行军，应该很疲劳了，却格外活跃地在运动着。

看见他们的样子，我觉得“有什么事”。那时还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事，仅凭借在战场上自然形成的直觉。到附近一看，才知道活跃地运动着的士兵们正在追女人。

这附近因为日军的包围圈变得狭小，所以女人们不知逃往何处而正在四下乱窜。以前就听说这些女人是成群结队的。事实上我也在约两天之前看见过被强奸之后虚弱得无法动弹的女人。那不是二三十个人，如果以村落为中心计算倒卧在附近的人数的话，可能有好几百人或超过1 000人。

当我知道休整的村子里正好有女人之后，突然来了精神，不仅我是这样，其他士兵也是这样，连行军时累得要命的人听说有女人也很有精神地跑了起来。

我和几个士兵一起去一间间屋子寻找。最初的两三家过门不入之后，进入了一家比较像样的屋子里，发现在杂乱地散落的衣服、家具等东西之间，有女人像死了一样躺在那里。数了一下有五个人。看样子好像被轮奸得很厉害，我靠近之后也一动不动。可能是筋疲力尽，半死不活了。

乍一看和死人一样，但是，看着看着我觉得奇怪起来。她们虚弱得无法动弹，却穿着裤子。从这点判断，她们被强奸后是有力气穿上裤子的。因此，让自己看上去半死不活是想瞒过我们。

既然看穿了,我就不能默默放过了。来到女人身边,把裤子往下一拉,白色的肚皮映入了眼帘。把脸凑上去,一股男人射出的精液的味道进入了鼻腔。一闻到那种味道,我突然情欲萌发,有了想干的念头,于是用手掌拍了拍女人的下腹部催促她,她好像从睡眠中突然醒来一样,张开了两腿。

当然我强奸了她,但感觉在里面的时候黏糊糊的,不是很舒服。

完事之后,又开始寻找下一个,来到了村子中间的一家大房子。房子前面聚集了很多士兵,也有和我一个队的。他看到我之后对我打招呼说:“这个家里藏着很多顶好的姑娘,大家正在轮流上,你也加入吧。”被这么一邀请,我又有了那意思。虽然好像很贪婪,但那时的想法是“好不容易有女人。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能弄到。能干的时候就要干”。如果用吃饭来打比方的话,就和刚吃饱之后看到美味的东西又想吃一样。

进到家里一看,中间是很大的一个房间,房间里看上去少说也有15个以上的女人仰面躺着。士兵们轮流趴到女人身上,正在轮奸。在这个房间的一角,老人、孩子等聚成一团。这些人眼看着自己的女儿、母亲被强奸,一副“没法子”的表情。

在这些人的注视下,我毫不留情地强奸了女人。现在想来是非常残忍的事情,是在人类社会不被允许的厚颜无耻的行为。

但那时我不觉得是种罪恶,也没有讨厌自己。就算觉得不好,也用“这是战争”一句话就打发了。但是,在长期持续干这些事的过程中,渐渐开始生厌了。那是在宜昌作战的时候。那时,兵龄长的士兵依次回到国内,吴淞登陆后一直留下来的士兵只有不到全体的1/3了。我也收到了这次作战结束后就回国的内部通知。这次作战对我来说,是在部队里最后一次大规模作战。

在出动作战之前,我想了很多。我想,这次上战场,就算被大家取笑是胆小鬼,也要珍惜生命。在迄今为止的作战中做了很残忍的事情,沾染了战场的污垢,我决定在这最后一次为国效力的战斗中,绝对不做残忍的事了。

虽然有点自私,但以前每当国内有新兵过来的时候,我就想“不能让这些家伙做跟我们一样的事情”。

这次作战有最近刚从国内过来的新兵首次上战场。新兵入伍后不满半年的时间都是雏兵。他们每个人都长着像少年一样稚气的脸。跟久经战场的士兵相比,感觉就像进入了野兽群中的家畜。

我出动的时候要带着这些新兵作为部下,新兵们交到我手上了。想到这点,我决定:“虽然不能一直这么下去,但至少在这次作战中我不会让这些新兵们沾上战场的污垢。”

我所属的部队从应山附近开始了行动,经过襄阳、枣阳等地向当阳进发。到达当阳附近的时候,其他部队已经占领了宜昌,作战临近结束了。

到此时为止我一直严守我的决定,觉得“还算不错”。

在当阳附近,我的分队离开中队去执行别的任务,任务完成后,我们正在步行寻找中队的驻地。当阳附近作为《三国志》的舞台是很有名的地方。据说当阳是因髯而闻名的关羽的出生地,市内公园中有关羽墓。事情发生在参观完该墓后向着据说是中队驻扎的市郊的村子前进的途中。

我们正在山脚下的土包上长时间休整,我发现 20 人左右的百姓正排着队走在山间的道路上。用望远镜一看,好像是避难的人。队列的前后是看上去身强力壮的男子,把女人夹在中间。

见此我无意中说了句“有女人”,于是老兵们开始喧闹起来。当我意识到“不好了”的时候,老兵们已经快速站了起来,招呼我说:“分队长,我们上吧。”他们的意思是要去强奸女人。我没说话,他们就贸然断定我同意了,一起站了起来。被他们带动,新兵们也想跟着去。

因为老兵过去经历过这种事,所以我觉得“现在对他们说也没用了”,但新兵们我却没允许。我训斥道“你们不行,你们要强奸女人还早了点”,阻止了他们。老兵们见我态度和平时不同,感到很惊讶,但意识到我很少这么凶,于是默默开始了行动。一旦行动起来,习惯了战场的士兵的动作很快。他们袭击了避难的队列,放空枪和亮刺刀恐吓对方,片刻工夫就抢了女人退回来了。

一抢了女人回来,就立刻将她们带到离我们稍远的草丛中开始强奸起来。

我试图无视这一场景,把脸转过去闭上了眼睛。过了一会儿,感到有一股异样的视线集中到我身上。睁开眼睛四下里一看,发现视线来自新兵们的眼睛,他们眼里有责备我的神色。

这时有一个完事的老兵过来,催促新兵们说:“你们也去干一下吧。”这句话让我的心理防线崩溃了。我想:“这里是战场,自己强奸了这么多人,现在再说什么严厉的话也没用了。新兵们迟早也会沾染战场的污垢。让他们干吧。”

想法一变,就对新兵们吼道:“随你们便吧!”这不仅是对新兵们说的,也是对我自己说的。这时我放弃了好不容易下定的决心,又强奸了女性。

关于强奸,有一件事情我至今只要一想起来就会不寒而栗。

那是强奸导致的乱交引发了官兵间性病蔓延的事情。

当时在日本,性病被当成亡国病,大家都很害怕。特别是军队,极度害怕这种病。和平时期的军队如果有人得了性病是要和罪犯一样关禁闭的。但是,战时的军队因为是通过战时动员紧急征兵的,所以很多患病者没时间治愈该病就应征了。那些人把性病带到了前线,因为强奸而在官兵间扩散开,性病患者增多了。

虽然在前线不会关禁闭,但处理办法更加严酷。在军队里,根据伤病的种类将其分为一等病、二等病、三等病这几级。一等病是因为公务而得的伤病;二等病是算不上一等病的伤病;三等病是最恶劣的性病。

在后方,根据病的等级不同,受到的待遇也很不同,在战场上差别更大。战伤者最优先,生病患者其次,性病患者不光是在战场上,就是在一般的后方也受到极度的冷遇。当去医院看病时,军医一听就骂道“不知羞耻”,也不给好好治疗。

性病患者自己也说:“因为这是在前线啊,优待中弹的人是理所当然的,不光彩的性病患者是没法骄傲自大的。”然后就死了心。因为这样,所以性病患者就不去医院,以免受到冷遇而难受,他们尝试着用药草进行自我治疗。被大家当成亡国病而害怕,以医药的力量也不容易治愈的疑难病症,怎么可能用药草治愈呢?

这时候,不知道从哪里传来的流言开始扩散,说活人的脑浆是特效

药,这成了士兵间的常识。要从活人身上挖出脑浆非常残酷,光是想想就令人不寒而栗了,非常不容易做到。

最初是把猫狗等杀死,拿出脑浆来服用,但一点效果都没有。过了一阵子,有不负责任的人煽动大家说:“想想看!用猫狗的脑浆治人的病怎么可能有效果?要治人的病就必须用人的脑浆。据说支那住着四亿人。杀一两个也没关系。你们觉得皇军勇士和当地百姓哪个重要?杀吧。”

由此,有几个人就残酷无情地干出了世上罕见的可怕之事。

我有一天在走路的时候偶然目击了从活人身上取脑浆的现场。

地点是南京往东大约八公里的地方,靠近汤水镇。

汤水镇镇如其名,是一个有温泉的村子。这里温泉的水温正合适。我们听说了这个温泉,于是趁着闲暇时间前往。我们进入了据说是宋美龄专用的浴池里,在水里泡了个够,神清气爽地踏上了归途。

事情就发生在我们回去的路上。当我们来到一个被战火烧焦,已经废弃的村子时,看到三个士兵夹持着一个当地男子进入了废屋中。当地人的手被反绑着,我看那样子就觉得他们要做亏心事。突然,活人脑浆的事情浮现到了我的脑海里。

我凭直觉觉得他们要干那事。要是平时的话这事也不用放在心上,但那时很奇怪,怎么也放不下心。我渐渐觉得不能不看就走,于是靠近了士兵们进入的房屋,从开裂的墙壁的缝隙间偷看。

房子的屋顶被烧得塌下来了,所以屋里和外面一样有阳光照射。在阳光的照射下,我想象的事情变成了现实。三个士兵把仰面躺着的中国人围在中间,脑袋凑在一起正在忙活。中国人好像还活着,不停地动着脚,三个士兵好像正在把活人的头盖骨用刀割开。

我一时屏住了呼吸看着屋里的情况,在头盖骨被掀开的那一块,稠糊状的东西正在微微颤动,那就是活人的脑浆。

三个士兵用指尖蘸了稠糊状的东西,用舌尖舔着。

看到这情景,我觉得我看到了这个世界上的魔鬼。我想“如果这不是魔鬼,那还有什么魔鬼”。我虽然没有得性病,但一想起“如果……”,就觉得不寒而栗。

斩首

我在前面讲过用子弹打死人,用刺刀刺死人等事情,另外,日军官兵杀死中国人的手段还有斩首。

所谓斩首,就是把头割离身体而结束生命。虽然是很残酷和野蛮的行径,但很久以前曾经在世界各地作为刑罚而被使用。

我国的刑罚中也有斩首。电影、电视中的历史剧中说的“砍头示众”就是斩首之刑。斩首刑到了明治新政府的时候就废止了。现在作为武士时代的事情,只有在历史小说、故事片等中才能看到。

我每次读历史小说或者看故事片的时候都会觉得不一定要用这么残忍的方法杀人,很怜悯被砍的人,然后觉得执行斩首刑的官差是恶魔或魔鬼,觉得被砍的罪人很可怜,想闭上眼睛,转过脸去。

像我这样比一般人都要怯弱的人入伍并上了战场之后,不仅看到了斩首杀人的现场,而且我自己也把别人的头从身体上砍下来过。

官兵以战争为目的而到战场上去打死打伤对手国的人是应该的,但斩首杀人则有点特别。在近代战争中,斩首杀人的好像只有日本军队。据说那时欧美人之间把日本军人的斩首称为“砍头”,将其和“切腹”一样看成是只有日本人才会的特殊技能。

被日军官兵砍头失去生命的敌国人的数量有多少万,应该很难推测吧。在支那事变、太平洋战争中,在广阔的战场上,一般认为我所去的华中战场斩首特别多。为什么会做出那种事呢?没有明确的理由,但我想讲几点可能的原因。这只是以中国人为对象。

我在前线认识的一名佐级军官曾经说过下面这段关于斩首的话:“用枪炮杀人效率高得多,但用刀砍杀有其相应的效果。因为中国人最怕被刀砍,所以这样可以最有效地给他们心理上带来恐惧感,从而瓦解他们的抗战意志。”

根据他更详细的说明,中国人之间自古以来就流传着“死在刀下的人来世就不能再做人了”的说法。

当然这是迷信,不过当时这在中国人中是根深蒂固的。我们就是要

利用这一迷信从心理上瓦解他们的斗志。

上面这些是听来的知识。不过关于这件事,我自己在给中国人行刑的时候也亲身体会到了。那是在向徐州进发的途中。我抓住了残兵要给他们行刑,问他们说:“要处你们死刑,你们希望被刀砍还是被枪杀?”结果所有的人都希望被枪杀。这也是对刀砍的恐惧。

作为理由这还算比较正常的,另外还有很过分的。其中之一是出于好奇心而尝试做一些异常的事情。在正常的社会中如果杀了人的话,会成为罪犯并受到很重的刑罚。砍落人头杀人这件事如果不是狂人或者极端残忍的人的话是做不到的。在普通社会中,正常人是难以做出这种事的。

但是,战场上的官兵即使杀了人也不会成为罪犯而受到惩罚。即使砍落人头,也不会有人谴责你是极端残忍的人。只要想做,开枪打死也好,用刺刀刺死也好,用军刀砍头也好,可以随心所欲。

自古以来就流传着战场上获胜军队拥有绝对权力的说法,占领了部分中国领土的日本也是如此。不仅是对于潜伏在占领区域内的残兵和游击队,对于一般百姓也可以生杀予夺。就算错杀也是我们占便宜,中国人吃亏。

只有入伍后在战场上的这段时间才可以这么横行霸道。回到国内退伍之后就成了普通社会的普通人。想到这点,就会有“趁着这机会做吧”的想法。可以说这也是斩首的动机之一。

另外,身处战场的官兵试图做一些引人注目的事情来炫耀自己。斩首也属于这种事。做一些别人做不到的事,使自己有优越感。

这就好像和很久以前人类还处于野蛮时代时,为了显示自己比其他人要伟大,展示强大的力量而进行炫耀一样。一旦到了战场这一特殊的场所,好像现代人的想法和很久以前的人一样。

另外还有一点是归国后回到普通的人类社会时,可以当成从军见闻来说给别人听。在战场期间体验过不寻常的斩首,然后就可以自豪地对别人说“我在前线砍过人头”,以此作为炫耀的话题。因为是这种荒唐的动机导致的斩首,所以对受者来说真是飞来横祸。

再要举一个动机的话,可以举出日本军人佩带军刀这一点。

很久以前,欧美各国的军人也佩带过军刀,但在现代战争中没什么用,所以废止了。在日本和中国进行战争的那一时期,腰间佩带军刀的除了日本军人之外,就只有波兰的陆军了。

在和平时期,日本军人也佩带军刀,但要上战场的时候,会把日本刀进行改装之后再佩带。其中还有腰间别着祖传的宝刀去战场的,因为日本刀比较锋利。

支那事变中,南京攻略战刚结束的时候,在没有资格佩刀的下级军官中,持有军刀的人明显多了起来。有人是紧急从国内寄过来的,有人则是自己用废弃的汽车弹簧为材料做的。当然,目的是为了砍杀中国人。

以前的武士一旦弄到好刀,就会想试试它是否锋利,然后就去砍人试刀。和武士一样把军刀别在腰间的话,就想去砍人。

要做到这点,比以前武士杀人试刀还要容易。

因为官兵在往来于战场的时候理性已经麻木了,成为一种狂人,失去了杀人有罪这一正常人的心理,渐渐觉得杀中国人还比不上杀猫狗,完全没有自我控制之心。

一旦想要砍人,作为材料的人哪里都有,因此大家就有了放纵自己的战场心理,心想“清国奴们没什么了不起。没关系,干吧”。

凭借这种单纯的动机做出斩首这么重大的事情的人很多。

虽然不是上了前线的人全部都是这样,但我认为前线部队的许多官兵都目击过斩首的现场,亲自进行过斩首的人也不少。

我第一次看到斩首是在到达前线的第二天。

听到有人说“抓到清国奴的间谍了”,于是我马上去看了。

我想起了在快要登陆的时候中队长在对我们进行的训话中说:“清国奴们的抗日教育很彻底,所以不能因为对方是普通百姓就麻痹大意。在日军占领之后有的百姓会留下来进行破坏。你们看到清国奴就当间谍!”于是想看看那家伙是什么样子。

那时的上海郊外有很多中国军队构筑的阵地,战争开始之后居民们都去避难了,几乎没有人。那是我来到前线后第一次看见敌国人。

我出于好奇心过去一看,不知道是哪支部队的几名士兵把三个中国人的手绑在背后,按在地上。我想“是什么样的家伙啊”,分开人墙进去

一看，他们穿着当地人的衣服。我一直以为间谍是厉害的角色，但他们和我想象的完全不同。

抓到的人中有一个是60岁左右步履蹒跚的老头，剩下两个是女的，一个看上去是年过60的老太婆，还有一个50岁左右。他们的样子看上去都弱不禁风，从年龄来看也看不出他们当过间谍。

我虽然这么看，但抓人的士兵们断定他们是间谍，说“这些家伙是间谍。清国奴们即使是百姓也不能大意。干了可恶的事的家伙要砍头”，然后立刻开始准备。

我那时刚到前线，是个普通人，光是听到要杀人都很害怕，而且说是要砍头杀人，我吓了一跳。我想，“来到了一个可怕的地方”，觉得后悔起来，同时觉得要被砍的人很可怜。虽然有这样的想法，但是越害怕的东西就越想看，所以我没有离开。

第一次看到杀人现场的好奇心、恐惧感和对被砍的人的怜悯之情掺杂在了一起。当我正以复杂的心情旁观时，行刑开始了。首先是50岁左右的女人要被砍头。士兵们撵着她来到小河边，让她跪在那里，似乎是打算在那里砍下头颅，再把身体沉到河里去。

我注视着快被砍头的女人，她的身体在微微颤抖，那是因为面临死亡而害怕的缘故吧。脸色苍白，没有血色。士兵们毫不介意，他们一起靠近了女人，把她的手脚摆成容易砍的姿势。

在把她跪坐的两脚深深地垫在屁股底下之后，士兵中的一个人转过身对我们旁观的人解释说：“这样一来身体就稍稍前倾，对斩首来说是正合适的姿势。而且在脑袋离开身体的同时，腰部会像弹簧一样伸展，身体就会自动往前倒。”一副前辈的口吻。

准备工作完成之后，一个长着乱蓬蓬胡须的曹长分开众人来到大家面前。

他站到我们这些旁观的人前面，把我们当成新兵，用一种轻视的口吻说：“我来示范一下砍人头给大家看看。我在满洲战场待了三年，讨伐过很多次土匪，杀人都杀腻了。下面让你们见识一下我的本领和备前长船^①的

① 日本刀的一种。

锋利,好好看着。”

不愧是炫耀“杀人都杀腻了”的人,对结束人的生命无动于衷。他站到跪坐着伸着脖子的女人背后,用巧妙的手法唰地一声拔出自称是备前长船的名刀。

然后他用灵巧的手势把刀锋反转过来,啪啪地敲了几下女人的颈部,结果让人感觉颈部稍微伸长了一点,这时好像就是斩首的好时机。曹长用敏捷的动作一挥军刀,刀刃在阳光的映照下发出耀眼的光芒,只见女人的颈部刀光一闪。

往白刃落下处一看,从颈部切下来的人头呈球状滚落了下来。落到地上的首级像皮球一样滚下土堤的斜坡,没入河中。

再把目光移到没了头的身体上,只见从被切断的颈动脉处喷出了大量鲜血,像喷泉一样画出一道高高的弧线,洒得很远。当血喷的势头渐渐减缓,无力再喷的时候,身体就自然伸直了,像追随着首级一样跃进了水里。

这样就结束了一个人的生命。

我在旁边看着这情景,感觉像是在梦中。我觉得好像从头砍下来到鲜血喷出中间隔了一段时间。心想,“在杂志的插图上看到的和实际看到的根本不同。画上画的是鲜血像竹刷子一样从整个切口喷洒出来,实际上是从颈动脉呈线状喷出来的”,感觉是一项重大发现。

后来我到战场上杀过人,但是砍人首级取其性命却不容易做到。即使已经习惯了战斗,成了一名称职的士兵,可以对杀人感到骄傲了,但对斩首还是提不起劲。

但在徐州作战的时候,我终于进行了斩首,那时我来到前线已经十个月了。想要斩首的理由和动机等已经记不清了,不过好像是有一种想在其他士兵面前保住面子的想法,想夸耀“斩首这种事情,我也是能做到的”。

因为我比其他人要胆小,所以在战场上常常显得很笨拙。为了掩饰那种不体面的丑态,也想做一些引人注目的事情。在前线过了十个月,补充兵从国内过来了。在那些人面前我也想虚张一下声势。记得我是因为这些原因而砍人首级的。

因为那是第一次斩首,所以很忘我,连自己都不知道是怎样砍下

去。等回过神来的时候，身首已经异处并滚在地上了。比起担心来，更为自己砍得漂亮而松了口气。不久看到了暗红色的血，觉得不太舒服。我清楚地记得自己砍人首级的过程则是在向信阳进发的途中。虽然这不是什么值得自豪的事，我还是想讲一下过程。

我们分队在向信阳进发途中，从离开庐州^①临近大别山时开始，就成了先头部队，在大岛准尉的指挥下离开主力部队先行。我们沿着大别山北麓前进，虽说是山麓，但和山里面一样尽是陡坡。

我们沿着陡坡艰难前行，要打败占据天然险要处的敌兵前进非常痛苦。士兵们在痛苦的时候就把脾气乱发到中国军队身上，说：“我们这么辛苦都怪清国奴。清国奴小子们，一发现就杀了你。”

进入大别山之后大约过了三天，有一天我们在山沟里的路上与五名中国兵差点迎面遭遇。他们丝毫没有敌意，一看到我们就扔下武器，跪在地上表明了投降的意思。据推测，好像是被大部队扔下后没有了粮食，肚子饿得受不了才出来的。

那时我想，没有敌意的人是不用杀的，但在以准尉为中心商量对他们的处置时，遇到了一个不能让他们活下去的问题。

如果把他们当成俘虏的话，首先没有东西给他们吃。要是把随身带的东西分给他们的话，我们就要饿着了，而且作战行动带着俘虏也很麻烦，说不定他们什么时候就逃走了。但是又不能放了他们。

经过商量，最后决定：“对可恨的清国奴不用留情，杀了他们以绝后患。”

因为此次作战开始前内地来的补充兵很多，所以决定采用斩首的杀人方法给新兵们看看。首先是大岛准尉进行示范。准尉自称是剑道三段，刺刀术二段，向士兵们炫耀了一番。他第一次上战场是在出兵山东的时候，满洲事变也参加了，他骄傲地说：“我已经砍过若干个人的头了。”

准尉不愧是自豪地说出上面这些话的人，动作非常精湛熟练。

他随手拔出军刀，靠近俘虏，在说“砍人头要这么砍”的同时，将手中的刀砍了下去。大家吃惊地一看，俘虏的头已经离开了身体，滚到了石

① 今合肥。

头缝里。这只是一瞬间的事情,都不到一分钟。

旁观的新兵们发出了“哇”的惊叹声。新兵们全都是一副“不愧是身经百战的准尉阁下”的佩服表情。

那时我还提不起砍头的劲来,和新兵们一起在旁观。

准尉示范完之后,老兵们当中陆续有人以一副舍我其谁的架势出来斩首,最后只剩下一个人了。这时,我注意到新兵的眼光集中到了我身上。因为我没有提出斩首,所以他们好像在催促我说,“这次你来吧”。

一旦感到了新兵们目光中催促的眼神,出于老兵的体面,我就不得不斩了。我想漂亮地把人头砍下来,然后昂首挺胸地对他们说:“怎么样?这点事情算不了什么,别小看我。”突然有了这种想法,于是我提出来:“好!那家伙我来砍。新兵们,好好看着。”

虽然这么说并站出来了,但内心却很担心。对于是否能够砍得漂亮以至于让新兵们感叹,我没有自信。做示范的准尉暂且不提,如果我砍的时候比刚才先砍的人要难看的话,新兵们会瞧不起我。我对自己说:“这是重要的一砍。如果搞砸了的话会被当成笑柄。必须要沉着冷静。”然后拔出军刀,站到俘虏的侧面摆好姿势。

俘虏不知道是看到四个同伴被砍,觉得乞求饶命也没用而死了心,还是连恳求的力气都没有了,默默地跪坐在那里,等着刀砍。

我和俘虏保持着合适的距离,俯视着他因为太阳晒和污垢而泛黑的颈部,渐渐想起了开始时看到的曹长的手法。我想模仿他,于是在脑子里将曹长斩首时的步骤梳理了一下,终于觉得有了自信。

我像曹长那样,把刀锋反转过来轻轻敲了俘虏的颈部一下,俘虏好像吃了一惊,缩了一下身体,这导致他的颈部稍微往前伸了一点。我想“时机到了”,于是对准他伸长的部分,像摔东西一样把刀砍了下去。因为我没有学过剑道,所以是像砍柴一样挥下去的,却顺利得让我吃惊。刀刃的势头在切断颈部后仍然不减,一直到了我的脚附近才停下来。

就这样我夺去了一个人的生命。

虽然这是一件极其重大的事情,我却看着滚在地上的首级想,“没有砍失败真是太好了”,于是松了一口气。过了不久,我渐渐产生了优越感,洋洋得意地想,“看到没有,新兵们,我的砍法和其他人不同,是符合规矩的”。

就这样觉得自己成了英雄而自我满足了一阵子，然后我开始想，“做了这种事，为什么会自豪呢？”突然开始憎恨起自己所做的事情来。

以上就是我那时的心境。

砍人首级的不仅是战斗部队的官兵，其中也有后勤人员出于好奇心而砍的。有一个例子，是在向南京进击的途中。

南京总攻击的时机渐渐成熟了，上面下令：“各队迅速前进至句容—溧水一线。”我所属的部队也向着上面指示的地点急行军。就是在那途中，在我们将要路过的村子里，卫生队设立了临时包扎所。

无意中一看，只见卫生队的士兵抓了一个像是当地居民的男子，把他按在地上，军医少尉拔出军刀正准备砍他的头。身为军医官，在战场上的任务就是拯救生命，就算是敌方的军人受了伤也必须给予医治。该少尉却在我们眼皮底下斩杀了无辜的当地居民。

乍一看军医官好像性格很温和。性格暂且不提，他是拯救人性命的医生这点是不会错的。我想他可能是在南京攻略战中看多了负伤者流出的血而有点失常，一时忘却了自我。

我每次一说斩首，很多现在的人都会说：“战争时期的日本人干了野蛮的事情。”但事情不是这么一句话就能一带而过的。

战争时期的官兵和现在的人是完全同质的人类。现在的日本因为有和平宪法而无法进行战争，但不能断言说它永远不会变。如果发生了战争而侵略他国的话，现在的人也有可能做出同样的事情来。

战争时期的人为什么做出了那样的野蛮行径？有一个很好的比喻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在前线和我一起的一个士兵说：“进行侵略战争时，人回到了原始时代。那样的人不管受过什么样的高等教育，不管怎么有理性，都变得和野生动物一样。”

这话是不是说出了斩首的理由，那另当别论，但从我的战场经历来说，有值得首肯的地方。

杀光作战

日军在中国各地作战的时候，中国人很怕日军官兵，称其为“日本鬼

子”、“东洋鬼子”。可见在中国战场上的日军做出了许多极不人道的行为,以至于被中国人叫做鬼。

前面讲了新兵用俘虏和百姓来试刺刀、强奸女性、出于好奇心用军刀砍人头等事情,还有一件不得不讲的事就是杀光作战。

所谓杀光作战,就是在主要作战结束后,以扫荡残兵为借口袭击当地居民的村落,将他们全部杀死,并烧毁民房。这与三光作战、灭绝作战等是一回事。另外,还发生过仅仅因为怀疑有可疑分子潜入,就把整个村子烧毁,把居民全部杀死的事情。

在中国战场上,日军第一次大量屠杀中国军队的残兵是在占领南京之后。日本的大军团像怒涛一般涌向南京,于是负责南京防卫的中国军队失去了斗志,支离破碎了。底层官兵或是投降,或试图从日军的缝隙间逃跑。那时,日军大量屠杀投降士兵并牵连到了一般百姓,这就是南京屠杀。

一般认为投降并被屠杀的士兵占了绝大多数,但其中也有从日军的缝隙间钻出并逃到包围圈外的人。

脱离大部队成为残兵之后,困难的是没有粮食吃,肚子饿。如果穿着军服到处走动的話就会被发现,而且没地方住,寒冷的时候会被冻死。从这样的困境中逃脱出来的残兵就进入了当地居民的村落中藏匿起来。

这对于村民来说虽然是个麻烦,但毕竟是自己国家的士兵。他们会给残兵食物,让其换掉军服装作村里人,并等待时机引导其逃到安全的地方。

因此日军在扫荡残兵的时候,将村落当成了目标。

成为残兵藏匿在村子里的人已经完全失去了斗志,一心就想着逃得远点。即使不管他们也不会有什么危害,但日军没有放过他们。

一旦有村子里潜入残兵的情报,即使只有两三人也不放过。日军会出动军队袭击村子,对残兵和百姓不加区别地全部杀死。这种情况下即使是老人、女人和小孩都不能幸免,哪怕多杀一个人也好。因为杀死的人数被当成战果。

报纸和广播对这种战果大加赞扬,并大肆报道说:“我军抓捕从南京败退的中国士兵,战果辉煌。”

在刚占领南京的时候,位于以南京为中心的城外要地的各部队就这样扫荡了残兵,甚至把无辜的百姓也牵连进来杀死了。虽然那时还没有称之为杀光作战,但可以认为后来发生的杀光作战始于那个时候。

这些也是包含在南京屠杀当中的。

随着逐步进攻徐州、武汉地区,占领区域越来越大,警备开始变得难以应付。因此,前线警备地区的杀光作战也多了起来。

虽然各地的情况不完全相同,但在日军占领并进行警备地区的前方,基本都有若干镇子、村落和居民点等。这些区域处于中国军队和日本军队之间,是中间地带。在那里生活的当地居民在表面上只能一直保持中立。

如果帮助日军的话,就会被自己国家的军队骂为“汉奸”,如果做出对自己国家军队有利的事,又会受到日军残酷的打击。因此不得已,看到日军来了就插起日章旗,装出欢迎的样子。当日军为了施工等来要劳力时,就出苦力应付过去。

但是,身为中国人的当地居民不可能很痛快地欢迎侵略自己国家领土的日军,插日章旗是为了避免敌人加害自己的自卫手段。不仅是中国人民,不管是哪里的人们,在这种情况下,出力帮助自己国家的军队都是理所当然的。

当地居民一方面向日军示好,另一方面也在帮助自己国家的军队。他们把村落当成了中国士兵们的联络场所。当有游击队要潜入日军警备的区域内时,村子就成了根据地。当要对日军发起攻击时,村子成了前线基地。像这样做出有利于中国方面军队的事情很多。

一旦发现了有这样的情况,日军为了不让中国军队利用他们,就采取了强硬的手段,也就是在警备地区的前方制造无人地带。

日军派出密探侦察中国方面的动向,一旦感到哪怕是一丝不安定,就秘密出动部队,同时袭击镇子、村落和居民点,将居民全部杀死,并烧毁其房屋。只是为了不让中国军队利用,就把居民杀光,民房也一间不留地烧光。

虽然对于当地居民来说是残忍的事情,但这样的事情在日军看来并不是什么特别的大事。在前线所有的警备地都一样,只不过规模大小不

同而已。

我在战场期间，也有过若干次这样的经历。下面我想列举其中一例。

那是在攻占信阳之后。一占领信阳，就在信阳设立了信阳地区警备队本部，在长台关、游河设立了前卫警备队，形成了守备的态势。我所属的部队负责长台关的警备。

那时的长台关虽然表面上看平安无事，其实情况不太好。从信阳地区败退下来的残兵潜伏到附近的村落里，转化成游击队。不仅如此，在正对面的三里店、五里店、明港等地还有正规军进入，正在准备反攻。前方起伏的丘陵上可以看到像是敌兵的人正在窥视我们这边。

因为是这样的情况，所以长台关警备队很紧张，不断派出密探侦察村子里的情况，一旦收到情报说那里有可疑情况，就出击进行彻底扫荡。

有一天密探带来情报说长台关以北约十公里的某村潜入了几名游击队员，于是警备队决定立即组织讨伐队出动。我也加入了讨伐队。

讨伐队傍晚时出动，到达目标村落附近时已经过了晚上10时了。村子位于长台关北方起伏的丘陵北侧的山脚下，户数大概四五十户左右，是很普通的村落。村民已经入睡了，非常安静。

这时我看到在弯弯月色映照下寂静沉睡的村庄，觉得对其加以袭击是很可怜的。

讨伐队分为放火班和射击班两组。放火班先进入村子，在民房上点火，射击班则在村子出口附近待命，将那些因火灾而惊慌失措逃出来的人枪杀，这就是杀光作战的手段。村民如果不向外逃的话就会被烧死，逃出来则被子弹打死，不管怎么样都只有死路一条。

那时我是放火班长。我指挥放火班进入村子到处放火。因为屋顶是茅草，所以烧起来很快，村子一下子就被火焰包围了。

我们退到村外刚喘了口气，火焰就蔓延到了整个村子，火苗蹿得老高。一瞬间村里一片哀鸣，并骚动起来。村民们正在安睡的时候突然遇到大火，于是惊慌失措，连滚带爬地逃到屋外。那样子在红色火焰的映衬下，就像剪影一样。

这对射击班来说是不错的靶子。待命的轻机关枪对着他们一齐射

击，不到五分钟就没人动了。

我在火势渐弱之后走近村庄四下走动。在村子的出口附近躺着很多尸体。仔细一看，有瘦得跟枯木一样的老头，有因缠足而无法行动的老太，还有女人和孩子，与游击队无关的尸体很多，看上去居民全都死光了。在村子附近走动时，活的东西连一只小狗都看不到。

我本以为村子里的人全都死光了，但在四处走动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个活的。

我听到了婴儿的啼哭声，寻声走去，发现一个还没学会爬行的婴儿慢慢地动着手脚在哭，旁边倒着一个像是母亲的人。她头部被子弹击穿而毙命，脸被鲜血染得通红，看不出长相。仔细一看，她手中抱着裹婴儿的被子。从那样子来看，好像是抱着婴儿逃出来的时候被子弹打中，倒下时婴儿从被子里掉了出来，捡了一条命。

我看着那个婴儿，心想“这孩子虽然没死，但没法活下去，一定会饿死或冻死。只有几个小时好活了”。这么一想，我有点不知道在离开这里的时候该如何处置了，是结果他的性命更为慈悲还是放任不管好呢？

我想，如果这个世界上有地狱的话，这就是地狱。看到被残余的火焰映得通红的士兵的脸，觉得他们就是赤鬼，而在月光的照耀下青白的脸看上去像青鬼，我自己也是鬼当中的一员。

这样一讲，好像相当残酷，但在战场上并不是什么特殊的事情。在最前线进行作战并负责警备的军队中，这是极其普通的家常便饭。当时身处战场的官兵为了自己的利益，把这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宫崎县的老兵在日记中记述说“像杀猫狗一样”，确实如此，当杀中国人的时候觉得只是在杀蝼蚁。杀人就是如此不当回事。

那时官兵的精神状态是不正常的。膺惩暴戾支那、敌忾心、获胜带来的傲慢、蔑视中国人的心理等等掺杂在一起，不管做什么都不认为是罪恶。我是这么认为的。在发起南京攻略战并占领南京之后，其程度越来越甚了。

在南京发生大规模屠杀之后，再次发生大规模杀戮是在徐州作战的时候。

徐州作战是继南京攻略战之后发起的大规模作战。前面也讲过，我

们要包围徐州，歼灭集结在徐州附近的中国野战军主力。据说作战的主要目的是给予敌野战军主力以毁灭性打击，使日本方面能够在处理事变上处于有利的地位。

从这个目的来看，徐州作战是失败的。日军虽然占领了徐州附近，但敌野战军主力却毫发无损地逃走了。因为日军有争打头阵的坏毛病，所以包围网被撕开了一个缺口。

据当时在那里的部队士兵说，不是逃走，而是转移。中国野战军的主力部队大摇大摆地前进，其队伍持续了两天两夜。我们因为对方大军人数太多，没办法下手，只好目送他们。

虽然主力军团就这样撤退了，但被安排在各处小阵地上的小规模部队却被遗弃了。那些小部队的官兵得知被主力部队遗弃后，失去了斗志，成了残兵。

他们四处逃窜，却无法逃出日军的包围圈。过了一段时间，他们没有了粮食，饿得受不了了，于是开始投降，其中还混有难民。开始时人数还没有多到难以应付，但投降者的数量日渐增多，这样一来，收容了大量投降者的部队开始头疼了。

位于前线的部队没有多余的粮食，没东西给投降者吃。如果不给他们食物的话，他们就有可能发动叛乱。虽然已经解除了武装，但如果人数太多的话，我们就危险了。还有若干让人头疼的问题，比如要进行警戒的话士兵的任务就太重了。

因此，我们向上级请示应该如何处理投降兵，结果上面指示说：“这种事情不要一一请示，杀掉就可以了。”那时直接负责杀人的下级官兵厌倦了枪杀、捅刺、用军刀砍头等方法，想出了各种各样的杀人方法。

其中之一就是用手榴弹进行集体爆炸杀人。其方法是让数人面对面站好并绑起来，然后在贴紧的身体中间放上手榴弹并引爆。

开始的时候被捆住的身体会向后仰，脸会扭过去，拼命挣扎想逃避，但逃跑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过了一会儿一爆炸，所有人都血肉横飞地被炸死了。因为是在心脏附近爆炸的，所以一次爆炸的威力就能导致一个不剩地当场死亡。

对于被杀者来说这是很惨的，但士兵们在远处围观，觉得被杀者恐

惧的表情很有趣而拍手称快。像这样的事情,光是我自己在战场上经历和见闻过的就数不胜数。

在做这些事情的过程中,我的正常理念已经麻痹,感觉变得迟钝了。出动进行杀光作战,放火烧毁民房,杀死无辜百姓,即使做了这些事情也不觉得是罪恶。

就算看到有人抓来百姓试刺刀,也只是觉得“新兵们又在干了”,将其当成极其平常的事情,并不在意。

我在讲完这些话之后,总是会讲“士兵之所以做出这么残忍的事情,是因为战争的魔力导致的”而应付过去,但其实并不能一概用“战争的缘故”这种抽象的说法来敷衍,因为不能断言“这样的事情不会再次发生”。

人具有可以变为神也可以变为恶魔的两面性,文明人和野蛮人都一样。

实际上,文明程度在世界上也算是高的美国军队也犯下了美莱村屠杀事件。

美莱村屠杀事件发生在越南战争期间的1968年,是美军对越南人民的屠杀。杀死的人数据说是504人,其中女性有182人,包括孕妇有17人;孩子有173人,其中婴儿为56人。看到这一详细的人数,我觉得有很重的东西压在心头。如果在现场的人详细记述了当时的情况,一定是比我前面讲的长台关附近的杀光作战更加残酷的事情。

每当我把这样的事情讲给别人听或者听经历过战场的人说话时,我都会想:进行战争的人干残忍的事情,住在成为战场的地方的人很悲惨,这是战争的常情。

如果40年前的战争最后进行本土决战并败北的话,国民们会遭遇怎样残忍的行为啊!如果今后发生战争,日本卷入其中并被外国军队以武力占领的话,日本的国民会受到怎样的对待呢?我一想起自己做过的事情就不寒而栗。

我的战场体验 我干的坏事

我自从昭和12年9月1日在吴淞登陆以来,到昭和15年11月底返

回国内为止的三年零几个月里，一直处于前线，参加了数不清大大小小的战斗。

在作战行动期间，我有很多想向他人夸耀和吹嘘的功勋。但另一方面，也干了不想让他人知道的坏事。明明不杀也可以的，却夺去了无辜人的生命。还掠夺过，也强奸过妇女。如果要一一进行讲述的话，光是这些坏事就可以写好几本书。

战争结束的时候，我决定决不说出自己干的坏事，自那以后就一直将其藏在自己心里。但几年前，我突然想到这样做并不能传达真正的战争实情。

日军干的坏事已经说了很多了，下面我想讲一下自己干的坏事。虽然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情，还是讲两三件在战场上极其普通的事情吧。

支那事变爆发后出征前往上海的时候，我是现役上等兵，所以受命担任分队长一职。那时，高桥广道一等兵被编入了我的分队。

据调查，高桥一等兵属于士兵中资格最老的后备兵。在后备兵中年龄也算大的，已经38岁了，比我还大15岁。年龄差这么多，虽然在军队的编制上是分队长和部下的关系，但并不总是如此。

光是这样就已经让人紧张了，而且他在地方上的职业是僧侣，是一家寺庙的住持。不愧是修行过佛道的人，感觉他人格也很高尚，知识也丰富，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将他作为部下太屈才了。我尊称他为“高僧”，在12名分队员中也是对他另眼相看。

但是让我大跌眼镜的是，到了战场上之后，不要说高僧了，他变成了一个胡作非为的家伙。他看上去光鲜的镀金外壳开始脱落并露出本性是在上海战役的过程中。自从驻扎在太仓之后，他又是赌博，又是豪饮，又是强奸女性，也就是国内所说的“三浪荡”的行为开始明显多了起来。

驻扎在太仓的时候，士兵们有出征时从国内带来没花完的钱，而且上海战役中停发的薪俸一次性发了下来，所以士兵的兜里有多得用不完的钱。他们就开始用这钱赌博，高僧是赌博的常客。

我因为睡在高僧旁边，所以看他从赌场回来时的样子就知道他赢了还是输了。输了的时候他会悄悄盖上毛毯，赢了的话就点上蜡烛把厚厚

的一叠钱数上好几遍，还默默地笑。

他总是把酒放在水壶里随身带着，有时大白天就喝醉了。早晚点名的时候也红着脸站着，让我这个分队的责任人捏了一把汗。

对于女性他的好色程度是别人的两倍。在太仓的时候因为没有慰安所，所以他专门强奸当地的妇女。虽然其他士兵也强奸当地妇女，但高僧的强奸手法和一般士兵略有不同。

可能是因为太仓离上海近，所以附近藏有从上海方面逃难过来的年轻女性。不知道高僧是怎么知道的，他发现在城外的村子里藏有一对年轻夫妇。如果是一般士兵的话，就上去强奸了，但高僧却巧妙地威胁他们，使自己可以随意玩弄那个女的。不是强奸，也不是通奸。

他在玩弄了那个女的回来之后，晚上絮絮叨叨地把情形讲给我听。

我也强奸过那个女的一次。有一天高僧出去以后就没回来，我很担心，就去他说的那个女的所在的村子找他。结果正如我所料，他在那女的那里。被我看到他和那个女人正在行乐，高僧可能是为了掩饰难为情，就劝我也强奸那个女的。

那时我也有了那个意思。要在平时的话可能就拒绝了，但正好上面刚刚下达了近日要向南京进发的密令，所以很兴奋。被高僧一劝，觉得送到嘴边的东西不吃是男子汉的耻辱，在很无聊的事情上逞起强来，最后强奸了那个女人。

这件事发生的两天后，又一整天看不到高僧的踪影。虽然心里有数他去了哪里，但因为刚刚强奸了那个女人，所以有点畏缩，就没有去找他。白天我还没在意，但到了傍晚开始有点担心了。我想他可能是在赌场，但是跑去一看，不在。

这下可以确定他去的地方是那女人所在的村子了。虽说是占领地，但高僧这样的人在有许多敌国人的地方待到晚上还是有点不合常理。虽然女人把身体给了他，但并不是很乐意地给的。对女人的丈夫来说，这是无法忍受的屈辱。这么细细一想，我猜他可能遇上了什么不祥的事情了。

我左思右想，没等到晚点名的时间就赶紧跑到值日军官那里去报告了。值日军官收到我的报告，没法不管，就向中队长报告了，于是突然间

闹得沸沸扬扬起来。

中队长下令赶快组成搜索队去找人。搜索队长由大木少尉担任，带领 30 名士兵去找人。我的分队当然也加入了其中。搜索队立刻展开行动，袭击并进入了村子，但找不到线索。居民们对我们的讯问守口如瓶，坚持说什么也不知道。

于是上等兵以上的人集合到一起商量了一下，决定把小孩召集起来讯问。我们立即找来约十个 10 岁上下的小孩讯问，给他们压缩饼干加以利诱，还拔出刺刀进行威逼，终于有一个小孩开了口。

据他供述，高僧在强奸女人的时候被几名男人袭击并杀死了，好像是女人的丈夫找村里人帮忙袭击的。小孩带我们去了一个地方，挖出了高僧的尸体。这样一来村民们一下子转变了态度，开始协助搜索队了，还抓住了那个女人和她丈夫交给了搜索队。

这样高僧的问题就解决了，但抓住两人之后队长大木少尉说：“这两个家伙也许还有其他罪行，把他们带走交给宪兵队吧。”这样一来我就头疼了，我强奸过那个女人，虽然只有一次，如果他们到了宪兵队手里的话，这事可能会败露。如果败露了，我也许会有事。现在为了自身的安全，只能不把这两个人交给宪兵队，而由我们自己来处理。

我下定了决心之后，立刻找来分队员中有实力的人商量，向他们说明了情况。分队员们这时是值得信赖的，他们拍着胸脯接受下来，说：“好，交给我们吧。”然后就围着大木少尉抗议说：“就算交给宪兵队也没有功劳吧，只能丢高僧的丑。与其多此一举，不如杀了他们，这样也可以为高僧报仇。”

因为其他士兵也赞成这个意见，所以大木少尉最后也同意了。一旦决定当场结果他们，士兵们都是在上海战役中杀过人的，所以对杀掉这两人没有犹豫。

但是，我虽然是主张结果他们性命的主谋，但一到了要杀的阶段，突然又不想这么做了。要说原因的话，因为从道理上说是我们不对。高僧的死是自作自受，而我则是为了自身的安全要夺去两人的生命。我开始觉得最坏的是自己。

一旦有了这样的想法，我就无法正视杀人现场了，把眼睛紧紧闭上，

并低下了头。

虽然这样做了,但“啊”、“哦”的惨叫声传入了我的耳朵,一惊之下睁眼一看,两人被刺中了心脏部位,一脸痛苦的表情。

下面这件是在向南京进击时的事情。地点记不太清楚了,朦胧记得是在从苏州到无锡的路上。那时我所属的部队也粮草不足,是通过在当地征发来解决的。

这一天,以浅井军曹为首,两个分队前去征发,其中一个是我的分队。从大道往旁边走500米左右,在农田中有一个大约住着五六十户人家的中等村落。进去一看,居民们可能都去逃难了,一个人影也没有。我们前面的部队也许经过的时候没看到这个村子,没有搜刮过的痕迹。在民房前面的空地上,有好几十只鸡在觅食。看上去有200公斤以上的肥猪带着中等的猪和小猪在玩耍。

征发队进村之后,可能是感到我们会加害它们,鸡像鸽子飞起来一样跳得老高,逃到了屋顶上。猪很生气,倒竖起了像钢丝一样的毛。其中一头肥猪像野猪一样朝着征发队冲了过来,一副势不可挡的架势。有个劲大的士兵在枪上上了刺刀对着猪,可是被撞飞了出去。

但是那个兵不愧是身经百战的勇士,在被撞飞出去之前,刺中了猪的咽喉部位。猪受伤之后势头更猛,把刺刀都弄弯了,乱蹦乱跳,就算想给它致命一击也靠近不了它。没办法只好让它闹腾。过了约五分钟,肥猪的力气开始变小,也许是被刺中了要害而气力用尽了。它撞在堆积在空地一角的稻草堆上倒了下来,然后就不动了。

士兵们一阵欢呼,聚集到了草堆旁。这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稻草堆的一角塌了下来,爬出三名年轻女子。好像是因为士兵们发出欢呼声而聚拢过来,所以她们以为躲在里面被士兵发现了才出来的。我们抓到了肥猪,而且女人也出来了,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这样一来士兵们要做的事情就很明显了,在肢解肥猪以便运回去的同时,轮奸了那些女人。此前我虽然有过强奸的经历,但是在大家都看着的情况下有点不好意思,所以在干肢解猪的活。

我在干活的时候,完事的士兵回来看到我还没有去就劝我说:“分队长,你还没上啊?猪我们来搞,你快点去吧。”

即便如此我还是默默地继续干活。于是那个士兵用生气的表情说：“我原本以为分队长是个死心眼、刻板的人，原来不仅如此啊。男人那玩意儿立不起来吗？真可怜啊。”

被这么带有侮辱性地一说，这次轮到我生气了，我说：“什么？男人那玩意儿立不起来？立不立得起来你好好看着。”说完立刻扔下刀，跑向他们强奸女人的地方。

下面是南京攻略战结束后不久的事情。

占领南京后不久，我所属的部队驻扎在南京东北面的某村落里。这一带虽没有残兵，但有些地方也发生过屠杀。从南京周边的整体情况来看，我们的驻地是比较安定的。难民们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了这一消息，开始一点一点向这里迁移。

为了监视这些难民的动向，我所属的部队派出了监视哨，地点是可以清楚地看到从紫金山方向通往南京道路的地方。步哨的特别守则上写着“步哨要不停监视路过的人，当发现可疑分子时，应立即将其抓获”，其任务就是监视过路的人。

我被任命为监视哨司令。监视哨自司令以下共有12人，是从各中队抽人混编而成的。和部队卫兵不一样，执行这种命令的士兵很多都是不好的人，其中大庭一等兵、足立一等兵和村松一等兵这三个人尤其坏。这三人原不在一个中队，是到了这里才认识的，可能是因为臭味相投，所以从开始就关系非常好。

士兵们称他们为三只乌鸦，而对我这个司令来说是个麻烦。

监视哨很悠闲，就算再怎么想要发现可疑分子，但仅从外表来看是不可能识别出是良民还是可疑者的。越是可疑的人，越不容易被看出来。

我的工作就是一整天都仰坐在休息室的椅子上打盹，到了傍晚报告“正常”。监视兵也和我一样悠闲。步哨是三班倒，第一班去站岗的时候，第二班就完全没事做。因为监视哨是要连续工作一周的，所以过了两三天之后士兵们就觉得无聊起来，待不住了。

这样一来，三只乌鸦最先开始作恶。三人合谋在马路边上设立了和哨卡不同的关卡，当当地人拿着鱼、鸡等经过时就抓住他们把东西抢过

来，还强奸年轻女性。有像是夫妻的人过来时，就抓住他们让他们性交，以此取乐。

某日，三只乌鸦和往常一样设立关卡，抓来了两名中年男女，目的是闲得无聊而让他们来助兴。两人不是夫妻，但好像是认识的人。三只乌鸦说是要搜身，就让他们把衣服全脱光了，在嘲弄完之后，又催促他们性交。

催促的一方是出于恶作剧心理，而被迫的一方却是很痛苦的。因为是在敌国士兵围观的情况下而被迫做这种事，所以怎么也做不成，但是不做又过不了关，所以男的无奈地骑到女人的身上开始干了起来。然而从上面看好像真的是在性交，但从屁股那里一看，关键部位并没有结合在一起，男人想蒙混过关。三只乌鸦发现了这个情况很生气。

他们怒吼道：“你这家伙，敢耍我们，饶不了你！”并用靴子踢了男人屁股，于是男人那玩意儿萎缩了下去，惨不忍睹。

这样一来，就算想让他上也是不可能的了。急性子的大庭一等兵看见助兴失败了，生气地说：“我杀了你！”并拔出了刺刀。

他说到做到，用刺刀对着在女人身上慢腾腾晃动着腰部的男人背部刺了下去。因为是从上往下用尽全力刺的，所以刺刀贯穿了男人的身体，一直扎到了女人的心脏。然后又刺了第二刀、第三刀，把两人刺得稀烂，不到三分钟两人就都丧命了。

我默默地看着他们干了这么残忍的事情。虽然我是个卑微的小官，但还是有管束部下不端行为的权限的，然而我却没有管束。与其说没有管束，不如说不能管束。三只乌鸦不但年纪比我大，而且还是他们上级都感到棘手的胡闹兵。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即使警告了他们，也一定会被怒吼道“小伙子，不要一副了不起的口气”。

与其被吼，我觉得还是默认为好。到了傍晚，我在上交的报告书上写道：“步哨注意到了形迹可疑的两名中国男女，在叫住他们准备讯问时，他们突然进行抵抗并开始逃跑，所以将他们捅死了。”

在向信阳进发的途中，我在大别山里得了疟疾，行动时忍受着四十二三度的高烧。出了大别山往前走了一阵子，我得知在平原上有一家临时的野战医院，中队长劝我去，所以我决定去看看。

卫生兵帮我联系了一下,对方指示说要我去指定的场所等候。指定的场所是草原,当我到达的时候已经有很多各队挑出的伤员和患者排列在那里了,我也躺在了他们中间。早上去了之后就不吃不喝地被丢弃在那里,到了下午4时左右,附属医院卫生队来接我们了。

那时我还没注意到我躺的地方是集中需要担架运送的伤员的地方。我是能走路的,却被放上了担架运了过去,我觉得很奇怪,到了医院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军医来回巡诊,到了我这里时,我说:“我得了疟疾。”军医突然转变态度说:“因为这样的家伙进来了,才导致了人数不对。把他运到原来的地方扔了。”本来我因为被医院收容而松了口气,却又被扔到了原野上。这次只有我一个人,而且夜幕即将降临,天有点黑了。本来已经做好了今晚一个人露宿的心理准备,幸好负责患者的卫生兵过来找人,我被他带回去了。

虽说是负伤者优先的野战医院,但因为得了疟疾就把我抛弃是很过分的。对于军医的行为我很生气。我想,我才不要受这种医院的照顾,不到一周我就不辞而别地出院了。出院之后我还是觉得不爽,想找什么东西发泄一下消消气,这时,我被派去进行信阳—游河间道路的警戒。

那时,信阳附近的占领地治安不好。虽然没有什么大事,但有少数游击队潜入占领地内破坏补给线。虽然想讨伐他们,但因为他们很熟悉地形和地理,而且行动迅速,我们对付不了。

于是地区警备队为了阻止游击队活动,想让沿路的居民进行协助。

做法是给沿路的居民分配一定的区间,让他们各负其责。表面上说是协助,但实际上是强制。一旦游击队闹事,就将其作为分配区域内的居民的责任,然后把应该负责的人抓起来处死以示惩戒。虽然如此不择手段地来阻止游击队活动,但事情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顺利。

我到了警戒岗位上十天左右的一天早上,收到消息说从信阳向游河运送物资的一辆卡车中了游击队埋的地雷,无法前进。急忙赶到现场一看,发现情况不是很严重。

负责运输的士兵笑着说:“中了那些家伙的圈套了。”我却无法说了一句“还好不是很严重”就完事。本来心情就不好,又在离起床还有三小

时的时间被叫起来,心情更糟了,还小题大做地穿上军装赶过来,却发现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觉得自己跟傻子一样,不干点什么的话怎么也消不了气。

那时还没想应该怎么做,但看到担任运输指挥的辎重上等兵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顿时来了气,最后乱发了一通脾气说:“带两三个村民过来,要好好教训他们一下!”上等兵当真了,带来了三个村民,搞得我下不了台。

这时我开始后悔,“本来可以不做这样的事的,这下糟了”,但是为了不丢身经百战的战斗部队的面子,不能退缩。既然对辎重队的士兵发了脾气,就不能丢脸。我对随我前来的士兵们故意用强硬的口气说:“清国奴们一旦给他们好脸色就会得意忘形,把这些家伙的头砍下来以示惩戒。”

上面讲了我在战场上干过的四件坏事,但这并不是什么特别的事情。不仅是我一个人,这在战场上的士兵中是极其平常的事情。

每当我做这样的事情时都会想战争是什么。在即将奔赴战场时我曾以为战争是伟大的,但在战场上三年多时间里所经历的战争,却无法自豪地向别人诉说。

从支那事变到大东亚战争

支那事变以昭和12年(1937年)7月7日发生的卢沟桥事变为开端,一直到昭和16年12月8日宣战进入真正的战争为止,时间长达五年之久,投入了大量的兵力,是一场实质性的战争。

前往战争舞台——中国战场的日本军队给中国方面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据当时的国民政府调查,军人的死伤人数为415万人,百姓的死伤人数为2000万人。另外,失去家园而流亡的百姓有1亿人。即使不完全相信这些数字,打个对折,也是很大的损失。

给对方造成这么大的损失,并让国民狂热地认为我们获胜了的日本军队也有很多人伤亡,人数是日本陆军建军以来最多的。战死者41万余人,负伤者92万人,也是很大的数字。

事变刚发生时,日本国民想都没想过会变成这么大的战争,认为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变,最长一年左右就可以结束。

士兵去前线的时候想得更简单。认为“清国奴虽然作为对手来说不够格,但也要稍微教训他们一下吧”,小看了对手,想得太天真。甚至陆军负责人杉山陆军大臣在向上海派遣陆军时也断言:“上海的战斗一个月左右就能结束。”

当时的日本政府以不扩大事变为方针,在向上海派遣军队之后,政府和军部内部的稳健派也努力地想要使战局早日结束。

因为我去的是华中,所以主要想讲一下华中方面的情况。我所属的师团是昭和12年8月下旬到9月上旬这段时间出动前往上海的,目的是保护上海的侨民和维护他们的权益。

据认为政府、军部有更大的企图。听一个师团的高层说,师团出动有一个很大的目的是“通过在上海大获全胜而打击中国方面的抗战意志,以获得结束战局的契机”。

他们是想通过上海战役来终结自卢沟桥事变以来的战局。因此,奔赴前线的官兵也没想过会变成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下级官兵满怀希望地认为:“上海战役结束之后战争就结束了。这样的话就留下现役兵负责警备,应征兵就可以全部凯旋回国了。”

但是在上海开战之后,事态的发展对我们并不很有利。中国方面在上海防守的坚固程度是日军预想的几倍、几十倍。

上海城区位于扬子江和黄浦江合流的三角洲地带,是沿着黄浦江形成的。其防守很坚固,简直就像用铁门将上海城区围起来一样。

以江为天然屏障,在预计日军会登陆的地方修筑了炮台,构筑了坚固的阵地。在和城区陆地相连的外围有无数用钢筋水泥构筑的碉堡阵地和要塞。

在坚固的阵地和要塞中,配备着蒋介石嫡系的精锐部队,另外还有很多民兵加入到战斗行列中。

当时中国人民的抗日救国意志很强烈,不在军籍的年轻人也参加了抗日战争。其人数多得无法测算。被凭借如此坚固的固有阵地进行抵抗的中国军队阻挡,上海派遣军不得不进行艰苦的战斗。杉山陆军大臣

预计“最多一个月，或者不用一个月就能结束”的说法大错特错了。

根据我的记录，我所属的部队攻陷阻止我们前进的中国军队的主要阵地所花费的天数如下：

昭和12年9月1日，在吴淞铁道栈桥登陆，从2日开始攻击吴淞炮台及宝山城附近的阵地，5日占领。

9月6日开始对杨行镇附近的阵地发起攻击，12日攻陷。

9月13日开始攻击顾家宅、刘家行附近的阵地，10月2日占领。

10月3日开始攻击蕴藻浜附近的阵地，15日占领。

10月16日开始攻击大场镇附近的要塞阵地，27日攻陷。

10月28日开始攻击苏州河附近的阵地，11月8日占领。

11月9日开始上海南市封锁作战，11日结束。

12日到14日各队来到南翔—嘉定—太仓一线扫荡残敌，上海战役告一段落。

这么罗列下来，好像攻击起来很容易，但绝非如此。从吴淞登陆到最后到达太仓，花费了两个半月之久，花了当初预想的两倍多的时间。我们常把很慢的速度比作像乌龟爬一样，但日军前进比乌龟爬还慢。

战斗也很激烈，损失了不少人。上海派遣军死伤约四万人。我所属的师团人数为14600多人，其中战死者为3000余人，伤员约8600人，遭受了重创。

日清战争时，战斗持续了大约一年半，死伤者约为一万人。与其相比，仅仅两个半月就死伤约四万人是很大的数字。和死伤者一样，消耗的弹药也数量巨大。据说甚至还动用了为对苏战争而储备在国内弹药库里的弹药，所有的弹药库都空空荡荡了。

那是我们部队在进攻上海外围阵地抵达中国方面最后的大要塞——苏州河岸的时候。如果渡过苏州河占领对岸的阵地，上海战役就完成了90%。但是，中国军队不允许日军轻易过河。苏州河宽约二百五十米。在日军想要渡河的正对岸，构筑有无数钢筋水泥加固的阵地。阵地内排列着现代枪炮，一副决不让一名日本兵过河的架势。

攻击该阵地时，日军采用了依靠大和魂的肉弹战法。工兵队潜入河中成为人柱，架起桥梁，然后其他士兵沿桥进行突击，试图占领阵地。但

是在敌人注视下及炮火集中的情况下,要走过毫无遮蔽物,在河中临时架设的小桥而平安无事地到达对岸是极其困难的。因此苏州河附近的战局没有进展。

就在难以攻破苏州河附近阵地的时候,天亮了,我们看到用大字写着“百万日军杭州湾登陆”的广告气球升了起来。那是军部的作战指挥部无法忍受在上海浪费时间,为早点结束战斗而组编的第十军在上海派遣军攻击方向的背后进行攻击,并让他们在杭州湾的金山卫附近登陆。

在杭州湾登陆的兵力实际上是三个师团,但为了挫败中国军队的斗志,夸大宣传说有百万。看到这个,位于第一线的上海派遣军的军官委屈地说:“这样一来,上海派遣军的价值就被贬低了。”

负责指挥军队作战的人没有考虑上海派遣军的体面,而是急着要早日获胜。这样虽然最后打赢了,却不是大胜。这样就没有达到当初“在上海大获全胜,以获得结束战争的契机”的目的。这是收拾事变最初的挫折。

虽然日军控制了上海一带,但中国人民整体的抗日救国的意志却越来越高涨,彻底抗战的形势越来越明显。在上海战役告一段落后约半个月左右,又发起了南京攻略战。

南京自从孙文定都以来一直是国民政府的大本营。发起南京攻略战的目的是通过占领国民政府的首都,打击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并使日本能够有利地结束战局。

但是这一战略却以失败而告终。虽然作战上是成功的,按原计划占领了南京,但占领之前国民政府就迁移到了武汉地区,继续进行彻底抗战。

与此同时,在日本国内,近卫内阁发表声明说:“不承认国民政府。”因为这个声明,以后在想要进行停战交涉时没有了对象,只有靠武力来收拾事变这一个方法了。这使得要结束战局的想法变得越来越难,通往和平的道路越来越远了。

其次发起了徐州作战,徐州作战是试图通过武力来解决问题的首个作战。正如前面所讲的那样,徐州集结有中国野战军主力约五十个师。此次作战的主要目的就是包围并歼灭这个大军团,消耗中国军队的战

斗力。

根据我的记录,我所属的部队离开南京是在4月21日,结束徐州作战及附属战斗后回到南京是在7月1日,是长达七十多天的长期作战。这次作战虽然占领了徐州,但作为主要目标的敌野战军主力50个师却毫发无损地逃走了,从目的上来说也是以失败而告终。

接着又发起了武汉攻略作战。所谓武汉,是在汉水和扬子江汇合的地方,也就是汉水河口两边有汉口、汉阳,另外,扬子江对岸有武昌,这三个相邻的都市称为武汉,自古以来就被称为“武汉三镇”,被认为是军事和经济的重镇。

因为日军攻占了南京,所以国民政府的机关迁移到了武汉地区。

此后为了进行长期抗战,又迁至内地的重庆,当发起武汉攻略战的时候,蒋介石已经身在重庆了。他为了消耗在中国战场上的日军,第一阶段先计划将日军引诱到武汉地区以东的大别山脉中,再行歼灭。根据该策略,中国军队在大别山配备了精锐部队,训练他们进行山地战,做好迎击准备,等待日军的进攻。

武汉作战可以说完全中了这个圈套。在向武汉进击途中,大别山脉高耸地挡住了去路。进入山里的日军遭到了凭借天险的中国军队的迎击,损失惨重。而且疟疾开始蔓延,战斗十分艰苦。这次作战不仅是武汉,还包括了信阳作战,规模很大。

信阳位于汉口以北,是个要冲。我所属的部队为了占领信阳,沿着大别山北麓西进。9月12日从作战发起地庐州出发,10月18日到达信阳。这三十多天里我们在大别山中行军,遭到凭借天险的中国军队的迎击阻挡,每天都战斗得很辛苦。

我在这次作战中负了伤,还染上了疟疾,尤其痛苦。发烧时体温最高达四十二三度。我一边忍受着伤痛和高烧的困扰,一边战战兢兢地行动,终于靠自己的力量到达了信阳。

虽然占领了从武汉到信阳的京汉路沿线的广大地区,但这次作战的胜利也没能带来战局的终结。不仅如此,因为占领地扩张太大,结果使我们不得不背负对占领地进行警备这一沉重负担。

所有的作战从表面上看都是胜仗,因为报纸和广播只把表面上的胜

仗告知了国民，所以国民陶醉于胜利的喜悦之中。

但是日本方面并没能取得绝对胜利而顺利地结束事变。不要说绝对胜利了，日军想在中国战场上获胜都是不可能的。而且从中国战场撤军也做不到，如果撤军的话就等于自己承认失败了。

就这样，在中国的日军进退两难。后来评论家们说这种情况是“日中泥沼战争”、“日军踏入了无法自拔的泥潭”。

另一方面，日本还向华南派遣了军队，进行了广东作战等，但日本无法控制战局。这样一来，日军就想减轻哪怕是一点点战争的负担，于是只能采取守势。

我参加了华中派遣军发起的所有大规模作战，昭和15年11月回到国内。我在回国之前担任的是信阳、应山地区的警备。那时中国方面的攻势很活跃，我们对占领的主要城市和交通要冲的连线进行防守已经是竭尽全力了。虽然进行了襄东作战、宜昌作战等，但只不过像驱赶苍蝇一样，没什么效果。这是身处现场的我的实际感受。

在中国的战局遇阻的时候，日本政府面临两大问题。

一个是为了消除北方的威胁，对苏联应该采取何种对策。

日本很早开始就把北方的苏联看作眼中钉。让满洲国独立的目的一就是在日苏之间制造一个缓冲地带，以此为防卫的外围。此后在苏满边境线上，日苏军队之间的纷争事件也是层出不穷。张鼓峰事件、诺门坎事件就是其中的例子。

特别是在诺门坎，自夸无敌的精锐部队关东军惨败给了苏军。对苏政策只能两者选一，要不就和苏联签订中立条约以图安全，要不就用武力来解决。

还有一个是进入南方，企图将南方以荷属东印度的石油为主的丰富资源弄到手，为今后的战争做准备。日本长期在中国大陆作战，消耗了数量巨大的军需品。石油、铁、棉花等原料不足，甚至影响到了国民的生活，补充这些资源是那时的当务之急。

要采取南方政策，必须先消除北方的威胁。因此有必要签订日苏中立条约。

在这里我想讲一下日苏中立条约签订的来龙去脉。

1940年(昭和15年),第二次近卫内阁组阁,确定了基本政策。

内容有:日德意轴心的强化;缔结日苏互不侵犯条约;为了将美、法、荷、葡的殖民地纳入东亚新秩序的范围中而实施积极的策略;坚决排除美国对东亚新秩序建设的实力干涉。遵循上述方针,外务省开始讨论日、德、意协作方案,并对德国驻日大使进行了试探。

因为德国那时正在欧洲进行战争,为了牵制美国的参战,有必要和日本进行军事合作。由此缔结三国同盟的方案出炉了,1940年9月27日在柏林进行了签署仪式。条约规定:“三个结盟国家中的任何一国如果被目前没有参加欧洲战争或者日中纷争的国家攻击时,三国应以所有的政治、经济及军事力量来互相援助。”

缔结了三国同盟之后,接下来就着手签订日苏中立条约。

这时苏联和德国缔结有互不侵犯条约。

1941年3月,松冈外相为了委托德国做日苏中立条约的中介人,经由苏联访问了德国和意大利。但这时德国已经决定撕毁和苏联的条约而对苏宣战,所以对松冈外相的要求显得很冷淡。

松冈外相归国时顺便去了莫斯科,和莫洛托夫外长会谈,进行了直接交涉。交涉不是很顺利,但最后松冈得以和斯大林进行了会谈,并于同年4月13日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条约的期限是五年,内容是:“相互尊重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一方如果成为第三国军事行动的对象,另一方要保持中立。”日苏中立条约就是这样签订的。

在条约签订两个月后,另一个同盟国德国发动了对苏战争。

德军在意大利、罗马尼亚等同盟军的协助下,试图一举征服苏联。很早以前就部署在苏联边境波罗的海至黑海一线的300万地面部队突破了边境阵地,侵略到了苏联领土内。德国的希特勒豪言宣布:“六周之内征服苏联。”

因为德苏这两个缔约国开战,日本不得不再次进行残酷的选择。这时政府和军部内有南进和北进这两种意见。

南进是想到南方去获得丰富的资源,为对英美作战做准备。

北进是想乘德国在欧洲攻击苏联的机会,日本也在亚洲发起对苏战争。

对这两种意见以及其他意见进行讨论后,最终决定北进为好。于是,日苏中立条约签订不到三个月,日本就单方面地撕毁了它。

政府考虑到可能会对国民造成的冲击,只是宣布:“在今天的御前会议上,为了应对目前的形势,决定了一项重要的国策。”根据该决定,军部进行了大动员,这就是昭和16年以关特演(关东军特别大演习的简称)为名而进行的动员。

计划是将关东军常驻满洲的兵力从35万增加到75万,再加上15万匹军马和600架飞机,一举占领西伯利亚的沿海州。第一次关特演动员在7月7日,第二次在7月16日举行,征用了90万吨的船舶送到了满洲。但是计划进行到中途时对苏作战就中止了。

因为日本预计苏联的远东军将会向欧洲战线移动,但是失算了。苏联从德军的突袭中恢复过来的速度快得出人意料,德军很难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由于美国对日禁运石油,获得南方资源就成了首要问题。基于这样的理由,日本决定中止对苏作战,优先进行对英美的战争。

就这样,昭和16年12月8日,日本对美、英、荷、中宣战,进入了大东亚战争。这场战争我前面用了太平洋战争这一名称,但那时日本政府公开发表时是用大东亚战争这一名称的。

太平洋战争是外国的称呼。作为日本来说,战争以建设大东亚新秩序为理念,在印度、缅甸、中国等广大区域内拉开了战线,所以将其命名为大东亚战争,据说是这样的。

关于战况,专门的战史中有详细的叙述,本书就不多说了。在这里,我想讲一下我作为军队基层的一名士兵,作为全体国民中一名底层国民所感受到的事情。

直截了当说的话,这是一场鲁莽的战争,没有实力的国家要对抗有实力的国家。打个比方来说,就像二流相扑选手碰上了横纲^①一样。

日本进行这场大战是不科学的。立于国民之上指导战争的人用了“天佑神助”这样的词。对手用的是科技武器,而我们在战争时却将上天的保佑、神灵的帮助考虑在内。和“神助”同样意思的“神风”一词也经常

① 日本相扑运动员中的最高级别。

使用。该词源自古代在蒙古军来袭,日本面临危机的时候,刮起了神风,使蒙古的兵船沉没的典故。于是这次战争中也觉得因为日本是神国,所以最坏的情况下可以靠神风来吹走危机。

到了战争末期,B-29轰炸机编队铺天盖地地飞来,将炸弹和燃烧弹雨点般投下,但日本却指导大家用水桶接力和拍打的方法来灭火。

当战况越来越显露出败北的趋势时,我被再次召集,为了防备美军登陆而对太平洋沿岸进行防卫,但沿岸防卫队是一支糟糕的军队。

虽然士兵人数够了,但士兵很多都是徒有其名的国民兵役者。虽然只要对其加以训练就可以了,但没有作战所必需的武器。连士兵最起码的装备——刺刀都没有。如果美军登陆了,迎战的武器就是一支竹枪。上面让我们以竹枪为武器,在海岸挖章鱼罐形的战壕并潜伏在里面,击退大量使用自动武器、火焰喷射器登陆上岸的美军。

谁胜谁负连小孩都明白。在持续进行这场愚蠢的战争时,很多城市因为空袭而化为了灰烬。很多人被烧死、炸死。冲绳的守卫队全部战死,连普通民众都成了牺牲品。广岛、长崎被投放了原子弹,受到了巨大的损失。

我在战争结束那天站在被烧得只剩瓦砾的街道上,体会到了战争的徒然。我深切地感到,“在变成这样之前,难道不能采取某些措施吗?”

回顾中国战场

正如前面所讲的那样,到了中国战场上的士兵做了很多用常识无法想象的残忍的事情。

在战场上的士兵利用军队的力量,很多行为都很残暴。正如生杀予夺一词所说,对敌国人民可以让他生,也可以让他死;可以给他东西,也可以抢他的东西;我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根本不承认对方的权利和主张,擅自将人家饲养的家畜据为己有,年轻女性不管是姑娘还是已为人妻,都用暴力进行强奸,满足自己的欲望。夺走人的生命就像杀死虫子一样。

对于这些残忍的事情,士兵自己也承认不对,说:“我们入伍当兵来

到前线,杀人、毁坏田地、偷盗、抢劫、放火、强奸这些法律上认为不对的事情全部都做了。如果在国内做这些事情的话,就要一辈子在监狱中生活了。进监狱还算好的,可能会被判死刑吧。死刑判一两次也是不够的,不管有几条命大概都不够用吧。”

我去的是中国战场,不知道其他战场如何,所以一直到战争结束都以为战场上的士兵在所有的地方都一样,干了残忍的事。但战争结束后,和从各处战场复员回来的人们交流了战场上的经历,才知道其他战场上残忍的事情不多。

从新加坡方面回来的人说:“我们那里俘虏了英军,但没有杀死过他们,即使有处死的理由,没有正式的手续也是不能行刑的。试刺活人太荒唐了,如果做了那种事就无法平安复员了。”

从菲律宾复员回来的人说:“在菲律宾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但不是干那种事的时候。当我们的形势变坏之后,就只顾着逃跑了,成了残兵逃到山里,为了不被发现而提心吊胆地藏起来。当饿着肚子看到女人全裸着躺下的身体,心里也大概会想,如果吃的话大概很美味吧,但没有丝毫情欲。”

虽然根据所到地区的情况而各自有所差异,但都没有发生在中国战场上所做的事情。此后也听几个人说过各地的战场情况,但据我所知,好像只有中国战场特别过分。知道了这点之后,我开始试着思考为什么只有前往中国战场的官兵做出了残忍的事情。

我首先比较了一下前往中国的军队和去其他方面军队的素质。

日本军队中不管去哪个地方的官兵,其性质都是一样的。军人的技术、经验应该都是相同的。不管是哪个联队,军纪风纪的严整没有丝毫差别。关于入伍之前的生活环境,当我认为“自幼都在日本的习惯中成长,进入小学后的教育也一样”的时候,想起了一件事。

那就是当时所有的日本人都有蔑视中国人的风气。日本人在日清战争以前,对清国广大的领土和不可估量的国力感到很害怕,称它为“沉睡的狮子”,后来因为日本在日清战争中取胜,所以走向了反面,变得对中国极端地轻视起来。从那时开始,日本人把中国人看成是劣等民族,把中国人蔑称为“清国奴”。自那以来,“清国奴”一词成了日本人的常用

语，在政治和教育中公然使用。

我们这个年纪的人从小就被灌输支那人比日本人更劣等。进入小学以后，老师教我们说“日本人是日出民族，支那人是斜阳民族”，于是更看不起支那人了。当老师在学校讲起日清战争时说“消灭清国奴们”的时候，就越来越深信日本人很伟大，相反，支那人很劣等。

就这样在蔑视支那人的环境中长大的人成了士兵，被命令“惩戒暴戾支那”而前往战场。因为平时就轻视，再加上命令要“惩罚”，所以军队下层的官兵到了战场上之后觉得对支那人不管做什么都可以。

军队上层的高级军官更加露骨。据说田中隆吉在任关东军司令部参谋的时候曾说：“我觉得支那人是猪，对他们干什么都可以。”

不仅是田中参谋，当时军人的想法都一样。

这样一追溯，日军官兵在中国战场上干出残暴事情的原因好像主要来自于全体日本人都蔑视中国人这样一种态度。

我刚才讲从新加坡方面回来的朋友说“我们那里没有做出残忍的事”，但是有一起特别的屠杀事件，那就是“新加坡华侨屠杀事件”。该事件是在昭和 17 年 2 月日军占领英国在亚洲的据点——新加坡时发生的。

占领后日军认为华侨有抗日倾向，于是进行了肃清工作。就是将 20 万成年男子（18—50 岁）集中到市内的五个地方，从中选出被认为是抗日分子的人，然后带到海岸附近枪杀。杀死的人数据当地遗族会的说法是 4 万人，中华总商会提出的数字是 5 万人，战后英军进行的战争审判中调查发布的数字是 5 000 到 6 000 人。

暂且不谈杀死的人数等，被屠杀的是华侨或是华裔。根据这点来看，我觉得和中国战场发生的屠杀是一样的。和在前线的军人一样，政府也是同样的态度。将俘虏的中国官兵和百姓强行带到国内，让他们进行沉重的劳动。认为“对支那人干什么都可以”的态度，政府和前线的军人是一样的。

太平洋战争开战后，因为战场扩展得很大，需要大量的兵力，因此日本国内的劳动力开始不足。政府想出对策，打算将俘虏的中国官兵带到国内并让其劳动。但是，强制俘虏进行劳动会引来国际上的非议。于是

又想了个办法,采取先将他们释放,然后再带到国内的形式。

需要的人数不少。因为劳动力不足,三井矿山、三菱矿业、鹿岛组等全国百余家工厂都需要劳力,所以仅用俘虏是供不应求的,于是又在中国普通百姓中搜寻年轻男子,并强制他们进行劳动。

据说他们将这种搜寻称为“猎兔”。我有一个熟人参加过“猎兔”。据他说,一个大队左右的军队出动并形成包围圈,将圈中的青年男子抓住并当场带走。有老婆孩子和有父母的人哀求至少让他们和家人告别一下,但是不允许。落网的人被铁丝绑住并串成一串带走。

就这样搜寻劳力送到国内,让他们进行劳动。据说中国人痛苦得就像在地狱一般,要进行12个小时的繁重劳动,但每餐饭只有一个拳头大小的馒头,一日三餐。让他们吃这点东西并强制他们进行繁重劳动,如果工作效率不高就施以暴力。因为这样虐待并强制劳动,所以发生了御岳发电厂事件、花冈事件等。

这么残忍的事情,如果是前线军人做的还说得过去,但这却是身处东京的政治家想出来的,然后在日本政府内阁会议上决定的。即使仅凭这一件事,也可以清楚地了解日本政府对中国人“干什么都行”的态度。

将上面所讲的事情联系起来看,可以清楚地看到,日军官兵到了中国战场对中国人民施暴、前往新加坡的军队认为如果是华侨的话就可以屠杀、日本政府强行带走中国人并让其劳动,这三件事是一连串联系在一起的。

听了从南方战场回来的人们的话,我还有一个感想。

根据近卫内阁的声明,支那事变开始后我们奔赴中国战场战斗的目的是“膺惩暴戾支那以促使国民政府反省”。因为被命令“要教训支那人,惩罚他们一直到他们说自己不对为止”,所以我们在行动时毫不掩饰自己的斗志。

日本政府宣战并向南方派兵的背景是建设东亚新秩序这一宏大构想,是要设立大东亚共荣圈,日本作为盟主君临其上。为此,必须不伤害占领地居民的感情。另外还有一个目的是占领南方诸岛,驱逐美、英、荷等国的势力,以获得资源。

虽然仅凭这些还无法断定,但前往中国的军队和前往南方的军队的

战争目的有所差异。这一差异影响了战场上的官兵,表现在了他们的行为上,我觉得这也是有可能的。

要想把官兵在战场上的心理说明到正常人能够理解的程度是极其困难的。在中国战场上和我关系很好的士兵中,有一个是士兵中不多见的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他对于战场心理曾有如下的论述:

再怎么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也好,曾经在文明社会中有秩序地生活过的人也好,成为士兵进行侵略战争之后,就变得和野生的野兽一样了。那样的话,平时很优秀的人对事情是非、善恶的判断就会混乱,就会建立强者用蛮力支配弱者的社会。

所以在地方上曾经善良的人一旦成了士兵来到战场上,就会掠夺当地居民的东西,发现女人就会当成战利品加以强奸,而且不认为是种罪恶。本应将死去的人引向极乐净土的僧侣却杀了无辜的人,将其推下了地狱。

不知道现在的人怎样才能理解,但我听了之后深有感触。

正如我的士兵朋友所说,在前线的官兵如果平时是很老实的人,到了战场之后就会像变了个人一样变得凶残起来。我也同样变得凶暴了,那时还没意识到为什么会变成那样,后来回想起来,有很多事浮现在了脑海中。下面我就来讲一讲。

在战场做出残忍的事情时,感觉受到了某种东西的驱使,后来一想,那是想要侵略中国领土的国家的态度。那时还没有清楚地意识到是在侵略,但感觉到了与其相似的东西,这就导致了“对支那人干什么都行”的想法,并做出了暴虐残忍的行为。

我讲了很多,另外还有一点是日本人对中国人和朝鲜人是极端蔑视的,与此相反,对欧美人则抱有崇拜的心理。我觉得这跟屠杀中国士兵却没有屠杀英美军队的投降官兵是有联系的。前面讲的都是全局性的事情,下面我想举一些局部的例子,试着反省一下在中国战场发生的事情。我想举在南京发生的大屠杀的例子。下面要讲的是我从一名士兵的立场出发所感受到的,也是我知道的事情。

我所属的部队动员组编是在昭和12年8月中旬。占部队大部分的下级官兵都是在这时被征召的。动员结束后我们于8月下旬开往前线，开始南京攻略战是在约三个月后的12月。也就是说入伍之前在普通社会中过着普通生活的人，到了战场上三个多月就进行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我想弄清楚其中的原因，

最初到达上海时并没有做出特别残忍的事情，这与在上海进行的是行动范围狭小的阵地战有关，但主要是因为战斗的目的是保护侨民，维护其权益，并抱有完成任务后事变就结束的希望。

这一希望由于南京攻略战的开始而变成了绝望。南京是蒋介石的大本营，所以预计守备会很坚固，会遇到顽强的抵抗而激战一场，搞不好也许会战死。就算不死，也无法预计什么时候能脱离战场。正因为对事变的早日解决曾抱有很大的期待，所以绝望感也很强烈。

做出残忍行为的动机之一就是将这些掺杂在一起的愤懑情绪发泄到了中国人身上。

要占领蒋介石政府所在的南京，是为了让蒋介石说出“投降”这两个字，因此率领军队的中级军官的斗志非常高昂。

我认识的一个任大队长一职的少佐煽动手下的官兵说：“要让蒋介石投降，仅仅攻陷南京是不够的，要用一切手段让清国奴们陷入恐怖。看见清国奴就杀死他们，即使是百姓。还可以掠夺，强奸女性也行，放火也可以。”

我有一个朋友曾经在华北待过，后来调出编入了第十军，在杭州湾登陆。据他说，第十军的军官好像也同样如此。

据说在向南京进发时，上面下令说：“不允许支那人暴虐。支那人中的农民、工人就不用说了，连女人、小孩都应该全部杀死。”

他说：“因为上司下达了这样的命令，所以一旦发现清国奴，不管他是士兵还是百姓，见一个杀一个。只要看到女人，不管是姑娘还是已为人妻，全都强奸，而且完事之后肯定杀死。不是用刺刀捅死这么简单，而是用棍棒。用棒子咔嚓一敲，血咕嘟咕嘟冒出来，人就死了。因为支那人穿的是棉衣，所以用铁丝绑住他们点上火可以烧很长时间。”

就这样，南京攻略战从出发时开始就有点疯狂，我认为这也是和大

屠杀有联系的一个主要原因。

光是如此，做出残忍行为的原因就已经很充分了，另外还要加上征发粮食。

关于征发再说就重复了，所以这里只是简单地说一下和屠杀有关的原因。一旦以征发的名义去抢夺东西，就和土匪一样了。由此，下级官兵失去了伦理和道德心，心灵也变得和土匪一样了，这也是做出暴行的原因之一。其他还有若干微小的原因。

在上海战役开始之前，我们曾天真地以为“只不过是些清国奴，很容易就能收拾他们”，但和预想相反，我们遭到了顽强的抵抗，陷入苦战。攻陷上海附近的狭小地区就花了七十多天时间，死伤者至少有四万人。因此，“只不过是清国奴”就变成了“清国奴这些家伙”。

位于军队底层的下级士兵有不满的地方。其一是军队里上下等级的差距太大，身份的差异就像军官是贵族，而士兵是奴隶。

不管多么不合理的命令和多么无理的要求，士兵都只能默默服从。此前一直是在最底层忍受着欺压，到了战场上之后，发现了比自己还要弱的人，那就是中国人。于是就对着中国人发泄积蓄在心中的不平和不满。

任何地方的战场都一样，在最前线从事战斗的官兵的生与死只有一纸之隔。今天之后的明天不知会怎样。不要说明天了，刚才还在有说有笑的人几分钟后就死了，听到这个消息也不稀奇。身处那种环境中的下级官兵采取了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活法。官兵们的愿望是想睡个好觉，想吃美味的食物，想和女人性交。

在任何战场上的人大概都有这样的愿望，但有的地方可以，有的地方则不行。在中国战场上，因为有“对支那人干什么都行”的想法，所以安眠暂且不谈，抢东西吃和强奸女性是可以的。

当地居民被抢走了他们饲养的家畜也不敢有怨言，女人被强奸了也觉得是没法子的事情。这助长了我们的气焰，变本加厉地干出残忍事情来。虽然不是所有前线的官兵都是如此，但从整体上来看，用暴力使中国人屈服的行为很多。

我在前线的时候，有一个当翻译的当地人曾对我这样抱怨：“日本人

企图用暴力让我们服从,我们很厌恶这样。于是日本人越使用暴力,我们就越加厌恶。如果一直这样的话,战争永远结束不了,真让人伤心。”

就像当地人说的那样,日军将暴力作为了让中国人屈服的手段。

我感到这和军队中上级军官让部下服从的手法有共同之处。南京发生的大屠杀或许也有这样的原因在里面,我是这么认为的。说这些话的我也干了残忍的事情,现在想来,在干那些事的时候,几乎都没有进行是非、善恶的判断,而是冲动行事的。但是进一步追究的话,我之所以能够做出残忍的事情来,是因为我心里轻视中国人,有“对支那人干什么都行”的想法。

开始的时候对于残忍的事情是有点犹豫的,但在战场上生活了一段时间,不知何时这种心情就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清国奴们没什么大不了的,不用管他们,干吧”的想法变得强烈起来。那时,不管做什么都不认为是罪恶。我对中国人干出残忍行为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想法。

如果要追究日军官兵在中国战场上干出残忍行为的理由,归根结底是日本人有蔑视中国人的心理。这不是这次战争中突发的,可以说是明治时期以来就在日本人心中培养起来的对中国人的蔑视使得我们这么做的。

从军慰安妇

前面讲到战争时的人干了残忍的事情,强制女性从事非人工作的从军慰安妇也是其中之一。所谓从军慰安妇,就是女性跟随军队前往前线,对从事战争的军人、军属进行安慰。说得更明白点,就是用肉体来满足在前线工作的男性的性欲。

从军慰安妇这个名称虽然听起来还不错,但其实就是用来满足军队官兵性欲的女性,所做的事情和普通妓女一样,但在肉体上是强度很大的劳动。因为有限的少数女性要在全部是男人聚集的前线满足很多男人的性欲,所以忙碌得用普通常识是无法想象的。

原则上,将慰安妇分配到军队驻扎的各地是要按照士兵人数的多少按比例分配的,但没法做到所有的地方都公平分配。

从整体来看,后方基地附近比较多,越往前线越少。

所以,后方基地附近的慰安妇平均每天只要满足 10 到 15 人左右的性欲就可以了,这种程度的话只要习惯了就好。与此相反,前往条件最差的最前线的慰安妇有时一天要接待 100 人以上的男性。一个女人的身体要满足 100 个男人的性欲的话,即使 24 小时不眠不休地工作,每小时也必须接待四个人。如果要保证最起码的睡眠和吃饭时间的话,每个小时就得接待六七个人,这样的话就不能充分满足每个男人。这种工作是超过人类体力极限的沉重劳动。

那时候是一分钟都不能浪费的,她们一点休息的时间都没有,一整天不停地接待男人。

好几个小时都以同样的姿势张开双腿不停地接待男人,渐渐地腿也麻了,动都动不了。就算想上厕所也站不起来,小便就当场排出。屁股底下的毛巾总是湿的,散发着臭气。要大便的时候在房间的角落里备有马桶,她们就爬过去大便。要吃饭的时候让人把饭团拿过来,就躺在那儿吃。

如果长期持续从事这种非人工作的话,不管多么结实的身体也会垮掉。

听别人说,在偏僻的警备地工作的一名慰安妇持续进行了近一个月的沉重劳动,终因耗尽体力而死。将其尸体从被子里拉出来后,身体接触到的那部分被子都已经变得破破烂烂了,呈人的形状。据说屁股周围还爬有蛆虫。我虽然没有亲眼看见,但这是有可能的。

虽然我入伍的时候已经不是处男了,但在女性方面还很幼稚,正要在这方面进行锻炼的时候就入伍了。我当时失望地想“要暂缓两年了”。

入伍之后,第一年因为忙于军事训练和内务,没空去想女人,最多在外出时看看年轻女性养养眼。到了第二年开始有点空闲了,虽然去了妓院街,但因为找的是军人半价的私娼,所以匆匆忙忙,也没能好好体会女人的滋味。

我想,“现役期间就别想了,等退伍之后要连本带利地赚回来”,准备等两年现役期满再说,但是还没期满就发生了支那事变,我所属的师团接到了动员令。

通过动员组编,我被编入野战部队,要上前线了。这样离女人更远了。我想:“到了前线之后全是男人,至少在前线的这段时间是无法接触到女性的肉体了。不止是在前线期间,也许永远都接触不到了。”我是抱着一种觉得自己没女人运的消极想法上前线的,但在前线却有了异常的女性体验。

我在前线所经历的男女之事是在普通社会无法体验的异常的事情。到了前线三个月后,我强奸了当地的女性。过了半年,为了满足前线官兵的性欲,从军慰安妇来了。由此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接触到女性的肉体了。我很高兴,从那时开始和很多女人发生了关系。

我记得我们的驻地开设慰安所是在昭和13年2月上旬,驻地是江阴。因为它位于上海和南京中间的扬子江岸边,所以交通很方便,开设慰安所的时间仅次于上海周边地区。

在那之前我不知道军队还带着专用的女性。不仅是我,所有的士兵都不知道。不知道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慰安妇是在这次事变中首次设立的。来我们驻地的都是刚当慰安妇不久的新人。

我在向前线出发之前觉得自己没有女人运,但因为来了从军慰安妇,所以反而比在普通社会生活时接触到了更多的女性。只是大概地数了一下,留在记忆中的就不下百人。但是和慰安妇进行的性交易与其说是性交,不如说只是为了满足性欲的行为。

后方基地附近的慰安所和国内的妓院街没什么区别,但到了前线附近就没有丝毫情趣了,只是满足性欲的场所。一天满足100个男人就是在这样的地方。在那里,为了不造成拥挤,士兵们都排队等着轮到自己。

下面这件是比较特殊的事情。听说太平洋战争时期,在南方的拉包尔岛上的慰安所,等待一名慰安妇的士兵的队伍绵延了三公里以上。我不知道如果排三公里的队伍会有多少人,总之肯定是个相当大的数字。那么多男人要用一个女人的肉体来满足。如果用普通的常识来考虑的话,这不像是真事。

就我所知,中国战场虽然没有那么厉害,但以百对一的情况是经常有的。因为我属于战斗部队,经常在最前线的占领地进行警备,所以也曾是百人中的一人。

因为在最前线警备地的慰安妇人数不够,所以士兵要去满足性欲的时候就要一早出发,在慰安妇的房间前面排成一列纵队等待。就这样,为了得到仅仅三五分钟的快乐,要耐心地等上三五个小时之久。就算知道要等十个小时,也不会有人离开队列的。

如果以正常的常识来看的话,那副模样是很粗俗下流的。如果是年轻的现役兵的话倒也罢了,当了爸爸的应征兵也同样如此。其中也有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人,以及入伍之前处于指导别人的地位的人。那时候根本不会像平时一样顾及体面和外表,只是赤裸裸地表现出欲望。

但令人佩服的是,士兵不会弄乱队列,即使没有人让他们这么做,他们也会按照先来后到的次序排队等候。上等兵也好一等兵也好二等兵也好,没有军衔的上下之分。现役兵和应征兵都一视同仁,也不按照年龄来排队。

我也加入到了这样的队列中,耐心地等待着。一旦前面有一个人进入屋内,队列就把他留下的空位填上。没有人插队,但我还是想尽早往前跨,哪怕是一步也好。在队列中等了三个多小时,站着吃了带来的饭团当午饭,吃完之后终于轮到我了。

听到背后有人说“拜托你快点,快快的,快快的”,我蹦蹦跳跳地进入了屋内,但是虽然进入了慰安妇的房间,但不能马上行事。

正在行事的是排在我前面的人。我在他行事的时候把衣服脱了,只剩一条兜裆布,等待着他完事。房间里另外还有一个已经完事的人正在穿军衣,扎绑腿,准备回去。

房间里总是有三个人。此前都没怎么珍惜时间,但这时有点等不及了。似看非看地将目光对着正在行事的人,于是仰面躺着的慰安妇的雪白的身体映入了眼帘。排在我前面的人正在不停地律动。我感到在队列中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差点就想催促他“快点结束吧。也考虑一下等待的人的嘛”,但事情结束得比预想的还快,不到三分钟他就完事了。

终于轮到我了。因为我已经准备好了在等待,所以十几秒就交接完毕了。说匆忙也好,说手法敏捷也好,总之很快,慰安妇的身体没有一分钟的空闲。

我前面的人一走开,慰安妇的身体看上去简直就像一块雪白的肉。

虽然前面的人完事后起身了,但像是从白色肉块中长出来的左右弯曲的大腿还张开着,不知道是嫌合拢麻烦还是已无法动弹。因为一直张开着,所以那里看得很清楚。那里已经变成了暗紫色,肿了起来,看上去很疼,但我毫不在意地急忙插了进去。

那时我后面的人进屋了,等着我结束。

慰安妇的房间与其说是性交的场所,也许不如说是公共厕所更合适。按一般常识来说是怎么也做不到的,但我们不觉得不好意思或者不成体统,我就当成小便一样做了那事。

对一次完事的士兵来说还好,但对不停地接待不同男人的慰安妇来说是很痛苦的工作,而且不是一天,要连续好几天,所以是拼上性命的。

慰安妇在进行这种性交的过程中,有时会怀上不知是谁的孩子。在慰安所的规定中,有一条是为了预防性病和避孕,性交时必须带上避孕套,但和后方联络不方便的地方有时会发生保险套用完的情况,那时就可能怀孕。

在前线怀孕是没有办法处理的。只能挺着大肚子继续工作,等着分娩。我曾经在行动途中看见过和军队一起前进的慰安妇当中有挺着大肚子的女人。我当时想,在前线这种条件很差的地方,能够平安生下孩子并抚养他们吗?下面我想转移一下话题,谈谈为什么需要这种做非人工作的慰安妇,当慰安妇的女性是怎么招募来的。

日本军队自从明治时期的日清战争和日俄战争之后,对外征伐过若干次,但没有带过慰安妇去前线。不仅是日本军队,在世界各国之中,被称为文明国家的军队也没有过这样的例子。

那么,不管是谁都会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只有在这次支那事变中日本军队需要从军慰安妇呢?我觉得其主要原因有三个。

其一,派往华中的军队在攻占南京时做出了残暴的事情,遭到世界各国的非难。各国对日本军队行为的批判越来越激烈,于是军队上层就不能坐视不管了。他们把事情看得很严重,对残暴行为的原因进行了探究,最后得出了“因为底层官兵的性欲得不到满足”的结论。

因此他们采取对策,“把用来满足性欲的女性送往前线安慰底层官兵,藉此缓和他们放荡的心灵”,于是想出了慰安妇这个点子。

其二，因为预计支那事变无法结束，所以做好了长期战争的准备。

前面也讲过，开始向上海派兵的时候，是致力于不扩大事变而试图尽早结束的，但是没办到。本来想在上海大获全胜而使我们能有利地结束事变，但因为中国方面的抗战意志很顽强，计划没能实现。

军部又企图通过占领南京而挫败中国方面的斗志，但这也落空了。在我们发起南京攻略战后，国民政府迁移到了武汉地区，摆出了长期抗战的姿态。对此，近卫内阁发表了“不承认国民政府”的声明，这样事变就没法结束了，日本也不得不下定长期作战的决心。

据说欧美等强国在战争的时候会让在战场上的军队短期内就进行轮换，然后让其回到后方，在花街柳巷养精蓄锐，但是日本军队没做到这一点。为了让官兵在两三年的长时间里一直待在战场上，所以才让女性到前线去满足他们的性欲。

其三，因为害怕战场上的官兵强奸当地女性会导致军队内性病蔓延，所以将慰安妇作为预防的对策。

日本军队过去有苦涩的经历。大正7年出兵西伯利亚时，因为官兵强奸当地女性导致了性病蔓延，全军约有1/3的人患病，甚至影响到了战争。这次事变中也有很大的和那时同样的危险性。

那时性病是最可怕的疾病。如果在青年男性聚集的军队中蔓延的话，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情。如果只是在前线官兵之间蔓延还好，还会通过回国的人传入国内，使一般国民患病。那样的话事情就更严重了，会发展成全体国民的大问题。

据说是为了预防上述事件发生，认为“通过军队管理的卖淫设施可以防止官兵强奸，通过对妓女进行严格体检可以预防性病”，从而设置了慰安妇。

昭和13年早春首次在前线设立了慰安所，此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增加了很多。到同年秋天，可以说只要有日军驻扎的地方就一定设有慰安所。士兵们可以在规定的慰安日前往慰安所，很简便地用慰安妇的身体满足性欲。

在慰安所可以简便地满足性欲，这对前线官兵来说很方便，但从军部设立慰安所的目的来看，并不一定可以说百分之百达到了效果。

在设置慰安所来满足官兵的性欲之后,强奸当地女性的现象也没有停止。因为在作战行动中,慰安妇无法跟随前往。作战行动一开始,慰安妇就变成了非战斗部队的专用品,战斗部队的官兵则通过强奸作战地区内的当地女性来满足性欲。这好像是想出慰安妇这个点子的军部高层人士所没有料到的。

被迫成为慰安妇的朝鲜半岛的女性

从支那事变到太平洋战争,在广阔的战场上有过许多慰安妇,但战败后就没有了她们的消息。军人、一般军属、从军护士等都复员回到了国内,只有慰安妇不知道怎么样了。

从军慰安妇的事情无从知晓的理由据说有四点。

慰安妇虽然随军位于前线,但其身份不是军属,军部把她们当成军队专用的妓女,而且不是专属哪支部队,而是根据情况辗转巡回进行慰安的,所以其管理不太负责,战败后就不了了之了。这是其一。

其次,军部虽然因为战争的需要而设置了慰安妇,但因为情况特殊,所以不想让所有国民都知道。战争时尽量隐瞒,战败后用不着了,就说她们不属于军队而将她们抛弃了。因此,从军慰安妇就在全体国民不知道的情况下消失了。

再次,战争时说慰安妇为前线官兵服务是为了国家,但随着战败,这层意义没有了,这样一来慰安妇的工作就只是卖淫行为了。战争结束后慰安妇自己也很害羞,从而隐瞒了过去。

还有一点是慰安妇中很多都是来自朝鲜半岛的女性。

在战败之前,日本将朝鲜半岛作为殖民地,要求居住在那里的人日朝一体化。因此征召了居住在朝鲜半岛的年轻女性去当慰安妇。

被迫成为慰安妇而前往前线的朝鲜半岛女性由于战败而无法日朝一体化了,据说大部分人都回到了朝鲜半岛,但其中也有人耻于带着肮脏的身体回到故乡而留在了当地。

因为上述原因,战后要想知道慰安妇是很难的。

我在前线时认识了超过100名慰安妇,但只是作为嫖客让她们满足

我的性欲，此外毫不关心。即使有所关心，作为军队底层的一名士兵也无法知道什么。回到国内以后，慰安妇的事情渐渐模糊了，但因为偶然的原因，我知道了慰安妇的一些详细情况。

战争结束后过了两三年，我去滨松市近郊的都田办事，结果在三方原碰见一位稀客，他是我刚入伍时的中队长，复员后迁入三方原开拓地当了农民。

中队长在联队里晋级是最慢的，和他一起入伍的人已经当了佐官了，他却停在了大尉上。士兵们给他起了个“万年大尉”的绰号。我在当初年兵的时候他就退伍了，据他说，他后来因为事变又回到了军队，在陆军慰问部工作。

只知道战场的我不知道慰问部是干什么的，据说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受理一般国民的军事捐款、向前线派遣慰问演出团、发放慰问品等。听说另外还负责和慰安妇有关的业务，但从谈话内容来看，似乎和卖淫中介的工作一样。想到长着一脸漂亮胡须的大尉曾做过那种工作，我很有兴趣地刨根问底问了很多。

下面要讲的主要就是那时听来的事情。

首先我想弄清楚在前线从军慰安妇的人数有多少。

军部在制定慰安妇计划的时候，从医学和生理学的角度讨论了按女性的肉体能力来推算，可以满足多少男人，另外还从需求这一角度测算出了一般男性的性欲度是多少，并从官兵的薪水来看一个月可以玩乐几次，等等。

这样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考虑并测算的结果，认为每40名左右的士兵配备一名慰安妇这个比例比较合适。虽然并非任何情况下都固定是这个比例，但这是决定慰安妇人数的基准。

要说常在前线的慰安妇有多少人，从这个比例来推测的话，大概有8万到10万人。但这只是单纯的测算，如果要对昭和13年开始到20年战败期间的慰安妇人数做一个统计的话，是很难算清的。在此期间消耗掉的人数也不少，如果加上补充人数的话，大概至少也有20万人吧。

军部在最初的计划阶段是准备以国内的一般女性为对象来招募慰安妇的。本来想得很简单，以为打着为国效力的旗号来劝说她们就会答

应,但一旦实行起来却很难。

本来女性光是去前线就已经很够呛了,而且所做的事情是满足如狼似虎的男人的性欲,所以对普通女性来说是无法做到的。虽说是进行战争所必需的,但因为这件事情比较特殊,所以如果公开强制执行的话,恐怕会伤害到国民的感情。

因此,最初的计划受阻了,但慰安妇计划却没有受挫。看到一般女性很难招募到,又对以接待男人为业的艺妓、妓女进行劝说。绝大部分艺妓、妓女都背负有相当数额的预支债务,军部以代她们偿还债务为条件,让她们答应当慰安妇。

知道了这点之后,我想起了在前线看到的一名国内的慰安妇。

国内的慰安妇虽然不是全都如此,但据我所知,在士兵间她们不受好评,整体来说很多人都是老滑头。我就认识这样一个人,说工作太忙,然后就喝得烂醉,管理人员一提醒她,她就翻脸并滔滔不绝地骂人,让人难以应付。她对嫖客也乱发脾气,所以士兵没有了玩乐的心情。

虽然这是特例,但国内女性很多都不接待下层士兵。她们当中长得好看的成了军官专用的慰安妇,身在高处。不仅如此,军官专用慰安妇中还有人狐假虎威地摆架子,将军官的勤务兵当成仆人一样,叫他们洗内衣和贴身衣裙等。

做这种事的慰安妇很多都是曾在国内以接待男人为业的女人。

一方面用金钱的力量招募以卖身为业的女人来当慰安妇;另一方面,还以“特殊护士”、“爱国奉献队”等美名欺骗良家妇女成为慰安妇。我们士兵在前线看到的看上去和慰安妇工作不般配的就是这种慰安妇。

尽管这么努力地扩充必需的慰安妇人数,但要达成目的还是很难。如果只招募以卖身为业的女人的话,就会有很多对待男人很滑头的人,不符合“温柔地安慰前线官兵,缓和他们放荡的心灵”这一宗旨。如果是良家妇女的话,又不可能有很多人,如果强行推进的话,就会很难办。

虽然设置慰安妇的计划很容易就制订了,但到了实施阶段,凑够人数变得极其困难。但是军部并没有因为很难就变更或缩减计划。不管遇到多么困难的问题,为了实现当初的计划,他们采取了一切可能的手段。

这时军部认为如果仅用国内女性来凑人数的话是极其困难的，于是把目光投向了一海之隔的朝鲜半岛。这里有件事想先请大家了解一下。因为现在朝鲜半岛分成了韩国和北朝鲜，所以一律称为朝鲜是不恰当的，但当时我们把整个朝鲜半岛都称为朝鲜，下面要讲的事情是以所有朝鲜人民为对象的，所以我决定使用朝鲜半岛这一称呼。

朝鲜半岛有很多既年轻又漂亮的女性。军部想将那些女性作为慰安妇来使用。现在想来，为了满足日军官兵的性欲而征发朝鲜半岛的女性是无法想象的，但当时一旦有了这个想法，就很容易做到。

朝鲜半岛自明治43年(1910年)日韩合并以来，就一直是日本的殖民地。在很长时间里都由日本政府实行殖民地政策。日本政府为了统治朝鲜民族，设立了朝鲜总督府，其长官则从陆海军中挑选大将级别的人担任。

总督府表面上打出“日朝一体化”的旗号，推进了“风俗改正运动”、“常用日本国语运动”、“生活改良运动”、“皇民化运动”等等。

另一方面却在推进“朝鲜民族抹杀政策”。据说这一抹杀政策是日韩合并后不久由当时的朝鲜总督府长官寺内寿一大将推进的。之所以想要抹杀朝鲜民族，是为了日本能永久统治朝鲜半岛，并企图弱化朝鲜民族。

据说该政策有好几种，其中之一是“鸦片政策”。试图通过让朝鲜人吸食鸦片而毒害他们的身心，进而使整个朝鲜民族失去活力。作为奖励吸食鸦片的方法，鼓励各个村子的各户人家种植罂粟，并让他们制造鸦片，然后由朝鲜总督府将这些鸦片收集起来，在各地设立鸦片吸食所，企图用鸦片来侵蚀朝鲜民族。

抹杀政策的另一个主要部分是通过性病来使民族变弱。国内将性病视作亡国病，和结核病一样可怕，所以想让这种病在朝鲜民族之间蔓延。其方法是在整个朝鲜设立很多卖淫所，通过妓女来传播病菌。

因为通过这样的政策来弱化朝鲜民族，所以要让朝鲜女性当慰安妇是很容易的。作为日本政府来说，通过从朝鲜半岛拉走年轻女性，还可以防止朝鲜民族的繁衍。这岂止是一箭双雕，简直是一箭三雕。军部决定从朝鲜半岛征集充当慰安妇的女性，于是立即联系了朝鲜总督府，委

托其征召女性。

朝鲜总督府征召女性的手段不是招募这样的宽大做法,而是对总督府手下的警察进行总动员,依靠权力大规模地物色女性。

接到总督府命令的警察署派出基层派出所的警察,派出所警察又命令面长^①列出未婚女性的名单。据说征召对象是16岁到20岁左右的人。根据名单,凭借警察的权力来征召上面要求的人数,所以立刻就凑齐了。

被名单指定的人不管有什么样的情况都不允许拒绝,辩解也没用。如果逃避或者自杀的话,父母要被问责,所以被指名的人最后只有服从。因为是通过这种方法来征召的,所以短期内就征召了好几万女性。

让这些女性当慰安妇的时候,教导她们“现在正是朝鲜人可以为天皇陛下效力的时候”,给她们起了“殉国奉献队”、“爱国挺身队”等名称并送往前线。这样一来,慰安妇的供给源头就成了朝鲜半岛。设置慰安妇后不到半年,全体慰安妇中朝鲜女性所占比例就变高了,国内女性占20%—30%,而朝鲜女性占70%—80%。

以上是从原大尉那里听来的。

听了他的话,我理解了为什么慰安妇中有很多朝鲜女性。我所在的中国战场可以说只要有军队驻扎的地方就一定会有朝鲜慰安妇跟随。在前线的任何地方、战场的各个角落,朝鲜女性都和军队同在。

大尉说朝鲜女性在全体慰安妇中所占比例为70%—80%,但据我在当地的感觉,比例应该更高。其中也有我处于前线的缘故,好像80%—90%都是朝鲜女性。

我长期身处前线,在广泛的区域内进行过作战行动,在好几十处占领地担任过警备任务。行动所到之处都会在警备地遇见慰安妇,其中很多都是从朝鲜半岛来的。

我前面说到在前线期间我和一百多名慰安妇接触过,她们几乎都是朝鲜慰安妇。我因为属于军队下层,所以玩乐对象很多都是朝鲜慰安妇,因此很了解朝鲜女性,很清楚她们在前线的欢乐和悲伤。

^① 相当于村长。

朝鲜女性在被征召的时候被告知“在前线工作的人，不管是日本国内的人还是朝鲜人，都是同等的日本人”，但到了前线一看，这里也是把国内的人放在较高地位，而将朝鲜人看成劣等，存在歧视。

每当军队通过作战占领新的地方时，都会驻军进行警备，但刚占领时治安不好，很危险，物资的补给也不充分，生活条件很差。我所属的部队被当成第一线人员，担任过很多新占领地的警备任务，所以我很清楚这一点。

虽然有慰安妇来到新的警备地，但刚占领的时候对慰安妇来说条件并不好。首先，工作很辛苦。官兵们由于在战场上长期作战，所以对女人很饥渴，很贪婪。然而和士兵人数相比，慰安妇的人数不够，所以她们不得不进行过重的肉体劳动。一天接待 100 人就是在这样的地方。

首先来到这种条件恶劣的警备地的就是朝鲜的慰安妇。我在这种地方有过好几次让朝鲜慰安妇来满足自己性欲的经历。

一天被 100 个男人玩弄过后，女人的下身因为摩擦而起了炎症，阴道口肿了起来，变成了暗紫色。看上去都感到很疼，但慰安妇们不能休息，还得工作。我同情地问：“不疼吗？”她说：“工作的时候不感到疼，结束之后会疼。如果受不了的话，就用冷的井水降温或者用扇子扇，那样会舒服点。”

正如慰安妇们说的“我的××不是橡胶”，那是超出了人的身体能承受的极限的肉体劳动。我想，以肉体竟然能做到这样真不容易。不是能做到，而是即使做不到也不得不做。

慰安妇在战场上任何地方都一样，来例假也不让休息。作为补偿，规定她们每周有一天可以休息，在那天进行性病的检查，然后休养。但是，每周一定可以休息一次的只限国内的女性。朝鲜女性根据工作情况，有时只能两周或三周休息一天。从体力上来说她们没什么差别，这么做是因为待遇上的歧视。

虽然受到这么不人道的歧视，但朝鲜女性并没有发泄不满。她们之所以忍受痛苦的肉体劳动，不认为受到歧视，不公平，是因为她们相信“这么做能帮助天皇陛下”。

就我所知，可以说作为慰安妇在前线工作的朝鲜女性全部都骄傲地

说过：“朝鲜人和日本国内的人是同一个天皇，朝鲜女性这样工作是可以帮助天皇陛下的。”

好像朝鲜女性在朝鲜半岛被征发的时候是这么被教导的。

说这话的日本人是将其作为笼络朝鲜女性的手段的，但朝鲜人真的这样理解，相信了“可以帮助天皇陛下”的话，很是珍惜。

朝鲜的人们自幼就被日本国内的人蔑视，受到虐待，这已经习以为常了，所以深信“日本人是优等人种，朝鲜人是劣等人种”。现在有人对他们说“天皇说是一样的”，所以感到很自豪。对在前线被强迫进行非人的肉体劳动的慰安妇来说，“可以帮助天皇陛下”这句话似乎就是她们从事工作的全部意义。正因为如此，当被背叛时她们非常悲伤、非常愤怒。

慰安妇将肉体奉献给官兵，但军部规定的玩乐费用是一定的，付费用也有人种歧视，朝鲜女性的肉体价值比国内女性要低。虽然各处多少有点差异，但从整体来说，30分钟内做一次的费用，国内女性是1日元50钱—2日元，朝鲜女性是1日元—1日元50钱。尽管干的是同样的事情，却有50钱的价格差。

在当地征发的慰安妇更加便宜，这暂且不谈。朝鲜女性和国内女性为同一个天皇服务，但价钱却比国内女性低，这让人无法理解。

她们发牢骚说：“朝鲜女性不是和日本国内女性一样都是日本人吗？也一样让男人高兴，而且朝鲜女性服务得更多，为什么价钱便宜？”

这样发牢骚不仅是钱多钱少的问题，而是她们觉得为了帮助天皇，她们努力工作以不输给国内女性，却没被承认，所以很愤怒。这一点虽然还能忍受，但只有一件事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忍受的。

那是来玩乐的人轻蔑地称呼其为“朝鲜妓女”的时候。那时她们真的生气了。

她们说：“你说什么呢？！什么叫朝鲜妓女？不要老是朝鲜朝鲜地把我们当傻子。朝鲜人也有同样的天皇。同样是日章旗，为什么叫我朝鲜妓女？这样的男人我不接待，回去！”吵了一架把男人赶走了。

我认识的大部分朝鲜慰安妇不知道是天真无邪还是已经死心，觉得没办法了，并不会愁眉不展，忧郁寡欢。伤心的时候会大声哭泣；高兴的时候也不独享，而是通过服务让嫖客分享；不高兴的时候会生气，将所有

怒气都发泄出来，然后马上又忘却了悲伤或愤怒，变得若无其事一样。也许这种生活方式是到了战场之后学会的。

整体来看，朝鲜慰安妇憎恨耍威风的人，同情弱者。说日本军队是“军官职业，下级军官志愿，只有士兵为国”。就是说军官、下级军官是作为职业而参军的，而士兵是为国而应征的。她们反感军官、下级军官摆架子，而同情在底层被虐待的士兵。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朝鲜慰安妇的特点。

我是通过朝鲜慰安妇的肉体来满足性欲的，利用她们中的一员。虽然没什么资格说漂亮话，但看到朝鲜女性被迫成为慰安妇，在没有梦想和希望的战场上满足男人性欲的样子，觉得她们很可怜。我认为虽说是为了进行战争，但用年轻女性的身体来满足性欲是不人道的事情。

从当地慰安妇那里听来的话

前面我说过在朝鲜半岛寻求慰安妇的供应源，但仅仅那样还不够，有时还会在当地征发女性。这么做的大多是在边远地区进行警备的小部队。

我知道当地女性做慰安妇一事是在前往京汉线沿线附近的警备地之一龙河镇的时候。所谓镇，是国内所说的村的单位，但规模和居民点差不多。龙河镇有100多户人家，在那一带是中等程度的聚居点，日本军队就驻扎在这么小的村落里。说军队听起来有点吓人，其实只是队长带着不足50名手下的小部队。

这里的官兵是我所属的部队分遣出来轮流执勤的，正好我也轮到出勤。据前任说，这一带敌人游击队的活动曾经很活跃，但最近完全没有了，这对将要进行警备的我们来说是最好不过的了。还有一件最好的事情是有慰安所。

根据前任的交代，那是在该地最初建立警备队的时候，警备队独自找来当地女性设立的。慰安妇全部是当地女性，有10人。士兵50人有慰安妇10人，这很奢侈。更让人高兴的是玩乐费用是30分钟一次，50钱。

因为分遣队除了执勤以外没事干,所以轮不到我执勤的时候就去慰安所玩乐,轮流和10名慰安妇作乐,品味各人的滋味。在做这种糊涂事的过程中,我喜欢上了一个叫胡蝶的慰安妇。她身材娇小,又是美女,所以看上去比较年轻。但据其他慰安妇说,她好像已经过了35岁。

虽然比我还要大十二三岁,却是几乎感觉不到年龄差异的好女人,而且服务很好。在我抱着“为什么要为敌国的男人好好服务呢”的好奇心和她玩乐的过程中,不知何时开始喜欢上她了。就这样和胡蝶越来越熟,还得知她的女儿小青也在同一慰安所当慰安妇。小青18岁,作为女人还不成熟,有种乳臭未干的感觉,但因为年轻,所以很受士兵们欢迎,在10人中是最受欢迎的。

我对小青感兴趣与其说因为她是女人,不如说因为她是胡蝶的女儿。我对胡蝶和小青当慰安妇一事很好奇,不停地纠缠着询问她,胡蝶终于开了口。下面要讲的是胡蝶用从士兵那里听到并记住的只语片言的日语再加上手势说的话,我进行了整理。

如果没有战争的话,胡蝶不会卖淫。

胡蝶出生在龙河镇附近村子里的一户有钱人家,在衣食无忧的环境中长大。在她16岁那年的春天,嫁给了龙河镇镇长蔡德元的儿子伯英,次年生下了女儿小青,也得到了居民们的祝福,很幸福。然而,日本军队的进攻破坏了她的幸福。

听到日中两军在北京附近开战的消息时,她觉得那只是远处的小灾祸。当得知战争转移到了上海方面时也没觉得有多严重。

到了那年秋天,有传言说日军要向汉口进攻了,从那时开始村里突然不安起来。青年男子为了当民兵抗战,以伯英为首开始了军事训练。受其影响,老人和妇女们的抗日呼声也高涨起来,大家激昂地说:“现在要奋起打倒东洋鬼子。把日军从中国领土上赶出去!”

在村子附近行驶的京汉线上的列车满载着士兵前往汉口方面,步行的军队从村子里经过。士兵充满自信地对村里人说:“这次中国军队绝对会赢。我们会把日军引诱到对我们有利的地点,全歼他们。”

村里人相信了这话,放心地以为中国绝对会赢。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军队获胜变得越来越靠不住了。从汉口方面逃难过来的人说:

“据说汉口最近就会被攻陷，日军已经攻到附近了，你们这一带也不安全。”这时才意识到中国方面处于不利的境地。

那时村里以伯英为首的二十多名年轻人加入了路过村里的军队，向着汉口方面的战场进发。年轻人一旦去了战场，剩下的人除了挂念去战斗的人的安全之外，还担心日军攻来时怎么办。其中负有管理村子责任的蔡德元一想到最坏的情况，就有点坐立不安了。

据传言说，日军官兵很凶残、好色。如果攻进村里来的话，村里人不可能平安无事。村里不到30岁的女人有四十多人，如何保证这些女人的安全让他很头疼。

儿子伯英的老婆胡蝶是公认的附近村子里无人能比的美女，孙女小青也像她母亲，长得很漂亮。如果日军来了马上就会发现，不可能没事。想到这里，平时为漂亮的媳妇和孙女感到骄傲的他现在反而多了一份担心。

但是因为沒有准确的情报，所以无法迅速采取行动，于是打算暂时先看看情况。过了一阵子，派出去搜集情报的人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消息。

“李家宅被日军袭击了，房子全部被烧毁，很多居民都被杀了。”

“林宅也遭殃了，日军就像大河决堤一样，以势不可挡之势攻过来了。”

听到这个消息，村里炸开了锅。李家宅和林宅离龙河镇只有约十公里。村里人没想到日军突然就攻到这么近的地方，简直就像从天而降或者从地里冒出来的一样。

从这个情况来判断，既然李家宅和林宅都被袭击了，那龙河镇被袭击也是必然的了，只是时间早晚而已，不能再犹豫了，于是慌慌张张想逃难，但已经迟了。据出去侦察的人回来说，本来只是注意汉口方面的动向，谁知其他日军沿着大别山北侧进攻，已经占领了信阳一带了。

日军到了信阳附近的话，就无法向北边逃难了。于是蔡德元和长老们商量了一下，最后决定暂时在附近的寺院避难。寺院位于离龙河镇约六公里的地方，在山腰中间，四周树木茂盛，其地形便于躲避日军的耳目。

避难到寺院之后,蔡德元让男人们分头做事,一方面在牌位殿里搭建女人们隐藏的地方,另一方面在屋顶上、树上安排监视的人,进行警戒。

没多久就听到龙河镇方向传来了零星枪声。负责监视的人传来消息说:“有100名左右的日军正在通过田间小路。”于是女人们躲到了牌位殿的里面。这样的事情发生了若干次,但寺院一直没被入侵,平安无事地过了两天。大家都想“暂时可以放心了”,露出了松了口气的表情。女人们也缓了口气,到大厅里开始闲聊起来。

这时,负责监视的人突然慌慌张张跑来说:“日军来了!快点逃到山里去!”寺院里立刻一片混乱。女人们想要逃到后山去,但那边传来了两声枪响,她们吓了一跳,就撤了回来。接着又想逃向正门,负责望风的人说:“不能出去。有日本兵。”阻止了她们。

当女人们得知无法向外逃跑之后,就争先恐后地集中到了牌位殿的内侧。大家都不想被日本兵发现,乱作一团,互相拥挤着想要藏身。

胡蝶也在其中。她用衣袖裹住女儿小青的身体,藏身在人群中。四下里一看,大家都脸色苍白。她感到紧挨着她的人的身体在颤抖,一看,原来是刚生完孩子的兰芳抱着婴儿。

可能是感到了胡蝶的视线,兰芳投来了求救般的眼光。胡蝶不由得转过头去,看到了金色的佛像面色柔和地像是在保佑着大家。她对着佛像双手合十,心中默念“请保佑我们”,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一心祈祷着。但在那种情况下是不会有佛祖保佑的。祈祷毫无效果,几分钟之后,几十个日本兵冲了进来。

胡蝶第一次看到日本兵,他们目光炯炯有神,像箭一样射向女人们,感觉就像瞄准猎物的凶猛野兽一样。士兵手中的刺刀闪闪发光,看着就觉得皮肤好像被刺痛了。胡蝶觉得肯定没有活路了。

其他女人的情况也一样。大家都被日本兵的目光盯住,怯于刺刀的光芒,将身体缩成一团。事已至此,再怎么缩成一团想躲藏也是徒劳的挣扎。日本兵来到女人们中间,一个一个地拎起头发把脸抬起来,开始物色漂亮女人。

胡蝶最初感到日本兵可怕的时候只是单纯的恐惧感,但现在感到日

本兵的眼里闪着诡异的目光，作为女人她更加害怕了。因为恐惧感进一步加深，所以她比其他人缩得更厉害，用自己的身体掩盖住小青，想把她藏起来，但是这种动作反而引起了日本兵的注意。

日本兵发现了小青，首先把她拎了起来。小青被日本兵抓住，惊叫着抱住了胡蝶的身体，但日本兵用力将她们拉开了。胡蝶忍不住了，想去救女儿，结果她美丽的容貌也被看到了，母女二人最先被挑了出来。

到此时为止蔡德元一直都默默地看着，但眼看儿媳和孙女有难，终于忍不住了，他双手合十哀求道：“求求你们，请不要动女人们，请放了她们吧。”但没人听他的。

日本兵对蔡德元的多嘴感到很生气，打了他并将他踢倒在地，让他闭嘴。在这期间日本兵继续物色，挑出了十五六个女人。被选中的女人一脸悲伤，把目光投向村里的男人们求救，但男人们躲开了她们的目光，胆小地远远看着。

日本兵捧着挑出来的女人，把她们带走了。如果有谁走得慢了，就大声怒斥，并用皮鞋踢，让她们快点走。

胡蝶一边被赶着走，一边想到了目的地后日本兵会对女人们做什么。了解男人的胡蝶不用多想就得出了“要被敌国男人玷污身子了”的答案，于是心里一阵难过。如果只是她一个人的话也就忍了，但还没有发育成熟的小青也要被强奸，想到这里就觉得很可怜，受不了。虽想找个法子庇护她，但想不出办法。走着走着，到了一个没人的村子里。

可能日本兵事先决定了要来这里进行强奸，一到村里就各自带着女人进入了空屋。

胡蝶被日本兵拉着手带到了一间塌了一半的屋子里。一旦只剩下两人，就没空再去想其他的事了。开始时听到某处传来“啊”的哀叫声，以为是小青的声音，一阵心痛，但有这种想法只是很短的时间。

日本兵粗暴地扒掉胡蝶穿的裤子，连她都快要哀叫了。下半身露出来后，她觉得不管被怎么样都只能认了。日本兵用手势催促她“躺下”，于是她就像被催眠似地仰面躺下。催她“分开腿”，她就听话地分开了两腿。

但此时感到寒冷的空气流到了两腿之间，她突然清醒了过来，慌忙

想将两腿并拢。但这时男人已经压到了她身上,像撕东西一样将她的两腿用力分开。

被男人健壮的身体压着,她觉得没法子而认命了,全身就像被泄了气一样一点力气都没了。她想,“想什么都没办法了,暂时先忍着吧”,于是任由男人摆布。

本以为只要忍一会儿,但日本兵没那么容易放了她。一个人完了之后,换成下一个男人强奸,一个接一个地轮流强奸了她。胡蝶被十几个男人轮奸了,由于打击太大,身心极度憔悴,所以被释放之后她也没力气爬起来。就这样精神恍惚地躺了一阵子,终于缓过神来,四下里一看,发现到处都是躺着的女人。

这时,她突然开始担心起了小青。她爬行着想找小青,终于找到了,但小青的样子令人目不忍睹。虽然有所预料,但看见她被强奸之后的样子,还是深深地被震惊了。就像一直很珍惜的宝贝被破坏得不成样子一样。

自从这件事发生之后,村民们就在寺院的走廊下面挖了地窖,年轻女性就躲在里面过日子。另外还增加了望风的人数,严加监视。但此后日军以很快的速度路过了寺院,没发生什么事。

在寺院避难了半个月左右,日军没什么动静了。蔡德元认为日军的攻击结束了,于是离开寺院回到了龙河镇。

虽然村里的房屋没被烧毁,但粮食和家畜都被抢走了,一只鸡都没留下。村里人不知今后该怎么生活下去,都很绝望。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惦记去了战场之后杳无音信的小伙子们的安危。

回到龙河镇后半个月左右的一天,自称宣抚班的军队来到村里,把村民集合起来。一个看上去是队长的长官教导村民们说:“这一带的战斗已经结束了,你们安心生活吧。今后要在日本的军政领导下创造和平的支那。”

那时还无偿分配了一些米、麦子和调料等,但这么做的背后是有可怕的阴谋的。

自那以后过了十天左右,又来了另外的军人,要求村民协助日本军队。

那时，双方虽然已经没有公开的交战了，但中国军队的一部分转化为游击队，开始潜入日军占领地内活动。他们试图妨碍日军的补给线，破坏桥梁，埋设地雷。日军虽然想讨伐他们，但游击队对地形很熟悉，会潜伏到某个地方，日军对付不了。

于是日军为了阻止游击队的活动，要求当地居民进行协助。

日军的要求是建立道路保护村。所谓道路保护村，就是日军所需道路沿线的村子各自负责一定的区域，担负起道路的管理责任。

其规则是：“村民要不断在区域内巡视，发现可疑者时必须迅速报告日军。如果有所怠慢或做出利敌行为，将严厉处罚责任人。”另外还附有处罚规定。

要忠实地执行这一任务对当地居民来说是很困难的。进行游击活动的是自己国家的军队，如果协助日本方面的话，就成了卖国行为，但如果因此而不加以协助的话，就会受到日军的责难而带来大祸。居民夹在本国军队和日军中间，处境十分艰难。

对龙河镇来说特别不利的是它的地形很适合游击活动，附近的游击活动最为频繁，所以龙河镇居民陷入了苦境。蔡德元亲自巡视，看到游击队就恳求他们体谅村里人的痛苦处境，但游击活动丝毫没有减少。

就在大家希望“不要有麻烦事”的时候，村里人在一次巡视中吃惊地发现游击队正在挖路埋设地雷，于是恳求他们停止，结果反而被骂了一通：“你们是哪国人？！帮助日军的是汉奸！”

第二天早上发生了一件大事，日军的一辆卡车触了地雷，在车无法动弹的时候游击队进行了袭击，把车上的人全部杀死，还把车上的货物抢走了。等到日军出动的时候，游击队早已躲进了山里，无影无踪了。日军将这件事迁怒于龙河镇的村民，并把责任人蔡德元抓起来处死了。

为了警示大家，处死采用斩首刑，还命令村民都到现场去看。虽然这是件很残忍的事，但抗议就不用说了，村民们连请求饶他一命都不被允许。不仅如此，还让村里人挖坑以便掩埋被斩首的蔡德元。

到了规定的时间，村里人都集中到了行刑场。大家都觉得很难过，胡蝶和小青尤其悲痛。胡蝶忍住悲伤不哭出来，看着蔡德元双手反绑着被拉了出来，跪到了挖好的坑前。

蔡德元就位后,一名日本兵站到他背后,刷地一下拔出了军刀。刀刃在阳光的映照下发出耀眼的光芒。胡蝶仿佛被击中了一样扭过了头。就在那一瞬间,随着“嗨”地一声尖叫,她吓了一跳,定眼一看,刀刃像闪电一样划出一道弧线。在闪光落下之处,离开了身体的头颅滚到了地上。

在头被砍断的地方,血像喷泉一样喷涌了出来。

胡蝶看到这幅情景,产生了身在地狱的幻觉,砍蔡德元头的日本兵看上去像是魔鬼。就这样,胡蝶的幸福被毁了,在仅仅一个月之前还幸福地生活着,由于战争的波及,成了人间地狱。自己和爱女小青被敌国的男人强奸,连公公也被杀死了。她想埋怨老天,为什么要这样虐待她。

蔡德元被处死后过了十天左右,数十人组成的日本部队进驻了龙河镇。他们占用了蔡德元的大宅,赶走了胡蝶等家人,将此处作为了警备队的宿舍。

警备队来了没多久,接替蔡德元当了村长的人被警备队长叫去,并被要求“献出年轻女性到日军驻地工作”。

日军需要年轻女性的目的即使不问也知道。虽然知道日本兵要女人是当玩物的,但新村长没法拒绝,答应了下来。

第二天从警备队来了几名士兵挑选漂亮的女性。被选中的有十个人。村里公认的头号美女胡蝶和小青当然也在其中。十个人被带到了警备队的驻地。到了之后果然不出所料,她们的工作就是将肉体奉献给警备队的士兵。

胡蝶虽然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但一旦被明确地告知之后,心情还是有所动摇的。虽然和敌国男人做那种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第一次是被暴力强奸的,毫无办法。这次虽然也是被强迫的,属于不可抗力,不过是自己主动奉献肉体,基本上可以接受。

警备队的驻地是胡蝶生活了近二十年的蔡家宅第。自从嫁给伯英后,就在这个家里开始了夫妻生活,有很多幸福的回忆,生小青也是在这个家里。在作为女人有很多快乐回忆的地方要将肉体奉献给可恨的敌国男人是很悲伤的。

如果只有她一个人的话还好,和她一起的还有没有完全发育成熟、

含苞待放的小青。一想到要看着小青用肉体接待如狼似虎的男人而生活，想死的心都有了。

还有一件担心的事是汉口方面的战斗结束已经一个半月左右了，上了战场的丈夫伯英不知何时能回来。当他知道自己被玷污之后，被强奸一事也许能够原谅，但是奉献肉体是不能原谅的。她很怕那个时候的到来。

一方面害怕丈夫伯英回来，另一方面又期盼着他回来，但伯英已经死了，无法再在这个世界上见到他了。只有兰芳的丈夫玄达一个人活着回来了，这时才知道其他前往战场的年轻人全部都死了。

据玄达说，伯英他们加入军队后一直到了离汉口很近的地方，但那时汉口已经陷落了，于是又掉头撤退。到那时为止大家都没事，但撤退途中遭遇了日本兵，约半数人战死了。于是伯英决定离开军队回村，在沿着京汉线回来的途中被日军抓住，所有人都被杀死了。玄达一个人幸好因为脚疼而落伍了，所以免于死而回到了家。

虽然丈夫玄达回来了，但兰芳没能从日军那里回家。她在为日本兵工作，玄达在没有妻子的家里和孩子一起生活。

兰芳伤心地说：“这么痛苦，还不如不回来的好。”胡蝶很羡慕丈夫生还的兰芳。兰芳的悲伤没什么，只要目前能忍住悲伤，就可以回到丈夫和孩子身边，在那之前忍一忍就行了。

与她相比，胡蝶的公公被杀，失去了地位和财产，女儿小青的幸福被蹂躏，人生变得一团糟。丈夫伯英也死了，她失去了所有的幸福，想哭，但是连眼泪都没有。巨大的灾难压在身上，她觉得自己快被压垮了。就在以那种绝望的心情被迫工作的过程中，不知何时她的心境发生了变化，开始认命了，觉得“凭人的力量是无能为力的。伤心也没用，顺其自然吧”。

一旦认命了，憎恨日本兵的心情也消失了。由此她开始认为“恨日本兵也没用。反正要工作，与其互相憎恨，不如搞好关系”。

这种想法表现在了服务上并让日本兵体会到了，于是他们的关系迅速融洽起来。这样一来女人心真是很奇怪，本来像害怕魔鬼一样的心情消失了，而且对某个男人有了好感，会为他提供超出工作范围的服务。

在她爱上日本兵中某个男人后没多久,就怀上了那个人的孩子,开始时一直隐瞒着,后来肚子越来越大,被士兵们知道了。这样一来警备队长就不能不管了,命令她快点处理,将她从慰安所放了出来。

虽然好不容易走出了警备队驻地,从工作中解放了出来,却无处可去。她先去了村里人那里商量自己今后该怎么办。但和她当蔡村长儿媳的时候不同,村里人对她都很冷淡。不仅冷淡,而且他们把前往战场的年轻人死亡一事都怪罪到伯英头上,因此刻薄地对待胡蝶,最后还责备她不检点怀孕了,将她赶出了龙河镇。

胡蝶对村里人的行为没有进行辩驳就离开了龙河镇,暂且回到了娘家安顿下来,等待着孩子出生。

后来虽然在娘家生产了,但是孩子几天后就死了。等身体情况好转并康复之后,就不能一直这样麻烦娘家了,而且她还惦记着在慰安所工作的小青,于是再次回到了龙河镇,自己主动成为了慰安妇。

我认识她是在她重当慰安妇三个月之后。胡蝶好不容易成了自由之身,却又回到了慰安所工作,对此她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如果硬要说的话,那就是失去了一切的女人只能这么做。”

每当想起这话的时候,我总是会联想起日本战败的时候。

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战败并无条件投降后,有一段时间日本女性被进驻日本本土的美军士兵强奸的事件层出不穷。那时日本政府为了保护全日本4000万女性的贞操,通过民间设立了P·A·A(国际亲善协会),就是牺牲一部分日本女性,让她们去满足美军官兵的性欲。这和战争中让慰安妇做的事情是一样的。

据说那时负责满足美军官兵性欲的人很多都在战争中失去了亲人,或者丈夫战死了,处境很可怜。听到这件事的时候我就想起了胡蝶,如果可以问那些在满足美军性欲的设施里工作的女性为什么要在那里工作的话,我想也许她们会给出和胡蝶一样的答案。通过这点,我清楚地知道了战争和女性的关系。

我讲了很多过去战争的事情,但从战争中所有的事件来看,这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尽管还有很多讲述得不够的地方,但我想用另外的稿子来写,本书就到这里结束了。

前面讲述的可以说是战争的内幕史。可能会有人批判说我净说些不好的方面,但我认为如果不知道这些事实的话就无法讲述战争。

要想了解战争,通过全局的战史来进行研究当然是必要的,但与此同时,探究战争的幕后,了解战争产生的罪恶也有另外的意义,难道不是吗?

(下略)

[曾根一夫:《南京屠杀和战争》,泰流社(东京),1988年。]

(李斌 译)

33. 事变回忆录

堀贞一

编者注：堀贞一，隶属于日军第十六师团通信班，步兵曹长。

(前略)

二、南京攻略战最后的日子

“这一次相当重要啊！”分队长(原注：堀君本人)说。因分队长正直接通过电话从队长那里接受命令，队员们便猜到有新任务了。

草场部队(原注：步兵第十九旅团)的副官、通信班长犬饲中尉再三劝分队长：“有危险，放弃算了。无论如何也不能去。把情况报告队长再向上面提建议吧。”这话好像也向队长说了，但最终还是决定去。

分队长指着右前方的紫金山说：“登上那座山，通过山顶向西前进，追上野田部队(原注：步兵第三十三联队)本部。途中有许多残敌，大家要做好准备！”

分队有七个人，个个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好手，登陆江南时在第三十旅团服务，攻击无锡时与步兵第二十联队在一起，从无锡到南京与第十九旅团同行。经常在第一线负责激战中的部队与师团司令部之间的联络。这班人中排名第一的是入伍十年的伊藤笃上等兵，以下依次为平井上等兵、伊藤定雄上等兵、西胁上等兵、西村上等兵、中井上等兵。

大家很快做好了出发的准备。犬饲中尉说道：“路上千万小心！有危险就回来呀。”说完大家就出发了。向占领了中山陵的部队(原注：步兵第九联队第三中队)问路，回答说：“没有路，有地雷、铁丝网之类，还有敌兵啊！”然而，大家必须去执行任务。(原注：将设备拆解后搬上了危险的山坡。)

“这是爬鸭越的山坡^①啊。”

山顶(原注:凸凹不平的岩石)非常难走。“有残敌!”伊藤定雄上等兵大喊一声就跑了过去,西胁、平井上等兵也飞奔过去,击毙了五人。

再向西走,遇到野田部队的下士官等十几人,他们说:“我们是奉命留守进行联络的,有危险,一起去本部吧。”于是他们就和我们一起走了。途中发现了两个败残兵,西胁、平井两个上等兵追过去用刺刀将他们刺死了。

从山上下来,到了路上。向南是中山门,向北是下关,估计能遇到步兵第三十三联队本部。可刚要向北前进时,忽然又发现了几十个败残敌沿着道路西侧向北逃跑。分队长命令:“不要打!”就急着赶路了。步兵第三十三联队的留守分队说:“有危险,我们要返回刚才的位置。”于是就掉头回去了。

分队长让分队人员一边对周围保持警戒的态势,一边向北行进。这次从前面走过来的是一群举着白旗向南走的敌败残兵。此时是下午刚过2时。

“伊藤,打开电台,立即联络!”分队长回过头下令说。于是立即将附近的房屋作为通信所,报告了这一情况。伊藤定雄、平井两位上等兵尾随着敌兵,西胁、西村两位上等兵绕到西侧包围过去。幸好敌兵没有了战意,在路边架好枪坐了下来,并将几十匹坐骑和驮马拴在东边的树林里。

“派去了增援队,就在那里等。”虽然收到了队长这样的回复,但快到下午4时了,增援队还没有来。敌兵开始骚动了,我们通过笔谈告诉他们:“救援队就要来了,投降者有饭吃,伤员还可以得到治疗。”并再次报告了队长。回电说:“增援队已经出发了。”

到了下午5时,增援队还没有到。敌兵的情绪有些激动,有要水喝的,有要去方便的,情况万分紧急。于是,只好让伊藤和平井两位上等兵骑着敌兵的自行车去中山门。距离中山门半公里处的一个小队拒绝前来增援。再往前求助前面的中队长,他说:“你们如果能把他们带到这里

^① 从日本神户翻越六甲山至坂本的山路。

来我就接收。”分队官兵虽不怕死,但不希望死得毫无意义。最后决定就我们七个人押着约五百人前往中山门。

将败残兵交给中山门的警备队后,我们就向北前进了。约一小时后,敌兵扔了几枚手榴弹,炸伤了数名警备的士兵,其中约有二百人趁着黑夜逃跑了。仅靠七人就能震慑住约五百名敌兵四个多小时,这充分显示了那些平时勤奋敬业、沉着冷静的人的真正价值。

堀田部队长牢记的三个教训第一个就是“团结”,所谓真正的勇者的团结指的就是这种吧。

(原注:这是12月13日的事情。11日晚上,好不容易才追上我旅团司令部的堀分队。当堀君得知与师团司令部之间的电话线已经架设好了时,顿时面露歉意。我至今仍忘不了当时他那张饱含歉意的面孔。堀田队长大概让堀分队转属步兵第三十三联队了吧。步兵第三十三联队主力于下午2时推进到了下关。自11月5日起,第三十旅团司令部有其他分队同行。到了13日,步兵第三十三联队已经和旅团司令部会合了,堀分队也就没有要做的事了。)

[犬饲总一郎等编:《光荣与厄运——我们第十六师团通信队》,

私家版,1997年3月7日。]

(罗文文 译 罗萃萃 校)

三、第十军

1. 野炮兵第六联队长记忆中的支那作战

藤村谦

编者注：藤村谦，1914年12月任日军炮兵少尉，1923年12月入日本陆军大学，1931年12月任野战重炮兵第二十四联队大队长，1935年8月任陆军士官学校教官，1937年7月任第六师团野炮兵第六联队长，炮兵中佐，1944年任第一方面军兵器部长，1945年6月任日军第三五一师团长，最后军衔为陆军中将。

(前略)

其五 中支作战

一、登陆杭州湾

我联队各队提心吊胆地等待登陆，两天白白地过去了。11月9日，联队本部终于得以在海月庵登陆。

但令人费解的是，师团司令部并没有就今后的行动下达任何命令和指示，所以只能通过本部的无线电通信班接收国内的广播，以了解上海战线的战况。得知我师团正在向位于上海战线的背后黄浦江一带前进。当联队继续研究追赶方案时，师团来了联络军官，命令我联队沿着嘉兴至南京的道路向南京挺进。

二、嘉兴附近的战斗

1. 与柳川兵团司令部联络

去南京只有两条公路，从嘉兴通往南京的公路和绕至杭州、芜湖去南京的公路。除此之外，均是纵横交错的河流，无路可行。

我首先去了柳川兵团司令部(第十军司令部)，汇报了师团司令部的主要意图，司令部要求说：“目前，由于嘉兴有敌军防守，石田保道少将正率领野战重炮兵第十六旅团^①攻打嘉兴，你部要前去接受其指挥。”这位少将是我的前辈和同乡，也是我在陆军大学学习时的战争史教官。

在北支那保定会战时，有一段时间曾在他的指挥下，担任过攻击准备炮击的任务。因有这层关系，现在又要在他的指挥下进攻嘉兴，感到很高兴。

2. 只靠炮兵攻占嘉兴

离开柳川兵团司令部，决定不等联队全部登陆即率领第一、第二大队迅速前往嘉兴，余下的部队在登陆后快速跟上来。

行进路上，附近的小股敌军到处蠢蠢欲动，但配备了步兵武器的联队毫不畏惧地断然实施炮兵的单独行军。11月16日抵达嘉兴正面，与石田少将会合并归其指挥。

17日、18日两天，全部炮兵集中炮击嘉兴各个重要地点。

我联队决定组织步枪队、轻机枪队，编成突击队，代替步兵逼近敌军。我联队的第一、第二大队不断地进行炮击，掩护突击队逼近敌军。终于开始了突击准备炮击，炮击一结束，突击队就冲了上去，就这样占领了嘉兴东北角，随即将部分火炮推进到这里，巩固占领的阵地。之后，逐步扩大战果，最终占领了整个嘉兴。

只靠炮兵就攻下筑有碉堡的阵地，这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攻占嘉兴的战斗结束后，我部又脱离石田少将的指挥，向南京继续进军。

^① 原文如此。应为野战重炮兵第六旅团。

三、向南京进军

1. 与谷师团长重逢

因为我第六师团进入了上海战线敌军的背后,敌军开始撤退。师团根据军的命令,在嘉兴至南京的道路上向南京继续挺进。

我联队主力(第三、第四大队及联队弹药拖车仍在杭州湾)攻占了嘉兴,正向着南京前进时,谷师团长率领幕僚,没有给士兵们休整时间,就从上海战线折回赶上了我联队。

这是自北支那赵□一别以来的重逢。

我谨向师团长在上海战线建立的伟大功绩致以祝贺,并报告了联队现状。他对官兵们的艰辛和表现表示了赞许,随即策马越过我联队疾驰而去。

2. 两个师团在一条路上竞相行进

由于上海战线敌军的总撤退,柳川兵团开始向南京推进,从而导致两个师团为率先登上南京城而拥挤在一条路上,竞相挺进的状况。因为军没有统一指挥行军,所以各师团各部队自行其是,致使道路拥挤不堪,甚至令人怀疑这是我皇军的所作所为吗?

徒步行军的部队穿过机动部队蹿到前面,我炮兵难以行进,停滞不前也是迫于无奈,于是不得不停下来在路边上小睡一会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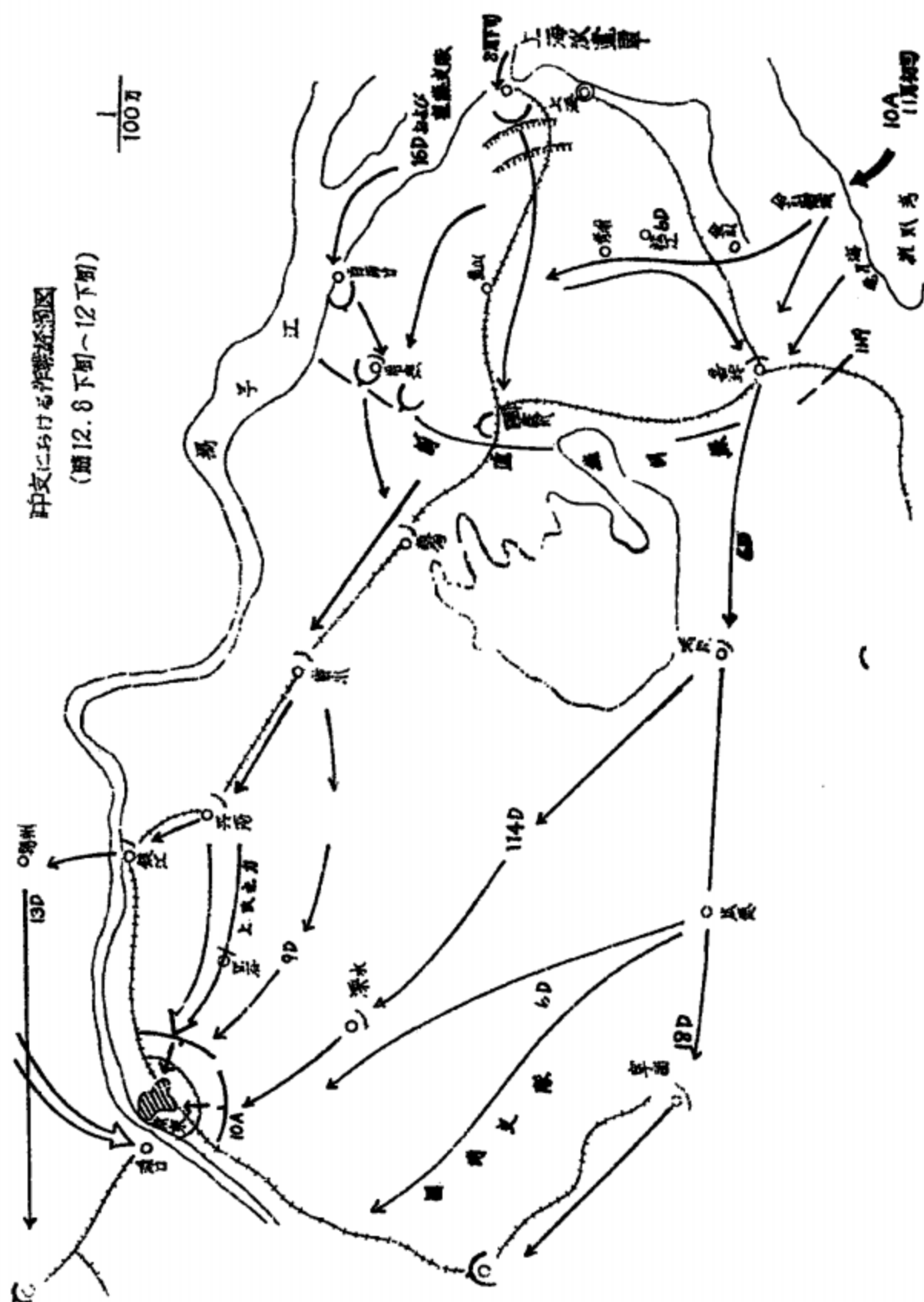
公路下边就是水田,只能在炮车和车辆等之间的空隙处吃饭和休息,但一遇到支那人的弃尸,周围即弥漫着令人作呕的尸臭味,没有比这更让人厌恶的了。

如果敌军知道这些情况来轰炸的话,我军的战斗力至少要损失过半。加上通往南京的公路已被炸毁,攻打南京是不可能如期成功的吧。

3. 百鬼昼行

在行军中,徒步行军的部队士兵任意征用当地居民为自己背东西,甚至让他们背步枪、轻机枪,自己在旁边抽着烟行走。挑着鸡笼、担着蔬菜、赶着猪的居民,其人数超过了士兵,甚至让人怀疑这是军队还是老百姓。

这样的部队拖拖拉拉地行进着,只能用百鬼昼行来形容。那种情景他人无论如何也是想象不出来的。



中支那作战经过图

4. 被抛弃的马

另外,步行的部队都有随队同行的马匹,用来驮运重机枪、弹药等物资。但因缺乏爱心或管理不善,马背被磨破溃烂或受到其他外伤,当马难以跟随部队行军时,就将其丢弃在路边。

不计其数的弃马垂着头站在水田中,宛如电线杆般的延绵几公里。这情景令众人生出怜悯之情。

这也是进军南京的一道风景线。

5. 无给养作战与我联队

(1) 一种补充马料的方法

自杭州湾登陆以来,人员、马匹都还没有得到过粮秣补给。

我联队大约有3 000人,1 300匹马,其中一半在杭州湾还没有登陆,为了人员、马匹的生存,不得已非得去征发粮食。

中支那有大量的稻米可供人食用,但毫不过分地说没有一点马料。我深感保证人员和马匹的健康,防止战斗力下降的重大责任。通过征发可以确保人员的食物,却很难解决马料问题。

自嘉兴战斗以来,这个问题越来越让人头痛。

我注意到,在这里可以利用的只有田里剩下的尚未收割的稻谷了。可米是精饲料,马吃了会引发疾病,所以军绝对禁止用米作为马料。但处于目前这种状况,我也顾不得这些,同意用米喂马了。

不过在喂马时,我命令开始只许用稻草,逐步加入少量稻穗,稻穗数量可以一点点地增加,直至直接割田里的稻子喂整个联队的马。因此,我联队的马都养得膘肥体壮。

这也归功于我联队各位兽医正确且热心的指导,也是全体官兵博大的爱马之心及正确饲养方法的结果。

再看其他部队的马,一个个骨瘦如柴。在南京战线,他们的炮兵中队仅有一门炮参战,野战重炮大队也仅有四门炮能上战场。

前面所说的遗弃了大批的马匹,缺少马料也是原因之一吧。

但我深信,我联队凭着出征时的那种编制,一定能在南京之战中建立伟大的功勋。

后来,当我成为大阪的参谋长时,NHK不知从哪里听说了这事就过来找我,请我向全国广播关于野炮兵第六联队爱马的故事。当时就播出了以上这些内容。

(2) 征发暴露出的弊端

如果许多部队同时竞相征发,征发就不可能正常进行。军传达到各部队的一般注意事项中就有“中支那民众的仇敌心理强烈”,“就连妇女儿童也不能大意,其中有间谍”等内容。

征发逐渐变成了掠夺,手伸向了粮食以外的物品。看到居民就刺死或强奸、放火。

因此,晚上到处都是映红夜空的大火。

以上这些事情不仅仅我部队干过。不少部队都干过这种事情。征发造成的恶习使皇军在全世界面前丧失了威信。这到底是谁的罪过呢?

6. 强行军

各师团的混乱状况就这样逐步好转,好不容易到达了广德。从12月1日起,转为向南京前进的强行军。

就这样,于8日到达了南京以南大约十公里的东善桥。

四、南京会战

1. 驱逐敌军的城外支队

刚刚到达东善桥,就遇到了看来是敌军城外部队构筑的从将军山到牛首山的阻击阵地。

师团命令步兵第十三联队从公路附近展开攻击,步兵第四十五联队在其右侧展开,我联队部署在公路东侧。

我联队的第三、第四大队仍未从杭州湾赶来,但第一、第二大队立刻在公路东侧支援步兵的进攻。

但因敌军的顽强抵抗,无法将其消灭。最终不得不定于9日拂晓再次发动进攻。

我两个大队利用夜色将炮兵阵地推进到步兵第一线附近。

我率领联队本部,将指挥所推进到紧邻步兵第一线后面的高地,拂

晓开始指挥各大队作战。

师团藤原参谋因视察战场,此时正好来到了我的指挥所,我对他说:“这里会遭到敌军袭击,要小心啊!”话音刚落,即遭到敌军枪击,敌弹击中了他拿望远镜的手,他随即退下了高地。

虽然敌军顽强抵抗,但我步炮协同作战,逐渐逼近敌军。黄昏时分,我第一线部队突入敌军阵地并将其占领,紧接着开始向铁心桥追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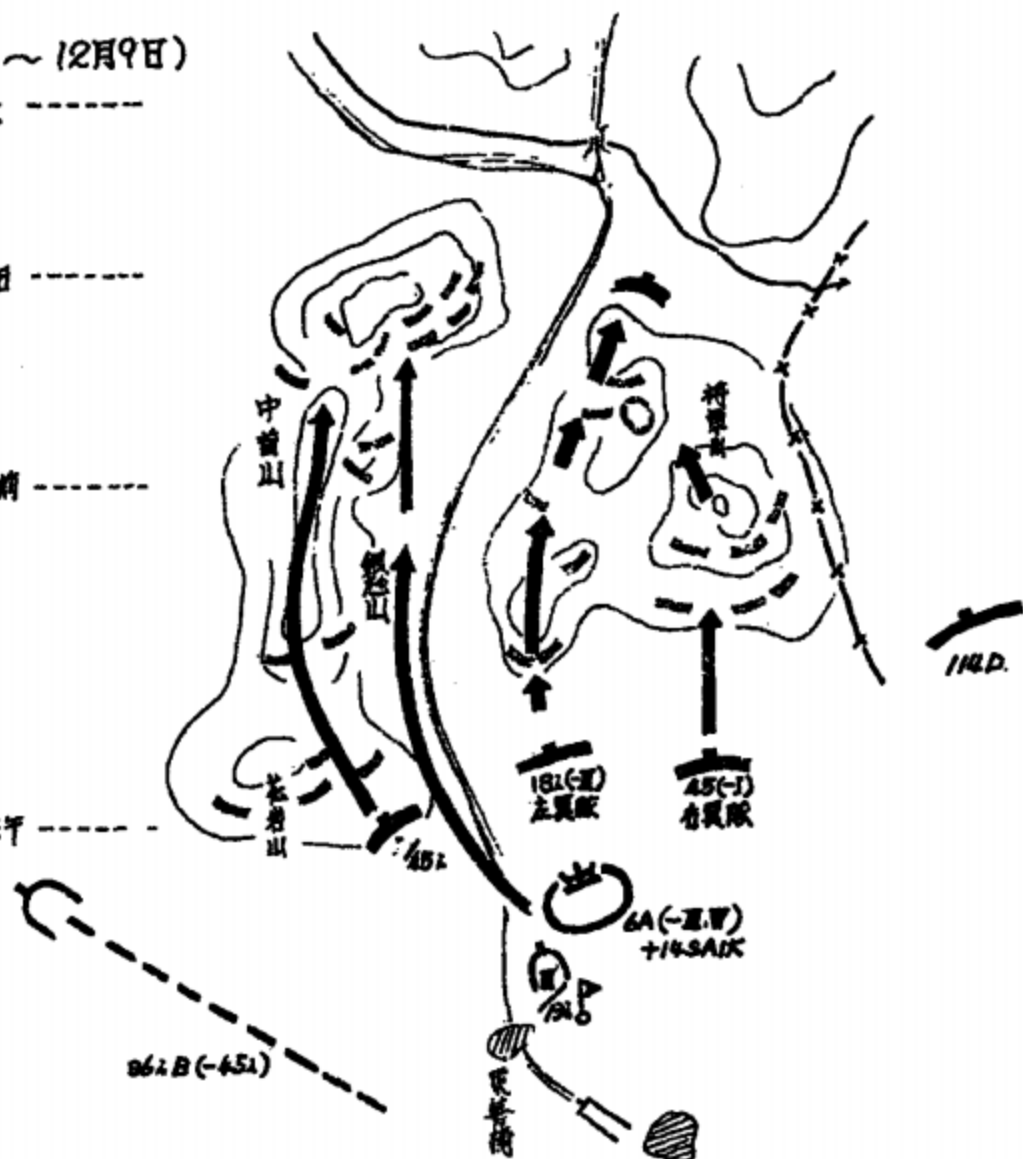
(12月8日~12月9日)

9日晨 -----

9日午前 -----

8日午前 -----

8日正午 -----



将军山、牛首山附近战斗经过概图(12月8日—9日)。

2. 夺取敌军前进阵地

(1) 第二中队长藤井大尉壮烈牺牲

我联队立刻撤离阵地,跟随步兵前进。

就这样,我师团抵达了南京城防御线的南侧,可前面仍然有敌军的前进部队。第一一四师团与我师团的右翼相衔接。敌人占领了雨花台,并将其作为南京城的前进阵地,这是一处适合防御的要地。

因此,师团命令步兵第十一旅团长坂井少将及步兵第三十六旅团长牛岛少将分别指挥其下属的一个步兵联队,同时命令我联队的第一、第二大队分别归其指挥,夺取该前进阵地,掩护师团发动进攻。在这次进攻中,正在协同步兵第十三联队作战的我第一大队在余家凹附近的战斗中得知,由于敌军隐蔽在碉堡中的机枪,右翼第一线步兵联队和左翼第一线步兵联队都深陷苦战之中。儿玉大队长接受第二中队长藤井大尉的建议,让该中队冒着敌军的枪林弹雨边修路边推进,就这样,部队前进至余家凹北面高地的山脚下,并布置好炮位,对准近在眼前的敌军机枪射击孔开炮,炸毁了给我第一线步兵造成重大损失的碉堡机枪火力点。

当他刚要站起来准备支援正在苦战的左翼第一线步兵第四十七联队时,被子弹击中倒下了。听说凡是见过大尉指挥作战的人,无不赞叹他那凶神一般的伟大力量。

在这样勇敢的指挥员指挥下,第一线步兵迅速占领了敌军前进阵地,掩护师团的展开。

啊,悲壮的好汉,眼看就要攻占南京,阴阳两重天。

啊,骁勇的好汉,阿修罗般奋斗的你啊,终于逝去。

因为我亲眼目睹了这一幕,那情景迄今仍深深印刻在脑海中。

大尉出类拔萃的伟大功绩,将与攻占南京的历史永存。

3. 攻击南京城

(1) 攻击部署

12月11日,师团在雨花台北侧及其东西一线展开。

右翼队:步兵第十一旅团	坂井少将
右第一线	步兵第十三联队
左第一线	步兵第四十七联队
左翼队:步兵第三十六旅团	牛岛少将
右第一线	步兵第二十三联队
左第一线	步兵第四十五联队

炮兵队：野炮兵第六联队〔欠第四大队（欠一个中队）〕

野战重炮兵大队（四门 150 毫米榴弹炮）

我命令第一、第二大队及配属的野战重炮兵大队在雨花台南侧地区展开，联队指挥所设在雨花台西北侧。

此时，我第三大队从杭州湾不分昼夜地赶到战场，在大队长高濂少佐的指挥下回到了联队，无暇寒暄问候，即刻命令他们在公路西北地区展开。

高濂大队堂堂地跑步进入阵地，看着这一切，就像是平时练兵时的真实情景。敌军怎么会放过这一机会呢？他们立刻集中炮火向高濂大队射击。

我当时正去现场下达展开命令，看到这一状况，心想：“糟糕，损失大了。”大概老天保佑吧，他们未损一兵一车就完成了展开，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11 日全天，各大队一边专心做好射击准备，一边努力完善步炮协同以及两者的联络设施。

这时，第四大队的马场中队也不分昼夜地急行军赶到了战场，因此命令他们在野战重炮兵大队附近展开。

这段时间，因为兵站推进到了东善桥，因此决定首先补充弹药，然后再补充粮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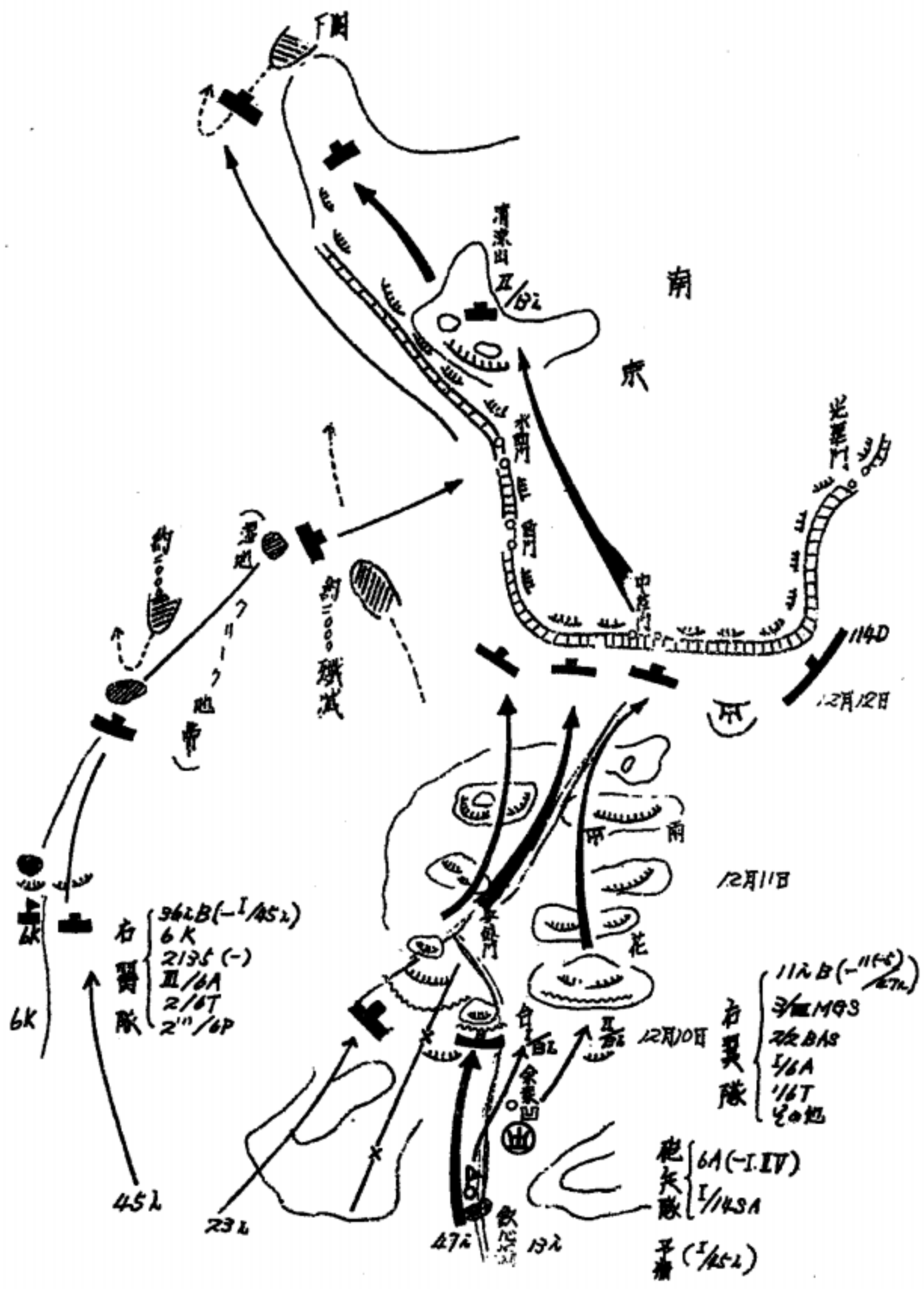
（2）实施攻击

12 月 12 日拂晓，步兵逐渐逼近城墙，第一线逼近中华门以西的城墙。

可城墙高约三十米，不破坏城墙是无论如何也无法突入城内的。此时，师团已将攻击重点转向步兵第二十三联队的正面，并命令炮兵队在城墙西南角轰开一条突击通道。

按照师团命令，我同时指挥下属的三个野炮大队、一个 100 毫米榴弹炮中队以及一个 150 毫米榴弹炮大队，命令他们立即摧毁城墙西南角。

另一方面，我命令联队联络军官峰尾中尉带领通信班，挺进到重点攻击方向的步兵第二十三联队长冈本镇臣大佐那里，让他在突击时密切协调步炮协同，并观测城墙破坏口的弹着点。



雨花台及城墙附近战斗经过概图(12月10日—12日)

我在士官学校时与冈本大佐同为战术教官，是交情很深的老朋友。

在 36 门野炮、4 门 100 毫米榴弹炮和 4 门 150 毫米榴弹炮的集中轰炸下，眼看着城墙崩塌，碎砖飞向空中，尘土四溅。腾起的一团团尘烟散去后，我看到城墙被炸开了一个大缺口。我命令继续炮击，进一步拓宽那个缺口。

这时，在右侧步兵第四十七联队的正面，看到我士兵正顺着搭在城墙上的梯子往上爬。梯子的长度离城墙顶端还差两三米，那个士兵从梯子顶端抠着墙壁砖缝爬了约三米登了上去。我为他捏着一把汗，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他勇敢地攀上城墙，竖起了日章旗。

开辟突击通道的行动稳步而顺利地进行着，下午 3 时左右完成了打开通道的任务。

我炮兵按照步炮协同，开始为步兵突击进行准备性射击。经过数分钟的炮击，在突击通道前以及附近的城墙上形成一片弹幕，压制住了敌军。

在这期间，第一线步兵紧随着弹幕前进，在到达突击口跟前时，步兵发射了开始突击的信号弹。

与此同时，我炮兵将全部火力指向突击口后方以及两侧的城墙，进行间隔三分分钟的延伸射击，以支援突击。步兵呐喊着发起突击，日章旗映照战场，飘扬在突击通道的缺口处。

宛如欣赏一幅画卷一般望着这一真实的绝景。

12 月 12 日下午 4 时，步兵第二十三联队完全占领了南京城西南角。

奉英明的大元帅陛下之命，侍从武官，以及军司令官、师团长前来视察军队状况。此时他们正在雨花台上眺望着这场步炮协同的壮观的南京城攻坚战。

对联队来说，没有比这更崇高的荣誉了。

按照军的命令，各部队占领城墙后，禁止进入城内的深处。在一天之后的 14 日拂晓，开始扫荡城内。敌首都终于陷落了。

12 月 17 日，军举行了入城式。

(3) 受到师团长的嘉奖

对于我联队在此次战斗中立下的功勋，谷寿夫师团长给予以下表彰：

表彰(概要)

野炮兵第六联队在攻击南京城的战斗中,始终与步兵同心协力,有效地助其进攻。尤其是破坏城墙,开辟了突击通道,使师团主力得以由此迅速突入并攻占了南京城。

其功勋卓著,特此予以表彰。

以上是我记得的大意。不知原件保存在什么地方。

第四大队(欠一个中队)在杭州湾一登陆便不分昼夜地强行军赶往南京战场,遗憾的是,他们抵达时已是攻占南京的第二天了,最终没能赶上战斗。大队长等官兵的沮丧之情实在值得同情。

我曾想过,以后一定要给该大队立功的机会。

五、感想

1. 关于两个师团在一条路上竞相行军导致的极度混乱

我认为,军在统一指挥方面存在缺陷,允许各部队任意自行其是,是产生上述混乱的原因。

我们没有接到军关于集中行军的命令。如果有行军规则的话,我去军司令部报到时,或在师团长赶上我联队时,应该会传达的。

另外,遗憾的是,军参谋出入各地时为什么不管制交通,任其处于完全放任的状态。

出现这种状态可以说是军的耻辱,说它给我陆军留下了污点也不为过。

2. 关于没有补给的作战

对于最高统帅部来说,如果决定要在中支那展开重大战役,事先应该了解该地区地形和物资方面的状况。

如果事先了解了,必须相应配备军补给设施,并与军的行军同时跟进。如果预测补给可能跟不上军的行军而必须设法征发时,为什么不派遣宪兵到各重要地点监督征发中的不轨行为呢?我相信这也暴露了我

陆军战略思想上的缺陷，即兵器突击主义。这是不考虑后方的鲁莽的进攻主义。

这一军事思想导致了百鬼昼行、大批弃马，以及掠夺、强奸、放火、杀戮之类的现象，其凶恶罪行暴露于世。即便指出这是高级统帅的无能而导致的后果，他们大概也无言辩解吧。

另一方面，考察一下我国国民的素质教养，有以上罪恶行径的人，多为已经走上社会，经历过甘苦的征召兵。另外，这样的人后方部队比第一线多。

这些足以证明我国国民素养的低下，因此痛感国民教育的重要性。

还有，我国国民至明治维新，一直沉浸于佛教、神教、儒教之中，因此，国民的思想是纯洁正统的。由于引进了西方物质文明，国民思想中的信教意识大大减弱了。

六、余 论

我第六师团无论在北支那还是在中支那，都取得了不俗的战绩。

如果从支那军方面来看第六师团，因为他们在保定、上海、南京都遭到过第六师团的致命打击，所以对其恨之入骨。

这就是为什么在战后将发生在北支那、中支那的强奸、掠夺、放火、杀戮之罪过全怪罪到我师团的原因。原第六师团长谷寿夫中将在雨花台被枪决，也是同样的原因，让他蒙受不实之罪，说他在指挥攻占南京的战役中杀害了数万无辜民众。

在攻占南京城时，我师团俘虏了敌军溃败部队，使之受到很大损害这是事实，但没有杀戮过当地的无辜居民。

啊，能干精悍的谷将军成为支那军队卑劣的复仇和我军不法行为的牺牲品，随同雨花台上的朝露消逝了。对他的死痛感惋惜。在此仅表哀悼之意，祈祷冥福。

现在，在结束南京会战一章之时，向在本次会战中阵亡的我联队英灵表示深深的悼念。

七、驻扎芜湖担任警备

1. 从南京转进芜湖

攻陷南京城后,我部驻扎在城外的原支那兵营。很快接到向芜湖转进的命令,于是冒雪行军,于12月23日抵达芜湖。

2. 驻扎警备

(1) 畑司令官的巡视,赞扬联队的爱马之心

师团驻扎芜湖附近负责警备。

不久,军司令官畑俊六大将来本联队巡视。由于我联队的马匹明显好于其他部队,因此他首先视察了马厩。

我联队自出征以来,没有损失一匹马,编制仍是满员,无论哪匹马均是身强体壮。看到这一实际情况,司令官非常满意,赞扬我官兵都具有旺盛的爱马精神。

3. 喜迎慰问团

自登陆杭州湾以来,直到今天,一直是连续的强行军和战斗,兵疲马惫,无暇顾及其他。驰骋在因腥风血雨而大煞风景的支那战场,难得有片刻脱下战袍之时。此时此地,思乡之情油然而起。这都是人情使然。

此时,国内慰问团来到了芜湖。

除エンタツ、アチヤコ等滑稽演员之外,许多妇女来到了芜湖。自抵达北支那以来,官兵还没有接触过女性,感到非常高兴。

而且身着和服的女性身姿、柔声细语的日语,外人无论如何也体会不出那种亲切感。

(1) 慰安妇的必要性

如果要在当地驻扎一段时间,队长必须首先考虑为年轻官兵准备慰安设施。不及时解决该问题,就会不断发生对当地妇女的强暴事件,惹出麻烦,进而丧失军的威信。

因此,迅速与国内联系,并迎来了慰安妇。

来的有日本妇女和朝鲜妇女。此后,普遍认为后者不错,于是决定逐步更换成后者。

迄今为止,本联队的士兵中约有二十人因侵入支那村落寻找妇女而下落不明。部队对此进行过彻底调查,约有半数已被杀死并被藏匿起来,另外一半则始终没有找到。

支那人非常看重女子,强暴行为一旦被人发现就会惨遭杀害。部队虽严加训诫,却很难阻止这一恶习。

(2) 开设市场

其次,必须考虑的是确保有新鲜食品。于是召集当地有名望者,让他们开设饭店,鼓励开设市场,并规定以合适的价格卖给各大队。

(3) 组织治安维持会

还有一点,在自卫方面,让当地人组织治安维持会,与联队协作,揭发怀有敌意者并警惕其接近部队。

(4) 迎春

要在芜湖迎接新年了,虽身处战场,仍必须让官兵感受到新年的气氛,为此动了不少脑筋。

当地虽然出产大米,可糯米不多。主计四处奔走才收到了足够的数量。各部队用它捣制年糕。

到芜湖一带的扬子江划归我势力范围,因此兵站线延伸了过来。令人意外地配给了青鱼籽、沙丁鱼干、蜜橘、小加吉鱼等食物,虽显简朴,但官兵却可以庆祝 1938 年的元旦了。

(5) 部队长的慰安设施和出发命令

很快就到了 5 月,却一直没有出发的迹象。

因此,我们部队长聚集在坂井旅团长的宿舍,商定悄悄地设立部队长专用俱乐部之事。部下官兵已经有了慰安设施而平安无事,而部队长们却没有得到任何安慰。首先要选择女服务员,于是决定避开日本人和朝鲜人,安排支那上流人家的妇女,并通过有权势的当地人物色了四五个美人。

俱乐部的场所也设在不引人注意的合适地点。终于定在明天开

张了。

恰在此时下达了5月24日进军安庆的出发命令。

此事不得不中止了,多么令人遗憾啊。

当时在该地的部队长有坂井少将、长谷川步兵大佐、中村工兵大佐、川真田辎重兵大佐和我。

(下略)

[藤村谦:《野炮兵第六联队长记忆中的支那作战》,

1969年1月30日。]

(罗文文 译 罗萃萃 校)

2. 参加杭州湾敌前登陆

——士兵讲述的日中战争

冈本健三

编者注：冈本健三，1917 年出生于东京，1937 年入伍，编入近卫师团，中日战争爆发后，隶属于日军第十军后备歩兵团之近卫师团后备歩兵大队，歩兵军曹。

(前略)

平均每天被打六到十次

虐待新兵……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们当中的一个新兵每天用本子记着，一个月我们要挨打 360 次。他们早晨起床接受点名，我们要拿着自己战友的洗脸盆和毛巾，一起跟着去洗手间打水给战友洗脸，等他们洗好后要麻利地把毛巾递上。战友每天都要更换新的束带、袜子、汗衫和裤衩。战友起床前，我们必须把这些整整齐齐地摆放在他们的床头，每天还要洗他们换下的旧衣服。战友的一切，我们作为新兵都要照料好。

因为规定战友不能打我们，所以如果稍有差错，他们就让别的战友来打我们。“你这个混蛋！你是不是不会照顾战友啊？！”他们这样骂着、打着，连续打我们两三次。冈本二等兵虽然受不了了，但还得咬紧牙关……接着又来了一个。到最后，我被所有的老兵打了一遍。如果这种情况仅局限于我们一个班还好些，但过分的是，战友们还让我们到其他班的老兵那里去。“喂！到隔壁班里把他们叫过来，快去！”军队这个地方，无论去哪里都要一层层报告，连挨揍都要一层层地挨。冈本二等兵到隔壁的班去了。正因为这样，他被狠狠地揍了一顿，回来的时候脸都变了形。唉，虽然规定不许擅自惩罚，但是我们被打全是他们私下的惩

罚。因为新兵在部队里不可能做出什么违抗命令的事。

每天都要训练。一吃完早饭就马上集合……今天训练背行囊、持枪,因此我们只得出去。新兵的演习,最初说是要进行第一期检阅,所以在军营里进行三个月的初步训练。主管新兵的下士官配有两名训练较好的二年兵助手,如上等兵和一等兵,所以实际上来教我们的是这两名助手。刚开始的时候,我既不知道队列的走法,也不知道持枪的方法,自然就得从头学起。有些家伙记性好,有些家伙记性不好,一记错,教官随手就打。他们觉得比起口头教训,打人会让我们学得更快些……实际上也是这样,谁都不愿意被打,所以都拼了命地训练。我属于记性好、掌握要领快的人,就算这样,平均每天还要被打六到十次呢。

啊,我接受的最严厉的惩罚就是被迫扛铁炮。新兵每天都要保养枪支。嗯……是三八式步枪……为了不让里面的弹簧生锈,每天要扣动扳机让弹簧松弛一下。保养结束后,管事的老兵来了,边走边检查排列好的枪上的扳机。里面如果有没松弹簧的枪的话,会发生咔嚓的声音。如果这种声音响起的话,我都会哆嗦一下,心想是不是自己负责的枪呢。因为枪上面都贴着编号,自然就会知道是谁负责的枪了。这个忘事的家伙就会被叫出来,首先第一件事就是被罚站在枪前,然后对着枪道歉:“三八式步枪阁下,我是个糊涂虫,忘了给您松弹簧了,实在对不起。”老兵说,枪说什么了吗?我回答说,没有。老兵说,那好吧,那就一直道歉到枪说话为止。如果马马虎虎地道歉的话,就会被命令拿着枪过来,手握枪支举向前方,而且要屈膝保持半蹲的姿势。三八式步枪很重,这个士兵不久就受不了了,胳膊瑟瑟发抖开始摇晃。于是,教官就用擦枪的通条狠揍他的胳膊。这个兵已经冒冷汗了,汗水湿透了束带。这种惩罚不仅是由忘记松弹簧的这个人来受,如果一个人犯了这种错误的话,结果全体新兵都要接受惩罚。但是,与看别人受罚相比,还不如自己受罚更好过些……接下来是互打耳光,也就是新兵们互相打耳光。

实弹射击是在三个月后的第一期检阅结束前进行的。但是我不到三个月就被调到战场去了,所以只射击了一次,大概是五发子弹吧。在约短短一个月里,我训练了发射炮弹、突击、匍匐前进、枪刺稻草人等……大部分是在部队里能用得上的。

以为去了战场会很轻松……

那天下着雨，各中队都整齐列队，据说是点名将要去战场的人。点名时不仅报姓名，还要报军阶。有一个征召的上等兵，当听到自己名字被报到的一瞬间，突然扑通一声晕倒了。我们新兵反而很高兴，我想反正是光棍汉，与其整天被这些愚蠢得像乡巴佬的家伙暴打，不如去战场会轻松些……

然后允许我们有两天外出时间。说是马上去部队可以，明天去报到也行。我呢，回了趟在押上的家，在家里住了两天后归了队。队里从头到脚给我们换了军装。军装虽说只有一套，却是谁都没穿过的新军服。中队长将枪发给我们每个人。“这支枪配有菊花徽章，是天皇陛下的东西，所以大家要格外珍惜。”队长说道。接着把像绷带一样的白布包在枪上，这是为了不损坏枪和不引人注意才这样做的。

那是哪天来着，我已经记不清了，好像是9月初吧，天还很热的时候。出发之前，战友为我们做好了准备工作。一边说着“不要逞强，以免受伤”之类的话，一边把在小卖部买的馒头给我塞在帆布背包里。那个时候，觉得还是战友对我们好啊。

我们从竹桥步行到品川。部队不允许家属送行，因为我们是秘密行军的。虽然如此，当我们到达品川车站的时候，妇人会和乡军人会等的人都在那里隆重地欢送我们。可能当时他们早就知道了军用列车何时通过那里，所以每个车站都会出现妇人会等的人，给我们送茶送水，还送慰问袋。这其中唯一让我感动的是天理教。虽然其他的宗教团体也来过，不过无论我们到哪里，总会有天理教的人来为我们送行。

一次也没有换乘过车，我们直接到达了宇品。那时乘坐的是一艘叫“吉野”号的医疗船。刚开始听说是要去上海。大概乘了近一个月的船，命令我们不许离开船舱一步。我们只好在榻榻米上翻来覆去。有一个同年兵说他爸爸是船长，据这个家伙说，船已经到台湾了。“混蛋！什么台湾啊，我们怎么可能到台湾呢？！”我说道。后来去问了问，据说“吉野”号正一圈圈地围着台湾岛绕呢。原来是为了与登陆杭州湾的其他船只

在时间上保持一致,所以才让船在这里绕圈的。

我不知道自己隶属哪个师团,上级可能知道,但是士兵对此却一无所知。杭州湾登陆后,我们才知道是柳川兵团(11月5日在杭州湾敌前登陆的第十军,司令官为柳川平助中将,下辖第六师团、第十八师团、第一一四师团、国崎支队,以及第一、第二后备歩兵团)。虽然这样,我们要去哪里?要干什么?对此我们却一点都不知道。就连在上海苦战的日本军的事情我们也什么都不清楚。身在军队却什么都不让我们知道……我们只知道日本和中国正在打仗。士兵被置于局外人的位置上,这样也许是方便上边的人行动吧。

踏上甲板,腿瑟瑟发抖

不久,我们知道要登陆杭州湾了,不过知道的也仅此而已。就连这样的事情也不是打听来的,而是从大家流传的闲话中自然就明白了。因为发动机停止了运转,所以船停了下来。听说班长登上甲板去看了一下,说是如果登陆杭州湾的话,光这一艘船是不管用的。“吉野”号里大约乘有3000人吧,不光有我们中队,各方面来的士兵都聚集在这里。那天有命令说让我们什么都不做,早早去睡觉。晚饭被安排在下午3时左右。到半夜的时候,我们被叫醒了,按照命令全副武装。带上救生器具,将120发子弹前60发后60发别在腰上,并携带两枚手榴弹。帆布背包里装上毛毯、帐篷、外套、雨具等背在背上。一身装束下来之后,共有十二三贯重呢。

我刚踏上甲板,就感觉腿在瑟瑟地发抖。可能是太害怕的原因吧,不自觉地就抖了起来。旁边的一个人问我:“你是不是很冷啊?”我回答说冷。虽然说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很奇怪,腿就是一直在抖。等我们的班长观察的时候,“吉野”号虽然只是一艘,但是在海岸上有近三十艘运输船排成一列,掩护的军舰也来了。记得敌前登陆大概是在4时30分左右吧,天还很昏暗。好在我们不是最前线,最先登陆的部队已经在岸上了。舰炮也开始了射击,发出了巨大的响声,震撼着大地。烟雾中我隐约看到登陆的并不是美式登陆舟艇,而是灵活的小型运马船拥挤着



1937年11月5日，在杭州湾敌前登陆的柳川兵团。

靠了岸。那时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像样的抵抗。

凌晨5时刚过，我们就在杭州湾登陆了，到达那天所设营地的湖泊的另一端时已经是晚上了。上陆后再往前走一段，就有中国军的机关枪扫射形成的火线。因为是在天快亮时，所以机枪口吐出的约三十厘米长的火舌看起来是鲜红的。但是我能确认这些子弹不会飞到我身边来。因为大家都十分害怕，分队长就命令我们向前、向前，但是仍然难以前进。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枪炮的声音，不过也顾不上那些了。我一只手拿着枪匍匐着前进，只能是一点点地往前进，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对于中队长和小队长来说，如果我们冲在其他部队前头，其功劳就是他们的，我们却一点好处都没有。虽然对方没怎么抵抗，我们中队里还是有好几个人受伤了，但没有阵亡者。

中队长是一位叫武藤的现役中尉，士官学校毕业，约二十四五岁的样子。我们的中队全部都是东京人，一半是现役，一半是征召来的。对了，还有一位40岁出头的后备兵。到了傍晚，宿舍虽然设好了，但是周围都是敌人，外面还在砰、砰地射击。就算睡觉也要穿着军装。我因为

害怕,怎么也无法入睡。

看到血有点精神恍惚

杭州湾登陆告一段落后,决定去南京。虽然不是很清楚,据说柳川兵团被分成两路去攻占南京。第一线部队先快速前进了,我们的部队要确保他们的后方兵站和扫荡残余的敌人。我们没有经过上海,不知道走的是哪条路线,但是有一条铁道(京沪线)是从南京通往上海的。我想大概是沿着这条铁路行进吧。在苏州停留了几天。记得当时铺天盖地地悬挂着日章旗。也进行了好几次小的战斗。在过了苏州之后的两天时间里,部队有时不能前进,可能是游击队搞的鬼吧,火车被炸毁了。

我在去南京的途中受了伤。那是在一个小村落,中国人还没有全部逃走,大概有七八十户的样子。我按照分队长的指示,小心地一家一家搜查。先是隐藏在一家家的门口,然后用脚踢地一声踢开门……据说那个村庄里有敌人。我们一起三个人,我是最后进去的,因为天热,我也没有戴钢盔。一进入房间我就被藏在门后的人打中了头部。你看,现在还留有伤疤呢。那个时候没有感到被打了,我追上去,开了两枪,不过还是让他逃掉了。这时感到汗水直往下流,用手一摸头,手上沾满了血,慢慢地我就失去了知觉。听军医说,好像是被青龙刀砍伤的。前线没有麻醉药什么的,于是我就紧紧地抓住中国人的床,咬紧牙关硬撑着,让大夫给我缝了三针,可是仍然不能睡觉。如果只把我一人留在那里疗伤,肯定会被人杀掉的。所以我绑着绷带跟着队伍行军。但是,因为伤在头上,必须要绑住下巴,这样一来,我连嘴都张不开。不得已,只好把干面包放在水壶中泡,一边一点一点地吃着面包,一边赶路。也可能是因为年轻的缘故吧,仅包扎了一天,我头上的血就止住了,取下绷带也没什么大问题了。那个时候因为辎重队和我们在一起,所以不需要我们在当地调配。但是我喜欢喝酒,只有进了村庄才能找到酒喝。在中国的村庄,一般都会把做好的高粱酒装在大罐子里。在那个时候,无论是强制性的征发还是干别的,不管怎么样,即使杀了不起眼的中国人,按照中国人全都是敌人的原则,我们也不会受到什么责备,上级看到了也装作没看见。

1939年汪精卫政权成立,之后组建了中国人的保安队,对我们多少有些干扰,但是在保安队组建之前,我们日本兵的行动还是被默许的。

临死前呼喊妈妈

在前往南京的途中,中队长武藤中尉有时抓到中国人拔刀就砍。听说他是剑道三段,但是人的头不是那么容易就能砍下来的,结果有时还会枪杀那些没被砍死正在痛苦的人。

不久,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这也是在进入南京之前,我们在一个村庄宿营。我担任卫兵,晚上抓住了两个中国人,一个是孩子,我就把他放了。在日军宿营的地方是不允许中国人进入的,这两个人就是因为闯了进来才被抓住的。语言完全不通,怎么比画都没用。如果就那样放走他们的话,可能会跑去给游击队报信。分队长命令我们杀掉这两个人。事实上,如果没有小队长或中队长的许可,我们是不能杀俘虏的,可是……我们把那个男人绑起来,在他脖子上挂一块大石头,把他吊在树上。当他累得想睡觉的时候,头就会碰到石头上,男人悲伤地哭了起来。其他的分队嫌太吵,让我们赶快解决他。大家抱着好玩的心理向他扔石头,不久男子就安静了下来。到了天亮去看的时候,他已经死了。早上,被放走的孩子回来了,抱着男子一直哭,并叫着“爸爸,爸爸”,看来是一对父子,孩子大概有10岁。我想我做了一件多么残忍的事啊。

到达南京之前,和我同龄的一个士兵战死了。发生这样的事真是很难过。曾经一起同甘共苦的人死了……如果是别的人死了,我倒不会受这么大的冲击……要是一狠心一下子死掉就好了,可他却不是,还挣扎了一天。子弹从腿部进入腹部,如果当时马上找军医来看的话或许还有救,但是不巧的是没有军医。他是被担架抬着走的,所以血流不止。在全力攻占南京的时刻,就算是野战医院,途中也是不可能设立的。他说他好想回到日本吃一顿寿司啊,死的时候他流泪了。我们三人只火化了他的胳膊作为遗骨,剩下的都埋起来了。如果时间足够的话,我们就会把他全火化,听说这样吉利。但是……像这样只留下遗物让人带回日本去的牺牲的士兵,在战争中不知道有多少呢。

我们知道,如果攻占了南京的话我们就可以回国了……估计大家都是这样想的,不止是士兵,从下士官到将校都是一样的心情,认为南京一陷落蒋介石就会投降。中国真是让人琢磨不透。中国人有一句话叫“没法子”。意思是没有一点办法,完全地放弃。他们不像日本人一样挣扎到最后,设法努力争取成功。和日本士兵不同,中国人有热爱祖国这种伟大感情,但是自己出生的土地却成了战场。在当时的日本,临死前说“天皇陛下万岁”这样的事,我一次也没听说过,大部分都是呼喊着妈妈而死的,说的是“好想再见一次我妈妈”之类的话。即使有孩子的人也是如此。

第二次负伤是“名誉负伤”

胁坂部队(第九师团步兵第三十六联队)最先登上光华门(12月10日)的三天后,我们的部队到达了南京,我们在中山门附近。^① 南京的城墙真的好雄伟,大概有60米高吧,周围有小河环绕。每天晚上都有野战炮或重炮进行轰击,但是城墙纹丝不动。我们派不上什么用场,所以暂时不参加战斗,干了也是白干,用步枪无论怎么打也没有用。城墙上有机枪眼,如果靠近的话就会被击中。不管怎样我们在等待时机,等到城门轰塌后就突击。我们部队也组织了三次敢死队,不是命令而是志愿的,队里总有些不怕死的家伙。我眼睛向下瞅,目光尽量不和中队长接触,因为一不小心被派到火线就很危险了。虽然叫敢死队,不过大都平安回来了。大概只是爬到城墙上去投手榴弹,不过就算那样也没奏效吧。

光华门攻下之后,中国的正规军全都逃跑了。我们中队进入了南京城,将一家叫做交通银行的建筑作为中队本部驻扎了下来。马上命令我们以分队为单位到街上去扫荡。从南京城门进入城内是一条很漂亮的道路,一直向前走的话,市内有交通环岛广场形成的一个公园。仔细一看,它下面还可以当机枪掩体。大路两侧有地下壕沟相连,进去一看,清清楚楚。中国军队连这种工事都放弃了,一下子就仓皇逃走了。我想,

① 作者记忆有误,应为中华门。

如果他们利用这些掩体,那么从城门进入的我们连一会儿也支撑不了。我们的枪上系着日章旗,争先恐后地拥进了城内。如果中国军队真的拼命死守南京的话,我们恐怕也很难攻下来。

在设有中队本部的交通银行里,并没有金币银币,金库里只有满满的纸币。我们认为反正也用不上,开始时就把它塞进汽油桶里烧火。日本军占领南京后,用军票和中国纸币交换,所以中国纸币也通用起来了。因为不知道纸币能用,所以我们把纸币撕碎或当柴禾烧了。占领南京后不到一个月,我到街上看到有货币兑换店,店门口装饰着很多用衣架挂着的纸币,有日本的军票,也有香港发行的英国纸币。凑近一看,也有交通银行的纸币。我急忙跑回去,把剩下的钱塞进帆布包,去交换军票,但已经没剩下多少了,我们这才意识到以前烧纸币是一件多么奢侈的事。

对了,在占领南京后紧接着的扫荡中,我第二次受了伤。我在追赶三个可疑的家伙时,其中一人突然转身,大概用什么拳法“咣”地一脚踢中了我的要害,我疼得跳了起来,也没有去追赶就直接逃了回来。那天晚上一躺下就痛得受不了。用手轻轻地摸了一下,已经肿得像狸子的睾丸一样。我马上去了医院,军医那个家伙说我是名誉受伤。他还嘲笑我,说是这家伙以后就不管用了。这是能抽搐的肌肉,但是断了一根肌腱,一个睾丸垂了下来。实际这并不是什么可笑的事情。夏天站岗的时候,时间一长就会站不住,痛得要命。因为只是两个中的一个,以后应该还是可以勉强派上用场……

连妇女小孩都杀的真实的屠杀

有人说没有发生过南京屠杀,但是并非如此,我亲眼目睹过屠杀现场。占领南京之后,由于分不清良民和游击队,因此日本军颁发良民证,就连我们部队每天也都要干诸如此类的事情。让他们在上面写上出生年月日、职业、性别等,但是会写字的中国人很少。日本军想要向不会写字的人说明,但是语言又不通。尽管如此,如果回答流利的人就放过去,如果慢腾腾语无伦次的人就被视为可疑,会遭到处置。

我记得那是在南京的飞机场,把杀死的中国人秘密地烧掉。从各部

队集中来的所有中国人都被带到这里，在空地上用绳子捆着，就算想去其他地方也不可能。他们什么都不知道，还在那里吵吵嚷嚷地相互交谈呢。日本军在飞机库的上方架好机枪，哒、哒、哒地扫射。我想那些射手是一听到射击的命令就下意识地扣动扳机的，并没有想要杀戮的意思，所以面无表情。杀人是战斗中的行为，如果不杀对方就有被对方杀死的危险。但是在那种场合下，如果带着感情就没法射击。部队里有一支机枪队，他们来执行射击任务。我们部队围在四周负责监视。

日本军一射击，这些中国人就争先恐后地逃跑，但是周围都是架好的机关枪，就算逃也逃不掉，还是被枪杀死了，那时好像有四五百人。事情结束后，日本军把铁轨架空，把尸体放在上面，下面加上柴禾，浇上汽油来烧。火是烧起来了，但是肠子等不容易燃烧，虽然说是火烧，其实只是一直在冒烟。用棍子拨开一看，下面是空的，于是肠子就掉了下去，然后我们把铁轨挪开，把他们全埋了进去。大家知道用机关枪扫射的话，死相会很难看，因此把尸体焚烧后埋了起来。这种工作大都在晚上进行，傍晚杀人，第二天天亮前把尸体收拾妥当。这种事情并不是一天就能结束的。我们部队偶尔也会被派出去干这种事情，我也做过秘密焚尸的事情，有时候还会持续到第二天。被杀的人中不只是男人，还有妇女和小孩。小孩子都很小，最多也就10岁的样子。这是真真切切的屠杀啊。我们并不知道被杀的人中有没有游击队的人，就算能区分出谁是良民谁不是，也是没有什么证据的。因为语言不通，不可能知道得很清楚。虽说地狱和极乐世界只隔着一层纸，但确实是草菅人命啊。

强奸事件也不是谣传，而是确有其事。占领南京之后，一切都乱七八糟的。登陆杭州湾后更是一点女人的气息都没有，队里又都是些年轻的士兵。上级交代过，如果干了那种事，就马上把女的干掉。用刀刺或枪杀就不用说了，听说还有被殴打致死的。我想，这是不想让别人知道是谁强奸的才下的毒手。本来干这些强奸、抢劫等都是要上军法会议的，但是一线部队却采取宽容的态度。别说枪毙示众了，连接受惩罚的士兵都没有一个。但是作恶的并不只是士兵，军官有时也带头干坏事。说到那些过分的中队长和大队长，在来南京之前，正处于战斗期间，仍会带着女人行进。没有一个人傻到要花钱，反正顺手就可以抓一个女人过

来,每晚都和那个女人一起睡觉。在士兵中是不允许发生这种事的,但是上级仍然做着过分的事情。那么我们的心情就会……

当然,在我们占领南京的同时,日本的慰安妇也来了。由于赶得匆忙,有些比部队还早到。我们部队进入南京的那天,她们已经开张做生意了。很多是九州附近的女子,等我们慢慢安顿下来后,大阪、东京的慰安妇也来了。

游击队和毒虫多的蚌埠

在进入南京前,我晋升为一等兵,待遇还是一样。大约过了一年半,我上面的人离队了,补充兵来了,因此我们这些原来的新兵就成为资格最老的兵了,从此可以扬眉吐气了。南京陷落不到一个月,逃难的中国人就陆陆续续地带着行李回来了。居住在中国的日本人也来了许多。那个时候一切都已安顿得差不多了。我在南京待了大概一年吧,其间有去徐州参加战斗(1938年春)的部队,我们中队没去,留下来警备南京。慢慢地我们就和中国人打起了交道,在部队里也利用中国人来帮我们洗衣服和打扫卫生,这样一来,我们之间就建立了感情,有时去中国人的家里玩。在他们的家里,我看不到日本那种狭小的住宅,屋里的空间总是很大,很舒畅。来部队洗衣的女人有三十七八岁吧,听说她的丈夫在这次战争中死了。她有一个女儿,这个孩子的照片还完好地在她身边保存着,没有被火烧掉。

1938年秋天,九江作战开始了,之后又开始了汉口攻略战。听说饭塚联队长(东京第一〇一师团)在战斗中牺牲了。在作战期间爆发了霍乱,我们分队被调去担任病患者的收容工作。我们顺扬子江而下,不断运送患者。卡车装着生病的人送往南京野战医院,但是军医并不让我们把患者放在卡车上,说是这种病会传染给其他人。无奈,我们只好在地面用担架抬着他们行走。命令我们尽量不要靠近他们,就算患者要水喝,我们也不能给他。接着下起雨来了,他们叫着:“真是及时雨啊,谢天谢地,谢天谢地!”当时我们都在屋里,不知道外面的情况,等到第二天一看,他们全都死在那里了。霍乱这种病让人死后的身体变得干干净净。

他们的尸体晶莹剔透，白得发亮，就像一尊尊美丽的佛像。

之后，我们在九江停留了一个月左右，然后回到了南京。从浦口坐上了火车，要转移到其他地方。这次去了大约位于南京和徐州的中间地带——安徽省的蚌埠。旅团本部在蚌埠市内，各中队在附近的乡村驻扎，并在驻扎的乡村设立了各个分哨，一个分哨大约看守六个村子。分哨以分队为单位看守，只有十二三个人。营地用铁丝在四周围成圈，夜里用锁锁上。曾发生过游击队往院子里投手榴弹的事。嗯……那时我已经是上等兵了。我当兵的第八个月就被提拔成了上等兵。那个时候，我已经是个真正的士兵了。

蚌埠的游击队非常多，好像也有八路军。用当时的话说，我们去打他们就是讨伐匪贼。游击队人多时有三四十人，我们这边也派出一两个分队出击。要是重庆军的正规兵的话，装备应该是很精良的，但是游击队使用的枪都很老旧，就像发了霉的火绳枪。讨伐时捕获的俘虏不能当场处决。讨伐前要向旅团本部报告后才能出发。如果不这样的话，在讨伐中的战死者所受到的待遇就不一样了。规定要将俘虏送到旅团本部，从俘虏口中打听到一些情报之后再把他杀掉。各部队大都有中国人密探，我们是根据他们的情报来进行讨伐行动的。

哨兵战死的有很多，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哨兵在灯下放哨，很容易被瞄准击中。这种事情经常在旅团本部所在的城市发生，因为分哨是没有电灯的。于是，旅团发出命令：哨兵不许站在灯光下！但是，游击队的活动在南京时就已经很疯狂了，我们单独行动肯定抓不到他们。南京陷落的时候，接二连三有士兵被杀。他们并不是被枪打死的，而是被刺刀刺死的。那时每天都有这样的恐怖事件发生。

另外，蚌埠的毒虫子也横行。我有一次就被毒虫刺到过脚，脚麻得就像触电一样。如果立即用刀子切开伤口把毒吸出来的话，伤口只会肿一晚上。哦，对了，说起这个，也曾有被毒虫刺到的中国人来过这里。据他说，他是前天被刺到的，但是一直没管它。后来他被带到了野战医院，医生说为了保住性命，必须截掉他一只胳膊。这个人的母亲也一起来了，她表示如果要截掉一只胳膊的话，那还不如死了算了。因为只剩一只胳膊，他就没办法养家糊口了。医院最终还是把他的胳膊截掉了一

只。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如果不掸掸被褥就会很危险,很有可能会有毒虫子爬进来。不过这种虫子,你如果不招惹它,它也不会刺你。就算它爬到你身上,你佯装不知的话,它就会很老实地从你身上爬过去。士兵中已经有几个人被刺了,所以我们不管是去厕所还是去洗澡,自然是提心吊胆,不能安心。

我于1942年秋天退役了,真高兴啊!那时战争仍然在继续。想着马上就能回到日本,兴奋得睡不着觉。我从蚌埠去上海,到达字品后,在名古屋的联队办了退役手续。1943年我和现在的妻子结婚了,但是不到一年,就在我想我终于熬过来了的时候,征召令又来了。

(下略)

[《中国》,1971年8月号。]

(王琴 译 李斌 校)

3. 征野千里

谷口胜

编者注：谷口胜，隶属于日军第六师团步兵第十三联队。

(前略)

杭州湾敌前登陆

啊，不知何日再会

不知道船正驶向何方。

我们都是京汉线上打过仗的老兵了。现在，离开了熟悉的战场，在海上不知往何处去。在我们的身旁，是穿着新军服的士兵们，让人感觉就像是旧拉窗的破洞上打上了补丁似的。新兵们比我们还要年长，非常在意这条船驶向何处。在战场上奋战了两个多月后，我们老兵已经在某种程度上熟知战争究竟是何物了。我们已经习惯了只去顺应当前，而不再去考虑五分钟后的生活。所以我们也并不在意船的目的地是哪里或是我们将被送往哪里。现实周而复始，一成不变。穿着新军服的战友们——其实是在××等着我们，将要编入我们部队的士兵——还无法预知这之后将会在他们身上发生什么。这些穿着新军服的士兵们和我们不同，他们似乎都是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社会生活后才入伍的，都在努力适应这突然展现在眼前的生活。而在努力适应的过程中，就拉开了感伤的口子。一旦无力再努力就会深陷于这缝隙之中。他们有的在落泪，有的在拼命给故乡的亲戚、朋友，以及其他所有的人写信。而书信的语句无一例外都是由悲怆的文字堆砌而成的。而我们已经不再去努力适应这种生活，因此既没有缝隙也没有感伤。不，只有一种感伤，这就是由于看到这些新兵而引起的感伤。这些新兵在我们的周围，提醒着我们从

离开祖国以来就生死与共的老兵们逝去的生命。这名战友牺牲了，那名战友也离开了——就这样一边数着补充来的新兵，一边回忆着在战场上离别的战友和这个与老战友分离的战场——座位下传来的引擎声时刻都在提醒着我们正在日渐远离这个令人怀念的战场。

新兵们写的信只用了一天时间就塞满了巨大的邮箱。终于被告知：“今天开始再也不受理信件了。”但是新兵们还是在不停地写着没有收件人的信。

在睡睡觉唱唱歌地过了大概三天之后，突然看到石原上等兵摇摇晃晃地从楼梯上飞奔下来，叫道：“快来看，有大家伙！”

“什么？”大家说着立刻都拥到楼梯上。当被推搡着上了楼梯登上甲板一看，我们都不由得瞪大了眼睛。我们一直都以为在这海上航行的只有我们乘坐的“××丸”。但不知何时，在我们所乘的船前后，不知从哪里聚集来的×艘巨大船队正排列成两列大纵队。同时有许多军舰正与这个船队一起行驶。“××丸”不过是这个大编队中的一员。我们完全被这壮观的景象震惊了。船和军舰都保持着精确的间距威风凛凛地乘风破浪。不久，×××舰××不知从哪里以奇怪的身姿出现。海军舰载机一起起飞，有的作为先导，有的为两列纵队进行联络。

石原上等兵不由得发出感叹：“战争原来是这样的啊。”这是让人为之入迷的壮丽景象。没有比这更能让人了解什么叫“威风凛凛”了。舰队和船队不时停泊在不知名的小岛后面，然后又继续在海上航行。而我们就仿佛是被狐狸迷住了一般，不知道要驶向何方。我们背上背囊，拿好枪，开始在甲板上进行登陆演习。船内的广播正说道：“大场镇出现敌军撤退的迹象……”

这才知道：“啊？上海也在打仗啊。”我们曾经以为战争只是发生在我们眼前的地方，现在才第一次知道战争是如此庞大的机构，而在这个庞大的机构中，我们也承担并完成了其中之一，总有让我们感到自豪的地方。但我们对于构成这个庞大而令人惊叹的机构的自己的力量却并不自信。

一天，我们的教官儿玉少尉将我们集中到甲板上。儿玉少尉挺着那魁梧的胸膛，高声命令说：“明天，我们就要开始新的战斗了。这次战斗

从上海战线的侧面突入,前进到败敌的撤退路线。所以无论生死都要强行前进到目的地!”

从我们中间爆发出一阵万岁的呼声。

“万岁,万——岁——”

这时,一艘白色的医疗船从我们的船旁边相向而行。在医疗船的甲板上站满了身着白衣的护士,一边喊着万岁,一边频频招手。这么多天来第一次在过往的船只上看到日本女性。我们也挥着手高呼万岁。我们即将奔赴新的战场,白衣天使们高呼万岁为我们送行。我们拼命挥着手,一直不停地挥着手。

我们刮了胡子洗好脸,缠着绑腿就枕在背囊上睡觉了。我们都知道又要开始战斗了。老兵一夜无梦,只有穿着新军服的士兵们才会辗转反侧无法入眠。

直到巡夜哨兵叫醒我们才醒来。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的时候突然闪过一个念头:“要登陆了。”一边做着准备一边想,敌前登陆究竟是什么样的呢?此时的上海还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只有东方微微露着鱼肚白。远处隐约是一座山,在黑暗中看起来更加浓重。我想应该是要在这附近登陆了吧。冰冷的雨正在淅淅沥沥地下着。

荒木准尉提醒我们说:“就算有炮弹向船射来也不能慌乱。不论发生什么,在到达目的地以前都不能慌乱。”

我背上背囊,带着救生工具,还有六升米,这是按每天六合计算,五天共计三升米,还有荒木准尉的一份,感觉只要稍有踉跄就会撒掉。军舰正在向岸边猛烈炮击。炮声仿佛撕裂了黎明前的黑暗,回声一直传到远方,久久都不消散。那是凌晨5时30分,我们都被满满地塞在海军的小艇中。转眼间,小艇就已经在水面上急驰了。水面被刀刃似的舢板分割成两半,在小艇的两侧掀起比我们还高的浪花。小艇以惊人的速度驶向岸边。一艘又一艘,小艇如同小山一般掀起阵阵白浪,并肩急驰。东方的天空已经开始渐渐露白,让人心旷神怡。我们嚼着牛奶糖,而荒木准尉则巧妙地避开大风点着了香烟,很悠闲地吸了起来。从船的前方几乎看不到溅起的浪花。但是,突然轰地一声,一个巨大的水柱出现在眼前。水柱又连续三次出现在船的前后,头顶上方也频频响起步枪的射击

声。尽管如此,我们还是继续嚼着牛奶糖,荒木准尉也继续吸着烟。

炮弹频频飞来,不停地溅起水柱。那时正在下雨,可在被雨淋湿之前我们就已经被飞溅的水花打湿了全身。杭州湾敌前登陆就这样拉开了战幕。在我们身旁,还有许多小艇正全速前进,而头顶上方还在继续频频响着步枪的射击声。



杭州湾敌前登陆

面向海岸卧倒潜伏

炮弹轰地一声在水中炸开。

有人叫道:“啊,不小心把牛奶糖吞下去了。”大家都笑了起来。正笑着的时候,船底突然触到了沙地,吱吱嘎嘎地响了起来。我们跳下小艇,水一直没到了腰间。波浪不停地起伏,而我们背着沉重的粮食几乎要撒掉了。子弹嗖嗖地从我们头顶飞过,有的则猛地扎进我们面前的水中。我们在水中散开,在我们前方大约五十米处就是海岸了。而在距离海岸大约一百米的前方可以看到排列着许多机枪掩体。

这时天已经蒙蒙亮了。在海岸线的那边应该正在准备早饭吧,袅袅升起了一阵淡淡的炊烟。这在已经卷入战场的地方是多么奇异的景象

啊。而一旦跌倒在水中,要是没有队友飞奔过来将我们拉起来的话,凭自己的力量是无论如何都站不起来的。但是就算是跌倒在水里,我们也要高举着左手把枪托出水面。直到上岸我们都没有开一枪。和左右的战友一同前进。“还不能倒下,还不能倒下啊!”我们相互鼓励着向岸边前进。

迅速前进到岸边后紧紧地趴下潜伏在那里。机关枪第一次嗒、嗒、嗒地从海岸向前方的机枪掩体射击。

有人叫道:“卫生兵!”随后听到两三个人朝着声音的方向跑去。

听到有声音在喊:“上田伍长。”

“啊,那是……”就像在北支那时已经经历过数次一样,我们都在心里想着。我们在那儿潜伏了很长一段时间。有一个人正抱着一名战友走过来。我保持着潜伏姿势转过上半身看去,正好与被战友所救的上田伍长的目光相视。上田伍长从肩膀以下半个身体都沾满了鲜血,看到我便笑着摇了摇头。这是带着无奈的笑容,我也朝他微微一笑,默默地摇头。上田伍长被战友抱回船上。就此与华北以来的战友作别。

我们呼喊向前冲锋了约一百五十米,到达前方的机枪掩体,而那里却空无一人,地上只散落着弹壳和水壶。在机枪掩体的后方是一个小村庄,在那里发现三具敌人的尸体,旁边还躺着一头大水牛。水牛的鼻子和腹部都淌着血,眼睛还大大地睁着。鼻子像触电般不停地颤动,腹部也在剧烈地上下起伏。即便是这样,当我们离开时它还用大大的眼睛眷恋地凝视着我们。前方又躺着一具尸体。我们卧倒在尸体的后面。空中飞来三架海军飞机,轰炸了前方的村庄,村庄里立刻冒出滚滚浓烟。

这时,从右侧方飞来无数子弹,那里似乎正在进行激烈的战斗。雨越下越大。荒木准尉盘腿坐在我的旁边,一口一口地吸着烟。尽管昨晚好好地睡了一觉,可趴了一会儿又迷迷糊糊地想睡觉了。

“喂,喂!”荒木准尉用指挥刀敲了敲我的肩膀,我猛地睁开眼睛。荒木准尉得意地朝我笑着,我不由得也不好意思地一笑。

我跑到中队去传令,石原上等兵正趴在前方不远处。

石原上等兵喊道:“喂,传令!”

我大声说道:“向中队长转达说尽快向该村落发动攻击。这个地方

已经不能再潜伏下去了。”想到石原上等兵还安然无恙，我松了一口气。

奔跑进入村子时，那儿已经是锅碗瓢盆散落一地。雨越下越大，部队在这里一起吃了饭。小林伍长跑了过来，默默地握住我的手。一想到大家都平安无事，不知怎么就感动得要落泪。吃完饭后我们马上就要继续前进了。敌人似乎已经从主干道上逃走了。我们横穿过军用道路，在没有道路的田地中沿着一条斜线前进。

我们并没有沿着道路行走，如果在地图上笔直地画一条线，那我们几乎是沿着这条线在前进。不管是田地也好，小河也好，山也好，这些都不成问题。我们只是按照画定的直线前进。田里满是泥泞，一直溅到腰间。前进到一条小河前，只有一根圆木做成的独木桥横卧其间。而木头因为沾上了泥泞变得湿滑无比，我们只好手脚并用爬了过去。我像个婴儿似地晃晃悠悠地爬到当中，突然脚一滑跌入了水中，从头到脚全都没入到水里，但是没有一个人嘲笑我。

我浑身湿漉漉地想要爬上岸来，却在岸边湿滑的泥泞里又跌倒了两三次。雨还在下着，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在黑暗中分辨不清方向，甚至看不清哪里有小河，于是管三七二十一，一边打滑，一边前进。其后果是立刻又跌入了一条小河。浑身上下找不到一处没湿的地方。双脚就像是在湿抹布里搅动一般，发出叽咕叽咕的声音。寒冷一直沁入骨髓，眼皮似乎越来越沉重，一不小心就会看不见前面的人。大家都知道一旦迷失在这里，将永远都不可能得救。于是我们一边分辨着前方战友的脚步声——不，是水声，一边前进。没有一个人说话，大家都咬紧牙关一起前进。

当我们进入了一个小型建筑里的时候已是晚上12时了。终于可以在这里停下来稍稍休息一下。我们受命准备晚餐。这个建筑物虽小，却是个漂亮的小学。墙上贴满了抗日标语。做完晚饭后又立刻开始做第二天的早饭和午饭。不久又接到前进的命令，连打个瞌睡的工夫都没有。赶紧收拾了饭盒再一次开始前进，此时我的手表正指向凌晨3时。雨还在下个不停，我们又重新回到了泥泞中。石原上等兵说：“战争这东西，无非就是忍耐一下饥饿和瞌睡罢了。”

水沟中的弹雨

啊！教官阁下！！

前方出现了一座铁桥，在铁桥对岸的远处有一座山，就像一颗瘤子似地高耸在地平线上，有一座塔立于山顶之上，在大雨的云雾中朦胧可见。在杭州湾登陆后埋着头直线前进，而这次追击的终点——昆山终于出现在了眼中。我们×队跟随着第一线部队进军，勇猛地迅速到达昆山。我们完全忘却了长时间艰苦行军所带来的疲劳，都变得跃跃欲试起来，差点就精疲力竭的双腿又重新注入了活力继续前进，正在这时，从前方的铁桥附近重机关枪开始向这里射击。部队立即从宽阔的军用道路上向田地中展开。田地中溢满了水，水和泥一齐浸到了腰间。冰冷的雨点淅淅沥沥地打在钢盔上。我们散开后立刻从水中一口气向岸边发动突击。这时，铁桥突然随着轰隆一声巨响，从正中间飞到了空中。铁制的横梁嗖地一声就飞到了我们附近。最后只剩下了四根横梁。有三名敌军顺着剩下的横梁跑了过来，随后在桥的正中央泼上汽油点上了火。友军的机枪一起对准了这三人射击，其中两人中弹滚下横梁掉入了河中，剩下的一个人像猴子似地连忙跳过横梁跃入对岸的战壕当中。横梁上燃起熊熊烈火，我们一起冲出田地，向铁桥逼近。我们从四面八方冲出来，到达桥的附近后聚集在一条道路上。对岸的重机关枪对准这里拉开了一张火网。战友们跃至桥前，但一个接一个地中弹倒下了。横梁是在水泥的桥墩上用四根大约五寸宽的木头铺成的。汽油浇到这四根木头上，火焰夹着浓烟一起分四路吞噬着横梁。横梁在沾满泥泞的鞋子下变得湿滑无比。

跑在我前面的战友突然左脚一歪，上身斜晃了一下就从铁桥上跌落下去。而我正低着头一个劲地向前冲，清楚地看到了从横梁之间跌落到河中的战友的脸。那是一瞬间的定格。大火把脸烤得滚烫，甚至可以清晰地感到眉毛正被烧得嗤嗤作响，完全分辨不出在旁边奔跑的是谁，而在前面倒下的又是谁。我们奔过燃烧的横梁，将要踏入的地方已层层叠叠地倒卧着分别不出敌我的尸体，就像垒起了无数个沙袋一样。我们跨

过这堆积如山的尸体，跳入面前的壕沟中。此后就一步也跨不出去了。

“喂！喂！”听到有人在喊我。我沿着壕沟爬过去扑到荒木准尉身边。

荒木准尉抱住我说：“太好了，没受伤吧。太好了……”可是眼眶里却溢出了泪水。荒木准尉那已经被泥水和浓烟染得漆黑的脸上被泪水冲出两道泪痕，露出了原本的肤色。荒木准尉抱着我在我耳边说道：“儿玉……儿玉少尉他牺牲了……”

“啊，教官阁下他……”我刚开口，荒木准尉就捂住我的嘴说：“不能说！”然后又在我耳边哽咽地说道：“要是在这里说将影响部队的士气，×队的名誉将何在啊……”

横梁上的火还在继续燃烧，映照着我们的背脊，壕沟中的水一直淹到了我们的腹部。夕阳已经西下，只剩下桥上通红的火光。

当我们缩着脖子蹲在沟壕里时，子弹从我们头顶大约五寸的上方嗖嗖地飞过。迫击炮弹连续不断地飞来。炮弹打在桥下的尸体上，尸体的碎块四处飞溅，啪嗒啪嗒地打到我们的脸上。

从左右四处的黑暗中传来呼叫声：“小林伍长！小林！”

“在！”这时听到了小林伍长中气十足的回答声。

抱着尸体在水中的一夜

绰号“老妈”的小林伍长平安无事，让人感到十分欣慰。但是令人难过的是，每当作为卫生兵的小林伍长被呼唤时就说明又有一名战友负伤了。我大声地叫了声小林伍长的绰号：“老妈。”从不远处传来回答声：“在！”

“老哥他怎么样了？”我向他问起被我起了绰号叫“老哥”的石原上等兵。还没等小林伍长回答，右边的沟壕中就传来大声的回答声：“还活着呢！”大家都平安无事，但只能彼此听到声音，却怎么也爬不到只相隔不到两米的右边的壕沟。敌军正在向这里发射曳光弹，通红的弹丸一边燃烧，一边呼啸着从我们头顶像流星一样飞过。敌人的炮弹越飞越低，几乎像要射入沟壕一般。敌军一整夜都在嘶吼着从主干道上反复发起反击。

由于长时间的降雨,我们所在的沟壕前面大概 150 米开外已经泛滥成一片沼泽了。在这种地势中无论如何也无法发起突击。我们几乎一弹不发,一直隐蔽在壕沟中。在我的旁边躺着一具尸体,这是先前越过燃烧的横梁的石川伍长冰冷的遗体。我在水中一直抱着他冰冷的遗体。在我旁边的战友身旁也躺着尸体。对面也有……石川伍长所指挥的队伍已经无一例外地全都变成了冰冷的尸体躺在这壕沟中。一整夜我们都抱着队友的遗体直到天明。我们豁出性命,猜不到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我们知道这就是战场,但是这一瞬间的变化却让我们迷失了重新调整感情的方向。

一直隐蔽在壕沟中让我渐渐萌生了睡意,脸贴着水面睡着了。

“不能睡!”耳边传来荒木准尉疯狂的叫喊声。心中一惊急忙睁开了眼睛,可是不多久又两手扶着枪头,头越沉越低。

“谷田! 松田! 今村!”荒木准尉一个个地叫着睡着的部下的名字。猛地睁开眼,通红的曳光弹还在眼前横飞,而背后则是噼啪燃烧着的桥。

“今村! 今村! 今村!”又喊了好几声,但今村上等兵还是没有从水里抬起头。

“喂!”我说着使劲地敲了一下今村上等兵的肩。今村上等兵身子一歪就一下子滚到水里去了。我吃了一惊,赶紧将今村上等兵抱上来,却只是一具冰冷的尸体,鲜血流到了我的手上。今村上等兵背着背囊,双手握着枪,保持着睡着的姿势就光荣地牺牲了。桥还在燃烧,曳光弹也依然在纷飞。

攻击昆山的苦战

啊! 危险! 军用犬

天渐渐亮了,这是多么漫长的夜晚啊。面对昆山,背对着铁桥上的火焰,我们一动不动地隐蔽在这小壕沟里度过了一夜,终于迎来了早晨。流星般的曳光弹也停止了攻击,但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攻势却依然没有减弱。战场上东方的天空已经渐渐露白了,但我们还是一步都出不了壕沟。雨还在下,子弹也还在嗖嗖地飞着。我在晨光下仔细看了看在水中

抱着的石川伍长的遗容。颧骨已经高高地隆起，而双眼却仿佛睡着了一般安详。那表情就像是要说：“在我们村里啊……”

“好想知道我牺牲的时候，在临死前会说些什么话呢……”

那个时候，我们在杭州湾登陆后就立刻急行军了，攻下了金山卫城，又继续在泥泞中向黄浦江岸行军。在这一片已经分辨不清哪里是河哪里是田的泛滥的泥水中，我们行进了整整一个晚上。我们一步三踉跄，几乎每走一步都会摔倒在水中。我们浑身都沾满了泥，已无法分辨出相貌和服装，只是默默地踉跄地行走着。荒木准尉解下垂在腰间的军刀，像扛枪一样扛在肩上走着。要是可以的话，我们也想把枪当作拐棍来用。金山正在烈火中熊熊燃烧，巨大的火焰将河面映得火红一片。不管多少次地回头望去，这熊熊的烈火似乎丝毫也没有远离我们而去。走了一整夜，只行进了三公里。自登陆以来还没有睡过一个好觉。没有一个人说话，大家都咬紧牙关默默地前进。

这时，石川伍长突然开口大声说道：“在我们村里啊……”

“好想知道我牺牲的时候，在临死前会说些什么话呢……”他的大嗓门回荡在浓浓的夜色中。大家都不禁打了个寒战，没有人回答，也没有人笑。

如今，我望着石川伍长的遗容，仔细考虑着如何将石川伍长高呼几声“天皇陛下万岁”后牺牲的消息告诉大家。我用壕沟里的水洗去了他脸上的泥泞。

掷弹筒不停地向前方敌军的机枪掩体发射榴弹。天已经亮了，这时才看清了战友的遗容，也清晰地看到了敌军的阵地。

背后的铁桥还在冒着滚滚浓烟，敌人的炮火依然在桥上张开了一张火网。奔向河对岸进行联络的战友都是匍匐着过桥。而我们则以河为界与后方断绝了联系，被完全孤立了。大家都焦急地设法去取得联系。突然有人喊道：“狗……有狗……”

大家都从壕沟中转过头向铁桥望去。在桥上，在未烧尽的横梁上，一只大狼狗正拼命地朝这边奔来。在敌人阵地里，重机关枪一阵猛射，已经被烧的乌黑的横梁像烧焦的木炭一样四处飞溅。大狼狗冒着浓烟在中间拼命地奔跑着。

荒木准尉叫了起来：“是阿幸！是阿幸啊！”这是跟随我们部队的军用犬“阿幸”。我们咬着牙望着它。阿幸一定也和我们一样，知道敌人的炮火正对准了自己，于是正拼命地飞奔着。横梁上躺着许多尸体。一具，两具，三具，阿幸奔跑着，一一跳过这些尸体，突然，它跟跄了一下，我们紧张的心也跟着都提到了嗓子眼儿。



与将士们一同活跃在弹雨中的军用犬

“阿幸！阿幸！”我们大声地叫着它。阿幸还在继续奔跑，跨越着尸体，然后猛地扑进我们所在的壕沟之中，全身掉进了水里。我们都忘却了还在被敌人的炮弹攻击，紧紧地抱住了阿幸。阿幸竖起耳朵，张开嘴吐着舌头直喘气。阿幸被我们抱着，开心地使劲蹭着我们。阿幸身上还带有本部发来的命令书，身上还背着米，虽然不多，却是无比珍贵的米。这些米被一粒一粒地分给大家，我们都细心地嚼着这每一粒米。

表谢意的千人针

雨还在继续下着，敌人的炮火也丝毫没有减弱，不，似乎还越来越猛烈。阿幸再一次带上了重要的对命令的回复及报告书。荒木准尉抚摸着阿幸的头说：“对不起啦，还要麻烦你一次。”我们大伙儿都贴着阿幸的

脸说对不起。阿幸性急地想往桥那边飞奔出去，我们紧紧地抱住着急的阿幸，等待着炮火的减弱，哪怕能减弱一点点也好。

铁桥上冒起了滚滚浓烟，在桥的那一端，友军的钢盔正若隐若现地晃动着。

“这个，拜托了！”石原上等兵从旁边的壕沟里向我扔来了一件东西。是一条已经浸湿了的“千人针”。这条缝着寓意着超越生死线的五钱硬币^①，绣着“大和魂”的白色腰带在水中浸泡得已退了色，被染成了一条红色的“千人针”。不用说我就明白了他的意思。我将“千人针”围在了阿幸的肚子上，希望能多少为阿幸抵挡一些枪弹。

我喊道：“拜托了！”随后松开了手。阿幸就像看到了猎物似地猛地飞奔了出去。再一次跨过尸体，奔跑在横梁上。敌军的炮火仿佛得到了命令似地一起响了起来。横梁纷纷塌落，四处飞溅。阿幸正在飞奔，一具、两具……在跨过尸体的瞬间，阿幸明显地踉跄了一下。

“中弹了！”我仿佛自己被射中了一般大声叫了起来。阿幸摇摇晃晃地停在了尸体的旁边，想把头埋到尸体下面。

石原上等兵奔出了壕沟。

我喊道：“危险！”可是已经迟了。石原上等兵已经向桥的方向爬去。小林伍长也跟着爬了过去。

荒木准尉怒吼道：“小林！不许去！”小林却一边爬一边回答说：“我是卫生兵！”

阿幸就像是正隐蔽在尸体下方一样，突然又“汪、汪”地狂吠了几声，随后再一次跨过尸体，一边叫一边奔跑在横梁上。它左后脚已是血红一片，大家看着都哭出了声。雨还在下，枪炮依然在轰鸣。

凑到耳边说“万岁！”

敲打钢盔的白骨之雨

除了嚼了一点生米之外没有其他可吃的了。而昆山外郭阵地的敌

^① 日语中四钱(しせん)与死线(しせん)同音，五钱意味着超越生死线。

军正在不知疲倦地轰击着我们所在的壕沟。战友从旁边的壕沟向我们叫道：“喂，给你们米！”说着，就要扔给我们用手帕包着的二十余粒米。

“那你们不就没有了吗？”

“不，我们还有呢。”

“我们不要！”

“不许不要，拿去吃吧。”

说着，砰地一声就扔了过来。与我相隔两三个人的距离，一直蹲在水里的一位战友迅速将右手伸到壕沟之上，稳稳地用单手接住了扔过来的手帕包。就在这时，突然听到他大叫：“烫！”并缩回了伸出去的右手。只见他右手涌出了鲜血，手指已经露出了短短的一截白骨。这位战友没有抓到用手帕包着的生米，却被敌人的子弹射中了。敌军的枪弹是如此猛烈，就像是贴着沟壕上方飞过一样。我们把背上的背囊取下来放在自己的身前，就像盾牌一样堆在壕沟上。背囊马上就被打飞，落到了壕沟里。试过用手扶着背囊，却立刻又被打成了马蜂窝。每一分钟都过得无比漫长。噗、噗、噗！每当一颗子弹射进土里，都会在心里想：“这颗躲过了，又一颗也躲过了……”

由于长时间精神极度紧张，终于连身体也变得疲惫不堪了。意志几乎已变得支离破碎，无法再完整地考虑任何事情，难以忍受的焦躁不断袭来。

壕沟中的水一直淹到我们的腹部，雨点淅淅沥沥地从钢盔滴到我们的身上。如今已经没有闲暇去考虑生死了，只剩下睡魔还在不断侵袭着我们。在我们壕沟的左前方有一个土坟堆，在土坟堆的旁边并排躺着两口白皮棺材，埋了一半在土里就放在那儿了。大概是以为我们会藏身在这个坟头后面，敌军的重机关枪突然对准这个坟头集中进行猛烈的射击。不多久就射穿了棺材板，裂开的棺材板又被射得四散开来。不到五分钟，棺材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其中一口棺材里的白骨被散落在雨中。而一具已经不成人形的尸体从另一口棺材中滚落了出来。迫击炮弹接二连三地打在上面，白骨，还有干尸般僵硬的手脚随着炮弹的碎片一起敲击着我们的钢盔。白骨从我们的钢盔和肩膀上掉落，沉入壕沟的泥水之中。我们沉默地相互对视着，不由得感到一丝恐惧，心中的焦躁

变得越来越难以忍受。

孕育并守护着这片土地，埋葬在和平的土地上的先人们的遗骨如今却在自已同胞的炮弹下四溅到我们的头顶。后来有一天不知是谁说起，说不定这是那个重机关枪手的祖父的骨骸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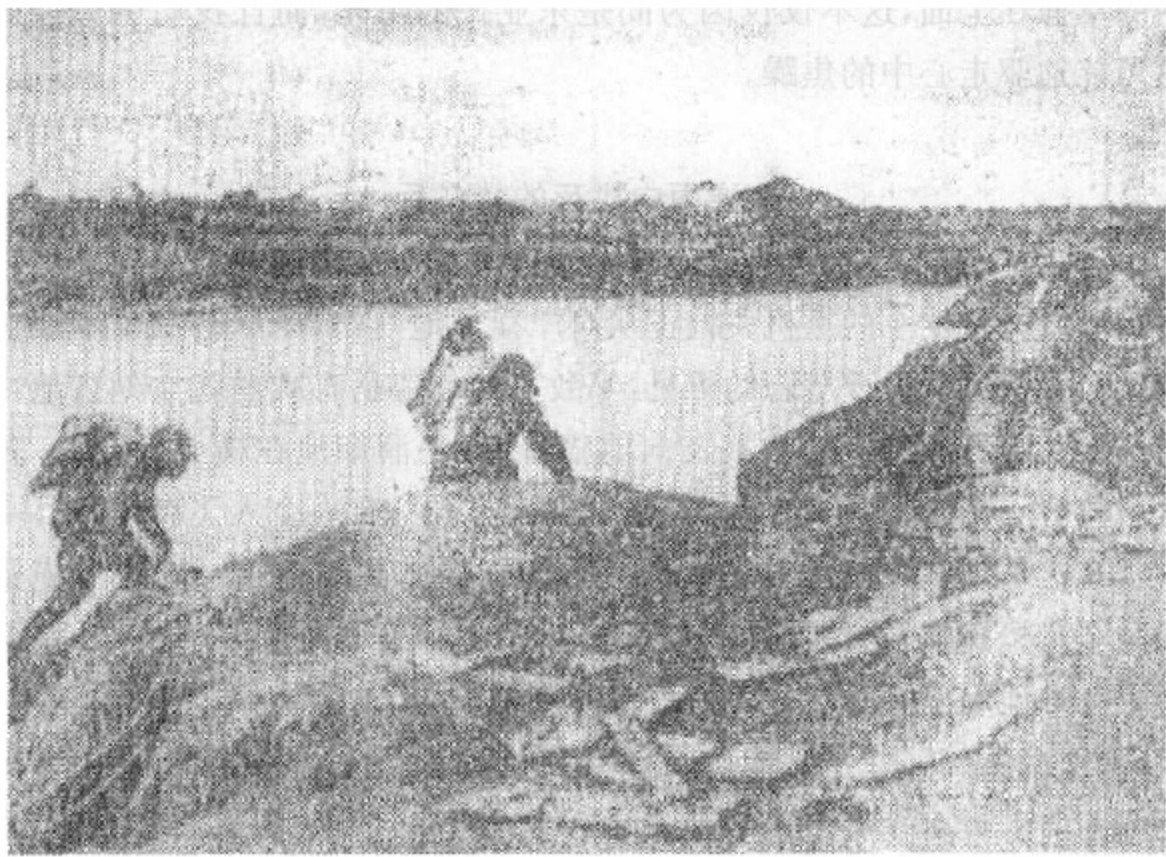
雨还在下，枪弹还在纷飞。我们一起捡起沉入水中的骨骸。骨骸像贝壳一样硬邦邦的，又像火山石一样易碎。我们把拾起的白骨埋到这片被挖了壕沟的土地中。当当地居民再一次来到这里看到四散的棺材时，也许会疑惑到底该在哪里上香和献花呢。我们把叶子像芒草一样不知名的草插在上面，这不仅仅因为同是东亚人的祖先，而且我们也想借此尽可能地驱走心中的焦躁。

在弹雨中拼死的特务兵

不知是谁叫道：“啊，联络员来了！”我们一起回头向背后被烈火烧过的横梁看去。友军的重机关枪正从对岸猛烈地射击，压制着敌军阵地上的火力。横梁下方钢盔隐约可见，等敌军的攻势稍有减弱就立刻猛地冲到桥上。已经冲到桥上的战友向前猫着腰，一溜烟地在横梁上奔跑，背上还背着一个包。一个人跑到桥中央后，接着又有一个人飞奔出去。一看就知道是部队大行李的特务兵。我们开始向从对岸用×炮攻击横梁的敌军机枪掩体射击。特务兵们蜷起身子，一心只在横梁上飞奔。横梁噼里啪啦地塌落下来，我们清楚地看到敌军的机枪弹紧紧地尾随着他们，大家都不禁屏住了呼吸。特务兵们背着东西向前扑倒，一个接一个地匍匐前进过来。我们看着他们在敌人枪弹下冒死前进，不禁热泪盈眶，没有一个人说话。只见有人踉跄了一下就要滑倒，随即卧倒在桥上。我的胸口就像是被人猛地一击，忙踮起脚向壕沟上张望。卧倒的士兵又立刻爬起来继续向前飞奔。先头的一人跳进了我们所在的壕沟，立刻抱住了我们，然后才放心地开始大口喘气，一句话都说不上来。接着又有一人从桥上跳下。敌人的重机关枪还在疯狂地扫射。第二个人也跳进了壕沟，一头倒在了水中。我们抱起这名特务兵，泥泞、雨水和眼泪混杂在一起。第一个跳进壕沟的特务兵还依然喘着粗气说不出话来，只是拼命地打着手势。荒木准尉抓住他的手说：“知道了，谢谢！”这名特务兵听

到这句话才终于放下心来，眼睛里滚落下大颗的泪珠。特务兵的背包里满满地装着还温热的饭团。

突然有人喊道：“啊！那儿有人中弹了。”我们赶紧回头一看，还在桥上的一名特务兵双脚站在横梁上眼看就要倒下。我们将对自己生命安危的一切畏惧都抛在了脑后，大家都纷纷跳出壕沟。站在横梁上的那名特务兵身体往左边一歪，掉落到河水之中。我们疯狂地从堤坝跑到了河岸。我们已经忘记了敌军正在集中火力射击，也已经全然听不到机关枪的声音。大家都从河岸跳入水中，救起那名特务兵。



敌前冒死渡河的特务兵

“喂！喂！”大家都叫着。特务兵微微睁开了双眼，流露出似乎在焦急地寻找着什么的表情，不久又再一次闭上了双眼。小林伍长摇了摇头。这是一位有着漂亮面孔的年轻特务兵。

突然，石原上等兵大声喊道：“天皇陛下万岁！”“你已经出色地喊了万岁了！你是出色地喊了万岁才牺牲的！”他在已经停止了呼吸的特务兵的耳边一遍遍地叫着，痛哭流涕。饭团虽然已被水浸湿了，但依旧温

热。这是什么样的滋味啊,可是我们因为悲伤,怎么都没法吃下这个饭团。

石原上等兵哭道:“他就是想让我们能吃到这个啊!”没有人吃饭团,大家都抓在手里流着眼泪。

敌弹下炊事的饭盒

浸泡在水中的三天

持续的降雨让昆山的那座顶上建有宝塔的山看起来烟雾缭绕。食物又吃光了。特务兵敢死队浴血送来的宝贵饭团也已从手中消失了,饥饿、寒冷和机枪弹、炮弹再一次向壕沟中的我们袭来。荒木准尉点名时,回应的人数只剩下前天的1/3了。虽然回应的人只有这些,但其实在壕沟中的人数还是一样。大家都双手扶着枪,背靠着壕沟蹲在齐腰深的水中,只有在被点到名时回答与不回答的区别。还活着的人,已经死去的人,负伤的人,大家都一样双手扶枪,背靠着壕沟,浸在齐腰深的水中。还活着的战士们嚼着生米。一粒一粒慢慢地嚼就会有甜甜的味道。以前从来没有尝过的味道在口中弥漫开来。荒木准尉也一粒粒捏起我用手帕分开包好的生米,细细地嚼着。我在一旁看着,感到了一丝歉意。我是荒木准尉的勤务兵,我开始思考,这样算是尽到了勤务兵的职责了吗。我们可以只嚼生米,但是至少要让伤员们吃到热米饭啊,于是我下定了决心。在我的袋中还剩下了一些生米,我还从附近战友那儿收集来了一些米粒。

战友疑惑地问我:“要干什么啊?”

“去做饭。”

听到我的回答,大家都不禁瞠目结舌:“去哪儿做?”

“到河岸的下面去。”

战友们听了都直摇头:“我们不要吃什么饭啊,生米嚼起来更美味呢。”

但我还是拿着饭盒里收集到的米爬出了壕沟。身后传来荒木准尉的怒吼:“不准去!停下!”我一直都被教育要服从一切命令。但是,到了

战场上,已经习惯了在命令面前一切交流都在无言中用心来进行。我看着荒木准尉微微地一笑。荒木准尉默默地看着我,我明白荒木准尉眼神中的意思。不,即使知道违抗命令会使荒木准尉更加生气,但我也决定一定要去为他做一顿饭。我爬出壕沟向河岸前进,脚下的泥泞湿滑无比。我双手拿着饭盒和圆勺,行动十分不便,从低矮的堤坝趴着滑到了河里。我从河里探出头,自己都不由得觉得很滑稽。壕沟里的战友正在大声叫喊着什么。可能是我从堤坝上滑落被敌军发现了,左侧敌军的机关枪一通猛烈的射击,子弹嗖嗖地从钢盔边上擦过。四处都分布着敌军的机枪掩体,距离我们最近的只有四五十米,最远的也只有两百米左右的距离。我们稍有动静就会落入敌军的眼中。

我紧贴着河岸趴着,从铁桥上飘落下无数燃尽的碎木屑。我伸出手臂一一捡了起来。子弹呼啸着从我耳边飞过,根本无法抬起身子,只能趴着将捡来的碎木屑收集到一起,然后用圆勺在地上挖着坑。几乎仅凭双手挖出一个浅坑,我往中间挪动了一下身体继续挖着,接着再把横梁上燃尽的碎木屑放入其中,拿出了火柴。火柴是我们的生命,我一直都将火柴小心翼翼地藏在钢盔的下面。但火柴都被河水浸湿了,连着划了好几次却怎么都点不着。携带的燃料早就在行军途中因为太重被丢弃了。划了几次之后终于点着了火,于是赶紧想把火吹旺,结果眼睛被烟熏得泪水朦胧。还差一点点,我拼命地吹着。由于吹得太用力都觉得有些喘不上气了,于是呼了一口气。然而火只烧掉了四根宝贵的火柴棒之后就熄灭了。

敌人的子弹还在“嗖、嗖”地从我的钢盔旁掠过。好不容易才烘干的未燃烧尽的碎屑又被雨打湿了。我已经无计可施了。我凝视着河面寻思着能不能找到木条来引火呢。我从河面挪开目光。这是昨天给我们送来饭团的特务兵们渡过的小河,一阵悲愤不由得涌上心头。我突然灵光一闪,伸手到裤子里从千人针下掏出了一只草鞋。

畜生!把火熄灭的敌弹

这是装在我们从北支那战场转移到新战场时收到的慰问袋中的草鞋,上面还写上了叮嘱:“穿皮鞋会磨水泡,只穿布袜会得脚气,穿草鞋

吧,这是妈妈刚做好的……”石原上等兵和我各拿了一只,放在身边作为防弹用具。我将它放在腹部也许可以用来防弹,但是即使能够得救也只有我一个人,还是把它烧了吧,这样好几名负伤的战友都能得救了。

草鞋绑在我的身上,也被雨水和壕沟里的水打湿了。但即使这样也要比潮湿的碎屑容易点燃,并忽地冒出了烟,我拼命地鼓起腮帮吹着气,终于连横梁上的碎木屑也燃起了火苗。我接着又捡了些碎屑扔了进去,然后继续吹着。敌军马上就发现了升上空中的烟,从四处的阵地朝我集中射击。河水飞溅起来,溅入火中滋滋作响。“噗”的一声,一颗子弹钻入了土里,震动了我趴在地上的腹部。

战友们叫道:“危险!快停下!快停下!”

不久就变成了怒吼:“混蛋!我们才不想吃什么饭呢!混蛋!”

我大声地回答他们:“我已经做了!”

事到如今已经不再只是因为饥饿,也并不是出于责任感,而是从心底憋足了劲。这时一颗子弹正好射到了火的正中央,好不容易才点着的柴禾被打得四处飞溅,有一小块燃烧着的木块打中了我的脸。一时间我还以为是子弹擦到了我的脸,不过并没有出血。我再一次把碎木屑收集起来使劲地吹火。我一直呼呼地吹着气,于是开始耳鸣,连机关枪的声音都听不见了。虽然天气很冷,我却浑身冒着汗。花了三个小时,终于做好了一盒香喷喷的米饭。我拿着饭盒,跌跌撞撞地朝壕沟飞奔回去。

“有饭吃哦,还是热的!”

说着我挥舞着饭盒滚进了壕沟,谁都没有说话,也没有人伸手向我要。大家都拼命用手揉着眼睛,没有人看我。

我把饭盒递给荒木准尉:“请先吃吧。”

“这个我不能吃。”

准尉流着泪说道:“拿给伤员们吧。”

接着我又拿着一个饭盒跳上壕沟向河岸跑去。这次运气不错,河里漂来一根竹竿,我捞起来折断当做柴禾,很快就点着了火。我什么都不想,一心只看着火,小心地吹着。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突然发现有人正和我一起在拼命地吹着火。我大吃了一惊,他们是怎么在敌军密集的炮火下一直爬到这里的呢?转

过头一看,小林伍长和石原上等兵正吹着火。不,荒木准尉也趴在地上用劲吹着火堆。

与绑着绷带的阿幸邂逅

令人振奋的前进命令!

夜幕降临了,这是进入昆山前卫阵地后的第三个夜晚。雨终于暂时停了下来,但敌军的炮火却越来越猛烈。烧得通红的曳光弹“嗖、嗖”地从耳边掠过。我们没有去想该如何度过这漫长的黑夜,只是目送着这一颗颗子弹从上空飞过。敌人的枪炮疯狂地嘶鸣着。在此之前枪炮还稍有停歇的时候,现在却一刻不停地轰鸣着,“嗒、嗒、嗒”地连续射击了半个小时。开始还以为进行反击的部队多起来了,后来才发现反击的距离正逐渐远去。只有从敌阵地袭来的防御炮火还极其猛烈。

敌人阵地上就像有大量火药一起爆炸似的,几十挺机关枪一起不停地射击。长期的战斗经验让我们知道,在如此骇人的猛烈射击之后将是什么。在我们所在的壕沟里立刻又恢复了活力。

大家嘟哝着:“妈呀,终于可以逃离这个地方了。”然后都迅速地背上背囊,准备好随时跃出壕沟。战场上的士兵真是不可思议,时时刻刻发生着变化。脚上磨出了水泡,嚷嚷着一步也走不动了的士兵们散开队形后,那原本走不动路的双腿立刻矫健地在田地中前进突击。而面带倦容奔袭的士兵们只要稍作休息,立刻就会呼呼睡去。现在也是这样,在极度焦躁和疲劳下,士兵们在泥泞的壕沟里磨掉了各自的斗志,可一旦知道猛烈的炮火意味着敌人开始为撤退做准备时,立刻又精神百倍了。让人恨得咬牙的敌人,真想把他们全部歼灭,一个都不留。我们都想冲出壕沟用刺刀刺向敌人的机枪掩体。这一次,不管他们逃到哪里都要追上他们予以痛击。

果然,在快到半夜的时候,敌人的枪炮随着人的脚步声,像停止鸣叫的蟋蟀一样寂静了下来。浓浓的夜色凄恻动人,小雨细如绢丝。终于下达了前进的命令,一切疲劳都烟消云散了。我一跃跳到右侧的机枪掩体处,一脚踩在两具敌军尸体之间。正想把脚抽出来时,可其中的一具尸

体死死地抓住了我的脚。

我怒骂了一句：“畜牲！”刚想向尸体刺去，这才注意到那并不是尸体的双手抓住了我的脚，而是我踩进了尸体衣服的口袋中，所以怎么都拔不出来。

夺取了机枪掩体后面的小村子后，部队才进行集结。荒木部队再一次跨过敌人堆积如山的尸体，前进到了主干道的左侧。开始前进后，后方送来了干面包，我们贪婪地舔着夹在里面的四五颗金米糖，怎么吃都不厌。

到达昆山车站的时候天已经渐渐放亮了。这时敌人已在昆山山顶上的塔里设置了观测所，从那里用迫击炮向我们发动猛烈的攻击。在车站背后的山坡下，敌军的尸体堆得和小山一样，似乎是把尸体集中到此处，却没有进一步处理就丢在这里逃跑了。指给石原上等兵看那个尸堆之后，石原上等兵站在尸堆前面，舔舔嘴唇冒出一句前言不搭后语的话：“那都是啥呀。”我平静地回答：“这是罪孽。”

可惜啊，被敌弹击中的酒瓮

我们离开车站蜂拥来到昆山的街道上，在街道的正中央有一条约四十米宽的河流淌过。本想要一口气跨过河上的桥，不料从对岸的民居中哒、哒、哒地响起机枪声，有三名战友相继倒在了桥下。友军的轻机枪急忙从桥下向民居开火，而我们占领了河岸边的民居，从窗口向那边开火。敌军的子弹从窗口飞进室内，砰、砰地打在墙上，有的还反弹过来在房间里乱飞，完全没法预料子弹会从何处飞来。这个房间似乎是个酒窖，散发着酒香。有一发子弹打中了酒瓮，酒瓮瞬间被打成无数的碎片，飞溅得一屋子都是，里面装的酒也哗啦一声都洒到了地上。

“喂，喂！”石原上等兵叫了起来，“快，快别在这间屋子打了，到隔壁去吧。不然酒都洒了。”

石原上等兵离开酒窖，来到桥下喊道：“老这么打可不行，冲吧！”说着一口气过了桥向对岸冲去。一共有五六人一起飞奔了过去。从桥对岸角落里的民居里飞出了两枚手榴弹在路对面爆炸。石原上等兵用枪敲碎了这间民居外面的窗子。我奔过去的时候，石原上等兵正不慌不忙

地从这间民居中走出来嘟囔道：“才三个人而已！”

渐渐地，四处都响起巷战的枪声。我们在街道一路扫荡，直到太阳西下。晚上宿营在市郊的民居中。正在安排人员放哨，着手准备晚饭时，又频频响起了机枪声，还有几颗子弹打到了民居的屋檐上。枪声越来越激烈，已经无法继续在屋外做饭了。我刚跑回屋里，就有子弹打穿了房顶的瓦片。敌军又开始了新一轮反击，但我已经打不起精神与之交战了。敌军逼近到了距民居大约三十米处，疯狂地向这里射击。而友军的机枪队占领了某地正在横扫敌军。这时，在激烈的枪声中似乎传来了狗的狂吠声。

大家都竖着耳朵听着外面的动静。的确是狗的叫声，这是多么熟悉的叫声。“是阿幸吧”，有人叫了起来。

“阿幸！是阿幸！”大家一起冲了出去。

这是在昆山的前卫战时，在燃烧的横梁上拖着一条被鲜血染红的腿离开后就不知生死的阿幸。我们冲出房间向本部的方向奔去。在本部门口又看到了竖着两只熟悉的大耳朵的狗正在与两三名士兵嬉戏。我们朝他们奔了过去，阿幸猛地扑了过来，刚想把两条前腿搭到我们的身上却摇晃了一下停了下来。“呜、呜”地呜咽着，并扭过脖子把鼻子凑到腿上。仔细一看，发现阿幸的一条腿上缠着白色绷带。阿幸摇摇晃晃地用舌头舔着受伤处，因为舔得太多，绷带已经变脏发黑了。

“哟，还活着呀。”石原上等兵叫着抱住了阿幸的脖子，阿幸也伸出长长的舌头舔着石原上等兵军服的领子。不久它又“呜、呜”地叫着用鼻子去嗅缠在腿上的绷带。大家都流着泪说道：“知道了，阿幸，你是好样的。”这时，枪弹正啪、啪地打在本部的屋檐上。

堆积如山的尸体遮盖了土地

绑得紧紧的白带子

出了昆山又是一座被炸毁的铁桥，通过这座铁桥继续向前进，就能进入苏州。虽然已经是风尘仆仆，但是前往传说中的苏州，也让我们感慨万分。正当我们过桥时传来了“停止前进”的命令。

大家都不禁歪着头说：“啊?!”完全不顾我们的疑惑，部队在铁桥附近集合。我们就这样在昆山停留两天后再次开始行动。我们穿过昆山，跨过了曾经苦战的铁桥，又往回行进在先前走过的道路上。我们再次开始了迅猛的行军。我忽然回想起我们先前在杭州湾登陆，从金山卫城出发攻陷松江，穿过上海战线的后方向青浦、昆山前进的时候，曾经进攻过位于现在正走着的这条道路左边远处的地方。在那片树林对面远方雾蒙蒙的地平线上，我们经历了登陆以后第一次激烈的夜袭。

坂本大尉从肩膀到胸口左右交叉绑了两根白带子。而儿玉少尉、沼田少尉和荒木准尉都从右往左绑上了一条白带子，分队长们在右胳膊上，而我们则都在左胳膊上缠上了白布，在晚上从道路的两侧静悄悄地向目标村落前进。当我正在帮荒木准尉把白带子搭在肩上，然后在腋下打结的时候，儿玉少尉过来开玩笑地说道：“哈，有老婆了啊。”我觉得就像是在戏里看到的，为出征的武士丈夫系好草鞋的妻子一样，于是我又为儿玉少尉仔细地绑上白布条。

可是现在这支正在继续行军的队伍中，却已经找不到儿玉少尉的身影了。忽然，战场上的哀愁一股脑儿地涌上我的心头。在那次夜袭时，接近村落后，就在村落一侧的尽头架起重机关枪，接着我们在其他出口保持突袭的态势等待着出击的时机。突然，重机关枪“嗒、嗒、嗒”地响了起来，听到突击的呼喊声而大吃一惊的敌军大部队纷纷逃向我们埋伏着的出口。我们从侧面进行包抄，一拥而上实施突击。近千名敌军全部被消灭了，近半里的道路上到处都是敌人的尸体。占领村落后，里面有一所很大的医院，即使在黑夜中都能清晰地看到散乱的绷带。我们把这些绷带收集到一起，想在上面睡觉，但扑鼻而来的血腥味却让我们怎么都无法入睡。天亮后一看，无论哪个房间都是一片血海。这所医院收容的无数敌军伤员恐怕都是没有接受治疗，就这样流着血饱受着折磨逃走了吧。村落的旁边通着铁路，因此，我们在堤坝上架着重机关枪待命的时候，肩上扛着迫击炮弹的两三百名敌军组成的队伍把我们误认成友军，沿着铁路微笑地向我们走来。我们将其俘获，并用重机枪射杀了所有逃跑者。

可怕！香水和香粉

消灭这么多敌人的战斗还是第一次经历。我不禁猜想，是不是只有我们在进行这样的歼灭战？其实大家都这么想。沿着道路行进，不断遇到尸体、大炮和翻倒在地上的装甲车，还有用稻草覆盖伪装的汽油桶，甚至还排列着几十门歪斜着的速射炮。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这中间还散落着香水和香粉。敌军大部队的先头被重机枪所压制，又被我们拦腰突袭所歼灭。这是一场出色的歼灭战。这几天在泥泞中行军的所有艰辛都得到了回报。

这一里半的路上都被尸体覆盖得严严实实，见不到一片土地，我们在这些尸体中穿行。××部队长殿下率领干部站立在尸体之中。看着他向我们庄重敬礼的样子，我们除了感动，更多的是震惊。××部队长殿下正戴着坏了的眼镜，镜片已经碎了，镜架也折坏了。他就戴着这样的眼镜向我们敬礼。自杭州湾登陆以来一直和我们一起在泥泞中行军，拄着竹杖一路走来的××部队长即使在这场歼灭战中也站在第一线，并被敌弹打碎了眼镜。我们遥望着令人怀念的战场，从昆山返回，向嘉善前进。

连续行军两天走了17里之后，第三天又开始下雨了。因为这里已经经历过一次战斗，所以村子已经全部被烧毁，连个歇脚的地方都没有，只好在雨中站了两三个小时。车辆部队开了过来，为了给他们让路，我们有的被挤进了泥泞，有的跌到了河里。可车辆部队还是朝着步兵大叫：“把路让开！”大家都被惹火了，到处都是一片怒吼声，完全不知道到底要我们让到哪里去。为什么要将攻打苏州的任务交给其他部队呢？我越来越生气，一言不发，只是低着头往前走。喜欢耍嘴皮子的人也不说话了，偶尔非要开口说话的时候也是怒气冲冲地说话。不管看什么也好，说什么也罢，都带着一股莫名之火。不管石原上等兵他们对我说什么，我都像浑身长了刺的河豚似地回答说：“不知道。”说完自己都觉得很好笑，不由得笑了，石原上等兵也笑了起来。

被雨淋的我们已经筋疲力尽，终于到达了嘉善。然而又接到了命令：“向南京前进！”听到命令，大家不由得惊呆了。让我们去进攻敌人的首都南京，这下再也发不了火了。我开始忙忙碌碌地做饭，把肚子填饱，

而大家都站着写着明信片，都迫切想将这个信息告诉故乡的亲人。我们从北方转战到中支那战线时，谁曾想到会去进攻南京呢。

石原上等兵拿着饭盒像是要去取水。我朝他打个招呼说：“喂，去哪儿啊？”石原上等兵得意地挺着胸说：“南京哦。”

就这样开始做前进准备时，荒木准尉来了。准尉一脸难过地说道：“我们部队虽然向南京前进。……但是我们部队是作为××的预备队。”战友们又开始陷入了愤怒之中。在南京攻略战中作为预备队算什么?!这也就是说即使战争结束了我们也无法返回故乡。

随后，我们又继续开始行军，行军速度极其迅猛，几乎完全没有停歇，只是一路飞奔着向前行军。我们终于开始理解部队的意图了，那就是追赶并超过第一线部队，从预备队中脱离，自己参与第一线的战斗。于是大家都咬紧牙关向前行进。赶上一线部队，超过一线部队，然后向着南京、向着南京前进！

在弹雨中爬行的姑娘

到了！期待的第一线

有两三个友军的步兵正拖着腿在前方走着。这几个步兵有的正在砍竹子做拐棍，有的正坐在路边叹气。我们走近问道：“你们是哪个部队的？”他们回答说：“千叶部队，磨出了水泡没法走了。”

我们为了在大规模的南京战役中摆脱××的预备队这一闲职，在前往湖州的道路上急行军，追赶位于第一线的其他部队。听到刚才因为磨出水泡而不能行走的士兵的部队名之后，大家都在想：太好了，马上就能追上一线部队了。

再加把劲就行了。天已经放晴，沙尘席卷了道路，我们的脸上、衣服上、鞋子上满是尘土。一路上从第一线掉队的士兵越来越多，慢慢地都落到我们后面去了。

行军的艰辛已经完全不是问题了，在无言之中整个部队都清楚地紧盯着一个目标，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要去第一线。得知这一情况后，××发来命令：“部队在该村落停止前进。”于是暂时停留在村子里，但到了半

夜又悄悄地继续进军。拄着竹杖的部队长走在最前头。士兵们都含着热泪跟随其后,在心里下定决心,不管怎么样都要在南京成为第一线,不管有多少敌人,我们都要一起应对!于是大家都埋着头一个劲地行军,一心一意地追赶着第一线部队。

到达广德后,千叶部队和矢ヶ崎部队等第一线部队都在此处。看到我们一个接一个地进入街道,他们惊讶地问:“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我们大声地回答道:“冈本(保)部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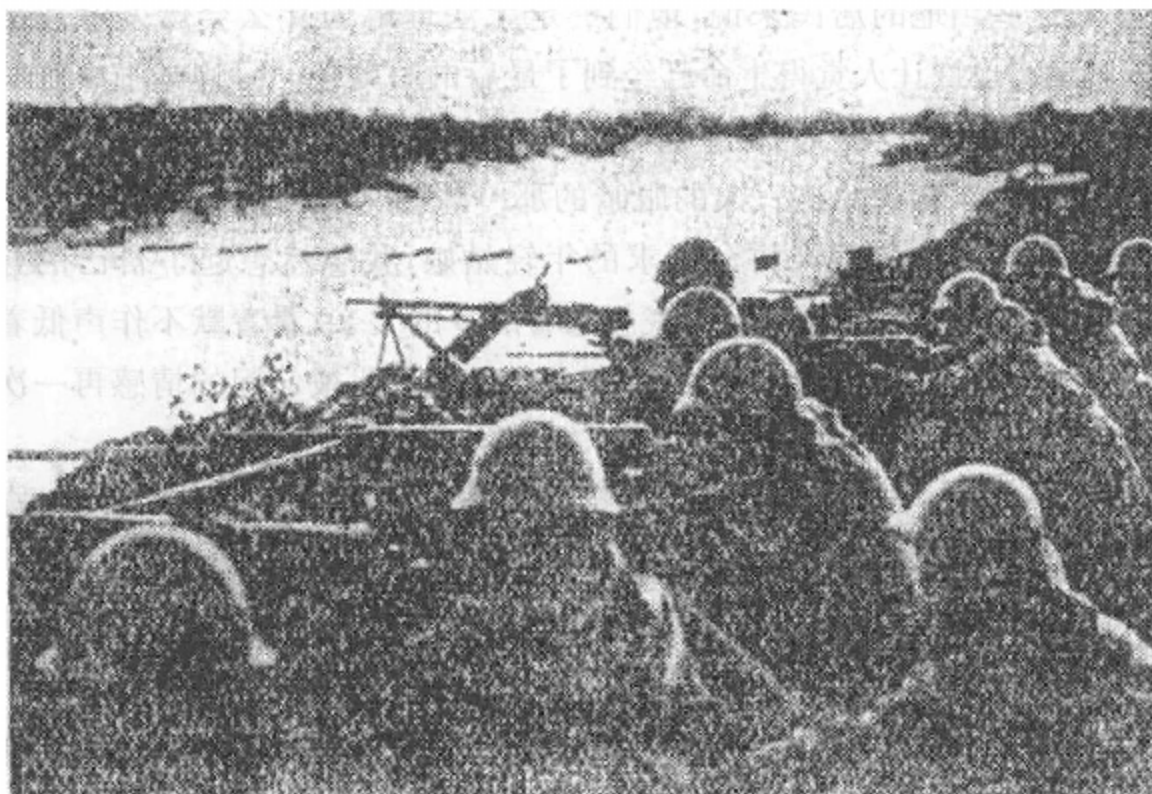
他们听了都百思不得其解:“咦,冈本部队是哪里的?是××部队的吗?”

我们赶超了这些部队,进入了右边只有岩石和野草的山地。敌军似乎刚从这座山中逃走,饭盒和盘子里还留着剩饭,就这样被丢在岩石后的阵地中,饭还热腾腾地冒着热气。还有数辆黄包车像遭受过地震似地翻倒在地上,一眼望去一片狼藉。越过这座山是一个小村庄。村子里有很多年轻女人和老人,他们都带着疑惑的表情看着我们。我们正在村子里分配住宿的时候,突然,迫击炮弹越过村外的小河飞了过来。迫击炮弹落到了村子的路上,炸毁了民居的半堵墙。我们迅速散开,前进到河岸边,捷克式机枪正在对岸猛烈射击,子弹横扫了河岸的野草,炮弹越过了我们的头顶,在后方溅起了一阵尘土。友军的机枪队在河岸的堤坝上架起重机枪向对岸连续扫射。在枪炮的轰鸣声中,从机枪队中传来了呼叫卫生兵的声音。机枪队在河岸上射击时几乎全身都暴露在外。打在机枪架上弹起的子弹改变了方向,“嗖、嗖”地像蛾子似地朝我们的方向飞来。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隐蔽在对岸堤坝上的敌军的头。瞄准射击,敌人的钢盔就消失在堤坝的杂草中。

我们一边射击一边想,终于追上了敌人,来到了第一线。赶走这些敌人就意味着早已耳闻的南京已经敞开了城门等待着我们。

这就是战争

我们进行突击,试图击退这些敌人,但是因为相互射击双方各有伤亡,无法取得进展。大家都急切地想冲出去发动突击,但是面前横着一条小河,无论如何都无法实施突击,只能隔着河射击。太阳眼看着就要



隔河猛烈射击的机枪队

落山了。我受荒木准尉之命奔向本部去传令。我在田野中卧倒、前进，前进、卧倒。忽然，眼前的稻田里悉悉索索地动了起来，我大吃一惊，向稻田里一看，原来是一个姑娘。瞬间，我感到胸口怦怦地跳着。我拨开了水稻。

当地的一个姑娘正和她的爷爷、奶奶一起在稻田里爬行，我一声不响地站着看着他们。一看到我，三个人马上抱成一团，向我作着揖。年轻的姑娘大概十八九岁的年纪，剪着短发，穿着蓝色的棉袄。他的爷爷、奶奶穿着又脏又皱的黑乎乎的衣服。老人们都是满脸皱纹，老奶奶的脸格外小。

三个人都想逃走，但是两腿却被吓得迈不开步子，只能像蝓蝓一样，摇摇晃晃地拖着双腿在田里爬行。我不禁表露出窘迫的神情。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被我吓得瘫软的人，不由得感到十分可笑。我万万没想到，在我的脚下宛如天降一般发生了这场战争，突然，双方就用枪炮互相攻击，我们也被卷入其中。我十分理解他们无奈地面对现状，一筹莫展，被吓得站不住脚的心情。

对这些当地的居民来说,他们一定无法理解为什么会爆发这场战争,但现实也许让人觉得生命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吧。一边哇啦哇啦叫着,一边抱在一起爬行的样子看起来十分滑稽,我不禁笑了起来。但是在看到拼命作着揖的这三人的眼睛的那一瞬间,我被打动了,再也笑不出来。看着庇护着双亲拼命恳求的年轻姑娘,我忽然想起了自己的妹妹;看着老爷爷瘦骨嶙峋的手,我想象着故乡的父亲;看着默不作声低着头的干瘪瘦小的老奶奶,我想到了逝去的母亲。我被勾起的情感再一次被粗暴所打断。我再也受不了了,不知为什么变得疯狂起来。

即使没有被我吓得瘫软,这个瘦小干瘪的老奶奶也已经无法行动了。在这一生长期辛劳的尽头,侵袭而来的是这枪弹和迟到的恐怖吧。虽然已是行将入土之人,却仍合着掌拼命恳求着能尽享天年。

他们爬着的这片土地是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地方。在自己的国土上只能靠恳求以尽天年的人们是什么样的国民啊。我眼前一片黯淡,从他们身上移开了目光。虽然很想对他们说“不用担心”,可是却说不出口。眼前正战火纷飞,他们怎么可能不担心呢。

“老奶奶再忍耐一下,你们的孩子,不,孙子一定会理解的。”我用日语喃喃自语着,从田间向村子走去。

这边的水稻背后,那边的麦堆背后,到处都隐约可见女人的头发和老人的白发,这情景一直映在眼前挥之不去。无论如何我都没法再去看一眼那张拨开稻草爬行的惊恐面容。我只想蒙住我的眼睛不再去看。我盯着脚尖不顾一切地往前跑,心中无比混乱。是同情吗?是对这些悲哀的国民的同情吗?不,我是在思念故乡,我逃逸到在枪林弹雨中无法遏制的乡愁之中。迫击炮弹从侧面轰击了三个多小时,腾起一道道火柱,被炸断的树枝几乎擦着我的钢盔飞过。

这就是战争。

充耳不闻的枪炮声

去三角洲牵制敌人

工兵队背着架桥器材向我们所在的河岸匍匐而来。

出了广德,越过山岳地带,在村外的河边,我们终于追上了敌军。我们都无比急切地想到达南京,但眼前的河流却让我们无法实施突击,结果只能等待工兵来架桥。等工兵到达之后,为了掩护他们架桥,我们从岸边冲到了河中的三角洲上。三角洲上长满了芦苇,对岸的敌军发现我们跃入芦苇丛中,还以为我们要强行渡河,于是慌忙集中对岸的全部火力向三角洲射击。于是工兵们就带着器材向远离三角洲的下游冲去,友军的重机枪也从岸边向对岸猛烈射击。我们将对岸敌军的注意力全部吸引在了三角洲,并从三角洲向他们射击。子弹打到芦苇上发出“沙沙沙”像下大雨似的声音,被打断的芦苇像箭一样刺向我们的面部。

耳边传来勇敢的工兵的呐喊声。射击,再射击。友军的重机枪密集的枪声让空气都变得炽热。

“怎么样,没事吧?”卫生兵小林伍长一边叫着,一边在三角洲和堤坝之间来回奔走。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听到“小林!卫生兵!”的呼叫声。

“去传令!”听到喊声后,我立刻奔到荒木准尉的身旁。我也担负着向×队本部传令的任务。在芦苇丛中复述命令的声音完全被子弹的声音淹没了,连自己都无法听见。我离开三角洲爬上堤坝。小林伍长正隐蔽在堤坝上,看到我后便向我微笑着点了点头。我说:“我去一下本部,老哥正在请客哦。”“老哥”即石原上等兵,今天好像是在本部。即使在枪林弹雨中还是唯独不忘吃饭。

从堤坝上往下瞥了一眼,看到赤手空拳的工兵们正在下游扛着木头,以及站在齐脖子深的水中架桥的黑黑的身影。迫击炮正在向田间狂轰滥炸,满是飞溅的水稻和泥土。这时太阳几乎落山了,可以清晰地看到炮弹爆炸后四溅的火花。

每跑四五间^①距离,就会被尸体绊倒,我飞奔到本部,转达了命令。坂本大尉听后说道:“很好,你辛苦了。去那儿吃点热乎的东西吧。”石原上等兵在隔壁房间正脱了上衣、缠着头巾、拍着手说:“好,小豆粥、支那酒、米饭,还有鸡、菜汤、腌鹅,怎么样?”

① 日本长度单位,1间等于1.818米。

挥舞着刺刀突入

我望着摆放着的锅和汽油罐,不由得目瞪口呆。都是久违了的东西啊。虽说这里稍稍离开猛烈炮火下的第一线,但也有被乱飞的炮弹频频轰塌的墙壁和屋檐。这是从哪里找来的食物啊,竟然仅用这些材料就能做得如此丰盛。从早上起我就没有进食,所以感觉热腾腾的汤渗透到了肚子里的每个角落,不禁都快要掉泪了。石原上等兵抱着胳膊凝视着我狼吞虎咽的样子问道:“喂,好吃吗?”“嗯、嗯。”我连答应一声都觉得麻烦,拼命地吃着。缠头巾的家伙看到我吃的样子显得极为满足。这位缠着头巾的司号兵即使被人称赞军号吹得好也总是一副不服气的样子,可每次被人称赞做饭手艺高的时候总是得意洋洋。当我的筷子刚伸向腌鹅的时候,嗖地一声,一枚炮弹飞过,在我们背后爆炸了。同时,无数的小石子啪嗒啪嗒地掉在屋檐上,顿时整个房间里都是尘土飞扬。石原上等兵急忙解下头巾盖在盛着菜的锅上说:“这个很宝贵。”

吃饱之后,接过“架桥完成后立即强行渡河继续前进”的命令正要离开本部时,一位工兵架着一名战友走了进来。工兵右胳膊窝那儿紧紧地缠着一块沾满血的手帕,手臂以下的皮肤已经完全没有了血色。这位工兵刚一进来就用还很有中气的声音说:“喂,能给我一支烟吗?”烟一点着,他就站着陶醉地深吸了一口,吐出一个烟圈。

“辛苦了,坐吧。”石原上等兵说着,搬来了一个汽油罐子。

那位工兵笑着说:“不了,我屁股也中弹了,没法坐了。”

我又奔回了三角洲。我们所在的×队立刻动身离开三角洲,向刚在堤坝上架好的桥前进。月亮正在慢慢西斜,芦苇和刺刀都亮闪闪地反射着月光。

“步兵出发!”工兵们发出信号,我们一起跳到了桥上。机关枪哒、哒、哒地开始疯狂射击。对岸捷克式机关枪的枪口被月光映得锃亮,从桥上还可以清晰地看到敌人的头在来回晃动。桥在脚下嘎吱作响。工兵们跳入水中,从桥下叫道:“步兵,出发!”

“对不住了!”我们喊道,向河对岸奔去。

对岸的一枚枚手榴弹正像焰火似地轰、轰爆炸。斜着从眼前飞过的子弹看起来就像一条条火线一样。不可思议的是我对轰、轰的爆炸声却

充耳不闻，传到我耳中的只有人们的呼喊声。轰地一声，周围被火光照亮，而后又熄灭。还有好几个正跌跌撞撞逃跑的敌人的身影进入我的视线。刺刀要比想象的更顺畅，一刺到底，我松了一口气。火光再一次照亮了附近。

大家相互喊着暗号：“××”、“××”。继续穷追不舍。等我们注意到时，天已经微微亮了。我们就像是冲下山坡的火车头一样，怎么样都停不下脚步了。“集合！”这时传来了分队长的号令。

呼喊万岁的火焰像

向南京进发的装甲车

“到南京直线距离还有 135 公里。”不知是从谁那里听来的，这消息马上就传遍了整个部队。这样的话还有四天的行程，大家都欢欣鼓舞。在我们从山岳地区出来后到达的这条大路上，有一队悬挂着日章旗的装甲车正在轰鸣前进。装甲车队正扬起阵阵尘土，以接近××的时速快速前进。每一辆装甲车上的日章旗都在迎风飘扬。我从心底涌出一个声音说：“啊，南京！”装甲车一直行驶到河岸停下了。车一停就有工兵跳出装甲车，立刻开始在这条河上架桥。在架桥的这段时间，我们又急行军追上了他们。随后，装甲车渡过了架好的桥梁，再一次扬起漫天的尘土在主干道上快速行驶。车也好，兵也好，马也好，大家都朝着“南京”这一目标而去，没有一个例外。所有的方向舵都指向了“南京”。日章旗在漫天的尘土中哗啦啦作响。

太阳落山的时候我们到达了一个不知名的村庄。这时，不知是谁说：“绕道苏州、无锡的部队先头已经快要到达南京城墙了。”一时间大家都心灰意冷，行军的疲劳一下子袭来，都变得疲惫不堪。荒木准尉对大家说道：“第一线只是接近城墙了嘛，南京战役还在后头呢，我们就是死也一定要赶上。”于是，天亮后，我们又开始了急行军。第一天 13 里，第二天 15 里，第三天就突破了 18 里，我们都筋疲力尽了。我们除了吃饭就是行军。

距南京还有八里——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又一座大桥被炸毁，我们

不得不进行六个小时的大休整。在那附近有许多鸡和猪。隔了几天又开始做饭的石原上等兵突然停下了切肉的手说：“喂！大家不要说话，安静！”大家都带着一脸疑惑看着石原上等兵。石原上等兵皱着眉头，扭着脖子在侧耳倾听。

“喂，听到了吧，轰地一声。”

轰、轰、轰……从遥远的地平线那头传来了雷鸣般的炮声。仿佛被傍晚的骤雨所吸引，远远传来的炮声渐渐地传到朦胧的天空。

“啊！”大家都歪着头张大了嘴，“前面的第一线正在攻打城墙！”

之后，虽然大家暂时放下了心，但炮声仍然不断从远方传来，仿佛要把我们从对幼时的憧憬中摇醒。战斗已经在南京打响了。我们分发了牛奶糖和千人力糖，还脱下了从北支那以来就一直穿着的军靴，换上了新靴子。

向着南京、向着南京前进！

我们一个劲地前进，目标直指牛首山和将军山。敌人的重炮炮弹仿佛撕裂了空气一般呼啸而来。山上覆盖着岩石，到处都生长着野草和灌木，岩石间并排着几座碉堡。敌人还构筑了一条巨大的交通壕，将山硬生生地分成了两半。也许是从山顶的塔上进行观测，敌军的炮弹极其准确地向下射来。我们向山上发起突击，上山之后，敌人又藏身于岩石间向外扔手榴弹。手榴弹在岩石上爆炸，无数弹片像枪弹一样一直飞溅到远处。我们爬到有敌人抵抗的岩石下，进入射击的死角，然而敌人又从别的岩石向我们射击。前进也好，射击也罢，岩石间的碉堡依然向外吐着火舌。×辆战车向山下的小山丘突进，而我们依然在岩石阵中束手无策，只好开始向山下退去。战车突破了小山岗上的阵地，开始对岩石上的碉堡进行破坏性射击，我们等待着突击的时机。

被火包围的战车

战车转动着炮塔，扬起阵阵尘土进行突击，随后岩石上的碉堡阵地也开始用机关炮猛烈射击。先头的战车停住了，接着第二辆战车也停住了，似乎想将炮塔向左转动，以转换方向。突然，打头的那辆战车轰地一声冒出了青烟，接着第二辆也开始冒烟。我们正想着发生了什么事，打头的那辆战车突然冒出了火苗，第二辆战车也被火焰包围了。两辆战车

都燃起了熊熊大火。有士兵从第一辆战车的火中冲了出来，冲出来的士兵靠着燃烧着的战车举起双手，高声呼喊：“万岁！万岁！”

在火焰中高高举起的双手和身体已被熊熊的大火包围。他高举着的双手在燃烧着，还有燃烧着的战车。南京已经近在眼前。

第三辆战车赶紧急转弯轰隆轰隆地往回向我们驶来，并在我们面前停了下来。车盖打开了，戴着防尘眼镜的伍长跳了出来。伍长的额头上淌着血，把防尘眼镜染红了。伍长一跳下来就大声地吼道：“喂，借我一支带刺刀的枪！”这是充满了心有不甘的声音。卫生兵冲过来抱住了他。战车的前部被炸开了一个大洞，剩下的×辆战车一面掩护正在燃烧的两辆战车，一面逐渐向山岗前进。我们一起拿起刺刀冲了过去。友军的重机关枪还在嗒、嗒、嗒地射击。在这之间我们忽地向前冲了50米，然后趴下，再用重机枪扫射，随后再爬起来向前冲……捷克式机关枪的子弹和手榴弹纷飞而来，击中岩石后改变了方向继续飞去。子弹从前后左右四面八方飞来。到达岩石山脚下之后就一步也无法前进了。敌人砍了灌木，还搬来了木头，筑起了一道掩体，我们怎么都无法继续突击。我们隐蔽在岩石后面，等待着下一次突击的时机。天渐渐黑了，敌军的炮火越发猛烈。

我匍匐着向本部传令，突然一枚炮弹落在了本部所在村子的正中间。尘土和硝烟的味道把我的喉咙呛得像要冒烟一样。瓦砾的碎片和墙土从颈后一直落到衣服里。

我喊道：“桑原曹长！”桑原曹长被炮弹的弹片击中了后背，双手支着地面。他很快就爬到墙边，双手扶着墙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背靠着墙大声喊道：“看，看着！”他双手拉开上衣，挺起胸膛想要高呼万岁，可是刚喊出一个字就突然吸了一口气，然后顺着墙壁慢慢地倒下了。拉开上衣时崩掉的一粒纽扣落到了我的脚前，在炮弹爆炸的火光中闪闪发光。

“南京”还没有到达。

震撼大地的大进攻

为香烟犯愁的勇士

牛首山和将军山一整夜都被照得通亮。敌军成排的炮火和碉堡的

射击让整座山都笼罩在火光之中。山顶上红色的亮光一闪,几乎同时就能听到空气几乎被撕裂开的嗖、嗖声。随着几乎把手、脚和身体全部撕裂的压迫力,巨大的爆炸声震撼了整个夜空。不久,敌军就开始向这里投掷燃烧弹。我们的背后是燃烧着的村庄,面前是山上灌木和尸体燃起的青红色火焰。在闪光、爆炸声和火焰之中,不断传来突击的呼喊声。突击,再突击,整个晚上都在不停地突击,但是怎么都无法夺下岩石间的敌人阵地。趴在岩石上,冒着烈火和炮火,与敌阵的对峙持续了两天两夜,米和香烟都消耗殆尽。

“喂,老妈在不在?”石原上等兵带着一脸的萎靡爬到了我旁边,用可怜巴巴的声音向我询问小林伍长的行踪。

我对他说:“怎么啦,那声音可不像老哥你啊……”

石原上等兵继续用可怜巴巴的声音说:“没有香烟了啊。”

在战斗和烹饪中都能大显身手,很少有沮丧时候的石原上等兵如今完全是另一副模样。这家伙烟瘾犯了,可真是头疼啊,从来不吸烟的我看着石原上等兵可怜的表情不禁觉得好笑。

“马上就会有,你在这里等着吧。”

“蒋介石这家伙,你给我记好了。”说着,他就和我一起并排躺下了。到现在为止几乎都没有得到后方的补给,而且在这两天两夜的激烈对峙中,本身也是烟鬼的小林伍长即使准备得再多,恐怕也没有香烟了吧。但我们还是会存着一丝侥幸,“小林应该还会有吧”,这就是小林伍长被我们喊作“老妈”的原因。而说到豪爽的石原上等兵,就属于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类型,到了最后关头就会想到“要是老妈的话……”。不久,小林伍长就一边叫着“有没有人受伤,后面有优秀的卫生兵哦”,一边一会儿爬一会儿跑地过来了。

“喂,还有吗?老妈。”

一听到石原上等兵的声音,小林伍长吃了一惊飞奔过来,问道:“谁,是谁受伤了?”

“哎哟,快卧倒,危险!”石原上等兵一边说着一边把手伸到小林伍长面前。小林伍长十分不解地看着石原上等兵的脸和手,不一会儿就笑着躺倒了。小林伍长朝天躺倒在地上,把手伸到了上衣里面,从衣服的最

里面掏出了三支支那烟放到了石原上等兵的手上,得意洋洋地说:“我就知道是这事儿。”石原上等兵只要伸出手,小林伍长通常都能立刻明白他想要什么,并且能满足这个要求。但这次还是让我和石原上等兵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过了一会儿,石原上等兵很难得地犯起了嘀咕:“老妈,那你自己不是没有了吗?”于是,小林伍长默默地又从衣服里面掏出一支香烟叼在嘴边,并点上了火。我们不禁面面相觑。石原上等兵“哎”地叹了一口气,只摇头。

突然,敌弹擦着头顶飞过。“啊,这地方不适合我,不行、不行。”小林伍长说着熄灭了香烟。火势刚刚变小的村子再一次燃起了大火,火光映照在我们的背上。石原上等兵一脸平静地靠在岩石后面,点着了香烟。

有人高声喊道:“据情报称有 20 吨毒气运进了南京,大家准备好防毒面具!”

“明白!”回答后,我们就伏倒在地,清理防毒面具。

石原上等兵哼哼道:“终于来了啊。”燃烧弹还在继续纷飞,漫山遍野都是熊熊烈火。

向燃烧的尸体双手合十

十名工兵敢死队员拿着××器从右侧爬了出去。友军的重机关枪正对着敌军的地堡猛烈开火,掩护着他们。在燃烧的火焰中,又接连蹿出一条条蛇一般笔直的火舌舔着岩石。终于下达了突击命令,我们一起冲了出去。石原上等兵丢掉嘴里的香烟正想冲出去时,被小林伍长怒喝了一声,于是石原上等兵又捡起香烟熄灭后放进口袋里,之后才冲了出去。为了阻挡我们的突袭,敌军点燃了灌木和粗圆木搭成的堰堤。我们穿行在烈火之中,仿佛是要和这火势一比高下似的。一名战友的背上燃起了大火,最后倒在了岩石的旁边。原来是拿着××器的工兵因背上的油桶着火而倒下了。我合着掌从这具燃烧着的尸体旁走过。敌人正连续不断地逃跑。爬到半山腰以后,我们又无法继续前进了。一次次地冲到那些并排的碉堡前都无法夺取,于是我们只好卧倒在岩石之间,然后就这样睡着了。等我猛地惊醒的时候,发现坂本大尉和荒木准尉都已经

打着呼噜睡着了。

就这样保持着突击的态势睡了三小时，我一边喊“前进”，一边把他们叫醒，揉着眼睛继续一个劲地在水中前进。敌人已经全部撤退了。当我们翻过山顶，继续下山去追击逃走的敌军时，天已经渐渐亮了起来。轰隆隆的声音响彻山谷——几十辆战车正排成一行纵队行驶在山下的大路上，日章旗正在晨风中飘扬，我们一口气跑下了山。战车之后还有许多×炮，发出骇人的巨响快速地前进。炮车轰隆隆地压着路面，马匹被风吹乱了鬃毛，在路上扬起一阵阵马蹄声。“驾！驾！”挥着马鞭的炮兵的喊声回荡在战车和炮车的轰鸣声中。难道大军已经到达南京了吗？

我们已经顾不上吃饭，一起发动了进攻。道路两旁的民居全部放火烧毁。被烧毁的这些民居中可能有藏匿的弹药，有的房子在一声巨响后被炸上了天，还有的房子在大火中有数万发子弹相继爆炸，宛如烟花一样绚丽，我们穿行其间继续行军。石原上等兵一边走一边问道：“喂，你看到刚才山上的碉堡了吗？”

“你还能看到那个吗？”

“不，我去看了。无论我们夺下了几个碉堡，并绕到碉堡后面，但碉堡里的机枪还在射击，因为碉堡里三个敌人的脚都是被锁在一块儿的，碉堡里还藏满了弹药呢。”

我不由得怅然若失：“他们也只能不停地射击了。”

大军正在向南京进军！

支那女兵的尸体

进抵中华门

“到南京城中华门还有一里路！”只差一把劲了。我们走在石头铺成的气派的军用道路上，前方出现了连绵的山丘，在这些山丘顶上环绕着城墙似的土墙，上面的铁门正紧紧地关闭着，敌军正从五六米高的土墙上一同向我们射击，以阻挡我们的前进。要是将其作为民居的门的话，那就相当结实了，但是突破这样的抵抗对我们来说却是轻而易举的事。无论城墙也好，城门也罢，只要×炮的一击就能攻破，突击的道路立刻就

能打开。

我们从此处跃进继续前进，敌军逃的逃，死的死。山下是军官学校和宪兵学校的大楼。我们看了看左右，继续前进。这时，高大雄伟的城墙展现在了我们面前。

12月11日晨，我们在南京城巨大的城门前2000米处与敌军对峙。

敌人从城内和雨花台炮台两侧向我们发动了猛烈攻击。友军的×炮也一起排开，对准雨花台炮台开炮，敌我双方持续着炮战。天气虽然晴朗，却非常寒冷。我们冷得受不了，于是想去生火取暖。我和四五个战友钻进了纷飞的炮火中，去寻找生火用的木柴。在旁边发现了一个小灌木丛。我们拨开草丛往里走了不一会儿，就听到战友突然狂叫了起来：“哎呀！”

“怎么了，怎么了？”大家赶紧奔过去一看，在脚边的草丛里有一个支那兵把头埋在双膝之间缩成一团，军帽和军服都是卡其色的上等料，肩上斜挎着手枪，腰间还挂着刀。领章告诉我们，他是个中尉。

“起来！”但是他却依然顽固地低着头，我们抓住他的肩膀拉他，他也不愿意站起来。我们默不作声地包围着看着他，不一会儿，这名敌军中尉就从双膝间抬起头来，冷冷地环视着我们，然后又一脸欠揍似地把头埋到了双膝之间。大家都被这目中无人的态度激怒了，有人开始狠狠地打他耳光，但这只是个开头……

后来有人喃喃地说：“既然有这么好的枪，为什么不自己寻死呢。”

×炮的相互射击还在继续。在右手边有一座庞大的工厂，我们向这座工厂发动了进攻。工厂周围像蜘蛛网一样围上了坚固的铁丝网。友军的重机枪向工厂内猛烈扫射的时候，我们拿着剪钳强行破坏了铁丝网，剪断的铁丝网像蛇一般缠在我们的脚上。敌人几乎要丧失斗志了。我们跨过铁丝网越过工厂，后面是一座宏大的寺院，里面无论是佛堂还是檐前，都像小山一样堆满了枪支弹药、防毒面具和水桶等全新的军用品，甚至还有马和马鞍。我们的“大将”被我们拉过来骑上了马，从此以后，坂本大尉都是威风凛凛地骑着马向前进军。我们虽不能骑马前进，但把饭盒什么的都换成了锃亮的新品。

雨点般的敌弹

在我们的眼前，中华门在 500 米开外耸立着。夜幕降临在南京城。敌军从城内射来的迫击炮弹越来越猛烈，无论是军工路还是田野中，都散布着灼热的弹片。因为怕暴露目标，所以绝对不能生火。天空中满是闪烁的繁星。

“绝不能死在这里哦。”石原上等兵对我说。

“再往前 500 米，到了城墙上就可以死了。”

“是啊，所以要死也不能死在这里啊。”

但是，在毫无间断的炮火下，旁边的×队还是有几名战友被弹片击中倒下了。黑乎乎挡在眼前的巨大城墙上也一直哒、哒、哒地喷出火舌，迫击炮弹不停地从头顶掠过，连夜色都在颤抖。远处近处传来的高声呼叫卫生兵的喊声撕裂了夜空，和城墙上的火舌一起让我们的心忽明忽暗。战斗异常激烈，仿佛全南京的敌人都仅向我们发起了攻击，只有我们在经历着这场战斗。

我们正在攻打南京城，是由我们来攻占南京的。敌人正向我们不停地射击，并想以城墙为掩护把我们击溃。敌人的大炮还在不停地向四处开炮。我们不禁怀疑，等到天亮时，还有多少战友能留在这座城墙面前呢？不久，东方的天空开始渐渐露白了。

南京城迎来了早晨。这时，环视一下周围，我不由得大吃一惊，一直都以为只有我们在战斗，但是天亮后一看，在宽阔的军工路上挤满了友军的战车和×炮，紧紧地贴近城墙。虽然理应如此，但现在真的看到了还是禁不住目瞪口呆。战车也好，×炮也罢，都蓄势待发，时刻准备着攻破城墙，一辆紧挨着一辆，甚至有“熙熙攘攘”的感觉。

天刚亮就开始向城门突进。前方还有环绕着城墙的 30 米宽的护城河。护城河的堤坝是一条宽约三间的道路，上面还挖了战壕。城门已经紧紧关闭了，上面堆满了泥土。护城河堤坝上的敌军没有其他可以回到城内的退路，只好慌慌张张地向城门奔去。友军在一侧用重机枪一阵扫射，敌人倒下了一大片。友军的工兵扛着用几根木头并排做成的像木筏一样的渡桥向前跑去，无数手榴弹和机枪弹依然从城墙上飞来。渡桥被扔到了护城河里，溅起一阵水花。城墙上轰然一声巨响发生了爆炸，无

数的泥土崩塌落下,几乎可以堆成一个巨大的土坡。旁边的×队迅速冲了出去,不久,就站在这几乎要埋到城墙顶的小山似的土坡上挥动着日章旗。战车轰隆隆地起动,我们又再一次一起进军。

小林伍长喊道:“12时12分!”当我们踏着满地都是敌人的尸体和军需品前进时,石原上等兵叫了起来:“啊,有女人!”多么突如其来的叫喊。就在攻陷南京城最高潮的战场上,却叫道“女人”。与这个突然叫喊无关,不,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突然叫喊,作为男性的我的心像被猛地一刺。我向石原上等兵看去,他正看着堆得像小山一样的敌军的尸体。在敌军的尸体中,混杂着一具穿着气派的军装,留着整齐短发的女尸。她还保持着紧靠着紧闭的城门痛苦的姿态,这个女人——这一队女兵和无数支那兵一起死去了。

出征新战场的感慨

挖地雷的败残兵

虽然已经通过了中华门,但在路上和广场上到处都埋着地雷,必须小心翼翼地行进。

不知从哪里摇摇晃晃地来了四五个来不及逃跑的敌兵,在我们面前举起了手。我们一一俘获了他们,立刻派遣他们去挖地雷。这些败残兵挖出了自己埋下的地雷,还一脸得意洋洋的样子。我们就这样挖着地雷、抓着败兵,一路来到了清凉山。清凉山上利用坡面挖有两三条战壕。只有战壕之间的几个小亭子还保留着战前的景致。到处都是丢弃的枪支和佩刀,魂不守舍的敌兵面无表情地蹲在战壕中。我们一个接一个地扫荡着战壕,然后登上了山顶。那一瞬间,我不由得瞠目惊视,在我脚下一望无际的南京城,街道上到处都高高地飘起了黑烟,在黑烟之中,扬子江的浊流毫不停息地向前奔流。

扬子江——尽头消失在一片朝霞之中,让我们感受到了什么叫“无限”。望着奔流不息的扬子江,我们站在山顶上深深地呼吸着大陆的空气,为我们终于到达了南京而感慨。大陆的空气中弥漫着敌人首都的硝烟。

清凉山脚下有敌军的几匹军马正在啃着田里的麦子。这些被遗弃的军马都用温柔的眼神眷恋地看着我们这些敌人,有的还跑了过来。虽然没有缰绳,但这些马还是和我们一起并排走着。在军马刚才所在的那片麦田旁边是敌人的兵器库,里面有堆积如山的重机关枪和指挥刀。我们估计,其中从刀柄到刀鞘都用黄金打造,刀柄和刀鞘上分别镶嵌着两个黄色狮子头的是将官用的指挥刀;刀柄和刀鞘各有一个狮子头的是校官用的刀;只有刀柄上有狮子头的是尉官用的指挥刀。

荒木准尉感叹道:“这个不错啊,一把能值150元呢。”我试着把镶嵌着四个黄金狮子头的将军用的指挥刀挂在腰间,和我那已经粘满了尘土的刺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挂着它试着走了两三步,感觉自己就像是南京城的主人一般。大家都孩子气地扮演着将军,但不一会儿又从腰上摘下军刀,重新放回原来的位置。士兵依然是士兵,频频回头看着兵器库,一路继续前行。

我们在南京的第一夜是住在城中一栋有着十几间屋子的支那大房子里。房子里被电灯照得通亮,还有舒适的床铺,甚至还储藏了砂糖和小豆。石原上等兵脱掉了上衣,又扎上了头巾。房间里到处散落着写有陆军中将、上将、大校等字样的军官行李和名片,这告诉我们之前这里曾被当作敌军的军官宿舍。军官的行李中散乱着外套和衬衫,甚至还有银质或翡翠的袖口纽扣。我们将他们留下的暖炉和电炉都点了起来。我们吃了一碗又一碗小豆粥,然后倒在已经用暖炉焐热的松软的床上。这是敌人首都陷落后我们最舒服的一晚。

等待着我们的新兵

以飘着日章旗的战车队为先头,举着军旗的部队一支接一支威风凛凛地行进至中正路和汉中路交叉的广场上集合。传来一阵阵军号声,这是到达这条战线后第一次听到军号声。随后我跟随着荒木准尉离开队列,返回了中华门,在那儿有自××以来的××名新兵正等着我们。

这些士兵比我们要年长得多,因为日夜兼程追赶我们,新军服上已满是尘土。城门上日章旗正迎风招展。看着这些排成一队的新兵队伍,我深切地感到:“啊,原来已经有这么多老战友牺牲或是负伤退下一线

了啊。”

新兵们到达部队本部后受到了热烈欢迎。有人拿饭盒盛着小豆粥给他们,有人把自己的饭分给他们,还有士兵从自己仅存的两支香烟中分了一支给他们。

新兵们流着热泪说:“打仗过来的部队真是亲切啊。”

大家都围着新兵拉起了家常。

“你是从哪儿来的啊?”

“××村。”

“这么说没有××村来的啊?”

“××村呀,他就是××村的。”

我们都在问这个,我们都希望能和同村的人相逢。我一个一个地问着,却没有一个同村人。

“哈哈,那个人也出来了啊。”

“是啊,第三个孩子出生那天,大儿子正好死了,那天晚上,孩子的父亲就应征了。”

“噢,那孩子……唉……”

新兵和老兵聊着天,我只能一个人默默地听着。“远走他乡”的感慨再一次向我袭来。

第二天,我们接到了前进的命令。从太平出发至芜湖。面对依依不舍的南京,大家都想着:“还想继续留在这儿啊!”但这只是离开时暂时的惜别。动身后,我们很快就把南京抛到了脑后。眼前的新形势支配了一切,在战场上我们只活今朝。我们部队离开了宿舍,正要走出充满回忆的中华门时,突然传来“敬礼!”的号令。我们正一边开着玩笑一边走着,丝毫没有预料到自行军以来就很少在战场上能听到这样的号令了。我们急忙统一了步伐,××部队长、××部队长和冈本部队长三人站在城门的一侧,向我们的方向敬礼。

××部队长还戴着损坏了的眼镜。在向昆山进军时被敌弹打坏的眼镜还依然架在鼻梁上。两位部队长目送着踏上新战场的我们。我们都感动得热泪盈眶,似乎有什么东西从心底涌了上来。两位部队长和冈本部队长久久地举手敬着礼,直到我们走出城外,还依然站立目送着我们。

已对败兵麻木了

无路可逃的敌军

一路上看到有一两百个敌军的败兵，枪也丢了，刺刀也没了，只穿着蓝色或黄色的军服，光着脚在路上行进。在这样的情形下，其实已经不适合用“前进”这个词了。因战败的打击和逃亡的焦虑而产生的绝望已经主宰了一切，甚至变得天不怕地不怕了，既不逃跑也不前进，放弃了一切意识，只是像波浪间的浮萍一样随波逐流。从南京到芜湖的路上满是这样绝望的败兵。在这些丧失了斗志的败兵游荡的街道两侧，却满是令人惊讶的拥有坚固的现代化机枪掩体的防御阵地。在道路两侧，田野中挖掘的蜿蜒的战壕、用野草掩护着的碉堡，还有缠绕在各处的铁丝网。

这些坚固的阵地都是面向芜湖方向构筑的。敌军似乎预计我们会从芜湖方面向南京进攻。可是南京早已被我们从其侧面攻破了。如今，我们一边望着敌军阵地的背面，一边向芜湖前进。这些让人惊叹的坚固阵地连一发子弹都没有射出，就已经成为驱赶这些弃枪逃跑的敌军的“残兵之阵”了。从前只在自己眼前感受战争的我们，如今在这里似乎也看到了宏大的总体战争全局的一部分。我们×队的一部正在持续苦战的时候，大局已经在向着胜利迈进。

无路可逃的残败敌军部队不断出现在道路上。我们又是没放一枪就徒手捕获了两三百敌人。接着，我们突然感到棘手起来。连我们自己都没有粮食补给，只是带足向芜湖行军路上的所需，又如何去养活、处理这1000人以上的敌军俘虏呢？还有在南京城内抵抗我们进攻的数万敌军，转眼间就在南京城内外堆起了山一样的尸体。正是这个，让我们突然感到十分棘手。

河里满是刚刚死去的尸体，我们连洗手的水都无处可寻了。

到达太平过了一夜后，纷纷扬扬地下起雪来。饭盒中冻得冰冷的饭像沙砾一样在里面沙沙作响，怎么都咽不下去。手里的枪比冰还冷，还结了一层霜，不论我们怎么在枪柄上裹毛巾，手都被冻得失去了知觉。

就算手已经麻木也不能放下手里的枪，由于怕不小心从手中滑落，

于是紧紧地握在手中,不久就已经分辨不出哪里是枪,哪里是手了。连休息也十分艰苦,在寒风和横扫而过的雪中,休息也变得难以忍受。不管去哪里都无所谓,只是想站起来走动。走着走着,腿越来越重,背囊的背带也勒进了我的肩膀。双脚已经失去了知觉,嘎吱嘎吱地走在尽是冰雪和泥水的低洼的地里,脚尖重重地踢在横倒在路上的木头上。即使这样,我们还是抱着希望,那是从心底最深处涌出的希望。是胜利的希望,还是对即将到来的未来的期待呢?不,恐怕是全日本人民都抱着的,虽然不清楚具体是什么,但正在隐约升起的希望吧。也许这就是大和魂吧。虽然我不知道如何用言语表达,但是这个希望让我们发出怒吼,让我们咬紧牙关,让我们去完成面前的任务。

我们走在雪地里,顶着横飞的大雪前进。从后面仔细观察着想开了并绝望的支那败兵。

与军舰互致万岁

停歇了一天,第二天雪停了,晴空万里。在寒风中波涛起伏的扬子江上有一艘军舰。舰尾的日章旗正迎风飘扬。

“万岁!”我们不由得举起枪挥着手喊道。军舰上水兵们也纷纷跑到甲板和舰桥上,向我们频频挥着手和帽子。

“我们来了!”

“终于来了,辛苦了。”

江中和岸上相互喊叫着。不知为何,一颗颗泪珠滚落了下来,生在帝国的我们感到无比激动。

从早已被逆流而上的军舰“××”炮轰过的芜湖街道上放眼望去,这里已是一片废墟。完全看不到敌人的踪影,在街上到处散乱着军需用品和马匹的尸体。老婆婆和两三个小孩正哆哆嗦嗦地站在荒废的街角,藏在商店和电线杆后面悄悄地看着我们。

本部在中间,×队在左,×队在右。分配好宿舍后,我们开始了在芜湖的第一天。来到宿舍后,立刻开始了对武器和被服的整備和检查。荒木准尉一边走,一边大声训斥道:“在国内一颗纽扣也不能丢,刚来战场的时候就说过了。无论在哪个战场上也必须填满弹夹!”给沾满硝烟的

枪重新上了油,精心地维护,连一点擦伤也不放过。我们赶紧洗掉了衣服上沾满的血迹,烘干了鞋子,还上好了鞋油。在街上,数个大型军用仓库里有堆积如山的大米、食盐和砂糖。石原上等兵说:“我们暂时要靠蒋介石供养了啊。”大家都笑了起来。

扬子江岸附近,到处都堆满了支那兵的尸体。曾在铁路上飞驰的军用列车差点就翻落到扬子江里,火车头已经有一半浸到了水里。在这对面是一艘快要沉没的外国军舰,被孤零零地抛在那里,好像就是引起轰动的“帕奈”号。我虽然这么猜测,但也并不是十分清楚。外国军舰上也好,附近也好,到处都躺着支那军的尸体。不管看哪里都只有“残骸”这样一个感觉。在这之中,象征着新的成长和建设的军舰“××”——那迎风飘扬的军舰旗留给我们无比感人的印象。

回到宿舍后,就要在战地上为新年做准备了。我们接到了命令:“×队去寻找糯米,×队去寻找石臼。”

在俘虏旁边酣睡

豁出性命 尝试豪胆

到达芜湖后,我们就接到了“准备新年”的命令。

“啊,对了,新年到了!”感觉就像是已经遗忘的东西突然又出现在眼前一样。当然并不是真的忘记了新年。我们对季节的变化都异常敏感,大家每天都在重复着:“现在要是在老家就是……”但是大家从来没有想过要在战场上庆祝各个节日。突然,故乡的节日又在眼前浮现。直到现在,大家才真切地感到:“我们也要过新年了。”

×队贪心地背上几个大口袋出去寻找糯米,×队也出去寻找石臼。剩下的人烧着热水,淘着米,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虽然天气很冷,但晴空万里。从战友的宿舍里搬来了暖炉、椅子、床、画框,甚至还有留声机、花瓶之类的东西,每支部队都精心布置了房间,等待着新春来临。荒木准尉的房间在本部的二楼,我住在隔壁。我们装饰着房间。石原上等兵和小林伍长住在和本部隔开两三间的屋子里。这里又凭借石原上等兵天才的发挥,布置得看上去像哪个军司令官殿下住的房间一样。从咖啡壶到酱油盘子,还

有漱口杯、喝水杯一应俱全。两个人躺在中间的安乐椅上，就像在梦境中一般。

不久，×队就找来了满满一麻袋糯米，寻找石臼的队也扛着巨大的石臼和石杵回来了，还说：“走了五里地才找到。”

我们开始捣年糕了。今天是12月30日。在缠着头巾的石原上等兵的指挥下，刺刀声中传出了咚、咚的石杵声，一直传到了街上。住在这条街上的人们一大半都回来了。抱着苹果和葱叫卖的小孩一直缠着士兵们不放。我们高兴得像孩子一样。

新年到了！新年到了！已经被遗忘多年的少年时代的快乐，在来到战场后第一次在我们心中复苏了。

“喂！还不能碰呢！”缠着头巾的石原老哥洪亮的声音像训孩子一样，训斥着想用手去摸刚刚做好的年糕的战友。这热腾腾的年糕因为糯米不够而添了很多普通大米，所以有很多小疙瘩，但还是做成了漂亮的镜糕的形状，拿手指一按就会凹下一个像酒窝一样的小坑。石杵的声音从30日开始一直到31日，整整持续了两天。那声音穿过了一条条街道，一直远远地传到了扬子江上。到了新年这一天，从后方运来了真正的雪白的日本大米、日本酒和菜叶子干燥后做成的干蔬菜和腌菜。

天一亮就是正月了。前一天做好的镜糕分发给了全队，一个个装点在每个房间的步枪前。不久，又从国内运来了切糕和苹果，每个人都分到了两块切糕和一个苹果。大家都忘却了敌人，聚集在江边举行了遥拜仪式。

朝阳映照的江面波光粼粼，从军舰上传来清澈的号声。盛装的石原上等兵吹响了《君之代》。手里举着的枪也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我们高呼：“天皇陛下万岁！”

祖国啊祖国！我们举着枪，眼泪顺着我们的脸颊流了下来。

（下略）

[谷口胜：《征野千里》，新潮社，1938年12月26日。]

（严桢 译 叶琳 校）

4. 不认人的刺刀

高城守一

编者注：高城守一，隶属于日军第六师团辎重兵第六联队，小队长。

1937年7月，一封应征通知书寄到了我家。

这预示着在“万众一心”的时代潮流驱动下，中国大地上将战云密布，硝烟四起。

我对于中国这个国家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认识，也谈不上什么情感，更没有什么所谓的同仇敌忾的心情。但是，凭着青年人的满腔爱国之情接到了征兵通知，接受了征兵检查，以甲等合格的体格编入了第六师团，并被任命为辎重兵第六联队的小队长。

中队由约600名士兵和约360匹马组成。我这个小队，约有200名士兵和120多匹马。

班长以下的士兵不会接受有关辎重兵知识的教育，所以绝大多数人都近乎是外行。

至于马匹，则是从农家的院子里征用来的，没有受过充分的训练，更谈不上调教了，简直就是用来做农活的马。就这样匆忙编成的一个小队，人和马都没有受过像样的训练，只是给人一种被“出兵、出兵”的号令赶出来的感觉。

大约是8月10日中午时分，国防妇人会等欢送的人群呼喊“万岁”，以热烈的掌声欢送我们出征。我作为运输指挥官从熊本乘上火车。在确认所有人员均安全上车后，便告别了故乡，向门司而去。

一到达门司港，立即着手准备乘船，很快运输船就驶出了港口。船在玄海滩摇晃地航行了约十个小时，釜山港出现在了前方。

从釜山乘上军用火车，通过山海关，在丰台站下车时已是8月24日了。

我们的任务是保持前线部队的战斗力，从兵站所在地向最前线集中补给武器弹药和粮食等等。

在这段时间，永定河渡河战的准备顺利而有序地进行着。我们所从事的是运输业务。

一个中队约 360 辆马车，在每辆车上装满约 600 公斤的军需物资。一等兵以上的士兵骑上马，由驮马兵拉着缰绳，与预备部队一道开始行军。

因为要带着三百多辆车行军，中队的队首和队尾之间的距离竟然长达四公里左右。

前线部队距离兵站基地约十六公里。因为在部队开始前进之前必须补给物资，所以我们不得不在兵站基地和前线之间来来回回运输多次。

在此期间，因为还要忙于给马钉掌和其他准备工作，所以几乎是不眠不休的状态。

不仅如此，通往最前线的道路由于之前有步兵和野炮队通过，泥泞不堪，车辆都陷在里面动弹不得，那根本就不能算是道路，所以大家干脆就从棉花田里穿过去。

就在这样的道路上，我们向最前线部队拼死运送物资。

9 月 12 日，前线部队终于要向永定河前进了。这就是“永定河渡河战”。与此同时，我们也和进攻部队一道开始前进。

很快就达到了永定河边，此时，步兵进攻部队的先头已经渡过了河。

在这一侧的河岸边，工兵部队下到河里，把铁船横过来，从河岸这边一直排到对岸，搭起临时渡桥，车辆都依次缓慢而紧张地过了河。

在进攻部队通过的河对岸，散落着被炮弹炸得横飞的肉块，有被机关枪和步枪子弹击穿头部的尸体，还有被刺刀刺穿胸膛的敌兵尸体，层层叠叠。堑壕里枪炮子弹留下的痕迹仍然清晰可见。

想必敌人也进行了顽强而殊死的抵抗吧。我看到一具紧握着重机枪而断了气的敌人的尸体。

就算有幸存下来的人，恐怕也活不长了吧。在这种状态下，良民和敌兵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

这是因为如果不杀掉幸存者,那他就会再次成为敌兵,对我们造成威胁。

渡过永定河之后,第一线部队乘着渡河战的气势,又以破竹之势迅速攻占了保定和正定,一直进抵石家庄。

我们部队一直跟随着第一线部队,不分白天黑夜,连下马的时间都没有,执行强行军般的运输任务,人困马乏,难以言表。

在此期间,所到之处,桥梁均被破坏,每每都要由工兵队架设临时桥梁才能渡河。

有一次,在进攻正定城前方的一条河时,刚到达河岸,没想到人和马都陷在了泥里,士兵陷到了齐腰深的泥泞中,双脚被困拔不出来,还屡屡站不稳跌进泥里。至于马匹,更是马肚子以下完全浸在了泥里,越是设法将其拔出越是难以动弹。

结果,我们寸步难行,跟在后面的车辆等也都被迫停了下来,一筹莫展。

前线部队每天就是在这种简直不能称作道路的泥泞小道上艰难地行进的。

每次经过一个村庄,就能看到那里的家家户户都被破坏焚毁,枪战留下的弹痕还清晰可见。

那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大家在石家庄会合,乘火车由石家庄前往塘沽。

到达塘沽港后,接着换乘了运输船。

大家都坚信不疑地认为我们就快要凯旋回国了。

然而,运输船却时行时停。那期间,在运输船上有的马病倒死去了,因为没有水,人和马都渐渐丧失了战斗力,总之,处境艰难。

大概在海上航行了二十多天后,船终于停泊在了杭州湾海域,杭州湾登陆作战由此打响了。前线部队上岸后,占领了上海。运输部队迂回到上海登陆。准备军需物资以及钉马掌等工作花了将近一周的时间。1937年11月30日,开始向南京方向不眠不休的急行军。

架在途中所经河流上的所谓的桥全部都被破坏了。一遇到这种情况,就要由工兵队架起一座座临时桥梁,车辆逐一通过,等到所有的车辆

和部队都安全渡河，要花上几个小时的时间。

由于大家在运输船上度过了将近二十天，体力耗尽之后又立即开始行军，所以许多士兵倒下了。原本用来骑的马也只能全都用来拉车了。

简直是人困马乏，筋疲力尽了。有些将校的坐骑因为用来驮掉队的士兵，他们也不得不徒步行军。

因为过度劳累和疾病，士兵一个接一个倒下了。而且士兵减员后也没有及时补充，运输工作变得越发繁重，极为艰难。

在进击南京的途中所经过的那些村落，家家户户几乎都被破坏烧毁，道路上不仅有敌军的尸体，还有数不清的普通百姓的尸体。

那些因为病死、老死的人，也都装入木箱里，排列在了马路上。我想这恐怕是华中地区特有的风俗吧。

前线部队将那些装入木箱里的尸体翻过来倒过去、放火焚烧、让尸体以坐姿举起日章旗，或是在尸体嘴里插上香烟。

在途中的无数尸体中，也有妇女的尸体，她们的下腹部都被插上了粗粗的圆木棒，其情景令人不忍目睹。

在日军猛烈的进攻之后，路旁有一个幸存下来的婴儿在哭泣。不知是母亲被杀了还是把这孩子放在这里就逃跑了，他一个人孤零零地被留了下来。一个步兵突然对着那孩子“扑哧”刺了一刀。

小婴儿连叫都没叫出声就当场毙命了。

那个刺杀婴儿的士兵把孩子挑在刺刀上，举过了头顶，竟然是一副得意洋洋的神情……这就是在连喊一声“住手”都来不及的瞬间所发生的事情。

按照时常冲在最前线的士兵看来，他们目睹诸如战友阵亡等，每天都处于一种生与死交界的状态。他们自然而然地就变得性情暴躁，再加上仇恨之心与日俱增，当他们面对尸体或那些毫无反抗之力的老百姓，甚至是婴儿时，都能干出令人发指的行为。

但是，即使提醒他们，这些士兵也充耳不闻。当然我想这也不是可以提醒的场合。就这样，在行军经过的所有地方，这样的惨状屡见不鲜。

就这样，我们不眠不休，艰苦地跟随着行军部队持续了大约两个星期。1937年12月13日，我们到达了南京郊外。途中，市街的巷战留下

的痕迹还未消散,连一间完整的民房都没有留下,全部遭到了破坏。中国士兵的尸体散落在各处。

我们在南京城陷落之后很快就到达了中华门。一座座房屋损坏殆尽,瓦砾堵塞了街道。因为要通过这样的道路,所以运输相当困难。

当南京城中华门出现在眼前的时候,大家都感叹道,这么一座高达15米坚不可摧的城门竟然就这样被攻破了。我们从中华门进了城,在城内短暂停留后又回到城外露营。

第二天即14日中午之前,我们接到了补给武器和粮秣的命令。溯扬子江而上的运输船到达了下关。为了补给粮秣,我们出发去下关兵站领取物资。

到昨天为止,炮声终于停止了。扬子江上停泊着数艘运输船,护卫舰在缓慢地上下航行。此时在下关所目睹的惨状实在无法用语言表述,那是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

在扬子江滚滚的江水中,漂浮着看似普通百姓的累累尸体,并随着江水缓缓地漂移。

不仅如此,每当浪打上岸时,打来的浪里都漂浮着宛如浮木般的尸体。河岸上重重叠叠的尸体一望无际,堆积成片。其中他们大多数像是从南京逃出来的难民,其数量使人感觉多达几千、几万人。

从南京逃出来的普通百姓,无论男女老幼,统统遭到了机关枪和步枪的扫射。满眼的尸体仿佛生动地述说着这里曾经进行的一场大屠杀。路上绵延数里堆满了尸体。日本军在枪杀后,再用汽油浇在了那些层层叠叠堆在一起的尸体上,点火焚烧。焚烧之后,已经完全分不清这些烧毁的尸体是普通百姓还是中国士兵,看不出是男性还是女性了。在被焚烧过的尸体中,可以确定有大量的尸体是儿童,同时可以断定绝大部分死者是普通百姓。我从未看到过如此悲惨的情景。亲眼目睹了大量杀戮的场面,我认为日本军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当我们去下关的兵站仓库时,那里正在装卸大量的粮秣。在南京攻略战时被俘虏的敌兵,此时正被用作苦力。我所看到的至少有两三百人。

他们看上去极度疲劳,扛着沉重的货物,踉踉跄跄。还有因体力耗

尽，接二连三地倒下的人。那些倒下后再也爬不起来的人，就会当场被毫不留情地射杀，然后扔进扬子江里。那些尸体很快就会被浊流吞没，不见踪影。恐怕其他苦力也意识到自己将会遭到同样的命运吧，都默默地搬运着货物。

我虽然在下关没待多长时间，但是就在那段时间里，我就亲眼目睹了约十名苦力被射杀。

虽然在南京大约逗留了两天时间，可是这两天基本上都是在钉马掌，以及准备军需物资。出发的命令下达到师团之后，我们也随同步兵部队开始向芜湖行军了。

约两天后到达了芜湖。在这里担任了三四个月的警备任务，迎来了昭和 13 年的新年。

从 1938 年 4 月起，我先后随同部队参加了徐州会战，以及安庆、武昌、南昌和韩湘的战斗。我常常会想：“这应该就是最后一仗了吧。”

(下略)

[创价学会青年部反战出版委员会编：《给不知道战争的一代(53)

熊本编：扬子江在哭泣——熊本第六师团出兵大陆的记录》，

(东京)第三文明社，1979 年 9 月 5 日。]

(叶琳 刘姝含 译)

5. “不要再发生战争了”

米田长俊

编者注：米田长俊(化名)，隶属于日军第六师团步兵第十三联队。

我于1936年1月10日应征入伍，被编入第六师团步兵第十三联队。入伍约两年后，预定于1937年7月10日退伍。退伍的那天，我换上了便装，正准备和前来迎接我的家人一起出门。这时，中止退伍的命令传入了我的耳中。在一片嘈杂的喊声中，来迎接我的家人脸上满是不安与悲伤的神情，短短的会面之后，他们被赶了回去。

7月20日，第六师团的战时编制下达了。同月21日，我从门司港出发，于24日登陆釜山，再乘坐火车穿过了国境，在通过了雄伟的万里长城之后，到达了天津。在那里滞留了15天后，我们被送往独流镇。

永定河渡河战斗开始的前夜，上面指示我所属的中队，向在河岸布阵的大约两百多名敌军发起夜袭。

或许中国军队已经接到了日本军要进抵永定河附近的情报。到了下午，我们受到了来自高粱地对面阵地的突袭。

我一动不动地潜伏着，等待敌人停止攻击。傍晚时分，枪声停了。

夜里11时左右，我们终于接到了夜袭命令，我屏住呼吸开始前进。

当来到距敌人阵地约50—100米处时，我听到了敌人的说话声，很快就响起了人们常说的军号声。

正所谓是瞬间“突袭”，在中队长的命令下，我们展开了突击。敌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没来得及进行任何战斗准备，因此，我们最先冲上去的十几名士兵仅用了30分钟就轻而易举地将他们全部歼灭了。

结束战斗后，我们好不容易进抵永定河的堤岸，然后向对岸的敌军阵地再次发起野炮攻击。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步兵为了在第二天的渡河战斗中能全力以赴，就在河堤下方枕着背囊躺下休息了。

第二天上午9时前后,从河堤开始,每五六个人挽起胳膊,开始横渡河宽约两百米的永定河。在渡河的过程中,可以听到我们周围时有敌弹“噏、噏”的落水声。

在我们互相鼓励着拼命渡河的时候,挽着我右臂的战友被子弹击中,“啊”地发出一声轻微的呻吟声,重重地垂下了头。挽着我左臂的战友也被击中了脚,“哎哟、哎哟”地呻吟着,他跛着脚前进,样子十分痛苦。

我拖着死去的战友,好不容易挪到了沙地上。五个人都分散开来,高喊着:“呀!”向敌人阵地奋不顾身地冲了过去。

打在沙地上的子弹,在前后左右溅起了尘土,子弹呼啸着从耳边飞过。每当这时,我都在想会不会击中自己,于是一边压低身子,一边在一个高一点的地方趴下身来。尽管如此,我还是抱着“在消灭敌人之前一定要活着”的信念向敌阵逼近。

然而进入敌人阵地一看,几乎所有的敌兵已经在野炮攻击的时候撤退了。剩下的尽是一些负伤的士兵,以及没能随大部队逃跑的士兵。即使他们是负伤的士兵,可一想到“都是因为你们这些家伙,我的战友才牺牲了的”,我就毫不留情地用刺刀不断地刺向他们,一直刺到他们一动不动为止。

在阵地前有一些深约一米的洞中,竟有藏身在雨伞下的士兵。因为这小洞勉强只能容纳一人,所以人躲在里面几乎不能动弹。他们指望能躲过日本兵的视线,等日本兵离开,但是他们很快就被发现了。他们被从正上方刺下的刺刀刺穿头部和胸部,一个也没逃过被杀的命运。我一口气也刺杀了四五人。对于他们“哎哟、哎哟”的叫喊声,我充耳不闻。

接下来是保定作战。保定的城墙是砖头砌的,高约三十米,宽度为两辆汽车并排通过而绰绰有余。城墙长到步行绕一圈要花整整一天的时间。四面有通行的城门,内侧和外侧装有铁门,再加上用泥土加固,不是那么轻易就能攻破的。

没过多久,城墙附近升起了气球。与此同时,野炮开始了轰击,在乘气球的观测班的指示下,向城墙上的一处地方进行了集中炮击。在持续一天一夜的野炮轰击下,城墙的一部分终于倒塌了。依照“突袭”的信号,我以城墙为目标发起了突然进攻。我避开“扑通、扑通”倒下的战友,

不顾一切地奔跑着。攀爬上城墙，进入城中，发现有很多没来得及逃离的敌兵。

在那里，我们中队俘虏了 160 名左右的敌兵。很快，小队长便下命令说：“用三八式步枪将所有的俘虏杀掉！”听到这一命令，大家都抱着“先杀几个试试看”的心理。这是一种步枪威力的射击测试。

我们围成圆形队形，在这中间，俘虏们一个个前胸贴着后背站在一起，让他们十五六人排成一列，把枪口对准最前面俘虏的胸口进行射击。随着“啪”地一声枪响，七八个俘虏被击穿了胸部，纷纷倒下了。

接着，不管是谁，都争抢着说：“这次由我来射击！”“不，由我来射！”于是便开始了测试射击。

实际上大约有十名战友在射击。大家都杀气腾腾的，一人射击完后，其他人就说：“好了，你已经测试过你的步枪威力了，这下该轮到我了。”其实大家的步枪都是一样的，却个个干劲十足地要试试自己步枪的威力。

每当这时，围观的战友就会惊讶地高声说：“果然还是三八式厉害啊。我的枪也有那么厉害吧。”这时，俘虏显露出脸色煞白、身体瘫软、万念俱灰的样子。

之所以要把这些俘虏全部杀光，是因为考虑到运送粮食和弹药有辎重车和辎重兵，没有必要让他们做苦力，万一有人逃跑了，就有可能导致日本军的失败。

听说这个命令出自师团司令部，再由大队、中队传达下来。

在保定城中，虽然不十分清楚到底有多少敌人成了俘虏，但是光我们中队就俘获了一百六十多人。因此，大家都在谈论，整个师团肯定杀了大量俘虏。

占领保定之后，我们休整了两天，又开始了行军。到达正定后过了一段时间，大家集结在石家庄，然后，从石家庄前往大沽港，乘上了轮船。

不久，听到“预定在杭州湾登陆”的命令后，我想起了到现在为止反复进行的地狱般的杀戮场面。

登陆的前夜，上级用命令特攻队的语气对我们全体人员说：“就当你们只能活到明天，明天就要去赴死。”

11月5日,终于要登陆了。随身只带着用于作战的必需品,在顺着绳梯乘上登陆用的舢板时,我对着拂晓的天空下定了“今天终究将必死”的决心。载有二十多人的舢板引擎发出“嘭、嘭、嘭”的轰鸣声驶上了浅滩。“突击”的命令声在耳边响起,大家跳下舢板,跳入齐腰深的水里,“呀”地大喊一声,冲入敌人的阵地。冲进去一看,敌人阵地已成了一个空壳,只能听到远处两三个地方有枪声响起。抱着必死的决心上岸的我,总感觉有点不可思议。美中不足的是,还没像样地打一仗就占领了这里。

上岸后,我们前进了一天,傍晚时分,看到了长长的河堤。在那里,我蹲在河堤下,这时接到“放下手中的枪,协助配置重武器”的命令。于是,我们将野炮、机关枪、步兵炮、掷弹筒等沿河堤配置了约四公里长。那天夜里11时左右,在照明弹升空的同时,我们展开了进攻。

我蹲在堤坝下抱着枪,隐约听到辎重车驶过的声音,还有马蹄声。中国军队在听说日本军将在杭州湾登陆的消息后,准备从上海撤往南京,没想到日本军的进攻提前了,因此来不及撤退,被打打了个正着。

第二天早上,我看到的情景实属惨烈。宽约七八米、长约四公里的道路上,满是敌人的尸体、马的尸体,以及车轮朝上翻倒过来的辎重车等等。走近一看,草丛中藏着几名幸存下来却负了伤的士兵,我用刺刀干掉了两三个敌兵。

12月上旬,我们到达了南京城的南部。在前往南京城的途中,我们反复进行了彻底的扫荡,敌军被击退并撤退,侥幸存活下来的人逃回了南京城的主阵地。四处都散落着尸体,我们走在这样的道路上,继续向南京挺进。

12月10日,开始了南京城总攻击,我们直逼中华门。由于飞机在上空轰炸,再加上野炮等昼夜不停地攻击,据观测队报告,南京城墙已被炸塌了一部分。此外,还组织了五六支敢死队,在确认城墙坍塌的情况后,在震耳欲聋的支援炮火的协助下发起突击。其他联队也纷纷进行了突击。在突击途中,接二连三地有人倒下,好不容易到达城墙下的时候损失已经很惨重了。

12日,城墙的一角竖起了日章旗。全体人员一看到日章旗,便士气

高涨，奋不顾身地向城墙冲去。

13日，日本军完全占领了南京城。一进入城内，就闻到了一股夹杂着血腥臭味和硝烟味的刺鼻气味。城墙上散落着支离破碎的尸体。城墙内侧，躺着满身鲜血但还算完整的尸体。

在城内，隐藏着相当数量的敌兵。我们将其全部捕获，给他们戴上标有“××部队使用”字样的臂章，用来当苦力。那些戴着臂章，拿着部队长官签发的证明的俘虏能保住小命。可能是他们感觉到如果老老实实地跟着日本军的话，就不会有被杀的危险。于是，这些俘虏一个个满脸堆笑地跟随着我们。

从南京出发，向下一个目的地徐州转进的途中，我们占领了金山荣。为了补给军需品和休整，我们在那里停留了三四天。我作为分队长，带着四名士兵出去征缴粮食。当我们进入一户民宅时，从附近的房屋中传来了女人“啊”的叫声，走进那个房屋一看，带出来征粮的一名士兵正要对一名没来得及逃跑而躲藏起来的年轻女子施暴。我喊了一声：“住手！”但毫无用处，我只好带着剩下的三名部下返回了队里。

过了一会儿，那个士兵带回来一些新鲜的肉，并说：“喂，我看到一只猪，就宰了它，把肉带回来了。”大家很高兴，当晚就吃了猪肉汤等。

吃过饭，带肉回来的那个士兵突然“哈哈”笑了起来，并说：“怎么样，好吃吧？肯定很美味，因为是人肉嘛。”因为已经吃下了肚，大家都吃惊地睁大了眼睛，一言不发。

第二天早上，我为了确认昨晚的事是否属实，就带着这个士兵去了那个年轻女子的家。在那里，我看到了两条大腿部位的肉被刀残忍地剝了下来，确实是一具惨不忍睹的年轻女人的尸体。那个士兵说：“要是知道是我强暴了她，肯定会被关进军事监狱，因为我害怕被判无期或是死刑，所以就杀死了她。”

我听了这话，并没有感到生气。即使生气也不能挽回什么了。而且正如大家所说：“子弹不仅从前面来，也从后面来。”一想到要直面死亡，所以每天要想办法活下去，就没有了发火的心情。如果一会儿生气，一会儿体罚的话，会影响士气。也许下属还会说：“怎么能听那家伙的命令啊！”为了防止出现不满分子，我也就默许了这件事。

从金山荣出发,前进了三公里左右,敌人阻击的炮弹落在了我跟前一米左右的地方。一瞬间我的眼前一片漆黑,弹着点被炸出一米左右的坑,我几乎被溅起的沙土活埋了。“分队长在哪里?”后来听说,队员们在寻找我的时候发现了我的脚跟,于是把我挖了出来。虽然被救了出来,但是左大腿受了重伤,在附近的树阴下休息了半天才渐渐恢复了意识。幸亏保住了性命,被辎重车送到了野战医院。

收容我的野战医院仅仅是名义上的医院,甚至把民宅的土房子都用上了。我朝四周一看,尸体被随意地放在那里。还有人一边呻吟,一边喊着:“杀了我吧!杀了我吧!”顺着声音看去,尽是一些面目全非等死的人。这里简直就是活着的人间地狱。

根据医生的诊断,我的伤势如果不从大腿处截肢就保不住性命。还有三名战友和我一样面临相同情况,三个人都希望能截肢,但是我无论如何也下不了这个决心。手术在我能看到的的地方进行,不管你愿不愿意看,都无法避免。

虽说是手术,但是没有麻药,在病人意识清醒的情况下就开始了。按住身体的各处,切去皮和肉,用怎么看都不像是手术专用的锯子将骨头截断。亲眼目睹哀号着的战友,不禁浑身打颤。战友因为难以忍受剧痛,脸上和身上的毛细血管都破裂了,身体多处起了红斑,简直就不像个人样,结果接受手术的三个人都死了。看着他们三人的尸体,我虽然双腿尚存,但也做好了死的准备。在我眼前倒下的战友的样子在脑海中久久挥之不去。他们大多嘴里喊着“爸爸”、“妈妈”,就这样在我眼前断了气。一想起这样的情景,我就希望“不要再发生战争了”。

不久,我就被上海的医院收容,在这里能接受像样的治疗,我这才放下心来。在这里接受了治疗,虽然能免于一死,但是左腿落下了残疾。这之后,我因负伤而被送回国内担任勤务工作。

十年的军旅生涯,在我的一生中成了一个黑暗而悲惨的场面,将永远留在了我的心灵深处。

战争就在一瞬间把人性夺去,取而代之的是给了他们野兽一样的生命,当人性回归的时候,就会激发出无以言表的愤怒和寂寞。这就是战争。为了不使这样的战争再次发生,我认为要尊重生命的尊严,还必须

与盘踞人心深处的恶魔进行殊死的决斗。我深深地感到,作为一名战争的亲历者,不断进行这样的呼吁是我的使命。

[创价学会青年部反战出版委员会编:《给不知道战争的一代(53)

熊本编:扬子江在哭泣——熊本第六师团出兵大陆的记录》,

(东京)第三文明社,1979年9月5日。]

(叶琳 刘姝含 译)

6. 惨烈!“田家镇”的殊死战斗

坂本高

编者注:坂本高,隶属于日军第六师团步兵第十三联队。

我于1936年1月接受了征兵检查,被正式编入第六师团步兵第十三联队,开始了我的军旅生涯。1937年7月,在出兵大陆的动员令下达时,我还是一名现役一等兵,担任司号手,那时我21岁。8月1日,在国防妇人会等挥舞着日之丸旗帜的海洋中,在人们的欢呼声中,伴着亲自吹响的进军号,我迈出了通往战场的第一步。

从熊本站乘火车到门司,从门司乘军用船到釜山,再坐火车途经京城、奉天、山海关等地,在天津执行警备任务时已是8月末了。

在这期间,没有战斗,直到9月10日我们才从天津出发,朝着第一场战斗的战场——永定河进军。从这一天起到第二年即1938年9月参加田家镇攻略战时负伤退出前线为止,大约一年期间,我积累了无数的战斗体验。

在我家里现在还保存着当时的履历书。那是我回国几个月后记录下来的军旅生涯的足迹。根据这份履历书,在奔走于日中战争最前线的一年中,包括从永定河渡河开始的五次渡河战斗在内,记录的战斗达30次之多。

在这些战斗中,有华北的保定、正定、石家庄战斗,还有华中的杭州湾登陆战、昆山至南京以及田家镇攻略战等多场战役。在地图上看一看,简直无法想象这些战斗都发生在短短的一年中,而且是发生在足有1000公里的行军途中,其中有的战斗竟持续了一周时间。

我认为第六师团的进攻是相当盲目冒进的。事实说明了大家在广阔的大陆接二连三地征战。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司号手的我,不知为何自从踏上大陆,几乎没有吹响军号的机会。也就是在芜湖等地负责警备

时,吹过起床号和熄灯号,仅此而已。所以,本来应该将军号挂在肩上行军的,结果在进军途中,军号一直被我收在背囊中。

因此,我作为中队指挥班的一员,一直跟着中队长,主要负责与大队以及各小队之间的联络工作。也正因为如此,尽管我们中队全体人员都处于与敌人正规军正面交战的最前线,但是我在多数情况下却身处相对安全的后方地带。

在这种情况下,虽说在横渡永定河时亲眼目睹了激烈的战斗,但是等到我渡河时,敌人已经逃跑了,仅以几分钟之差得以安全渡过了河,所以对于我来说,在华北的战斗并不是那么艰难。

让我亲身感受到置身险境,是在结束了华北之战,于11月5日毅然在杭州湾敌前登陆之后的事了。

在华北的大沽乘上由货船改造成的运输船的我们,起初以为“这是回国吧”,但是,船队没有告诉我们前往的目的地,一直向南航行。虽说由100艘船只组成的船队在驱逐舰等的护卫下乘风破浪的情景蔚为壮观,但是这景象却让我预感到即将卷入一场大规模的战斗。

我认为杭州湾登陆始于海上的舰炮射击。不知是雾还是烟雾笼罩着海岸,看不清楚岸上的状况。好像敌人也没有进行任何抵抗。总之,等候战机的我们步兵登上了登陆用的舢板,一起向着海岸进发了。等舢板一靠上海滩,我就跳入海水中,在没受到敌人任何攻击的情况下就登上了陆地。

就这样,我们追赶着溃逃的敌人,一边进行扫荡,一边向金山和天文台进攻。这是发生在天文台附近过夜时的事。黄昏时分,从我们前进的前方传来了相当激烈的枪炮声。我猜想是我们的先头部队正与相当规模的敌军交战。夜幕降临的时候,枪声终于停了,我们度过一夜后开始了进军。

在通往昆山的道路上,我们遇到了一个可怕的场面。右手这边是山,左手那边是田地,还有散布的河渠。那条道路上布满了无数中国人的尸体,长达数百米,河渠都被填满了。

数十辆损坏的汽车被废弃,车里、路上,还有山里、田地里,数以千计的尸体堆积如山。其中多半穿着中国正规军的服装,但也有数不清的穿

着百姓服装看起来像是做苦力的人。

可能是因为从上海方面撤退的敌部队被日军捷足先登，遭到了埋伏在右手边山上的我士兵的猛烈射击吧。从尸体比较完整这一情况可以看出，这是一场枪战。由于攻击出乎意料，大部队在向山边或是田地里慌忙逃跑时接二连三地中弹身亡。从惨烈的场面中完全可以想象得出当时的情景。

这些堆积如山的尸体散发出的不是腐臭味而是鲜血的血腥味。这说明这些人刚死不久。这便是前夜我们所听到的枪声的真实情形，如此之多的累累尸体让我不寒而栗。

我们继续向前进攻，甚至连为此伤感的时间都没有。在五天后的昆山之战中，我们的中队被配置在第一线。在一座小山上，稀稀拉拉地有一些建筑物，在各个要地设有碉堡和迫击炮阵地。虽然我们躲在隐蔽处攻击，但是依然难以抵挡山上通过测距后射来的迫击炮弹。持续数小时的战斗虽然勉强击败了部分敌人，但是我们的中队也牺牲了十儿人。

就这样，我们向南京进军。分别于12月7日夺取了牛首山，9日夺取了将军山，10日夺取了雨花台，向南京城中华门发起了正面进攻。我们冒着在头顶呼啸而过、令人毛骨悚然的敌我双方的枪林弹雨，步步逼近城墙。

高高的城墙前有一条河，我们一边挨个扫荡河流前的民宅，一边以民宅作掩护继续前进。开始时，尽管敌人向城外派出相当兵力，但是被日军追得走投无路，只好逃回城内。因此，跨越河流上便桥的敌人以及乘坐小舟渡河的敌兵都被日本步兵的枪弹一一击毙。

看似坚不可摧的城墙也在野战炮等的集中轰击下坍塌了一角，我们向坍塌的缺口发起突击并冲进城内是13日的事情。在我进入城内的时候，早已没有了中国士兵的身影，从城墙上可以望见被破坏的商业街和几名敌军士兵的尸体。居民和中国士兵也已逃到别处去了。

我们中队就那样出了城，并过了一夜。第二天，因为我们直接绕过城外向芜湖方向进发了，所以不知道城内发生的事情。在迂回前进的路上，我无意中看到一些不知从哪里来的农民。在战斗中完全看不到他们，现在战斗一结束他们就毫无畏惧地出来了。在大城镇打仗通常是这

样的情形,而且对于那些居民,只要没有什么特殊情况,我们也不会攻击他们。

激烈的首都攻略战很快就结束了,我们进而向芜湖前进。在芜湖度过了新年,到初春为止,我们一直以芜湖为中心担任各地的警备任务。

(下略)

[创价学会青年部反战出版委员会编:《给不知道战争的一代(53)

熊本编:扬子江在哭泣——熊本第六师团出兵大陆的记录》,

(东京)第三文明社,1979年9月5日。]

(叶琳 译)

7. 攻占南京的回忆

桥本正三

编者注：桥本正三，隶属于日军第六师团第三野战医院。

1937年11月13日，从杭州湾绕到上海登陆的我所属的第六师团第三野战医院经过强行军，参加了第六师团主力向南京的追击战。在南京攻略战中，从1937年12月9日起，我们就在南京南面四公里的俞家村开设了野战医院，收容在南京攻略战中负伤的将士（主要是第六师团各部队的官兵）。由于俞家村离南京城很近，所以敌人的炮弹不断地落在医院的周围。也曾发生过因炮弹集中落在我们附近而致使人员受伤并收容在医院里的事情。

南京陷落是在1937年12月12日。日军从各方向攻击南京城，医院为了收容并向后方输送伤员，一直到12月15日都在收容师团的负伤者。12月13日（南京陷落的第二天），第六师团长谷寿夫中将冒着战场的硝烟访问了野战医院，与师团军医部高级军医、九州日日新闻社社长（现熊本日新闻社）伊豆富人等一起慰问在南京战中艰苦作战的将士。这件事我记忆犹新。

南京城墙又高又坚固，机枪、野战炮和山炮都无法摧毁它，后来由于工兵队的爆破，才得以奏效。在工兵队、炮兵队等各兵种的共同努力下，终于打开了通往城内的突破口。我部队的主力才终于冲入了城内。听被收容到医院的将士说，那些曾经顽强抵抗、死守首都的支那军都隐藏了起来，只有许多血淋淋的尸体倒在地上，普通民众似乎也都逃跑了。南京会战结束后，向后方输送伤员的野战医院与第六师团主力一起，于12月18日向芜湖方面进击。随着师团司令部转移到了芜湖，也在芜湖开设了野战医院，并参加了芜湖附近的警备及战斗。之后，野战医院随同师团一起转战，参加了武汉攻略战和南昌作战，并在汉口、羊楼司等地

开设了野战医院。在对伤员进行治疗的同时,还参加了四次在通城、岳州附近等地的警备和战斗,在各地开设了野战医院。

在芜湖,接连遭到来自桂林飞机场的敌机空袭,许多无处可逃的战马都被炸死了。这是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悲惨的回忆。

1940年9月8日。因为复员,我从中支地区的湖北省羊楼司出发,经武昌、南京,在门司港登陆,来到了步兵第十三联队的补充队(编入第十一中队),由于部分将校、下士官要从事复员的工作,所以晚了两周才解除兵役。

到了战后,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南京会战的事情等等会散布开来。谷寿夫师团长因其责被作为战犯处以死刑,我真的感到很遗憾。

(下略)

[《第六师团所走过的道路》,自印本,日本国会图书馆藏。]

(叶琳 译)

8. 挥臂砍下的日本刀

大崎睦雄

编者注：大崎睦雄(化名)，隶属于日军第六师团辎重兵第六联队。

(前略)

从北京出发五六天之后，我们终于来到永定河边。河岸处，只见数十门野炮整齐地对着河对岸排列着。我估计河宽约有两百米。步兵、野炮、山炮、辎重各队摆开了数公里的阵势，等待着渡河的命令。到了晚上，开始渡河。这时传来了野炮齐射的轰鸣声。我所在的位置在前线靠后的地方，所以不知道渡河的情况。但是，隆隆的炮声持续了很久，夜空一时都被映成了红色。

在其他部队开始渡河后好一会儿，我们部队才开始渡河。那时，工兵队早已在永定河上将铁船排列到了对岸，士兵陆续渡过了河。在辎重队中，每一个中队配有由步兵和相关装备组成的一个小队的战斗部队，保护着辎重部队的前方和后方进行渡河。渡河时敌人没有发起攻击。到了对岸后一看，只见各处都挖了简单的堑壕。

渡过永定河后，又开始了在高粱地以及泥泞小道上的行军。途中，一支由五到十名败残兵组成的队伍从距离我们五百多米的树林后用步枪不时地向我们射击，但是，因为他们边打边逃，所以我们怎么也抓不住他们。然而我们部队中还是有人中弹倒下了。由于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一发现中国人就不管他是平民还是士兵一律枪杀。

我来到中国后也第一次开了枪，但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命中目标。因为是打仗，杀敌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攻占了保定之后，我们向着正定，继而向石家庄方向进军。道路依旧泥泞不堪。因为行进在远离步兵部队的后方，所以在行军过程中几乎

没有遭遇中国军队。虽然没有人在行军中死去,但是有时会面临断粮的困境。这时,我们就去附近的民家征粮。我和战友共三人一起在一户人家的床下和防空洞中找到了藏匿的高粱和鸡肉,那天我们就征缴了只够我们自己吃的食物。大多数情况下居民都已经逃跑了,偶尔会在洞穴中隐藏有10人或30人,好像基本上都是老人和孩子。

这时,我们就会从中挑出那些看似还能劳动,年龄在四五十岁的男人作为苦力,让他们打水、劈柴,一直使用到在当地的战斗结束为止。因为他们被强行从家人身边带走,想必心里也一定恨透了日本军吧,然而他们并没有表现在脸上。我想这是因为他们知道如果反抗必然要遭到杀害的缘故吧。

我们依然在泥泞中行军。军服上沾满了泥,浑身上下湿漉漉的。当我们驻扎在一个村庄的时候,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中队里的三名士兵不知从哪里抓来了一个看上去像是平民的男子,其年龄在40岁左右。士兵把他带到一家民房的院子里,并大声喊道:“现在把这男人的头砍了。”当时周围有十四五名士兵,但是谁也没有去阻止。我也在旁边观看。我虽然觉得“还是不要杀这些无辜的百姓为好,但是……”然而当时的气氛使我无法说出口。也可能是害怕被大家当作“叛徒”吧。

那个士兵拔出大概是从自己家里带来的日本刀,对着男子命令道:“坐下!”那个男子可能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了吧,于是就一言不发地盘腿坐下了。他也不闭上眼睛,只是面部稍稍朝下坐着。士兵慢慢地举起刀,调整了一下呼吸,在“啊”地运了一下气的同时,挥手劈下军刀,随着“咔嚓”一声,人头落地,掉在了前面。刀口处鲜血“扑哧”一下飞溅了出来,五米远的地面都被染成了鲜红色。那人的身体缓缓地向后倒了下去。在场的所有人自始至终沉默着。就这样,尸体被丢弃在那里,部队又出发了。我只能认为他这样做一半是出于好奇,另一半是想试一下日本刀的威力。

在北支那的战斗结束后,部队在石家庄集结。接着一直行军至大沽,在那里驻扎了一周的时间。然后我们在接受了检疫之后又登上了军用船。“说不定能回国了吧。”这种传言一时间流传开来,我心里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事实却不是这样。我们在船上度过一周左右的时间后,船停泊在华中上海附近的海面上。我走上甲板一看,周围的海面上同样停泊着百余艘

数千吨级的轮船。那时,我才知道将要打响登陆上海的战役。

听说已经有部队上了岸,我们于1937年11月10日正午过后从上海的吴淞登陆。街道几乎都被破坏,没什么像样的房屋了。听其他士兵说,这是舰炮射击的结果。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吧,我们看不到一个居民,也几乎看不到尸体。在那里驻扎了一周左右,部队下达了出发的命令,目的地是南京。虽然没有亲耳听到“向南京进军”的命令,但是部队中几乎所有的士兵都是这么认为的。

行军开始了。虽然道路状况良好,但是路的两旁到处布满了河渠。因为我们是在距离主力部队二三十公里的后方行军,所以没有遇上激烈的战斗。在经过留有战斗痕迹的地方时,看到了很多烧焦的、几乎无法辨别出是人的尸体。

到达苏州附近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可以想象得出两三天前曾激战过的场景。两三百具一看就知道是刚死不久的中国兵的尸体横在路边和河沟里,尸体还保留着被击中时的样子,其中还有紧握着枪支倒下的尸体。河沟中的尸体已经开始腐烂,有的已经被泡得发白,并浮了上来。其中好像还有几具女人的尸体。

经过的每一个村庄,几乎都已经遭到日本军的破坏,或烧个精光。这段时间,我们持续着几乎不眠不休的行军,从上海出发,大约经过两周的时间,我们终于到达了南京。在我们到达时,南京早已陷落了。我们没有进城,从右边遥望着看似有十四五米高的城墙,向着扬子江畔,进而再向芜湖进发。

芜湖是一个小县城。我们在这里驻扎下来,并迎来了1938年的元旦。接下来,在担任周边警备任务和演习中度过了一天又一天。有时我们也会前往南京参观。看样子南京的治安已经整顿好了。

(下略)

[创价学会青年部反战出版委员会编:《给不知道战争的一代(53)

熊本编:扬子江在哭泣——熊本第六师团出兵大陆的记录》,

(东京)第三文明社,1979年9月5日。]

(叶琳 刘姝含 译)

9. 连毫无反抗之力的老妇也不放过

角井一雄

编者注：角井一雄，隶属于日军第六师团辎重兵第六联队。

1937年8月的一个夏日，当时24岁血气方刚的我收到了一张“红纸”。两周后我接受了部队检查，被编入第六师团辎重兵第六联队。辎重兵的任务是作为后方部队用马匹和车辆不断为前线部队输送武器弹药、粮秣和被服等军需品。

在我入伍后过了十天左右，部队才下达出发命令。深夜，我们行军至熊本车站，乘火车前往门司。然后乘军用船，于9月9日向中国大陆进发。作为士兵，我仅仅在船上接受了必要的基本训练，因此对我而言战争到底是什么样子并没有真实感受。“说不定会丧命”，我隐约有这样一种不安的感觉。

几天后，我们经过扬子江口在上海附近登上了中国大陆。那时候，据说在上海已经开始了巷战，于是我们从太湖北岸迂回向无锡行军，在那里和第六师团的主力会合，然后参加南京攻略战。

从无锡到南京这一漫长的行军刚开始不久，我们在一条绵延不绝的丘陵地带的道路上，看到一个中国士兵被两根尖锐的竹枪刺成十字形竖立在那里。在其前方放着一颗中国人的头颅，头上被浇上了马粪。更有甚者，一名看似普通农民的中年妇女死去了，她的腹部被刺刀深深地刺穿，陈尸在那里。

我不由得将视线移开，感到全身起鸡皮疙瘩。这时我才第一次切实感受到“自己确实是在战场上”，同时感到整个人都被恐惧所包围。从那里到南京的路上，随处可见十几个、二十几个中国人的尸体横在马路上，战斗的痕迹历历在目。

眼前就是南京的雨花台了。雨花台对我来说是第一次参加战斗的

战场。面对日本军步兵的全面攻击，一时间阻击的枪炮同时从构筑在平缓斜坡上的敌军阵地向我们开火。炮弹发出“嗖、嗖”的令人恐惧的声音，从后方部队——我们辎重队旁呼啸而来，旋即爆炸了。我也不顾一切地扣动步枪的扳机，只是想为自己壮胆，既不顾前方的目标，也不去计算什么射程距离，只是一个劲地乱射。

正在这时，我接到给前线步兵输送弹药的命令。就是把约三十公斤弹药搭在前胸和后背，向前行进。我一会儿猫着身子跑，一会儿匍匐前进。当敌人的枪弹“嗖、嗖”地从耳边掠过的时候还不是那么害怕，但是，当枪弹“噗嗤、噗嗤”地落在脚下的时候就可能被击中，这是最危险的时刻，切身体验到这一点并不需要太长的时间。

敌我双方都牺牲了很多。好不容易攻下雨花台的那天，我简直不相信自已居然还活着。“明天必死无疑了”，我真切地感受到战争的现实，这迫使我不得不做好死亡的心理准备，

在接下来的南京城总攻击中，日本军经过连续几天的激烈战斗，终于攻破了中华门。在大家异口同声地高呼“万岁”，并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时，我抱着憎恨的心情，一边踹着那些倒在沟渠或是地上的敌人的尸体，一边在心里骂道：“这混蛋！”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十分麻木。

进入首都南京城是12月17日。我们辎重兵是在先头的步兵部队进城后才进入的。城内虽然正在进行清理，但仍然到处横躺着尸体，尸体上爬满了苍蝇和蛆，散发出一股令人作呕的腐臭味，呈现出一派令人不堪入目的惨状。

在日军恢复治安的过程中，我们在南京城停留了三个月。在这期间，我被编为瓦斯兵，编入了瓦斯队，并接受了特种训练。由于我们没有专业知识，因此由专家传授，学会了怎样使用瓦斯探测器识别瓦斯的种类及其威力，并了解了瓦斯枪的使用方法以及射击距离等等。因为以催泪弹为主，所以瓦斯兵要行进在步兵的前方，主要目的是一边骑着马侦察敌情，一边用催泪弹将隐藏的敌人赶出来。

作为瓦斯兵经历实战那是很久以后的事了，所以结束了在南京城的驻留之后，我们又重新编入辎重队，沿着扬子江向武昌和汉口逆流而上。途中，刚进入一个村庄，我们就发现一间民房里隐藏着十几名中国人。

我陪同上级进入了民房，他们就显出一副胆战心惊的样子双手合十，背靠着稻草堆一动也不动。因为总觉得有些异常，因此就喊道：“闪开！”并推开其中几个人，拨开稻草堆一看，果然不出所料，里面藏匿着日本兵的尸体。勃然大怒的上司立刻下达命令：“你，杀了他们，刺啊！”

端起刺刀，堵在他们前面，然而这时发现面前是一位和家乡老母亲年纪相仿的半老妇人，我犹豫了，不忍心刺下去。上司好像发火了，“像这样刺！”他一把夺过我手里的刺刀，只见他刚做完刺杀的动作，就听“噗”地一声将刺刀刺入那个半老妇人的胸膛。在这一瞬间，那妇人一下子睁大了双眼，双手紧握着刺刀，身体向后倒去，“呜”地呻吟了一声，就倒在了稻草堆上。

鲜血喷涌而出，她几乎是当场毙命。上司拔出刺刀，脸上露出一副让其他中国人也“领教一下这刺刀的滋味”的神情，转而对我喝道：“你这样能打仗吗？！下一次说不定我们的下场就是这样的。你也必须学会保护自己的部下。到那时，那么胆怯怎么能做上司呢？！”但是，我有一种逆反的心情：“战场上的敌人另当别论，有必要连毫无反抗之力的老妇人也杀掉吗？”

(下略)

[创价学会青年部反战出版委员会编：《给不知道战争的一代(53)

熊本编：扬子江在哭泣——熊本第六师团出兵大陆的记录》，

(东京)第三文明社，1979年9月5日。]

(叶琳 译)

10. 填满池塘的尸山

真田一介

编者注：真田一介(化名)，隶属于日军第六师团步兵第十三联队。

1937年1月10日，我被编入了第六师团步兵第十三联队。21岁的我和当时几乎所有年轻人一样，带着满腔的荣誉感与自豪感，没有一丝犹豫就入伍了。

在为期六个月的训练期间，我反复练习轻机枪射手的基本要领，几乎到了一种厌烦的程度。尽管我们中队有一百多人，但是轻机枪射手却屈指可数。幸亏我有甲等合格的强壮体格，不然是无法操纵那将近十公斤重的轻机枪的。

7月27日，一个炎热得如蒸笼一般的夏日，终于下达了盼望已久的动员令。我们从熊本到门司，再从门司经釜山来到了大陆，又经安东^①、山海关来到天津负责警备。

在那里，我们曾和混入百姓中的由敌残兵败将组成的便衣队交锋过。他们看似若无其事地走近我们，然后猛然间向我们攻击。因为还没有完全适应当地作战，许多战友都负了伤。从那时起，我也以中国人为敌，并憎恨他们，决心将他们斩尽杀绝。因为不这样做的话，我就要面临不知何时被杀死的危险。

在天津警备期间，我杀了很多俘虏。上级命令说：“试一试胆量，杀杀看！”我们只能按照上级的命令执行。大家都用刺刀刺杀那些手脚被绑、无法动弹的俘虏，并往深处刺穿他们的内脏。

有人没被刺中要害处，临死前痛不欲生地尖叫、翻滚；有人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直到咽气。鲜血横流，内脏外露，呻吟声不绝于耳的行刑现

^① 今丹东市。

场简直就是人间地狱。当时我想,事实上我已经来到中国参加战争了,所以没有后退的余地。

之后,我们转移到廊坊,开始了在华北一带的追击战。离开廊坊之后,一条小河挡住了我们的去路。我们一边躲过敌人的耳目,一边在河上搭上木板和圆木渡过了河。再往前去,是一片片广阔的水田。行军路上阴雨绵绵,我们每天都是全身透湿,就连小睡一会儿也是全身冰冷地躺在田边,喝着沉淀过的水田里的泥水。

离开廊坊的第12天,我们到达了保定。城镇用灰色的石头筑起了厚重的城墙,敌方的数万大军挡住了我们的进攻。城镇在一座山丘上,前面立着好多路障。由于我们是从平地发起攻击的,因此敌方占有有利地形。

我端着机关枪朝着城墙上殊死反击的敌人不断扫射。也许打死了几十人,我无法估计。一句话,就是经历了一场骇人的枪战,我们大概花了三天时间才攻破了路障,顺着搭在城墙上的梯子攀爬上去,蜂拥入城。

在城内扫荡后再次出城,我看到在宽三十多米的道路上有一群溃逃的敌人。大概有二百人左右吧。他们在距离我们四五百米的前方。我立即端起了轻机关枪对准敌人扣动了扳机,每瞄准一人就命中一人,猛烈地向他们扫射。

有时从旁边会蹿出人來,我就用刺刀刺杀他,然后再扣动机关枪的扳机。理论上一秒钟发射10发子弹,一分钟可以发射600发子弹,但是为了不浪费子弹,每射3发、5发,我就变换方向继续射击。

不知为什么有一种杀敌百发百中的手感。越这样,我越发疯狂,满脑子只想着射击。不知道时间过了多久,我突然回过神来停止了射击。眼前的道路上,到处都是倒卧的尸体。我估计当场射杀了三四十人吧。

镇定下来的我,看到在敌人尸体中有的人因为双脚被脚镣铐住而无法逃脱。我想大概是敌人的正规军将懦弱的民兵铐起来的缘故吧。

攻占保定城的战斗给我留下了极其惨烈的印象。趁着攻陷那里的气势,我们马不停蹄地又攻占了正定。9月向石家庄方向进攻。

从那里我们转移到了某地的港口,在那儿接受了上下运输船的训练,背着枪反复从大型运输船的甲板上垂下来的绳梯攀上爬下。在此过

程中,有的人因为绳梯晃动被抖落到了海里。

训练前,我们都说“这一仗打完就可以回国了”,但是,照这种训练的样子来看,我想接下来还有仗要打。没过多久,起航的日子到了。一离开码头,不知为什么,白天船往回航行,而晚上则全速前进。

一到达杭州湾,我们就遭到了敌人的猛烈攻击。我们也以舰炮猛烈还击。可以看到空中有五架友军飞机在轰炸敌人阵地。

我们在此期间陆续登上舢板开始登陆。到了齐腰深的地方,就跳入海里奋勇前进。10月末^①的海水已经很凉了,可是当时无暇顾及这些。很多人中了敌人的枪弹倒下了。无论如何不能被子弹射中。正在前进时,我看到一只挂有“百万日军登陆”字样的宣传气球从船上升了起来。在一望无际的海岸线上估计有上万名官兵,像蚂蚁一样纷纷登陆,其场面十分壮观。在如此大军的攻击下,敌人开始后退了,登陆作战取得了胜利。

上岸后不久,在行军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一个奇怪的景象。我的脑海中记忆犹新的是堆积如山的尸体将一个直径约五米的池塘填满了。我想这几乎都是中国士兵的尸体,累累尸体将池塘塞得满满当当,名副其实成了一座山。我想这可能是将之前战死的人集中堆放到这里的,估计有数千人之多。

池塘里的水以及溢出来的水都被鲜血染红了,发出刺鼻的腐臭味。还有生不如死痛苦挣扎的人,不知从哪里发出阵阵呻吟声,简直就像人间地狱。但是,哪里还有时间关心这些,我们只是说了声:“怎么会有堆得像山一样多的尸体呢?”就加快步伐离开了那里。

接下来,准备攻击嘉善和嘉兴的我们与未曾预料的敌人进行了一场战斗。我们所遇到的是一个以这里为根据地的盗匪团。

这一团伙有近两百人吧,他们挥舞着青龙刀,手握梭镖,从50米开外的地方向我们投掷过来。

虽然大多数梭镖都打不中我们,但是也决不能疏忽大意。我们用轻重机关枪瞬间给予了扫荡,将没有枪炮的这伙人全部杀了个精光。

① 应为11月初。

13日,我们好不容易才到达了苏州附近的昆山。或许是为了截断我们前进的道路吧,敌人放火焚烧七十多米宽的河上的木桥,我们大约只有60人冒着熊熊烈火强行冲过了桥。与此同时,敌人开始向我们射击。尽管我们跳入了敌人修筑的堑壕,但是,从三面山上射下来的敌人的子弹不断在我们头顶呼啸着,枪炮声轰鸣了整整一天一夜。到援军到来打退敌人的猛烈攻击为止,我们竟花费了两天的时间。在此之前,我忍着便意丝毫不敢动弹。

这之后,我们参加了一场重大的作战。那就是首都南京的攻略作战。

扬子江从南京城的后方流过。一支部队绕道渡过了扬子江,计划从那里进攻,另一支部队试图穿过山岳地带实施进攻。我们之前有过打山岳战的经验,毫不犹豫地希望参加山岳战。

在南京前方有几个村落,藏身于那里的敌人拼死阻击我们的进攻。

此外,不知是不是因为我们的阵地正好位于敌人准备逃跑的方向,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前方的山上敌人在不断增加。再加上敌人在山上,而我们在山下,所以形势对我们来说很不利。在穿梭于掩体之间的时候,必定要冒着枪林弹雨行进,极其危险。但是,我作为一名轻机关枪手,必须在前头开路,于是我一横心冲了出去。一个人冲出去后,其他人也紧随其后跟了上来。大家奋不顾身地冲到了可以攻击敌军的有利位置。只有运气好的人才能从这里活着回去。

来到这里,我方就占据了优势,敌人逐渐被打退了。当我们好不容易终于到达南京城的时候,南京城早已被来自其他方面的部队攻破了。我们没有进城,就这样在城外过了一夜。南京城周围有无数民房,但是所有民房里的居民都已经逃走了,俨然是一座空城。我们为了吃饱肚子,在这些民房中找到什么就掠夺什么。这是发生在12月13日的事情。

在那里充分休息了一夜的我们,绕道城外向芜湖进发,四天后的12月18日到达了芜湖。在这里连正月在内,担任了四个月的警备。偶尔会和敌残兵败将打一仗,但是还算是比较平静的日子。

当天气渐渐回暖的时候,我们又开始继续进军,渡过扬子江向巢湖

方向进攻。一旦遇到可能隐藏着敌人的村庄,就在那里扫荡一番,一间不漏地放火烧光所有民居,不让敌人再返回利用。有时,在那些村子里还有老人和小孩,尽管他们的房屋被烧毁了,可是他们一看到我们,仍强装笑脸出来迎接。或许他们认为只要不被杀掉就好了吧。

(下略)

[创价学会青年部反战出版委员会编:《给不知道战争的一代(53)

熊本编:扬子江在哭泣——熊本第六师团出兵大陆的记录》,

(东京)第三文明社,1979年9月5日。]

(叶琳 译)

11. 向不了解战争的后代讲述

志村毅

编者注：志村毅(化名)，曾被编入日军第六师团，1938年后隶属日军华中派遣军，宪兵。

1938年3月，我从上海登陆。大约十年间，我作为日本军队中的一名宪兵，在上海、南京、宿县、徐州等地的军事占领区担任宪兵以及军事统治下的行政警察职务。

宪兵是军队的维护者，是军队里唯一督军护法的军纪执行者，即军纪、法律、秩序的维护者，必须是遵纪守法的督导者。

说到宪兵，世人唯恐避之不及。这是因为宪兵会被人认为是一遇到嫌疑犯，就会把他们抓走，并加以拷问。正因为如此，我下定决心，“无论如何要为中国占领区内的民众奋斗！”并为之而努力。

1929年，当我22岁的时候就志愿加入熊本第六师团。在我看来，当时日本的形势是无论如何也要侵略中国大陆的。我认为，从日本对其他国家实行包围政策的国际形势来判断这也是必然的。

我从小就喜欢武术，而且讨厌做事虎头蛇尾。因此，我认为自己最适合当宪兵，便参加了宪兵的考试，在熊本宪兵队熊本部接受了宪兵上等兵候补者的教育。宪兵候补者共有15人，其中三人通过了宪兵考试。在熊本只有我一人作为宪兵从事实际工作。

宪兵的训练实际上是非常严格的。一般的法学，也就是宪法、刑法、民法、诉讼法等都必须充分掌握。有人中途就掉了队。

这些训练结束后，在九年后的1938年，我在中国上海第一次执行了正式的派遣任务。在此之前，上海的宪兵组织被称为“上海派遣宪兵队”，有约二十人在维持治安。

登陆上海之后，组建了“中支派遣宪兵队司令部”，并设立了下属机

构,有九江、苏州、杭州、南京、汉口、徐州,以及上海司令部等八处。

我想当时在中国大概有 40 万左右的日军。

我所属的上海司令部分为三个部门,第一科为企划部门(宪兵队的企划、运营),第二科为警务部门(管制日本军人的犯罪行为),第三科为涉外部门(收集第三国人士参战的信息)。我当时被编在第三科。

宪兵队一接到来自派遣军司令部的动员要求,就以所谓“野战宪兵”的身份参加作战。“野战宪兵”约有 25 到 50 人,跟在第六师团主力的后面,在进军经过的区域内维护治安。这些事情,在此之前我是不知道的。

上级决定我留在上海,从事水上宪兵队工作。

1941 年 12 月 8 日,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同时,日本军占领了英、美租界,并击沉了停泊在上海的英、美军舰。军舰引起大爆炸,整个港湾都成了一片火海。一些幸存下来的英国人和美国人在漂浮着重油的海面上随波逐流,我们乘小船前去救援。

实在是悲惨的景象。四处漂浮着浑身浸满重油的尸体。

在上海,为了搜集情报,我穿着便衣隐藏在市街中。总之,谁也不知道在哪里会发生恐怖袭击。罪犯隐藏在民众之中,或是引爆电影院,或是暗杀要人,搜查总是很困难。而且我自己也是提心吊胆的,不知何时、何地会被干掉,所以总是紧绷着神经。

在此之后,司令部迁移到了南京,我也跟着去了南京,在司令部担任庶务工作(发放薪金、管理人事等)。这里的工作与在上海时不同,完全是事务性的。没有各科之间的信息交流,也搞不清楚日本军在进军过程中发生了哪些事件。至少我在南京期间,占领区的居民和日本军相安无事地过着有序的日子。

战后,南京大屠杀大白于天下,引起了巨大轰动。但是,我在南京时,却没有从当地居民那里听到这些事情。

但是,这是宪兵队还没有被派到南京时发生的事。虽然不能说是屠杀,但也可以看作是某种偶发性的大量杀戮。不管怎么说,如果这是事实,那么作为没能制止住日军残暴行径的一名宪兵,我应该深刻地反省。

宪兵在日本军队里一方面要担任维持治安的任务,同时还有义务管制那些对中国平民施以非法的残暴行为。

这样说或许有狡辩的嫌疑,但是,当时在约有两三万人的师团里仅有大约五十名的宪兵,可以说要防范过激的军事行为以及暴力行为于未然,几乎是不可能的。

另外,在1938年、1939年时,我作为士兵,其主要工作是处理那些与组建司令部相关的事务,因此没能执行宪兵本身的任务,对于这一点我觉得也有必要进行反省。

我一直忠实地执行着宪兵队的任务,唯独有一次做了独断专行的事情。那就是我没有按规定将一名军曹解送到军法会议。

Y军曹原本在检调审讯所工作,后来因为接受了中国人的贿赂而买了女人,还干了伪造文件等事情,这些最终都露了马脚。

联队长勃然大怒,骂他是“皇军的耻辱”、“卖国贼”,为了将其解送军事法庭,委托我对Y军曹进行审讯。我很快就审讯了Y军曹。但是,因为心中另有打算,所以我便向联队长提议道:“联队长,如果将他送到军事法庭的话,判三年徒刑是无疑的,但他还是一个干劲十足的现役军官,应该给他一次重生的机会,让他重新做人。”

但是,联队长难以遏制对Y军曹的愤怒,意志坚定地要把他送交军事法庭。

“联队长!你有搜查权,请你将他押送过去吧。你的联队今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一概不负责任!”

说完,我掉头就走出了联队长的房间。此后一个多月我都没有在联队里露面。之后,我接到了把Y军曹交由志村负责的通知。

我紧盯着拘留中的Y军曹。

“Y军曹,你要是脱胎换骨勤奋从事军务工作的话,就不会再把你送到军事法庭了,对此,我愿以我一生的荣誉作保证。如果照现在这个样子的话,你恐怕也只能被指责为卖国贼了。你就豁出去吧,一切从头开始!”

Y军曹的眼里充满了泪水,可以看出他心中充满了惭愧之情。

几天后,因为某个战役需要,在组建一支敢死队时,Y军曹第一个递交了请战书,并且在战斗中奋勇杀敌。作为一名宪兵,尽管我的行为超出了权限,但是我的所作所为是在考虑了国家利益以及Y军曹今后重新

做人之后做的。

南京大屠杀之类的事件，没有能够转达到高层部门的原因之一，恐怕就是上级隐瞒了事件的真相，这也是理所当然的。此外，当那些当地人被迫为日本军挖战壕、运送物资、割马草，却没能得到相应报酬的时候，当地人能够将此事向治安维持会长（从当地居民中选出的一人）报告，或是向宪兵反映。然而，这些能否被逐一转达到司令部却要打一个问号。

在某一个战场上，宪兵只是乘坐着跨斗式摩托车或是骑马来到驻扎地，听取情况报告后又马不停蹄地返回。此外，间谍也由宪兵拷问。

听说各占领区域以外的民房极为危险，然而不是让宪兵去维持治安，而是优先照顾好那些女性，但是我难以置信。

当时盛传大东亚共荣圈的论调，虽然根据日方的宣传，日本进入中国大陆，有助于日中两国共同繁荣，但是我根本不相信这是真正的意图。所以，我要努力为中国社会做一点点贡献。

举个例子来说，我曾经在淮海省宿县，对宿县车站通往宿县城内的一条约一千米的道路进行过一次大的整修。

这条道路一遇上下雨，车辆就无法通行。虽然也曾向县政府提议修筑马路，却未能如愿。好几次商议的结果是，决定分别从城内居民、保安队、警察局各抽调 100 人，再加上日方侨民 50 人、宪兵 50 人，总共 400 名劳动力修路。我作为这项工程的主要负责人，负责整体协调和指挥。

首先，向他们分配各自的任务，明确责任以保证工作的效率。当挖到地下一米深的地方，就用大车拉来煤渣将其铺平。

从 7 月 1 日开始工作，经过一个半月的时间，恰巧在 8 月 15 日终战当天结束了这一工程。

历时一个半月，我与中国民众和睦相处，汗流浹背地工作，为当地居民努力工作所换来的成绩终于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中方提议把这条新修的道路命名为“明志路”（明是最高行政责任人的名字，志则源自于我的名字），并将日中劳动者共同建设道路的情况刻成了碑文。正当城里道路沿线的全体居民计划着庆祝道路首次通行、设立纪念碑的时候，战争宣告结束了。

听到战争结束的消息,我在考虑怎样处理在这之前被日军拘押的俘虏。虽然我也曾想过“干脆把他们全杀了”,但是又考虑到这些人也和我们一样,也有自己的亲人,而且一旦被人发现是我杀了他们,不知会是什么下场。于是,我替他们每人理了头发,让他们洗了澡,带上盐,给他们穿上新衣服,释放了他们。战争结束之后,我曾担心会遭到报复,但是,这种事并没有发生。我和保安队、警察、侨民和驻扎士兵一样,度过了难以言表的苦难生活。

[创价学会青年部反战出版委员会编:《给不知道战争的一代(53)

熊本编:扬子江在哭泣——熊本第六师团出兵大陆的记录》,

(东京)第三文明社,1979年9月5日。]

(叶琳 刘姝含 译)

12. “是今天死还是明天死”

中川诚一郎

编者注：中川诚一郎(化名)，隶属于日军第六师团野炮兵第六联队，分队长。

我应征编入第六师团野炮兵第六联队是1937年7月12日的事。六天后的18日，我接到了出征命令，从熊本车站到达门司，从门司坐乘军用船到釜山，再乘军用列车经过京城、平壤、天津，在北京西南的丰台下车，向战场跨出了第一步。

我的职务是分队长。野炮兵的一个分队通常是以分队长为首，有炮手四人、弹药车长以及三名士兵，此外还有六名负责看管、牵引野炮和弹药车的马匹的士兵，总计由15人组成。用六匹马牵引大炮和弹药车，再预备六匹马，加上分队长和弹药车长的坐骑，共有14匹马。

我们野炮兵的主要任务是从后方为第一线进攻的步兵进行掩护性射击，反过来说，也是在步兵的掩护下破坏敌人的阵地和要塞等。无论执行哪一种任务，我们都处于距离步兵数公里的后方。因此，我们经常是在步兵进攻之后再前进，在不断打胜仗的日中战争中，相对来说危险较少。只是因为不知道败残兵以及便衣队(乔装成居民的敌方游击队)什么时候出现，也不知道其隐藏在何处，因此我们同样感到非常紧张。

从丰台到北京，再从北京到保定的行军开始了。从丰台往前能看到绵延不绝的高粱地。华北的8月进入了雨季，道路简直变成了溪流，雨不停地下着。我们一边将已经成熟等待收割的足有一人高的高粱地里的作物砍倒，一边行军。因为道路泥泞，有时一天只能前进几公里。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有时就只能站着睡觉，被雨水和汗水浸湿的军装里甚至生出了虱子，实在算得上是艰苦的行军了。

这是发生在永定河附近一个名叫柳各庄镇的地方担任警备时的事情。两名野炮兵去附近的村庄征发物品。由于人数少，遭到了那个村庄

村民的袭击，只有一名刚入伍的新兵仓皇地逃了回来。

很快，日本军就组成了一支搜索队，让新兵带路直奔那个村庄。起初威胁那些佯装不知的村民招供，结果村民却回答说：“埋在高粱地了。”于是，让村民带路来到高粱地，“就是这里。”在他的指引下挖开一看，发现了连手指都被砍得粉碎的士兵。于是，日本兵当场枪杀了约十名在村里有威望的老人，以此示众。即使这样还不满足，发了狂的士兵们异口同声地说：“一定要把你们统统杀掉。”

混乱之中，有人放火烧了民房，接着，村中的房屋陆续被放火烧了起来，把村庄烧尽了。村民也几乎被杀光了。关于这件事，我是从到那里的步兵口中听来的。除了分队长和弹药车长以外，我们野炮兵都不携带武器，所以也只有听候通知的份儿。

不久，就迎来了一场对我来说是初次战斗——永定河渡河战及保定会战。一到达永定河畔，就看到河北岸高高的堤坝上排列着我们野战炮的炮队，堤坝下加农炮和重炮也已经用沙袋布好了阵势。用望远镜一看，对岸的沙滩上有无数敌军的散兵壕，却不见敌兵。“射击”的号令一下，炮队开火了，炮声震耳欲聋。野战炮最远射程可达20公里。连续的炮击所产生的强烈冲击波将炮身前段方圆十米范围内地面上的草都吹得七零八落。我们虽然用棉花堵住耳朵再拉炮栓射击，然而即便这样，在刚开始没有习惯的时候，仍然会长时间什么也听不见。

我作为分队长，用双筒望远镜确认炮弹的弹着点。第一发炮弹爆炸的时候，我亲眼看到几个敌兵和砂土一起被炸上了天。与此同时，敌人一下子全从散兵壕里冲出来，四散奔逃。接下来，我们将炮弹换成散弹继续射击。敌人的迫击炮够不着我们，因此只要不被步枪的流弹击中，我们仍处于安全地带。

就这样我们的炮击将敌阵彻底摧毁后，等待多时的步兵一起开始了渡河。我们要等步兵占领对岸后才渡河。可是，敌人在逃跑时已将桥梁彻底破坏了，因此要先由工兵队把船排列起来，铺上木板之后才能渡河。在永定河上，我们也参加了架桥作业。

就这样渡过了永定河。几天之后大家又成功地渡过了大清河。通过战斗，我们发现敌人的野炮是旧式的，上下角度不能调整，炮管的膛线

又有磨损,因此炮弹飞不远,战斗的形势对我们极其有利。就这样,当我们为了宿营进入一个村落的时候,突然伴随着一阵乱敲的钟鼓声和号声,我们遭遇到一阵齐射。我旁边的步兵被敌人的子弹打穿了下颚和面部,当场死亡。在月光的映照下,我们才知道自己已被三面包围。可能是残兵败将聚集起来了。我们野炮兵只能藏身于洼地。我那并排在周围的坐骑被敌军的子弹射中,“咕咚”一声倒下了。

没过多久,步兵开始应战,我们重新架起了大炮,来不及装引信,零距离直接瞄准开炮反击。不装引信的话,炮弹是不会爆炸的,因此没有杀伤力,然而炮击的巨响足以用来威吓敌军。一阵乱射直到弹尽为止,总算让敌人安静了下来。就这样一直等待着黎明的到来。天亮时分,敌人已经逃跑了。庆幸的是我们分队无一人伤亡。我的坐骑死了,因此只能用从附近民家搜寻来的劣等马顶替一下。

在经历了这种恐怖的体验后,我们占领了保定。趁着之后在石家庄外围战斗中取得胜利的势头,我们又继续向定县、正定城、石家庄进攻。在石家庄会战中,敌人逃跑时又将河上的桥梁毁坏了,因此到工兵队将其修复为止我们进退两难。河床泥泞不堪,因交战而乱蹿的牛陷入泥泞中进退不得。一名士兵说将牛屁股上的肉割下,用来做成当晚的伙食,我也吃了。另外还有几名士兵也吃了这肉,还说“这肉也很好吃啊”。吃完后有人说:“刚才吃的那是人肉啊!”于是就有士兵去确认了一下。听他回来说,这肉是从战死的中国人的大腿上大块大块挖下来的。

结束了华北的战斗,从赵县返回渤海湾的塘沽是10月末的事了。本以为这样就可以回国了,但是我们乘坐的军用船在没有告知目的地的情况下一直南下。可以料想又要送我们去新的战场了。

船进入了杭州湾,好像是从金山卫登陆的,但是由于敌人掘开了河堤,因此眼前变成了一片泥海,先行登陆的部队动弹不得,听说马和车辆都陷入了泥潭,不得不舍弃。我们的船继而北上,改在上海附近登陆。

登陆后,我们绕过了太湖南边向南京前进,12月上旬参加了南京攻略战。我们的攻击是从中华门一侧开始的。我们把大炮移到可以望见远处高高的南京城墙的小山坡上。我们听说“正在进行媾和条约的谈判,可能不会打仗了”。

我们一边说着这件事，一边以第一分队为先头准备配置炮兵阵地的時候，从南京城内的炮台上突然响起一声炮声，炮弹直击第一分队，几名野炮兵和大炮一起被炸飞了，其中两人当场死亡。这说明“这就是敌人的回答”。于是我们一起开始攻击，南京城攻击战由此打响了。

不管怎样，大家一个劲地不断射击，朝着敌人一阵猛烈炮击后，随着一声“停止射击”的命令，最前线的步兵开始突击。他们一边追歼城外的敌人，一边向着城墙一个战壕一个战壕地迈进。每跳入下一个战壕，就在那里挥动着日章旗，给炮兵发出信号，以分清敌我。然后，我们再次炮击。

这样重复了几次后，又传来了“停止射击”的命令。我刚向炮手重复这个命令，几乎在同时，炮手已将炮弹射了出去。我心想“糟糕”，就拿起双筒望远镜一看，从望远镜中可以看到在炮击的瞬间，原本趴着的步兵突然跃起，一起向城墙冲去。从我们的大炮中射出的最后一发炮弹在他们正中爆炸了，炸飞了几名我方士兵。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谁都不会被责难，被己方的炮弹击中而死的士兵可以说是“光荣战死”。我们甚至没有工夫去考虑战死士兵的家人悲痛的心情，继续进行下一次炮击。

那么坚固的南京城最终也陷落了。虽然我们野炮兵没有正式入城，但是在冒险精神的驱使下，我进入了城内。我举起双筒望远镜从城墙上，看我们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巨大的石头上刻画着十字形，我明白了其交叉点就是第一分队遭受炮击的地方。在现场，本来打算从一块大石头的旁边通过，但那里是敌人好几次试射的参照点。如果是我的分队打头阵的话，我们恐怕已经死在敌人的炮口下了，想到这里不禁心有余悸。

我们穿过了南京城，没有停留，直接向芜湖方向进发了。通过南京市内扬子江边下关码头的时候，只见排列着几百辆被损坏的汽车，绵延八公里，全都被烧得焦黑，足有数百具当地居民男女老少的尸体散乱在汽车的两旁。之前曾耳闻南京城陷落前，逃往码头的市民被扬子江上的日本陆战队用机枪大量射杀，我想就是这些居民吧。

在前往芜湖的途中，为了搭建士兵的宿舍和马棚，从野炮兵中抽人编成设营队。当时，这个25人的设营队带着做苦工的当地居民去了附近的村庄。途中抓到一名败残兵，“肯定还有其他人”，在一番追问下，那

个俘虏召来了近两百名举着白旗的残兵败将。

当 25 人率领着那群俘虏去步兵驻扎地的时候,突然,步兵军官怒斥道:“你们指望带一群俘虏回来能打仗吗?!”于是将俘虏交给了步兵。当时,一名 20 岁左右的年轻中国士兵逃了出来。几名步兵拿起手枪朝他射击,子弹大多打偏了,唯独其中一发击中了他。那名年轻的中国士兵随即一声不响地“啪”地倒在地上一动不动了。

我们野炮兵将剩余的俘虏交给了步兵后,继续向目的地前进。但是,几天后就听说当时的那些俘虏全都被杀了。就在那之前的一天,刚刚听说有将近三百名败残兵和居民被俘,让他们沿着铁路一字排开,步兵架起机枪进行扫射,一个都没有放过。

奔赴第一线的步兵和我们野炮兵一样,大多数情况下不是在后方与敌人的残兵交战,而是同敌人强大的正规军进行正面交锋。在名副其实的肉搏战中,大家直面“今天死还是明天死”的危险。正因为如此令人亢奋,所干的事情也多半极为残忍。

我曾经亲眼目睹过这样的场景。尽管已记不清时间和地点了,只记得是在急行军的过程中发生的。我们骑着马,所以并不是那么疲惫,但是步兵却要肩负重装备徒步行军,因此脚上都磨出了好多水泡,从大部队掉队的事时有发生。

掉队的几个步兵便会和我们这些走在后方的队伍一起行军。瘫坐在路边无法避难的中国老年农夫们,朝着行军的我们一边反复地喊着:“大人!大人!”一边双手合十不住地磕头。

或许是无法忍受他们不住的纠缠,一名拖着脚走路的步兵突然走向一名老农夫,嘴里喊道:“喂,吵死了,就是因为你们,我们才受这等罪的!”话音刚落,就用步枪枪托用力向那个农夫的头部猛砸下去。

随着“咚”地沉闷一声,农夫的脑袋当即开了花,鲜血飞溅。血从鼻腔里喷涌而出,农夫应声倒下,一动也不动了。那个打人的步兵只是瞟了一眼死去的农夫,照样去追赶大部队了。

进入芜湖后,我们在那里大概驻留了四个月。在那期间,我离开了野炮队,成为宣抚班的班长,负责宣抚工作。我的任务是,一方面要使每一个居民安心,另一方面又不能放过潜伏的残兵败将和便衣队。我还利

用当地的地主等有身份的人进行挨家挨户的调查,让他们摘掉门口的户籍牌,让每个居民在胸前别上标记。

(下略)

[创价学会青年部反战出版委员会编:《给不知道战争的一代(53)

熊本编:扬子江在哭泣——熊本第六师团出兵大陆的记录》,

(东京)第三文明社,1979年9月5日。]

(叶琳 刘姝含 译)

13. 火野苇平的信

编者注：火野苇平，隶属于日军第十八师团步兵第一一四联队。

父亲大人：

从那之后我想大家都没什么变化吧。

出征以来，因为是在匆忙之中写信，所述很不详细，非常抱歉。想到我不在的时候给大家带来的麻烦以及让大家为我担心，真是感到于心不安。处在硝烟弥漫、生死难测的环境中，作为一个整天被随意殴打、整天在战争中磨炼的我来说，对于自己生活的想法啦、人生观啦等这样的东西，好像找到了自己的人生道路。

自出征以来，本来就没打算活着回来，做好了不得不随时在枪林弹雨中横尸于支那原野的思想准备。但不可思议的是，当我穿梭在敌人枪林弹雨中时，竟丝毫不感到害怕，心里平静得出奇。

第十八师团自登陆以来，在向南京进击的战斗中，最为激烈的一战就数嘉善之战了。我们第一一四联队（片冈部队）用了三天攻击该地，在此期间，我一直心情平静地在枪弹中作战。在进军南京的过程中，没有一场战斗像嘉善之战一样有那么多的碉堡。

嘉善之战从11月11日打到13日。在道路两旁，从无数的碉堡里猛烈射出的子弹，接连不断地向我们飞来。我们从登陆南沙到金山，一直在雨中行军。因为没有路，就从田地里走，有时会陷入泥沼里，就算这样也只有步兵能够慢慢地通过，配有马和车辆的炮兵部队都很难前进。后来在工兵队的帮助下，他们才好不容易通过，但是马蹄陷入沼泽里会摔倒，无奈之下士兵们扛着炮身前行，泥泞没到了膝盖。就是因为这种艰难的情况，所以在攻击嘉善的时候，炮兵才没能及时赶到。

只有山炮掩护我们，山炮就算命中敌人的碉堡也无济于事。也难怪，因为碉堡是用钢筋混凝土构筑的，厚度近两尺，外面用土覆盖，上面

有好几个枪眼,步枪或者机关枪都可以从枪眼里向外射击。我们射出的子弹,不用说步枪了,就是机关枪和山炮也丝毫不起作用。

但是可笑的是,敌人一听到日本飞机飞过来的声音就会停止射击。看起来好像很喜欢飞机的样子。我们的飞机瞄准碉堡频繁地投下炸弹,但是总也炸不中。就算偶尔炸中一次,碉堡中也没什么变化,依然从被炸中的碉堡里不断射出子弹。在这样的情况下,只能用步兵从碉堡的一侧进攻,除此之外别无他法。11日最终还是没能前进,12日也以双方对峙而告终。

11日晚,担任大队本部的警卫,我们在散兵壕中度过了一夜。12日也是在稍微远一点的地方挖了散兵壕过了通宵。11日的晚上,月光皎洁,而就在我们不远的百米前方矗立着几个碉堡,从里面不断地向我们射击。日军的原则是晚上不射击,但是支那兵一晚上都在射击。

天亮了,我们沿壕沟前进,进入了一片竹林,打算向碉堡进攻。竹林前方有一户人家,距离约八百米。在那栋房子前面能看到好像是一条小河和石拱桥。从小河对面的碉堡里射出冰雹般的子弹。支那军的子弹射到我们这边,噼里啪啦地炸开,就在我们的眼前。两三名战士相继倒下了。

我们必须前进到前面那户人家,但是周围只有一个小土堆,后面是田地,其他没有任何可供遮挡的东西。打头的士兵从小土堆跑了出去,好不容易才匍匐前进到那户人家。子弹啪啪地打过来,噗嗤噗嗤地钻到我们用来隐蔽的小土堆里。

但是,从竹林那边传来了命令,说是会妨碍山炮的射击,要我们也过去。在山炮威慑性射击后,步兵好像也准备前进了。迫于敌人的子弹,我们又返回到竹林里,但是联队长马上跑过来,问我们为什么又折回来,命令我们马上去前面的那户人家。于是我们立刻跑出竹林,这次一口气跑到了那间屋子里。

又有人倒下了。正值稻子尚未收割之际,行进起来很困难。子弹还在疯狂地飞来。跑步前进的话会很危险,所以我们一步一步地慢慢往前挪动。

旁边又有谁倒下去了。能够看到在碉堡这边的土堤上握着轻机关

枪正在射击的士兵，他们有的被击中，抱着机关枪翻倒了下去。山炮也在拼命地射击，我们终于到达了那一间屋子。

前方的碉堡以这间屋子为目标进行集中射击。不知道子弹是从哪里射出的，旁边也飞来子弹，这感觉如身陷水深火热之中一般。这时候天已经开始亮了，中队聚集在屋子的背面，终于在那里待到5时左右。

在这间屋子前面有座石拱桥，在桥的跟前有座碉堡。我们决定占领这座碉堡，商量一阵后，突然发现不知为什么，从碉堡里走出三名敌兵。第二小队的士兵向他们射击，很漂亮地打中了，他们倒下了。第二小队首先用发烟筒施放烟幕，然后通过了石拱桥，真是相当壮烈的一瞬间。

然而前方的碉堡里好像已经没有了敌兵，我们进入了碉堡，并迅速在其前方挖了一条散兵掩体。从我们这里看不到的地方好像也迅速挖了一条散兵壕。接着，我们回到了小屋。大约过了30分钟，听到了敌人反击的声音。敌人大叫着：“滚出来”！我们一个小队，就从那间屋子里飞奔出来，通过了石拱桥。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竟然没被击中，真是不可思议。

来到石拱桥的下面一看，桥上倒着两三个人，仔细一看，是烧焦了的支那兵尸体。我们一口气越过了石拱桥。子弹飞过来，打到石头上，噼里啪啦地蹦出火花，不知是谁扑通一声趴在桥上，死抱着烧焦的支那兵。有人跑下了桥，跳进了前面的水渠里，水没到了膝盖。等第二分队的士兵都过了桥后，马上又让我们不断地挖散兵壕。天阴沉沉的，土很湿，站在里面，水气湿湿地沁入到身体里，感觉很冷。本以为敌人马上就要反击而来，事实上却没来。第二小队说，如果敌人反击的话，光他们一个小队太单薄了，所以把我们小队也叫了过去。但是敌人没有反攻，只有子弹连续不断地袭来。

天黑的时候，自大的敌兵沿着壕沟反攻了。图上用蓝色铅笔画线的是散兵壕沟。他们猫着腰沿壕沟过来。因为很近，都能看到头了。他们发出奇怪的“前、前”声，一会儿把枪举起来，一会儿又把枪放下，大批地拥过来了。我们这边一直都在等待着，等到敌人来到壕沟的拐角处时，大家一起开始射击。他们许多人倒下了，其余的人都逃了回去。

虽然日本军有规定,在敌人夜袭的时候,要等到他们距离约三十米近的时候才能射击,不过看当时的情景很恐怖,也不知道敌人在哪里就胡乱地一通射击。虽说是夜袭,有些士兵只要看到黑影就打,因此,有时也会发生自相打斗的情况。

那天晚上他们夜袭了五次,一直持续到早晨。支那军也是相当的勇敢的。

当天微微发亮的时候,我们从壕沟中爬出,开始向前方进攻。但是因为碉堡存在,还是寸步难行。特别是在我们的右方,机关枪不断地射击,我们出不去。在那里有个叫钱家浜的地方。

大队长攻占碉堡的命令下达到中队,中队又命令我们分队去完成。我们是一支敢死队。我想这次可能会成功。大概在11时,队长带着分队里的七名士兵,穿梭在子弹中,向碉堡悄悄地逼近。子弹嗖嗖地从眼前飞过,钻进土里,有一发子弹擦着我的耳朵飞了过去(直到现在我的右耳还在疼)。

但是,我并不觉得怎么害怕,本以为会吓得胸口扑通扑通地跳,但是反而很镇静,这让我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看看士兵们,个个都面色苍白,显得很紧张。但是幸好谁都没有受伤,好像子弹很难打中我们。碉堡的枪眼里射出子弹,如果有人能够顺利躲避子弹而接近碉堡的话,那就是我们这帮人。“不要中枪,一鼓作气拿下碉堡!”我们大声叫喊着,最先冲了出去。士兵们也紧随着跟了上来。

我们成功地登上了碉堡。旁边还有五个土垒的大碉堡,有几根可能是用来通风用的像烟筒似的管子从三个地方伸了出来,我们决定把手榴弹从那里投进去。让士兵在入口的两侧把守。我们爬上去一看,原来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有着强大实力的碉堡,而现在完全就像是瓮中捉鳖,唾手可得。

我想可能会有五六个支那兵在里面,准备把带来的手榴弹拉着火投进去,但是不知为什么,手榴弹的导火索没燃起来,后来才知道是中队教错我们使用方法了。因为是第一次用手榴弹,我有些慌乱,拉了两次都不行。第三次,自己琢磨着再拉,竟然拉着了火,然后我把它投进那个像烟筒的筒子里。手榴弹拉着引信后七秒半就轰隆一声炸开了。接着,我

们又将七枚手榴弹都投了进去。

然后我们绕到门口处，听到里面有大声嚷嚷的声音。想要破门而入，没想到门很结实，弄不破，混凝土的厚度接近两尺。仔细一看，在门的旁边有条电话线，想不到竟然有这种东西。我用刺刀捅着门，大声叫着：“来！来！”我不懂支那语，只能用“来、来”的话表达快滚出来的意思。叫了好几声“来、来”，里面的家伙好像走到了门口。觉得他们就算出来也只有挨打的份，真是愚蠢。正这样想着，门从里面打开了，看到了年轻支那兵的脸，对方把枪交了出来，表示不抵抗了。接着他们一个个地都把枪交了出来。10、15、20，竟然有30多支枪。然后有四个人先出来，其中一个人的半个脸颊都骨折了。分队的士兵往那里一坐，就有一个人想逃跑，但马上被这个士兵打中，倒了下去。

我一说“来、来”，敌人就一个个地都出来了，全都是年轻的士兵。这就是所谓的精锐的正规兵。可能是被手榴弹给炸的吧，有的没有了下巴，有的被炸坏了眼睛，还有的奄奄一息。他们合着掌，卑躬屈膝地陆续地走出来二十四五个人。因为人太多了，我们请求支援，山崎少尉带着一小队十几个人赶了过来。我们请他们帮忙，把这些俘虏拴成了一串。

里面可能还有人没出来，进去的话很危险，但是我们还是带着手枪进去了。接着又有五个人出来了，然后听到深处有人大声喊叫，我们以为是因为有人被手榴弹炸了在那里呻吟，再仔细一听，像是哭声。因为昏暗，透过光亮看到了两个人在那里失声痛哭。就算我们叫着“来、来”，他们还是很久也不肯出来。我们走进去，他们站了起来，可还是大声地哭着。里面太暗，我们把他们带到门口附近，一看，是一位很可爱的十六七岁的少年兵。他把手放在脖子上，好像在祈求我饶他一命。虽然我不懂他说什么，不过我能够感觉到他好像是在表达诸如他在乡下还有父母，他讨厌抵抗日本，他想回到父母的住处之类的意思。他的眼睛都哭肿了，搂住我的双肩走了出来。

大家把士兵绑在一起带回了大队本部。从碉堡里拿到一些书和弹药回来。碉堡中还有床铺。伞并排着吊在天花板上，觉得真是具有支那风格的摆设。伞上罩着伞套，好像是一种无罪的标志印在上面。据说这

是支那兵在行军的时候打着前进的。大队长也非常高兴。

大家一边气愤地叫喊着“就是因为你们这些家伙，我们的战友才会牺牲”之类的话，一边踢打着被捆绑的支那士兵。突然，不知是谁拿起刺刀向人群中刺去，不觉中已经有八个人被刺倒了。我对支那兵毫不反抗深感吃惊，无论怎样打，他们都一声不吭，即使被刺刀刺了，也是连一声都不喊就倒下了。中队长把我叫过去，一起进了那里的一间草屋。正好是午饭时间，所以在那里吃了饭，出来时看到32名支那兵已经全部被杀了，横七竖八地躺在积满了水的散兵壕里。山崎少尉也杀了一个人，正在玩着那个人的头颅。散兵壕里的水已经变红了，血水一直蔓延到另一边。我走到壕沟的旁边，看到一个上了年纪的支那兵还没有死，躺在那里，他看到我，用眼睛直视着我的胸膛，好像在祈求我把他一枪打死，结束他的痛苦。因此我向他的胸口开了一枪，他不久就死了。接着我又看到一个人身体抽搐着，在鲜红的水中移动着上半身。我向他的背部开了一枪，他也倒在水里死掉了。大声哭泣的少年兵也倒下了。支那兵随身携带的物品被丢弃在壕沟的旁边，是一些日记本，上面写着关于故乡、父母、兄弟姐妹、妻子等的事情，里面还夹着照片。我深切地感到战争是何等悲惨啊。

光是讲钱家浜(嘉善郊外)战斗的事就不知不觉写了这么长。敌前登陆的战斗也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在此次战斗后还有更多有趣的事情，打算以后再讲给你们听。正如地图上所预计的那样，我们突进了一百多里，于14日进入了南京。17日举行了正式的人城仪式。

我想在国内，因为南京的陷落，人们或举旗游行，或提灯游行，肯定已经是欢庆的海洋了吧。关于这次南京总攻击，皇军也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就算是在敌前登陆(5日)后，我们在通往亭林镇、金山、嘉善、嘉兴、湖州(吴兴)、长兴、广德、宣城、芜湖、太平的路上，一直和敌人开展激烈的战斗，伤亡也相当惨重。清水队(第七中队)也减少了近40人，我们分队在出发的时候有14人，但到了南京后只剩下5人了，那5个人其中1人在战场上负伤了，另外4人在行军过程中掉队了。

大家来到了湖州，但是自12月1日从湖州出发以来就一天也没有休息过，每天都要行军八里左右。到14日入城为止，就算身体再强壮的

人也吃不消，难免会出现许多掉队者。

我自从来到战场，本以为自己很难忍受行军的艰苦，没想到最后却很顽强地坚持了下来，这最让我吃惊。我觉得这应该是源于我饱满的精神和激昂的斗志。但是仔细一想，或许是身在日本的爸爸、妈妈、妻子和孩子们都在保佑我的缘故吧。

登陆以来，就连马也倒下了好几百匹。没用的军马就被丢弃了，道路两旁布满了军马的尸骸。有的马不能动了，倒在地上还一直目送着从身边通过的队伍；有的马身子陷在水沟里，还目不转睛地向部队的方向看着。它们都快要死了，令人不胜悲哀。

一天平均八里的连日行军连马都支撑不了。士兵都累得筋疲力尽，倒下了一大片。我们部队（第十八师团）在17日入城仪式结束之后，又立刻出发，经广德，开始向杭州进军。不用说，自然又是步行，真是彻底地厌倦了。

南京好像经历了一场相当大的激战。城外支那兵的尸体堆积如山。市区的巷战也相当激烈。大路上堆着土包，构筑了好几个机关枪掩体和壕沟。支那的首都如今也成了废墟。我打算去市内参观一下。

本以为会收到很多从日本寄来的信，可是自9月10日出征以来，我一封信也没有收到。听说在军的仓库里，竟堆着20吨的信件，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发到我们的手里。

这边虽说是12月中旬，天气却暖和得跟春天一样。行军的时候，天气热得让人受不了。到了夜里，突然变得寒冷起来，又冻得受不了。日本现在从蛭子祭^①开始就慢慢变冷了吧。

愿大家都保重身体，特别是妈妈。本以为正月才能进入南京，没想到南京这么快就陷落了，如果17日从南京再出发的话，我真不知道自己会在什么地方过新年。

最近我瘦了很多。可能就是因为瘦，我才适应行军的。在小仓的时候，穿一件夏天的汗衫，皮带的最后一个扣眼才勉强能扣上去，可现在却穿着夏天和冬天的两件衬衫，还穿着背心，里面还缠有千人针，冬天的裤

① 日本传统节日。蛭子为日本神话中的人物。

子也穿了好几条,皮带却扣在第二个扣眼上,偶尔还会扣在第三个扣眼上。肚子已经瘪得很厉害了。没法洗澡,连洗脸的机会都很少,胡须乱蓬蓬的,军装也沾满泥水。有时,对着镜子看自己,觉得很好笑,都想笑出来了。今天好好地刮了胡须,用水罐烧了水,一边和队员聊着天,一边舒舒服服地洗了一个好几个月都未曾洗的热水澡。

南京是个大城市,却很难找到吃的东西。登陆以来因为急行军,大行李还没有赶到,我们一次都没有收到来自军的粮食补给。大家就在各地不断征发各种东西来吃。有时候一连三天都吃不上粮食。但是,农村有猪、鸡等东西,有时候会弄到一些意想不到的美味,但是在城市反而找不到吃的。昨天进入南京市内,什么都没有,只有腌菜和米饭。今天一天也是什么菜都没有。听说大约今天大行李就会到达,能发给我们补给品了,但是这种说法是靠不住的。

支那当地的居民制作了奇怪的日本旗来欢迎我们。我们征召当地居民,让他们为我们服务,支那苦力很多,即使征召一个师团的人也有吧。而且支那人很有趣。士兵中体弱的人让支那人背行囊、运粮食,带着他们走上几十里,又带着他们走回来。支那兵就算受到伤害也毫无怨言,只顾着讨好日本军。我们也让一个可爱的支那少年背着两个人的粮食从下泗安走了七八十里到太平。但是有命令说不许使用苦力,只好与他们分别。分别时我们还恋恋不舍、满含热泪地告别。

水实在难喝,难以下咽。所到之处全是河渠,但都是污浊的浑水,几乎找不到能够生饮的水。刚开始大家都不喝,但是在行军途中口渴得受不了的时候,什么样的水都能够大口大口地喝下去。好像也没有因为饮水而中毒者。晚上用河渠里的水做饭吃,烧水喝,等早上起来一看,河渠里是浑浊的黄水,还常能看到里面有支那兵的尸体。

支那乡村的风景虽然和日本没什么差别,但有时还是不想待在支那。支那人的容貌也和日本人相同。有时觉得心里怪怪的。好了,今天就写到这里吧。

应该把我各方面的情况都说说的,但是……等见了你们之后我再好好叙述吧。

到了夜晚,我就很想念孩子。请转达我让他们好好成长的愿望,希

望他们成为好孩子。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去,大概会是在美绘子上学之后吧。等我回去的时候,史太郎应该也在茁壮成长了吧。

12月15日

于南京

胜 则

[《国文学》,2000年11月号。]

(王琴 译)

四、海军、陆军航空队

1. 我是这样战斗的

儿玉誉士夫

编者注：儿玉誉士夫，日本右翼活动家，毕业于日本大学皇道科。九一八事变后，从1932年起在中国东北活动，后返回日本，参与策划在“陆军特别大演习”时刺杀首相斋藤实，后因行动失败而被捕入狱。1938年被征召入日本海军航空队本部，并派驻上海。同时，日本外务省情报部也委托其搜集中国的情报。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受日本海军之命，在上海成立“儿玉机关”，负责日本海军的物资供应工作。

(前略)

日支事变的爆发与抗日思想

1937年6月，在这动荡的世界形势下，林内阁倒台，近卫文磨第一次内阁随之成立。而在不久后的7月7日，成为日支事变的导火索——卢沟桥事件爆发了。

我正是在那时登上了石川县加贺市的白山。对于经历了多年牢狱生活的我来说，能够站在白山顶上，远离混沌污浊的社会，静静地融入大自然，就像是从笼子里被释放出来一样感到无比兴奋。在这里，既没有

革新或是党派之争的烦恼,也没有繁琐的歪理或是诡辩。

虽然是盛夏的8月,山上却已刮起了秋风,溪谷被积雪掩埋着。夜晚,山上的壮汉们在山间小屋中用雪水煮饭。他们哼唱着:“无论加贺下雪多频繁,6月总不会下雪的吧。”

听到这带有悲伤情调的歌声,我仿佛感到无论是过去激烈的革命斗争,还是痛苦的牢狱生活,都如梦一般消失在茫茫的远方。

这时,住在白山脚下的年轻村民也都陆续被动员去参战了。卢沟桥事件最终演变成了全面的日支事变。

不久我就回到了东京,此时正值第二次上海事变^①爆发。全日本国民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了这里,而且由于遇到了预想不到的支那兵的顽强抵抗,由此日本国民第一次认识到了一个新的支那,这与他们数十年来所了解的古老支那是远远不同的。但是,这一认识的程度也仅限于“支那兵也很厉害啊”之类的想法。大多数日本国民根本不知道,支那大地正蔓延着的燎原之势的抗日情绪,而这种抗日情绪的根源不仅仅在于满洲事变,还源于日本数十年来的对支政策。大部分日本国民都和军部一样,认为只要用炮火、刺刀便能不费吹灰之力占领支那大陆。

1937年12月,南京陷入日本军之手。当1938年1月近卫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时,战场已经扩大到内蒙、北支、中支和南支等全国范围。虽然在事变爆发当时,陆军大臣在特别会议上表明“把日支事变控制在永定河与保定的范围内”,但是气势正旺的前线部队在同年5月拥至徐州展开了大会战。唱着“徐州、徐州,叫你人马都屈从于我们”的日本军在徐州大战时,日本国民和士兵都对日支事变没有丝毫的疑惑。而当武汉三镇陷落后,近卫首相再次发表“不把国民政府当成对手”的声明时,在当地战斗的士兵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日支事变的本质。随着事变的长期化,对于这没有宣战诏书的战争的质疑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在当地转战的士兵们最能够清楚地认识到:虽然名曰事变,但事实上就是战争。

① 即八一三事变。

逐渐瓦解的皇军

1938年5月，徐州会战开始后不久，又发生了张鼓峰事件。同年2月，我与几个志同道合者解散了以个人名义成立的“二月会”以及其他团体，暂别了国内的思想运动。为了实地考察中国，全面而详尽地研究中国及其精神，我历访了热河省以及华北一带，还越过了八达岭长城一线，考察了内蒙古一带。

在我到达夏草丛生、尸骨遍野的八达岭附近寻访战争遗迹时，正值8月酷暑。看到青翠繁茂的大树下持枪站立的日本兵，让我感到一种有别于战场的凄楚与寂寞。与那黄土浊流的中国河流迥异，八达岭的山泉格外清澈，奔流不息，就连不知名的小鱼儿的四处游动都叫人看起来感到格外神清气爽。

之后，我以八达岭为界进入蒙疆地区，遍历张家口、大同、厚和^①等地，目睹了日本军的行动以及在战乱中痛苦挣扎的支那民众。而这一切由我亲眼看到的事实，就是日后让我加深了解现实中的支那的珍贵研究资料。

那时，蒙古联合自治政府设在厚和，而与政府有关的日本人大多数都是从满洲国派遣过去的。在这里也存在着官僚派系，而且我也看到了军特务机关的独裁权力。我还记得“五一五事件”^②的相关人员，日后战死在包头的筱原市之助，临死前留下的一段歌词：

千里迢迢翻越长城来到蒙古，
为了追求新的希望，
却只是寒风瑟瑟！

① 今呼和浩特市。

② 由日本海军青年将校一手策划、陆军士官等积极参与的恐怖事件。1932年5月15日，恐怖分子袭击了首相官邸，射杀了犬养毅首相，终止了政党内阁制。

他出狱之后，大概也是抱着一种新的希望来到蒙疆地区的吧。然而，展现在他眼前的现实却是占领区日本军的行动、新政府内日本官僚的堕落和派系之争。我想这与他心中理想的皇道实践和皇军的形象背道而驰，他发现自己所看到的只不过是日本国内的腐败衍生到了支那而已。或许正因为如此，他才不禁发出了“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而参加五一五事件啊”这样的悲愤哀叹。

无论是在满洲还是在蒙古，有日本人参与的地方必定伴随着派系之争，而各派系也互相仇视。我在游历过战乱的华北和内蒙各地之后，感触最深的就是对日支事变本质认识的矛盾和疑问。特别让人感到吃惊的是，全国各战场上支那军队的顽强和激烈高昂的抗日思想。与之相比，日本军干部的堕落以及士兵素质的低下却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当然，虽然不是全部，但是从一些特务机关和谋略参谋负责人的日常生活中就可以看出，他们早已把皇军的崇高精神忘却了。滥用机密费，沉迷于酒色，这些堕落现象在占领地带随处可见。

在我离开日本之前，曾去拜访过外务省情报部长河相达夫，接受了去国外考察必需的一些资助，并从河相部长那里咨询了一些注意事项。当时，河相给我看了几张照片并气愤地说：“这难道是天皇的军队应该做的事吗？”而那些正是前线日本军对支那妇女实施暴行的惨不忍睹的照片。当时，我曾怀疑这会不会是支那政府为了宣传抗日思想而使用的伎俩？可是在亲身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我便不得不承认照片上的一切是不争的事实。

当时在大同，有这样一句话叫做“大同无处女”，而这句话正意味着日本军的耻辱。在占领区内的各个寺庙，佛像都被无情地破坏了，墙壁上乱写着“某年某月某部队占领”等字样。虽说人非圣贤，无论是哪个军队在战场上都会做出违背道德规范的行为，但我认为，当时，在支那日益激化的抗日思想不仅源自于满洲事变，更在于日本军的这些违背常理的行为。

满洲事变以来，以建立国防国家为名，疯狂获得政治权利的军部首脑，渐渐失去对部下的统治力。正如陆军大臣在中央已经名不副实一样，军统帅部也已经无力驾驭当地的军队。而且前线当地日本军干部没

有严厉制止下级军官和士兵的暴行,更使其威严尽失。总而言之,在军部内产生了革新派,而随着统帅部想要利用其来满足自己的政治目的,以下克上的思想也在全军内部开始膨胀。也就是说,当初以所谓革新国内政治为目的的少数下级军官的行为,在不知不觉中破坏了军队本身的纪律,导致了日本军从思想上瓦解的结果。最终,军部内以下克上的反抗思想,诱发了日支事变,更助长了在前线当地的不法行为。

总之,这是一场没有宣战诏书的战争,一场没有名分的战争,日支事变出动的军队,毕竟不是正义之师,而只是骄兵而已。在我历访各地战场,亲身了解了大陆各地的实际状况之后,不得不被这样一个疑问所困扰,那就是在支那的百万日本军到底是圣战之师还是侵略之骄兵。我想这个问题不仅仅是我,也是了解当地情况的大多数人都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但是,就算国民中的大多数人察觉了这一事实,但那时的军国主义已经怒涛狂涌,无人能挡。如果说军国主义是1929年、1930年以来,以不信任政党为口号,在国民大众大声疾呼要求革新的氛围中产生的,那么我也记起了我曾经作为革新势力中右翼的一分子积极参加了这一活动。想到这,再看看在支那大陆如野火般疯狂扩张的日本军国主义的现实,我便深深地感到无比后悔。

近卫声明与汪兆铭的和平通电

1938年12月,在近卫内阁发表“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声明时,我已经从蒙疆一带回到了日本。尽管近卫内阁所发表的声明称“日本没有侵犯支那领土的野心”,这是迄今为止最光明正大的表述,但是日本在支那的行径已经使其丧失信誉,很难让支那相信并接受这一声明。再加上激怒了支那人民的日本军在中国的暴行,更加让这一声明缺乏可信度。

当时,在军部展开了由参谋本部第八课实施的“汪兆铭工作”。这项工作取得了成功。12月12日,在日本发表“对支那邦交调整”声明的同时,汪兆铭从法国在越南的占领地河内发出了对日和平通电。接着,汪兆铭又于1939年1月发表了第二次和平通告。

此时,在日本国内认识到日支事变没有意义,要求解决事变,要求和

平的趋势随着汪兆铭和平通电的发表而显著增强。但是，日本政府并没有就解决日支事变而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参谋本部在推进汪兆铭工作的同时，内阁中的一部分阁僚也试图与重庆通过直接谈判来推进和平工作。而我认为阻碍这些和平工作的最大障碍在于，解决事变的主要动力和决定权都不掌握在内阁手中，而掌握在军部的骨干派手中。

在这种状况下，1939年1月，近卫第一次内阁倒台，取而代之的是平沼骐一郎内阁的成立。日支事变不断扩大，1月9日发表了海军占领海南岛的消息。从这时起，国民对于日支事变已没有了激情，同时对国内政治充满了失望和不安的情绪。

随着政党衰败，军人与官僚勾结越来越严重，议会已经不是代表国民意愿的机构了，内阁也已经转化成追逐权力的政治野心家和官僚的巢穴。从此以后，常常都是那些与总理大臣有私交的人被选为内阁官僚。他们没有任何正直理念或信念，单纯只是为了名誉私利而担任了大臣。至此，内阁不要说驾驭军部势力，其本身已经成为脱离国民大众的一个摆设了。

不了解新支那的日本人

在平沼内阁成立后不久，我踏上了视察中支地区的旅途。从内蒙古回到这次出发去华中期间，我在笠木良明主编的杂志《大亚细亚》任编辑的同时，为了把我对于这个时代的见解传达给志同道合的年轻一代，我创办了新闻月刊《青年日本》。这次的华中之旅，也是承蒙外务省情报部长河相达夫的盛情厚意。

乘飞机到达上海的时候，这里已经充满江南春色。在大场镇等新战场，春风拂过，麦色青青。从上海飞往汉口的途中，当靠近大别山上空时，大别山的战斗正在激烈地进行着，能看到在山上闪烁着的互相炮击的炮火。汉口机场排列着数百架海军和陆军的飞机，它们一起冲向黑暗的雨夜似的天空，飞向南昌战场。

当日本中央呼吁解决日支事变，日本国民也抱有同样期望的时候，当地前线的战争却在不断扩大。我的汉口之旅感受到的是，这里同北支

那、内蒙地区一样,军队掌握一切大权,即所谓的枪杆子政治,军队的幕僚和派出的外务官吏中,没有人意识到“思想战的重要性”,只看见到处都是豪华的饭店和妓院。

看到深夜还在高级饭店外排着长队的军队的高级轿车,以及在驾驶座上睡眼惺忪地等候上司的警卫兵,让人不禁想到,士兵们渐渐丧失纪律的原因,正是受了这些军官们所作所为的影响。

当我从汉口回到上海的那一天,驻上海日本总领事馆的一部分因有人纵火正熊熊燃烧着。之后,我以上海为中心遍访了中支各地,从中深深地感受到,日本国民现在开始必须要了解支那的当地情况,认识现实中的支那。日本那些所谓的支那通所介绍的支那,可以说是几十年前的支那,根本不是现实中的支那。大多数日本人至今都没有认识现实中的支那,还存在着极大的错误和错觉,而这一错觉又在产生新的误解。

无法实现的全面和平

1939年4月,我从中支地区回到东京不久,便接到外务省相关人员与参谋本部第八课的委托,要求我到香港迎接从河内逃出的正在赶往上海的汪兆铭并保护其人身安全。那时与军部还没有任何关系的我,并非对参谋本部的工作抱有兴趣,只是想用一个日本青年的双手去保护为了维护日支和平而陷入险境的支那要人。出于这样的一种正义感,我才下定决心接受了这个任务。

当时我被告知,“汪兆铭工作”是通过汪兆铭来实现与重庆政府全面和平的第一阶段,所以我也就相信了这是事实。然而当我亲身在支那了解现实的支那之后我才知道,通过汪兆铭来实现全面和平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成功。我不得不怀疑军部是真的考虑全面实现和平呢?还是一开始就是一个阴谋?如果这最初就是为了扶植南京政府^①而使用的谋略的话,那么事实就是天皇和国民都被大大地欺骗了。但是,我认为这不是什么高深的谋略,而是由于对支那认识不足带来的错误……

① 指汪精卫在南京成立的伪国民政府。

我本人准备以王子制纸公司职员的名义到香港。为了在当地保护汪兆铭,迅速做好了一切准备。4月底,我和十几名部下一起带着必需的武器乘船到达了上海。原计划再准备乘船前往香港的,可是当我们到达上海后,汪兆铭改变了计划,不去香港而直接前往上海,所以我就没有必要去香港了,此项任务也就解除了。我立刻与部下撤回日本,并解散了为此次任务设立的各个组织。不过,由于与此次工作有关,之后又关系到外务省在上海的工作,不久我又一次乘船来到了上海。

原本就一直想更加广泛、深入了解支那实际情况的我,借此机会,就开始了在支那大陆的生活。而那时,国内的注意力正集中在新爆发的“诺门坎事件”上。

(中略)

平沼内阁总辞职与日英会谈

对日支事变的未来感到悲观和厌倦的普通日本国民,在天津问题爆发后,将敌愆心转向了对英问题上。当然,这一方面是政府的宣传机关顺应此意向,有意识地引导国民的结果,而另一方面,也是自日支事变以来,日本国民对英国所采取的援助支那的政策表示反感。不久,这个问题就演变成了全国性的反英活动。在东京举行日英会谈时展开的这场反英运动,是政府在暗地里支持的,其目的就是把它作为促使日英会谈向有利于日方进展的一个牵制手段。此时是第一次日本国民以政府公认的形式断然进行的反英活动。想起让全国的旅馆业者都挂起“拒绝英国人留宿”的牌子,便知道当时的反英运动在国内是多么坚决和彻底啊。

东京数万名市民在国会议员和市会议员的带领下高举着“打倒英国”的旗帜,到英国大使馆前进行示威游行时,欧洲的德国和波兰正因但泽问题而火药味十足。1939年5月,德国为了巩固“德日意反共协定”,在英法同盟成立之后,立刻要求日本加入轴心国。之后,平沼内阁就此问题召开了七十多次五相会议。这个会议是在日英会谈举行期间召开的。而在8月20日苏德条约突然发表后,五相会议立刻中止了,日本向

德国发出了中止强化轴心国的通告。而在此通告发出后不久,平沼内阁随即发表了一份“复杂怪异”的声明而全体辞职了。取而代之的是9月4日阿部信行内阁的成立。

随着苏德条约的签订,尽管五相会议烟消云散,平沼内阁全体辞职,但是日英会谈所引发的全国性的反英情绪却久久没有退去。尤其是在日英会谈举行的7月,美国向日本宣布日美通商条约失效,让日本国民感到了美国对日本经济的压制。

(中略)

虽然南京政权得到承认,在南京街头贴出了“和平救国”的海报,城墙上光明正大地挂着“建设东亚新秩序”的标语,但是,支那民众的态度却并没有像日本所期待的那样亲日。我感到对于走在街上的汪政权的军队,民众只是冷眼相看,汪氏至诚的“和平救国”的呼吁并未能引起支那民众的共鸣。

南京政权的首脑汪兆铭和陈公博都被称为汉奸,自始至终都受到重庆政府的抨击和谴责。但这两人究竟是不是汉奸呢?如果说汪氏顺应近卫的声明而主张和平是因为他没有察觉到日本领导层中对支那问题有着很大的分歧,进而完全相信近卫声明,一心一意期盼日支全面和平的话,那么之后将近卫声明变得有名无实,使汪氏的期待落空,导致南京政府的建立等,实际上就在于日本军部,而不在于汪氏。即使在南京政权建立后,无论是汪兆铭还是陈公博,在关系到支那实质性的面子等一系列问题上,任凭日本军部如何施压和要求都没有屈服。如果从这一方面来想的话,这两个人的爱国之心是毋庸置疑的。如果硬要将其视为汉奸的话,责任也在于日本政府或是日本军部。

当时对于日本军部提出的全面和平条件,并不是汪氏以他的面子就能向重庆政府加以说明的。而且,日本政府已经计划以同样的条件,不经过汪氏就直接同重庆政府进行谈判。从这一点来看,已经暴露出日本政府内部对支那问题的态度是何等不统一、何等混乱啊。这让人怀疑日本军部究竟有没有真正考虑过全面和平的问题。

南京的哀愁

南京是一个非常稳定、安静的城市。我时常在紫金山上漫步，或去看光华门的战斗遗迹等等。在紫金山麓的革命纪念塔附近有很多小松树林，走在那一带让人感觉就像在日本一样。在光华门的战场遗迹，还能看见散落在草丛深处日支双方的尸骨。我每次看到尸骨，就和同行的友人一起，将其集中在一起埋在林立的墓碑下。被风吹雨淋的这些白骨，已经分不清哪个是敌人哪个是友人了，也不需要分清敌友，我们将其一同埋葬了。城墙上面有日本军的墓碑，城墙下面有支那军的墓碑，袅袅香火和供奉的花草，从不间断。

“兵戎相见何等可悲，同是亚细亚之人！”

每当沿着战场遗迹走到墓碑前时，我都会这么想。然后，我又不禁想起在过去的日子里，突击这个城墙而死去的日本年轻士兵，与死守城墙直到最后倒下的支那学生兵之间展开的英勇激烈的战斗。同时我又感叹，能够安抚这些献出宝贵生命的灵魂的和平之日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到来。但是，即便对于我来说，如果明天召集命令下来的话，我也会抛弃一切奔赴战场，就算知道这是一场无意义的战争，只要我还是一个日本人，就必须拼上性命战斗到底。这样想来，无论是战争还是和平，看上去都能人为控制。但实际上，这是由超越人类的更大的力量在支配着。

皇道不是侵略思想

自满洲事变以来，日本就开始频繁地使用“皇道”这个词语。但不用说，这个词语不是从满洲事变中产生的。这是几百年来在日本历史上传承下来的。“皇道”这一词的意思说到底就是表明了日本民族的正确准则，天皇的正确准则。它本身并不含有一丝侵略的意思。

“皇道”的真正意思和精髓，就是为了更好地发展日本自身，指明作为国家、作为国民应该走的正确的道路。如果说释迦之道、基督之道是追求人类真理的一个途径的话，那么我认为“皇道”便指明了日本作为一

个国家所追求的通往真理的道路。而且,日本皇室的实际存在更赋予了日本“皇道”的实际意义。日本皇室在开国以来就遵守着绝不做恶事的原则。回顾一下我国的历史,皇室本身压迫人民的行为事实上一次也没有,反而是国民中的一部分人反抗天皇,篡夺皇权并压迫人民。无论在哪个时代,哪种场合,皇室都以正确的姿态,作为国民的真理的象征和崇敬的对象存在着,这就是日本的历史事实。因此,正如皇室的绝对真理性的存在是日本国民的思想中心一样,“皇道”也应该是日本国民追求真理的必由之路。

在日本历史上,当国民中一部分人篡夺皇权,与作为国民理想的“皇道”思想背道而驰、实施恶政时,必然会引起道义上和政治上的颓废,发生动乱,从而使国政改革成为必要。当改革思想萌发,需要付诸实际行动时,必然会高举“皇道复兴”的旗帜。例如明治维新时期,从大正末期到1929年、1930年期间那个颓废政党政治的黑暗时期,以及反抗政党政治而发起的革新思想势力等等,当时所高举的旗帜都是复兴皇道,其目的都是要实现皇道政治。正如日本天皇从没有想过要侵略他国一样,皇道思想并没有包含侵略思想。事实是,1939年、1940年以后,抱着复兴皇道的理念,在国内不断发生的流血事件,均是以日本自身的革新为目的,而不是为了侵略他国。这些说到底就是日本自身的问题,对于日本人来说这只不过是明治维新的延续。与明治维新不同的是,不是要推翻德川幕府,而是要彻底肃清腐败的财阀和政党。

然而,问题是这次国内革新运动的初期领导者,试图通过与一部分军人联合,借军部势力来推行革新运动,却反被军部所利用,以至于实施了对外扩张政策。结果同推翻德川幕府之后的新兴势力中产生的藩阀政治、财阀政治等恶势力一样,使财阀和政党政治走向没落,并在所谓的国内革新的新兴势力中产生了军国主义和军阀政治。而且正如国家主义的右翼分子为了革新日本高举着复兴皇道的大旗,国家主义派的革新运动本身在不知不觉中成了实现军国主义政治的基石一样,“皇道”的口号,也不知什么时候被利用为日本对外行动的旗帜了。

总之,“皇道”绝不意味着侵略思想,它只是被军部滥用在对外的军事行动上。不用说这个责任不仅仅在于军部,当时的执政者以及作为代

言人的言论机关,或是包括我们国家主义者的所有指导层,都逃脱不了这个责任。

布告《告派遣军官兵书》

日本在发动日支事变之际,把其称之为“宣布皇道”。但是,在当地前线的日军枪杆子政治,以及在战场各处所干的有损日本军名誉的行为,绝不是“皇道”精神的体现,倒不如说是对“皇道”的亵渎。总的来说,中央的军统帅部在思想上堕落,忘记了军人的本分,开始参与政治,其结果导致中央的威令无法实施。因此,在支那大陆的百万皇军,即使标榜着神圣的皇军,以宣布皇道为名,而事实上却最终成了可悲的骄兵。就在皇军渐渐忘记军纪,从思想上堕落的时候,1941年4月,在全军范围内,以板垣征四郎参谋长的名义,发表了辻政信参谋起草的严肃军纪的布告《告派遣军官兵书》。布告的开头便提出军人要回归军人的本分,指出现在在支那行动的全体日本军正渐渐丧失作为天皇军队的资格。另外,布告还指出对于普通百姓以及第三国的人民,严加禁止做出有辱日本军队名誉的不应有的行为。这份布告对于颓废不堪的前线当地的日本军来说犹如五雷轰顶。而且,不仅是对前线当地的日本军,而且对全体日本军都产生了严肃军纪的影响。

日支事变爆发以来,虽然在支那占领地以政府或是当地军队司令官的名义多次发表过布告或声明,却没能被支那民众真诚的相信和认同。而对于这个严令日本军严肃军纪的布告,大多数支那人都很关注。在这份布告发表的同时,我受辻政信参谋的委托,飞回了日本,把这一严肃军纪的布告印成数十万份,分发给全国的军界相关人员。这是对普遍腐败、颓废的军部发出的警告,警示作为天皇的军队必须回归原来的面目,并要求其自我反省。当时,日本军的军规是多么的混乱,从一两年后东条英机不得不发布“战场训示”的事实来看,也能清楚地说明这一点。

据说日露战争之际,在旅顺围攻战的阵地上,当乃木将军得知其手下的一个士兵抢了支那人店里的点心后勃然大怒,严厉惩罚了那个士兵。而当将军的副官诧异因为这么一点小事就如此惩罚也太过严厉时,

乃木将军便这样严肃地告诫道：

“如果把天皇陛下的军队中的一个人抢夺其他人店里的东西作为小事而就此原谅的话，将来这样的恶劣思想就会不断扩散，皇军的精神就会彻底瓦解。”

在此栩栩如生地展现了乃木将军作为武将的风范。与此同时，当时的日本军作为天皇的军队没有在世界人民面前丢脸。这一点人人皆知。然而，听说攻占南京的某司令官在凯旋之际，用军用飞机给其夫人带了一只狗作为礼物，对此，我又能说些什么呢？

总而言之，日露战争时司令官的精神和日支事变时司令官的精神差异如此之大。而上级的精神甚至会传递到下级一兵一卒，以至于下级具有相同的思想。在支那的百万日本军从思想上渐渐崩溃时，发布《告派遣军官兵书》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不久，辻政信参谋从当地的军队被调到中央任职，我也因为触犯了中央的禁忌，被解除了支那派遣军所委托的任务。这是1941年6月的事。

在辻政信参谋离开后，支那派遣军司令部再次开始流行干部们的宴会，被关闭的高级饭店又重新开业了。就这样，辻参谋断然实行严肃军纪的努力，在当时重建全军军规方面也显得太势单力薄了。

[儿玉誉士夫：《我是这样战斗的》，（东京）广济堂出版，1975年。]

（虞宁漪 叶琳 译）

2. 我所目睹的南京惨剧

井手纯二

编者注：井手纯二，隶属于日军陆军航空兵飞行第八大队，航空兵军曹。

从华北到南京

1937年7月15日深夜，入伍通知书的电报从老家福冈发到了正在东京居住的我的手里。第二天我就坐上普通列车回家乡了。

一星期后的22日，我被分配到了位于福冈县太刀洗的飞行第四联队正在组建中的佐佐(诚)部队(战斗机)黑濑队。我们以军号手打头，排成四列纵队威风凛凛地从营门出发了。从釜山到新义州坐了三天两夜的车。队中有一位少年飞行兵出身的李军曹(出生于朝鲜)，可能因为他是朝鲜人，所以我们每到一个车站，都会看到人们拿着国旗和我们握手，送上酒菜，唱着“这里远离家乡几百里”之类的军歌，热烈地欢迎我们。

但是，因为中国兵挥舞着青龙刀跳上机翼上闹事的“天津事件”的发生，我们不能前进了。我们在满洲的锦县和绥中宿营，9月28日，终于又开始出发了。30日到达了北京的南苑机场。但是，在车中收到情报，说是在山海关附近敌人会来袭击，所以为了防卫，我们在车中一本正经地堆起了大石头。这是一件看起来像是笑话却又是真实的事情。

在此之后的四个月，中国空军并没有在这里出现，所以佐佐部队没有经过激烈的空战就平安无事地度过了。但是，12月决定要转战华中了。当时的九五式战斗机飞行距离短，无法由空中飞往，于是就在天津解体，将分解的飞机装船。16日，船驶往上海。

这样，我们于12月25日踏上了上海的吴淞栈桥，从大场镇坐上汽车，经过无锡、镇江，于29日进入了首都南京。第二年8月我们转移到了安庆，在此之前的八个多月中，我们一直驻扎在南京城外原来的防空

学校,并以大校场机场为基地,参加作战。有时也有苏联军参战的敌机来袭,但是不管怎样,到达南京之后,我亲眼目睹了南京城内外的悲惨情景,也就是所谓的“南京事件”,它留给我的印象现在仍然十分深刻。

被押解的摇摇晃晃的俘虏

我进入南京是晚于13日首都陷落之后的两个多星期,也就是12月29日,所以对在此之前的事毫不知情。所谓“南京虐杀事件”,我想大概就是在17日的人城仪式和18日的慰灵祭之前,日本军急于想确立治安,大量搜捕并杀害逃匿于市民中的便衣兵这件事吧。华中方面军最高指挥官松井大将在慰灵祭上的训示,特别对军队的暴行提出了批评并斥责,不正是预见了今后这种暴行可能会再次发生,所以要求引以为戒吗?

但是,过了十几天后,我在南京码头所看到的情景,应该作何解释呢?军司令官的命令为什么那么无力?日本军的军纪为什么会如此堕落了昵?更何况我所看到的只有官兵在大白天堂而皇之地依照军队命令,大量地、有组织地进行“公开处刑”的场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把松井大将声泪俱下的特别训示和眼前的事实联系在一起,我到现在还很难作出相应的解释。

且说在现场,哨兵和宪兵都不在,行动很自由,甚至拍照都是可能的。如果现在想来,觉得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我把残酷暴虐的场景不断地摄入镜头,但是除了几张留下来之外,其余的几乎都丢失了,真是一件遗憾的事。

南京北部的中山北路从挹江门到长江的东边,有一个下关火车站,铁路支线和铁桥从那里延伸到长江岸边,对岸浦口的货物列车可以由铁路直接行驶到运输船上,所以长江岸边有些塌陷。在这里处决犯人的话,人会自然地落到江中,虽然有一部分会被江水冲走,但是更多的尸体会一动不动地留在原地、堆积在岸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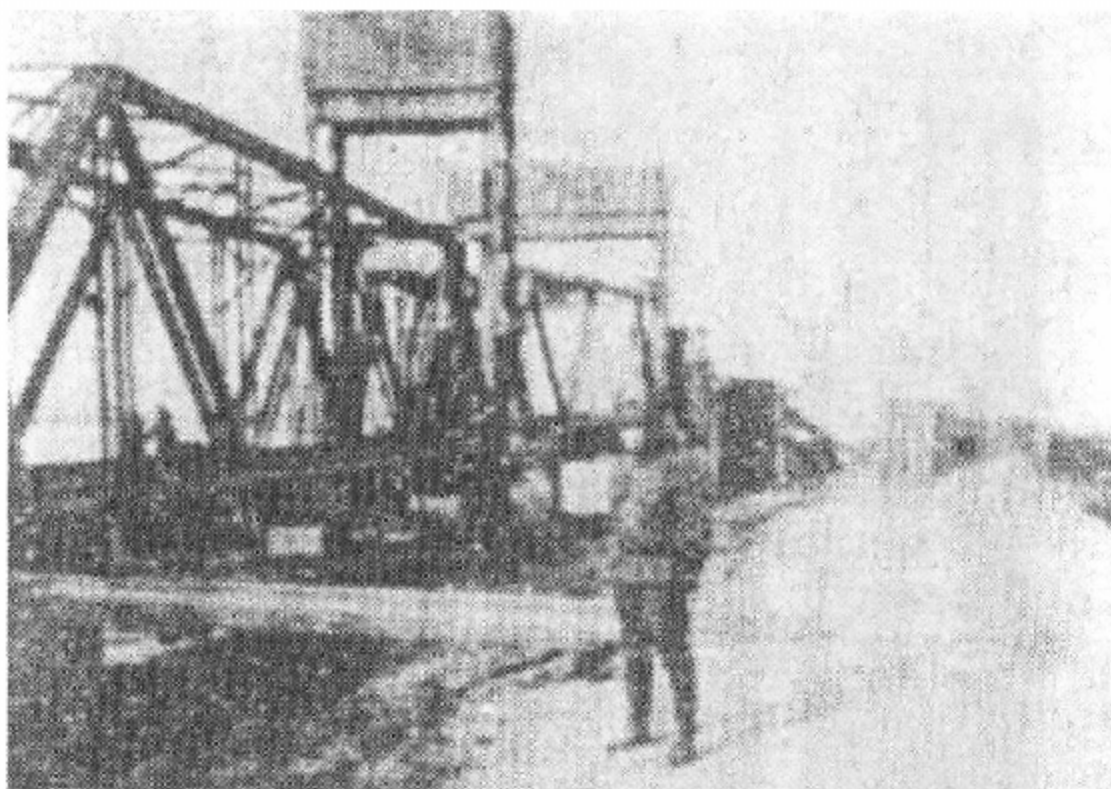
当时我担任部队的炊事工作,每天会有一两次坐着卡车去下关站附近的粮秣厂领取粮食和其他物品,可以自由地出入兵营。虽然没有清晰的记录,但是从29日以后到第二年的1月5日左右,我至少到现场去过



在南京穿着和被杀俘虏一样棉衣的作者(右)与雇佣的中国人合影

三四次。说是好奇心也好,我从事航空队的地勤工作,很少有机会体验到活生生的战争,所以我想也可能是因为这种心情的驱使吧。

我把这座铁桥叫做“血的栈桥”。它的前面,有约二十名的中国俘虏,像是用卡车从收容所运过来的,他们被带到江岸边。我看到他们都带着包袱,穿着厚厚的棉衣。我估计大概是日军骗他们说带他们过来是



站在下关铁桥旁的作者(对面就是江岸)

要释放他们吧。我远远地看着,并没有看到穿军服的人,不过大都是二三十岁的男子,而且剃着和尚头,我想可能是便衣兵吧。

大约在距江岸 200 米的地方吧,沿道路转过一个弯,就能够看到从江岸到水边的江滩上连绵不绝地叠放着被处决者的尸体。被驱赶摇摇晃晃走着的俘虏们好像发觉了日军的意图,想要逃跑,可是来到这样的地方已经无路可逃了。

他们像被带到屠宰场的小羊一样,乖顺地被人驱赶着,对此我感到极不可思议。我想也许他们是因为肚子饿才没有反抗吧,我至今仍解不开这个谜。

当然,此前在华北战场上,我也看到过日本刀处决俘虏的场景,那时候他们也是放弃反抗顺从地被屠杀的。难道能想得开、容易放弃是中国人的民族秉性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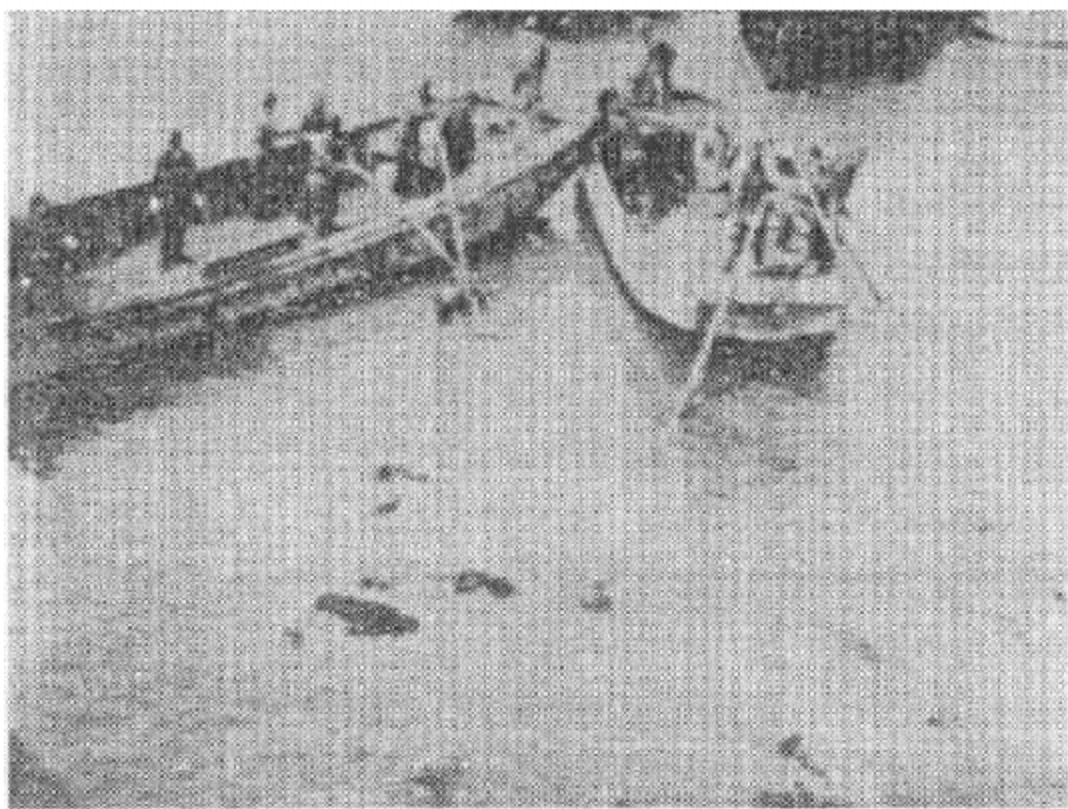
军刀和机枪的处决

且说处决马上就要开始了。有用日本刀的,也有抡着下士官用的九

五式军刀的,但是俘虏们都老实地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日军一个个地把刀砍向他们,然后把尸体踢进水里,但是,因为九五式军刀是一种简陋的新式刀,所以杀起人来不是很麻利。

只有几个手法好的士兵一刀下去就会人头落地,而大多数士兵得砍两三刀才好不容易把头砍下来。可能是觉得再添一刀很麻烦,所以有些人会把只挨了一刀半死不活的俘虏踢到江里去。

我走到他们的旁边,一个40岁左右满脸胡子的征召兵一边在大声嚷嚷:“我要让你们知道,这是在为某某战友复仇。”一边擦着九五式军刀。



在船上把江岸上堆积的尸体拉到水中(作者摄)

他们注意到了我,对我说:“是航空队的人啊,过来帮我一下,我的手腕和胳膊都累坏了。拜托了。”但是,我看了近三十分钟他们杀人的场景,感到胸口很难受。这种难受是对老兵同情的心情。我想他们那是在经历了连续日夜作战、在战场上拼命、失去了很多战友之后,才放任自己这种憎恨、非人性、野兽般的行为吧。我不禁反省自己,作为航空队的地勤人员,在别人看来就像是“军队中的败家子”、“不懂劳苦的旁观者”。

记得当时我只是摆了摆手,就急匆匆地离开了现场。

之后再一次看到了同样的处决情景。那是在另外的一天,因为有几个士兵站在江岸上,一边用手指着,一边像看风景似的,我问他们:“在看什么?”并顺着看过去,原来是载着十几个俘虏的小船划到扬子江中间的时候,他们正在把俘虏捅倒,再从船上用机枪射杀。

好像工兵队模样的伙伴从船上用船篙和钩子把堆积在江岸的尸体拨开,以便其顺流而下,我把这一系列场景都摄到了照相机的镜头中。

在华北也是这样。但是,我作为第三者看到这种处决场面的心情,当事人是根本体会不到的。

如果有军官或是指挥官在的话,我应该会询问事情的经过。但是,我却看不到他们在这方面有什么表态。感觉好像只是让基层的士兵去打扫卫生什么的。

我回到队里,把我的所见所闻对每一个人都说了,但是,军官们认为这是因为作战失败和衣食住不足所导致的。

大街上听到的都是市民的怨言:“蒋介石和唐生智卫戍司令官的出逃人们一点都不知道。政府老是对我们强调‘没事,没事’,所以我们一直很放心。可是等到南京陷落,想要逃走的时候,已经没有船了,只有官员和一部分有钱人能够弄到船。”不只是一般的市民,败残兵也没有可逃之处,便混入平民百姓中,因为区别不出来,所以俘虏在不断增多。听说当时的实际人数有一万人。

另外,那个时候,看到过市内的电线杆上贴有“要建造兵器修理厂。征招会修兵器的有经验的人,待遇优厚。”这样的招聘广告。说起中国会修理兵器的有经验者,首先肯定是原军人。这也是为捕获败残兵迫不得已使出的一个奇招。

掠夺粮食和柴禾

占领南京后,首先最重要的是维持治安,但是这样一来俘虏就会不断增加,衣食住的准备,特别是粮食不足就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不知为什么我们航空队在粮秣厂的优先排序为A,所以并没有特别



漂流的尸体(作者摄)

缺乏粮食的时候。但是即使这样,在南京入城仪式后的一个月,情况也变得严峻起来了。大米勉勉强强会有,但是得不到肉和蔬菜,不得已只好依赖“当地调配”。本以为在附近的农村转一圈就会征发来一些东西,但是村庄里既没有商店也没有市场,所以决定用卡车来搬运农家的猪、鸡、蔬菜等东西。

因为不存在金钱方面的问题,所以准备好了钱就出门了。但是农家的主人已经跑得无影无踪,家畜也丢下不管了,结果就变成毫无顾忌的掠夺,这一点我不得不告诉大家。我在兵营里射杀带回来的一头牛和一只羊,自己用菜刀将它们宰杀做成饭菜的场景,至今想起来仍感到心痛。

连处于优先顺序为 A 的航空队都这样做,可以想象得出其他地面部队为了弄到粮食要费多少心思。因为是在严冬最寒冷的时候,燃料的供给也是很重要的。我曾经到城外的中山陵一带去寻找作为燃料的柴禾,但是听说到手的好木材是从张学良官邸拆下来的,很是吃惊。

听说松井大将虽然入城了,但是找不到像样的住宅,打算放弃在南京常驻,这件事不知是真是假。

在不考虑占领后的建设和复兴的时候,就连神仙也变成了恶魔,更

何况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出于本能做了这样的事,这到底应该责怪谁呢?

有如下事实为证,从上级开始考虑建设的 1938 年 1 月中旬左右起,也可能是因为宪兵的形象开始引人注意的原因吧,掠夺、放火、强奸妇女等暴行消失不见了,大街上迅速变得平静,建设的口号也日益高涨。

我亲眼所见的“真实”,日中两国有好几百万人至今还在争论着,赶快停止这种愚蠢的争论吧。好几千人,不,是好几万人,像玩数字游戏一样对此争论得没完没了,我们还是把它交给历史来评判吧。总之,我们应当正视,人具有既能成为神仙,又能成为魔鬼的两面性。我想,战争才是把人变成恶魔的元凶吧。

从这个意义上说,数年来关于“南京虐杀”的争论,是一本合适的教材。应该说,今后它仍可以作为鲜活的教训和反省的材料而存在。它也是一个课题,希望大家今后继续深入研究。

[《增刊·历史与人物》,1984 年。]

(王琴 译 李斌 校)

附 录

1. 侍从长的遗言

——昭和天皇的 50 年

德川义宽 岩井克己

编者注：德川义宽，1906 年出生于东京，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美学科，后赴德国留学，1936 年任昭和天皇的侍从，后任侍从长。

（前略）

1937 年占领南京时，日本军的残暴行为，我当时就是知道的。把中国俘虏绑成一串击毙等等。这是因为我大学的朋友，当时的一位军医陪同朝香宫殿下去了现场，把所见所闻告诉了我。

而且，南京攻略战的总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是名古屋人，这不仅因为我母亲（德川宽子）认识松井的夫人，而且还因为我的父亲（义恕）担任名古屋军人会会长。

据说松井在中国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在南京攻略战之后，想到“对方的死者也难瞑目”，就要在当地举行日中双方阵亡者的慰灵祭。可是他的想法却遭到了下面的师团长等人的嘲笑和反对，感到大家都在说：“因为是战争。所以即使发生了这样的事也……”

松井经历过日俄战争，因此十分了解日俄战争时期日本军对待俘虏

很有礼貌。但是在南京，下级不听上级的指示，严肃军纪也不奏效。因此，松井后来在热海建了一个兴亚观音。我认为松井很了不起啊。

是否发生过南京虐杀，这似乎存在争论。当时很多相关者也是知道事实的。我不清楚殿下是否知道，但是他偶尔说过：“这和日俄战争时期的军队不一样。”陛下很清楚明治天皇的业绩。

陛下和我之间的谈话主要是有关植物或动物。我很了解陛下喜欢看由动物学家转为历史学家的箕作元八写的《法兰西大革命史》。陛下非常精通西洋的历史，尤其是军事，像拿破仑、俾斯麦等，陛下在陆军也讲述过这些内容吧。陛下常说：“拿破仑和俾斯麦都是战略家，具有攻击性。可他们两人没有违反国际法，也没有破坏条约。”陛下有这样的想法：“明治时代留下了武士道。过去真好啊。”陛下在东宫时代，学问所的御用文人杉浦重刚^①的专业是理科吧。

(下略)

[德川义宽、岩井克己：《侍从长的遗言——和昭和天皇的50年》，
(东京)朝日新闻社，1997年2月5日。]

(叶琳 译)

^① 杉浦重刚(1855—1924)，日本教育家，曾在英国留学，专攻化学，任国学院学监、皇典研究所干事长等职，1914年起在东宫御学问所给皇太子时代的昭和天皇讲述伦理等课程。

2. 通向昭和史的证言

松本重治

编者注：松本重治，时任日本联合通讯社上海支局局长。本文为对松本重治的访谈录。

(前略)

第三章 日中全面战争和南京占领

“一击论”的由来

——在卢沟桥的枪声中，日中战争爆发了。当时，老师您在上海关注着事态发展，那您是怎么看待这次日中关系悲剧性的转折呢？

松本：卢沟桥事变发生之时，我满心祈祷着事态不扩大就可以解决。我真的很担心，日本要是做出鲁莽事情的话，会导致很严重的后果。

卢沟桥事件本身的经过，现在已经基本上搞清楚了。我在《上海时代》中详细地描述过。可以说前线的局势一触即发。在前线的日中两军相互间没有信任感，同时，中国的第二十九军没有采取良好的统制和管理，在当地的部队被充满抗日情绪的学生们所煽动，每天晚上都会擅自行事，不时地袭击我军驻地。

在此驻扎的日本支那驻屯军都抱着“不扩大事态，就地解决”的态度。虽然田代皖一郎司令官身患重病，但桥本群参谋长遵照田代司令官的旨意，向部队长们和松井久太郎特务机关长、今井武夫武官等下达了指令，松井机关长和中国军方的张自忠签订了停战协定以及双方同时从卢沟桥附近撤军的协议。就这样，战地是在“不扩大事态，就地解决”的方针下做了很大的努力，但是，7月7日晚、9日晚以及10日晚都发生了冲突。因此，7月12日，东京召开了临时内阁会议，作出了向华北出兵的

决定。

前陆相杉山提出“从国内派遣三个师团，朝鲜派遣一个师团，满洲派遣两个师团”的方案。这一方案被采纳了。近卫首相发表声明说：由于此时中国的排日、抗日情绪变得十分强烈，我们为了促使中国方面作出反省才出兵的，从关东军、朝鲜军、国内派出如此之多的兵力实是迫不得已的事。不久关东军的两个师团和朝鲜军的一个师团就向华北进军了。

这就是所谓的“一击论”。但是，从结果来看的话，“一击论”非但没有使日本军方达成自己的目的，反而使整个局势变得对日方更加不利。东京方面认为用武力威吓就能使中国乖乖降伏。然而满洲事变以来，日本日积月累的武力施行和武力威胁却只是一步步把中国政府和普通平民逼上抗日之路。看着这些，我心情黯然。

——当时的近卫内阁和军方的想法是怎么样的呢？之后发出的“不以蒋介石政权为对手”这个臭名昭著的声明是否也已经在酝酿之中了呢？

松本：卢沟桥事件发生的当时，近卫首相及以下人员，谁也没有想到这会演变成大规模的战争。要是日本发动一次攻击的话，南京就会俯首称臣，攻击在天津、北京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的话，蒋介石就会俯首称臣。日本是这么想的。但是，事情并未如他们所料。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声明。声明表示：中国虽然是弱国，但是在这危急时刻，我们不得不关注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担负起应当担负的历史责任。因此，我们必须应战。

此后，虽然双方也做了不扩大事态的努力，但是，中国军队对日本军队的骚扰和攻击不断发生。7月25日“廊坊事件”的第二天，“广安门事件”爆发了。7月27日，作为应对政策，日本军国内的三个师团被动员起来，7月末，平津地区被日本军占领。这在中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蒋介石最终作出了抗日的决定。之后，8月9日，战火波及上海，事态扩大，日中两军发生了冲突，最终演变为日中全面战争。

——满洲事变以来，军方力量增强，政府和政党的控制应该是已经变得力不从心了吧。不仅如此，政府和政党被军方牵制着，甚至感到了生命安全都没有了保障。事实上，卢沟桥事变的前一年也就是1936年，

“二二六事变”爆发了……

松本:经过“二二六事变”,皇道派被打败,统制派掌握了权力。陆海军大臣使得现役军人掌权的制度得以复苏,所以在内阁组阁时,若没有由陆军大臣派出的陆军来协助首相的话,就不可能顺利组阁。因此,形成了军部特别是陆军掌握着内阁生死大权的状况。因为军部控制着内阁的关系,民间的政党、经济界及新闻界变得无能为力。

卢沟桥事变发生之时,近卫先生组阁仅一个月。因为近卫先生认为,组阁首先要做的事就是改革贵族院,对于此次卢沟桥事变的爆发他不知道如何是好。于是,他只能追随“一击论”。

——给予中方一击,我们真的就能够一劳永逸、逍遥自在了吗?或者,狠狠地打击一下就可以解决问题,这仅仅是我们异想天开的单方面的推测吧?不管怎么样,满洲事变以来,日本一方或者说日本政府没有迅速抑制当地的关东军等日本军方的擅自行动。日中关系的关键时期被军部拖延和搅乱,对此我们是否痛感到了当时日本外交的无能?

松本:6月初,近卫先生在即将成为首相之时,与其关系十分密切的蜡山政道氏曾对他说:“如果您真的担心日中关系的话,我想在组阁之前,您有必要亲自到南京与蒋介石推心置腹地谈一谈。”近卫先生遵从这个忠告,确定了大致的想法,但在即将实行之前却让组阁的事情先行打断了,南京之行终未能实现。

卢沟桥事变发生数日后,陆军作战部长石原通过内阁书记官长风间向近卫先生进言:近卫先生本应飞到南京和蒋介石进行直接谈判。这一进言被近卫先生接受了。在东京的陆军中央内部也出乎意料地出现了“不扩大、反对出兵”的意见。他们认为,如果从国内断然出兵的话,会直接刺激中国的抗日情绪,必定会演变成全面战争。但由于陆军在中国战线上仅仅能派出15个师团,所以不能进行全面战争。这个出兵反对论的统帅者就是石原。

近卫先生决意立即到南京与蒋介石直接交涉,却因军方干扰飞机的使用,致使计划不能实现。取而代之的是,急派蒋介石信任的宫崎滔天的儿子宫崎龟介到南京。接到蒋介石“能来的话就会见”的回电后,7月24日,在宫崎龟介就要从神户乘船时,却被宪兵队逮捕了。此时,近卫与

蒋介石的会谈已不可能实现了。

最后关头的外交努力

——那个时候,如果近卫与蒋介石会谈可以实现的话,历史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不管怎么样,在日中战争的背后,总有些不明显的、面向和平的努力吧?

松本:所谓日中战争,是在进行和平努力的同时,战线却持续扩大,而在战争继续的同时,和平努力的尝试也仍然在继续的奇怪的战争。随着战争的不断扩大,无论如何也要阻止战争的和平人士的努力也在持续。日中双方有良知的人在战争中为了和平付出了多么大的努力啊! 我认为这些事一定要让大家都知道。

7月29日,天津军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天津日本军已完全占领了永定河北岸的平津地区。与此同时,报道了这一切的30日的朝刊中也刊登了蒋介石在收到中国第二十九军已经在永定河南岸败退的报告之后发表的重要声明。蒋介石的时局声明提出为了重新解决时局的四项条件(1. 不能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2. 不能对河北及察哈尔的行政组织进行不法变更,等等)。同时,蒋介石政府委婉地提出,如果日本同意停止战争的四项条件,会考虑与其进行相应的交涉,但同时也明确表示:如果日本一方的军事活动不到此为止的话,就算没有胜算,也要进行对日抗战并且战斗到底。

对于认真考虑日中关系的人来说,如果读了这一天的朝刊,认为华北的战局已经告一段落的同时,也应该感到,此时如果日本方面不采取一些及时补救措施的话,日中之争会陷入泥潭。读了第二天的报纸后,在《朝日新闻》中有这样的报道:

30日下午4时,向出席议会的近卫首相汇报了这件事情后,首相立刻分别会见了广田外相、杉山陆相、米内海相、贺屋藏相等人,仔细听取了各方面的信息。在互相交换了意见后,于4时30分匆匆忙忙地进入皇宫,拜见了天皇陛下,并将最近的战事、时局详细地上奏天皇,并回答了天皇陛下的各种垂询,并于5时40分退出皇

官，直接来到议会。

然后(首相)在院内大臣室会见了杉山陆相，传达了天皇陛下对于时局万分担心的实情。前后一小时以北支那事变为中心，针对今后的对策达成了慎重协议。接着首相会见了广田外相。当天晚上7时会议结束。对以上相关事宜日本政府作出了如下决议：

(政府发表)天皇陛下对时局忧心不已，旋即召见总理大臣，总理大臣上奏后退出。

——读了这则报道，从敬语的使用状况可以一窥当时天皇和臣民的关系。但是，有一点报纸上并没有登载出来，那就是陛下在当时究竟讲了些什么呢？

松本：读过时任日本外务省东亚局长石射猪太郎的自传《外交官的一生》后，就会明白原来是这样。对应召前来的近卫首相所说的“至此通过外交协商的方式来解决怎么样”这样的话，虽说是石射从广田外相那里听来的，但毕竟是天皇所言。接下来，近卫首相和杉山陆相会谈了一个小时，决定结束华北战争，将方针向外交协商转变。

随后，陆军省军事课长柴山兼四郎大佐前去会见杉山陆相谈起过的石射局长。柴山兼四郎大佐提出战争必须停止，但由日军方面提出停战实为不妥，由中方提出则不费力气。他提议能否由外务省提出协商，让中方先提出停战。

——话是这样说没错，但总觉得有些不着边际，让人听得瞠目结舌。不光不着边际，还有心胸狭隘之嫌。

松本：石射在《外交官的一生》中也这样写道：“日军在面子上希望由中方提出停战，存在这种狭隘的想法，但对此却根本没工夫去指责。我告知条件允许的话，将我所提出的‘全面外交调整方案’和停战协商同时实行的话，停战是有可能的。我又将‘国交调整案’向柴山课长进行了说明。柴山听取了我的相关考察报告后就回去了。”

石射局长是不赞同“一击论”的少数高官之一。他坚决反对国内动员论，自始至终不赞成陆军从国内出兵和“一击论”，使得广田外相为坚持“不扩大事态”的方针，每天都竭尽全力地努力着。但是，当时事态发

展不尽如人意,日军占领了平津地区,为了避免日中全面战争的爆发,石射局长着手考察为争取和平而倾注心血的具体方案。因为体察天皇陛下的忧虑,他倾注了最后的努力。

石射在8月1日叫来了柴山课长和海军省军务局第一课长保科善四郎大佐,向他们出示了准备好的国家外交调整方案。两方都勉强接受了。柴山大佐是陆军中的“鸽派”,保科大佐也算不上是“鹰派”。而且在此前一日,据说石原作战部长就军事状况向天皇进言时提出,军部对保定一线以外的战线扩大没有信心。在演变成这样的局势之前,最好通过外交途径收兵。天皇表示了同感。海军省也有意通过外交手段收拾局面。因此,石原作战部长动员米内海相去说服杉山陆相。由此,获得海、陆两省大臣次官的同意,三省意见一致的石射方案得以成形。

至此,三省统一的石射方案虽说一直是陆军在筹划,但还是被外务省掌握了主动权。单单由日方提出停战方案,如果中方不能同时加以响应的話,并且全面外交调整方案不能同时出台的话,也不可能实现停战。正是考察到中国这样的实情,顺应圣意,基于自己的信念,石射提出了自己的方案。

划时代的“石射方案”

——石射作为外交官,真是与众不同的铁腕人物啊!因为他竟然能使军部听从他的和平构想的计划。要知道军部可是掌握实权,不会轻易就改变初衷的。

松本:石射是少数几个从正面处理中国问题的外交官之一,他也从大局出发。他出身于同文书院,因为说话直率,在报纸上记者对他的评价都非常不好。但他对评论和名声不以为然。这位石射先生呈现给我们的可以说是满洲事变以来日本对华政策中最具时代意义的方案。

这是一项希望解除自满洲事变以来日本向中国强加的“塘沽停战协定”、“梅津何应钦协定”、“土肥原秦德纯协定”,这些旨在排除中国军方势力、建立非武装地带的协定,以及旨在消灭冀察冀东政权、禁止冀东贸易走私、推翻第一次上海事变缔结的“上海停战协定”等一系列协定而提出的方案。这些都是中方外交协商中的一贯要求,日方全部接受的话会

更好一些。作为交换，日方希望中方能够承认满洲国。

——如果“中方能够对满洲国成立这一既成事实坐视不管，允许其存在的话，日方则从长城以南的占领地撤退”。这一方案得以实施的话，至少日中全面战争的悲剧就可以避免。

松本：如果日本用这样坚定的态度与中国达成停战的话，应该不会发生日中全面战争这样的不幸。当时日本陆军将对苏联的战备工作作为最优先考虑，尽量避免与中国的全面战争。与此同时，中国的抗日运动日益高涨。当时仅北平地区就有一万多日本人，以保护当地的侨民为理由，日军可以迅速出兵。但是难以作出决断，把军队撤退到满洲国一带。

——转回到根据石射方案的和平协商上来。仅就这项方案来说，究竟通过怎样的人际关系、怎样的途径向中方传达可谓是一件大事。在这方面究竟是怎样的呢？

松本：这确实是个问题，也在石射的考虑之中。在日中双方政府彼此都表明坚定决心叫嚣“战斗到底”的高潮时刻，将这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方案置于外交协商的轨道确实是危险的。首先应在民间搜寻合适的中间人，将收拾局面的可能性向中方试探比较好。

石射中意的人选是船津辰一郎，船津正好 60 岁，时任在华纺织同业会理事长，是个有着不寻常经历的人。在九州佐贺的松阴学舍毕业后，他 16 岁成为大岛公使的书记员前往北京进行了严格的汉语学习。先后做过外务省的书记员、驻南京的书记官，最后成为德国大使馆的参事官。他精通英中两国语言，是个非常稳重诚实的人，深得中方信任。

石射心中还有一个合适的中方人选，那就是时任南京政府亚洲司司长的高宗武。高宗武先生先后在九州帝国大学、东京帝国大学学习，年纪轻轻就被蒋介石和汪精卫接见，也是个很值得信赖的人物。他一直致力于日中和平。

船津和高宗武进行非正式的会谈，如果中方反应良好的话就转向正式的外交协商。石射是这样考虑的。当时船津的夫人正在住院，生命垂危，船津为了国家临危受命，同夫人诀别后于 8 月 7 日到达上海，9 日与高宗武会面。至此，终于实现了两人的会面。

高宗武带着“高先生是我在耶鲁大学留学时的密友”这样一封何廉的介绍信,于1934年来访以后,我们很快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他把跟船津的谈话都说给我听了。但是这时,遗憾的事发生了,那就是“大山事件”发生了。所谓大山事件就是8月9日海军中尉大山带着水兵到上海郊外的中国军用飞机场进行侦察时被对方扫射致死的事件。

“大山事件”使上海局势急转直下。大山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也就是11日的下午,据同盟通信支局的报道,黄浦江面惊现十艘日本军舰。原来是运载陆战队增援部队的第八战队和第一水雷战队,在面向外滩的黄浦江面上一字排开,场面蔚为壮观,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在此之前只有一艘老式的“出云”号旗舰停泊江面上吧。

松本:是这样的。日本舰队调来增援部队加强防卫,但是中方却认定这是战争。“一切都完了”,我不禁想道。日方认为第二次上海事变开始于大山中尉惨死事件,中方则认为事变是由第三舰队的增援而挑起的。学生和知识分子阶层抗日激情高涨,强烈要求蒋介石抗日,加之眼下日本第三舰队如此嚣张地炫耀武力,蒋介石在如此舆论的高压下不得不向上海地区投入中央军以加强防守。

在上海,中方的保安队和中央军势力增强,形成对日本侨民集中的虹口一带的包围态势。对此日方也增派陆战队,最后在8月13日夜,双方终于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从9日到13日,在上海排除万难意在阻止日中冲突的船津和他的中国朋友们始终没有放弃最后的努力。读了船津先生留下的日记,我对他钦佩不已。

英国大使的汽车被射击

——在战火燃烧的上海,先生您自己也在通过各种途径解决问题,为寻求通向和平的道路而采取了很多具体的行动。通过英国的许阁森大使进行斡旋就是其中之一。事情的大致原委您可以解释一下吗?正是因为这一点,许阁森才成为一位与众不同的外交官吧。

松本:满洲事变发生不久,在第一次上海事变中,英国的蓝普生公使在其中斡旋,说服停滞不前的中国,并和美国等其他国家一同制定统一

提案,日本和中国签订了停战协定。因此,我的想法是在第二次上海事变中,是否能请英国再次做蓝普生公使曾经做过的事情。正好当时一名叫赫尔·帕奇的英国财政部中一位俊杰和我的关系很亲密。他是1935年因为中国币制改革由英国派遣的特使李滋罗斯的助理之一,其后就留在了上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欧援助的马歇尔计划实施时,他是担任接受一方的欧洲诸国的委员长的大人物。我和他之间有这样一种关系:经常在共同进餐的时候交流信息和意见。

我和他商量能不能想办法只在上海地区实现停战协定,在商量的过程中,我想到可以让英国的许阁森大使和川越茂大使在上海进行会见,进行关于停战协定的磋商。这是8月21日的事情。许阁森大使是一位不拘常规的外交官,不会遵循伦敦外交部的命令,只做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情。在日本,知道这个计划的人只有川越大使和我。

决定秘密进行此事。第二天,在大使官邸,我把这些话告知川越大使后,川越大使说:“只能这样做,就这样做做看吧。”赫尔·帕奇和许阁森大使都非常赞成这个计划,听说伦敦最高机构也同意这个计划。不过为了把在南京的许阁森大使送到上海,不能乘坐火车,只能乘坐汽车到上海。英国大使馆的陆军武官罗伯特·福莱泽少校决定让许阁森大使和赫尔·帕奇乘坐自己的车去上海。8月26日,在汽车的后座坐着许阁森大使,在汽车顶上标有英国国旗的汽车从南京出发,冲破战场,毅然开始了奋不顾身之旅。

日本的海军战斗机用机枪扫射了这辆汽车。当时有情报说蒋介石要视察前线,由于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和英国国旗从远处看非常相似,日本方面的海军战斗机误以为是国民党的车,予以轰炸,并用机枪扫射。许阁森大使背部负伤。这一事件似乎将问题国际化了,不过因为海军次官山本五十六向新任英国大使表示道歉,解决了这一事件。

这次事件之后,我会见福莱泽,并向其低头认错。福莱泽说:“如果日本的海军战斗机是误击的话,为什么没有对作为军人的我进行射击呢?怎么能射击非战斗人员的大使呢?”(笑)

当时日本政府的方针是就地解决,不扩大事态。因此,哪怕只有上海地区也好,想先建立一个中立地带并实现停战。川越大使似乎曾有如

下构想：和许阁森大使进行商谈，将已有的上海停战协定作为基础，签订一个地区和参加国都稍稍扩大的新的上海停战协定，在此基础上，谋求与蒋介石政府解决华北事件。但是，由于日本海军战斗机的机枪扫射，好不容易形成的计划流产了，实在是遗憾。

认真想想，将许阁森大使送往上海之时，如果事先告知第三舰队司令长官的话就好了。不过由于我的年轻鲁莽，没有事先做好这个准备，以至于造成这样大的过错。这是我的失败之处。

因为没有办法，进入9月，松井石根大将作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在吴淞登陆后马上要会见我。我听说了这个消息后，驱车疾驰到司令部，请求松井司令官“不要进攻南京，希望在中途停战”。

——把许阁森拉出来，试图搭建通往和平的桥梁一事虽然失败了，但您没有气馁，说是对许阁森事件的弥补也好，这次您是想向第一线的陆军司令官进言和平吧。您以前就和松井司令官认识吗？

松本：确实是这样。和松井先生是三年前在东京相识的。我奉通讯社命令每次回到东京时，就上海和日中关系等问题，会被邀请参加聚会，许多人聚集在一起交换意见。京都和上海的太平洋会议合并以来，以越来越亲密的陆军预备少将佐藤安之助先生和当时朝日新闻社的评论委员前田多门先生为中心，一边吃午饭一边交谈。松井先生住在热海，但那个聚会是很正规的。松井先生是参谋本部“支那班”出身的中国通，而且很关心在中国的英国权益和其他第三国权益，以及中国的政策。

正因为这样，我和松井先生的关系很好。因此，松井先生把我叫去，问我各国如何看待日本出兵上海一事，我趁此机会对他直言道，希望上海派遣军不要攻击南京，而是中途收兵。

——对于这个想法，松井司令官的回答是什么呢？

松本：我说，日俄战争时，大山严元帅受命为满洲军总司令官时，回头对山本权兵卫海相说：“战斗我来打，但是指挥就拜托你了！”如果占领南京的话，日中战争就会变成全面战争，日本想要以一击制胜，赢得话语权，但是，目前已经是不可能了。我们不应该损害第三国的权益，应该尽力避免和第三国的武力冲突。我举了这些理由来呼吁在打到南京之前就停战。我还说，只有松井先生才能做到这一点。

对于我的这番话,松井先生说 he 正在为停止向南京进军而暗暗地绞尽脑汁。他还叮嘱我不要对他人说这件事。

战后,我出席了松井先生 23 周年祭的追思会,那时我说,我坚信松井先生是渴望和平的,然后,战时任派遣军参谋长的安藤说:“正如松本君所言。”他还说,松井司令官当时一直是寻求在到达南京之前就停战的机会的,但是,中国军队退却得太早,使得我们不得不追击。

——刚才讲到了松井司令官。当时在上海,日中两军的对抗变得越来越激烈。于是,上面下命令组建上海派遣军,松井司令官也受命率领该军向当地进发。这样,日中战争的主战场转移到了华中一带。日本政府在 9 月 2 日,把以前使用的“北支事变”这个名称改为“支那事变”。也就是说,虽然日本政府仍然不承认这是战争,而是将其称为事变,但主动承认了目前已经不是华北地区的局部纷争,而是发展成为全面的日中战争了。更何况,外国报纸早就很明确地报道说这是“China War”。

松本: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从中国内地汉口乘船撤回的日本侨民集中在了上海。针对这一情况,蒋介石增派最精锐的中央军到上海周边地区。日本海军上海特别陆战队为了保护在上海的三万日本侨民陷入了苦战。为了营救这些日本侨民,上海派遣军的两个师团被派往上海。当时任司令官的是从国内派来的松井石根大将。不久。第三师团、第十一师团分别在吴淞和川沙镇登陆了。

中国军队在碉堡里顽强抵抗。当时德国还向中国输出军需品,并派军事顾问团到中国。在这些德国军官的指导下,中国军队采用德国的器材和武器建成的碉堡,使得松井兵团受到牵制,无法发动进攻。针对这种情况,我当时就写文章说“第二次上海事变是日德战争”。不过刊登那篇文章的《改造》杂志把这句话删掉了。(笑)

越走越窄的交涉之路

——在这种战局的背后,和平工作也在展开。人们关注当时围绕日本侵略中国的话题而出现的国际动向。在 9 月 13 日举行的国际联盟大会上,中国提起诉讼,说日本侵略中国是违反联盟规定和九国公约的。大会接受了这个诉讼,提议为了讨论日中纷争召开九国公约会议。会议

在布鲁塞尔举行,但是,日本却以只有和中国直接交涉才能解决纷争为由拒绝参加会议。不过,日本明确了接受由第三国作为中间人斡旋日中直接交涉的方针。10月5日,罗斯福在芝加哥发表了所谓“隔离演说”,谴责日本和德国是好战的国家。

松本:许阁森大使从南京赶到上海,为了使上海地区的停战协定得以实现,他做了很多努力,但没有结果。不过,英国还继续担任着防止日中全面战争爆发的调停者。不管怎么说,英国在中国拥有很大的权益,是不愿意看到自己好不容易建立的地盘由于战争而受到威胁的。而且德国当时与中国的贸易正处于鼎盛时期,所以英国想抢在德国出面进行日中调停前先下手为强。

当时新上任的英国驻日大使克雷吉,一上任就多次拜访广田外相,表达了英国想调停日中纷争的意向,并探寻日本想从中国得到些什么。同时,英国政府不得不接受许阁森大使负伤入院治疗的事实,任命 R. B. 豪尔为代理驻华大使,在上海和南京之间积极地与日方和中方进行接触。

豪尔于9月12日拜访了与许阁森有密切联系的参事官日高信六郎,就当时的战况及租界等问题交换了意见。14日,豪尔带着赫尔·帕奇和弗雷泽在南京会见了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政要。我以“上海发同盟社电”的名义将以上动向发了出去。

此外,我也与赫尔·帕奇会面并交换情报。自从在上海开战以来,我与高宗武(蒋介石和汪兆铭的顾问,也是我的朋友)和《大公报》社长胡霖等中国友人失去了联系,于是通过赫尔·帕奇每周五与徐新六先生定期会面。徐先生是实力很强的浙江财阀,从在上海举行的太平洋会议开始我们就认识了。现在世道混乱,日中战争爆发,必须设法尽早赢得创造和平的机会,并为和平计划成为现实的那天做好准备。我和徐先生抱着这样的想法互相讨论。

我们最初选择在火星宾馆会面,后来察觉可能被蒋介石的特务机构所监视,就改在赫尔·帕奇的公寓会面。不久赫尔·帕奇又说自己的男佣很像间谍,如果我们的动向被监视的话就太危险了。于是我们又转到了美国大使馆陆军武官的公寓等地方。就这样,尽管地点辗转变换,我

和徐先生的会面还是持续了七八次。

——您曾被蓝衣社派出的间谍盯上过吧，类似于电影中的 007，您难道没有担心过生命危险吗？

松本：确实。上海的抗日运动愈发激烈，但是不管多激烈，我都坚持乘坐插有日本同盟通讯社旗帜的汽车。别人都对我说，插了同盟通讯社的旗帜反而更加危险，我却觉得真的要被杀的话是避免不了的，所以打算死在同盟通讯社的旗帜下。蓝衣社似乎是要置一些日本人于死地。我也听到了一些消息，说是黑名单上有我的名字，第一个是日本大使，第二个是日本总领事，第三个就是我这个记者。最后我还是没有被杀……

——也就是说，您为了和平四处走动，在抗日派看来是眼中钉。那么，针对英国的企图，日本和中国做出了怎样的反应呢？

松本：关于英国提出的调解以及日方对此的态度，徐先生从南京方面听到了一些。广田外相在被英国大使克雷吉问到其真实意图的时候，透露了对中方的以下要求，并说这些要求是他个人的意见。

从天津、北京一线稍稍向南画一条线，并将这一带划为非武装区，日中双方撤出在非武装区内的驻军；中方承认满洲国；停止排日、侮日活动；实现防共；华北对外机会均等，等等。

对于广田外相这些想法，克雷吉认为大体上是妥当的，但是，考虑到防共问题可能会刺激到苏联，英国并不想触及，因此提议由日中双方签订防共问题的密约。

豪尔把从克雷吉那里打听到的广田外相的意向传达给蒋介石。蒋介石做出回应说，关于和平，自己不好直接说出口，但是他表态说，自己会为此而做好准备。宋美龄虽然反对非武装区，但是如果加上期限的话似乎就可以。

——日中双方通过“鸭蹼式”的水下外交途径暗地里进行意见沟通，那么军部知道这些动向吗？

松本：具体情况记不清楚了。针对克雷吉的动向，陆军的判断是：迄今为止，英国对华一直采取援助的态度，所以会以有利于中国的形式来谋求和平，因而反对广田外相与克雷吉的接触。

——此时参谋本部中，事态不扩大派的中心人物石原莞尔被驱逐出

了中央，调往满洲任关东军副参谋长一职。这是9月27日的事情。

松本：是的。不扩大派的首领石原从东京调到满洲，他在离开东京前交代部下马奈木敬信中佐说：“现在英国的调解是不行了，要设法让德国调解。”马奈木曾是驻德武官，精通德语，是个德国通。石原正是看中这一点，才让他和德国大使馆的奥托武官及获克逊大使进行商议，收拾局面。

遗憾的陶德曼斡旋

——因此，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开始进行他的和平工作。陶德曼大使的斡旋似乎相当有希望，但是……

松本：因为既有强烈主张事态不扩大的石原一帮人等的要求，又有外务省东亚局长石射猪太郎的意向，所以广田外相将中国的立场认真地考虑进去来进行和平方案的研究。因此，他向德国驻日大使获克逊传达了期待德国进行中间调停的愿望。德国方面接受了日本方面的请求，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在希特勒的指示下，开始进行日中之间的居中调停。

11月上旬，广田外相向获克逊出示了七项和平条件。得到希特勒的认可后，陶德曼就向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转达了这七项和平条件。该和平条件是以承认满洲国的合法性为前提的，主要内容有内蒙古自治、华北非武装区的扩大、上海停战区域的扩大等。

中国方面本来打算等待九国公约相关国在布鲁塞尔开会的结果，然后再决定自己的态度。但是，中国方面期待的结果没有出现，战局突然变得对中国不利起来。于是，蒋介石于12月3日召集在南京的将领，向他们解释日本的和平提议，将领们商量以后决定立即停战，接受这样的条件也未尝不可。

之后，陶德曼和蒋介石进行会面。“中国如不顺应此条件，战争就要继续，将来日方提出的条件也不会仅此而已吧。”陶德曼这样提醒道。

蒋介石听了以后回答说：“日本不可信。但是，相信这次调停是出自德国的好意，我们愿意和日本以日方提出的条件为基础进行交涉。”

蒋介石对德国提出了三点要求。其中一条就是，在日中交涉过程中，希望德国始终作为调解的一方临场监督，其次，无论如何也要维持华

北的行政主权。然后,蒋介石强调,希望日本能够首先停战。

就这样,中国方面已经处于接受陶德曼转达的和平条件的方向上。为此,蒋介石提出的先决条件就是停战。无论如何,希望停战,停战的话就可以谈,不过边打边谈是不行的。但是,这最紧要的一点却没有被充分地转达给日本。蒋介石提出停战的条件日本并不是很清楚。我在翌年也就是1938年4月末,在香港和阔别半年的高宗武畅谈时,才详细听说了事情的原委。

陶德曼的调停工作刚开始的时候,中国军队的抵抗很顽强,日军感到进攻大场镇很棘手,日本也预料到战局的前途是艰险的。在中国方面,以汪兆铭为中心的和平派开始在蒋介石的政权中拥有发言权。汪兆铭向蒋介石申诉,早日和日本讲和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另外,出现了以周佛海为主体的叫作“低调俱乐部”的小组,也在讨论和平。

然而,当陶德曼的调停活动进行到最后阶段的时候,日本军攻占南京已经迫在眉睫了。

——此刻,日本大概是简单地认为能让中国无条件投降的吧。

松本:接到陶德曼发来的电报,荻克逊于12月7日向广田外相传达了中国准备以日本提出的条件为基础与日本进行交涉的内容。广田外相立刻首先向近卫首相报告,然后就向杉山陆相、末次内相传达了此内容。但是,第二天陆相就向广田外相提出拒绝德国的居中调停,从那一刻起就开始了南京的总攻击。

——为了坐到和平交涉的桌前,停战是前提条件。这一点是理所当然的国际常识。是不是当时的日本没有这种普通的想法呢?

松本:在日中关系中,日本没有那样的想法。至少在日本的提议中没有停战的说法。真正认为停战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者,只有外务省东亚局长石射一人。

12月14日,在大本营和政府的联络会议上,提出了和广田外相向荻克逊提出的内容大致相同的和平议案,石射对其作了解释。但是,杉山陆相、末次内相和贺屋藏相表示了更为强硬的反对意见,近卫首相则一直保持沉默。会议提出了中国方面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的过于苛刻的条件。日中两国已经走到和平的门口,却遗憾地与和平的机会擦肩而过。

无意义的南京占领

——一边战争一边持续进行的和平交涉，这样非常奇怪的日中战争，最后达到了日军攻占南京这样的一个高潮。由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主持的和平工作还有一点就要到达终点的时候，南京攻略战却越来越临近了……

松本：在上海战线中，日中两军的激战持续着，对于在吴淞登陆的日本上海派遣军主力来说，中国军队利用碉堡和河流顽强地抵抗了三个月。蒋介石将中央军的最精锐部队投入了上海战线。可是进入11月（1937年）后，上海的战局却对日军有利。

10月末，大场镇陷落，大场镇、苏州河的防御线被突破，中国军队突然军心动摇。上海派遣军最初是两个师团的兵力，9月10日东京又决定增派三个师团。11月5日，柳川平助兵团在杭州湾登陆。13日，第十六师团在扬子江的白茆口登陆。战局演变为日军从三个方向攻击中国军队的态势，中国军队全线崩溃。开始总撤退的中国军队丧失了纪律，一路逃跑，而日军则在其后紧追不舍。上海派遣军主力部队13日占领了嘉定，14日占领了太仓，15日占领了昆山，19日分别占领了常熟和苏州，就像是进入无人的原野，急速攻击前进。柳川兵团也在19日占领了嘉兴。

指示上海派遣军作战区域的最前线为苏州、嘉定一线，但是东京参谋本部发出指令，废除了苏州、嘉定这条制令线。这就放弃了以前的不扩大战局的方针。而且，在华中方面作战的日本军的最高司令部就是上海派遣军司令部，但是，在上海派遣军司令部之上又设置了新的华中方面军司令部，松井石根大将被任命为方面军司令官。松井司令官指挥着上海派遣军和柳川兵团（第十军）两军。所以，当地的华中方面军转而向南京这个终极目标奋勇进击。真是让人无可奈何，我悔恨得直咬嘴唇。

——主张不扩大战局的石原将军从作战部长的职位上被放逐到了满洲，此后的参谋本部积极扩大派占有压倒性优势……因为在军事作战方面进展迅速，超出了预期，所以和平工作处于非常被动的境地。虽然这里不是引用经常会被提到的华裔美国人D·鲁教授的说法，但感觉日本好像在一步一步向着“国家的总切腹”的道路行进。

松本：在华中战局转而对日本有利的11月中旬，后藤隆之助先生来到了上海。后藤先生是近卫先生的智囊，和我也有十分亲密的关系。如果不在日本军到达南京之前阻止战争的话，后果将无法挽回。关于这一点，我想让近卫先生知道，并希望能够实现停战。我坐立不安，好几次创造了和后藤先生恳谈的机会，并见了好几面。不久，后藤先生提出想见一位合适的中国人，由他自己直接确认中国方面到底是怎么想的，然后再在参考这一点的基础上去和近卫先生谈。

于是，我想起了徐新六。虽然自从战争开始后，我和这位亲密的中国朋友联系不上了，但此前一直和他定期见面。他是浙江财阀的首脑之一，也拥有重要的信息，应该认真考虑过日中关系的将来。很快，我就让后藤先生和徐新六见了面。

将徐的事情详细地告诉了后藤先生，也向徐先生打过电话作了充分的说明。我记得是在11月19日，我介绍两人见了面。后藤先生像辩庆^①一样表情严肃，态度也有些粗鲁，而徐先生则是一副女性化的温柔的脸庞，态度也很温和，所有这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两人相同的方面就是诚实。徐先生说得不多，但是平静地陈述了中国官方和民众在日本的侵略和攻击中抗日的决心会越来越坚定，并充分证明了我曾经对后藤先生所说过的一切。

——也就是说占领南京这座城市应当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吧。果然不出所料，蒋介石在当时决定将首都迁往重庆。

松本：实际上，战后我在写《上海时代》的时候，收到了后藤先生的一封信，那是写有当时记忆的内容很长的信。后藤先生在信上说，那时近卫政府要是采纳了我的意见的话，就不会有那样不幸的结果了，现在回想起来真让人感到遗憾。

的确如此。我曾向后藤先生表达过那样的意见。前线的日本官兵认为只要攻下南京，蒋介石一定会举起白旗投降，自己就可以回到祖国了，所以猛烈进攻南京。由于蒋介石制定了坚持长期抗战、将日本军队引入中国腹地的战略方针，因此，即使南京被占领了，虽然多少有些丢面

① 日本镰仓时期的人物。

子,但是,让蒋介石因此承担责任而下野是无法想象的。相反,这样只会提高中国人的抗日意识,凝聚抗日的力量。从这一点看来,占领南京完全没有意义。而且,如果占领了南京,就暴露了日本的野心,来自德国和英国等第三国的和平调停也会越发困难。

——如果占领了南京,就暴露了日本的野心,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先生是否将您的这一担心转达给了近卫首相呢?

松本:后藤先生感觉到事态的严重和艰难,于是下定决心,迅速回到日本向近卫首相直言。后藤先生11月26日在京都的都市旅馆,如同进行和平工作般热心地向近卫首相进言,希望不要占领南京。对此,近卫首相以非常遗憾的口吻回答说:“你和松本说的我都明白,我也有同感。但时至今日,已别无他法了。”

在我刚刚提到过的后藤先生给我的信中,他明确提到了上面这件事,并说:“我本应该更加努力地说服近卫首相。对于我的无能为力在此向您表示歉意。”

但是,现在为时已晚。虽然后藤先生煞费苦心地向近卫首相进言,然而在不久之后的12月1日,大本营即下达了攻占南京的命令。

南京屠杀确有其事

——进攻南京成了事实,在南京陷落之后不久,先生您去过南京吧?

松本:南京完全陷落是在1937年12月13日傍晚。在五天之后,也就是18日,我到达了南京。在我进入南京的时候,城内已经平静了。

——那您对陷落不久的南京的第一印象怎么样呢?街道的情况又怎样呢?

松本:非常安静。没有漫无目的地徘徊的败残兵和南京市民,只有猫在街上游荡着。

——街上没有人的踪影,只有日本士兵在巡视,是这样的情况吗?

松本:是的。败残兵可能藏起来了……

——有很多来不及逃走的南京市民留在了南京城内吧?

松本:直到进攻南京前夕,城内还流传着“南京没有战争”这样的传言,因此有很多来不及逃走的南京市民。有财产的人很早就乘船逃往扬

子江上游了,留下来的是那些没办法乘船逃走的贫穷的人们。

——那些贫穷的人们,处于社会底层的老妇人和少女被日本军杀害,或者被强奸。虽说日本军的集体暴行从占领南京的数日前起就在城外的近郊开始了,但是,在占领南京后的13日到入城式的17日前夜,日本军的虐杀规模最大。先生在日本军占领南京五天后进入南京的时候,南京已经恢复了平静。请说一下被占领后南京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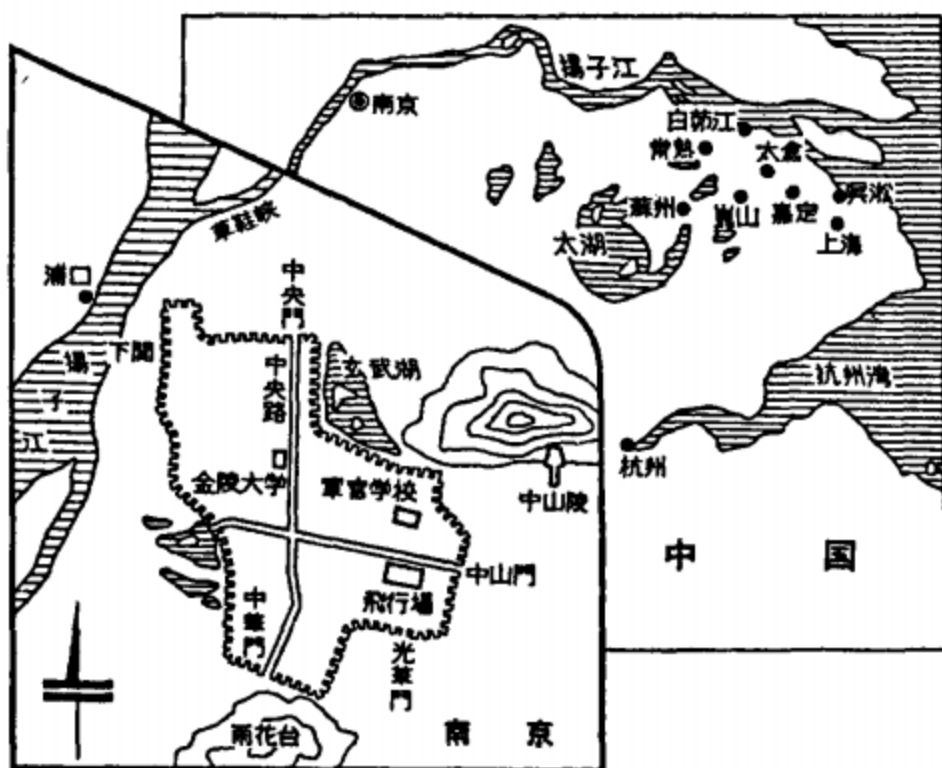
松本:在占领南京之后,同盟通讯社的深泽干藏、前田雄二、新井正义三人为了采访,比我早一步,分别以不同的路线于14日和15日进入了南京。在战后三人见面的时候,我直接问了那时的情况。深泽君写有从军日记,并且给我看了。在12月16日到17日期间,他们三人都看到了从下关到草鞋峡的江岸,有两三千具被烧焦的尸体,场面十分恐怖。据说俘虏们被带到那里,然后用机枪扫射,再在尸体上洒上汽油焚烧。

前田君在原中国军政部附近,看到中国俘虏一个一个地被刺刀刺死。据说日本军将此称为新兵训练,将校和下士官们命令新兵们用刺刀刺死俘虏,把尸体扔到防空壕里。前田君说他看到有十二三人就这样被刺刀刺死了。看着看着,他觉得不舒服,感到想吐,他再也看不下去了,就离开了那里。据说,甚至在军官学校内,俘虏也被日本军用手枪射杀。前田为了寻找报道的社会题材而四处奔走。从12月20日开始,城内恢复了往日的样子。

——关于日本军的南京屠杀,听说最近发现了新的资料。

松本:最近,在《历史和人物》杂志上登载了参加南京攻略战的第十六师团指挥官中岛今朝吾中将的《中岛第十六师团长日记》。在中岛师团长所记的阵中日记中,从南京陷落前夕的12月11日到陷落后的31日之间的部分毫无删减地被全文登载了出来,再现了当时真实的、活生生的情景。

日记中记载,中国军队在日本军有可能发起进攻的地方埋设了很多地雷,因此,日本军打算向在天文台附近被俘虏的工兵少校讯问埋设地雷的地点,但是,士兵已经将这个军官斩杀了。真拿这些士兵没有办法……中岛师团长还写道,为了试一试自己军刀的锋利程度,让从日本来的剑术家试斩俘虏。



南京及周边地图

——第十六师团在南京下游的扬子江岸敌前登陆之后，因为只是追击败退的中国军队，此后直到南京也没有进行过像样的战斗，没有受到多大的损失，无所事事，所以士兵们旺盛的斗志没有可以发挥的地方吧。

松本：自从上海战线的防线被突破后，中国军队一直在溃逃。第十六师团等部队没有了战斗的对手。虽然中国军队溃逃的速度非常快，但是日本军进攻的速度更快，抢先截断了中国军队的退路，中国兵俘虏不断地增加。据说第十六师团下属的佐佐木到一少将的旅团，仅以1 000人的兵力就俘获了6 000人以上的中国士兵。但是，中岛师团长在日记中写道：“不实行俘虏的政策。”这只能理解为暂时给俘虏食物，之后释放一部分人，其他的迟早要进行处置。上述的意思也以文字形式记入了日记中。

——作为前线部队，粮秣等不得不在当地筹集，而征发主食和蔬菜等很困难。在那样的情况下，带着众多俘虏，还要考虑他们的粮食该怎么办，这也是一件大事。在中岛日记中，佐佐木旅团的“英勇事迹”也大量地被记载。

松本：读了中岛师团长的日记，得知第十六师团的作战区域好像是

在中国败残兵最多的地方。他得到报告说：“事后得知，仅佐佐木旅团处理掉的俘虏就约 15 000 人。”但是，仅凭这个数字还不能就此判断被屠杀的人数为 15 000 人。据说战争的时候，向师团长报告的战果比实际情况夸大了，而且并不清楚是以战斗形式被杀死的，还是以屠杀形式被杀死的。

——最近，部分日本媒体和舆论掀起了“发生过南京屠杀吗？”、“难道不是虚构的吗？”等议论。既有“屠杀根本不存在”这样狡辩的言论，也有“只有小屠杀没有大屠杀”这样的言论。围绕南京屠杀事件的有无、屠杀人数的多少，大家议论纷纷。南京屠杀应当是十分清楚的事实吧？

松本：不能说“在南京城内外都没有屠杀事件”，那是事实。牺牲者大部分是俘虏，作为非战争人员的中国男女市民也有相当一部分。

——最近，南京市的军史资料研究会编写的《证言·南京大屠杀》被翻译成日文。根据该资料，集体屠杀约 19 万人，伊斯兰教徒、宗教团体中的个人埋葬了 15 万人以上，合计 30 多万人。另一方面，在日本则有“几万人到十万人规模”这样的观点。听说松本先生您本人也被卷入了这场争论之中……

松本：我认为“被屠杀而死的人有多少”这个问题很有可能会被无休止地争论下去。比如，在南京的雨花台最后一场激战中，被日军包围的大量中国士兵都死了。但是，那些牺牲的中国人是战死的，还是被俘之后又被屠杀的呢？恐怕弄不清楚吧。深泽等三个人都说过：中国方面对这些牺牲者也很难区分是死于战斗行为，还是死于被屠杀吧。

——现已退休的前警视厅宣传科股长曾作为第六十五联队的伍长参加过南京攻略战。他曾公开过那个时候的记录和写生画。他说，仅仅只是他自己的部队就屠杀了中国俘虏 13 500 人。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当他们想要把这些俘虏押送到一个岛上时，受到了埋伏在岛上的中国士兵的枪击。于是俘虏们发生了骚乱。这样下去的话情况将变得不可收拾，护送俘虏的他们感到自身也有生命危险。因此，他们用重机枪和轻机枪一阵乱射，把那些被俘的士兵集体杀死了。据说，死亡人数达到了 13 500 人。如果这一事件是事实的话，那么，应该还有与此类似的事件和残暴行为吧。这样考虑的话，我觉得被屠杀的人数应该是一个很大的数字。至少也有数万人被屠杀，虽然是在战时，这也是骇人的规模了。

松本：占领南京的时候，大本营发表公报说中国军队损失有九万人，但是深泽他们说，这个数字里面，不是也包括了相当一部分被屠杀的俘虏吗？占领南京后的14日、15日，听说搜捕了便衣队和败残兵。但是，正如刚才所说，我是占领后第五天进入南京的，那时已经归于平静了。在那之前，对于有30万或是40万中国人被杀这件事，我难以想象。

虽然深泽他们是很优秀的记者，但是他们却说几十万的大屠杀事件似乎没有发生过。我统计了一下在南京城内外被屠杀的中国人，推断出俘虏再加上一般中国市民，一共大概有三万人。但是，这也是自己综合情报得到的结果，也不能说一定是准确的数字。

日军为何会做出残虐行为

——说到俘虏的问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军的俘虏被运送到德岛等日本内地，受到了日本人的热情对待，最后回国的时候，他们变得喜欢上日本人了。回溯历史，不管是在日俄战争，还是在日清战争中，日本军对俘虏都是以礼相待，显示了武士道精神的精髓。但是，在日中战争时期，单从处置俘虏这一点来看，日本军往日那种名副其实的武士道精神已经荡然无存了，并走向了粗暴和野蛮。从这个意义上说，南京事件可以说是划时代的事件。这是一个“质”的问题，特别是曾经以军纪严整而自豪的日本军完全变成了另外一种样子。我认为应该跟“量”的问题区分开来，另外加以考虑。

松本：说到这点，我在上海郊区的家也被日本兵毁坏了。日中两军在上海开始战斗是在卢沟桥事件发生一个月后的8月13日。各报社的上海支局因此而开始忙碌起来，我就整日待在同盟通讯社上海支局里，生活起居都在那里。而家里只有一个中国佣人看家。我记得是8月20日左右，佣人打来电话说家里有士兵来破坏，请我回家一趟。我回去后，看到家里乱七八糟。妻子花子和孩子们已经回日本了，但是花子衣橱里的衣物全被扯了出来，冷藏盒里的罐头也全被吃光了。最可惜的是，我外祖父（松方正义）写给我的汉诗大挂轴被弄破了。我问佣人是不是中国士兵干的，他说不是，是东洋兵（日本兵）干的。

——进入上海以后，因为连日的激战，日军中间除了产生异常的心

理状态外,还有一种对亚洲人的蔑视意识,觉得如果对方是中国人的话,干什么都可以。

松本:我对后藤说应该避免攻占南京时所举的理由之一是,如果日本军的补给线延长的话,前线的部队就会因为粮食等而头疼,这样,发生掠夺的可能性就会相应增大。当时,我从柳川兵团的同盟社随军记者那里听说,随意放肆地掠夺、强奸这样的行为在官兵间已经达成了默契。

然而,松井先生非常严格。占领南京后的12月18日,在明故宫飞机场举行的陆海军联合慰灵祭上,松井司令官让朝香宫(中将)等人站好之后,对他们开始了说教式的演说:“你们都干了什么?!由于一些士兵的暴行,玷污了皇军的名誉。从今天起,严肃军纪,绝对不可虐待无辜的民众。这就是报答在战争中逝去的英灵的最好方式!”因为国际上都知道了日本军的掠夺、暴行、屠杀等行为,所以我想做一点对恢复日本军名誉有好处的事情,于是向国际上公布了松井司令官的这段训诫。

但是,后来仔细想了一下松井先生的训诫,发现其重点似乎只是指日本军对中国的非战斗人员所犯下的暴行和屠杀等行为,对于怎样对待俘虏的问题似乎并没有提及。

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

——由于日本军占领了南京,日本失去了最大的和平机会,日中战争陷入了不知尽头在何处的泥潭。正如上面您提到过的,占领南京最大的失败在于,由于南京屠杀的残暴行为,针对日本的国际舆论急剧恶化了。听说居住在中国的非日本人的外国人,耳闻目睹残忍暴行的场面,并相互流传,并到各地的日本使领馆递交表示抗议的电报和书信,日本方面为了应对此事而忙得团团转。外国人曾经采取了怎样的行动呢?

松本:日军将校去了南京金陵女子大学,要求女校长把女生赶出去。校长拒绝了这一无礼的要求后,被严厉地殴打。那个校长就是从太平洋会议后我一直尊敬的吴贻芳。^①关于这件事,贝茨教授曾在远东国际军

^① 作者记忆有误,当时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长吴贻芳已随学校迁往中国内地,留守学校者为美籍女教师魏特琳女士。

事法庭上出庭作证。

另外,与我关系很好的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在南京被占领的第二年出版了《日军在中国的屠杀行为》一书。这本书在伦敦发行的同时被译成中文,战后在日本也出版了。当时,我求购了该书并开始阅读。我只读了一半就再也读不下去了,其情节实在让人不忍目睹,只好将其束之高阁了……

——占领南京后,日本军建造了俘虏收容所吗?

松本:关于俘虏收容所我什么都没有听说。我听说过国际难民区的事情。因为日军的方针是不实行俘虏政策……

——据说,先生您在上海协助建立国际难民区,拯救了很多人的生命。

松本:进攻南京前,上海周边被战火追逐的人们纷纷涌到上海的法租界和南市,如果在南市展开巷战,这里将出现悲惨的战争场面。为了拯救难民,在南市居住了20年的法国天主教神父雅坎诺希望日中两军承认南市的部分地区为难民区,确定了设立难民安全地带的构想。由《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与雅坎诺神父商量后委托我去说服日本方面,我就和值得信赖的日高参事官开诚布公地表达了设立难民区的构想。日本陆军、海军和中国方面都协助实施这个计划,所以难民区就产生了。上海战线的炮火虽然激烈,但是没有炮弹落到这个难民区,就这样保住了25万中国民众的生命。

雅坎诺神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去了一条手臂,但是他像“哼哈二将”似地站在难民区门口,解除想逃进去的中国士兵的武装才让其进入难民营,还会动手打那些扰乱打饭队伍、没教养的人。在南京没能够建起像上海这样的难民区。

——占领南京之后,1938年1月,近卫内阁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这是因为什么呢?

松本:正如前面说的,广田外相想在日军进攻南京之前,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积极地推进和平工作。最初的和平条件是沿着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等人的“不扩大战局”的思路考虑的,并充分将中国方面的立场考虑在内。但是,战局戏剧性地转为对日军有利,眼看南京就

要被占领了，日本方面忽然间变得强硬起来，和平条件的价码也被抬高了。

南京被占领之后，德国驻日大使荻克逊看了广田外相递给他的新的和平条件，陈述了自己“以这样苛刻的条件草案，交涉无法达成统一”的看法。即使如此，广田外相仍然委托他，希望他能尽力促成谈判。陶德曼很不情愿地向中方转达了新条件的内容。中方答复说，实在无法接受这一和平草案，希望日方说得更具体一点，意思就是希望日方将新的和平条件再放宽一点。

对此，近卫内阁断定从中方的态度中看不出诚意，于是便在1938年1月16日发表了“今后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他们认为如果采取了“不作为对手”这样坚决的态度，蒋介石就会弯腰。然而这大错特错了。蒋介石对日本政府的这种态度无动于衷，也就是说不作为对手的话也行，即使这样也不会缓和自己抗日的态度。蒋介石在日本军正式举行南京入城仪式的12月17日，发表了“只要日军还在侵略中国的领土，中国就决不投降”的不投降宣言。

——以先生为代表的有识之士曾担心，如果不在日军占领南京之前铺设一条和平道路的话，对日中双方来说条件就会恶化。事情果然发展成了人们所担心的那样，是这样的吧？

松本：日本政府虽然事先委托德国充当日中和平的调停人，后来却又拒绝德国的调停，重新提出过于苛刻的和平条件。这是因为他们期待着占领南京给蒋介石政府带来巨大的打击后，即使不是立刻，但是迟早中国也会接受日本的和平条件。之所以有这种想法，那是因为对中国的国情，尤其是对中国的民族主义，对中国抵抗日本的决心太不了解了。

蒋介石自身作为国家统一的象征，也是不可能放下抗日的旗帜的。为了集中国民党力量，镇压反抗势力广西派，不被共产党夺去主导权，他不得不采取以维护主权为前提的抵抗方针。蒋介石即使想改变长期抵抗的路线也改变不了。举起抵抗不投降的旗子是很容易的。

因为占领了南京，在日本政府和民众中弥漫着的“蒋介石要投降了”这样的陶醉之情越发浓厚。因此，在1938年元旦的假日里，我向《改造》杂志投稿总结说：战争并没有走向结束，接下来的才是困难重重。就我

自身而言,想让日本国民知道蒋介石不投降的心境,以及共产党想利用这次战争来增强自己的力量。认为事变进入第二阶段的这篇文章被刊登在《改造》二月号上。

(下略)

[松本重治:《通向昭和史的证言》,每日新闻社,1986年6月20日。]

(朱敏 王卫星 译 李斌 校)

3. 璀璨的南京入城式

西条八十

编者注：西条八十(1892—1970)，日本著名诗人，1915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英文科，后曾任早稻田大学教授。

站在下关码头

我们所乘的驱逐舰“H-”是在深夜到达南京下关码头的。直到上午9时才被允许上陆。

早早起来的同伴们说，他们听到了对岸连续不断的枪声，远远看到了燃烧升腾的大火。

回想起来，在盛大的入城式开始之前，士兵们清理街道上的尸体，扫荡残敌，昨晚忙了一整夜。

我们乘上汽艇，首先被送到横靠栈桥的军舰“A-”上。

在那里，皮肤白皙、和颜悦色的舰长请我们喝了贴有红色标签的约翰尼·沃克^①。

“今天是值得庆祝的一天，再来一杯。”

舰长大佐的长相好像和谁有些相似。

终于想起来了。大约十年前曾在我家住过，后来在直木三十五家里自杀的松竹电影公司的著名女优人见由加里。舰长的长相就好像那个女孩子的父亲。

我一边思考着这件事情，一边把船窗掀开，透过窗户向早晨的扬子江望去。好广阔的大江，和隅田川一般浑浊，但看不到漂浮的尸体。

但是，有油乎乎的东西在水面上一闪一闪地发光。不常见的黑色水

① 苏格兰威士忌的一种。

鸟在军舰附近忽高忽低地飞来飞去。

我从军舰通过栈桥上了岸。

码头上一个人影也没有。出了检票口，广场上只有少数几辆消防车停在那里，对面有二三十个士兵正在休息。

天气非常晴朗。

太阳照耀着大地。

“在这样恬静的环境中，入城仪式到底还会不会举行呢？”

我不禁产生了这样的疑问。

无论如何也想早一点去看看今天的仪式现场，和舰长商量了一下，最后决定让我乘一辆消防车去。

我坐上车，看到开车的士兵司机拿出不知从哪弄来的一块镶有蔷薇花瓣的漂亮花边的布，开始使劲地擦车。

“用那样的布来擦脏东西，有点可惜了啊。”

“什么啊，这是蒋介石送的东西。”

士兵一笑。

这时，读卖新闻社的村田东亚部长不早不晚地开着报社的汽车来接我了。

但是，结果他也坐上了消防车，大家就像电线上的燕子一般并排横坐着。汽车出发了。

要出发的时候，我看到码头的正对面有一个用高木板围成的围墙。在那里，支那兵的尸体堆积如山。“入城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啊。”我想。

入城式的情景

中山北路笔直而宽阔，路两旁是白杨树^①。参加阅兵式的部队正在缓缓地通过。最先进入的是宏大而阴暗的挹江门。

在厚得让人吃惊的铁门后面，敌人堆满了如同粮仓一样的土包。

^① 当时，中山北路两侧应是法国梧桐树。

从这附近开始，路上能看到众多穿着当地居民衣服的支那兵尸体以及军马的尸体等。

没有人住的英国领事馆、铁道部、金陵大学、军政部等，就像庞贝城^①的废墟一般。有一座上面架着几根大梁，然后用枯秸缕草交叉铺上作为掩饰的地洞，上面写着“公共防空壕”几个大字。

“真想去看一看啊。”

我在车上一说，就被士兵训斥道：“不要去，这里现在是难民的公共住所。”

中山饭店现在只剩下放在外面的招牌了。在这家大餐厅旁边，是读卖新闻社随军记者的住所。我因为事前说好要就今天的所见所闻给该报写稿并送过去，所以在那里下了车。

评论家原胜君和幽默作家中村正常君也陪伴我一起下了车。

在外表很气派的西洋式建筑里，老朋友真柄写真部长及一群年轻的记者，每一个都像山贼一般，胡子拉碴地在前厅烤着篝火。

他请我们喝茶，但是，我总觉得前几天的事情就像哗啦啦地往下落的尘土一样挥之不去，喝不下去。他热情地用碗盛来琵琶鱼，请我们品尝，但是我怎么也伸不出手。

他说：“今天就请留宿在这里吧。”我看了前厅的各个角落，说句不雅观的话，那里全是人粪。

这对于敏感的我来说，是无论如何也忍受不了的。

我想赶在入城式开始之前到各个重要地点去看看，所以就让汽车把我带走了。

我沿着皇军勇敢的、活生生的战斗遗迹，转完了光华门、通济门、大校场机场等，这时已将近下午1时了。在从中山门到国民政府三公里的大道两旁，官兵们威武整齐地排列着。

路北是上海派遣军的勇士，路南是杭州湾登陆部队的斗士。

他们戴着破旧的战斗帽。

士兵们只有眼睛闪着光芒。那黝黑的脸庞是用汗水和阳光浇铸的。

^① 意大利南部维苏威火山南麓的古城遗址。

鲜艳的国旗在空中飘扬。这种形容可能有点奇怪,或许这还可以形容成国旗像是在黑色的大岩石上飞舞的红蝴蝶吧。

第一个到达的是朝香宫殿下的汽车,接着,松井最高指挥官和在杭州湾登陆的柳川部队长的汽车也到达了中山门。

下午1时30分,伴随着嘹亮的军号声,具有历史意义的入城式开始了。

“向右——看!”的号令也无比高昂。在全体官兵持枪列队之中,以松井最高指挥官领头,接着是朝香宫殿下、柳川部队长、各部参谋等骑着马,威风凛凛地通过。他们的身影一摇一晃,渐渐远去。在举着的枪后面,士兵的眼睛一起向上仰望着,每个人的眼眶里都不约而同地充满了泪水。

军司令官的阅兵一结束,各部队长就率领自己的幕僚加入了阅兵的行列。

来参观仪式的我们也很忙碌。

这次要从中山门赶往国民政府。

(下略)

[《话》,文艺春秋社,1938年2月号。]

(王琴 译 李斌 校)

4. 中支视察行

中村一六

编者注：中村一六，日军华中派遣军随军记者，受日本东京消防研究会的委托，于1939年1月22日至2月3日对上海、南京的防空和消防进行了实地考察。本文是他的考察纪行和见闻录。

1月25日(阴)

向南京进发

去南京的日子即将到来。我上身着西装，下身穿马裤，绑着皮绑腿，头戴鸭舌帽，外穿雨衣，轻装于上午8时30分走出新上海宾馆。上了黄包车，令其拉到报道部。但可能因为语言不通，车夫不认识报道部在哪里，东跑西颠地找不到地方。不得已，只好在途中换乘汽车，才总算到了报道部。

领了快车票和随军记者申请表，匆匆地赶往北站(火车站)，乘上了上午10时发的快车。

火车上的乘客都是支那人，很拥挤。一看，他们逐个被检查行李，并出示贴有本人照片的通行证才总算被容许上车。

我和这些支那人一起上了二等车厢，正碰上日本宪兵和士兵列车员荷枪实弹地巡回逐个检查每个乘客。我出示了车票和证明，他们告诉我：“那边另有军人车厢，你可以到那边去。”

我从苏州转移到军人车厢，并在月台上买了寿司和茶水。寿司是紫菜卷，可能是日本人做的，很好吃。茶水是直接对着嘴喝的那种罐头瓶，这一点和国内一样。

另外，车内有暖气，使人完全感觉不到这是战场。

车内的军人一个个都穿着精干的军装，脸也刮得很得干干净净，面色丰润。

这些人好像都是分别去上海、南京、武汉等地出差，每个人都显得精神饱满。

从车窗往外看，一片茫茫麦田，使人想起火野苇平的小说《麦与士兵》。

麦田中到处都有小土包，据说那是支那人的坟墓。时而还能看到旁边摆着新做的棺材。旁边的军人告诉我，支那人没有公墓，尸体通常就是这样被抛弃般地埋葬。

见到了右侧镇江金山寺的塔，我通过了工业地带的无锡和出产水泥的龙潭等地，从心里感谢在各个车站修炮楼守卫铁道的守备队极为危险和艰辛的工作。不知不觉间接近了南京。

一眼望去，著名的玄武湖朦胧地泛着白光。对面有一堵高高的城墙，一溜枪眼斜视着四周，摆出固若金汤的架势。

城墙蜿蜒 36 哩，环绕着南京城，其规模之浩大、工程之险峻，都足以让人叹为观止。

城墙上贴有民族复兴、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等大字标语，听说那些都是机关枪射击孔，对此我深感吃惊。

到达南京

从南京站一下车，说是伤寒病肆虐，士兵在检票口对所有的下车旅客喷雾消毒。出了检票口来到站前，同车来的报道部人员冈崎出于好意让我搭他的车去军报道部。

据说报道部在南京中央日报社旧址，是一座相当坚固的钢筋混凝土建筑。

在那里，发给了随军证和袖章，然后乘黄包车去兵站部。在兵站部有很多工作人员坐在桌前分配宿舍，听说需要证明自己的身份，所以我又坐黄包车赶往山田部队。

虽然把介绍信弄丢了，但在那里想起了川添八千代消防署长给我介

绍的军参谋名越中佐，便递过名片请他通报。我马上就被引见。据说名越中佐和川添署长是小田原中学的老同学，所以他非常亲切地帮了我的忙。

我拿出从东京带来的日产汽车、帝国制麻、日本机械工业等公司的慰问品——笔记本、铅笔、军歌集等拜托他代为分发。搞了个“奏任待遇”的资格证明后又返回兵站部，被指定住进南京饭店。

南京饭店

经过中央广场到达饭店时已经是晚上8时左右了。暮色苍茫笼罩着大地，暗淡的路灯将战火焚烧留下的南京街道映照成暗红色。

刚才一起在报道部的名古屋东亚新闻社的刑部金之助以及该社的加藤唐九郎已经先期到达饭店了。

随军画家小泉素彦也过来了，于是四人聊了起来。加藤说自己是名古屋的黑社会老大水野钟三和濑户市的黑社会老大高木银之助的熟人，小泉说曾和好友画家古城江观以及老友永濑义郎、长谷川洁等一起在巴黎待过。

四人一边喝着红茶一边聊天，非常愉快。我从这些人的口中听到武汉前线的情况和防空设施等，自己也想去看看。往东京的家里写了信，委托他们寄航空信。

1月26日(阴)

食堂见闻

上午7时30分，和加藤一起去食堂。这个饭店的客人都是军人及其家属，他们都在安静地吃着饭。食谱有酱汤、咸菜、煎鸡蛋、下酒小吃等等，和日本国内毫无两样。酱汤的味道非常纯正。

侍者是一个十七八岁的支那姑娘，以及从福冈、长崎来的四五个日本姑娘。军官们不时地和支那姑娘开着玩笑，引起哄堂大笑，一派轻松

的氛围……我问支那姑娘：“知道东京吗？”她好像听不懂，一脸茫然。不仅在此地，无论在上海还是在哪儿，支那人都没怎么听说过东京，似乎反倒很了解长崎。

这位支那姑娘容貌相当高贵典雅，眉眼长得非常漂亮可爱。

饭后，我和刑部、加藤、小泉画伯四人分乘四辆黄包车去中央广场。

途中，我们在车中一一传阅小泉的写生画，从一辆车传给另一辆车，真是悠闲之极。

去报道部拜访马渊中佐

在中央广场和三人分手后，我一个人去报道部拜访马渊中佐。这个马渊是在小说《麦与士兵》中最早登场的人物，在日本国内也很有名。我要与他见个面，聆听他的各种高论。

马渊说：“自己在南京陷落后立即就来南京了，首先感到的是空袭并不足以让人害怕。正如你所见，南京除一部分军事设施外，并没有遭到日本空军的多少空袭。这是因为当时支那的防空设施相当完备，就连无比精锐的日本空军都没能做到充分轰炸。所以，有鉴于此，日本有必要军民一起完善防空。”

“人们经常说到残敌，但中支那的残敌和满洲的土匪相当不同。从某种意义上说，与其叫残敌，不如叫游击队更为恰当。这种游击队只要你走出南京市两里就要多少有多少。所以可以说，我们好像处于敌人的包围之中，根本就不像日本国内所说的那么乐观。从日本国内来的日本人，在占领地趾高气扬地沉浸在胜利者的优越感之中。但在这之前，必须考虑一下这场战争的前景还有多少困难，并且要长期化的问题。支那人的国民性——那种从容不迫的大国风度，那种极强的生命力，我们必须看到他们身上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你说你是来看防空设施的，这固然很好，但是我看你应该首先加深对大陆问题的认识，洞察时局的现在和未来，然后回国向后方的同胞传达。我希望你能在报纸杂志上大大地强调这一点。这是我的希望。还有就是顺便站到前线的枪弹下体验几分火线的氛围再回去，你看如何？”

对他这样的谆谆教诲我极有同感，于是就问他：“那么，体验前线氛围去哪个地方好呢？”他告诉我：“你去扬州，扬州附近还有相当多的敌人。”

接着，我又坐上黄包车去宪兵司令部拜访高田中佐，他也是一位亲切的人，给我讲了南京的警备状况。他的话和马渊中佐的精神大致一样：“城内治安完全可以确保，但城外不容乐观。”还给我讲了国民政府要人们的其人其事。我感到日支提携经营大陆真的是不容易的大业，因此再次感到不虚此行。

寻访战迹及视察防空

12时告辞，回饭店吃了午饭，然后雇了五日元一小时的汽车出去视察战场遗迹。然而，据驾驶员说，有的防空洞没有警备司令部的许可是不能看的，于是就先去拜访警备司令部。

造访南京警备司令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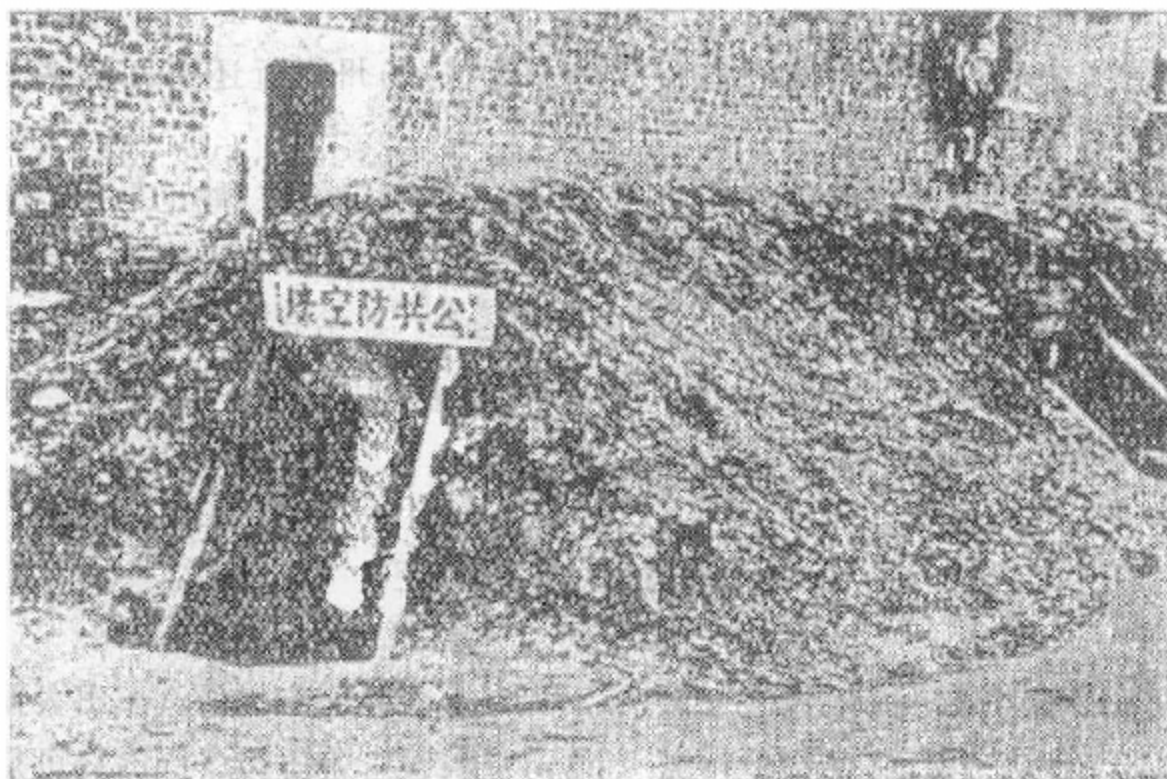
看到警备司令部门口牌子上的部队名，我想起自己的母校麻布中学校长清水由松给我介绍的熊谷中佐，于是拿出名片一通报，他也很痛快地接见了。熊谷中佐是配属到麻布中学的军官，应征后在此处担任军务。一说明来意，他显得十分亲切热心，对我关照得十分周到。

因为当天已经接近下午4时，没有时间了，他就叫我次日上午9时再来，还说可以亲自当向导，并给我指派了一名下士官。

该下士官出生于千叶县夷隅郡古泽村，是个名叫高地义实的军曹。因为他是自己家乡大原町邻村人，简直是奇遇。

鸡鸣寺(北极阁东侧)的地下防空司令部

高地军曹首先带我进入鸡鸣寺的支那军地下防空司令部，那里位于南京街道外围城墙附近的半山腰。



南京公共防空壕

虽然说是山,但不过是一座比爱宕山略高一点的小丘,山顶上有古刹鸡鸣寺,地下司令部就在此后门的地下。

据高地军曹说,占领南京时,士兵们从这里立有天线来判断,这附近肯定有什么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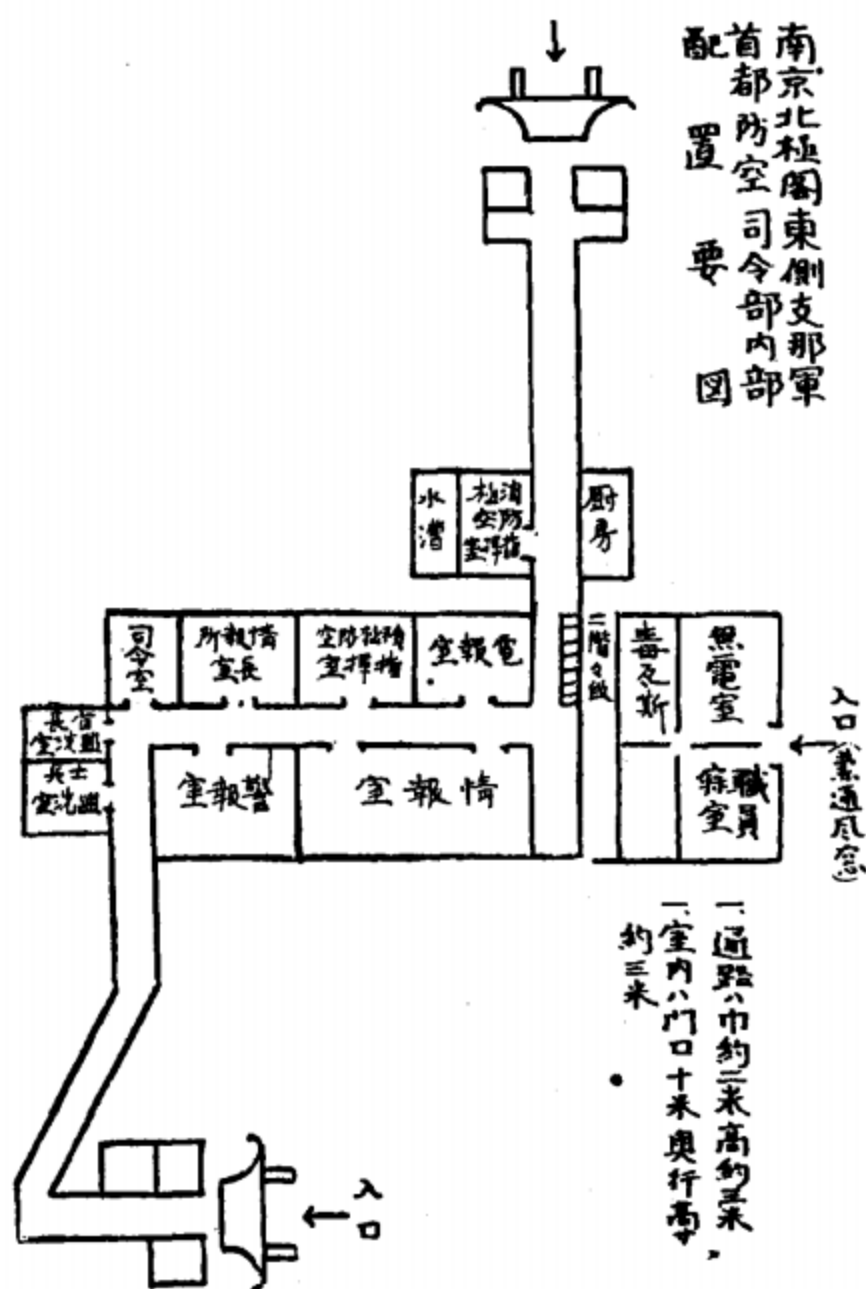
但他们四处搜寻什么也没有发现。

据说其中有个中川准尉觉得山门正面立着的佛像实在有点怪,就和士兵们一起把它推倒了,一看,佛像身后有暗洞,进去一看就发现了这个宽大的地下室。

现在,因为通着电,一般人禁止入内。如果得到特许进去看看的话,其规模应该是惊人的。

洞内为坚固的钢筋混凝土建筑,有情报室、警报室、指挥官室、电报室、炊事室等等。这些全都有完善的隔音、防水、通风、干燥等设备。尤其是情报室,接着十多条电线,可以和整个支那各地的铁路沿线通话。

墙上挂有地图,一有空袭警报,敌机来袭地点的灯就会亮起来,只要按一下电钮,南京全市的警报都会拉响,真是发空袭警报的完善设备。据说直到南京陷落前的12月9日,这里还和全支那的防空司令部有通



首都防空司令部配置要图

信联系呢。

关于地下防空司令部，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插曲。

说是蒋介石规划修建这个地下防空洞是在 1930 年 9 月，是由德国工程师设计并监督施工的。

施工期间命令鸡鸣寺的僧人全部撤走，并封锁了交通，使用 80 名苦力，于 1934 年 10 月竣工。

说是竣工，其实就是把全体苦力集中起来好吃好喝了一顿，然后全

部斩首，以防秘密泄露。

简直就是日本战国时代军事故事的翻版。我感到以此看来，可以一窥支那军阀之流的黑幕，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的残忍。

关于南京陷落时的鸡鸣寺，也有个有趣的故事。说是南京城陷落的同时，几百名来不及逃跑的残敌，雪崩般逃进了鸡鸣寺，但因日本军紧追不舍，他们知道不可能隐藏，便在寺内就地剃发，将军装换成袈裟，全都装扮成僧人，进而从寺内逃脱了。我真觉得他们当时那种临时当了速成和尚拼命逃窜的狼狈样子仿佛就在眼前。

我登上了位于山顶的正殿。

寺庙建筑式样确实典雅，只是过于古老且肮脏，完全荒废，已面目全非了。

该正殿的一角摆着一张桌子，住持应求挥毫，以换取衣食。很多来参观的日本士兵围着他索求书法。

参观光华门战迹

离开该处又乘汽车途经飞机场和防空学校前，前往光华门。

这里是最先登上南京城墙而留有威名的肋坂部队苦战的旧址。城门有两道，旁边有伊藤少佐的坟墓。

我虔诚地参拜后登上城楼，细听高地军曹的讲解。

据说攻击南京的第××联队 11 月×日自苏州出发，不眠不休地连续战斗六个昼夜，到达距光华门 12 公里的淳化镇，突破了第一道和第二道防线。当时是敌我双方混在一起无法识别的一场大混战。

就这样，逼近南京的第××大队于 12 月×日下午×时××分下达了突击命令，第××、第××、第××队按照命令依次一举突入，于下午 5 时在城门上举起了日章旗，但敌方手榴弹、战车炮弹陆续飞来，负伤者不断。此时，第××大队长伊藤少佐喊道：“天皇已经得知了你们的忠勇！我们就是全大队拼光也要守住光华门！”他接着又喊道：“你们还年轻，前途无量。而我已老，没几年活头了，你们都躲到安全的地方去！”

说着，他亲自掩护部下，而自己却被敌人的手榴弹炸成重伤。部下

来替他包扎,他说:“不必。”他摘下自己的军刀和上海事变时天皇恩赐的假眼,托付给林上等兵,自己抱起一个重伤员安慰说:“你们辛苦了,我随后也要来了!”这时,他又被飞来的敌弹击中前额,壮烈战死。

据说,在其前后,敌人展开了多次反扑,我方弹药缺乏,其苦战的惨烈无以名状,但到底坚守住了城门,并在13日凌晨4时完全占领了城墙。凌晨5时,将日章旗插在了光华门上,面对着皇宫方向进行了遥拜。

我缅怀着泣鬼神的壮烈将士,参观奋战的遗迹,追忆着当时的激战情景,低头徘徊,久久不忍离去。

爬上被炮弹炸塌的城墙,在城门上的正面照了纪念照,然后又乘汽车回到饭店。



在光华门上(右为高地军曹,左为记者)

当晚8时开始,在饭店食堂有东北^①六县慰问团的慰问演出。我是和东亚新闻社的两个人一起观看演出的。

^① 日本的东北地区。

慰问团有男有女共三十余人,男人是东北六县各市町村有身份的男票友们,女人是福岛、长冈、秋田等地的艺伎。男票友的魔术、浪花曲、单口相声、多口相声等,其演技几乎让内行相形见绌。

在演出会场上看到了这一天到达的《实业之世界》的主笔吉井氏的身影。

1月27日

南京战迹和防空视察

按照昨天的约定,上午10时30分去了警备司令部。

熊谷中佐本来正和另一军官在窗明几净的办公室办公,一见我来了便放下工作给我让座,并且谈了一些以母校为中心的话题。

他说,初中同学岸浩三君作为建筑工程师入伍,在××部队,说着立即为我往那个部队打电话,得知岸君已在一个月前去了武汉,早已不在那里了。本来这个岸君时常给我来信,我还盼望着和他在南京见面呢,真有点遗憾。

熊谷说不巧,突然有要事不能亲自陪我了,所以今天又派高地军曹陪同我,还派了司令部漂亮的汽车。

高地军曹告诉我,从他老家出征的大曾根民藏因患黄疸病,正在南京的医院住院治疗,故决定中途到那里去看望他。

决定顺路去医院,首先去位于鼓楼高坡上的领事馆,拜访了南京警察署长内藤四郎,问了有关维持治安的情况,接着参观富贵山的地下大防空洞。这是一个隧道式建筑,能够轻松地容纳一个师团的士兵。依靠手电筒的光进入深处,看到里面有类似司令部那样的房间,还有保险箱躺在地下。

正因为这里是凿石而成的,所以能经得起任何轰炸。宽4米、长蜿蜒2000米,其规模之宏大令人震惊。



富贵山防空洞前(右为高地军曹)

蒋介石的别墅

离开那里上紫金山参观中山陵。因为途中小山坡上有蒋介石的别墅,所以进去看了看。可能是因为曾有残敌据守而遭到皇军的攻击,这里被炮弹炸得一塌糊涂。不过,绿瓦屋顶下,钢筋混凝土建造的白壁殿堂,占尽了秀丽风景。俯瞰而去,南京全景尽收眼底。可以想象出蒋介石和宋美龄在此大摆酒席,各国使节冠盖如云赴宴的盛况。

客房、卧室、洗澡间等均遭破坏,已经面目全非了。到处都是碎砖烂瓦和纸屑,简直让人无法立足。

参观中山陵

中山陵要比传说中的规模雄伟,气势磅礴,令人惊叹。这里现在也关闭了,一般的参观者不许入内。高地军曹打开锁,将我引入里面。几

百级数不清的阶梯上有多处弹痕。此外一如原样。据说攻打南京的时候我军特别严令此处不许破坏,恐怕敌方对我皇军的深厚仁义也会感激涕零的吧。

然而,据说不了解日本军真意的蒋介石,居然愚蠢地极度害怕日本军轰炸该陵,竟然将最里面的大殿用竹子围盖起来,还将白色的阶梯涂上伪装色。现在这些伪装全部拆除了,陵园里只见几名苦力在日本士兵的指挥下进行清扫工作。

里面有孙文碑的殿堂极为壮观,正面挂着写有“天地正气”雄浑书法的巨匾,下面刻有三民主义“民族、民生、民权”和三民主义三大纲领,还刻着“中国国民党葬孙先生于此 中华民国十八年六月一日”。

进入正殿,中央有孙文的大理石坐像。身着西装坐在椅子上,是供人们瞻仰的巨大坐像。周围的墙壁上详细排列着总理遗嘱、总理校训、总理告诫、党员演说词等等,使人回忆起中国国民党和三民主义的黄金时代。

(中略)

参观绥靖军官学校

下了紫金山,驱车去参观绥靖军官学校。该校是原封不动地利用了蒋介石所建的旧南京军官学校的建筑,占地面积很大,而且十分壮观。这里正培养建设新支那的有为的青年军官。这些人是从支那各地推荐来的 550 名中学毕业生中进一步选拔出来的 320 人。

据说该校是从去年 12 月 1 日在维新政府经营下开办的,校长是支那人,但顾问和教官大部分是日本人。

我见到了负责教官横井高四郎,并聆听了学校的概况。他说:“学生都是 16 岁到 25 岁的青少年,他们学习都很认真,只是我们所教的内容都得通过翻译,所以相当吃力。于是我们就搞成一年制。马上就要进入战略、战术教学了,后面还会有相当多的困难。”我问了一下学生毕业后

的去向,他回答说:“我想,毕业后大都成为士官,但也不尽然。其中有的会成为官员、实业家等,到各个领域。总之,为建设新支那培养有前途的骨干人物是本校的宗旨。”

他叹息道:“支那军队里上下关系江湖色彩很浓,本校出来的青年军官是否真能指挥得动那些老牌旧军人还是个很大的问号。而且,尽管我们好不容易将其培养出来,但也未必能保证不出现排日分子。总之,我们的事业不容易,是骡子是马,不拉出来遛遛是不清楚的。”

在校园里,日本教官正在训练学生,我们参观了一下,学员们果然十分认真,就连休息时间也不休息,还在研究射击方法等等。而教官正在耐心地给他们一一纠正。

(下略)

[中村一六:《中支视察行》,警防时代社,1940年8月5日。]

(王述坤 译 王卫星 校)

5. 我所目击的“南京悲剧”

铃木二郎

编者注：铃木二郎，时任东京日日新闻社社会部陆军报道班成员

作为证人前往东京审判法庭

直到现在，我的手中还保存着 25 年前，即 1946 年 5 月 3 日开庭的远东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寄给我的一张已经稍微有些污渍的“证人传票”。

这张传票的日期为当年的 6 月 24 日，寄到了我的寄宿地——东京都杉并区成宗二丁目 883 号。当然，全文都是英文，上面有当时的负责人乔治·W·亨利中校的钢笔签名，要求我也要签名。主要内容是：“传唤您作为对荒木、佐藤（原文是 SADO）审判的证人。请您于 1946 年 7 月 1 日上午 9 时到东京都内远东军事法庭第 123 号证人室。在那里，您将作为证人就上述事件向检察机关提供证据。”

事情就是这样。这张传票当时也不是完全没有预料到。直到战败，我作为东京日日新闻社（东京）社会部的陆军记者从军，负责陆军省发布、大本营发布以及战况解说新闻。当我稀里糊涂地在有乐町（当时）报社内无所事事时，法庭当局就曾询问过报社里的干部们：“这个记者现在在哪里？”

被指名作为证人的是我、浅海一男（现为评论家）以及大阪每日新闻社的光本三人。

我们三个人都随军参加了从上海到南京的攻略战，和其他特派员一起进入了南京城。我们在 1937 年 12 月 12 日爬过被炮弹炸毁的中山门进入南京城内之前，从上海开始沿着京沪铁路，经龙华、南市、昆山、太仓、常熟、苏州、无锡等市镇，一直跟随着部队。其间，发表了两个陆军少尉《百人斩竞赛》这一特别报道。所谓百人斩，就是在进入南京之前，看

谁先杀满 100 个敌人。

这个特别报道在南京陷落之前被大张旗鼓地报道了好几次,从而引起了起诉方检察机关的注意,作为起诉“屠杀”罪名的证据之一,开始指定证人并寄出了传票。

在叙述进入南京后展开的“屠杀”之前,我先来叙述一下被看作是“屠杀”的这个“百人斩竞赛”的始末。

事关名誉的“百人斩竞赛”

在 1937 年 11 月 30 日的《东京日日新闻》(第四版)上刊登了《百人斩竞赛! 两少尉已杀 80 人》的报道。

[浅海、光本、安田特派员常州 29 日发]:(注:安田是无线电技师。)

××部队曾用六天时间踏破常熟至无锡间的 40 公里路程,而突破相同距离的无锡至常州间仅用了三天时间,真是神速和迅猛。在第一线的片桐部队中有两名年轻将校展开了“百人斩竞赛”。据说从无锡出发后,一人很快就斩杀了 56 人,另一人斩杀了 25 人。一人是富山部队的向井敏明少尉(26 岁),山口县玖河郡神代村人,另一人是同一部队的野田毅少尉(25 岁),鹿儿岛县肝属郡田代村人。作为剑道三段的向井少尉腰间挂着一把“关之孙六”^①刀,而野田毅少尉刀虽然无铭,却是祖上传下来的宝刀。

自无锡出发后,向井少尉沿铁路向二十六七公里的前方一线挺进,而野田少尉则沿着铁路前进,两人暂时分开了。出发后的第二天早上,在距离无锡八公里的无名村落,野田少尉冲向敌军的碉堡斩杀了四名敌人,先扬威名。听到这一消息后向井少尉闻奋然而起,当天夜里与部下一起突入横林镇的敌人阵地,斩杀了 55 名敌兵。

① 关之孙六为日本室町幕府后期美浓关地区的著名刀匠。

此后，野田少尉在横林镇斩杀了9人，在戚墅堰^①斩杀了6人，29日又在常州车站斩杀了6人，合计斩杀了25人。而向井少尉在常州车站附近斩杀了4人。记者赶到车站时，正好碰到两人在车站附近见面的情景。向井少尉说：“别说南京了，在丹阳我大概就能杀满100人，这样的话你输了。我的刀砍了56人，也仅有一处卷刃而已。”野田少尉说：“我们两人都不杀逃跑的人，因为我身为×官（注：副官——当时连这个都被隐瞒了），所以成绩上不去，但是到丹阳前，我一定破个大纪录让你看看。”

同年12月13日，又刊登了《百人斩“超记录”，向井106：105野田，两少尉进行延长战》的报道：（第四版。同版还刊登了两少尉手持军刀头戴军帽的照片——佐藤特派员摄于常州）

〔浅海、铃木两特派员发于紫金山麓〕

在攻入南京之前就开始进行罕见的“百人斩竞赛”的片桐部队的勇士向井敏明和野田岩^②两少尉，到10日紫金山攻略战时，创造了106比105的纪录。10日中午，两少尉手持卷了刃的日本刀碰面了。野田：“喂，我斩了105个，你呢？”向井：“我是106个！”……两少尉“啊，哈哈”。最终也没能搞清楚是谁在什么时候先斩杀100人的。“那我们就算是平手吧。不过，改成150人怎么样？”两人很快就达成了一致意见。从11日起，150人斩的竞赛终于开始了。11日下午，在俯瞰中山陵的紫金山上忙于扫荡败残兵的向井少尉讲述了“百人斩平局”的始末：“不知不觉两人都超过了百人，真是愉快。我的关孙六刀之所以会卷刃，是因为将一个人连钢盔一起劈成了两半。我已经说好，在战争结束时就把这把日本刀捐赠给贵社。11日凌晨3时，在友军实施罕见战术^③呛出紫金山中的残敌时，我也被呛

① 应为戚墅堰。

② 此前报道中称野田毅，系同一人。

③ 即放火烧山。

了出来，在弹雨中一动不动地扛刀站着，‘哎，天命吧！’但是一颗子弹也没打中我，这也是托这把关孙六刀的福。”在飞来的敌弹中，他向记者展示了这把吸了106人鲜血的关孙六刀。

“百人斩”是不是屠杀？

就像这两篇特别报道里写的那样，浅海、光本两位记者先报道了这一“竞赛”，隶属于其他部队的我在紫金山麓首先与浅海记者会合，共同发出了通讯稿。

结果，审判时，除了身在关西的光本，浅海和我两人于1946年7月1日起往返于市谷台的国际法庭，接受检察官的传唤。自从被听取证言以后，我们连日往返于法庭内的证人休息室，等待着出庭站到证人席上。

战争中，陆军省参谋本部曾从三宅坂秘密向市谷台搬迁，而如今自己却落得往返于这同一座大楼的地步。曾作为“陆军省记考会员”的我感到大受打击，非常难为情。

只是，早上开始在休息室等待的时候，会发放作为午餐的军粮，那些都是在当时难以吃到的雪白的面包、雪白的砂糖、肉类等相当好的食物，这是当时唯一的乐趣。现在想起来真是让人难为情。

检察官的传唤，还是尖锐地追问作为屠杀的这个“竞赛”事实上是否存在、取材的经过、以及两将校竞赛的真意等。但是无论哪位特派员都没有亲眼看到这两位将校杀人的现场，只是这两个人计划这场“竞赛”，并将其作为勇武的故事披露给随军记者的。我们并不知道其残酷性，只是根据两位将校所说的“两人都不杀逃跑的敌人”这句话，在并没有和浅海进行商量（证言是分别听取的）的情况下，不约而同地一致强调说：“绝对没有杀害逃跑的敌兵。因为遵从了只杀反抗的敌人这一日本武士道精神，并没有对一般民众下手，因此不属于屠杀。”

这对检察机关来说肯定是非常不可靠的证言。到底有还是没有呢？终于到了出庭的那天。首先是浅海君出庭。当他站到证人席上，高举右手大声宣誓的时候，却被宣布由于“文件不全”而不予审理。浅海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回到休息室。不一会儿书记员就过来说：“你们两个人可

以不来了。”因为接下来要出庭而紧张的我都没有机会站到证人席上，终于松了一口气。

但是，听说这两位将校被国民政府抓住后被处以死刑，连我们的签名请愿书都没有理会。

亲眼看到的“杀人魔”的面孔

记忆中无法切断而且永远无法消失的“南京屠杀”这一大污点的日子终于到来了。这已成为即将满34个年头的南京陷落事件通向东京陷落事件的一个里程碑。

我的初次报道是在11月9日(1937年)的龙华战斗。其后，我穿越江南冬天旷野中的战火，经过大约一个月的时间进入了南京城。没有观看12月17日的入城仪式，我就从该城市出发回到了上海。由于我有随军战斗的特殊原因，所以可以乘坐军用船。但是，在城内四天四处奔波取材中，没想到却亲眼目睹了“胜利之师”的暴虐行为，而且就在进入城内的12日那天，天气微阴，中午刚过，我差点被扫荡残敌的四名日本兵杀掉。

那个时候，我和前辈记者福岛武四郎(现任下野新闻社社长)两人在一起。

死里逃生的时候，我们俩感慨道：“看到了想杀我们的人的面孔。虽说是战场，但是其他人都不会有这样的经历吧。”

我们两人拿着社旗，走在中山门内的中山路上。在为后续的本社记者团寻找临时本部(宿舍)的时候，看到右手边有很宏伟的叫作“励志社”的建筑。

我们知道这座楼对国民政府来说是政治、外交的大楼，是迎宾馆。但是，当时这座建筑物周围还不断有负隅顽抗的败残兵胡乱发射的迫击炮弹落下。在几百米的前方，日军飞机投下的炸弹也在不停地爆炸，这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在那种情况下，我们两人慌忙跑进那座大楼。

在看上去像一楼会客室的地方，乱七八糟地横着椅子、桌子，在房间的一角有一个大圆桌和可以将身体埋进去的巨大沙发。虽然很脏，但是

依然可以看出这里曾经的豪华。

裹着满是汗水、污渍和泥土的随军军服，筋疲力尽、满脸胡须的两个人，在担心有炮弹落在院子里的同时，也松了一口气：

“先休息一下，然后把这里作为我们的前线本部吧。”

用像在酱油中浸过似的泛红的茶色手巾盖在脸上，我们摆出“将军姿态”疲倦地倒在两个巨大的沙发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就算在别人看来我们像是潦倒的逃难的农民，那也没有办法改变。

突然，入口的大门被咚咚地打开了，面目狰狞的四个日本兵像要向前摔倒似地飞奔进来。其中一个人像是指挥者，拔出了军刀，其他三个人腰间挂着刺刀。

我们两个人被这动静吓了一跳，没把手巾从脸上取下就站了起来。知道是日本兵后，我们微微一笑，精神放松了一下。刚想搭话的时候，拔出刀的士兵狠狠地瞪着我们，大声说：“刺啊！刺啊！”

因为相互之间的距离只有十米左右，所以我们两个人跳了起来。

三个士兵红着眼睛，同时挥舞起了刺刀。那刺刀挥舞了两三次，刀尖也在我们胸前划过了两三次。

我们两个又跳起来，并且本能地掀掉盖在手上的手巾，一边后退一边举起双手，大声喊道：“是日本人！我们是日本人！”

对方也吃了一惊，停下了挥舞着的刺刀，直愣愣地用恐怖的眼神瞪着我们。

他们在乱七八糟的房间里用提高了的声调说了声：“还有没有其他人啦？”说完就离开了。扫荡残兵、搜索住宅的日本兵是一副拼了命的样子，他们想要刺杀我们的时候，简直就是“杀人魔”的面孔。

他们长满胡须，满是尘土的面孔抽搐着，眼睛深处闪烁着异样的目光，并有着飞奔而来的狼狗般的可怕杀机。不知道他们是否能感受到我们面对死亡的恐怖和战栗。我们并没有穿军装。他们根本就没有分辨，只是想要刺死我们。

那天夜里，南京城内外各个地方，“战胜”的篝火照亮了黑暗的夜空。就像篝火疯狂燃烧那样，“虐杀”之火也已经燃烧起来。

虐杀毫无抵抗的俘虏

南京是江苏省的省会,位于扬子江的转弯处。东有高 466 米的紫金山,南有雨花台,是一个天然的要塞。市区由明代建造的 34 公里长、13 米高、25 米宽的城墙所围绕。

无论是日本军部还是我们,都认为如果南京陷落,国民政府就会投降,这场战争就能结束了。所以南京占领军的士气十分高涨,另外再加上“胜者”的骄傲和精神上的松弛,以及日本军的“三光作战”(杀光、烧光、抢光)政策,仅仅在南京就对多达 30 万的市民进行了屠杀。

第二天即 13 日,包括画家中川纪元、已故的大宅壮一在内的大阪每日新闻、东京日日新闻社的后续记者以及摄影师等一行数十人,将市区内的一家不见人影的砖结构的旅馆作为前线本部,并搬了进去,而我则又一次返回了中山门。

在那里,我第一次看见了惨绝人寰的悲惨的大屠杀。

在 25 米宽的城墙上,俘虏们排成一列,被刺刀一个接一个地刺倒在城墙外侧。

其中许多日本兵挥舞着刺刀,大喊着向城墙上俘虏的胸部、腰部刺去。鲜血在空中飞溅,那场面如同地狱一般。

这时,我仿佛又看到了想刺死我的那个士兵狰狞的面孔。看着这一惨景,我长时间呆呆地站在那里。

但是,在这残酷的场景中,有一个我不能理解的现象,让我一直无法忘记。那就是被刺下城墙的俘虏们的态度和表情。

即将面临死亡的人们,露出冷冷的微笑,有的人有时还哈哈地大笑着,等待着“依次死亡”。

在这个战场上,手持红缨枪(像日本枪的武器,在顶端有红色的缨穗)的一群人,不畏死亡,一次接一次地突击,持续着让日本兵感到困惑的肉搏战。这样的事情我听说过好多次。

他们这些手持红缨枪的人,有着即使被子弹击中也不会死的坚定信念和信仰。这些是后来从进行刺杀的士兵那里听说的。

挥舞下去的死亡之镐

思维已经凝固，我离开了那个现场。回来的路上，我再一次潜入“励志社”的院门。院内有一棵之前没有注意到的大树，在那里有十余名败残兵被铁丝捆绑着。

每个人的脸都像纸一样苍白，光着膀子。有的人坐着，有的人站着，用无神的眼神看着我。

这时候，吵吵嚷嚷地进来了几个日本兵，其中有两三个人拿着镐，由此我知道了他们是工兵。

他们没有向站在旁边的我看一眼。其中的一个人往大树前一站，叫道：“这些家伙竟然也想攻击我们的同伴。”说完就举起了镐，对准这些毫无抵抗的俘虏中的一人挥了下去。

闪闪发亮的镐尖“咔嚓”一声砍下后，血就“咕噜咕噜”地喷了出来。其他人看了之后，挣扎着身体，但是什么也做不了，任由其他士兵进行暴力行为。这简直是惨不忍睹的瞬间惨剧。

在这些俘虏中，既有穿着军装、扎着腰带的人，也有看起来像是市民的人。

看到这些，我没有办法阻止，只好逃了出去。

从那时开始直到15日离开南京，我一直在市内采访取材。

在通往光华门的道路两边，被称作散兵壕的壕沟绵延不绝，里面有无数烧烂的尸体。铺设在道路上的大量圆木的下面也横着尸体。尸体缺胳膊少腿的样子，简直就像人间地狱。

战车的履带发出声响，无情地从尸体上碾过。看到这些，加上混杂着死人和硝烟的臭味，我觉得自己就像在燃烧的地狱、血水的地狱中。我陷入一种错觉之中，仿佛自己就站在“地狱中的小鬼”的立场上。

在北边的城外，与浦口隔江相望的是水陆交通要塞下关。这里的场面更加血腥。被日本兵追赶的无处藏身的数千名士兵和市民，在这里被机关枪射杀，血流成河、尸积如山，连宽阔的扬子江的黄色江水也被染成了红色，江面上漂浮着无数尸体。

在仓库密集的这一地区，到处都能看到进行刺杀的士兵的身影。这里已经成为令人毛骨悚然的死亡街道。

现在，作为现场的记者，我终于有勇气写下这篇“证言”。“南京大屠杀”之所以会成为震惊世界的“场面”，当时处在硝烟、尸体以及鲜血中的我认为，这是由于所谓的责任感和“兴奋”引发的；是对“战争”的认同感引发的；是神经麻木以及对国际战争法规的无知而引发的。然而，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当时日本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因此，在目击南京大屠杀之前，也就是在上海、南京之间随军的一个月时间里，我已经常常目击到“屠杀”。由于接二连三的残酷战斗、战场上的大量尸体以及血腥味，使日本军的神经处于一种麻木状态。看到眼前大量的日本军战死者而涌起的敌忾心、复仇心，以及本性中的嗜虐性等想法，这些都不能说他们没有。

战场上的敌忾心、恐怖、胜者对败者的为所欲为，也导致了美莱村事件^①的发生，这些都是应该受到审判的。

最后，向那些有勇气承认“我们进行了屠杀”这一事实的人表示敬意。

[《丸》，1971年11月号。]

(郭敏 叶琳 译)

^① 1968年美军在越南屠杀无辜村民五百余人的事件。

6. 从南京陷落到入城之间

住谷磐根

编者注：住谷磐根，时为日本海军第三舰队随军画家。

1937年，自从日本军在上海战场上占了优势之后，中国军队开始节节败退。在我方压制住罗店镇和真如镇一线时，中国军队的后方部队就已经处于不利的地位，开始向首都南京撤退了。而留下同日本军作战的号称精锐部队的第一线将士也向太仓、常熟集结，并蜂拥向南京撤退。

由于日本海军越洋轰炸的航空部队进行了编队轰炸，因此太仓、常熟方面已经不能安身，中国军队转而向南京大撤退。在南京，日本海军的侦察机不断报告当地情况，并反复对南京进行越洋轰炸。因此，不仅是中国的各位要人，连军队的统帅部都逃往内地躲避。柳川兵团在杭州湾钱塘江大举登陆时，由于日本军的轰炸，南京城已是连日大火。日本军从上海战转为追击战，向南京方向追击抵抗的中国军队。根据侦察，南京仍然集结着中国军的一支部队。在海军和田少佐以及南乡、榊原、潮田等精锐空军部队长官的指挥下，南京的主要建筑物遭到了轰炸，南京已无处安身，不断有人逃往内地，只有极度贫困的市民才留在南京，富裕的市民大部分都逃往内地避难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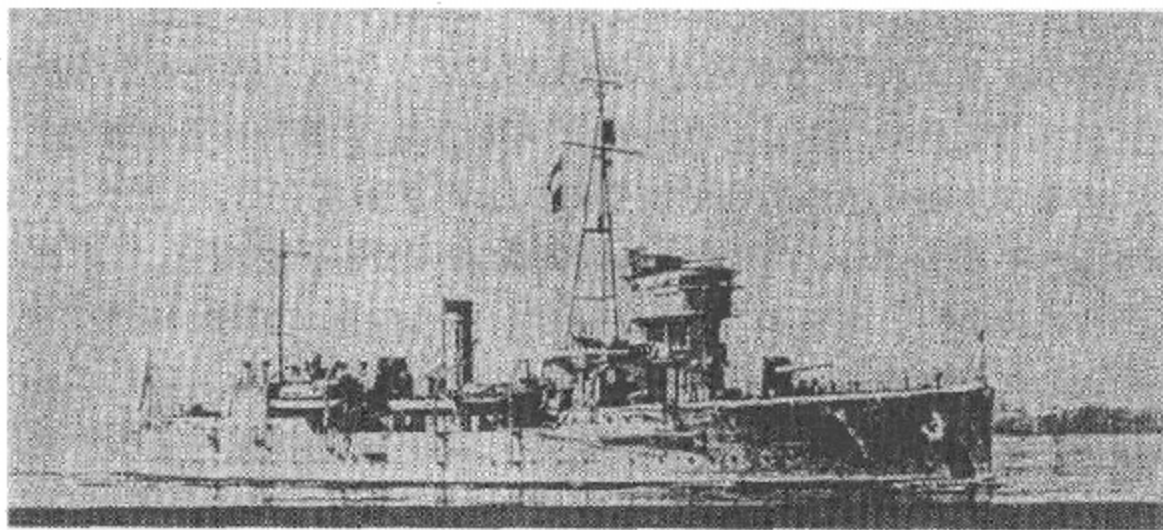
由于从上海向南京进击的日本军的追击，以及从杭州湾过来向南京挺进的日本陆军部队的追击，此时向南京撤退的中国军队已溃不成军了。当然，在中山门、光华门、中华门以及太平门进行最后抵抗的中国军队，虽然是小部队，却是精锐之师。

南京陷落后不久，我受到在扬子江上的第十一战队旗舰“安宅”号的照顾，搭乘了该舰。我从下关码头搭乘新闻记者的汽车，穿过兴中门的累累尸体，进入了南京城。城内一个行人都没有，街道空无一人，成片的建筑物被毁坏。我下了汽车后，拣了一辆自行车。虽然自行车的脚蹬子

不好使,骑不快,但是骑起来还不错。我去南京市政府、参谋本部和市政会馆(大会堂)看了看。那里万籁俱寂,连一个人影都没有。二楼、三楼到处散乱着马粪和稻草。这是因为把军马拴在室外的话会遭到日本军的越洋轰炸,于是就把军马都牵到室内的缘故。侦察机看到南京城里拴着很多军马,推测有很多中国军官聚集在建筑物内,当然也就不断地进行越洋轰炸了。

攻进南京的日本陆军大野部队和胁坂部队,各自选择在有房顶的建筑物内驻扎,所以看不见日本士兵的身影。

丧失生机的南京,这个词语是很恰当的。



第十一战队旗舰“安宅”号炮舰(850吨)

我因为得到了自行车,就悠闲地在中山门、紫金山、玄武湖畔等地写生。

天色终于暗了下来,12月昼短夜长。天色忽然完全暗了下来,在漆黑的南京街道上,我骑着没有灯的自行车,不得不沿着感觉有些灰白的城市街道回到了下关码头。有五六只野狗争相啃着白天战死的中国士兵的尸体。看见这一幕,我总觉得这些野狗是追着我而来的,所以就拼命地骑着自行车,但是怎么也跑不快,都怪这脚蹬子。即使这样,我骑了一段时间,总算摆脱了野狗。这回我又十分害怕自己被站岗的日本陆军士兵枪杀。我必须让那个连我的身影都辨不清的日本士兵知道我是一个日本人。于是,我忽然脱口唱了一段当时的流行歌曲“若是为了天皇陛下……”,一直唱到我无力再唱为止。我在拼命地摆脱野狗的同时,也

在拼命地不断唱歌。

我唱着这首歌,通过了陆军的岗哨。走到近处,哨兵用手电筒照了一下我,看了看我的臂章说道:“原来你是海军啊,我差一点就开枪了。很危险啊,到码头这一路请多加小心!”返回兴中门附近的时候,我看见一群人排着队,一个接一个散乱地走着。他们都穿着中国民众的衣服,日本陆军士兵稀稀拉拉地一边看守着队列,一边也往兴中门方向行进。我越过队列穿过兴中门,好不容易到了下关码头,把自行车拴在了柱子上,返回到停靠在码头的“安宅”号上。

在第十一战队司令官近藤英次郎阁下的房间里,我正和司令官畅谈时,机关参谋福冈少佐拿着文件来到了司令官室。看到这一幕,我便回到了士官室。过了一会儿,勤务兵向我传话说:“参谋室那边有请住谷先生!”谁也没有被叫到参谋室去,就只有我一个,于是我马上赶到了参谋室。到那里一看,藤原喜代间中佐、白浜少佐都在,并劝我说:“住谷先生和司令官像朋友一般谈笑着,有时我们也想到那个房间去一下,想听一听天南海北的趣闻。来一点怎么样?这里威士忌和羊羹都有啊。”这番话让稍稍有些拘束的我放松了下来。

这时候,第三舰队司令部来电询问陆军处置俘虏的情况如何。福冈参谋回电说:“还不清楚。”“马上调查后再向您报告。”然后,他就急急忙忙到屋外去了。我说:“后会有期。”也跟着福冈参谋出去,返回了士官室。

在士官室里,了解这一情况的一位年轻中尉(我忘记了他的名字)手握家传的宝刀憋足了劲说:“今晚真想试一下这把刀呢。因为我一次都还没有用过呢。”不一会儿,他就出了士官室。那是晚饭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的事了。

我也跟着中尉出了士官室,走出舷门,沿着下关码头往左走,到了江边的铁栅栏(扶手低的栅栏)的地方。道路的右侧排着一长列俘虏,他们五人一组地绑在一起,一直排到了很远的地方。但是夜色太暗,我看得不是很清楚。陆军士兵从中拉出五人到了铁栅栏处,并让他们面对江水靠着扶手并排站着,然后从背后用刺刀把他们刺死了。那情景惨不忍睹。海军中尉也看到了这一情景,并说道:“实在不该从背后刺杀啊。”他

把手伸向了腰间的军刀上,但是最终还是作罢了。因为我拿出手电筒照明,所以遭到了陆军士兵的训斥:“再不把手电筒收起来的话,那你们就等着溅满血再走吧。”于是我和中尉两人就回到了“安宅”号上。

在傍晚的暮色中,我看到被陆军士兵带来的中国俘虏大概不到1 000人。我也考虑过是不是还有其他俘虏,总之数万人的俘虏不可能只在南京,这一点倒是肯定的。

第二天,在南京城看不到一个市民的影子,我感到这实在太不可思议了,就骑着那辆自行车在市内稍微转了转。只见在市内的一个角落,在大街上张贴着一条横幅:“难民区,禁止入内。”里面就是混杂而拥挤得难以形容的避难居民的街区。这不是日本军队的举动,而是南京难民中的有识之士组织的应急处理区域。

我无法再对20万人被屠杀之类的说法保持沉默,所以真实地写出了以上事实。这些是在从军记里都没有写过的内容。

[《东乡》,东乡会发行,1983年12月1日。]

(叶琳 译)

7. 日中战争的追忆

——“百人斩竞赛”

志志目彰

战记杂志《丸》11月号出了一期“日中战争全貌”的特辑，其中有一篇题为“我所目击的‘南京悲剧’”的珍贵的回忆录。那是当时东京日日新闻社社会部陆军报道班成员铃木二郎先生写的。

这篇文章是这样开头的：为“百人斩竞赛”而自豪的两位青年军官，在南京攻略战中用日本刀斩杀了200名以上的中国兵。然而，这件事是我在上小学时听其本人说的。这对我来说也是最初的“中国体验”。

那是在我小学毕业的前一年，也就是1939年的春天。我记得A老师面对学生说：“你们现在是最高年级了。”当时我们有一种解放感，上面再没有高年级学生了，真是太爽了！感到情绪高涨。A老师领来了一位真正的青年军官，他是我们学校的学长。这位年轻军官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还没有多少年，我清楚地记得他那麻利的动作和那笔挺的军官帽。

我所就读的学校是鹿儿岛县立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我父亲是县厅的一位下级官吏，本来不属于能把孩子送往这种学校的阶层。我也讨厌附属学校特有的少爷作风，而且也不喜欢学习，因此与出身好的同班同学有一定的距离。鹿儿岛这个地方是军人的摇篮。在初中，稍微学习好的家伙，如果身体棒就会升入海军学校或陆军士官学校。这是当地的一种风气。我本人三年之后虽然成了一名陆军少年学校的学生，但对陆军军官并没有特别的憧憬，也并不是特别关心。那也许是因为受到长兄——他整天把海军学校挂在嘴边，始终坚持希望，去了江田岛。在战争结束的一百天之前，他作为水上侦察飞行队的分队长战死了——强烈的影响，成为固执的海军迷。

且说那个面对小学生的N少尉（注：根据上述《丸》杂志可知，这是野田毅少尉。他来到我们面前时，是否是少尉不很准确，以下就称为N少

尉。)好像非常随便。世上所看到的军人那种拘谨感他一点也没有。而且,如今想来他也没有我们数年后所亲身体验的一种气势。这也许是在战火中过来的人所具有的一种镇静。他依旧对母校的小学生,也就是自己人讲话很随便吧。平平淡淡所讲的内容大致如下:

报纸上报道的来自故土的勇士、百人斩竞赛的勇士就是我……
实际上去冲锋,在白刃战中斩杀的只有四五个人……

向所占领的敌人战壕高呼道:“你来!来!”支那兵很傻,就一个接着一个地出来,来到了我面前。让他们事先排好队,依次全部杀了……

虽然已经成了闻名的“百人斩”了,可是真正的几乎就是这样杀的……

常常有人问我,只是两个人竞赛,对此你不在乎吗?我说并没有把它当回事……

听到这里,我的脑子里浮现出在报纸照片上所看到的敌人阵地。弯着腰,举着手,一个接一个出来的中国兵……为什么中国兵不逃跑呢?他们没有抵抗吗?这些士兵都是傻子吗?

除此之外,我还记得听到了有关“华中战线”和战场生活的事情,可现在已经忘了。“一说‘你来!来!’支那兵很傻,就一个接一个地出来了……”这句话我至今都记得很清楚。据说所谓的“你来!来!”就是“你过来!过来!”的意思。这就是竹内好先生^①安藤彦太郎先生所说的“士兵支那语”。

当时我们为那些被斩杀的中国兵感到愤怒或感到同情,认为没有“人道主义”。他们都没有想到过那些中国兵也许也有自己的弟弟。因为我羡慕立志想成为军人的哥哥,所以不能不这样类推,可是……

然而,在白刃战中,就是要杀掉那些不杀对方、丧失斗志而投降的敌人。这种“勇士”的经验之谈对我来说是一种震撼。好残酷啊。太狡猾了。幼小的我,不懂得更多的事情。这样行吗?那样的军队和军人果真能“圣战”吗?进入陆军少年学校,在接受了作为国家军队的学生教育之

后,我对此重新考虑了一下。

接着是战败。还没有很快转变的我,直到“二·一”大罢工之后,依然是一个军国主义者。当时开始了远东审判。虽然媒体和舆论每次揭露旧军队,尤其是推行战争的骨干即正规军官的腐败时,我都很气愤。但是,我能老实地接受南京虐杀事件的报道。我感到自己领会了N少尉讲话的整个真相。从这时起,我开始考虑自己曾作为旗手,也是其中一分子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外责任。

不久,在地方报纸上报道了N少尉他们在南京作为战犯被枪决的新闻。啊,果真没好下场啊,罪有应得啊。我想这下终于完结了,也就不再想它了。

之后,我每次看到《中国的红星》、《伟大的道路》、《中国的歌声》等,就会想起自己所知道的日本军队和那场战争。接着,不由得重新回想起N少尉讲的话,渐渐明白了这对于国民来说还没有完结。

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壮烈的“反面教材”。幸亏从1966年开始刮起的持续了两三年的反中国的暴风雪中,能坚持“追根寻源”的态度。当时,在讨论作为旧帝国主义的人民的战争责任时,年轻的活动家就说过:“你要说的事情我都明白,但当时是不分阶级的。”但是,对于了解N少尉的我来说,并不认为因为平等互惠了,就没发生过什么事情。从被杀死在堑壕里的士兵的角度来想一想,必须重新探究当时日本人的阶级性。

另外,根据《丸》杂志所载,N少尉对东京日日新闻社的铃木二郎、浅海一男两位特派员说:“不杀逃跑的人。”可是,他本人毫不避讳对我们讲的也许更接近真实。

据铃木先生说,在远东审判市谷法庭上对N少尉等的起诉最后不了了之,其中铃木记者他们提供的证词起了作用。他们说:“用日本武士道的精神仅仅杀死了抵抗的敌人……这不是屠杀。”但是,在国民政府的法庭上,当然还是判定为屠杀。

[《中国》,1971年12月号。]

(叶琳 译)